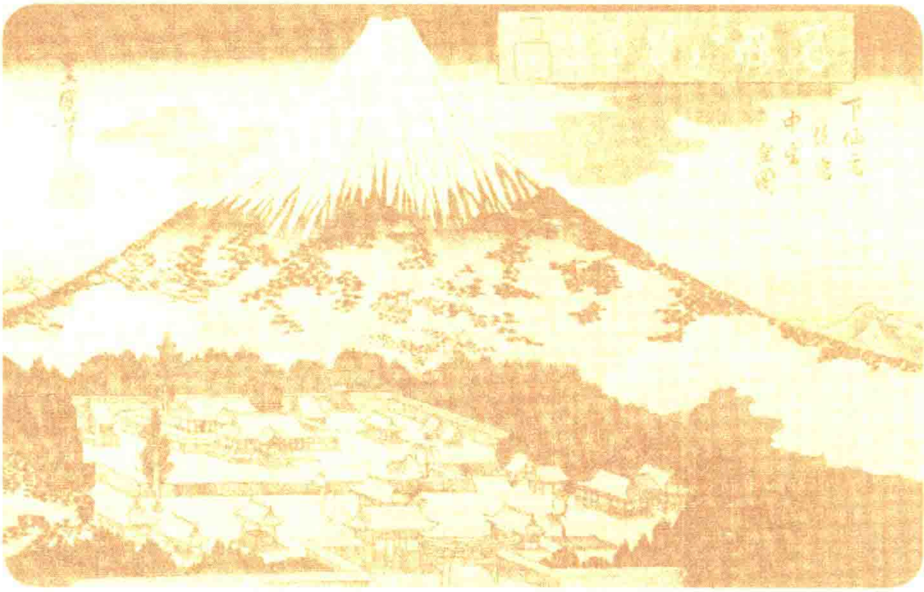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雜史

二十四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四册目錄(總第85册)

策府卷之廿五

料策十二之下　攻取　形勢

釋幕人蔡匡據城以叛慕容垂遣麟及隆共攻之太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至匡壘南八里麟等覺之諸將以匡未下外救奄至甚患之隆曰匡恃外救故不時下今計泰之兵不過數千人及其未合擊之泰敗匡自降矣乃釋匡擊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匡懼請降隆殺之且屠其壘十六國後燕○案釋匡二字紀者之誤蓋麟隆等多兵故以一軍當匡而自擊泰耳不然匡何憚不夾擊

料策門　攻取　形勢

王詔知熙州瞎征據河州詔破走之河州復平詔入朝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走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援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鋭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絕拔柵去宋史

帝方事石堡城詔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問攻取

計。忠嗣奏言。吐蕃擧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
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讎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
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尤忌其功。遂被讒貶漢陽太守。
後哥舒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
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
爭來市。故蕃馬寖少。唐軍精。（唐書）
德川氏北伐。石田三成起兵于西。敦賀城主大谷吉
隆爲石田氏招北莊大正寺小松三城下之。前田利
長爲德川氏攻拔大正寺。遂欲攻北莊。北莊乞援於

敦賀吉隆。乃自將赴援。或曰。堀尾氏兵守府中。而在
我後。不先取之。則進退皆難。吉隆曰。北莊陷。則小松
孤立矣。至若府中。則不必取也。亦不可取也。即可取（所謂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也）
也。不可不分兵守之。分則兵寡。以寡對衆。是爲難耳。
且彼必不敢要我矣。是我使敵守城也。我既卻北兵。
以存諸城。則彼不攻而下矣。卽夜五更馳至北莊會
利長姉夫中川宗件自京將赴北陸。吉隆要而執之。
令爲書。給利長曰。德川內府西上。將士多叛之。大坂
兵擊內府於美濃。走之。將舟師取加賀。公宜早爲之。

備。利長得書疑懼。引兵郤府中。果遂降於吉隆。（外史下同）
大坂夏役。前將軍召藤堂高虎。諮攻城方略。對曰。利、於、遠。不、利、於、近、輕、進、排、戰。俟、其、遠、出、擊、之。則、敗、衄、之、餘、無、後、守、志。前將軍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
李愬之討蔡。嘗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唐書）

宋以趙章鮮汝忠鎮開達二州。汝忠時軍于達。而家屬、尙留開。元將楊文安戍蟠龍。謀曰。達、未、易、攻。若、先、拔、開、州。俘、其、家、屬、以、招、汝、忠、則、達、可、不、煩、兵、而、下、矣。乃遣蔡邦光率千戶呼延順等。往攻開州。而盛兵駐蟠龍以爲聲援。明年正月。諸。軍。夜。銜。枚。薄。開。州。城。下。遣。死。士。先。登。斬。關。以。入。及。城。中。人。知。則。千。戶。景。嚋。已。立。旗。幟。于。城。之。絕。頂。矣。宋軍潰散。擒章。而守將韓明父子猶率所部兵巷戰。力屈亦就擒。文安遷汝忠家屬于蟠龍。遣元帥王師能持檄往達州。招之曰。降則

家屬得全不降則闔城塗炭汝宜早爲計汝忠遂遣趙榮未約降師能以兵入據其城汝忠率所部將士詣文安軍門降悉還其妻孥財物。元史

唐兵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輔豪桀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掎其後猶豫未決。裴寂說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支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度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群盜處々屯結疑力相杖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彊何向不克通自守賊耳

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之留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長安平。唐書下同

秦王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世充諸將爭言斂軍以觀賊形勢薛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皐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

必擧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禽建德
降世充
輔公祏據丹陽反詔趙郡王孝恭爲帥召李靖入朝
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
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
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
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
若直取丹楊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
雖精而公祏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

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
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鬬今方持重特公祏立計
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孝
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陵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
惠亮等亾去靖將輕兵至丹楊公祏懼衆尚多不能
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
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遣薛脩義薛鳳賢等圍華
州掠長安尙書僕射長孫稚討之諫議大夫楊侃爲
稚行臺左丞軍次弘農侃白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

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算略
抗行。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
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
岸。置兵死地。人有鬭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
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剋。愚計可錄。請
爲明公前驅。稚曰。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
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
用爲疑。侃曰。珍孫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使。
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

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渭。所部之民。多在東
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
率衆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
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
北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
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
向背。然後可行。善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
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則不降之村。理
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轉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

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冠、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亦即逃遁、長安平。北魏書

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魏征西將軍郭淮與奮威將軍陳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淮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汝南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

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去、安等孤縣、遂皆降。三國志魏

戊辰之役、官軍始欲降奧羽諸城、而後向會津、至是參謀伊地知正治、板垣退介等、在白川相議曰、北地氷雪早降、今若過三旬、進退窮蹙、自陷彼術、不如及

此條本失事實多此役谷中將監軍能知兵之進路攻擊之狀今從敘而刪正焉故行文大異近世外史

今、伺、不、虞、急、取、會、津。夫、會、津、根、帶、也、如、仙、臺、米、澤、枝、葉、也、苟、絕、根、帶、則、枝、葉、隨、落、乃部分兵。守勢至堂嶺又備仙臺諸藩。別合薩長土大垣大村五藩兵、發二本松。至本宮。先。張。疑。兵。中。山。道。分兵爲三隊。一。自。猿巖。間。道。出。其。右。賊隔小溪。據斷崖。設砲塁。備之。一。攀。天。狗。山。繞。其。左。背。本隊則自石筵道進。刻時攻之。賊軍據險防戰。太力。時長土兵自猿巖者。揀。精。兵。數。十。潛。涉。崖。下。突。出。横。擊。之。中道諸軍。乘。勢。列。大。礮。連。發。猛。進。迫第二砲塁。天狗山薩兵又。已。斷。背。後。咄。喊。振。

山。谷。賊軍潰走。乃進向暮成嶺。嶺爲會津二本松境第三砲塁在其嶺。設關門竹柵。會將田中某與賊將大鳥某。率北辰新撰諸隊兵。守之。聞石筵三道之敗不戰而退。官軍即得嶺塁。獲木砲數門及以砂石代散彈者數顆。薩大村兵尾。追。過。駿。河。野。直。進。猪。苗。代。會兵寡單。不能支。焚營奔。官軍逼戶口湖橋。湖方三里許。湖口有十六橋。塁石造之。賊欲毀之。薩兵望見急。擊。之。會兵狼狽僅毀二橋去。若盡撤之。則官軍無進路。云。且日進戰。大野原強清水。會將上田某等督

衆誓戰死之敗退守龍澤村官軍乘勝直薄稚松城
下城中大驚曰官兵飛來乎初會人出精兵四彊猶
苗代道恃其險僅備數十兵故得擣其虛會津受圍
諸城望風降（近世外史）

右攻取

島原之役將軍家光命板倉重昌以總督使石谷貞
清監軍時大久保忠教以前朝耆老尙存將軍及使
執政召而問之忠教曰幕府未命二臣宜諸臣等今
已命之問之何爲酒井忠勝曰子以此爲不可乎曰

然幕府以百姓作亂心必輕之然大衆一心保守險
阨拔之不易且二臣名位卑瑣一旦驅諸侯之兵以
攻之恐衆心不服不可得用臣等竊以爲宜命宗室
三藩使執政大臣監其軍乃爲得體耳柳生宗矩亦
聞重昌之發急馳馬追之至川崎不及而還乃詣幕
府請見時日已暮矣家光問其故宗矩曰臣今日宴
飲其家聞筑紫民作亂重昌受征討之命已發臣欲
止之馳而追之不及家光曰卿何故止之宗矩曰臣
以爲重昌必死故止之家光作色徑起入內宗矩留

閤中不去。久之、家光出詰之曰、卿謂重昌必死、何以知之。宗矩曰、無知之民、黨浮屠作亂、爲患尤甚、以織田氏之彊、攻長嶋頓兵、僵將累歲而克、及攻大坂不能拔、假王命以講和、論之近事、三河之亂、亦踰年而平、此皆殿下之所明知也、今以資望未重之將、率不畏服之牧伯、以征不易剪滅之賊、一有不利、則無可奈何矣、當是之時、殿下必將命宗室重臣以討之、重昌何面目復見殿下、其必死之、且使國家之將殞命於賊民之手、大損國體、願殿下留意。家光不聽、果重

十九

二十

昌戰死、皆如二臣所料云。近世外史下同

東軍據二條城、縉紳恐事起輦下、憂悸不措。已而東軍退大坂、衆情稍安、然隊將伊地知正治・山田市之丞・參謀交野十郎等、頗憂之、相議曰、自古受兵京師、保勝者寡、彼據大坂、絕我糧道、以海軍扼兵庫、而關東兵自海道進、我軍如籠禽、無計可出、不如豫置兵、于但馬及丹波・丹後、略地方、緩急以爲應援。及師起急遣西園寺中納言、率精兵三百出撫其地方。彥根大垣之歸順、詔彥根扼大津、檢東軍西上者、以橋本

少將爲鎭撫使亦在此既而大捷迹議列藩速歸順
者以先扼要衝也人稱其無遺策
代郡大亂太祖以裴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
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
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鎭討之潛辭曰代郡戸口殷衆
士馬控絃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
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
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
之以靜單于以下脱帽稽顙悉還前後所掠婦女器

二十三

二十二

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
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
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寛
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寛惠
彼素驕恣過寛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詔爭所
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
至（魏三國志）
魏太祖將圖墓容垂遣九原公儀觀釁還報曰垂死
乃可圖今朋未可太祖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

子實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內起是可計之北魏昔

曹公為兗州牧征徐州牧陶謙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曹公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明年謙死曹公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

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楊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將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

與我小田原大坂之役同策

偽遣書高煦諭之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旦出戰帝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壁其四門賊乘城守王師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再勅諭高煦皆不答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大懼乃降 明史

劉曜遣其將劉威攻涼將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獲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曜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張茂 梁州牧 親征乃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

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先是操坑殺男女數万口泗水 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曹公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 三國志

宣宗即位漢王高煦反張輔請假兵二万擒獻闕下帝曰卿誠足擒賊顧朕初即位小人或懷二心不親

行不足安反側於是車駕發京師過楊村馬上顧從
臣曰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
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下帝曰不然濟
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獲衞軍家樂安
必內顧不肯徑趨南京高煦外誇詐內實怯臨事狐
疑不能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不能
親征耳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高煦
初聞陽武侯薛祿將兵據臂大喜以爲易與及聞親
征始懼時有自樂安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

之銳精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赴安南席卷
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
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
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
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
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護軍率
卒騎一千八百救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
然後廻滅桑壁珍募發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尅復南
安　晉書

以下孫子所謂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隋煬帝伐高麗。楊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尙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彊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破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齎糧竭。舉麾召之。衆可書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衞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保長安。據函崤東制諸夏。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趣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用下計。後遂敗。唐書

二十九

三十

我小牧之役趾仗義而其利害之計亦同之

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來請師于晉。晉王李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者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幾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出兵。攻破潞州。梁圍乃解去。五代史

先主嘗爲益州牧劉璋北征。龎統勸先主還取成都

謀曰、陰選情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擧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三國志 下同）

三十二

三十三

鄭度說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万、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亦○林○其○爲○人○也○）璋果如正言、先主所過輒克、遂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宣帝）詣京師、天子（魏明帝）曰、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

軍來計也。堅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明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師。次于遼水。文懿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沈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

我關原之捷即與此同策

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吾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

者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危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

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文懿大懼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遂入城撫其民而還晉書○晉宣不得志於諸葛孔明孔明不得志於魏然使孔明征猛獲晉宣征公孫文懿則機變百出謀畧加湧幾似翫小兒也是無他以中國有餘之智謀戎夷僻陋之國也故施計賞知敵知已姜維數謀而敗敗者知謀而未知敵也

洪秀全亂各路縱兵大臣類以戰功入輔而賊尙縱横由滋分略江南北郡邑連城亦未有克復者帝洞

知其弊。詔命堅壁清野之法。或築壘浚濠。或練團兵。守望相助。協力同心。一隅有警。四隣畢至。使賊進無所掠。退無所歸。不能乘便超軼。自兵興。訖盪平。終以此為上策。清史

右形勢

策府卷之廿五

策府卷之廿六

氣策十三之上　安叔　假託

夫勝敗之訣、在氣矣。危懼者、安敵之、怠撓者奮勵之、或假託鬼神書檄、以集衆心、或斷然表視決意、以定軍情、或恩賜以勵之、或功名以振之、或忠義以起之、善使士卒決然自戰、莫不勝焉。冀三軍之司命也。

劉裕圍廣固、累月、將拔之夜、佐吏並集、忽有鳥大如鵝、蒼色、飛入裕帳坐、衆咸駭愕、以爲不祥。參軍胡藩獨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蒼者、我也。胡虜歸我、大吉之兆也。衆乃大悅。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遂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軍。慕容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奔。爲追軍所執、滅南燕。十六國南燕

宋公攻盧循、至左里。將戰。公所執麾竿折。折幡沈水。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折。今者復然。賊必敗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南宋書

輔公祏反。遣壽陽。詔河間王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鎭州盧祖尙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杯水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飮罷。衆心爲安。遂戰禽公祏。唐書

新田義宗據碓氷嶺。夜足利氏軍擧炬布滿山。顧視我軍。炬如爝火。義宗驚曰。晝日所亡。未至如此。得非有逃者。前有勁敵。後有鄕土。衆疑我退走也。乃自釋鎧鉀鞍。以示不走。衆稍定。外史

呂篡代禿髮利鹿孤。利鹿孤使禿髮傉檀距之。篡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牀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篡戰敗之。斬二千餘級。晉書

哈爾遜措堡倭海呵邪西北。名曰宋以治。守之英將布路隰德爾傳堡。大呼曰。斎速降。哈爾遜答曰。我知爲國死節。未知受敵命而降。嚴備以待。布路區德爾大怒。四面環攻。堡兵晝夜固守。英兵攀樹架梯。百方攻擊。哈爾遜踞椅子。從容指揮。丸中椅子。王侍卒亦

由丸幾兩哈爾遜神色自若採麾指揮如不顧者堡兵得氣守備愈嚴英兵力屈撤圍而去。米利堅史

蜀州刺吏劉道濟傷政害民民皆怨毒相率爲亂衆數萬屯城西北道濟時有病已篤恐出財物於北射堂令裴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亡莫有至者梁儁之說道濟曰將軍氣息綿々而外論互有同異今軍師屢敗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則危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使覽出不然敗矣道濟從之即喚左右三十余人告之曰吾疾久汝等扶持疲勞今既

小損聽歸家休息喚復還給使既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子弟皆言君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內乃安由是應募者一日千餘人。南宋書

德川公嘗有病困劇遠近疑懼既而愈馳使京師報之諸士代板倉重宗答書至曰臣游獵數日而歸以致報答稽緩公覽之曰京師驚擾可知也明日酒井忠勝入覽其書曰京師驚擾可知也侍者無解其意侯忠勝退問之對曰周防守務示暇豫非鎮衆情乎侍者乃服。史外

秦王世民殺兄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太子諸子皆坐誅。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其黨疑懼更相告。廬江王瑗遂反。乃下詔。建成元吉瑗支黨不得相告訐。由是遂安。唐書

豐臣秀吉之攻小田原城也。有流言曰。德川織田通欵城中。衆情疑懼。秀吉即從近臣數人。與信雄俱飲于德川氏營。明日與德川公俱飲于織田氏營。衆疑即釋外史下同

石川數正守岡崎城。陰送欵大坂。與眞田昌幸及小笠原貞慶通謀。又誘其部將松平近正。近正怒不肯曰。使者再來斬之。因獻其書。數正遂挈家出奔大坂。時將士孥多在岡崎。松平家忠自深溝馳至。護其四門。酒井忠次亦至自吉田。馳使上變。中外動搖。參議行。放鷹至岡崎。翌日臨忠次第。命張散樂。人心即定。

梁軍圍李嗣昭於潞州。晉遣周德威救之。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晉王薨。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

七 八

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大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五代史

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太守顏眞卿城守具備。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眞卿畏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軍氣乃安。唐書

德川侍從與武田信玄戰三形原。大敗而還。一城聞敗大擾。高木廣正得一髡首侍從命。貫之刀鋒。徇曰。

德川氏喜常講兵機故雖敗殘之餘見敵輙奮蓋知勇之可凌怯之不免也

兩軍鬪亂。吾獲信玄矣。衆乃定。時已昏。或請關門。侍從曰。後者安歸。示敵怯非計也。命開諸門。篝火。而自飽食酣睡。鼻息如雷。敵方進逼城。見門開。恐其有伏兵。不敢入。鳥居元忠渡部守綱等三百人出門而戰。敗兵自敵軍後譟而還。敵乃退舍。外史下同

織田信長之入京師也。士民困聞信長之威武。慮其暴掠。相驚荷擔而走。及信長至。號令嚴明。秋毫不犯。使菅谷長賴巡行街市。織田養卒有與賈人爭買者。輙執縛之樹。以視行道者。於是士民相告而歸。物情

大安

窩謀罕請于遼願與金和解。既與和。復來襲。世祖乃進軍圍之。窩謀罕棄城遁去。破其城。盡俘獲之。以功差次。分賜諸軍。城始破。議渠長生殺。衆皆長跪。遼使在坐。忽一人佩長刀。突然咫尺。謂世祖曰。勿殺我。遼使及左右皆走匿。世祖色不少動。執其人之手。語之曰。吾不殺汝也。於是罰左右匿者曰。汝等何敢失次耶。詞既已。乃徐使執突然者殺之。其膽勇鎮物如此。金史

上杉景勝攻新發田治長。過阿賀河向水原。諸隊乍

十一

十二

驚。制之而喧擾不已。景勝乃命麾下發喊。諸隊皆傚之。三喊而止。軍皆謐。管窺武鑑

清克完顏部滿州五豪部皆服。遂有建州兵食富强。又取鴨綠江部而葉赫等九國忌之。合兵三萬來侵。國人大恐。太祖酣寢。達旦。自出戰。克斬級四千。獲馬三千。禽布占泰。軍威大震。清史

慕容雋寢疾。引慕容恪慕容評屬以後事。雋死群臣欲立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慕容暐。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評爲太傅。副賛朝政。慕

與根忌恪將伺隙爲亂暐覺之收根等於禁中斬之當是時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晉書下同）

符堅衆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

與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劉毅敗績於桑落洲賊盧循乘勝徑進既破江豫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衆議欲擁天子過江宋公不聽曰我以死衞社稷發居民治石頭城建牙誡嚴既而群賊大至遣十餘艦來拔石頭柵公命神

弩射之發輣擢陷循乃止不復攻柵設伏兵於南岸
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公憂其從白石步上乃率
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留參軍徐赤特戍南岸命
堅守勿動公既去賊焚查浦步上赤特軍戰敗死沒
有百餘人赤特棄餘衆單舸濟淮賊遂率數万屯丹
陽郡公率諸軍馳歸衆憂賊過咸謂公當徑還拒戰
公先分軍還石頭衆莫之曉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之
乃出列陣於南塘以赤特違處分斬之命參軍諸葛
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群賊數千皆長刀

十五

十六

矛鋋精甲耀日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
並結陣以待之賊短兵不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
走南宋書
烏春數來攻桓赧散達亦舉兵世祖遣肅宗拒之敗
而還世祖遣人議和桓赧散達曰以爾盈歌之大赤
馬辭不失之紫騮馬與我我則和二馬皆女直名馬
不許桓赧散達大會諸部來攻過裴滿部以其附於
世祖也縱火焚之渾察部沙秖勃董胡補答使阿喜
來告難世祖使之詭從以自全曰戰則以旗鼓自別

乃遣肅宋求援於遼。遂率衆出。使辭不失取海姑兄
弟兵。已而乃知海姑兄弟貳於桓赧矣。欲併取其衆
徑至海姑。偵者報曰。敵已至。將戰。戒辭不失曰。汝先
陣於脫豁啟原。待吾三揚旗三鳴鼓。即棄旗決戰。死
生惟在今日。命不足惜。使裴滿胡喜率大紫騮馬以
爲質。馳至陣。時桓赧散達強盛。世祖軍吏未戰而
懼。皆植立無人色。世祖陽々如平常。亦無責讓之言。
但使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調麪水飲之。有頃訓
勵之。軍勢復振。乃避衆獨引穆宗。執其手密與之言

曰。今日之事。若勝則已。萬一有不勝。吾必無生。汝今
介馬遙觀。勿預戰事。若我死。汝勿收吾骨。勿顧戀親
戚。丞馳馬奔告汝兄頗刺淑（肅宗）于遼。繫籍受印。乞師
以報此讎。語畢。袒袖不被甲。以縕袍垂襴護前後心。
韔弓提劍。三揚旗三鳴鼓。棄旗摶戰。身爲軍鋒。突入
敵陣。衆從之。辭不失從後奮擊。大敗之。乘勝逐之。自
阿不彎至于北隘甸。死者如仆麻。破多吐水。水爲之
赤。棄車甲馬牛軍實。盡獲之。世祖曰。今日之捷。非天
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雖縱之去。敗軍之氣。後世

不振。乃引軍還。金史

右安收

今川義元令大兵來攻織田氏諸城。織田信長急起赴救。諸將疑懼。信長及熱田祠。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龕中。信長顧軍士曰。神助我也。士氣大進。外史

下同

豐臣秀吉之伐韓明也。自出陣肥前。以爲策應。至安藝。謁嚴島祠。投百錢祝曰。我而勝明。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衆大喜。蓋豫糊合兩錢也。

李矩爲滎陽太守。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晉書

李密作亂。王充引軍與密戰洛水。不克。宇文化及殺
帝於江都。充與大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
馬盧楚奉越王侗為主。侗拜密為大尉尚書。拒化及
於黎陽。密遣使告捷。衆皆悅。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
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
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既而文都等
謀殺充。謀洩。充恐殺文都楚等。侗開門以納充。與之
盟。充諷侗令拜為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既
而密破化及還。充欲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

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
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
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遂大戰洛
水。果破密軍。隋書〇以 上鬼神
魏仁浦從周祖鎭鄴。會隱帝漢誅大臣楊邠史弘肇
等。密詔澶帥李洪義殺騎將王殷。令郭崇害周祖。洪
義恐事不濟。與殷謀。遣齎詔示周祖。周祖懼。召仁浦
入計。仁浦曰。侍中握強兵。臨重鎭。有功朝廷。君上信
讒。圖害忠良。雖欲割心自明。奚可得也。莫如易詔以

書誅將士爲名激其怒心非徒自死亦可爲楊史雪寃周祖納其言倒用留守印易詔示諸將衆懼且怒遂長驅渡河簒漢即位宋史

楠正成軍天王寺數出耀兵令軍中禁鹵掠遠近歸心多來屬者正成威振京畿寺舊藏有上宮太子讖文正成請借發視之文有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呑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西鳥來食東魚海內歸一三年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揣而論衆曰所

謂九十五代非今上耶東魚乃高時而爲西鳥所食則終歸族滅耳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上之復辟蓋在明春諸君勗之衆皆奮厲外史○以上書檄

右假託

策府卷之廿六

呉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策府卷之廿七

氣策十三之下　決定　振起

德川公返大旆。擊石田三成。將發江戸。石川家成白曰。臣聞星家之言。今歲西方塞矣。請避方而發。公曰。西方塞矣。我擊而開之。外史

郭崇韜獻策掩襲梁都。莊宗從之。聞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々常談。何足信。乃發。拔梁都。定天下。五代史

李晟掃朱泚之亂。復長安。初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

一

二

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維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唐書

承久之役。武田信光與小笠原長淸小山朝政等兵五萬騎。自東山道進。臨發偶值十死日。家人諫止之。信光曰。勇士臨陣。十死固其所也。復何忌。勵衆行。比至市原。上皇使者三至。勅諭歸順。信光斬二人。還一

入曰。汝以所見報天子。進戰尾張河敗之鎌倉史
燕劉仁恭攻魏。巳屠貝州。魏羅昭威求救于梁。葛從
周會梁大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
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
破其八柵。燕兵走。五代史
朝廷大擧北討。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
等從建威將軍柳元景爲前鋒。拔弘農城。進軍造陝
下。即入郭城。列營於城內。以逼之。並大造攻具。賊城
臨河爲固。恃險自守。三攻未拔。虜洛州刺史地河公

張是提衆二萬。度崤來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南。以
待之。別將龐季明等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
賊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軍糧盡。各餘數
日食。元景方爲運糧之計。而方平信至。元景遣軍副
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時安都并領馬軍。方平
悉勒步軍。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
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
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時
元怙方至。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潜師伏甲而進。賊

未之覺也。元恬勒衆從城南門函道直出。北向結陣。旌旗甚盛。鼓譟而前。出賊不意。虜衆大駭。方平等督諸軍。一時齊奮。士卒無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出入賊陣。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而戰。至於日晨。虜衆大潰。斬是提。又斬三千餘級。投河赴塹死者甚衆。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南宋書

柴田勝家爲織田氏守長光寺城。佐々木承禎圍而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牙城。防戰甚力。偶有人

告佐々木氏者曰。此城乏水。若絕其汲路。城可下也。承禎悅從之。城中果困。而未變其旗色也。承禎恠之。乃託和議。納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請盥手。勝家命盛水於巨盤。使二人左右捧而致之。平井盥訖。則棄餘水於庭。無復愛惜意。平井覩之色然而歸。既而儲水殆竭。勝家度不可脫。會諸將士。置酒訣飲。時問所餘之水。則僅二斛矣。勝家呼眉尖刀。以其鐵鏦破水缸。以示必死。乘曉開門。吶喊潰圍以出。佐々木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可復止。勝家

六韜曰。燔吾輜重。燒吾粮食。明告吏士。

乘機衝突。斬首八百余級。使人獻之於岐阜。信長大悅。賜勳狀以賞之。世呼勝家爲破缸柴田。近古史談

桓玄簒位。高祖唱義。玄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已未旦。義軍食畢。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丐士張旗幟於山上。以爲疑兵。玄又遣武騎將軍庾禕之。配以精卒利器。助謙等。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煙焰張天。鼓譟之音。震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土崩。南宋書

齊遣東方老蕭軌等來寇。軍至後湖。都邑騷擾。又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京師。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勍敵忽至。徵求無所。時陳高祖作相。尅日決戰。乃令建康令孔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畢。棄其餘。因而決戰。遂大破賊。陳書

麻利音據險設堡。英兵日夜環攻麻利音。盡力固守。廢眠者連夜。糧餉不給。意氣益盛。一日英將造麻利音軍。請易俘虜。麻利音留之。供午餐。煨芋魁。載之板

上。共食之。英將恠問之。麻利音曰。糧食已盡。故聊供決意屈敵情之耳。雜談自若。更無屈色。英將歸營謂其下曰。我見麻利音等。衣食不給。器械不備。而奮然勇進。不以死生爲意。此非我輩之所能制服也。遂引軍去。米利堅史

睦州女子陳碩眞用幻惑衆。擧兵反。分遣其黨。圍婺州。婺州刺史崔義玄發兵拒之。其徒爭言。碩眞有神靈。犯其兵輙滅宗。衆兇懼不肯用。司功參軍崔玄藉曰。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勢不持久。義玄乃署玄藉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諜數十人。

九

以下三條。孫子所謂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矣。

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以盾鄣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敵。去之。由是衆爲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唐書

朝倉餘黨大起。越前織田信長攻之。至敦賀木下藤吉受命。以舟師遠出敵後。上岸毀舟。襲河野。取之。遂拔龍門諸城皆潰。外史

高祖北伐。咨議參軍王鎭惡領前鋒。入賊境。戰無不捷。懸軍遠入。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鎭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僞鎭北將軍姚彊屯兵涇上。鎭惡遣毛德祖

十

擊破之。直至渭橋。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
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
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
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
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
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
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挺身逃走。明
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晋六萬餘戶。鎮惡宣揚國恩
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將至。鎮惡於灞

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
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
笑曰。卿欲學馮異也。（南宋書）
金人歸三京。既又敗盟來侵。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
劉錡抵順昌。聞之。舍舟陸行。先趨城中。諜報金人入
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
君共守。規曰。有米數万斛。錡曰。可矣。召諸將計事。皆
曰。金兵不可敵。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
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

十三

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議與鎔合。鎔大喜。時守備一無可恃。鎔於城上。躬自督厲。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當爲國家破賊立功。凡六日。守備粗畢。而賊游騎涉潁河至城下。既圍城。鎔破其鐵騎數千。宋史

賊洪秀全陷金陵。中原震動。帝知吳文鎔有威望。自雲貴移督兩湖。至則賊自下游。破田家鎭。省城晝閉。

十四

居民一夕數驚。巡撫羅綸移營城外。豫爲走計。文鎔知之。策馬詣綸。約死守。不聽。文鎔怒、拔佩刀、置案上、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言出城者、齒吾刃。綸默然。議乃定。賊已薄城。文鎔慷慨登城樓。激勵將士。衣不解者數旬。捍禦甚力。賊遂解圍而去。清史

胡元滅宋。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命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北條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爲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命太宰府逐之。使者前後六反。

皆拒不納。元復使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瀧口。築大宰府水城。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爲鎮西探題。以守。當是時。朝野恂恂。天子憂惶。禱祀無虛日。時宗決然以戰爭自期。以安危自任。於是人心乃定。士氣大奮。弘安二年元使周復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怒。大發舟師。合韓胡漢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抵水城。舳艫相銜。會大風雷。虜艦覆沒。少貳景資等因奮擊殲之。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

十五

十六

我邊。時宗之力也。鎌倉史

南部庄內賊日蹙秋田。先是薩參謀大山格之助奉澤卿。在秋田。籌畫贊謀甚勤。既而九條醍醐二卿從兵士。自津輕至。三卿陷兵刃間。苦辛艱難備至。於是相見僂然。會仙臺志茂某率相馬新庄士來。逼秋田隊將曰。三卿須海路送還京師。薩長士速逐之。格之助即啓三卿。決策斬使者十人。梟軍門。於是一藩志益堅。近世外史

朝廷欲遣兵於臺灣。問殺琉球漂民罪。以參議兼大

藏卿大隈重信爲長官。以陸軍中將西鄕從道爲都
督。以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
使米人李僊得參與謀議。既而從道以下。海陸兵三
千餘人。發東京。航至長崎。重信亦踵發。從道使人募
兵覽島。且告其兄隆盛曰。阿兄大志有深謀。然或不
得全焉。不肖弟新拜都督。將統海陸兵。遠入異域。事
必期成功。請阿兄刮目以俟從道之凱旋。因陳募兵
事。隆盛嘉其志氣壯烈有當爲也。輒使驍兵八百餘
人。會軍長崎。隆盛自送之埔頭。乃叙別曰。自今卿等

皆有死而無生。宜擧其身委之都督矣。衆皆踴躍而
發。米國公使彬哥讃上疏曰。凡同盟國互交兵。則不
許貸人民船舶矣。載在中立規條。今貴國有事於臺
灣。雖曰非兵事。而發軍艦及兵卒入淸國。則淸國目
做交兵必矣。而所其備役。係我人民船舶。則淸國必
我爲援貴國。請速復之。以全中立制。時英國公使亦
言。淸國必生異議矣。於是廷議遂依。遞傳命長崎。停
其征行。且使重信還東京。重信驚異。會從道及李僊
得議之。從道弗懌曰。滯陣已久。所齎糧食多腐臭。兵

士亦已苦無事。豈可遷延哉。時有流言曰。熊本及大
坂臺兵。欲直逼東京。振起廷議物情騷然。重信以爲
朝議已如此。不可復如之何也。自至從道營。具示內
旨。以俟後命。從道弗聽曰。僕獨拜都督也。盟以廷議
不渝。卿所固知也。夫大師出在途。而逗撓數十日。已
喪軍機。尚且曠日。何竢後命。從道雖無似。已奉敕旨。
饒令有內廷異議。吾不能復變前議。卿幸領之。蓋觀
我國今日之事。朝令暮改。使人危疑不遑也。今天下
之兵。散在各所。駕馭一誤。其機五分八裂。不可復收。

焉。而其禍亂非一。佐賀之比焉。是從道所以焦心苦
慮。不肯奉內旨也。輒止吾乎。吾先奉還敕書。躬自擣
蠻虜巢窟。死而後已。乃清國生異議。答以脫艦賊徒。
復當無嫌於政府也。言辭激烈。意色如已決者。重信
諭曰。所以內旨之出者。非肯止斯舉。以米英公使有
異議。欲再議善他日耳。從道弗聽。是夜下令諸將士。
刻解纜期。李僊得亦促速發焉。詰旦。廈門領事福島
九成及米人甲世爾括孫率兵士二百餘人。駕有功
艦。先發。從道又將發。前一日。大張讌參軍以下皆會。

酒三行。李偲得謂衆曰。西曆千六百年間。和蘭人征臺灣。食其菓實。殪者無算。此後請戒之。於是日進孟春。三國諸艦。舳艫相銜。發崎港。遂進降十八社蕃。續外

史○台灣一小島耳。處之在掌。唯我所爲。意者。清國也。然清上下苟安。乏敵愾氣。國雖大。兵雖多。固不欲與我抗敵也明矣。故爲以虛喝威於我而止師。竊陷英米公使。而間我。我若不覺。猶豫緩慢。則中彼之術。而後雖出師。兵機已失。何遽令彼至震懾出償金哉。嗚呼殆哉。臨斯時微斯決。則非特瀆我武。而招笑天下也。將帥之所最難焉。實決定一大策。

右決定

賀宗哲攻鳳翔。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守。會百戶王

幣自臨洮。收李思齊降卒東還。即以其衆。入城共守。旺以幣所將皆新附。慮生變。乃括城中貲畜。積庭中。令曰。敵少緩。當大犒新兵。新兵協力固守。相持十五日。敵引去。明史

承久之役。幸島行時趨屬北條泰時。泰時聞行時至。急起延之坐上。飮酒。贍以駿馬。勞賜及廁養。行時感憤踊躍而出。及宇治之戰。果爭先而死。鎌倉史

元昊益熾。以兵圍河外。康德輿無守禦才。屬戶豪乜音馬羅叛去。導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兵至近道。纔覺。

而藩漢民被殺掠已衆。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
縱游騎鈔鱗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時豐州已爲夏人
所破。鱗府勢孤。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未果。徙鄜
延路都鈐轄張亢爲幷代都鈐轄管勾鱗府軍馬事。
築東勝金城安定三堡。置兵守之。禁兵皆敗北。無鬬
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夏人游騎。比明
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懟奮曰。我
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窘乏。幸利。咸願一戰。亢
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諜伏敵砦旁草中。見老羌

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輒避之。皆笑
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
破之。夏人棄堡去。宋史

豐臣秀吉西伐秋月種實。招島津氏兵。據岩石城。
跨豐前筑前之間。以險固聞。秀吉遣義子秀勝攻之。
令蒲生氏鄉前田利家輔之。自以麾下登杉原山。氏
鄉攻其南。利家攻其北。城兵能拒。氏鄉先入其郛。秀
吉自山上望見其徽號。自脫其袍。使人齎馳賜之曰。
破此以登內城。氏鄉感激。身先士卒。會風大起。縱火

三略所謂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乎。

焚城。城即陷。外史下同

世良田出雲守定西參河。而東三河猶屬今川氏親。氏親與其將北條長氏率大兵來攻岩津。出雲守將五百騎赴救。謂其騎曰。衆寡不敵如何。衆請前決死。出雲守曰。汝等世世患我家。而我未能厚報。今亦爲吾決死。吾所深愧。因以大桶貯酒泛杯數十。自飮一盃。瀉餘瀝桶中曰。事急不暇觴各人。交就飮之。衆感奮。夜渡矢矧川。襲駿河軍。宇都宮忠茂曰。我必捷矣。果捷之。收軍西岸。氏親長氏遁去。戸田憲光以田原

降。出雲守聞忠茂曰。何以知捷。曰。長氏貪。寵侮士。士無鬪志。是以知之。○以上恩賜

源義經攻源義仲于京師。義仲使根井行親等拒宇治河。義經軍至河上。戒居民避軍。火其廬舍。布陣起櫓臨之。曰。我將爲諸將錄功劾。以報鎌倉。諸將勉旃。將士皆奮。意氣百倍。鎌倉史

高祖北伐。沈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欲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軍數万。奄至青

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弘之曰。彼衆我寡。雖可與敵。且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之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而進。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捐親戚。棄墳墓。出矢石之間。正希今日爾。封侯之業。其在此乎。乃棄糧毀舍。躬勸士卒。前後奮擊。所向摧陷。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鼓譟奔之。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僞乘輿服御。

二十七

南宋書

上杉景勝伐新發田治長。命藤田重信。領貝津黨爲先鋒。重信攻水原城。被創。景勝命小倉伊勢代領貝津黨。向新發田。伊勢恐客將等以疲勞爲辭。不敢出力。乃密與景勝議而出。軍過放生川。治長將衆三千。出城逆戰。景勝使佐口傳兵衞荻田主馬謂伊勢曰。敵出矣。卿手下皆勞。昨役恐不可復用。且留。今將令他代爲先鋒。抑亦戰乎。伊勢顧諸隊長。謂二人曰。敵出矣。宜進擊破之。何言留。且公欲代先鋒。宜在昨日。

二十八

今敵已近。不可復易。以臣見之。戰有三利。昨役奪新發田膽。治長老將恐兵之不振。故姑出而逆戰。其實皆懷危。一可擊也。臣等出斥候覘之。敵戰卒僅千人。料其戰埸。我得地利。二可擊也。臣望其旗幟動而不整。三可擊也。公欲代陣。臣決不敢。因謂諸將曰。吾乘新勝之勢。而擊懷危之兵。功名在是時。雖公有命。豈錯之哉。諸將皆奮曰。吾一軍足破敵。不敢讓功於他人。二人反報。先是伊勢夜遣子將大室某進傍山而伏。乃率衆而進。島津規勝備其左。安田順易爲二陣。

伊勢先縱。荻山勸內揮槍先登。土屋惣內繼之。規勝擊其左。順易直衝治長麾下。大室遶出敵後。破其後軍。治長敗走。入城不復出。管窺武鑑

苻堅遣王猛督步騎六萬討燕。慕容評帥中外精卒四十餘萬來拒。屯於潞川。猛進與評相持。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固請得止。猛覘知評賣水鬻薪不撫將士。人思爲亂。有可乘之會。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尚不足爲慮。況數十萬乎。吾今

尉繚子曰。氣實則鬪。氣奪則走。

玆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讓評。催之速戰。評遣使求戰。猛陳於渭源。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公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遣羌往擊之。羌與成張蚝等跨馬運矛。馳赴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師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

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奔鄴。猛進圍之。因上疏。（不敢專功。）請堅出軍。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寛。民安其業。以燕人慕容㻂。設大牢以祠之。堅至。攻鄴拔之。暐等出奔。追擊執之。遂定燕冀。（十六國前秦）

朱泚之亂。李懷光軍咸陽。神策節度使李晟初欲壁東渭橋。懷光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既而懷光有異志。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

橋。既而帝進幸梁州。道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辨賊邪。瑊曰。晟秉義挺忠。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陣隍。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冠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詞厚幣。僞致誠於懷光者。既而芻米告具。乃陣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

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於是路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尙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擧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唐書）

拿破崙大擧入埃及。略取亞勒散德黎。大埔頭。乘勢將逼京城改羅。當時埃及其名雖屬土耳其。其實受制摩米理得騎兵。騎兵會長專國權。勢力頗強。聞佛

兵侵寇。將防戰。布陣石塔傍。（石塔埃及王墓碑。高殆五百尺。四千年前舊物也。蓋世界七奇之一。）待佛軍至。佛軍進迫敵陣。已爲接戰。時兵士等遙望見石塔屹然尤偉。胸懷自覺壯快。互相稱贊而不止。拿破崙察之。欲乘機鼓勇氣。大呼擧鞭指石塔曰。汝等今日於此地一戰破敵。可立不愧彼石塔四千年來。磨頂風露之古功矣。於是兵氣倍平日。鋭進奮擊。破摩米理得陣。乍拔改羅城。（萬國史佛）士人連戰克勝。勢頗猖獗。華盛頓欲討之。難其將。有和蓮者。屢立戰功。華盛頓一日招之。撫背曰。士蓄黠

悍。非子之力。則不能蕩平也。言未終。和蓮感奮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兒。直進衝巢窟。轉鬪奮戰。所向無前。士人窘窮乞降曰。自今世世誓不負德。和蓮曰。百年後。汝輩背斯言。則我能再生勦絕汝族。令無噍類。土人皆慴伏曰。不敢。（米利堅史以上功名）○

陸贄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已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

動流涕。從李抱眞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
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
足平。唐書

陳高祖與齊軍相拒。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將帥。
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
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視。士卒觀者益奮。
陳書

姚、萇、殺、符、堅。符、登、載、堅、木、主、以、與、萇、戰。刻、鉾、鎧、爲、死、
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

三十七

三十八

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爾、決。何、爲、枉、害、無、辜。
萇懼而不應。北魏書

朱泚之亂。天子播遷。神策節度使李晟壁東渭橋。晟
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
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壻款壁門曰。公等家
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叱、斬、之。時輸繇不屬。
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士、
心。終無携怨。邏士得姚令言諜者。晟命解縛飯
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

泚。（唐書下同）
安祿山之亂。張巡守睢陽。賊將令狐潮圍而攻之。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

討蔡之役。李光顏數有功。而都統韓弘索蹇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之。乃飾名姝。教歌舞六博。襦襪珠琲。舉止光麗。費百巨萬。遣使以遺

三十九

四十

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家室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

米軍敗亡之餘。風聲鶴唳。動相擾亂。華盛頓處之夷然不異平日。間則談說古今義烈之事。激勵士卒。人

人感奮、爲挾纊之念。已而所募鄉勇至。凡一千五百人。軍氣大振。（米利堅史）

宋將酈瓊奔劉豫。金人廢豫。以瓊爲驃騎上將軍。兀朮率諸將南侵。瓊與焉。語同列曰。瓊每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免冑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

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耶。（宋史○太平之餘。兵弊多如之。可不深思哉。）

邊錢會賊圍廣信城。巡撫沈葆楨時籌糧于河口鎮。聞變單騎馳還。則賊已迫城。吏民盡散。葆楨徒步登陴區處。妻林氏。爲林則徐之女。同在危城。躬汲爨以餉士卒。獎之。軍皆感奮。葆楨開門擊賊。斬三千人。斃其渠魁。餘黨潰散。郡境肅清。（淸史略）

四十三

策府卷之廿七

右
振
起

策府卷之廿八

威策十四　樹立　蕭服

夫以治擊亂者勝。以肅擊惰者克。制三軍在氣。而制氣在威。制勝在治。而制治在肅。威嚴不先行於已。不能制肅其下。故將軍者。有樹威以自立焉。亦可以耀於敵也。怠撓者罰之。驕狠者折之。所以肅服之也。善使其下畏吾。而不懾敵。可以將將也。

明智光秀殺織田信長於京師。時羽柴秀吉在備中。返兵討光秀于山崎。大破之。遂殺光秀。此役也。中川

清秀戰最力。信長子信孝下馬握其手曰。吾子力戰。吾不忘德。秀吉自輿中、呼曰、瀨兵、勞矣、瀨兵清秀俗字也。清秀聞之曰。筑前守氣貌已吞天下矣。外史

劉鄩降梁。梁太祖以爲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鎭。四鎭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如。太祖益奇之。五代史

曹公出濡須。周泰赴擊。曹公退。孫權留泰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按行。至濡須鄔。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

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
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
授以御蓋。於是盛等乃伏。三國吳志
符堅以王猛為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彊德符
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為百性之患。猛捕而殺之。陳
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
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
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
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王猛親寵愈密。朝政

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豪也。有大勳於符氏。負氣倨
傲。衆前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
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
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
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于世也。
猛言之于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整。
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
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
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

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于西廐。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怒。皆鞭撻之。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晋書）

上杉景虎與兄晴景戰。既克之。將士共欲推景虎爲主。景虎曰。吾迫於上下之意。與兄抗兵。不料其自死。而吾主越後。世謂吾簒也。今國內略定。別擇主可也。吾逃爲僧。以明吾志。遂創髮。號曰謙信。將赴高野山。諸將士連署。請其止治國。謙信曰。置君將用其令也。

不用令。無君可也。自今吾所令。莫敢或違。則吾肯止耳。乃與諸將誓而入。明日出令。收專命大臣十六人。賜死于林泉寺。諸將股栗。（外史下同）

德川中納言入京師。豐臣秀吉館之茶屋晴廷。贍賄極厚。因從容問曰。我起微賤。諸侯多不心服。奚爲則可。中納言對曰。公第莫違義。義所至。天下從之。秀吉曰。善。既而曰。明日見子于聚樂。子枉意降我。以視諸侯。翌日秀吉大會諸侯于聚樂。延見如儀。中納言拜跪甚恭。諸侯皆改容。

源頼朝敗于石橋。奔于安房。遣使招上總平廣常。廣常詭辭不應。及頼朝入下總。兵僅數百。廣常以兵二万。追及隅田川。頼朝咎其不蹈前約。不輙見。使土肥實平言曰。吾奉令旨。擧大義。汝何不速來。當在後軍。俟命。初廣常侮頼朝兵少。至時意尙持兩端。及聞命。意大沮。退謂人曰。此公必成大事。吾以我衆援其孤弱。不圖其如此也。遂傾意奉之。鎌倉史

上杉景勝命藤田重信將兵伐佐渡。授謙信朱柄麾。重信以客將新爲元帥。恐諸將不戴。號令不行。乃以麾託直江景續而歸。恐招諸部將。告之曰。某以新進居諸公上。辱此命。雖然諸公或不用吾令。吾亦不能無怨。將之輕。敗之道也。且戰者。國之重事。今爲諸公謀。宜擧其所尊信者代某。將睦戰勝。是忠謀也。諸將皆曰。相公命臣等。既以朱柄麾託足下。奉足下命。猶相公自令。敢不聽命。重信乃徵誓書。遂入受麾而歸。辭而發。至金屋原。令諸隊調軍。有一部將失律。乃斬以徇。擧軍股栗。管窺武鑑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宰相呂

夷簡謂。契丹侮怯。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其心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此于襄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宋史

岡崎嗣君之與織田信長和也。信長請嗣君來盟。嗣君從百餘騎赴尾張。入清洲城門。觀者喧騰。本多平八郎時年十四。擧薙刀先驅。厲聲曰。我君來此。汝輩胡無禮也。衆皆讋伏。信長出迎。導入內城。植村榮政操刀而從。衛士叱之。榮政瞋目曰。吾植村新六也。奉

主人刀。何渠叱乎。信長揮衛士曰。我聞新六名久矣。勿怪。乃盟曰。兩家戮力。征討東西。織田有天下。德川爲之屬國。德川有天下。織田爲之屬國。遂饗嗣君。信長貺賚刀於榮政曰。汝今日擧動。如樊噲在鴻門。畢饗而還。外史

織田信長命柴田勝家爲先鋒。勝家固辭再三。强之而後諾。既出過城巷。有牙兵突勝家騶士。勝家責其罪。輒殺之。信長怒詰之。勝家曰。是臣所以固辭也。威先不行於已。安以軍爲。況先鋒乎。常山紀談

封常清從高仙芝新有功。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爲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知從務。仙芝委家事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動軍中。常清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突常清驟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闔。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以面仆地。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會大將

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唐書下同

肅宗即位。詔李光弼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

古樹立

賀齊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擧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呉志三國

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田豫持節護烏丸校尉并護鮮卑。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迎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々皆怖慴。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魏志三國

桓玄簒位。何無忌與劉裕密共圖玄。因共要劉毅。與相推結。遂共擧義。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晉書

兗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曹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別而戍有轉從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既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氣冐門。高丈餘。海斤之人。重足屏息。唐書下同○

裴行立爲安南經略使。杜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隸于軍。宅經略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其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皆、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爲、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勢風行。

慕容垂姚萇叛苻堅。堅死。子丕即僞位于晉陽。南當是時。秦國大亂。袍罕諸氐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河州牧毛興。推建節將軍臨清泊衞平爲使持

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既又以衞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衞公會集衆將。青爲諸軍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衞、公、老、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

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
視。於是推登爲帥。遣使于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晉書

安史之亂。回紇助朝廷。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
剽傷。州縣供饋不稱。輒殺人。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將
饋勞。賓介無敢往。趙城尉馬燧自請典辨具。乃先賂
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
囚給役左右。小違令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
唐書

沛郡公禎拜南豫州刺史。大湖山蠻時々鈔掠。前後
守牧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
人。盛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
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
而射。並中。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
命射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
慄。又豫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
乃臨坐。僞擧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
似有鈔賊入地。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

十九

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万、死、禎、即、斬、之。乃、遣、蠻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帝子傳

劉曜親征陳安。圍隴城。別遣兵攻上邽。平襄。皆拔之。斬安。隴上諸縣悉降。時征東將軍廣平王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將軍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親帥、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振、地、河、水、爲、沸。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應曜。々又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人無固志。曜諸將佐咸欲速濟。曜曰。宿衛皆已疲老。其實難用。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勢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勢、振、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果懼遣使多獻金寶。稱藩。十六國前趙

二十

尉繚子曰。

上杉景勝居常嚴、肅、笑、不、至、露、齒、坐、則、手、挂、刀、首、朝、

畏我侮敵。
畏敵侮我。
見侮者敗。
立威者勝。

觀往來。一行總無語。惟聽足音耳。雖咳聲亦少。雖長途。惟有喝馬聲耳。嘗渡富士河。諸士競上舟。中流船欲沈。景勝纔揮杖。士皆投水而濟。大坂鷂野之役。侍臣等私出廻前營。適逢景勝巡陣。恐其見尤。皆走出竹栖外。而避隱之。見懼甚於敵鋒也。其威如此。故所向無留陣云。北越軍記 管窺武鑑

右肅服

策府卷之廿九

德策十五之上 惠下 懷敵

夫仁義之兵。征而不樂戰。王者之德。施而不求報。今已謂之策。多假以求報耳。就中論之。亦有大小。或施恩而惠下。或垂慈以懷敵。又有料利害而撫之者。其言出於正理。而道足於心服。稍爲大耳。

顧榮與同僚宴飮。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趙王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卒。遂救之得免。晉書

三略曰。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

世良田清康嘗當食受謁。呼衆前之。以其所御椀飮之酒。衆不敢。清康曰。人生等耳。或爲君。或爲臣。分可隔。情可隔乎。强注之。皆霑醉退。相謂曰。今日之酒。吾輩頸血也。史外

荒木大藏丞細川高國臣也。愛士好施。與同艱苦。嘗有外親與部卒同病疫。大藏丞厚視其卒。踰於外親。外親憾之。大藏丞曰。姻家貴人。我雖不問病。固不乏使令。某者貧賤。貧賤者人疎之。我若不之恤。孰恤之。

者。且姻家雖親。所守各異。一旦有緩急。安爲我致死。與我共死生者。獨斯輩已。我安得不恤乎。士卒聞之皆感泣。及桂川之敗。大藏丞留戰。士卒共苦戰死。名節錄

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江南應之。兵十餘萬。隋將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克。王世充以偏將募江都萬人。頻擊破之。每捷必歸功於下。虜獲盡推與士卒。故人爭爲效。由是功最多。唐書

源義經攻屋島。佐藤嗣信鎌田光政被箭死。義經請

僧葬二人於高松。賜以名馬。蓋法皇擇於御廐所賜也。一軍感泣。皆思爲義經死。鎌倉史

柳公綽爲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即請自行。許之。聽即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於是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敖蕩者。沈之江。軍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唐書

米將邊爾里。欲攻英人。守以利以湖者。無舟可濟。伐
岸上樹。製舟以濟。英人迎擊湖中。我軍殊死奮鬪。敵
列二大艦。發大炮。我舟破碎。邊爾里躍入別舟。敵以
小銃狙擊。邊爾里從容指揮。進突敵艦。銃手列隊。吶
喊薄之。英將力盡。卸旗乞降。邊爾里報捷首將哈
爾遜曰。此役奪敵艦若干。實將士之力。於僕何有。盡
以功狀歸將士。一軍感奮。思爲邊爾里死。米利堅史
清河太守杜昶外叛。郡居山嶮。盜賊群起。以房景伯
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
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捕擒之。即署其子爲西曹
掾。命喩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北魏書
上杉輝虎與北條氏對壘。太田三樂通志北條氏。輝
虎察之。單騎入三樂陣。見其少子在傍曰。佳兒。吾養
爲子也。遂拉俱歸。自是三樂傾意奉輝虎。常山紀談 北越春秋
松平泰親爲村長。喜施振貸。貧民而不責償。隣近親
附。泰親因從容謂衆曰。吾爲仇敵追蹙。流寓至此。稍
得安處。願積歲月。闢地聚衆。與復先業。諸君能助我
乎。衆對曰。敢不生死以之。其中有嘗有罪宥死者五

人。糾衆署中山七邑。獻之。泰親分其歲入賞之。（外史下同）

織田信長之滅武田氏也。以瀧川一益管領關東八州及陸奧出羽。留治廐橋城。及信長遇弑。變聞至。部下將士說曰。變故之際。人心不測。且秘之。更取諸客將質。然後託事西上。一益曰。是豈可終秘乎。不若自我發之。乃急傳令召諸客將。告變事曰。事既至此。吾在此地與否。在諸君所計。吾且還諸君質。客將皆相謂曰。管領推誠遇我輩。誓不相負。乃請重納質。一益謝而遣歸之。明日變報四至。北條氏直欲乘變擊一

七

八

益。一益乃率部下八千人軍于鉋川。諸客將以萬騎來援。戰不利。一益歸城。盡返質子。經信濃而西。遣使告沿道城主。眞田昌幸木曾義昌皆送質出兵護送。得達於尾張。○（此無他奇策。然當時吏士如森河尻皆不能自全。獨見推誠抱質者亦能得免焉。故收之。）

狄仁傑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唐書

田豫遷南陽大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十人。在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内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三國志魏

憲宗討呉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光祿大夫李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

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疾病。親爲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爲備。愬沈鷙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遂平蔡。唐書

右惠下
司馬楚之據長社。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
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
楚之聞謙病。果往。自齎湯藥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
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
以保全爲先。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
失。謙遂委身以事。北魏書
楠正儀與赤松光範接境。常相攻戰。光範臣宇野正
寬父。爲正儀兵所殺。正寬白光範曰。正儀君之勁敵。

而臣之深讐也。請往圖之。光範壯其志。以其倚弱。不
聽。正寬懇請乃聽之。授以名刀。正寬至赤坂。因人干
正儀。正儀召見。厚撫恤之。正寬亦深感其恩。久之忘
其讐也。年甫十五。正儀授以食邑。辭未受。明年春。正
寬父死後適七年矣。決欲果宿志。爾日正儀加冠。正
寬自取恩賜細鎧授之。正寬感泣不禁。及夜欲刺之。
促膝按刀。視其温然端坐。不忍進刀。起出外放聲大
慟。正儀怪問其故。正寬告以實。將自殺。左右抱止之。
正寬遂落髮爲僧。贍書光範。幷返向所受刀。去往

生院。終身不出。其得士心如此。南史

高仁厚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爲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會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命仁厚督兵四討。屯永安。阡能遣諜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諜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諜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巢羅渾擎設伏詐降。仁

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冀降。渾擎詐窮而逸。吏執之。唐書

桂州人李光仕擧兵作亂。隋令周法尚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畧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輙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隋書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帝召冠準與謀欲誅之。準退。呂端邀謂之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告其故。端曰。

十五

何以處之。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徒結怨讎。堅其叛心爾。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以招來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帝撫髀稱善。用其策。其母後病死。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宋史

梁大祖西攻鳳翔。王師範乘梁虛。因遣劉鄩取兗州。時兗州節度使葛從周將兵在外。鄩以步兵五百從

十六

水竇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及大祖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攻。然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從周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爲具齎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棄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

取兗州量何大平。以爲元從都押衙。五代史
關羽引兵攻樊城。呂蒙乘虛襲取南郡。既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孫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

司馬法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十七

十八

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走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三國吳志
石勒據襄國。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四碑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湟未修。勒連戰見敗。乃不出戰。示之以弱。鑿突門。掩末柸陣。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

奔散。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幷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竝勸勒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綸貑請降稱藩。命末柸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晋書

十九

二十

劉混與段匹磾期共討石勒。匹磾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俱集襄國。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柸。以間之。先是勒戰擒末柸。旣又赦還之。末柸旣思有以報勒。又忻于厚賂。乃說辰眷等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遂以勢弱不能獨留。亦退。十六國後趙

木下秀吉城洲股據之。以計降宇留間城主大澤某。携諷織田信長。信長大喜。其夜密召秀吉曰。大澤叛

服不可必不若速殺之對曰叛則誅之耳今而殺之
無復來者不聽秀吉歸舍不佩刀而召大澤曰吾於
子之身有所不安子第速亡吾爲子留爲質大澤即
亡去美濃諸豪傑聞之多願屬秀吉竹中重治者好
奇計從齋藤氏不見遇亦來屬焉（外史下同）
楠正行據金剛山細川顯氏攻之不克走過渡部溺
者無數正行援溺卒五百人與衣甲禮而遣之多願
留仕者
東軍海陸并進將攻岩國城彥根兵三千餘人陣油

見玖波玖坂高田兵二千餘人陣大竹小方立戶紀
伊兵陣中原木津三兵隊陣四十八坂爲後距前一
日先鋒二軍進至尾瀨川東涯發大小銃擊西涯八
幡山挑戰時月未沒長將太田市之進石川小五郎
等率兵八百濟涉尾瀨川上流登苗倉山而東軍未
之知也及日昇東西諸山齊發砲燒大竹油見立戶
小方中原等諸村煙焰蔽空彈丸如雨東軍大亂長
兵皆濟川斷走路環攻彥根隊長只木次郎中村千
太等及高田隊長以下數人死之長兵乘勝入藝取

大竹小方玖波三村。隔四十八坂。扼守險要。東軍退陣大野。長人贍書彥根高田營曰。卿等太疎武事。何不類其祖彪武。今將殲之。而爲幕府釋之。還俘囚。蒙創者療而送之。當來取之。至器械。以兵力授受之因每俘與金五兩放還。又榜大竹玖波曰。獨數託藩公歎訴幕府。敢不侵掠貴國。若有犯禁者。即告之。罹兵燹者。濟之。於是東軍益懼長兵。近世外史

普法開釁也。兩國貿易商人。互相往來者。仍居境中。尚無禁阻。法國欲盡逐之出境。恐其或有不靖也。特

謀定未即發。普王知其謀。即傳諭法商云。汝等來商余土久矣。必樂我國法度之寬簡。喜我民貿易之公正。今者事會艱難。不無有所顧慮。然我民與爾。耦居無猜。悅共相處。尚其操業如常。無事遷徙。汝等非違法妄動。我軍必保衞汝身家。一體無異視。須之毋忽。於是法商無不頌普王之仁。仍旅普境如故。普商之僑寓法京者。一千四百家。至是盡爲法人所驅。倉皇轉徙。狼狽道途。普人聞知咸爲不平。前普王鑾馭離沙勃勒時。檄諭法民云。爲布告普軍所攻下城邑境

內居住法民卑。茲者法王拿破侖。大興水陸諸軍。來攻日耳曼諸國。而我國至今尚思與法民相安無事。惟是逼於時勢。不得不出於戰鬪。用是不穀親統六師。特過法境拒之。我軍雖與法軍戰。然非法民爲難。也若法民不妄攻擊我軍。則我國亦必保其身家全其性命。茲特明諭汝衆。凡我各路兵丁將士。無不恪約遵束。謹守奉行。一切軍中所需。必依定價與汝購買。普法通用銀錢。亦當一準公平。用便軍民交易。汝衆其各知之。法民悅服聲其德。（普法戰紀）

許紹爲陜州刺史。境連王世充及蕭銑。其下爲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義。殺掠爲止。（唐書）

宇文測行汾州事。政存簡敬。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餚宴勞。放還其國。幷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爲仇讐。（後周書）

滑州刺史王軏爲奴所殺。奴以首奔竇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爲。命斬奴。而返軏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唐書

祖逖鎭雍丘。數遣兵要截石勒兵。勒屯戍漸蹙。勒遣精兵萬人拒逖。爲逖所破。逖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自河以南多叛勒歸逖。勒患之。乃下書使脩逖祖父墓。置守冢二家。逖聞之甚悅。勒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逖牙門將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

二十七

二十八

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遣使結和好。勒厚賓其使。又遣使報聘。自是勒之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得侵暴勒民。充豫之間。稍得休息十六國後趙

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衞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鎭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

二十九

賜。而萊子服。乃進據嶮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
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
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吳人
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
策者。輒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
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
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尙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
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尙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
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

三十

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
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
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
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
甞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
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
細利。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乃表益州刺史王濬
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爲順流之
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陳伐吳之計。帝

深納之。會病求入朝。及侍坐。又面陳之。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尋卒。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祜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祜廟。晉書

右懷敵

策府卷之廿九

策府卷之三十

德策十五之下　利害　心服

賀拔岳誘尉遲菩薩。依横岡伏兵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北魏書

翟讓起兵。李密以策干讓。讓用之。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蒲山公。密軍嚴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遂推密爲主。號魏公。密殺翟讓。心稍驕。不恤士衆。戰勝無所賜與。人心始離。唐書

孫權據江東。丹陽之山民恃嶮不服化。諸葛恪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難之。權遂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

嫌、疑、有、所、執、拘、白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狗。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入、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三國吳志

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澗山。謀爲大逆。太宗詔內都大官張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

亂而爲皆逼凶威、彊服之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誅夷。必幷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爲然。具以奏聞。太宗詔蒲軍前慰喻、乃、降、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追斬之。北魏書

楊恭仁爲涼州總管。爪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趫勇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縱

所俘還之。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唐書下同
河間王孝恭拜山南招尉大師。徇巴蜀。下三十餘州。
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摯賊也。請
阬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
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
韓麒麟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
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
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勍敵
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爲守。攻之難

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
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北魏書
李靖取江陵。降蕭銑。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
請靖藉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
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
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
降而藉之。恐自荊而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之
善也。止不藉。由是江漢列城爭下。唐書
織田信長既定京師。自攻池田勝政于池田。勝政降。

獻質子五人。乃宥之。加賜二千貫邑。高槻茨木諸城。
聞之皆降。三好康長等棄河內。走歸阿波。外史

蜀都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別將郭英幹郭嘉琳皆
請英幹之兄英乂爲節度使。漢州刺史崔寧與其軍。
亦丙大將王崇俊。奏俱至。而朝廷既用英乂矣。英乂
恨之。始署事。即誣殺崇俊。又遣使召寧。寧恐。託拒吐
蕃。不敢還。英乂怒。因出兵。聲言助寧。實欲襲取之。即
從寧家於成都。而淫其妾媵。寧懼。益負阻。英乂乃自
將討之。會天大雪。馬多凍死。士心離遂敗歸。寧聞英
乂損裁將卒稟賜。下皆恨怒。又毀玄宗冶金像。乃令
軍中曰。英乂反。輒居先帝舊居。乃進薄成都。英乂陣
城西。使柏茂琳爲前軍。英幹爲左軍。嘉琳爲後軍。與
寧戰。茂琳等敗。軍多降寧。寧即署降將使率兵還攻。
英乂不勝。走靈池。爲韓澄所殺。唐書

劉備與吳人敗曹公於赤壁。後詣吳見孫權。求都督
荊州。諸將周瑜等皆不欲。惟魯肅勸權借之共拒曹
公。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三國吳志

高士達據平原。隋遣楊義臣討之。義臣斬士達於陣。

九

謂餘黨不足憂。引去。士達司馬寶建德得還平原。收士達士死皆葬焉。爲士達發喪。軍皆縞素。招濟卒。得數千人。軍復振。自稱將軍。初伐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正本爲客。尊任之。參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萬。唐書

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荀彧勸魏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

十

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三國志

右利害

劉曜據長安。僭即皇帝位。長水校尉尹車謀叛。潛結

巴會徐庫彭曜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規諫。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

者不可追。莫如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晉書

豐臣秀吉西伐。既拔岩石城。進入八代城。謂諸將曰。吾征討僻遠之國。苟期於殲盡。勢有所不可。且見吾狹也。宜從優容。速成大功。乃榜于衢路曰。名門故家。脅從於敵者。及豪俠大盜。聚徒結黨者。一切皆宥。聽其自新。令初下。軍門如市。外史

法國以拉菲德嘗助華盛頓。附之軍艦數艘。來援至費邦。華盛頓欲與之合兵攻閣倫華理斯。率大軍南行。至費邦。令法兵塞河口。絶紐約援路。自將兵攻紐邑。連發大砲。彈丸撞觸。塞壁皆碎。閣倫華理斯憤甚。

麾兵衝中堅。我軍嚴不可犯。閣倫華理斯度力不敵。欲與克林敦合。即夜發兵。渡紐河。前隊既達前岸。風雨俄起。後隊不得濟。閣倫華理斯莫奈之何。夜半冒風雨。返軍紐邑。戎裝皆濕。士疲不能軍。閣倫華理斯憂懣不措。日夕待克林敦來援。而我軍晝夜攻擊。銃礮亂發。呼聲震地。閣倫華理斯進退無據。意氣沮喪。遂乞降。華盛頓許之。閣倫華理斯以下七千人。投兵仗。俯伏。就謁軍門。華盛頓以謂。凌虐降虜。特非安反側之道也。乃召將士。反復設戒。勿得斬辱降兵。由是

降兵悦服。莫敢貳者。軍大振。米利堅史
王濬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寛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伐吳之役。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於是發軍。果大捷。降孫皓。晉書
岡崎公嘗欲賞大久保忠茂。問其所欲。不答。強而後答曰。願賜城下市租。岡崎公許之。而疑其貪也。忠茂盡召市人。以君命除其市税。四方商旅。聞之爭至。岡

十五

十六

崎終以是富實。外史
杜襲避亂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歸鄉里。太祖以爲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庫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悦。會荊州出步騎万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效死。於是自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

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
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
散民。從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三國魏志

甘州提督楊遇春。追賊至龍池墕。設伏擒王廷詔。又
執高天得馬學禮于龍洞溪。並拘賊帥十七人。尋獲
冉天士王士虎等二百人於大池壩。先是龍洞溪之
捷。俘馘甚多。乃擇驍建八百人。使立功贖罪。咸伏地、
哭、願報不殺之恩。蒼溪之役。及勦冉天元。天元驍桀
善戰。爲諸寇冠。西安將軍穆克登布將左翼。與遇春

議不合。先三日馳出賊前。賊以奇兵斷歸路。萃精銳
衝左翼後隊。黑衣乘高自嶺下壓。短兵接。左軍潰。賊
遂攻右翼。遇春據擬案斷墻。力拒。擲炬山下。照耀如
晝。以勁弩射之。矢垂盡而天曙。時八百殊死戰。無不
一當百。賊遂敗走。遇春治軍嚴整。雖倉卒衆寡不敵。
未嘗少卻。平日樸訥。若無能。遇敵機謀洞中。應變如
神。尤不嗜殺。能得降人死力。清史略

桓謙桓振復據江陵。臨川王道規討之。會南陽太守
魯宗之起義攻襄陽。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使謙留守。

時道規與劉毅已次馬頭。馳往襲譙。即日克江陵城。
譙入蜀。譙縱以譙爲荊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
譙道福俱寇江陵。譙軍支江。道規馳往攻譙。水陸齊
進。譙大敗。單舸走。追斬之。初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
與譙書。言城內虛實。咸欲謀爲內應。至是參軍曹仲
宗檢得之。道規悉燒不視。既而桓歆子道兒與盧循
相連結。與循將蔡猛擊義陽。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
兒於大清。臨陣斬猛。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魯
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

復貳志。以是道規得擊而大破之。斬首万餘級。赴水
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南宋書
太行賊陷潞州。官軍討平之。命沈瑄權知州事。潞之
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瑄盡誅之。瑄不從。帥
府聞之大怒。召瑄呵嘖。且欲殺瑄。左右震恐。瑄顔色
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瑄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
蓋爲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
殺降也。苟利於衆。瑄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軍曰。
吾初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

而嘉之。後知大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
覺聚黨亡命山谷。鈔略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
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
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金史

晋南中監軍霍弋遣犍爲楊稷爲交阯太守。與將軍
毛炅等破吳軍。取其地。吳陶璜以前部督從大都督
薛珝距之。復取交阯城。初霍弋之遣稷炅等與之誓
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
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

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
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
訓百姓。外懷隣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
至。乃納之。晋書

李愬之討蔡也。撫養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及禽
賊票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促生將。士良謝曰。吳
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
公取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擧文城柵降。愬單騎抵
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

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愬設謀禽之。諸將
案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
屏人語至夜。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
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
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
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
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
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
張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

山南奇才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棒檄嗚咽。諸將乃不
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
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虛實。及
襲蔡。此二人實爲先鋒。遂擒吳元濟矣。愬之平蔡也。
降者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廐廝役。悉用其
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宰相裴度至。愬以櫜鞬
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
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書唐
元帝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王

導患之會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

姓歸心焉 晉書

劉表為荊州牧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于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 三國志

織田信長攻武田勝賴棲之天目山織田氏兵逼殺之獻首信長信長罵曰豎子使乃公不得高枕數年矣今果何狀也傳至德川少將營少將下胡牀加禮曰公以五州主而遂至於是豈非天哉甲斐信濃士

民聞之。皆竊歸心於德川氏。信長初誘武田氏諸將
使叛。及勝頼死。皆誅之。下令逮捕。期無遺類。少將潛、
庶之。多得免者。依田信蕃久守田中。以抗我兵。少將
最嘉之。收隷部下。（外史）

右心服

策府卷三十大尾

上卷

卷	丁	行	誤	正
卷之一	一丁	一行	斥	斥
	四十一	七	戰十	戰于
卷之二	九	三	逐	遂
	廿三	五	馬	焉
	廿四	八	右翼	右翼
	五十	二	釣	鈞
	五十一	九	卒十	率十
卷之四	廿一	二	候	侯
	卅六	三	間	間
卷之五	十七	二	幹渝	幹渝
卷之六	十七	二	烝	亟
	卅九	四	昆陽	昆陽
卷之七	六	四	玉祖	王祖
卷之八	七	九	韃	韃
卷之十二	廿二	五六	苻	符
	卅六	七	棄	棄
卷之十三	十五	七	張元	張亢
卷之十四	廿八	六	齋	齋

下卷

卷	丁	行	誤	正
卷之十五	十三丁	一行	汀	汗
	卅	四	詗	詷
卷之十六	十六	四	獨	燭
	廿一	七	鴨	鴨
卷之十七	十四	三	晴	暗
	廿一	九	艦牢	堅牢
卷之十八	十一	五	燭	獨
	十六	一	拔	拔
卷之十九	三	三	慕	幕
	八	九	請	清
卷之廿	七	九	賤	賊
卷之廿一	七	七	承之日	承之日
	十七	一	威	歲
卷之廿七	十四	七	延	廷
卷之廿八	十二	九	古	右

明治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版權免許
同　十七年二月　出版

定價金壹円五十錢

編輯人　新潟縣 故　小川弘
仝　旗野十一郎　越後國北蒲原郡保田町第百九十五番地住

出版人　仝平民　漆山類治　仝第二百十一番地住

印刷所　赤坂新町一丁目　田中春忠

晩成堂藏版

發賣書肆

東　銀坐四丁目　博聞社
京　日本橋通り　有隣堂篤太郎
馬喰町二丁目　嶋村利助

近藤瓶城　著

日本外史前記

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刻本

據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

刻本影印

日本外史前記

明治十年十一月廿八日版權免許

日本外史前記序

近藤瓶城著外史前記五巻成示
予乞序予受而卒業謂之曰此
以編年並紀事本末與外史
紀傳體異而命曰其前記讀者
或怪焉是不可以無辭也蓋外史
所謂可有一不可有二之書也王權
下移七八百年間干戈相踵將家
興廢是豈可再有之世哉是世
不再有故是書不再作春秋之
世而有春秋之書其亦三國五代
之不再有之世故陳壽歐陽修

各得求一家史體。且夫依仿前史而作者，未必皆一轍也。通鑑仿左傳，而體裁自異；劉恕原之外紀、金履祥之前編、續通鑑者，而各有所主。乃若我國史，常陸之將軍傳仿晉書載記，而與載記異撰；賴襄之外史仿史記世家，而與世家殊裁。時異世變，則史筆亦變，不變不足以為良史。吾嘉毅軒之善變也。毅軒一變外史紀傳之體，區分時世，立之門目，為創業、中興、奄攝、復政、院

政五記。即源君美國勢九變之意，而讀史餘論之所祖述焉。若以外史而與毅軒書相接，則院政之下，添霸政一記而足。故其體雖變，其意實外史，所以為前記也。雖然，包括二千年事蹟，區分排纂，自出新意，淩二體為一，其為之亦極難矣。賴襄不云乎：獨力網羅，取其大體耳，難析緇銖，以俟其人。毅軒之於此書，蓋亦云爾。昔劉羲仲指五代史之謬，為一書以示蘇軾。軾曰：往年荊公謂某曰

歐公修五代史。子壽修三國志。乎。余固竊不能當。夫爲史者。網羅千百載之事。其間豈無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語者。正畏君之徒搜拾於其後耳。以歐蘇之大才鉅筆。而猶不免於此。況其他乎。

明治十二年五月

一等編修官從五位重野安繹撰

三橋居守若書

日本外史前記序

物有終始。終始之間爲中。始中終三者。天下事物之綱領也。余嘗以此別古今形勢。我邦

皇統之一而不變則固矣。而時有盛衰。其形勢則亦不可不以三者大別。曰元曆之前王世。此爲始焉。曰文治之後霸世。此爲中焉。曰明治以來復古世。此爲終焉。是我古今大綱。講史者不可不先辨也。往時賴山陽感慨於王世之衰。著日本外史。以錄霸世沿革。其開卷一論。最俯仰低徊。三致意焉。頃者三河近藤瓶城推廣山陽遺意。因時世以立體。分王世爲五紀。上自紀元。下及霸世所由起。名曰外史前記。合觀之山陽外史。則源白石所謂王室九變。霸府五變。凡二千五百餘年間。條理節目粲然

昭著而
皇運之否泰剝復所以月恆日升乎今世
者皆歷歷可指其裨補於學者蓋亦多矣
抑對前世則今世爲終對來世則今世又
將爲中爲始況方今與歐米交通事多屬
創始乎治亂盛衰之機豈可不致思乎哉
易曰原始反終余既有感乎二千五百餘
年間始中終則又有憂乎二千五百餘年
後始中終云

明治十二年六月中澣

東京學士會員　阪谷素撰

河鄱思靖書

安井友顯刻

日本外史前記序

丁丑夏日余以病家居近藤缾城来過留
之論史缾城盛稱賴氏外史余曰外史起
於源平二氏實仿通鑑托始韓魏趙爲諸
侯寓懲武門僭亂之微意深得春秋筆削
之旨矣而其書揭覇統舉賞罰黜陟之關
於朝廷者歸之源平織豐諸氏故童幼讀
其書者知有源平織豐而不知有朝廷此
徒長姦雄之心去筆削之旨遠矣蓋我邦
天祖垂統聖子神孫繼承萬古而中葉以
後武門僭亂義士切齒賴氏果師春秋則
宜首揭大統大書特書以表大一統之義
如北畠准后於正統紀習鑿齒之於漢晉
春秋也賴氏不慮及于此何也缾城擊節
稱善探懐出外史前編稿本請余論定披
而觀之揭皇統繫年月一依編年體如余

意之所欲出因更與論六國史以下體例。餅城大喜。余病目後禁觀書。乃令門人輩讀之。其稍涉失體者。指摘竄改。更稿數次。三經裘葛而卒業。蓋賴氏晩著政記。豈悔外史體裁不立。特撰此書。以掩前失歟。而其書頗用力於議論。如紀事。彙集諸書。拉雜為文。或云。賴氏屬稿未半而病。紀事多成門人手。其不成文。固宜也。外史行文暢達。足稱良史。而體裁不立。政記議論剴切。而事蹟拉雜。今此書行文議論。雖愧二書。而能補二書之所不及。則有足多者也。他日命刻與二書並行。其稗天下後生。豈淺鮮哉。餅城耗半生精神於此。不為徒勞也。

明治十二年第六月仙臺岡千仞撰

原田鼎山書

日本外史前記

凡例

一正編叙將家而不及王家為一大闕典凡讀史之法先閲王家隆替而後及將家興廢於是皇國二千歲國體歷歷在目此外史之所以不可無前紀也

一此分門目為五一曰創業二曰中興三曰垂拱四曰復政五曰院政讀史者詳此五者所以分門目而後始知王權所以歸將家每門揭論賛詳所以致隆替一倣正編

一天慶以後正編叙源平二氏至詳故此篇略叙唯

保元平治二亂係王家相門者正編略叙故此編據日本史各傳參考王家相門所以至此詳叙全局以終此篇此一篇中三致意者

一此篇逐年記事一因編年體叙王家隆替不得不倣春秋大一統之體此與外史叙將家興廢編年紀傳並用為一書所以異其體也

一漢土編年皇后皇子冊立大臣宰輔黜陟雖無事者書此篇非有事者不書此外史之所以異於官撰也

一淺草文庫湯島書籍館藏蓄之富實為昭代金匱石室余固乏藏書日就館庫閲異書參考與同如

引用各書有館庫書目不贅於此

明治十二年三月

谿城　識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一

近藤缾城　著
賴復　閱
岡千仞

創業記第一

論曰。我邦神武以上。雖有古事記書紀等書足徵者。邈邈眇忽。事多怪異矣。其稱曰神代。實有以也。然而神武之創立大業。皆發於祖宗奕葉積德之餘者。萬非漢土人之謾說軒羲之比。脩史學者。安可概爲神代而不問大統之所源始乎。按天祖大日孁尊。治高天原。是爲天照大神。天照大神之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娶高皇產靈尊女栲幡千千姬。生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天祖既命葦神平定下土。迺使天孫居葦原中國。賜之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劍。謂之曰。豐葦原瑞穗國。是吾世世可王之地也。子孫就而治。則國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於是瓊瓊杵尊垂跡於日向高千穗峯。遂至吾田。娶大山祇女木華開耶姬。生彥火火出見尊。彥火火出見尊。娶海神豐玉彥女豐玉姬。生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彥火火出見尊以上五世。號曰天津日高。後世俗爲尊稱。天祖所謂神代是也。天祖之所以繼天而立極。與日月同其光明者。雖不可得而稱說。徵之於三神器而

書紀、日本書紀也。邈邈、皆遼遠貌。忽者眇而難見也。軒轅氏黃帝、伏羲氏太昊。尊者上古之尊稱也。天照大神、號大日孁貴。三種神器、草薙劍曰天叢雲劍。天磐座、降而主於瑞穗國。神世之事邈邈眇忽、考諸古事記日本書紀、略可見。

可推其萬一也。八坂瓊曲玉。仁也。信也。八咫鏡。明也。草薙劍。武也。仁信明武。繼天立極之道盡矣。故天祖以三神器賜天孫。且曰。乃子乃孫。視此猶視我。其所以貽範萬世者。何異唐虞以維精維一允執其中相訓告之旨乎。而其垂統千葉。一姓不替。其德澤之被億斯。與覆載同其功。其道之表於器。可以知其澤之合於民。其言之驗於後。可以知其德之基於前也。嗚呼。神武當羣兇碁峙區宇滅裂之際。一舉掃蕩妖邪。平定區夏。民安其堵。雖以帝之明達豁如出於天縱。非資祖宗奕葉累德乎於天人。繫中外望者爲之先。安能廓清區宇。如彼之易易乎。而神武克肖其德。聖子神孫。奉承遺訓。莫之或荒棄。嗚呼。此寶祚之所以與天壤無窮也歟。嗚呼。此國體之所以超越萬國也歟。

皇祖神武天皇。諱彥火火出見。小名狹野。號神日本磐余彥尊。天照大神五世孫。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第四子。以庚午歲生於日向高千穗宮。年十五。立爲太子。尋襲大業。將廓清中土。復祖宗之業。會諸皇族議曰。此豐葦原瑞穗國。我祖宗之所受於天。而運屬鴻荒。僻居西偏。多歷年所。四方遼邈之地。猶梗王化。邑有君。村有長。各分疆域。相陵轢。吾聞之鹽土翁曰。東方有沃土。山岳四周。足以恢弘大業。光宅天下。

伊弉諾伊弉冊二神、開闢宇宙、生成萬物。大日孁貴、光華明彩、照徹六合。乃神乃聖、不可測度。維精維一、出書語。覆天德、載地德。碁布也。天縱、稟質所受。廓清、武功也。荒、棄也。寶祚、位也。天壤、猶曰天地。神武帝。復祖宗之業、襲繼也。鴻荒、草昧也。西偏、日向國也。所、數也。有君有長、互文也。東方沃土。

山岳四周、掃[illegible]大和、[illegible]定也、[illegible]
東征、
甲寅歲十月、
速吸門在豊前、
至安藝、
乙卯歲入吉備、
治兵三年、
治兵練兵也、
戊午歲、
到河內、
入大和、
王師不利、
皇兄傷於虜矢、
草香在河內、
撫案也、
至紀伊竈山、
颶音具旋風也、
高倉下降、
靈夢、
高倉下至誠感格殄滅妖賊、
韴靈

吾將掃蕩羣兇定都中土經營四方也諸王皆羅贊之帝乃親帥廣兄五瀨命稻飯命三毛入野命及手研耳命大舉東征是爲甲寅歲十月至速吸門漁者珍彥出迎乃命導海路進至筑紫菟狹菟狹川彥造宮以饗帝令侍臣天種子命娶菟狹津彥女菟狹津媛十一月至崗水門十二月至安藝居埃宮乙卯歲三月入吉備居高島宮治兵三年戊午歲二月發吉備遂東舳艫相接至難波崎溯流至河內四月勒兵赴龍田路險隘不得並行轉由生駒山入大和長髓彥出兵孔舍衛阪以禦五瀨命奮鬪傷於矢王師不利帝沈思謂我是日神子孫而向天日征虜是逆天也不若退兵示弱謀再舉衆然之乃引去虜不敢逼退至草香五月至茅渟山城水門五瀨命創劇撫劍呼曰爲虜所傷不報而死邪進至紀伊竈山遂薨六月帝至名草邑誅名草戶畔遂歷狹野至熊野神邑海上颶風大起御艦漂蕩稻飯命嘆曰吾是神孫神何困我也與三毛入野命投海死帝與手研耳命進至荒坂津誅丹敷戶畔有妖神作毒霧王師昏眩會熊野土豪高倉下武津見等來降初高倉下夢天照大神謂武甕槌神曰中土未寧汝往征之武甕槌對曰降臣平國劍則四方自平因顧高倉下曰吾有寶劒名韴靈置之汝庫中汝取獻之天孫高倉下撿其

點註標記　日本外史前記卷二　三

八咫烏、
道臣命前驅、
武津見帝化爲大烏嚮[illegible]
軍[illegible]
導、
弟猾兄磯城、
[illegible]
逆謀喩饗[illegible]
力卒受[illegible]土之封開國元勳、
道臣忠勇、土豪[illegible]師尚父之流歟、
八十梟帥、
嚴瓮盛酒器、
帝斬八十梟帥、
甲兵發起也、
噍齊消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

庫有劍倒立乃獻之帝所夢亦同乃以高倉下爲鄉導進赴中州山路嶮峻帝夢天照大神遣頭八咫烏導軍適頭八咫烏至帝大喜令日臣命帥大來目從八咫烏前驅踰熊野山險達菟田下縣帝以日臣有鄉導之功賜名道臣兄猾弟猾據菟田八月帝遣使諭之弟猾來降曰臣兄兄猾構新宮謀因饗作逆請備之帝遣道臣道臣見兄猾曰汝何不自入新宮彎弓擬之兄猾窘蹙自蹈機而死乃戮其尸弟猾設牛酒饗軍士帝悅作歌來目歌是也帝親率輕師入吉野土豪井光等來屬九月至菟田登高倉山瞰之八十梟帥據國見丘張男女二軍熾炭火阨坂路兄磯城據磐余邑撥之帝惡之夢神告曰取天香山土以造天平瓮及嚴瓮敬祭天神地祇則虜自平弟猾贊之帝乃令椎根津彥弟猾取天香山土造八十平瓮天手抉嚴瓮親祭神祇於丹生川上祝曰吾用八十平瓮無水造飴飴成則吾平天下不假鋒刃造飴飴乃成又祈曰吾沈嚴瓮於河吾業成則魚皆醉乃沈瓮魚皆浮帝喜勅道臣爲齋主十月帝勒兵擊八十梟帥於國見丘斬之餘黨猶衆道臣詐設宴飲虜簡壯士與虜雜約曰酒酣吾歌則齊起殲虜已而虜皆露醉道臣起歌甲發就坐斬戮虜無噍類衆皆賀大捷帝曰勝而不驕者良將之能也雖殺魁首餘黨猶

點註標記　日本外史前記卷二　四

勝而不驕、良將之識也。出奇決勝、摧陷強猾、椎根津彥之功。嚴兵、豫備兵具也。帝誅兄磯城、攻長髓彥。鵄音眩、鳥類。

多情僞未可測知也。乃徙營佗處。十一月、帝將大舉攻磯城。遣頭八咫烏召兄磯城弟磯城。弟磯城歸順。令之諭兄磯城及兄倉下弟倉下。皆不降。椎根津彥曰、我出女軍於忍坂道。虜必悉銳備之。吾率勁兵襲不備。引菟田川而灌炭火、則破之必矣。帝從之。虜果嚴兵扼忍坂道。乃遣精兵踰墨坂、向背合擊、大破之。斬兄磯城等。進攻長髓彥、連戰不利。適天陰雨雹。有鵄集帝弓弭。熌耀如電。虜皆迷眩、不能戰。長髓彥使來曰、吾既奉天神之裔饒速日命爲君。如何妄稱天孫、奪人地。帝曰、神裔繁衍、惟有嫡庶之分、不可亂耳。汝主果神裔耶、必有寶器足表信者。長髓彥取饒速

己未歲二月、誅土蜘蛛。三月奠都。庚申歲九月納妃。神武天皇元年辛酉歲正月即位。奉三種神器於正殿。可美眞手命……殿。

日天羽羽矢及步靫示帝。帝曰、信矣。則亦取其所帶天羽羽矢及步靫示之。長髓彥意沮、而不肯降。既而饒速日殺長髓彥、以衆來降。帝召其子可美眞手命、賜部靈劍。己未歲二月、分遣諸將、誅層富縣土蜘蛛新城戶畔等。中州盡定。三月、詔奠都畝傍山東南、經始橿原宮。庚申歲九月、納媛蹈鞴爲正妃。事代主神女。元年辛酉正月朔、天皇即位於橿原宮。建神籬、祭八神。奉三種神器於正殿。以天種子命天富命主祭祀。可美眞手率內物部護殿陛。道臣率來目部護宮門。羣臣朝賀。可美眞手命獻十種天瑞寶。乃遣天富命種穀麻於阿波。天富命又赴東國、率阿波齋部播

之祖、後世武士之稱、排與于此。種穀麻。二年論功行賞。申食國政大夫、猶曰執政大臣。四年、祭皇祖天神。蜻蛉之臂呫。七十六年丙子歲帝崩。帖然安定也。

種樹藝。宜麻者命謂總國。宜穀者謂結城郡。阿波齋部所居謂安房郡。二年二月、論功行賞。以椎根津彥爲大和國造。劍根爲葛城國造。弟猾爲猛田縣主。弟磯城爲磯城縣主。賜道臣宅地於築坂。使大來目居畝傍山西。號來目部。武津見頭八咫烏以下賞賜有差。可美眞手天日方奇日方並爲申食國政大夫。作靈時於鳥見山、以祀天祖。又嘗登腋上嗛間丘、廻望地形、以其似蜻蛉之臂呫、號曰秋津洲。七十六年丙子三月、帝崩於橿原宮。在位七十六年、壽一百三十七。葬大和畝傍山東北陵。帝德明達豁如。東征七年、誅鋤豪梟、戡定四方。戢兵之後、擇賢任能、海內帖然。

綏靖帝、神武帝第三子。神武帝崩、諒闇三年。即位、與兄遜讓。冊、封命也。纘、繼也。無爲不宰、曰不知而行。崇神帝、神武帝十世孫。中興。惕懼也。詔命。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

以開千萬世之大業。其德固不可窺測也。太子立。是爲綏靖帝。帝風姿岐嶷、及壯魁傑。及神武帝崩、志慕不已。委政于庶兄手研耳命。手研耳乘閒謀逆。帝啓與母兄神八井耳命備之。窺其因卧、將誅。神八井耳戰懼、不能射。帝奪其弓矢射殺之。神八井耳歎曰、吾不如汝武。宜先帝冊立。以承纘大業也。歷安寧懿德孝昭孝安孝靈孝元至開化、閱世八。歷年四百八十四。政令簡朴、無爲之德、不宰之功、民莫得而稱焉。崇神帝立數年、飢疫盜起。帝憂惕、脩德詔曰、惟我祖宗光臨宸極、豈爲一身。蓋所以司牧神人、經綸天下也。故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以至朕躬、今朕奉承大運、愛

奉一人之意、
六年、祭天照大神於別宮、
摸造劍鏡、
十年、武埴安彥反、
置四道將軍、
歌唱見于皇女列傳、

育黎元、欲以聿遵皇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羣卿百僚竭爾忠貞、共安天下、尋奉遷神器于大和笠縫邑、祭天照大神、命皇女豐鍬入姬、常侍掌祀事、先是、列朝皆安神器於殿內、同牀臥起、帝懼其褻瀆、別摸造劍鏡置之御座、尋定天社國社神邑神戶、十年、有武埴安彥者、孝元皇子也、擁衆而謀反、先是、帝遣大彥命於北陸、武渟川別于東海、吉備津彥于西道、丹波道主于丹波、以征不順敎者、大彥命至和珥坂、聞兒女歌唱有異、怪之還奏、皇姑倭迹迹日百襲姬曰、吾聞武埴安彥妻吾田媛潛來倭香山、有所祈、是必有異圖也、夫無口使人言、此安彥將反之兆乎、乃留諸

反于不可反之聖世、是眞反賊、
十七年、詔諸國造舟船、
六十二年、帝詔曰、農天下之大本、民所以生也、
六十八年辛卯歲、帝崩、
任那入貢、

將議之、安彥果反、從山背入寇、其妻吾田道於大阪、將襲京師、帝卽命大彥及彥國葺、率軍至輪韓川、彥國與安彥遇、彥國一箭斃之、賊衆潰、彥國濟川追擊、斬獲甚衆、五十、狹芹彥逆吾田于大阪、斬之、餘衆咸降、四十八年、命皇長子豐城命鎭撫東國、初皇子夢登御諸山向東、弄刀槍者各八、入奏之、因有此命、六十八年、帝崩、帝勵精求治、校人民戶口、序老壯、課男女調役、及開池溝通水利、課諸國造舟船、連歲大稔、家給人足、民稱曰御肇國天皇、此年、任那入貢、任那去筑紫二千餘里、北阻海、在雞林西南、其使者蘇那曷叱知至越前笥飯浦曰、始至穴門、國人紿曰、吾國

七

垂仁帝元年壬辰歲、
新羅、
任那新羅二國相仇、始于此、

王也、臣知其僞、乃去、所在淹留、三年而至此、垂仁帝謂蘇那曷叱知曰、令汝早來、得事先皇、因改稱國名、曰彌摩那、因先帝諱也、賜任那王赤絹若干、使者歸途爲新羅所鈔掠、新羅本辰韓地、在筑紫西北、馬韓東南、秦人避役來此地、韓以東界百里之地與之、人漸多、地漸廣、與辰韓雜居、其言語多似秦人、或謂之秦韓、凡十二國、新羅其一也、任那國嘗奏曰、臣國東北有三巳汶地、地方三百里、民庶富饒、新羅欲得之、兵戈相尋、請遣一將軍以取沃土、乃遣鹽乘津彥鎭之、於是、新羅任那相仇、鹽乘津彥爲人異狀、頭上有贅肉突起、如松樹、因號松樹君、勇敢多力、能幹于事

新羅入朝、
狹穗彥反、
狹穗大和地名、后與兄居宅之地也、

云、新羅亦使王子天日槍入朝、五年、狹穗彥反伏誅、先是、納彥坐王女狹穗姬爲后、生譽津別命、后兄狹穗彥恃寵驕侈、陰懷異圖、嘗乘閒謂后曰、兄與夫孰親、后不解其意、對曰兄也、狹穗彥曰、以色事人、色衰愛弛、天下多佳麗之女、遞進求寵、寵豈可久恃耶、汝令我得志、與汝共臨天下、不亦樂乎、乃取匕首授后、使伺帝寐刺之、后大駭懼、而度其不可諫、且受而著衣中、帝在來目高宮、枕后膝晝寢、后思狹穗彥言、悲泣不禁、淚落帝面、帝寤、謂后曰、朕夢錦色小蛇繞頭、大雨自狹穗來、撲面、是何祥也、后恐懼伏地、奏狹穗彥之反狀、且泣曰、告則亡兄、不告則覆社稷、今陛下

谷極也、
上毛野八綱田、
皇后與狹穗彥同死城中、亦非從其兄反耶、蓋入偸安也、
二十八年、皇弟倭彥
命薨、
禁殉死、

枕妾膝而寢此成兄志之時也妾不能違兄意又不可背恩妾進退維谷無蛇即匕首而雨即妾淚乎帝曰是非汝罪即命八綱田急發兵討狹穗彥狹穗彥拒之積稻爲城踰月不降后抱皇子奔投城中帝諭城中出皇后皇子不奉詔八綱田放火焚城后使人抱皇子出城曰妾所以入城者冀以免兄已今知不免則惟有死耳然妾不敢忘恩丹波道主王五女皆志操貞潔宜納掖庭充下陣遂與狹穗彥俱死于城中帝納五女立其長女爲皇后曰日葉酢媛后崩先是皇弟倭彥命薨以近臣殉之生埋墓側數日不死哀號聲達于外帝聞而惻然詔禁殉死至此詔曰朕

賜姓土部、後又賜菅原、乃道眞之祖也、
朝廷有相撲、始于此、
以力驕人者、必死、
九十九年、帝崩、
常世國、或以爲蓬萊、或以

向知殉之不可今日之事當奈何野見宿禰召出雲土部一百人取埴造人馬及衆物形獻之曰請以此易生人傳爲後世法帝大喜乃立之皇后陵側名曰埴輪定爲永制帝賞宿禰功賜之地任土部職改姓土部世掌大喪宿禰出雲人以勇力聞嘗有當麻蹶速者膂力絕倫恒謂人曰天下孰能當我帝求可與之角者或薦宿禰即遣使召之與蹶速角力宿禰蹋折蹶速肋骨殺之帝奪蹶速地賜宿禰朝廷有相撲始於此九十九年帝崩帝慈仁惻怛子愛百姓令諸國開池溝八百餘所以便灌漑民賴殷富初田道閒守奉勅求香菓於常世國及歸帝崩乃拜陵哭泣而

爲海外之國、
[illegible]也、
景行帝元年辛未、熊襲叛、
熊襲、肥後國郡名也、
車駕親征、
南望、謂瞰海望賊巢、
碩田、今豐後大分郡、直入、同國直入郡、

死景行帝十二年熊襲叛車駕親征至周防南望謂羣臣曰烟氣簇起必賊巢也遣武諸木菟名手等伺之女賊神夏磯媛舉素幡來降曰賊魁據菟狹川者曰鼻垂據御木川者曰耳垂據高羽川者曰麻剝據緑野川者曰土折猪折皆盤據要地劫略人民非綏撫所能馴武諸木乃誘麻剝以雜貨諭降三賊悉誅之進幸筑紫至碩田國邑長速津媛來迎曰山中有二賊以青白爲號直入縣有三賊曰打猨八田國摩侶皆勢猛擁衆召之必將抗拒乃駐軍田見邑遣壯卒誅二賊踰禰疑山打猨率衆從旁峯雨射帝還城原勒兵擊八田於禰疑野破之打猨震懼乞降不許

帝駐日向六年、
二十七年、武尊西征、

皆投澗谷而死十一月至日向造行宮駐蹕議討熊襲帝曰朕聞賊魁厚鹿文迮鹿文醜類甚多是謂熊襲八十梟帥討之以寡則難克用衆則民困朕欲不戰而克計將安出有一人進曰賊帥有二女曰市乾鹿文市鹿谷美而勇請以重幣致之使其圖之賊乃可獲也乃詐納二女嬖市乾鹿文市乾鹿文還家醉父以醇酒伺其酣寢使從兵殺父帝惡其悖逆誅之以市鹿谷賜火國造襲國悉平帝駐日向六年而還二十七年筑紫又亂遣皇子小碓尊討之尊與兄大碓皇子雙生幼而頴異及長容貌魁偉身長一丈力兼人帥兵而西時年十六至熊襲國賊帥聚其族而

賊帥名川上梟、

宴小碓尊解髮作童女裝匿劍衣中潛入賊營況婦女賊帥愛其姿貌引而同席夜闌賊帥大醉尊拔劍刺之呼曰吾是大足彥天皇之子名日本童男梟帥叩頭曰吾武冠國中莫能當者未見勇如皇子者也吾願奉尊號曰日本武尊言訖尊刺殺之遂遣弟彥等擊其餘黨悉平之明年凱旋帝美其功寵異之四

四十年武尊東征、

武內巡東北在二十五年、

初東征之命將降于大碓、[illegible]

十年蝦夷叛先是遣武內宿禰巡察東北諸國還奏其地沃饒民俗勇悍可收爲朝廷用蝦夷東北夷也有三種曰都加留曰麁蝦夷曰熟蝦夷冬爲穴居夏出居巢射鳥獸爲食衣其羽皮初雜居于越陸奧等邊地至是帝復遣日本武尊征之謂之曰東夷强暴

武尊威如雷電、

犯邊掠民自古未濡王化今汝身體長大威如雷電所向無前汝其宜恩威並用不煩兵而服之尊再拜

大伴武日從征、

受命帝命吉備武彥從之尊發京師迂路拜伊勢神宮倭姬取草薙劍授之又授一囊曰事急解囊至駿河土賊佯降紿尊獵焉因乘風縱火尊解囊鑽燧放

後世名燒津、

火挺劍薙草會大風火反向賊因奮擊殲賊至相摸航海而進風濤大作船艦漂蕩寵姬橘媛曰是海神

寵姬投海、

作祟也妾願當之跳而投海至蝦夷境虜酋望尊船大震怖面縛請罪乃俘其魁首蝦夷悉平時信越未服尊旋師至碓井阪顧念橘媛登嶺叫吾嬬因稱山

吾嬬國、

東諸國曰吾嬬國遣吉備武彥於越國察其地形民

山中、膽吹山也、

情自進入信濃至美濃吉備武彥從越來會尊至尾張納尾張氏女宮簀姬聞近江山中有妖神赴討至

武尊末路之歎、

武尊薨于伊勢能褒野陵、

成忽有白鳥從陵出、故曰白鳥陵、

山巨蛇當道跳而踰忽雲霧晦冥出山而病歎曰吾常謂天猶可翔也今已矣至能褒野疾甚乃獻俘於大神宮遣吉備武彥於京師復命遂薨帝聞訃震悼錄其功爲定武部帝追思尊不已五十三年幸伊勢

五十三年帝東巡、

赴東海觀其遺蹟踰年而還帝有皇子七十餘皆封國

彥狹島王子孫繁衍於東國、

郡各就國拜彥狹島王爲東山道十五國都督王豐城命孫也至春日病薨東國百姓悲王不至竊盜王尸葬之上野尋以王子御諸別王襲職時蝦夷復亂王卽起兵擊而平之王善治民恩威並行東方大治

六十年庚午歲帝崩、

子孫繁衍受姓者三十二氏六十年帝崩帝身長一丈二寸脛四尺英武天縱神武之業於帝有光嘗與兄五十瓊敷命侍垂仁帝帝令試言情願五十瓊敷

成務帝元年辛未歲、

曰得弓矢帝曰願欲得皇位儲位乃定云成務帝三

大臣之始、

年以武內宿禰爲大臣帝與宿禰同年生自幼相親善景行帝嘗宴羣臣帝與宿禰不至問之答曰百僚宴樂宿衛不可不戒景行帝嘉之立爲儲貳以宿禰爲傅至是有此命置大臣始于此五年界山河分國

界山河、分國縣、

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縣隨阡陌定邑里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並賜楯矛以爲表東西曰日縱南北曰日橫山陽曰影面山陰曰影背百姓安居天下無事六十年帝崩仲哀帝

六十年庚午歲帝崩、

仲哀帝元年壬申歲、大連之始、

幸越前、角鹿今敦賀也、

又幸紀伊、熊襲叛、

九年庚辰歲、帝崩、

殯、死在前、將遷葬、假置之也、

穴門今長門也、

皇后西征、

元年、以大伴武以爲大連、與大臣並輔朝政、置大連始于此、武以道臣七世孫也、二年、立氣長足姬爲皇后、先是納叔父彥人大兄女中姬、爲妃、生麛坂忍熊二皇子、二月、帝幸越前角鹿、皇后從焉、帝又南至紀伊、留皇后於角鹿、會熊襲叛、帝航海親征、令皇后會於穴門、居豐浦宮、八年春、進至筑紫、議討熊襲、皇后奉神教曰、先征新羅、則熊襲自服矣、帝不聽、親戰不克、九年、帝病崩於行宮、皇后與諸大臣謀、秘不發喪、令武內宿禰奉梓宮、從海路至穴門、殯於豐浦宮、遂決意西征、還至橿日浦、解髮臨海曰、吾奉神祇教、賴皇祖靈、欲渡海西征、今濯髮海水、事濟、髮分爲兩、即解髮濯之、髮自分焉、乃結爲兩髻、謂羣臣曰、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吾婦女不肖、暫假男裝、以表雄姿、願上倚神祇之靈、下藉羣臣助、以成武功、事成功在羣臣、不成吾罪也、羣臣皆曰、皇后爲天下計、臣等敢不竭力、於是遣鴨別、當熊襲、令諸國繕船、練甲、乃卜日將發、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卒亂、貪財肆欲、則兵敗、敵雖寡勿侮、雖强勿畏、勝者必賞、走者必罰、皇后適當産月、乃取石挿腰、祝曰、願還日產於玆、十月、遂發和珥津、大魚夾船、風帆怒駛、直抵新羅、時師未至、潮水漲溢、及國中、新羅王波沙寐錦、驚曰、我國建國、未聞有是變、國其或爲海乎、言未畢、舟

石可鎭胎、石在伊都縣、後人傳爲鎭懷石、古老相傳皇后袖之、爲鎭懷、

讋、怖也、

阿利那禮河、乃鴨綠江也、

傳海西書、蓋始于此、新羅人畏服、不敢撤其貢、數十世也云、

師蔽海而進、新羅王望見讋伏曰、吾聞海東有神國、曰日本、有聖主曰天皇、其是邪、乃封圖籍、面縛來降、叩頭曰、請自今而後、永爲飼部、春秋獻馬梳馬鞭、年貢男女之調、乃誓曰、非東日出西、且阿利那禮河逆流、河石昇爲星辰、而闕春秋之朝、廢梳鞭之貢、天神地祇、其殛之、衆欲殺王、皇后曰、殺降不祥、乃解其縛、進至國都、封府庫、收圖籍、以所杖矛樹國門、以爲標識、新羅以波珍干岐微叱己知爲質、獻金銀綾羅八十船、是後貢獻、以八十船爲例、高麗百濟聞新羅降、皆來降、高麗古朝鮮之地、其始未有君長、有神人而降、曰檀君、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傳世四十一、後扶餘王金蛙孫朱蒙立、國號高句麗、朱蒙有三子、第二子溫祚爲百濟國始祖云、皇后乃置官司及戍兵、而凱旋、十二月、至筑紫、生皇子、名譽田別、皇后征三韓而返、乃生、故稱胎中天皇、及皇子生、䏶肉突起、似母后雄裝負鞆狀、古語謂鞆譽田、故名、辛巳歲、皇后奉帝至豐浦宮、發仲哀帝喪、將奉梓宮返京師、時庶兄麛坂忍熊二王聞之、稱兵要於播磨赤石、會倉見別五十狹茅宿禰黨麛坂、徵東國兵、二王狩菟餓野、禱曰、事成必有大獲、既而赤猪突出、噬麛坂殺之、兵士懼、忍熊謂倉見別曰、事甚怪、不宜待敵於此、引兵還住吉、皇后聞之、令弟彥設關於播磨吉備界、令武內奉

仲哀征伐不庭、中道則殂、皇后奮其威武、大誓六師、執訊獲醜、掃蕩妖氛、卒能移兵平定三韓、建不世之勳、剛明雄毅、傑出古今、謚曰神功、不溢美矣、

赤猪之事甚怪、唯傳如此、

古事記曰、皇后內懷誑謀、陽見發船載皇子、揚言皇子既夭、武內僞計、

帝轉至紀伊水門、而皇后直指難波、會于帝於紀伊日高。時連日晦冥如夜。皇后命武內振熊進屯菟道河北。忍熊欲邀戰。武內令衆推結藏弦髻中、各佩木刀、稱皇后令紿曰、吾何敢貪天下、願奉幼主、從君王耳。因斷弦脫刀投之水。忍熊亦命衆斷弦脫刀。武內乃命取弦於髻、更佩眞刀、濟河而進。忍熊退走。武內追擊。忍熊阻坂路還鬭。我兵奮擊破之。呼其地曰逢坂。又追及狹狹浪栗林、斬獲甚衆。忍熊投瀨田渡而死。事平。

逢坂在近江山城界、方仲哀之崩、皇后有身、凱旋之日、誕皇子於筑紫、踰四年而策爲皇太子、遂攝

冬、羣臣尊皇后爲皇太后、臨朝攝政。癸未歲、春、稱帝爲皇太子。丁卯歲、百濟新羅朝貢。帝皇太后大喜曰、此先帝所欲而不及見也。痛哉。羣臣感動。

首大宗、七十年矣、舍人親王日本書紀、書皇后稱制曰攝政、此特筆也、

討新羅、

太后崩、攝政六十九年、崩年一百歲、應神帝即位、庚寅歲、

己巳歲、先是新羅奪百濟貢物、相易而獻。勅逐新羅使者、遣使詰之。新羅不服。至是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率百濟將木羅斤資等討新羅、破之、遂定比自炑・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七國、轉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與之百濟。百濟王肖古及子貴須帥兵會荒田別於意流村。荒田別厚禮肖古父子、遣唯千熊長彥送至百濟。肖古厚禮長彥還之。己丑歲、皇太后崩、攝政六十九年、崩年一百歲、后夙具剛明之質、能建不世之勳。謚曰神功、眞不溢美矣。庚寅歲、帝即位、都于輕島。時年七十一。先是百濟王枕流立、卒。子阿花幼、叔父辰斯失蕃國禮。帝遣紀角・羽田矢代・

大臣赤心、天下所知、

兄弟爭辨、莫斷曲直、令二人探湯以試、盟甘美內手爛、武內無傷、

漢學東來、

王仁來朝、當時干戈已戢、而阿直岐王仁慕化而來、文教立興、

石川木菟責讓之。國人殺辰斯以謝、乃立阿花而還。九年、遣武內按察西海。其弟甘美內讒其啓招三韓、據筑紫謀反。勅遣使案驗。有眞根子者、貌類武內、乃曰、大臣赤心、天下所知也。願潛行詣闕自辯無罪、而後死未晚也。僕請以身代。即伏劍而死。武內潛詣闕自明。勅面對質甘美內。伏罪、特赦死一等。十五年、先是、以百濟王阿花無禮、削其東韓地。阿花懼、使其子阿直岐來朝謝罪、貢良馬。阿直岐有文學。太子菟道稚郎子就而學。帝聞百濟有王仁者、一國之俊也。乃遣荒田別徵王仁。王仁率冶工・織工等而來、獻論語千字文。文教之興、始于此。阿花卒。勅遣歸阿直岐、繼

適在此時、殆天所以啓昌運歟、

是時千文先周興嗣二百年、鍾繇所製也、

四十一年庚午歲、帝崩、

大山守謀反、

位、復其削地。三十七年、高麗使至、表文倨傲。稚郎子奏責讓使者、壞其表文。四十一年、應神帝崩。帝愛稚郎子、欲立以爲嗣。嘗問皇子大鷦鷯及大山守曰、汝等愛子長與少孰甚。大山守對曰、長子爲甚。大鷦鷯知帝意、對曰、長子成立、無復可憂。唯少子稚孩爲可愛耳。帝悅、乃立稚郎子爲皇太子。及帝崩、大山守竊畜異圖、欲發兵襲太子。大鷦鷯知之、密告太子。太子大驚、伏兵菟道河上、艤舟設機。太子乃盛張帷幄于山上、爲百官環列往來之狀、令舍人僞爲太子、坐胡床。太子自著布衣、操楫而混舟子。大山守不知之、弛遲明至河、從士數百皆衷甲上船。望山上帷幄、以爲

大山守伏誅

太子在焉至中流機發舟覆伏起射之遂溺死太子

皇太子讓位不即空位二歲

收其屍葬於那良山帝之崩皇太子與大鷦鷯推讓不敢即位避之菟道者三年海人獻魚於菟道宮却而令獻難波大鷦鷯亦不敢受魚爲之餒太子曰吾

皇太子死讓

知兄志不可奪何用生爲乃自殺大鷦鷯聞之大驚馳而赴之曰太子何果也太子忽蘇張目起坐曰吾見先帝於地下具告君衷也言訖而瞑矣於是大鷦

仁德帝元年癸酉歲

鷯尊即位是爲仁德帝元年都攝津難波謂高津宮宮室弗堊梁楹弗飾恐害農桑也即位四年詔曰朕登高臺遠望人煙稀少邑里蕭條百姓之窮乏可知已朕聞古聖王之世人給家足頌歌載路今朕臨億

兆三年頌聲不作炊煙日疎畿内猶然況畿外乎因

免課役三年

痛自節損詔曰自今後三載悉除課役以捄民窮黼衣鞋履不弊不更爲溫飯煖羹不餒不之易小心約志以從事於無爲是後宮垣頹而不造屋蓐漏而不

百姓烟火相望

葺三年而百姓殷富烟火相望於是帝登臺遠望謂皇后曰朕既富復何憂焉皇后曰宮室毀壞不蔽風雨何謂富乎帝曰天之立君所以養民故君以民爲本民富是朕富民貧是朕貧未有百姓富而君獨貧者也七年諸國請曰課役並免已經三年里無鰥寡家有儲蓄今而不修宮臣民必獲罪於天帝猶不許十年十月始科役造宮百姓扶老攜幼來赴晝夜營

作不日而成天下稱謂聖帝十一年以北河横溢下

俗称堀江今森口堤是也

流不駛土民苦泥濘鑿宮北地爲渠通海以全田宅又築茨田堤是歲新羅人朝貢因從是役後又造橋豬甘野鑿大溝於感玖引石河水得墾田四万餘頃

高麗獻鐵的鐵盾

百姓富饒無復凶荒之患矣十二年高麗入貢獻鐵盾鐵的勅饗使者令戶田宿禰射鐵的洞之高麗人大驚帝使紀角經理百濟宰酒君者失禮角怒縛之以還酒君能調鷹因命養之幸百舌鳥野放鷹獲雉

始置鷹甘部

始置鷹甘部五十三年先是新羅連年闕貢於是遣

討新羅

田道將精兵討之新羅數挑戰田道固壘不出獲新羅卒問虛實曰有百衝者驍勇絕倫每爲右軍先鋒

若擊其左必破矣田道乃選精騎擊其左軍新羅大

蝦夷叛

潰乘勝縱擊虜四邑民而還五十五年蝦夷反遣田

田道死之

道討之戰于伊寺水門軍敗死之是後蝦夷屢侵掠賊遂發田道塚有大蛇自塚中出瞋目噬賊賊觸其

武内薨

毒者皆死是歲大臣武内宿禰薨武内歷仕景行成務仲哀應神仁德五朝在職二百四十四年不詳其

飛彈宿儺

年壽配食應神廟六十五年飛彈有宿儺者輕捷多力左右佩劍前後共射恃力拒命掠略人民遣難波

時人服其勇因号其淵曰縣守淵

根子武振熊勦之吉備中國有大虬爲民害有縣守者勇悍多力入水斬虬河水爲赤八十七年帝崩

八十七年乙巳歲帝崩

周公作無逸

幼而聰明容貌端麗及壯寬仁慈惠刑措二十餘年

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斯可以贊帝之德化也、

住吉仲皇子反、

平群木菟、武內之子、初大鷦鷯天皇之誕辰、木菟入產殿、大臣武內同日產子、鷦鷯入產舍、應神帝皆瑞之、互相易名子、以爲後葉

未嘗刑一人。及崩，民如喪父母。嘗與八田皇后避暑高臺，聞菟餓野鹿鳴而愛之。一夕鹿不鳴。明日佐伯部獻鹿供膳。帝問知其獲於菟餓野，命移佐伯部於安藝。停田皇太子去來穗別在難波宮。既除喪，未即位。住吉仲皇子反。初太子納羽田矢代女黑媛爲妃。太子弟仲，佯稱太子，與姦。事露，仲畏罪，舉兵圍宮，火之。太子方被酒臥，大臣平群木菟、物部大前、阿知使主等入告。太子醉不信。三人扶太子上馬，奔河內，至埴阪而醒，顧見火光，大驚。急從大坂赴倭，至飛鳥山，聞賊兵梗道，赴當摩，發土兵自衛，踰龍田山。賊黨淡路野島海人，率兵追躡太子，設伏虜之。倭吾子籠與

之契、

反正赴難、

履中未踐宸極、遽遭仲皇子之變、逋圍騷繹、黨與梗塞道路、尚非反正之立功、則社稷幾危矣、其誅仲皇子也、歎息之言、出於天理之公、而善處人倫之變哉、乎周公殺管叔之心、而必欲得忠直之

仲皇子善，密聚兵於攪食栗林，斷路。太子望之，遣使問之。吾子籠見其有備，詭曰，聞皇太子有急，是以來援也。太子惡其詐，欲殺之。吾子籠大懼請罪，乃舍之。既而皇弟瑞齒別赴難。太子疑其有貳，謂曰，汝無貳心，爲我誅仲皇子。瑞齒別曰，仲皇子無道，天人所惡，誰與濟事。吾所以來者，未受命殿下也。已受命，誅彼不難。唯恐事克後，禍及耳。願得忠直之士一人而俱行。帝乃遣木菟從之。瑞齒別嘆曰，太子、仲皇子皆吾兄也。然仗順討逆，其誰謂不可。遂赴難波。仲皇子以太子逃，不復設備。瑞齒別潛召其近臣刺領巾，曰，汝能爲我殺仲皇子，吾必厚報汝。乃脫錦衣褌與之。刺

臣與之偕行、其慮遠矣、

履中帝元年庚子歲、

六年乙巳歲帝崩、

反正帝元年丙午歲、

六年辛亥帝崩、

帝置史郡國、允恭數別姓氏、皆所以垂範後世也、

允恭謙讓、妃捧梳水、

領巾許諾。伺仲皇子登廁，以矛刺殺之。事平。於是木菟謂瑞齒別曰，刺領巾在我則功，在彼則賊。何可不誅。乃殺之。太子立，是爲履中帝。帝始置史官於諸國，以記得失，通四方志。又置藏職，因定藏部。六年帝崩。反正帝立。帝生而駢齒，故號瑞齒別。元年大稔，人民豐樂。六年帝崩，無嗣。羣臣議曰，今日大鷦鷯帝之子，惟有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及大草香耳。而雄朝津間長且仁，宜纘大統。羣臣因勸進上神璽。皇子遜讓不許。羣臣固請不止。妃忍坂大中姬捧梳水而進請曰，大王遜位，既經年月，群臣百寮不知所爲。願大王從衆望，即大位。皇子不許。妃不敢退。會烈風寒甚，梳水

允恭帝元年壬子歲、

請蘭

四十二年癸巳歲帝崩、

允恭之爲皇子也、謙讓不敢即位、皇后固諫、卒回其意、爲太平天子、賢哉、及皇太后、雄略帝荒淫多暴虐、

溢及腕，肌膚皆凍。皇子顧見大驚，謂之曰，嗣位重事，然羣臣之請至切，吾當從之。群臣大喜，即日即位，是爲允恭帝。立忍坂大中姬爲皇后。初后微時從母在家，獨遊園中。鬪鷄國造某乘馬窺籬，因請求蘭一莖，戲曰，往山拂蠛。后怒其不遜。至是國造叩頭謝罪，獲免。帝憂姓氏混亂，會內外百官，探湯詛盟，勿得詐冒。四十二年帝崩。帝嘗聞皇后妹衣通姬絕艷，召之。姬畏皇后，不敢至。使者七還，姬至。帝以皇后不懌，處之於河內茅渟宮，數託遊獵幸焉。太子木梨輕輕佻好色，同母妹輕大娘豔美，太子思慕不能舍，曰，吾獲罪不悔也。遂通焉。時盛夏，帝御膳羹氷。帝異之，命卜焉。

右置安人部、以懲諭之、帝爲蕭成聰敏仁恕儉有母儀天下之德焉、

太子者宮、儲貳之重也、恭不忍加刑、初存忠厚之意、而太子不悛、竟隕命、其及也宜矣、

安康帝元年甲午歲、

新羅減貢船

知有內亂而不忍罪太子乃流皇女于伊豫及帝崩太子淫虐益甚羣臣不服屬心於皇三子穴穗太子知之欲襲殺穴穗穴穗備兵自衛太子知衆心攜貳逃匿物部大前家穴穗進圍之大前迎見曰臣有所謀願勿殺太子太子自殺十二月穴穗即位是爲安康帝新羅聞允恭帝崩貢調船樂工來舉哀成諸使人無禮則拘留之後知其冤放還之既而新羅大怨減貢船自神功伐新羅至是二百五十餘年始減貢船之數二年以中蒂姬爲皇后初帝欲爲母弟大泊瀨聘大草香皇子女幡梭使根使主諭旨大草香大喜獻珠鬘以爲信乃以鬘附使主使主愛其美私之

安康以弟伐兄、殺之所挑、尤宜戒愼思懼、以修前王之政、而又踏皇太子之覆轍、以讒殺皇叔、則終而奪矣、奪其妻而爲后、則教而淫矣、已先防患者、猶所不爲、其罹禍宜矣、

眉輪王弑帝、

雄畧靖難、

不進詐奏大草香拒命詞意倨嫚帝大怒遣兵圍大草香第攻殺之其臣難波日香蚊抱皇子頸二子持其足呼曰吾君何罪皆自刎而死帝取幡梭配大泊瀨又納其妻中蒂姬爲后初后在大草香家生子眉輪王王以母故獲免養宮中三年八月帝與皇后幸山宮謂后曰朕雖愛汝獨畏眉輪眉輪時年七歲游戲閣下聽之伺帝醉臥刺而弑之大泊瀨聞變疑諸兄所爲即擐甲執兵逼母兄八釣白彥問故不答大泊瀨怒曰惡有聞帝遭害而不悲駭者邪拔刀斫之又問次兄坂合黑彥又不答皇子益怒詰眉輪眉輪曰臣何敢及唯報父仇而已走而與黑彥匿大臣葛

圓身爲大臣、不能救而討之、又守臣大之節、與俱就死、君子韙取焉、

雄畧殺市邊皇子、

城圓第大泊瀨遣使索之圓報曰臣聞人臣逃于王家未聞君王逃于人臣家今二王來投臣何忍出之大泊瀨進圍之圓拒戰飛矢雨下大泊瀨杖矛親讓圓圓急裝出跪拜曰古人有言匹夫不可奪志臣唯有死耳不能奉命願獻臣女韓媛及葛城宅七區以贖臣罪大泊瀨不聽放火焚之圓謂眉輪曰矢盡戰敗何如眉輪曰唯速殺我圓乃刺殺之自刎而死黑彥亦焚死坂合部贄抱其尸而死十月大泊瀨殺市邊押磐皇子皇子履中子初履中立大泊瀨爲嗣又愛市邊欲立之大泊瀨知而憾之誘而獵近江蚊屋野佯爲射猪射殺之帳下佐伯部賣輪抱尸號哭又

雄畧帝元年丁酉歲、

帝納田狹妻、

田狹反

併殺之同穴瘞焉御馬皇子聞之而懼逃於三輪身狹家路遇大泊瀨兵亦被殺十一月雄略帝即位于泊瀨朝倉宮元年立草香幡梭姬爲皇后納葛城圓女韓媛爲妃以平群眞鳥爲大臣大伴室屋物部目爲大連眞鳥木菟子室屋武以子六年令諸國植桑勅后妃躬取桑勸蠶事是歲吳人來貢七年以吉備田狹爲任那國司帝初聞田狹妻美欲奪之至是田狹赴任帝遂納其妻爲妃生磐城星川二皇子田狹聞之怨望遂反乞援新羅時新羅久不朝貢懼我兵來討修好高麗帝遣田狹子弟君及吉備赤尾討之弟君帥兵抵百濟將赴新羅憚其遠反而至大島宜

班鳩饗軍士、隧、隆也、上聲、

言候風淹留數月。田狹聞之大喜。遣人謂弟君曰。吾聞帝幸吾婦有兒。禍將及我與汝。跨據百濟任那日本無奈我何也。弟君妻樟媛聞之。殺弟君。明年新羅與高麗生隙。悉殺高麗兵戍其地者。高麗發兵攻新羅也。筑足喙城。新羅乞援於任那日本府。府帥膳臣鳩吉備小梨難波赤目子往救。高麗邀擊。衆懼焉。班鳩大饗軍士。夜穿隧伏兵。令輜重引兵。高麗以爲夜逃。悉軍追之。伏發。前後夾擊大破之。乃謂新羅曰。官軍不來。則汝國殆滅。勿相忘。九年三月。帝以新羅久不朝貢。欲親征之。不果。遣紀小弓蘇我韓子大伴談小鹿火等討之。進至新羅。行屠傍郡。新羅王夜聞官

西征師不利、

小弓身死紀城功業發興、

銜、含怨也、

大磐不思坐捕、征將償事、其得保首領幸矣、

軍鼓聲。知其得喙地。出國都走。既而散卒還聚兵復振。我將帥不和。軍不利。大伴談紀岡前來目力鬭而死。談從士大伴津麻呂與談相失。知其戰沒。奮呼曰。吾主死。何以生爲。遂赴敵而死。小弓等退軍。尋病卒。于軍小弓子大磐聞父訃。赴新羅。奪小鹿火所帥兵。專軍政。小鹿火深銜之。大磐又欲奪韓子兵。由是又與韓子有隙。百濟王聞之。欲爲請解之。託事而召之。諸將皆往。比渡水。大磐飲馬。韓子射中其鞍橋。大磐驚而回顧。射中韓子。隨水而死。諸將自半途還。管小鹿火還而留角國。大磐遂不還。十二年。帝令秦酒聚秦氏散處者百八十種。統領焉。酒乃率之。蠶桑而進

民賦曰調、役久曰庸、

播磨賊文石小麻呂、

呉織漢織、

誅使主、

庸調。因賜姓太秦。又勅諸秦氏造大藏於宮側。納其貢物。始置大藏官員。以酒爲長官。十三年。誅播磨妖賊文石小麻呂。小麻呂多力兇暴。大爲民患。帝命小野大樹圍其家火之。有一白狗。大如馬。自火中出。奮迅向大樹。大樹拔刀斬之。即小麻呂也。先是小麻呂每蒙假面。或被猛獸皮。稱爲妖術。劫掠商旅。至是見誅。十四年。呉人貢呉織漢織。帝令根使主饗之。後使主入謁皇后。見其所著珠縵。歔欷不自勝。帝怪問。后避席對曰。使主珠縵。是妾兄寶器。嚮陛下聘妾。妾兄以此爲信。以獻陛下。令使主自服之。此妾之所以悲也。帝詰問使[illegible]使主辭窮。逃日根野。築壘自守。遣兵

勒伊勢賊、朝日郎、壯勇壯善射、恃其能爲暴、

穿盾、洞重甲、

二十三年己未、歲帝崩、

擊斬之。帝分賦子孫。一爲大草香部民。以賜皇后。一賜茅渟縣主。使主有子曰小根使主。語人曰。天皇城不如我父城。鞏固帝聞之。收斬之。十八年。遣物部菟代及目連。勒伊勢賊朝日郎。朝日郎逆戰於伊賀青墓。射洞重札。軍中恐懼。菟代懼而不進。目親執大刀使筑紫聞物部大斧手持盾竝進。朝日郎射中大斧手。矢穿盾。洞重甲。入膚一寸。大斧手以盾蔽目。自卽突進。獲朝日郎而斬之。十九年。高麗大擧滅百濟。殺其王及王子。明年。詔立王弟汶洲爲王。賜之久麻那利地。復其國。後三年。百濟王汶洲卒。遣昆支王子末多爲王。賜兵器。遣舟師。擊高麗。是歲帝崩。先是。遣吉

雄略征蝦夷
役則有徵收
尉下惕々朝
不謀夕然天
資稍明斯日
實由以錯辭
之失責有百
濟寸將六合
不動義以飭
盡事清而次
爲成寵也豎
乎末年遺書
豹變益勤政
事遠安近悅
天下皈心遺
詔淳々顧托
得人大哉王
言頗似漢武
輪臺之意星
川王之凶惡
皇太子之仁
孝帝能洞察

備尾代率蝦夷伐新羅至吉備國會帝崩蝦夷乃叛尾代討蝦夷蝦夷趫捷巧避箭且踊且伏射之不中尾代許彈空弦待其踊且伏射殺之矢盡進斬數人追至丹波悉殺之十月葬雄略帝時隼人晝夜哀號陵側不食七日而死初瓊瓊杵尊有兄曰火闌降命其子孫散處大隅薩摩分番宿衛京師隼人即是先是丹波餘社郡人水江浦島子者乘舟而釣獲大龜化爲美女遂俱入海久之歸則移邑易閭一無相識有姫年一百七歳云嘗聞古老所傳有浦島者入海不還浦島子惘然後鍊形頤神棲息巖阿不知所終帝之生也神光滿殿長而雄傑既定内難峻刻御下

以警臣庶猶
武帝之黜其
子而立昭帝
雖星川悖逆
終不能陵而
大臣誅之易
如反掌豈非
顧命之力耶
要其雄材大
畧亦曠世之
所無也

帝知星川反

喜殺好游獵嘗獵猛獸群下不能徼者誅之喜怒不測至采女入宮者泣求免然性明決時納善言嘗獵葛城山后從焉野豬突至帝命舍人逆射舍人懼而失色豬躍至帝前帝以弓自捍蹈殺之獵罷欲斬舍人后諫曰陛下荒畋以獸故殺人無乃不可乎帝欣然納其言與上車曰他人獵獲禽朕獨獲善言末年尤留心祭政迎豐受大神於丹波奉祀之于伊勢山田新宮外宮是也帝臨大漸召百僚與訣又詔大連大伴室屋及東漢掬軸皇太子星川王田狭氏所生也帝知其懷異圖使善備之既崩田狭氏竊謂星川曰欲履天位先取大藏官磐城王諫曰皇太子雖弟

星川反

清寧帝元年庚申歳
帝生而白髮
二王逃播磨
縮見地名在明石
屯倉首官名
掌國郡倉穀

以位則君安可背星川王不從據大藏鎖外門室屋謂掬曰果如遺詔乃奉太子率兵圍宮縱火燒殺星川母子磐城及田狭長子兄君田狭聞變欲援星川帥兵船四十艘來寇聞星川伏誅逃還十月室屋率臣連等奉璽皇太子清寧帝立三年帝憂無子而名不傳帝素生而白髮故置白髮部是歳得履中帝孫億計王爲皇太子初雄略帝殺市邊皇子皇子有二子曰億計曰弘計帳内日下部使主與其子吾田彦奉逃於播磨縮見使主恐事顯自縊吾田彦使二皇孫變名爲縮見屯倉首忍海部細目家僮會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楯斂新嘗供物至細目家細目饗之弘

天賜兩兒

五年甲子歳帝崩

計謂億計曰避亂於斯踰二紀達情伸屈正在今夕億計惻然曰告實遇害曷若苟免全身弘計曰吾等皆皇孫而屈辱爲人奴豈告名遇害乎因相持而泣細目令二王秉燭酒酣衆起舞小楯撫弦使二王起舞兄弟相讓小楯促之億計先舞弘計亦整衣繼進因歌示意遂告實小楯大驚離席再拜乃造宮奉之乘傳馳奏帝驚喜曰朕無子今天乃賜兩兒即使小楯持節迎之小楯奉二皇孫至攝津帝使臣連以青蓋車迎入宮中四月立億計王爲皇太子弘計王爲皇子五年帝崩帝勤儉愛民親録囚徒罷狗馬器玩之獻遣臣連于諸國巡察風俗遂能舉顯宗仁賢於

飯豐皇女聽政、清寧帝姉、[illegible]聽政於忍海[illegible]、謚曰清貞天皇、以假居帝位、不列世數、

側陋中界以大器。其事偉矣。皇太子讓位於弘計。弘計固辭不從。遂相讓而不立。於是太子姑飯豐皇女。垂簾聽政。是歲皇女薨。百官會於朝堂。議繼嗣。皇太子取璽讓弘計。王再拜就臣位曰。天位有功者可居也。弘計王曰。先帝固已立兄。弟奈何代之。皇太子曰。先帝立我。徒以長而已。天位不可久曠。天命不可謙拒。願君以社稷爲計。以百姓爲心。言畢淚下。弘計不

顯宗帝元年乙丑歲、[illegible]爲八釣宮、顯宗以弟先兄、仍以仁賢爲皇太子、名不正言不順、

得已即位。是爲顯宗帝。元年。以皇兄億計王爲儲貳。詔索市邊皇子葬處。莫能知者。有一老嫗識之。帝與皇太子幸近江蚊屋野。得焉。開壙與佐伯部賣輪同坎。莫能識別。嫗曰。乳母曰。齒墜者賣輪也。因得辨之。

廿七

蓋上世質朴之風未暇於[illegible]、

則備禮改葬。賞播磨國司小楯。拜山官。改賜姓山部連。

大磐據任那叛、

三年。大磐據任那。通高麗。開府。因自稱神聖。用任那人策。築帶山城。扼東道。絕百濟糧道。百濟怒來攻。大磐出城奮擊。一以當百。所向披靡。既而兵疲力屈。

三年丁卯歲帝崩、

自知事不濟。走還。不知所終。四月帝崩。帝久在民間。知百姓疾苦。及即位。薄賦歛。恤貧窮。惠養鰥寡。務察枉屈。歲比稔。粟斛直銀錢一文。海內殷富。牛馬被野。

仁賢帝元年戊辰歲、

仁賢帝立。二年。皇太后崩。帝嘗侍宴。先帝將割。后執刀立授之。及行酒。又立喚之。至是懼自殺。六年遣使高麗。求工匠。

十一年戊寅歲帝崩、

十一年帝崩。帝聰敏仁恕。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戶口滋殖。

顯宗仁賢二帝避難在外、

初顯宗帝謂帝曰。先王無罪。大泊瀨帝射殺之。朕聞。父讎不與共戴天。朕將發其陵。何如。帝大驚泣曰。非遇白髮帝殊恩。陛下安能踐大位。大泊瀨帝即白髮帝之父也。億計聞之故老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陛下德行聞天下。乃不忍所以報德。而唯怨是報。恐非所以示天下也。顯宗悟。乃罷。

備嘗艱難、悉知民之情偽、[illegible]

平群真鳥專政於四朝。於是陰圖不軌。佯稱爲太子築宮。宮成自居焉。太子欲聘大連物部麁鹿火女影媛。影媛與真鳥子鮪姦。又無禮于太子。太子御之。且知其姦。影媛大怒。夜至大伴金村宅謀之。金村發兵要鮪於乃樂山斃之。金村又請討真鳥。太子曰。天下將亂。非蓋世之雄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卿乎。即

廿八

與定謀。帥兵圍真鳥宅。縱火焚之。真鳥自殺。

武烈帝元年己卯歲、

武烈帝即位。以金村爲大連。金村室屋孫。歷事仁賢武烈繼體安閑宣化欽明六帝。爲五朝大連。六年。百濟入貢。先是百濟王末多暴虐。國人弒之。立其族斯麻。至是來貢。帝以其久闕貢。拘留使者。明年。百濟更使其族斯我來貢。

八年丙戌歲帝崩、

八年帝崩。帝性淫虐。割孕婦胎。解人指甲。使掘薯蕷。使人緣木。親射墜之。或執矛刺人水中。或執弓射人樹上。又廣苑囿。好游獵。出入無時。不避風雨。縱酒漁色。祖宗勤儉之風蕩然矣。然天資英爽。明於聽斷。發奸擿伏。幽枉必達。百姓震怖。不敢欺云。

武烈專好刑名、肆行淫暴、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孰謂仁賢之子、而有暴虐如此之君乎、

帝無子。金村議迎仲哀帝五世孫倭彥於丹波桑田郡。

> 桑梓父之所樹詩小雅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 金村迎帝于越前

> 繼體以帝室疏屬無尺土之封爵拔單騎臨應北部又大臣定策衆目[illegible]自持正

倭彦望見儀仗惶懼逃匿金村再與衆議曰男大迹王慈仁孝順宜兼天緒大連物部麁鹿火大臣許勢男人等皆贊之議乃定男大迹王應神帝五世孫彥主人王子也父彥主人在近江三尾納三國坂中井人女振媛爲妃生王父王薨媛歎曰吾遠離桑梓安得鞠養遺孤即携王還越前高向王養於母家及長有大度意豁如也禮賢愛士士多附之既而群臣持節備法駕迎王王時年五十八據胡床不動列臣僕見之使者視其尊嚴敬憚傾心王猶豫未就道也會河内馬飼荒籠者潛遣人具白臣連奉迎無佗王歎曰微馬飼之使殆取笑於天下矣即發至宮金村跪

> 屢引見不爲少動容色居然有足以服夫巨室世胄之心者

> 繼體帝元年丁亥歲

> 金村嘗誅暴撥亂及定策迎帝功甚大至是受百濟之賂以任那四縣與之遂啓新羅之叛兵連禍結基于此

上鏡劒璽王辭讓數次金村伏地固請王許之遂即位是爲繼體帝召荒籠賞之詔曰朕聞一夫不耕則天下或受其飢一婦不織則天下或受其寒因戒百僚及庶民并力農桑禁游手浮食三年撿百濟民逃在内地及任那者量歸尋賜筑紫馬四十匹於百濟百濟表請見附任那之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時穗積押山方爲哆唎國守奏賜百濟之使大連金村主其議帝許之以麁鹿火爲使將往其妻固止之曰自古海西四國置官家以爲藩屛今無故削其區域與百濟恐貽永世之譏麁鹿火然之辭以疾改命他人已行皇庶長子勾大兄聞之而驚遣日鷹吉

> 磐井叛

> 帝之命將其禮甚重故微

士追還前勅百濟人不可時人以爲金村押山受賂爲請也七年徵五經博士段楊爾於百濟至附奏伴跛國奪己汶地詔新羅伴跛使還之九年伴跛知物部連送來百濟使出兵邀之帶沙江大刧掠物部連僅免百濟遣兵送物部連且謝賜己汶之地二十一年遣近江毛野將兵六万赴任那復新羅侵地先是筑紫國造磐井久蓄異志將待釁而發至是受新羅賂據火豐二國以遏毛野罵曰昔與吾爲伍摩肩連臂共器同食安得遽稱使者俾余拜伏邪遂交兵事聞帝問金村等誰可爲將者金村奏正直仁勇無過麁鹿火者帝詔麁鹿火討磐井親操斧鉞授之曰長

> 戡定禍亂鎭撫西陲其妥斷敷諒明見遠識甚卓偉乎史失其名也

> 毛野傲狠不法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明年麁鹿火與賊戰御井郡大破之誅磐井餘衆悉平二十三年任那王訴新羅背約詔毛野和解兩國毛野進次于熊川召新羅百濟二王二國使使來毛野大怒曰二王何不親來受勅今縱自來請吾不許也二使恐而歸新羅乃遣上將率兵三千來聽勅毛野見其兵盛懼退入任那新羅將請聽勅毛野不見留三月縱掠四邑盡驅人畜以歸時人咎毛野毛野淹留二歲人民怨咨帝召之不還任那人怒欲擊毛野毛野遣使新羅百濟乞兵毛野迎擊死傷大半百濟新羅合兵圍城毛野嬰城自守二國兵拔五城而去帝遣目頰子召之毛

二十五年辛亥歲帝崩
安閑帝元年甲寅歲
二年乙卯歲帝崩
宣化帝元年丙辰歲
安閑德量寬大宣化器宇爽亮不任不忘率由用章皆經世之良主也
大伴狹手彥鎭任那

野還至對馬病卒是歲詔舉廉節之士曰禍亂略平內外無虞年穀比登恐吏民狃安樂生奢移其擧廉節務清政治二十五年帝崩皇太子勾大兄立是爲安閑帝二年大酺以累歲農穰置屯倉於十三國令櫻井田部連等掌屯倉稅帝崩帝有人君之量在位間上下殷富無嗣羣臣以皇弟武小廣爲人爽朗謙和定議奉之是爲宣化帝元年以蘇我稻目爲大臣修諸國屯倉備凶荒建官家於筑紫那津運諸國屯倉穀畜之二年新羅侵任那詔大連大伴金村遣其二子磐狹手彥使磐留鎭筑紫備三韓狹手彥赴任那府救百濟狹手彥將發肥前其妾松浦佐用姬傷

四年己未歲帝崩
欽明帝元年庚申歲
尾輿直言

別登高山瞻望脫領巾麾之因名領巾麾嶺四年帝崩無嗣群臣議迎立繼體帝嫡子天國押開是爲欽明帝帝讓山田皇后曰余年少識淺未閑政事皇后明習百揆請即位皇后辭謝帝遂登極元年大連大伴金村大臣蘇我稻目並如故以物部尾輿爲大連是歲高麗百濟新羅任那蝦夷隼人並率衆入貢八月以秦漢諸蕃投化者編貫諸國秦人戶數凡七千五十三戶是月西蕃皆入貢帝問群臣曰今將伐新羅當用幾兵尾輿等奏曰兵少不足制虜兵多則病民曩者百濟請任那四縣金村輙聽其請新羅以此怨我不可輕伐也帝從之金村懃懼不朝帝優詔起

建任那三策
巴提使殺虎

之五年百濟遣使奏吉備臣河內直等不臣之狀先是詔百濟謀復新羅侵地及建任那百濟王會吉備臣等議之時安羅府帥河內直與新羅交通依違不答後百濟王屢議建任那招吉備臣任那人等皆托事不往至是百濟王又會衆而陳建任那三策不決而罷六年遣膳臣巴提使於百濟至冬還其在高麗一夕大雪失其幼子見戶外有虎跡蹤而至虎穴虎張口來噬巴提使左手執虎舌右手拔刀刺殺之乃持其皮歸獻是歲高麗大亂八年百濟將擊新羅復任那使眞慕宣文來乞援既而高麗攻百濟馬津城眞慕宣文等辭還詔與任那同謀禦之夏百濟使人

日本府不救鄰難朕所不知
百濟獻佛像
稻目奉佛

來告曰今春馬津城之役聞虜中語曰由安羅與日本府謀唆使之顧天皇賜推勘帝曰日本府不救鄰難朕之所疾也其曰通使于高麗者朕所不命王其勿輕信也十二年先是爲百濟築得爾辛至是賜麥種一千斛百濟會新羅任那兵伐高麗獲漢城之地又進軍取平壤六郡悉復其侵地十三年百濟獻佛像經論曰是法能生無量福德果報自天竺至三韓莫不尊敬帝大悅問群臣曰所獻佛像相貌端嚴所未見是可禮乎大臣蘇我稻目請受而禮之物部尾輿中臣鎌子曰國家宗廟百神載在祀典今禮蕃神恐有譴怒帝乃賜佛像於稻目稻目捨其向原第爲

百濟弃平壤

伐新羅

寺奉之既而諸國大疫尾輿等奏燒寺沈佛像於難波堀江是歲大風雨卜之加茂神所祟乃祭之加茂祭始於此百濟弃漢城及平壤新羅人入居漢城十四年遣内臣於百濟許出援兵賜船馬弓矢令醫卜曆算博士遞番來代且附送藥物是歲百濟王子餘昌悉帥國中兵伐高麗高麗兵夜襲餘昌明日餘昌進戰大破之高麗王高平成走保東聖山十五年百濟又乞援兵秋遣内臣援百濟伐新羅攻函山城發火箭火之城即陷百濟獻捷且請益援兵父老諫曰兵猶火也不收將自焚也不聽進築久陀牟羅塞百濟王親往會軍新羅諜知之悉發國中兵邀擊破之

新羅滅任那

殺王餘昌逃還奏變帝聞而傷悼立餘昌爲百濟王二十二年新羅入貢班之百濟使人下先是新羅入貢饗賜過豐至是使者怒不入館而還至穴門會脩穴門館使者問故匠人詐曰朝廷將問西蕃之罪使者還報新羅益怒築堅砦備之二十三年新羅滅任那毀我官府會其國貢調至拘留之以紀男麻呂爲大將率兵討新羅破之旋師入百濟營令曰勝不忘敗古之善教諸軍勿忘警備既而副將河邊瓊缶獨進轉鬭所向皆捷新羅舉白旛迎降瓊缶不曉兵亦舉白旛而進新羅乃悉銳來擊前鋒不利倭國造手彦棄軍先逃新羅一將盤戟追至城溝手彦躍馬踰

伊企儺不屈

狹手彦伐高麗大破之

三十二年辛卯歲帝崩

欽明朝、新羅滅任那、侵我日本府、而高麗大亂、百濟[illegible]之[illegible]之間、救援之戍、國家始多事矣、

溝僅得免瓊缶引兵急退衆潰亂與調伊企儺皆被擒不屈新羅人逼使伊企儺脫褌背我國呼曰日本將噬我臀伊企儺呼曰新羅王啗我臀遂遇害子舅子抱父而死見者痛惜於是以大伴狹手彦爲大將軍率兵數萬伐高麗狹手彦與百濟合兵擊大破之入其都城高麗王踰墻而逃狹手彦乘勝入王宮悉獲珍寶器物而歸冬新羅入貢又拘留之三十二年四月帝崩是歲帝遣坂田耳子於新羅詰其滅任那狀新羅不答帝臨崩召皇太子入卧内執其手曰朕欲征新羅復任那而不果汝必繼朕志帝性慈仁繼田賦民立爲定制皇太子立是爲敏達帝以蘇我馬

敏達帝元年壬辰歲、

烏羽表文事甚怪、

子爲大臣與大連物部守屋並執朝政馬子稻目子守屋尾輿子也高麗人來貢書表文于烏羽諸史官不能讀有王辰爾者以飯甑蒸之印之帛字體瞭然帝悅賞之高麗副使有奸殺大使滅口踰歲高麗使人復至越海廷議怪其屢失路放還令海部難波者送之難波懼風濤投高麗人於海而還詐曰巨魚遮船不能進翌年高麗問使人不還之故帝詰難波抵罪六年遣大別王於百濟百濟因獻佛經及僧尼造佛造寺工等十年蝦夷數千寇邊帝召其魁帥綾糟等責之綾糟等大懼誓自今以後用清明心奉事天闕若違此盟天地諸神絕滅臣種無遺育十二年初

日羅長於百濟不忘天朝持節老成當時無出其右者惜乎功未及立俄罹凶變之禍乃猶有身能爲祥後之寃始有來歙之風

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在任那府生子日羅日羅時在百濟帝聞其才能勅百濟徵之百濟惜其才不肯帝遣使者潛見日羅謀之日羅曰君宜示威嚴臨之必聽使者乃見國王聲色俱厲國王畏怖不敢違乃遣使護送日羅帝供給甚厚遣阿部目等就問政事詔以討新羅復任那之策日羅曰服夷之道在培養國本何必動凶器爲今計上自臣連二造下至小吏節用薄斂訓士教民結以信義三年足食足兵然後多造舟艦列置海津大張聲勢使韓人見之因遣才辯士召其國王國王不來召貴戚王子先服其心而後問其罪是萬全策也百濟護送官猜其言國陰事留

欽明朝百濟初獻佛像經論帝雖欲向其教而一二大臣猶有不可者敏達崇明特之不信其法詔馬子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大語可謂蘭蕙而禁之勿益他人則知其法不可也既知不可而許馬子爲之則私之也在廷諸臣皆知其許馬子則默

德爾者刺之逃日羅臨死曰此我奴所爲非新羅也帝悼惜收德爾等鞫問具服賜之日羅宗族誅之是時鹿深臣等使百濟齎佛像還大臣蘇我馬子請之遣鞍部司馬達等池邊冰田於四方求修行者獲高麗僧名慧便者於播磨馬子招爲師度司馬達等女爲尼曰善信又度善信弟子二人馬子崇敬三尼營佛殿安像佛教盛行始于此十四年大疫民多死物部守屋中臣勝海劾奏馬子信妖法惑民致祟請燒寺塔逐善信帝從之守屋乃自往燒佛殿棄餘燼於難波堀江又責馬子出三尼馬子歸泣對之有司褫其衣撻之市馬子憂懼成疾懇請禱佛帝曰汝獨爲

有不向其風者哉使帝毅然禁遏馬子爲之毀絶佛像經論而一遵祖宗之法則社稷之福可勝言哉

十四年乙巳歲帝崩

用明帝元年丙午歲

謀音疊謚也又疊注前人之功德也

元年皇弟穴穗部謀不軌

之勿惑他人乃還與善信等馬子大喜而深啣守屋時帝欲速復任那以坂田耳子王爲使帝適患瘡劇謂大兄皇子曰必奉先帝意興復任那八月帝崩異母弟大兄皇子立是爲用明帝立穴穗部嫂爲皇后大行天皇之在殯宮也馬子佩刀入誄守屋笑曰狀如中箭之鳥守屋入誄手顫馬子笑曰宜懸鈴二人益相惡穴穗部皇子潛懷覬覦慍曰奈何不事生王而事死王是歲殺三輪逆初穴穗部皇子欲蒸炊屋姫皇后強入殯宮逆拒而不納穴穗部謂馬子守屋曰方今皇族甚衆且輔以兩大臣誰得擅守殯宮逆乃敢拒我無禮甚矣我將誅之何如二人曰善穴穗

用明享世不永頗尊崇佛道馬子無所忌憚與厩戸皇子同志殺弓削守屋中臣勝海而其法盛行浸淫漸漫遂至侵軼朝儀擾亂國典殆相出入而蠹害天下未必不由天梯輕發之所致此識得失隆替之樞機也

阿都大和地名

部與守屋往攻逆逃匿皇后別宮守屋就斬之逆敏達帝寵臣甚被委信緣此皇后深恨穴穗部二年二月帝疾皇子厩戸晝夜侍側祈佛誦經帝亦欲歸佛召群臣而議物部守屋中臣勝海曰舍國神而祈蕃神不可馬子曰臣請奉詔即延僧豐國入内厩戸握馬子手泣曰三寶妙理人不知之非大臣歸心福田誰成今日事者馬子叩頭曰殿下聖德務興佛法臣以死守之守屋睥睨二人意色俱惡厩戸謂左右曰大連昧因果之理禍今且至或謂守屋曰群臣圖卿其備之守屋乃退居阿都別業以兵自衛勝海亦聚兵欲援守屋已而知事不濟往歸彥人皇子厩戸

二年丁未,敏達帝崩。

勸帝禮佛者,太子也。其建寺壞國典也。守屋之誅,端由於立穴穗部,而其實在於私也。太子左右不論是非,遂攻戮守屋,其為國家,而惡其異己也。

先令舍人迹見赤檮伺間擊殺勝海。帝崩,繼嗣未定。守屋欲除諸皇子,立穴穗部皇子。謀泄,馬子遣兵,夜圍穴穗部宮。兵士登樓擊穴穗部,中肩墮地,走入室。兵士舉燭,殺皇子。尋殺宅部皇子,以其善穴穗部也。馬子與泊瀨部、竹田、廏戶、難波、春日五皇子帥兵,圍守屋澁川第。守屋築稻城拒戰,其兵蔽野。諸皇子惶怖不敢進。廏戶時年十六,束髮置四天王像于頂,誓曰:使我戰捷,必建寺塔奉之。乃與馬子整軍而進。守屋登樹射,赤檮射殺守屋。守屋眾潰。諸皇子兵追及河內餌香川原。守屋資人捕鳥部萬帥一百人守難波宅,聞守屋死,逃茅渟縣山中。有司遣兵索萬。萬匿

守屋臣捕鳥部萬。

義狗。

崇峻帝元年戊申歲。

竹叢中,牽繩撼竹。眾赴之,萬輒射殺之。眾不敢逼。萬挾弓逃,眾射中其膝。萬仆地,呼曰:吾天皇干城,今乃窮矣。眾競射,萬射殺三十人,遂斫其弓,投劍水中,引刀自殺。乃支解其尸,為八,梟之八國。萬有畜狗,繞尸而吠,啣其頭置古冢,不食而死。是年,建寺於難波荒陵,安四天王像。收守屋田宅資財及家奴,悉施捨焉。分田一万頃,賞赤檮。自守屋之死,天下無復有鬬佛者矣。自帝崩五閱月,馬子奏炊屋媛皇后,立皇弟泊瀨部,是為崇峻帝。蘇我馬子為大臣如故。百濟朝貢,獻佛舍利及僧九人、寺工、鑪盤工、瓦工、畫工。馬子遣尼善信於百濟學佛法,建法興寺於飛鳥。二年,遣近

謀任那興復。

帝不堪於馬子。

江滿於東山道,宍人雁於東海道,阿倍臣於北陸道,觀察國境及蝦夷國境。三年三月,尼善信還自百濟。四年,帝欲興復任那,群臣多贊之。冬,詔遣紀男麻呂、巨勢比良夫、狹臣、大伴嚙、葛城烏奈良為大將軍,將兵二万,出屯筑紫,遣吉士金於新羅,吉士木蓮子於任那,問任那事。曰:勿以內亂怠外事。男麻呂等再閱歲而還。五年,馬子驕暴益甚。帝疾之,謂廏戶皇子曰:馬子內恣私欲,外飾佛法,朕不能堪。如何?太子對曰:馬子誠驕恣矣。陛下唯忍耳。會有獻山猪者,帝指謂左右曰:孰能斫朕所疾,如斫此猪頭?宮女失寵者以告馬子。馬子懼,謀先發。廏戶居間,雖知其情,憂念累

五年壬子歲,馬子弑帝,推古帝立。

崇峻帝之亡,其亦出於輕躁,顧猶有激也。自非可不戒乎。太子曰過去之報,此佛氏因果三世之說。其要令人斷惡修善,而流弊亦至于此。今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而諉過去之報,則天下可得而治哉。

日。十一月,馬子使東漢駒弑帝於寢殿。事起不意,群臣擾亂。馬子命殺數人,乃定。廏戶哭曰:是帝過去報也。是歲,炊屋姬皇后即位于豐浦宮,是為推古帝。立廏戶為皇太子。太子,用明帝第二子。母皇后有娠,出巡視宮省,至馬官廏戶產,因名曰廏戶。生而能言,稍長好讀書,性聰敏,兼聽十人訟,略無違錯。帝鍾愛,居之宮南上殿,因号曰上宮廏戶豐聰耳皇子。馬子厚賞漢駒,寵之,令出入卧內。漢駒負功不羈,通馬子女。馬子怒,縛漢駒庭樹,自射之,數其罪曰:是弑君之賊,吾為行誅。駒大叫曰:我知有大臣,不知有帝。馬子益怒,挺劍斬之。天下益惡馬子。廏戶聞之曰:雖誅此賊

浮屠又浮圖
新羅任那相攻
帝救任那

蘇我氏弑君之名不可掩也然終善遇馬子不忤其意帝使皇太子攝行萬機又詔太子及馬子興隆三寶群臣競造佛寺尋命太子與諸蕃僧講論佛經于御前賜播磨水田一百町是歲高麗僧慧慈歸化太子師之從受五戒倣浮屠之號自命曰勝鬘翌年法興寺成以馬子子善德爲寺司八年新羅任那相攻帝欲救任那以境部臣爲大將軍穗積臣爲副將軍帥兵一萬伐新羅拔五城新羅降割六城獻之二將議曰新羅既服不必窮討遣使奏捷新羅任那遣使貢獻奏曰天神地皇監臨在上自今每歲必朝不復相攻乃召還諸將既而新羅復侵任那翌年遣大伴

賜冠位
遣小野妹子於隋
隋使來

囓於高麗坂本糠手於百濟救任那新羅諜者至對馬捕而流之上野十年以來目皇子爲將軍帥兵伐新羅皇子至筑紫屯島郡聚船運糧百濟僧觀勒來獻曆本及天文地理書十一年來目皇子薨於筑紫帝聞以當麻皇子代之至播磨喪其妃不果往十二年正月始用曆日賜冠位於群臣冠六品曰德仁禮信義智各有大小凡十二階改制朝禮頒憲法十七條十五年遣大禮小野妹子聘隋國鞍作福利爲通事贈隋主楊廣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隋人呼妹子曰蘇因高妹子踰歲還自隋隋主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俱來帝造新館於難波遣難

遣學生於隋

波雄成以船三十艘迎之妹子之歸途經百濟百濟逼奪隋主答書群臣咎妹子辱國體請罪之帝特旨宥之隋使入京遣飾騎七十五匹迎之隋使造闕獻國書信物饗世清於朝帝問太子曰書辭如何太子曰此爲賜諸侯書式然曰皇曰帝則爲敵對此書用皇字宜答書相報也帝從之世清還帝再以妹子爲大使難波雄成爲小使鞍作福利爲通事送之學生倭漢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玄理新漢大國學僧新漢旻南淵清安志賀惠隱等從之妹子翌年還福利等留不還冬每國置屯倉十九年帝將幸菟田觀野人逐獸太子諫曰佛教五戒一爲不殺生儒家之

厩戸太子薨
[illegible]

仁即是也願陛下永斷此事帝納之自是每歲以是日採藥名曰藥獵二十年百濟人歸化有一人全身斑白者見者惡之欲放之海島其人曰公等惡我則牛馬斑白者亦不可畜邪吾有巧思何不留用試之果絕巧人呼曰路子工其一名味麻之自云嘗在吳學舞技乃令少年就學二十二年馬子疾爲度僧尼一千人二十六年高麗朝貢奏曰隋主楊廣與三十萬眾來攻我軍拒破之因獻隋俘二十九年二月皇太子厩戸薨年四十九諡曰聖德太子太子嘗與大臣蘇我馬子等撰天皇紀國紀及臣連伴造國造等百八十部所建寺四天王法隆法興等凡十一所諸

以爲一書曰臣連等官稱位號也、始建法興寺、後改號元興寺、
新羅降任那、

臣競倣造寺凡四十六所度僧尼凡一千三百八十
餘人是歲新羅朝貢上表文新羅上表始此二十一
年七月新羅貢佛像佛器是歲新羅攻任那降之帝
將討新羅問之羣臣田中臣曰先遣使視察虛實然
後討之未晩也中臣國曰任那本我内官家今爲新
羅所取不問其罪可乎請速發兵復之以付百濟田
中臣曰不然百濟反覆之國譎詐是事奈何授之土
地議不決而止乃遣吉士磐金於新羅吉士倉下於
任那驗問新羅王遣八大夫啓其國事於磐金任那
事於倉下且曰任那雖小天皇附庸新羅何敢有之
請復内官家乃遣使從磐金任那使從倉下貢兩國

隋滅唐興、

調磐金等候風未發會帝以大德境部雄麻呂小德
中臣國爲大將軍小德河邊禰受等爲副將軍討新
羅舟師數萬蔽海而進兩國使人望見駭愕逃還雄
麻呂等進至任那新羅大懼更因雄麻呂謝罪詔釋
之此冬磐金等至自新羅曰兩國使者將發會船師
大至彼懼而不來馬子悔遣諸將初磐金至新羅新
羅出一船迎之磐金曰任那何不來迎新羅即爲任
那加一船新羅用迎船二艘始於此是歲自春至秋
霖雨大水五穀不登留學僧惠齊等從新羅使還自
唐先是隋臣唐侯李淵受隋禪號國唐惠齊等奏曰
唐禮儀之國也宜常相聘問學生在唐者皆已成器

僧毆其祖、

願召還之三十二年有僧執斧毆其祖帝聞之召馬
子曰出家者宜守戒何乃惡逆至此將召諸寺僧尼
罪違法者百濟僧觀勒請曰佛法自西域至漢經三
百年至百濟僅百年其入日本未百年故僧尼不習
法律輒犯惡逆願罪極惡一人宥其餘帝從之於是

詔置僧正僧都之官、是時有寺四十六所、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

置僧正僧都檢校僧尼不法三十四年馬子薨以其
子蝦夷爲大臣馬子嘗令人奏曰葛城縣臣之舊里

帝拒馬子之請、

也願賜以爲封戶帝曰大臣朕舅也所言莫不從然
當朕世無故賜大縣豈朕之受譏大臣亦蒙不廉之

三十六年戊子歲帝崩、

名馬子不能復請三十六年三月帝崩初帝喪皇太

崇峻崩而無嗣、額田部皇后、蘇我氏之出也、馬子既行弑逆、權無出其右者、蓋群臣承其意而勸進皇后、此國朝女主登極之始也、

子未立儲臨崩召故太子子山背王囑後事蝦夷欲

立田村皇子恐衆不從會群臣於家議之不決而罷
蝦夷又問叔父境部摩理勢摩理勢不從蝦夷使人
讓曰卿言果是耶我將從之苟非耶我安得從但我
與卿生隙亂必起矣奈何摩理勢不聽赴斑鳩匿泊
瀨王家蝦夷怒使人請山背大兄曰願獲摩理勢而
推之大兄曰彼先皇親臣寧違卿耶請勿推因諭摩
理勢曰汝不忘先王之恩固善然我不得違蝦夷汝
焉得不從摩理勢哭泣還家十餘日泊瀨王薨摩理
勢聞之曰我將誰賴蝦夷遣兵攻之摩理勢與仲子
阿椰出門據胡床以待兵至縊殺父子瘞之一坎長
子毛津逃而匿寺亦見殺蝦夷遂立田村皇子是爲

舒明帝元年己丑歳、

形名之妻勸其夫以忠義、遂得破虜而還、可謂女丈夫也、

十三年辛丑歳帝崩、

皇極帝元年壬寅歳、

佾音逸、舞行列也、

入鹿殺山背王、

舒明帝元年正月、蝦夷等奉神璽帝、辭曰、宗廟重事也、寡人不肖、不敢當、羣臣固請、遂即位、遣田部連於掖玖、掖玖人尋歸化、三年、百濟王義慈使其子豐璋來質、四年、先是遣大仁上御田耜等於唐、至是、御田耜等還自唐、唐使高表仁與來、遣大伴馬養以船三十餘隻迎之、旗幟鮮麗、迎而入難波館、表仁喜其禮厚、是歳、新羅王伯淨卒、無子、國人立其長女德曼、翌年、表仁歸、遣吉士雄麻呂等送至對馬、九年、蝦夷叛、帝以大仁上毛野形名爲將軍、討之不克、退入壘、爲蝦夷所圍、官軍逃散、形名窘迫、欲潰圍而逃、其妻謂之曰、君祖先宣威海外、君奈何辱祖先取笑後世、乃酌酒飲之、形名醉臥、妻起佩劒、令婢數十人鳴弦、蝦夷以爲兵猶多、稍稍引退、形名適醒、妻乃進器仗、散卒亦聚、遂擊蝦夷、大破之、十三年十月、帝崩、皇極帝元年、蝦夷疾、子入鹿代行大臣事、威權過父、蝦夷建家廟於葛城、爲八佾舞、又發國中民、豫造雙墓、已墓曰大陵、入鹿墓曰小陵、入鹿欲除諸皇族、立舒明皇子古人大兄、大兄、蘇我氏之出也、時山背王最有賢名、入鹿深忌之、遣巨勢德太巨、土師娑婆襲王於班鳩、第王及舍人拒戰、奴三成善射、射殺娑婆等數十人、王取馬骨、置內寢、與其妃及子弟逃匿膽駒山、德太巨縱火燒第、獲馬骨於灰燼中、以爲王死、乃還、王

廄戸子孫爲入鹿所殲、

入鹿父子闚闢之跡稍彰、

禍亦禍也、

軼夷質切、音佚、過也、突也、

姑息、姑且也、息休也、

在山中、不食數月、其臣三輪文屋謂王曰、王急赴深草屯倉、得馬走東國、發兵還戰、必克矣、王曰、如卿言、吾知其必克、然吾嘗誓十年不役民、奈何以一身故患苦百姓、吾殺身舒民、亦丈夫、何必戰勝然後爲丈夫、入鹿聞王在膽駒山、大懼、將率兵自行、古人大兄止之曰、御不見鼠耶、伏穴而生、失穴而死、入鹿乃遣兵索山中、不獲、還圍班鳩寺、王使文屋謂將士曰、吾非不能討入鹿、顧以一身故傷百姓、吾不忍也、遂與其子弟妃妾自經、於是廄戸子孫二十三人皆爲入鹿所殺、蝦夷聞之、罵曰、入鹿狂愚、擅行暴惡、其能久乎、三年十一月、入鹿造兩第於甘檮岡、呼蝦夷宅曰宮門、己宅曰谷宮門、稱其子曰王子、宅外構柵、設兵庫、常使力人持兵守衛、蝦夷又造宅於畝傍山東、鑿池築城、設庫儲箭、出入率兵士五十人自衛、漢直等恒侍二門、嚴如宮衛、闚闢之迹稍彰、

論曰、國初列聖、因俗爲治、制度簡易、專尚質實、而其所以振乾綱、定禍難、經方土、宅區夏、汲汲於敷治化、殆有軼漢唐而踵三代聖王之治者矣、蓋神武聖德、如日之升、不待贊揚、綏靖之誅手研耳、即周公之除管蔡也、崇神之奉安神器、即文王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者、而其遣四道將軍、即宣王之四征不廷也、垂仁之平狹穗彥、能以義絕恩、非漢唐英主姑息外戚

攘音穰。因其自來而取曰攘。

刑措、謂不施一人。

絕天命也。

戚畹、謂外戚。

福田、謂來世之福。

滔天之禍指弒逆。

諉、託也。累也。斁音亦、解也。熄音息、曰滅火。

楊朱墨翟。

以貽亂子孫之比也。景行之平熊襲、攘蝦夷、即周公之懲荊舒、膺戎狄也。神后之征三韓、責貢獻、取藝文技術、以資我政、比者。非漢唐黷國本以事遠略之類也。仁德之宮室不堊、即大禹之卑宮惡服、以竭力民事者、而其刑措二十八年、即成康之克殘去殺也。稚郎子之讓位、抵死、仁賢之以兄讓弟、即泰伯之三讓天下也。雖有武烈雄略之暴戾、其總攬朝權、勸民農桑、萬非夏商末主之淫虐、絕天之比也。嗚呼、列聖勵精圖治、世濟其美、如彼其懿也。而及欽明一受佛像經論之獻、蘇我稻目父子、以戚畹之親、首惑其說、以物部中臣諸大臣之力、不能奪之。豐聰備位東闈、與馬子惑溺其說、營堂塔度僧尼、以禱福田。其弊害之極、遂至為滔天之禍、而豐聰以弒逆之罪、諉過去之報。三綱淪而九法斁。父子三世專政、行逆至入鹿極。神武統一之業、於是殆熄矣。非有列聖在天之靈洽民之澤、維持之於冥冥之中、則天下之事、未可知也。

昔者孟子歷舉三代聖王之蹟、論楊墨之害、為甚於洪水猛獸。夫楊墨之無父無君、無擇於佛氏也。故三代聖王之政、敗壞於楊墨。國朝列聖之治、敗壞於佛氏。洪水猛獸之災、所被有限、異端邪說之害、至仁義充塞、世道滅裂而後止。孟子之言、未為夸也。抑世固有破壞人心、陪蓰楊墨、而千百佛氏者。今之以世道人心為己憂者、可無所鑑于斯乎。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一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二

近藤鉼城　著
賴　復　閱
岡　千仞

中興記第二

悃苦本反、志純一也、愊音逼、誠志也、浮輕也、夸音誇、自大也、質實也、貴本之謂文、惇厚也、都昆切、

論曰古先聖王之爲政先視天下民心之所趨而定其所尚徵之彼夏人接姚姒之後其民悃愊僞詐未作故定其所尚曰忠殷人忠實有餘而浮夸未萠故定其所尚曰質及周承二代之後風氣一變人文日開故定其所尚曰文三代之治冠于百王者先定其所尚也國朝神武創業列聖相承以勤儉之政馭惇

敦厚相勉也、朴與樸同、

貢薦也、賦斂也、

郁於六切、文勢貌、

篤之民德化四布風俗敦朴是夏之尚忠也殷之尚質也中世以後三韓稱藩工匠耕織一切器用盡摸彼制尋通隋唐使聘往來學術技藝無所不傳習知見日開文物日盛是周人承二代之後也而天智以不世出之才際大有爲之時方將視天下民心之所趨而立一定之法勢不得不尚文於是考歷聖之沿革鑒隋唐之得失取百世無弊者定一代之制度光仁桓武嵯峨諸明主繼起益修其法大而貢賦兵制細而服飾器具內而國郡外而邊徼綱擧目張粲然成章是猶周鑒于二代以濟郁郁之盛也蓋神武廓清之功待天智之制度以貽範百王也萬世無疆之

縟音辱、繁采飾也、

烝進也、

休實基於此史贊其功曰中宗配之神武嗚呼又豈矣人或議天智摹隋唐之法本邦尚武之風蕩然掃地矣是亦不通之甚者夫周人之尚文出於時勢之不得不然者天智唯知時勢不得不然故天智制法度猶周公定禮樂也而議者病其漸致文弱是何異于周末論者病文縟之弊將驅天下復之於太古之無爲哉天下活物也忠變爲質質變爲文皆出於時勢之不得不然者而非人力之所能制也唯達大勢者深契是理廓而大之變而通之能使斯民烝烝焉日遷善不自知其所以然此天智之所以致中興之治也故知天下之爲活物而後可以與論天智中興

三韓朝貢、

誅入鹿、

是年正月京師有物聲如猿嘯之不見其形、

闚闞猶覬覦也、

鎌足本姓中臣、父御食子、小德冠、天兒屋根命之裔也、

蹴子六切、

之治也

皇極齊明帝四年夏六月三韓朝貢是日皇子中大兄與中臣鎌足及倉山田石川麻呂等謀誅蘓我入鹿于大極殿初大臣蘓我蝦夷父子以外戚擅權横害皇族闚闞之迹稍彰中臣鎌足慨然有匡濟之志時以鎌足爲神祇伯固辭不就稱疾居三島皇弟輕皇子亦有意除姦知鎌足賢厚遇之鎌足以女妻之深相結托焉又竊察宗室諸王可輔以濟功者屬心于皇子中大兄皇子舒明帝子即齊明帝所生也一日鎌足陪皇子蹴鞠於法興寺皇子皮鞋脫鎌足跪奉之皇子亦跪受之自是情好日密然恐爲人所疑託學

石川麻呂、馬子孫倉麻呂子、
調賦也、

周孔之道於南淵氏每相往來密謀於道路鎌足謂皇子曰謀大事者不可無援請納蘇我石川麻呂女與之協謀事必成矣皇子從之鎌足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養綱田是歲六月三韓使者至皇子密謂石川麻呂曰三韓進調之日卿宜讀表吾將入誅入鹿使者進見帝御大極殿入鹿入侍入鹿爲人多疑劒不去身鎌足令俳優調之入鹿笑解劒而入中大兄戒衛門府悉鎖諸門自執長槍伏殿側鎌足持弓矢警衛使海犬養勝麻呂授雙劒於子麻呂綱田曰急入斬之子麻呂等懼甚食不下咽鎌足叱而勸之石川麻呂讀表文將盡子麻呂等不肯進石川麻

顫、顫震也、音戰、
八寸曰咫、
斫、擊也、音灼、攀、普班切、引也、
古人大兄、稲目之女所生、苫、詩廉切、白蓋謂之苫、

呂手戰聲顫汗流沾衣入鹿怪問故石川麻呂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中大兄恐其失機徑入斫入鹿入鹿驚起子麻呂進斫其脚入鹿仆攀御座叩頭曰臣何罪帝大驚謂中大兄曰卿欲何爲中大兄伏地奏曰入鹿翦滅天宗謀傾天位奈何不誅遂殺之帝即起避之古人大兄驚呼曰韓人殺入鹿逃入私宮是日雨潦水滿庭撤苫障覆入鹿尸中大兄入法興寺諸皇子諸王羣臣悉從乃遣使賜入鹿尸於蝦夷漢直等聚衆將援蝦夷中大兄遣將軍巨勢德太臣諭以順逆高向國押謂漢直等曰太郎既死大臣亦不能久吾輩獨爲誰戰解劒投弓相率逃去中大兄遣

蝦夷伏誅、
船惠尺、得燼餘國記、因謂修古事記日本紀、其功當有伏士之下、燼爲恢切、
孝德帝即位、

兵圍蝦夷第蝦夷悉燒天皇記國記及寶器而死船史惠尺收其燼餘國記以獻自馬子弑崇峻帝五十五年而蝦夷父子悉伏誅帝欲傳位於中大兄中大兄退問鎌足曰古人大兄殿下之兄也輕皇子殿下之舅也殿下先登大位非所以敬長何不立舅以從民望中大兄乃密奏讓於輕皇子帝遂授璽綬於輕皇子輕皇子讓於古人大兄大兄避席曰聖旨所授何勞推讓臣請出家入吉野爲天皇祈福解佩刀而出入法興寺削髮於是輕皇子即位是爲孝德帝上先帝尊號曰皇祖母尊立中大兄爲皇太子始置左右大臣阿部內麻呂爲左大臣蘇我石川麻呂爲右大

高向玄理、僧旻、爲國博士、
大化年號之始
遣尾張美濃、課供神之幣、
古人大兄、圖不軌、

臣中臣鎌足爲內臣授大錦冠增封若干戶帝素知鎌足才禮敬甚至鎌足以天下爲己任傾心輔翼言聽計行紀綱大張帝及皇祖母尊皇太子會群臣於大槻樹下盟誓告神祇曰天覆地載帝道惟一而末代澆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我誅殄暴逆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貳朝若負此盟天災地妖鬼誅人伐皎如日月是歲始建元曰大化七月帝詢群臣以治民之要石川麻呂奏曰請先祭神祇然後議政事是日遣使於尾張及美濃課神幣九月古人大兄潛圖不軌吉備笠垂上變皇太子太子遣兵討之斬古人父子妃妾自經死有女曰倭姫太子即位後爲后

中興華政、軌音宄、法也、則也、轍直列切、迹也、匱匣也、求位切、撞擊也、宅江切、

是日、定男女奴婢之法、

詔左右大臣曰治國之方當遵先王之軌轍爲政之務在於無失信於民又詔臣連伴造問民所患苦設鐘匱於闕聽有寃枉者投牒撞鐘是日置東國國司詔曰汝等之任作戶籍校田畝園池之利與民俱之汝等在國不得判罪不得納貨賂苦民入京之日不得多從百姓惟得從國造郡領長官從者九人次官從者七人主典從者五人違限者罪但以公事往來得騎部內之馬喫部內之飯介以上奉法必須褒賞違法當降爵位判官以下納貨賂二陪徵之以輕重科罪若有奸詐之徒僞言我父祖領官家治郡縣汝等宜審覈奏之三韓朝貢百濟攝任那使事其數有

十二月、遷都于難波長柄豐碕、是歲、自春至夏、大倭

闕詔郤之遣巨勢德太古撿察任那國界是歲唐主李世民自將擊高麗又詔國司曰國中間曠之地宜造兵庫收聚國郡兵器邊地迫近蝦夷者宜集兵器撿之再授本主卽賜帛布有差九月遣使諸國治兵又錄口數詔曰自古歷世天皇必置標代民垂名於後故臣連伴造國造等亦各置私民恣情驅使且割國縣山海林野池田以爲私財爭奪無已或兼幷數萬頃或無立錐地及進調賦亦先自收斂然後分進每有徵發各率私民而從事易曰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猶乏而有勢者分割水陸以私地賣與百姓年索其價從今以後宜禁私賣

鼠徙于難波、二年正月朔賀正、賀正禮畢、

正月、遣使郡國修兵庫、蝦夷親附、

地以杜兼幷之路二年正月詔宣新令其一曰罷祖宗所立子代之民處處屯倉及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在部曲田莊仍賜食封大夫以上各有差賜布帛官人百姓亦有差二曰始修京師置畿內國司郡司關塞斥候防人驛馬傳馬造鈴契定山河凡京每坊置長一人四坊置令一人掌案撿戶口督察奸非坊令取坊內明廉強直堪時務者里坊長並取里坊百姓清正強幹者凡東自名墾橫河南自紀伊兄山西自赤石櫛淵北自近江狹狹波合坂山以內爲畿內國凡郡以四十里爲大郡三十里以下四里以上爲中郡三里爲小郡郡司取國造性識清廉堪時務者

三月、詔東國國司等曰、夫君於天地之間而宰萬民者、不可獨制、須假補翼、是以我皇祖與卿祖考共治、朕亦欲頼神明保佑、與卿等共治、故前以良家大夫使治東方八道、既而六人奉法、二人違令、朕美彼奉法、疾此違令、皆隨前敕而處斷、

是月、詔東國朝集使等曰、違去歲九月

爲大領少領彊幹聰幹工書算者爲主政主帳凡給驛馬傳馬皆依鈴傳符剋數凡諸國及關給鈴契並長官執之無長官次官執之其三曰始造戶籍計帳班田收授之法凡五十戶爲里每里置長一人掌按撿戶口課殖農桑禁察非違催督賦役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段租稻二束二把町租稻二十二束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處隨便量置其四曰罷舊賦役而行田調凡絹絲綿並隨鄉土所出凡給口分田者男二段女減三分之一每六年撿戶籍班田凡庸一丁歲役十日若須收庸者布二丈六尺一日二尺六寸制田調田一町絹一丈四町成匹

詔貪姦利者不可以不治其罪今始命新設將奉幣諸神凡方數凡役民者造宜大赦天下其犯罪已下咸放除之自今以後國司等謹遵前詔勿敢故違驪至鯽魚神社福州胡倉君檥子連三河大伴直䕨尾直等六人優詔褒良政

三年、

長四丈廣二尺半絁二丈二町成匹長廣同絹布四丈長廣同絹絁一町成端別收戶別之調一戶皆布一丈二尺凡調副物鹽贄亦隨鄉土所出凡官馬中馬每一百戶輸一匹細馬每二百戶輸一匹其置馬直者一戶布一丈二尺凡兵人身輸刀甲弓矢幡鼓凡仕丁舊法每三十戶一人今每五十戶一人充諸司以五十戶充仕丁一人之粮一戶庸布一丈二尺庸米五斗三年先是工人比羅夫建言穿渠通水氏苦其役有人投匭諫之即日罷之是歲令曰凡有位者要寅時於南門之外左右羅列候日初出侍於廳晚參者不得入侍午時聽鐘而罷初蘇我氏專政政

五年、

石川麻呂讒死

龕苦含切

事甚懈大派王嘗謂蝦夷曰羣卿百寮朝參已懈請以卯朝以巳退蝦夷不聽至是有此制五年春定置八省百官制十九階冠罷古冠三月石川麻呂異母弟日向讒石川麻呂謀逆於皇太子太子奏遣兵圍之石川麻呂與二子法師赤狛奔倭適長子興志在山田營佛寺聞變迎而入寺欲拒之石川麻呂不聽興志又欲燒小墾田宮石川麻呂曰人臣敵君罪莫大焉今遇讒陷罪命也吾所以來者欲從容就死也乃開佛龕誓曰願生生不讐君遂自經妻及三男一女同死其餘從死者甚多石川麻呂馬子之孫繼與中臣鎌足協謀誅入鹿有功既而籍其家好書重寶

白雉二年、

德太臣建謀

五年、

孝德帝崩、

齊明帝立、

孝德帝崇佛

皆記曰此太子之書曰此太子之物太子始悟其寃痛悼貶日向爲筑紫太宰帥時人謂之隱流白雉二年百濟新羅朝貢新羅使著唐國服帝惡其擅更制責而却之大臣德太臣曰今不伐新羅後必有悔伐之不必勞力自難波至筑紫多具舳艫僞張聲勢召新羅問罪彼必服矣不聽五年以河邊麻呂爲遣唐使高向玄理爲押使唐主延見之問我國地理國初神名踰歲而還是歲十月帝崩在位十年改元二曰大化白雉先是皇太子奏請遷倭京未許太子奉皇祖母尊移居焉公卿多從帝不樂因欲弃位造宮山碕未成會病遂崩帝爲人柔仁優降恩勅好儒崇佛

法輕神道此春秋責備於賢者之意也帝素識休烈至治之隆求之前古亦不可多得焉辟音璧君也皇上帝辟君也天子諸侯通稱君、

齊明帝四年、

百濟擾

伐肅愼、

設政廳于後方羊蹄、

然不重神道至伐生國魂神社樹皇太子奉皇祖母尊復辟是爲皇極齊明帝是歲百濟高麗靺鞨取新羅北境三十城新羅訴之唐四年遣阿曇頰垂於百濟攻新羅去年遣使新羅新羅拒命故也初百濟王有孝友之聲稱海東曾子後稍荒淫夫人妓妾擅弄國柄誅殺賢良於是百濟擾亂先是以備蝦夷修磐舟柵選越人爲柵戶至是遣越守阿部比羅夫率舟師百八十艘伐蝦夷降之設政廳于後方羊蹄置湧代津輕二郡領又伐肅愼翌年又伐肅愼比羅夫令陸奥蝦夷乘己舟進至大河側渡島蝦夷一千餘臨河而陣陣中乍呼曰肅愼舟師來比羅夫乃積綵帛

有馬皇子謀反

讟徒谷切痛怨也誹也

有馬詣赤兄家謀事所倚夾膝無故自折以爲不祥俱盟而北

鐵器於海濱誘之肅慎陳舟師繫羽爲旗來而據一島比羅夫進擊賊力拒能登馬身龍戰死官軍奮戰大破之是歲有馬皇子謀反伏誅初帝好土木造宮於飛鳥岡本又築觀於田身嶺名曰天宮使水工穿渠自香山西至石上山以舟二百隻運山石爲宮垣時人呼曰狂心渠役夫七萬餘材木朽腐委積山椒怨讟紛起於是孝德皇子有間竊畜異志佯疾浴于牟婁溫泉歸盛稱風土美帝聞而喜遂幸焉左大臣蘓我赤兄留守一日赤兄擧時政得失以語有間有間以爲赤兄善己也乃詣赤兄家謀擧事即夜赤兄命物部朴市鮪圍其第執有間及其黨守大石坂合

五年遣唐使

是歲命出雲國造修繕神宮

猙音爭獰音儜惡貌野蠻形狀也

六年唐滅百濟

部藥等押送行在皇太子面詰反狀有間辭服絞之於白藤坂流大石藥五年秋遣坂合部石布津守吉祥聘於唐攜蝦夷男女二人示唐主九月石布船遇風漂至南海一島爲島夷所殺唯東漢長直阿利麻坂合部稻積等五人奪夷船逃至唐括州吉祥船至越州見唐主於東京唐主見蝦夷問其地名種類蝦夷長鬚四尺許插箭於首唐主歎曰蝦夷何猙獰也蝦夷令人戴瓠立數十步外射無不中贈唐主以弓箭及白鹿皮時唐主欲以明年攻百濟遂拘留吉祥等及滅百濟始放還六年唐將蘓定方滅百濟令劉仁願守之百濟奏變曰新羅導唐人傾覆本國君臣

帝幸難波宮簡閱軍器勅駿河造船

七年帝至筑紫太子造木丸殿

斲音琢斫也質樸言無飾也

皇極齊明帝崩太子素服親軍政

太子救百濟壬戌歲五月之事

被俘略無遺類百濟人鬼室福信募義兵據任射岐山收聚散卒軍無鬪具衆皆執棓擊新羅破之奪其兵器軍復震唐人不敢逼福信等遂嚮集國人共保王城遣使獻唐俘一百餘人乞援且請迎王子豐璋立之帝將幸筑紫救百濟勅駿河造船七年春帝帥舟師至筑紫皇太子從焉太子造宮於朝倉山村木不斲務從質樸時人謂之黑木宮又號木丸殿帝作歌後世所唱朝倉木丸殿歌是也七月帝崩于朝倉宮在位七年皇太子奉梓宮還難波素服聽軍政遣阿曇比邏夫河邊百枝阿部比羅夫等救百濟別令朴市田來津以兵五千護送豐璋及叔父忠勝唐將

是歲播磨國司岸田麻呂獲寶劍以獻

癸亥歲二月百濟刺貢福信獻唐俘續守言

堰於扇切壅水爲埭曰堰

繚落蕭切纏也

蘓定方苾加力等與突厥兵自水陸二道進至百濟城下會浿江冰合雲車齊進百濟兵奮擊奪其二壘唐兵力竭不復能振是歲春唐復與新羅攻高麗高麗請救遣兵守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犯其南界新羅不得襲其西壘唐將蘓定方引還五月比邏夫等帥戰艦一百七十艘送豐璋至百濟立爲王授金策於福信撫其背褒獎君臣流涕乃謀保州柔城西部皆應引兵圍劉仁願翌年豐璋福信議曰州柔近地無田民必饑困不如還於避城避城西北帶水東南阻深淖巨堰繚以田畝宜遷居焉田來津進曰避城逼近敵地敵一夜而至州柔嶮隘易守難攻若棄險

伐新羅

擣音倒或作搗

而就卑地何以有國豐璋不聽遂徙避城明年唐將劉仁軌發新羅兵救仁願百濟兵戰於熊津不利新羅火百濟南境取安德要地於是避城不可守復還州柔三月遣上毛野稚子阿部比羅夫等帥兵二萬七千人伐新羅取二城豐璋疑福信有異圖執之貫掌以革謂衆曰福信可殺乎嬾之者曰惡逆人不可赦福信怒唾其面罵曰腐狗癡奴何讒害善類遂被殺新羅聞之喜曰兒輩不復足懼進圍州柔劉仁軌帥戰艦百餘艘陣白村江我援兵與唐軍戰不利而退諸將又率死士擣唐陣唐人從左右圍擊我軍不利田來津殺敵數十人而死豐璋乘船走高麗州柔

百濟亡

當此時我之帥未得其人而懸軍深入而取敗者以時運未開而將略不明乎機不精也因是觀之國家自是棄三韓雖有異於先王勤遠略之志然先自治而後外患亦守成之良規也

降唐百濟亡矣皇太子召諸將還追贈鬼室福信小錦下分處百濟歸化民鬼室集斯等男女二千餘人於東國給復十年後百濟朝貢蓋豐璋叔父忠勝率殘衆及倭人復諸城因而致貢也是歲唐將李勣滅高麗新羅私封高安勝爲高麗王至是三韓國勢大變詔築大堤於筑紫貯水名曰水城又置戍人及烽火於筑紫及對馬壹岐二島後三年三韓俱入貢自是數朝之間三韓朝貢不絕而新羅每獷悍失禮爲朝廷累至仁明帝承和九年太宰大貳藤原衛奏曰新羅朝貢其來尚矣而自聖武帝時不遵舊制常懷奸心託言商賈窺國消息請禁新羅入境可之自是

甲子歲

天智帝即位

二年

内大臣鎌足薨

鎌足蕭曹之儔也孫子赫變其體不僭廟食千載與國家同休戚可不景仰哉

三韓絕迹甲子歲春改增冠位爲二十六階定氏上民部家部其大氏之氏上賜大刀小氏之氏上賜小刀伴造等氏上賜干楯弓矢是歲唐使劉德高來修好戊辰歲春正月皇太子即位是爲天智帝去年還都於近江滋賀二年十月大織冠内大臣藤原鎌足薨鎌足小德冠御食子之子其系出天種子命博學有器畧爲人忠亮知莫不言定大難制禮儀定律令界山河定郡國造戸籍制班田罷舊賦稅行租庸調及造兵庫以收兵器設鐘匱以達寃枉等皆帝與鎌足之所創定也至是車駕臨其第問疾問所欲言鎌足曰臣生無益於國死不欲勞民願薄葬事帝又遣

三年

四年

赤兄馬子孫食麻呂子金可多能祜連孫攡手子連子也人小德大海子

大海人皇子就進官位改賜姓及薨賜賻甚厚三年詔制朝廷揖讓行路相避禮四年正月以皇子大友爲太政大臣九月帝不豫十月疾甚召皇弟大海人欲傳位大海人固辭請出家避入吉野是月立大友皇子爲皇太子納大海人女十市爲妃十一月蘇我赤兄中臣金蘇我果安巨勢比等紀大人與皇太子侍帝太子執香爐起盟曰六人同心奉明詔若有違者天必罰之赤兄等亦起盟曰臣等五人輔殿下奉明詔若有違者神祇必罰之赤兄等奉皇太子復盟於帝前十二月帝崩於近江宮帝在東宮輔政六年服喪稱制六年在位四年帝天姿明敏知人善任既

水鏡曰、帝騎而出、竟不知所終、後獲遺履於山科郷、就起陵、取遺履埋之、置國齋忌於崇福寺、審竟我、

斃大姦、盡心政事、明習治體、經緯禮樂。文物粲然可述。崩年四十六。葬山背山科陵。後置十陵、隨世數遞除、以帝為中興祖、百世不除、稱曰中宗。時唐主潛有所圖、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馬劉德高及郭務悰等來聘。郭務悰等船四十七隻。至比智島相謂曰、我船多、人衆、猝然而進、恐戍人驚駭射我。乃遣僧道久等於對馬、陽告來聘意。對馬國司牒報太宰府。府馳驛以聞。會帝崩。大友皇子遣内小七位阿曇稲敷於筑紫、告唐使以國喪、停其入朝。郭務悰等著喪服、三舉哀、東向稽首。上書函信物。乃賜甲冑弓矢及絁布綿等。發叫之。務悰等不敢發、盡禮去。先是百濟之役、筑紫

弘文帝即位、大海人皇子圖不軌、

軍丁大伴部博麻、為唐人所虜。聞唐人密謀、潛圖還報、而資糧不給。時我民土師富杼・冰老等四人、在唐。博麻謂之曰、吾欲還報、無資可給。我賣我身、以充卿等資。卿等能了事乎。富杼等諾之、得還報。博麻在唐三十年。後以持統帝四年得歸。詔賜水田四町及物若干、免課役、以顯其忠。皇太子即位。是為弘文帝。元年壬申、歳。先是大海人皇子在吉野、潛懷覬覦。帝聞之、密為之備。六月、大海人皇子稱兵於吉野、遣其將村國男依於美濃、發兵塞不破道。又遣大分惠尺等乞驛鈴於倭留守高坂王、欲赴東。王不聽。大海人乃東走、使伊勢國司三宅石床等率兵五百塞鈴鹿山

栗隈王、難波王子子也、

道。京師大震。帝問群臣曰、計將安出。或進曰、機不可失、急發驍騎追之。帝不從。遣韋那磐鍬・書藥・忍坂大麻呂於東國、穗積百足・物部日向於倭京、佐伯男於筑紫、樟磐手於吉備國、並徵兵。帝謂男及磐手曰、太宰栗隈王・吉備國守當摩廣島、必通吉野。彼若拒命、速斬之。磐手至吉備、紿廣島斬之。男至筑紫、授符栗隈王。王曰、筑紫西海衝要。故高城深池、以備不虞。安得輙發兵。萬一外寇乘虛、悔無及矣。男欲斬王。王二子佩劒立侍。男乃止。磐鍬將至不破。吉野軍既據險。疑其有伏、故緩行。藥等果為伏兵所獲。磐鍬逃還。高坂王與穗積百足等營于飛鳥寺、拒小墾田兵庫、運

羽田八國及其子大人率族叛去、

兵器於京師。百足為吉野將大伴吹負所誘殺。穗積百枝・物部日向亦被擒。高坂王・稚狹王亦叛去。七月朔、吉野將坂本財陷高安城。二日黎明、壹岐韓國分軍自大津・丹比二道進、攻財于高安城。財等進兵渡衛我河、韓國戰河西、却之。河内國司來目鹽籠、反應吉野軍、潛集兵衆。韓國覺之。鹽籠聞事泄自殺。山部王・蘇我果安・巨勢人將兵數萬、軍于犬上川、欲進襲不破。諸將不協、山部王為果安・人所殺。軍潰。羽田八國以其族降于吉野。四日、將軍大野果安擊大伴吹負于乃樂山、大破之。吹負僅以身免。果安追至八口、疑有伏而退。五日、田邊小隅率兵踰鹿深山、假旗至

足麻呂獨知單號。以故僅免。

倉歷。夜襲吉野將田中足麻呂營。大破之。六日。小隅進兵攻莿荻野營。不利而退。七日。境部藥與村國男依戰于息長橫河。兵敗死之。九日。秦友足與男依戰于鳥籠山。死之。壹岐韓國與吹負戰于葦池上。不利。吹負更分兵三道。來攻犬養五十君。當中道。屯村屋。使別將廬井鯨率精兵二百騎。衝吹負營。營堅而不拔。既而吉野將三輪高市麻呂。置始菟。進破我上道軍于箸陵。遂斷鯨軍後。兵士驚潰。鯨乘白馬而逸。馬墮深淖。吹負呼曰。騎白馬者鯨也。衆馳而赴。鯨鞭馬。馬一躍而出。僅以身免。自是我軍連戰不利。社戶大口土師千島與男依戰于安河上。被虜。栗太軍又為

壬申之亂。其原起於天智不豫定儲位。及疾革。乃讓立之。亦已晚。反驚使速亡者。闕之亂。則人心有所依。而皇統大定矣。草愚當[illegible]

男依所敗。男依等遂進薄瀨田。帝悉衆軍橋西。旗幟蔽野。鉦鼓聞數十里。智尊率精銳為先鋒。撤橋板三丈。置一長版。繫索設機。吉野兵不敢進。大分稚臣棄矛。提刀踏板疾度。截斷板索。冒矢而進。我兵悉亂。智尊怒斬退者。衆亂不可禁。智尊戰死。軍遂敗績。是日三尾城陷。二十三日。犬養五十君。谷鹽手。擊男依。衆津營。不克。死之。左右大臣羣臣皆逃。唯物部麻呂及一二舍人從。是日帝崩于山前。帝為人魁岸奇偉。有文武才幹。初拜太政大臣。總百揆。擬萬機。羣下肅然。帝嘗夢一老翁捧日授之。忽有人從腋下出奪之。已覺驚異。語其舅藤原鎌足。鎌足歎曰。聖朝萬歲之後。

雖及之。治[illegible]有所不可救。

恐有巨猾伺隙乎。然臣聞天道善是。輔大王能脩德。災異不足憂也。至是遂及。八月大海人即天皇位。是為天武帝。為人雄拔神武。曉天文遁甲。天智帝不豫。令蘇我安麻呂召帝。欲傳位。安麻呂心知天智帝愛大友。因私帝曰。今日答顧命。宜有意也。帝頷之。乃入。天智帝臨。以後事固辭曰。後事付之皇后。令大友莅政足矣。臣請出家修道。天智帝許之。帝即日剃髮為僧。天智帝勅賜袈裟。帝入吉野。時人語曰。是翼虎放之也。弘文帝元年五月。朴井雄君來告帝曰。朝廷發美濃尾張役夫。皆執兵。是其意不在山陵也。不早為之圖。悔無及也。又有人告曰。近江至倭京處處置候。

天皇微服獨出吉野。備嘗艱苦。田原里人獻[illegible]。土人進水。洲股女子獻[illegible]

命。菟道守橋者。斷吉野饟道。適后十市亦裁書告帝。帝大怒曰。吾所以遁世。欲全身耳。今事既逼。吾寧束手耶。六月二十二日。帝稱兵。遣村國男依。和珥部君手。身毛廣。往誘美濃國司。發兵塞不破道。二十四日。帝將赴東國。或曰。近江羣臣。得無梗路耶。帝遣大分惠尺。黄書大伴。逢志摩。就留守司高坂王。乞驛鈴。高坂王不與。惠尺馳至近江。召帝二子高市大津。會帝於伊勢。帝乃與妃鸕野皇女。草壁忍壁二王。及朴井雄君。縣犬養等二十餘人。蒼黄赴東國。比過津振川。車馬追至。衆亦集。掠馱米馬五十匹。使步者乘。至大野。日暮山路闇黑。壞民舍籬笆為炬。進至隱郡。火其

皇免難之事、見宇治拾遺

守鈴鹿關、

塞不破道、

帝進行宮于野上而居是

驛舍傳呼曰天皇入東國驛夫速來會民不肯應將
渡横河有黑雲竟天廣十餘丈皇子親式占曰此天
下兩分之象也然我終得之乎進至伊賀郡火驛舍
郡司來降黎明至積殖山口高市追躡踰大山至伊
勢鈴鹿國司三宅石床介三輪子首湯沐令田中足
麻呂高田新家等來會乃發兵五百人塞鈴鹿山道
夜遇雷雨寒甚火民家取煖時大津王先既至鈴鹿
設關而守焉自率大分惠尺難波三綱等來會男依
亦乘驛來報曰臣發美濃兵三千已塞不破道矣帝
大喜遣高市於不破監其軍遣山背部小田安斗阿
加布徵東海兵稚櫻部五百瀨等徵東山兵帝乃駐
軍桑名弘文帝遣書藥忍坂大麻呂等徵東國兵藥
等至不破高市伏兵虜之時大伴馬來田及弟吹負
知亂將起稱病家居聞吉野兵起馬來田先往從之
吹負留而招誘豪傑得數十人高市王遣使桑名曰
請移兵近地以督諸軍帝乃至不破尾張國司小子
部鉏鉤以二萬人降之後帝與京軍戰鉏鉤匿山自
殺帝曰鉏鉤有功者也無罪自死其有陰謀乎帝既
得鉏鉤兵分塞諸道高市迎帝曰臣既擒書藥等殿
下無復憂矣帝曰近江朝廷不乏謀臣吾惟有兒輩
耳誰與濟事高市按劍曰近江雖多謀臣安能當殿
下臣請保爲殿下破之帝撫其背褒賞乃賜鞍馬委

夜大雷雨、帝祈曰、神祇祐我、則雷雨息、言訖即息、

吹負密與留守司坂上熊毛謀、召漢直等、謂曰、我詐稱高市皇子、率兵出飛鳥寺北、臨高坂王、擊汝等爲內應、

蘇我果安與巨勢人謀殺山部王、而軍自擾、

吹負分遣坂本財長尾真墨倉墻麻呂民小鮪谷根麻呂于龍田、法師少麻呂于大坂、賀茂蝦夷于石手、

以軍事高市還和蹔帝赴和蹔理軍事而還晦大伴
吹負密與留守司坂上熊毛謀遣人馳至飛鳥寺詐
呼曰高市王至矣京軍擾亂吹負帥數十騎而進誘
穗積百足殺之高坂王出降吹負馳使報于不破帝
大喜以吹負爲將軍於是三輪高市麻呂甘茂蝦夷
等諸豪傑皆屬吹負吹負署爲別將七月朔吹負赴
乃樂將侵京師聞河內京軍來侵遣坂本財長尾真
墨等帥兵守龍田佐味少麻呂守大坂鴨蝦夷守石
手道京軍在高安城聞財等來火糧儲而逃財等進
入城二日壹岐韓國將京軍來襲財等濟衛我河邀
戰不克財退合懼坂軍既而帝遣紀阿閉麻呂多品
治等帥兵數萬從伊勢入倭村國男依書根麻呂和
珥部君手等將兵數萬從不破入近江恐其衆與京
軍相亂以赤衣爲徽別遣多品治帥兵三千屯莿萩
野田中足麻呂屯倉歷道京軍山部王蘇我果安巨
勢人等帥數萬將襲不破屯犬上川軍自潰而逃羽
田八國以其族來降帝授斧鉞爲將軍北入越先是
京軍進攻玉倉部邑帝遣出雲狛擊郤之吹負陣乃
樂山上荒田尾赤麻呂謂之曰古京是要地須固守
吹負乃遣赤麻呂赤麻呂撤橋板爲楯列之衢巷以
守四日京將大野果安來攻吹負與之戰乃樂山敗
走果安追至八口望見古京列楯疑有伏而還京將

道吹負有也乃勝山

田邊小隅夜襲倉歷田中足麻呂棄營營中駭擾足麻呂諜知暗號紿京軍逸去小隅又攻莿萩野不克而退七日男依等與京軍戰于息長橫河破之斬京將境部藥男依又擊秦友足於鳥籠山斬之紀阿閉麻呂聞吹負敗遣別將赴援遇吹負于墨坂吹負乃還屯金綱井招聚散卒托神誨厲衆軍復振京將壹岐韓國軍于葦池上吹負旗下來目揮刀衝突騎士繼之京軍大敗吹負望見韓國曰獲大將足矣勿妄殺令來目射之不中韓國脫還吹負乃分軍三道並進自當廬井鯨軍鯨奮戰我兵殆不支勇士德麻呂等進而連射鯨不得進會二道軍既破京軍於著陵

吹負才略迥出等輩自是有膽量占決一步

金綱郎

斷鯨背後鯨驚顧潰走倭地盡定男依戰安河栗太皆克之二十二日諸將進至瀨田京軍張陣於橋西撤板拒守大分稚臣挺身直進衆踵之京軍大敗男依軍于粟津羽田八國攻三尾城下之二十三日男依進戰粟津市斬京將犬養五十君谷鹽手於是京軍潰散先是吹負從倭至難波下令西國奪其官鑰驛鈴傳印諸將會於筱浪搜捕近江大臣以下遂詰不破奏捷於是帝命皇子高市科京臣罪斬右大臣中臣金流左大臣蘇我赤兄大納言巨勢人及其子孫餘釋而不問二十七日賞諸功臣是歲築宮於倭岡本宮南號飛鳥淨見原宮還之元年癸酉歲正月

天武帝即位

元年凡出身者先補大舍人後選才授職

始置不破關

二年斷馬貢自今

十一年大津皇子聽朝政

又擬官者雖有行氏族不明者不得中擬

定臣民姓爲八等

帝即位於淨見原宮立鸕野皇女爲皇后三月大赦七月始置不破關帝勵精求治詔諸國定百姓貧富爲三等中戶以下許貸稅又詔內外文武官每歲自簡屬官注擬品階送法官又建占星臺置兵政司又詔凡百寮齎緣宮人恭敬過甚或納賄請託者隨事罪之詔大山以下各上意見制式九十二條定親王以下至庶人服色令親王及諸臣官無文武務習軍事具兵馬器械有馬者爲騎無馬者爲卒又分臣民氏族爲八等一曰眞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禰四曰忌寸五曰道師六曰臣七曰連八曰稻置遣使諸道巡察國司郡司能否問民疾苦遣使巡行諸國定疆域

天武帝崩

皇后稱制

殺大津皇子

太子草壁薨

持統帝即位

正丁四分之一爲兵

威德大行朱鳥元年九月帝崩在位十四年改元一曰朱鳥皇后臨朝稱制十月有告大津皇子謀反者先是皇子聽朝政大有威望新羅僧行心解天文卜筮相大津曰皇子骨相非人臣之相因勸謀反及皇后稱制遂反皇后敕捕大津及其黨三十四人賜死于大津流行心於飛驒大津容止墻岸音辭俊明博覽善屬文多力擊劍降節禮士人多附託其臨刑作詩曰金烏臨西舍鼓聲催短命泉路無賓主此夕誰家向朱鳥四年皇太子草壁薨翌年皇太后即位是爲持統帝黜諸國正丁四分之一爲兵以時訓閱遣陣法博士講武諸國帝屢遊幸近畿中納言三輪高

太子高市薨

葛野王定策

文武帝立

市上表諫其妨農時又伏闕免冠切諫皆不納高市
遂辭官帝弛山林川澤禁勸植桑苧梨栗蕪菁初又
免遊幸所過諸國調役皇太子草壁薨太子有子曰
珂瑠尚幼帝立太政大臣高市爲皇太子七年秋高
市又薨帝會百官議建儲衆議不決葛野王進曰子
孫相承禮也兄弟相及亂之所由生也有先太子之
子珂瑠王在何問其他弓削皇子欲有言葛野叱之
議遂定葛野弘文帝子也於是禪位太子立是爲文
武帝三年流役小角於伊豆大島小角大和人號役
行者弟子韓廣足告其妖邪惑衆乃捕流之多褹夜
久菴美度感人來貢尋多褹隼人叛薩摩國司請就

大寶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極殿

制官名定位記

粟田眞人遣唐使

國內要害建柵置戍許之大寶元年正月朔帝御大
極殿受朝賀百官斑列蕃客陪坐設建儀仗禮文大
備是春對馬貢金因改元四月始講新令先是令忍
壁王及藤原不比等撰律令至是成使諸王百官就
習之改制官名位號服色停賜位冠易以位記親王
自一品至四品諸王羣臣自一位至八位第九位曰
初位總三十等二年以守民部尚書粟田眞人爲遣
唐執節使左大辨高橋笠間爲大使坂合部大分爲
副使授眞人節刀此爲賜節刀始眞人等航海遭風
而還明年遂聘於唐會武氏篡國更號曰周武氏宴
眞人於麟德殿眞人冠進德冠紫袍帛帶進止雅詳。

忍壁王知太政官事

文武帝崩

武氏謂眞人曰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
豐樂禮義敦行今見使人儀容果然授官司膳卿眞
人好學能屬文爲唐人所稱學僧辨正善談論工圍
棊臨淄王李隆基善遇之沒於唐慶雲中眞人還自
唐大分留而不還是歲始開岐蘇山道三年遣使於
七道省察政蹟申理冤枉以忍壁王知太政官事列
大臣上令諸國兵士團別爲十番每番教習十日令
條之外不得雜使翌年忍壁王薨以穗積王知太政
官事詔禁百官有祿者爭民利多占山澤侵蝕疆界。
四年六月帝崩在位十一年改元二曰大寶慶雲帝
自幼好學性甚仁惠定朝儀修禮制天下大治世稱

元明帝立

遷平城置左京京坊

古事記成推古帝二十

大寶之治元明帝立小名阿閇天智帝第四女也帝
初爲草壁之妃文武帝崩群臣奉遺詔卽位和銅元
年武藏國獻銅因改元改製銅錢廢銀錢二年春陸
奧越後蝦夷叛以右大辨巨勢麻呂爲鎭東將軍民
部大輔佐伯石湯爲征狄將軍分道討之至八月凱
旋尋以陸奧曠僻蝦夷易叛割其地十二郡爲出羽
國置主宰三年遷都於平城置左右京坊初文武有
遷都志不果帝決議就役至此遷之四年始置都亭
驛詔凡衛士尫弱緩急不足用專委長官簡點勇敢
每歲代易後又詔六道諸國每年貢器仗五年太安
萬侶上其所撰古事記初蝦夷之亂記錄皆燼僅餘

八年、皇太子廐戸與馬子、撰天皇紀國紀等、至子蝦夷之誅、[illegible]焚、[illegible]天武九年、川嶋忍壁二皇子撰帝紀及上古事、參以稗田阿禮言成之、

國記若干。後天武帝。患諸家記載多傳虛僞失其眞。欲撰帝紀以正其謬。時有舍人稗田阿禮者。年二十八。博聞彊紀。多諳上世舊事。乃勅阿禮綴集舊聞。未成而帝崩。於是帝勅安萬侶採撫阿禮舊文。上自開闢。下至小治田朝。錄爲三卷。上之。名曰古事記。八年七月。穗積王薨。帝禪位於皇女氷高內親王。在位八年。改元一。曰和銅。帝自登極。行仁政。貸諸國大稅三年。勿收其利。又詔曰。前賑貸者本爲濟百姓窮乏。今國郡司及里長等因緣爲姦利者。以重罪論。詔諸國朝集使。諸國百姓背本貫。規避課役。淹留踰三月者。卽土斷輸調庸。又詔諸國郡司治殿最爲三等。致百

元正帝立、

多治比縣守遣唐使、

姓流亡十人以上者。解見任。內親王立。是爲元正帝。靈龜元年。左大臣石上麻呂。右大臣藤原不比等。並如故。詔戒諸國司。敎民兼耕陸田。種禾麥雜穀。不專趣水田之種。冬又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務在貨食。故男勤耕耘。女脩織紝。家有衣食之饒。人生廉耻之心。刑措之化爰興。太平之風可致。吏民豈可不勤邪。養老元年。以多治比縣守爲遣唐押使。大伴山守爲大使。藤原馬養爲副使。阿部仲麻呂吉備眞備以選爲留學生。縣守請唐主。從諸儒受經。唐主命四門助敎趙玄默爲師。仲麻呂以布贈李白。李白有身著日本裘之句。翌年縣守還自唐。大和國造

大和長岡刑名之學、

養老元年、詔天下人年八十以上授位一階、賜[illegible]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終身勿事、鰥寡惸獨疾病之徒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二年、割[illegible]前四郡置[illegible]、[illegible]隅[illegible]、[illegible]、割陸奧置石

大和長岡素好刑名之學。從縣守往唐。質問疑義。多所發明。當時言法律者。就而質焉。遣唐使朝見。皆著唐國所授朝服。是歲帝幸美濃。得孝子泉大赦。改元曰養老。二年四月。筑後守道首名卒。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其爲筑後守。攝肥後事。勸勵生業。敎督耕種。至植菜菓。養雞豚。曲盡事宜。時時躬按行。有不遵敎者。輒譴責之。民始竊怨罵之。及收入。莫不悅服。又興陂池以廣灌漑。肥後味生池。及筑後所在陂池。皆是也。俶後言吏事者。咸取則焉。及卒。百姓祠之。三年。皇太子始聽朝政。太子文武帝子。元明帝前既立爲皇太子。及帝卽位。亦爲儲貳也。於是令舍人新田部

城石背國、

四年、

藤原不比等薨、

藤原氏四家祖、

征隼人、

二親王輔佐之。舍人博覽善屬文。所撰有日本書記。是歲始置諸道按察使。四年春。遣使察鞍鞫風土。秋。右大臣藤原不比等薨。不比等內大臣鎌足子。歷事四朝。文武娶其女。賜封五千戶。世襲。固辭。受二千戶。帝卽位。任太政大臣。亦固辭不拜。及薨。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至聖武時。追封近江。曰淡海公。四子。武智稱南家。房前稱北家。宇合爲式部大輔。稱式家。麻呂爲左京大夫。稱京家。以舍人親王知太政官事。新田部親王知五衞及授刀舍人事。是歲。蝦夷隼人俱叛。太宰府奏隼人殺大隅守陽侯麻呂。以大伴旅人爲征隼人將軍伐之。陸奧奏蝦夷殺按察使上毛野廣人

征蝦夷　五年　七年　禪位　天平二十年四月崩壽六十九追諡元正天皇　聖武帝名首文武帝[illegible]

以多治比縣守為征夷將軍伐之並以翌年平虜凱旋五年比年以凶饑多軍興詔求直言公卿各上意見免陸奧筑紫今年調庸死事者給復二年免畿內調七道役七年漆部司令史文部石勝坐盜司漆當流其子祖九年十二安頭九歲乙九七歲詣闕請曰臣父家貧為養兒輩故盜漆今將見投遠方伏請我等三人沒為官奴贖父罪帝感其孝特命釋石勝八年帝禪位於皇太子在位十年改元二曰靈龜養老當帝時民戶漸多田地窄狹勸課諸國闢田疇發役所須皆借官物給糧食令各國郡司督役得一百萬町皇太子立是為聖武帝神龜元年詔京師士民以

大政官事知故右大臣長屋為左大臣　大野東人築多賀柵　是歲幸紀伊國玉津島頓宮改名弱浦

板屋草舍難營易破令五位以上及庶人力堪營辦者以瓦葺塗丹堊陸奧蝦夷叛殺大掾佐伯兒屋麻呂以式部卿藤原宇合為持節大將軍討之令阪東九國兵三萬教習騎射以小野牛養為鎮狄將軍鎮撫出羽冬諸將平虜凱旋是歲鎮守將軍大野東人始築多賀柵以備邊寇後藤原朝獵重修之立石記道程里數二年議曰邊要中以陸奧為最而疆土尤廣故置鎮守府與國府並治夫以信夫以南租稅充國府公廨墾田以北稻穀充鎮府兵糧冬詔曰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屬令天下囚徒死罪宜降從流流罪宜從徒徒以下並依刑部奏帝最信佛戒殺生故

廿五

四年南島人來　五年是歲始置內匠寮詔禁天下養鷹　勃海國遣使

有是詔爾後朝政姑息殺人者不死紀綱之衰始於此自百濟獻佛像至是百七十餘年天子崇佛教亦自帝始也四年春聚僧尼九百於中宮讀金剛經禳災異先是上皇亦好佛以災異屢見度僧三千人令京師諸寺轉經七日尋以上皇病又度僧三千人九月皇子生立為皇太子五年太子寢病造觀音像百七十七軀寫經百七十七部又大赦天下尋薨於是須金光明經六十四帙六百四十卷於諸國國別十卷繕寫頒下隨到轉讀是歲勃海國始遣使來聘勃海本靺鞨附高麗高麗滅率衆保挹婁城而居焉高麗逋民稍稍歸之至王武藝大斥土疆東北諸夷畏

天平元年殺左大臣長屋王　是歲大夫神本人力卒人丸石見國人賞杜特絨文武兩[illegible]　[illegible]

之黑水靺鞨皆聘唐王議曰黑水通唐是我腹背受敵也乃遣兵擊黑水於是與唐搆難始通於我云自是使者往來歷朝不絕天平元年二月殺左大臣長屋王王高市皇子長子好文詩多才藝一時才俊之士多遊其門元明帝不豫召託後事至是漆部君足中臣東人譖曰長屋王私學左道謀不軌即夜遣使固三關發兵圍其第明日遣舍人親王新田部親王多治比池守藤原武智麻呂等鞫問賜自盡夫人吉備內親王子膳夫王桑田王葛木王鉤取王皆縊收家中男女繫左右衛士兵衛等府上毛野宿奈麻呂等坐流七人餘悉原免安宿王黃文王山背王以藤

封印書符、令藥進毒、萬方作蠱、建祀、勒禁者、亦同其罪、

原不比等外孫、得宥死、以君足東人告變、並叙外從五位下、左兵庫少屬大伴子蟲、嘗事長屋王、後十年、東人與子蟲圍棊、語及長屋王事、子蟲憤詈、拔劍斬之、

二年、是歲、始置皇后宮職施藥院、

秋、立夫人藤原光明子爲皇后、藤原不比等女、始置皇后宮職施藥院、二年、安藝周防民造妖祠死魂、京左山原人妖言聚徒、多至萬人、首斬次流、

三年、是歲、發諸方國、併[illegible]始置[illegible]管諸道國[illegible]使、

三年、新田部親王爲畿內大總管、藤原宇合爲副、多治比縣守等爲諸道鎭撫使、五年、以多治比廣成爲遣唐大使、中臣名代副使、

七年、是歲、知太政官事舍人親王薨、

七年、遣唐使還、自唐學生吉備眞備、僧玄昉等皆至、阿部仲麻呂留而不還、眞備獻唐禮、大衍曆經、樂書要錄、測影鐵尺、銅律管一部、及器物等、眞備在唐十八年、研覽經史、該涉衆藝、留學生播名唐國者、唯眞備仲麻呂二人而已、於是除大學助、令學生從學之、其學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籒篆、爲六課、後定爲四道、紀傳明經明法算道是也、

三史、謂史記、漢書、後漢書、

是歲、唐人袁晉卿歸化、年未弱冠、通文選爾雅音、詔爲大學音博士、後至大學頭、自朝廷通唐、選學生有才者遣之、留而講學、謂之留學生、副使名代船漂至南海、攜波斯人李密翳來、判官平羣廣成亦還、初與大使相失、漂着崑崙國、賊來殺掠、廣成與其徒四人逃、而至渤海界、會渤海來聘、乃與使者俱還、於是遣唐四船、三船得還、其一不復還、

九年、是歲、左大臣

九年春、先是、鎭守將軍大野東人等言、從陸奥達出羽柵、行程迂廻、請城雄勝村以通直路、至是詔持節大使兵部卿藤原麻呂、副使佐伯豐人等、至多賀柵、與東人議發兵、開山海兩道、蝦夷皆疑懼、乃遣使慰撫、分兵守諸柵、進至出羽國、守田邊難破帥部兵會之、進入賊地、開道一百六十里、剖石伐樹、塡澗夷巖、築雄勝桃生二城、雄勝俘長懼乞降、東人曰、狄俘反覆不可信、難破曰、我深入賊地、所以招降狄、若不許降、必疑懼竄山澤、恐非上策、不如諭以禍福、懷以寬仁、東人從之、東人又欲就賊地耕種、以省糧運、會雪深不果、還多賀柵、

武智麻呂、參議式部卿太宰帥宇合、兵部卿麻呂、左京大夫麻呂、同病瘟疫薨、後世藤原氏苗裔雖多、皆出此四家也、

十二年、

九月、以鈴鹿王知太政官事、十二年、僧玄昉居內道場說法、

僧玄昉入內道場、

玄昉姓阿刀氏、靈龜中、遊學唐國、後與眞備等俱還、獻佛經五千餘卷、及佛像、帝以爲僧正、賜紫袈裟、及戸一百、田一十町、置內道場、玄昉托說法、近侍皇太后及皇后、頗有醜聲、聞於外、眞備爲中宮亮、不敢言、藤原廣嗣爲大和守、奏劾玄昉、帝不納、納玄昉言、出廣嗣爲太宰少貳、廣嗣妻留在京師、玄昉聞其美、欲姦之、不可書、告之廣嗣、大怒、乃上表請斬玄昉眞備、數陳數百言、慷慨感奮、言極剴切、帝不納、廣嗣遂據遠珂郡、備兵弩、設烽火、徵國中兵、

廣嗣舉兵、

敕大野東人爲大將軍、飯麻呂副將軍、發五道兵一萬七千伐之、又敕佐伯常人、阿部蟲麻呂從軍、遣治部卿三原王於

此月東人貢生擒豐前賊一千七百六十七人東人又言豐前京都郡領楉田勝勢麻呂仲津郡擬少領膳東人下毛郡擬少領勇山伎美麻呂築城郡擬少領佐伯豐石皆帥兵歸順

伊勢奉幣神宮。敕四畿七道。各造觀音像一軀。以祈戰勝。又敕筑紫府管内諸國。募斬廣嗣者。又詔東人。祈捷八幡神。先是廣嗣帥大隅薩摩等兵一萬。至板櫃河。縛筏欲濟。官軍先鋒佐伯常人發弩拒之。呼曰。廣嗣反逆。黨者族誅。廣嗣下馬拜曰。廣嗣非敢反。請誅姦臣耳。常人曰。矯官符發兵。非反而何。廣嗣不能對。上馬而退。其衆遂潰。官軍大捷。捷報未至。帝欲幸東國。敕東人等曰。朕將暫赴關東。將軍勿驚怖。遂幸伊勢。是月東人生獲廣嗣。先是廣嗣欲航海逃。風逆還至肥前。被捕與其弟綱手。皆處斬。冬流藤原良繼於伊豆。亦廣嗣弟也。十三年。詔曰。曩者年穀不豐。疫

十三年。是歲遷恭仁

勅名新京曰大養德恭仁大宮。

癘頻至。故爲蒼生求景福。令天下造釋迦金像高一丈六尺。自今春風雨順序。五穀豐穰。宜令天下諸國各造七重塔一區。每國僧寺施封五千戶。水田十町。尼寺水田十町。僧寺名曰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尼寺曰法華滅罪之寺。所謂國分寺是也。十五年。帝造近江紫香樂宮。明年。又營難波宮。遷御焉。造盧舍那佛像。高五丈。鑄工莫能下手。國中公麻呂請造之。帝大悅。僧行基率弟子。勸誘佐伯毛人催督甚力。帝尤委任之。行基藥師寺僧。而元正帝嘗聘之者。至是帝甚信用之。帝還平城。居中宮院。諸司百官皆復本曹。自是至秋。地數震。遣僧玄昉造筑紫觀音寺。以羣

十五年。是歲太宰府始獻腹赤魚。

十七年。是歲復還平城。

十八年。國分寺。

十九年。

天平感寶元年。造東大寺。

臣多言地震玄昉專恣穢行所致也。玄昉至筑紫死。時人云廣嗣所祟。後孝謙帝二年。吉備眞備爲筑前守。至則詣廣嗣墓。爲之祠。號鏡尊廟。歲時祭祀。十八年。毀恭仁宮大極殿。施國分寺。帝及后幸金鐘寺。慶盧舍那佛。燃燈一萬五千七百餘盞。使數千僧擎脂燭。贊繞佛三匝。十九年。詔曰。諸國金光明寺七重塔未成。宜限三年造塔及金堂僧房。若能畢工。任郡領司子孫無絕。又詔曰。僧尼兩寺水田。除前數外。更加僧寺九十町。尼寺四十町。又敕天下百姓請造塔者悉聽之。天平感寶元年。初帝造金銅盧舍那佛於東大寺。冶鑄已畢。塗金不足。是歲陸奧守百濟敬福獻

聖武帝稱三寶奴。

帝後因號稱沙彌勝滿。

孝謙帝即位。是歲改元曰天平勝寶元年。

黃金。佛像成。帝以爲信佛之效。與皇后皇太子幸東大寺。拜感。因改元。左大臣橘諸兄及文武百官皆從。設齋大會。授敬福從三位。免陸奧二年調庸。大赦天下。但殺父母。毀佛像者不在赦限。詔捨大安藥師元興興福東大五寺。各絁五百匹。綿一千屯。布一千端。稻十萬束。墾田地一百町。此年都下屢有匿名書。帝決意禪位於皇太子。太子即阿倍内親王也。帝落髮就唐僧鑑眞受菩薩戒。自稱三寶奴。帝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三。曰神龜。天平。天平感寶。皇太子即位。是爲孝謙帝。是年改元。曰天平勝寶。改皇后宮職曰紫微中臺。以大納言藤原仲麻呂兼紫微令。仲麻呂左大

左大臣橘諸兄、右大臣藤原豐成如故。

四年、

是歲、以山田人麻呂爲遣新羅使、

臣武智麻呂第二子也。爲人聰警、略涉書史、美容姿。
帝寵幸之、委以樞要、權勢日熾。兄豐成爲右大臣、有
時望、仲麻呂忌之。從弟真楯爲式部大輔、以明敏被
稱、仲麻呂心害其能。繇是故家右族皆惡仲麻呂。四
年四月、帝幸東大寺、百官儀衛、如正朝。聚僧一萬、歌
舞喧闐、張設奇偉、佛會之盛、未嘗有也。施寺封五千
戸、禁今年天下殺生、緣海百姓以漁爲業、不得生存
者、日給穀二升。是夕、帝還御仲麻呂田村第。是歲、藤
原清河爲遣唐大使、大伴古麻呂・吉備真備副使、召
給節刀。聘於唐、唐主命仲麻呂接伴之、優賞清河儀
容、呼我國曰禮儀君子國、令仲麻呂導之觀府庫及

五年、

天平寶字元年丁酉歲、

聖武上皇崩在前年五月、

遺詔以中務卿道祖王爲皇太子、

廢太子、以大炊王爲嗣、

三教殿。又命圖清河真備狀貌。明年正月、唐主受賀
於含元殿、以清河等列西畔第二、吐蕃下、新羅使列
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進曰、新羅之朝貢我國
久矣、吾不宜班其下。乃引新羅使列西畔第二、以清
河等爲東畔第一。天平寶字元年、先是、藤原仲麻呂
與大炊王善、欲大炊爲儲嗣。會聖武上皇崩、仲麻呂
譖太子曰、皇太子道祖王居太上皇喪無禮、詔廢之、
以王歸第。初、上皇遺詔立王爲嗣。王、新田部親王子、
天武帝孫也。於是帝召羣臣議立儲。右大臣藤原豐
成、中務卿藤原永手請立廢太子兄鹽燒王。攝津大
夫文屋珍努、左大辨大伴古麻呂等請立池田王。仲

寢殿承塵有文自生、曰天下太平。敕曰、此瑞方知佛法僧寶先記國家太平、宜與王公士庶共奉天貺、與衆更始、可大赦天下、

麻呂曰、知臣莫若君、唯陛下擇之。帝曰、宗室中唯舍
人・新田部兩親王最長、故先帝遺詔立道祖王、而乃
無狀如此。今宜擇乎舍人親王諸子。耳聞船王閨房
不修、池田王孝行有闕、鹽燒王獲罪先帝、唯大炊王
未聞有過、朕欲立之、何如。羣臣曰、唯命是從。先是、仲
麻呂喪子真從、招大炊王居其田村第、妻以真從寡
婦。於是即日迎大炊王於仲麻呂第、立爲皇太子。夏
帝將改修皇宮、陞田村第爲宮、徙御之。詔曰、朕覽周
禮、將相殊道、政有文武。今新令之外、置紫微內相一
人、令掌內外諸兵事、官位祿賜、一准大臣。乃以仲麻
呂爲紫微內相。六月、橘奈良麻呂爲左大辨。左大辨

橘奈良麻呂謀藤原仲麻呂、

古麻呂赴任、比至美濃、稱病不進、請與親族相見、乃閉關絕外援耳、僕佯諾、

大伴古麻呂兼陸奥鎮守將軍・陸奥守、佐伯全成兼
副將軍。奈良麻呂、諸兄子也、惡仲麻呂專橫、陰欲除
之、與廢太子及安宿王・黃文王・大伴古麻呂・小野東
人等密謀之。山背王上變曰、橘奈良麻呂聚兵器、謀
圍田村宮。大伴古麻呂預其謀。山背王、長屋王子、安
宿・黃文弟也。是夕、中衞舍人上道斐太都亦告仲麻
呂以奈良麻呂等陰事、曰、小野東人誘僕與事、僕佯
諾、問其謀、曰、有二策、一則率精兵圍田村宮、一則古
麻呂爲陸奥將軍、方赴任、途而閉關、絕外援。仲麻呂
入奏、急警衞諸門、遣高麗福信帥兵、捕東人等鞫之。
左衞士府、又遣兵圍廢太子第、遣豐成・永手拷問東

云々、東人首服曰、前月皆議者、[illegible]奈良麻呂家、一於圖書藏庭、一於太政官院庭中、拜天地四方、共歃鹽汁、誓曰、[illegible]夜率兵圍内[illegible]圍大殿、廢皇太子[illegible]之、

人等不服。仲麻呂乃召鹽燒王安宿黃文二王。傳太后命宥之。更遣永手鞫東人。東人首服。奈良麻呂度不免。曰仲麻呂無道。吾欲發兵殺之。然後陳狀耳。敕使問曰。無道何事。曰彼造東大寺。人民愁苦。敕使曰。造寺始於汝父時。如何。奈良麻呂默然。安宿王黃文王古麻呂等皆首服。即日下獄。分遣諸衛掩捕餘衆。又遣出雲守百濟敬福。太宰帥船王等拷掠。廢太子黃文王東人古麻呂等並杖死。流安宿王於佐渡。其餘或死或流。坐得罪者二百六十餘人。敕陸奧訊佐伯全成。全成曰。嘗聽謀。峻拒之。不知其他。言畢自經。授山背王從四位上。尋賜姓藤原。名弟貞。以告二兄

孝謙帝讓位[illegible]天平寶字二年、即位、勅曰、[illegible]

也。仲麻呂誣豐成子黨奈良麻呂。貶豐成爲太宰員外帥。二年秋。帝禪位。在位十年。改元二。曰天平勝寶。天平寶字。太子立。是爲淳仁帝。以仲麻呂爲太保。賜姓名惠美押勝。封三千戶。功田一百町。世襲。是日敕押勝改易官號。更太政官曰乾政官。太政大臣曰太師。左大臣太傅。右大臣太保。大納言御史大夫。紫微中臺坤宮官。中衛大將太尉。冬詔國司交替。以六年爲限。加舊制二年。每至三年。遣巡察使。檢校治績。是歲小野田守使渤海而還。奏唐安祿山亂。敕太宰府曰。祿山狂胡。如不得志於西。安知其不掠於東。宜預爲之備。三年。初清河仲麻呂發唐。遭風漂泊安南。復

三年、

迎清河於唐、

勅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山陽南海諸國、貢牛角七千八百、

仲麻呂望鄉之歌、

至長安。唐主以清河爲特進祕書監。仲麻呂爲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清河更名河清。至是帝遣高元度迎清河。元度至唐。以亂故不得朝見。唐主使中使謂元度曰。特進監藤原河清。當從請而還。而賊兵未平。道路梗塞。宜取南路先歸復命。乃令謝時和沈惟岳送之。元度之還。唐主屬乞牛角。欲造弓。遇唐國復亂不果。贈遣藤原眞光。饗沈惟岳等於太宰府。供給之。懷土願歸者。給船發遣。惟岳竟留仕。敍從五位下。賜姓清海。同時入朝者。張道光晏子欽吾稅兒徐公卿孟惠芝盧如津。皆留。至桓武時。皆賜姓清河。仲麻呂遂不果還。仲麻呂在唐雖榮貴。思歸不已。言及鄉

弓削道鏡入内道場、

帝與上皇有隙、

國。未嘗不悽惻。嘗望月作和歌。後世傳爲絕唱。五年。押勝宴渤海使者於私第。敕賜女樂。押勝意益驕。欲建武功以誇世。奏以其子朝獵爲東海道節度使。百濟敬信南海道使。吉備眞備西海道使。點兵艦四百。兵四萬餘。習陣法騎射。將伐新羅。未及出兵而敗。河內僧弓削道鏡。以禪行聞。帝召入內道場。遂侍上皇。稍被寵幸。帝屢以爲言。於是與上皇有隙。六年春。押勝敍正一位。子眞光訓儒麻呂朝獵等皆爲顯官。賜近江高嶋淺井鐵穴二所。一門富盛。驕橫日甚。押勝起宅楊梅宮南。構樓下瞰禁中。南門設樓櫓。時人側目。六月。上皇落髮。詔曰。岡宮天皇皇統將絕。故朕以

藤原良繼等謀押勝、右大舍人弓削男依告之押勝、

女子襲位令朕立帝而帝視朕如仇朕繇此發菩提心出家爲佛弟子自今小事啟帝國家大事賞罰二柄朕自行之是歲少判事藤原良繼與佐伯今毛人石上宅嗣大伴家持等謀誅押勝語洩捕而鞫之良繼曰吾獨謀之而已佗人實不知也乃除姓奪位良繼式部卿宇合子坐兄廣嗣事流伊豆遇赦還累遷少判事及押勝擅政三子並爲參議良繼憾立其下且疾押勝所爲故有此舉也是歲河內人尋來津開麻呂坐殺母配出羽柵戶於是殺母者不死矣八年道鏡常侍上皇押勝寵稍衰憤怨謀除道鏡幽上皇因諷上皇自請爲都督使統四畿內三關近江丹波

押勝謀叛、大外記高丘比良麻呂懼禍及己、密告之、又押勝以大津大浦世習陰陽家術、就問吉凶、大浦亦密告、

播磨等國兵事使兵士更番集習又私倍其數用太政官印下之大外記近衛上變上皇大駭遣少納言山村王收鈴印押勝令訓儒麻呂邀擊授刀少尉坂上苅田麻呂等射殺之敕褫押勝官爵遣使固守三關押勝夜帥其黨走近江馳使調發兵馬時遣池使淡海三船在勢多縛其使者造東寺長官吉備真備料押勝必走分諸軍遮路於是山城守日下部子麻呂等直取田原道先馳火勢多橋押勝望見駭懼轉走高島郡以藤原藏下麻呂爲討賊將軍追擊之詔北陸道諸國令不得承用押勝所齎太政官印衛門少尉伊多智等乘越前斬守辛加知押勝未知之

押勝伏誅、以美濃少掾村國島主掌事押勝殺之、

立鹽燒爲主真先朝獵皆爲三品遣精兵入愛智關授刀物部廣成拒而却之押勝進退失據乘船赴鹽津遇暴風殆覆乃更取山道指愛發伊多智等拒之押勝又還至高島郡遇佐伯三野大野真本與之戰從午及申勝敗未決會藏下麻呂將兵奄至三野等兵又振押勝乘船逃官軍水陸並進押勝既勝野鬼江盡銳拒戰官軍奮擊賊潰押勝獨携妻子逃石村石楯追而斬押勝并妻子從兵三十四人傳首京師餘黨悉平斬鹽燒等復押勝所改官名召還豐成復良繼姓押勝黨當斬者三百七十餘人尼法均固請宥之上皇遂減死處流法均和氣清麻呂姉也亂既

出家天子、出家大臣、

上皇廢淳仁帝、徙於淡路、上皇重祚、敕曰、以淡路國賜大炊親王、國內所有、

平民苦飢疫往往棄子法均遣人收養得八十三兒皆賜姓葛木以法均嘗適葛木戶主也上皇敕曰朕見道鏡禪師所行至清至淨繼隆佛法擁護帝祚今朕雖剃髮著袈裟不得不聽朝政佛典言國王在位時受持菩薩淨戒可知出家之形不妨政治矣朕既爲出家天子宜置出家大臣朕以道鏡爲大臣禪師職分封戶一准大臣初帝因押勝得立及押勝謀反上皇疑帝黨之遂遣兵部卿和氣王左兵衛督山村王外衛大將百濟敬福等圍中宮院侍衛奔散帝不及衣履使者促之乃與母家數人步至圖書寮西北山村王宣詔廢爲淡路公帝在位六年用天平寶字

官物調庸等類、從其所用、但出雜官給、一依常例、
天平神護元年、
淳仁帝崩于淡路、
殺和氣王、
道鏡太政大臣禪師、
常迎舍利於山階寺、眞之法華寺、擇諸氏有容貌者二百人、執幡蓋列前後、賑

之號。於是取路人鞍馬、給之、令藤原藏下麻呂衛送
配所。幽之一院、以船親王通書、押勝流之隱岐、以池
田親王多聚馬、流之土佐、佐伯助爲淡路守、監淡路
公、以藏下麻呂爲近衛大將、詔禁人臣家私貯兵器、
上皇重祚、是爲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敕淡路守佐
伯助、風聞國中流人稍致逃亡、朕簡汝往、監事之動
靜、必須早奏、又聞諸人許稱商賈多向本國、國司不
察、遂至爲羣、自今一切禁斷、淡路公不勝幽憤、踰垣
而逃、佐伯助率兵邀之、明日公薨於院中、是歲秋殺
兵部卿和氣王、王舍人親王孫、以帝無嗣頗懷窺窬、
數召善巫鬼紀益女寵之、參議粟田道麻呂兵部大
輔大津大浦等屢飲其宅、道麻呂一日與和氣密語、
還佩刀觸門屏折、和氣遺以裝刀、於是衆心驚疑、頗
泄其事、和氣卽夜逃亡、帝捕而流伊豆、路絞殺之、又
絞益女、流道麻呂於飛彈、以其怨家上道斐太都爲
守、斐太都幽道麻呂夫婦、尋皆死、其佗黨與皆流竄、
閏月、以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令留守百官拜賀道
鏡、尋永手爲左大臣、吉備眞備爲右大臣、山階寺僧
基眞狂妄無常、造毘沙門像、密置小珠、數顯於前、稱
爲現佛舍利、道鏡奪以爲己瑞、諷帝赦天下、尋授道
鏡法王位、授基眞法參議、授基眞師圓興法臣位、加
文武百官六位已下及內外有位、各階一級、以表舍

飾靈麗奢者、唐人李元環奏唐樂、詔百官已上禮拜、以道鏡善教導僧徒、感得舍利也、
神護景雲元年、
三年、
道鏡居西宮前殿、擬法皇、
和氣清麻呂使于宇佐、
清麻呂之得罪、與唐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搆誣頗有略相類、而道鏡威權之重、非易之比、清麻呂豈初不知言出禍隨、爲天下忘其

利靈異、法王月料准供御、法臣准大納言、法參議准
參議、自是道鏡出入乘鸞輿、服食一擬天子、政無巨
細皆取決、基眞特勢暴橫、陵侮縉紳、道路畏避如虎、
神護景雲元年、帝幸大學、釋奠、眞備所請也、二年、陸
奧請、從前守百濟敬福之法、停他國鎭兵二千五百
人、點加國中兵士四千人、許之、先是雄勝及桃生伊
治二城成、至是充之、是歲創春日祠、三年正月、道鏡
居西宮前殿、大臣已下拜賀、道鏡弟淨人起自布衣、
至從二位大納言、一門敍五位者男女十人、道鏡擅
權、輕興力役、多營伽藍、公私彫喪、國用不足、始運太
宰府綿二十萬屯輸京庫、帝亦好奢靡、嘗營東院、新
殿、葺以琉璃瓦、畫以藻繢、謂之玉宮、繇此政刑日峻、
殺戮妄加、天下稱冤、夏、有告故鹽燒王妃不破內親
王有咒詛之事者、放之於京外、內親王帝妹也、宇佐
廟祝有阿蘇麻呂者、媚道鏡、矯八幡神教曰、令道鏡
卽帝位、天下自太平矣、道鏡聞之大喜、帝惑之、召從
五位下和氣清麻呂曰、朕昨夜夢八幡神使來云、大
神欲憑尼法均有告、朕答曰、法均弱質、不勝跋涉、請
以清麻呂代之、汝往受神誨、臨發、道鏡召見、盛氣邀
之、怵以禍福、清麻呂出遇其友路豐永、豐永嘗爲道
鏡師、謂清麻呂曰、子此行所係極大、道鏡登天位、吾
當與子從伯夷游耳、清麻呂深然其言、曰吾生死以

身不敢曲一言、嗟乎忠哉。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其此之謂乎。

之還奏神語曰天日嗣必立皇緒而道鏡悖逆覬覦
神器敢萠非望者速加誅戮帝默然文武百官在列
者悉失色汗背道鏡慚怨貶清麻呂爲因幡員外介
又追咎清麻呂矯神教欺罔朝廷改姓名別部穢麻
呂流於大隅法均流於備後道鏡使人追殺清麻呂
於途雷雨晦暝未卽行戮而會勅使來獲免參議藤
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封戶給之清麻呂延曆中卒初
及遇赦還京歷豐前及美作備前守又爲攝津大夫
請攝河之界鑿川築堤西通海民蒙其利又兼民部
大輔中宮大夫皆稱其職清麻呂素明古事撰民部
省例四十卷後世宇佐幣使每命和氣氏蓋錄大功

帝不親視事、百餘日、唯[illegible]吉備由利出入卧內。孝謙帝崩。後世稱前朝曰孝謙帝、稱復辟曰稱德帝。藤原百川定策。

於無窮也冬帝幸由義宮權建肆廛於龍華寺升爲
西京四年帝在西京道鏡進淫具由此得病帝至自
由義宮疾益甚有尼云有術可治藤原百川抑而不
通帝未有儲貳道鏡日侍左右潛謀簒奪八月帝崩
於西宮帝資悍戾之性而懷淫縱之行戕嗣主尊妖
僧欲予以祖宗之天下在位前後合十六年改元曰
天平勝寶天平寶字天平神護神護慶雲百川欲立
天智帝孫白壁王右大臣眞備有異議白川與兄良
繼從兄永手密議矯遺詔使宣命使讀之曰白壁王
年長有功勞故立爲皇太子眞備黙然百川卽備儀
仗迎立白壁王差近江兵二百騎守衞朝廷王立是

光仁帝立、時年六十二。皇統復歸天智之裔。貶道鏡于下野。寶龜二年、傳僧尼度緣用道鏡印、復用治部省印。寶龜元年、吉備眞備薨。是歲、追尊皇考施基皇子、曰春日宮天皇。

爲光仁帝初勝寶以後皇族多嬰飛禍帝深危懼時
或縱酒自晦由此獲免自弘文帝崩一百年而皇統
復歸天智之胤矣道鏡留廬先帝陵下坂上苅田麻
呂告其奸謀詔曰道鏡法師挾覬覦之心爲日久矣
陵土未乾奸謀發覺惟顧先帝厚恩不忍致法任造
下野藥師寺別當卽日促之上道後道鏡死於下野
以庶人禮葬之流弓削淨人父子於土左召還和氣
清麻呂及法均遣使於淡路改葬淡路公世稱廢帝
後明治復古奉謚稱淳仁帝光仁帝寶龜元年吉備
眞備罷中衞大將尋致仕至六年九月薨年八十三
眞備往唐硏究經史頗有名譽歸侍孝謙帝於東宮

三年、廢太子他戶。百川再定策。百川不敢志氣、終能立賢以固皇位、如百川可謂視死生禍福、不易操者矣。

有寵後以舊恩累遷至右大臣及帝立家居以終左
大臣永手薨大中臣清麻呂爲右大臣藤原良繼爲
內大臣三年渤海來聘以表文無禮卻之是年皇后
井上內親王太子他戶有罪廢爲庶人后聖武帝女
自帝爲親王降爲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年方盛而
帝春秋高以故頗淫縱帝斥之后怨望百川劾其有
巫蠱事廢之幷廢太子至六年廢后廢太子並卒時
中務卿山部親王有賢名百川欲嗣立之參議藤原
濱成曰山部母賤宜立稗田親王衆議不決百川按
劍曰濱成之言非也夫立儲以賢不論母之貴賤帝
不答起入內百川厲聲曰不承聖斷則臣不肯退立

五年蝦夷叛
此役駿河麻呂等言臣等計賊是狗盜鼠竊雖時有侵掠而不致大害今屬茂草之時臣恐悔無及帝以其論兵首尾異計深責之

殿前四十餘日。帝乃許之。立爲太子。後數年。有周防
國一男子。自稱他戸太子。誑惑百姓。流之伊豆。是歲
定常平法。以穀貴。遣使七道。糶穀賑民。其賤糶私粟
者授位。後又詔裁損諸國郡俸祿。益於京官。先是京
官祿薄。不免饑寒。國司侵漁綑載歸故。衆望外任。因
有此命。五年。海道蝦夷叛。焚橋塞路。侵桃生城。破其
西郭。鎭兵不能支。國司遣兵援之。馳驛以聞。先是按
察使兼鎭守將軍大伴駿河麻呂。副將軍紀廣純在
夷地。帝屢促勦之。遂覆其巢穴。降者相屬。陸奧遠山
村。地甚險阻。夷俘所憑。歷代諸將未嘗進討。至是
略平。七年。出羽發兵四千人。自雄勝進伐其西邊。出

七年

九年賜奧羽國司以下力戰者二千二百六十七人爵
佐伯今毛人遣唐使

羽志波村。賊起。官軍進戰不利。發下總及常野騎兵
伐之。駿河麻呂尋卒。冬。又發陸奧軍三千人。伐膽澤
賊。分配奧羽二國。俘囚于筑紫。翌年三月。藤原小黑
麻呂爲出羽守。是日。陸奧夷俘來降者相望於道。鎭
守將軍紀廣純奏。志波村賊蟻結肆毒。出羽軍擊之。
敗而退。廷議以佐伯久良麻呂爲鎭府權副將軍。鎭
出羽。冬。與出羽賊戰不利。多失器仗。十年。先是以佐
伯今毛人爲遣唐大使。道病。副使小野石根與大神
末足等至長安。館待優厚。中使相屬。數日。禮見於宣
政殿。既而還。唐主遣中使趙寶英押送。海上遇颶。石
根寶英等皆溺。大伴繼人抱檣漂蕩至肥後西島。副

百川薨

使大神末足。及大野滋野以下三船。皆無恙。初發使
之時。帝賜清河書。令促東歸。未及還而終於唐。於是
携其女而還。是歲。參議中衛大將藤原百川薨。百川
幼有器度。累歷顯要。盡心納忠。有定策功。帝委以腹
心。及薨。悼惜。詔贈正二位。延曆初。贈右大臣。十一年。
省內外官員。除三關邊要外。量除諸國冗兵。專就農
耕。是歲春。陸奧夷反。入長岡。燒民家。官軍追擊。殺傷

陸奧夷反
是歲二月陸奧言欲取船路伐遺賊比年寒甚河水皆凍船不得通恐賊來侵故先塞其寇道待三四月雪消水溢直入賊地造覺鱉城勅曰海道顧遠侵寇不便山賊居近伺隙來犯若不伐殲其鋒更強宜造覺鱉城捍衛膽澤之地兩國之利莫大於斯陸奧奏言正月廿六日賊入長岡云云

相當。初廣純建議。築覺鱉城。遏膽澤賊。至此廣純率
兵防賊。部下有伊治呰麻呂者。本夷種。以事怨廣純。
陽媚事之。廣純不疑。牡鹿郡大領道島大楯每陵侮
呰。呰啣之。廣純之造覺鱉城。役夫多用夷俘。呰麻呂
煽動爲亂。殺大楯。遂圍廣純館。殺之。介大伴眞綱逃
而入多賀城。城中多蓄糧仗。民聞變。爭入保守。眞綱
與掾石川淨足潛逃。民皆散去。賊至。掠財物。縱火而
去。朝議遣中納言藤原繼繩。爲征東大使。大伴益立。
紀古佐美爲副。又以大伴眞綱爲鎭守副將軍。安部
家麻呂爲出羽鎭狄將軍。以益立兼陸奧守。京庫及
諸國甲六百。送軍所。敕坂東北陸。備糒三萬斛。六月。
以百濟俊哲爲鎭守副將軍。多治比宇美爲陸奧介。
敕益立等曰。將軍奏書。備兵粮。進入國府。今既經二
月。計日准程。佇待獻俘。夫出軍討賊。國之大事。進退
動靜。宜陸續奏聞。秋。運甲一千襖四千。下總糒六千

八月、家麻呂等言、今日棄秋田城、敵狄保之、敵俘囚宇奈古等又居城下、不改以聞、延曆[illegible]秋田城[illegible]代將相所建、一旦棄而[illegible]之甚非計也、宜遣軍士鎮守、

斛常陸一萬斛輸軍兵皆限九月五日會多賀城繼繩等頓軍不進九月以藤原小黑麻呂爲持節大使詔書切責乘機進戰冬繼繩又奏今年不可出軍之狀敕曰今月閱奏知大使遲滯既失時宜將軍出師久經時月所集步騎數萬纔數奏入賊地之期計已深入平殄今又言今年不可征討何前後言之相舛也夏言茂草冬言乏襖是何日而誅賊復城今時未建子猶進兵若今月不能入賊地宜居多賀玉作等城嚴加防備兼習戰鬪十二月征東使奏遣兵二千經鷲座楯座楯石澤大菅屋柳澤五道斬木塞徑浚溝設險以斷賊之要害敕曰聞出羽大室塞亦是要害宜令將軍國司視量地勢防禦非常至明年秋小黑麻呂等擊叛夷平之復所亡諸塞而凱旋詔與民爲賊所詿誤者給復三年兵士從役免今年租授小黑麻呂正三位副將以下賞賜有差益立坐逗遠不進奪其位天應元年賜土師古人姓菅原三月帝不豫讓位於皇太子尋崩帝在位十二年元曰寶龜天應帝厲精自強廢驕后立賢明置常平省官汰兵選將備糧舉動處置有次第可以爲後世之法也桓武帝立帝繼統之初首罷內外文武員外官但郡司軍毅不在限在外國司未知欠倉肆漁百姓其奸濫尤著者秩雖未滿貶降延曆元年因幡守氷上川繼謀

天應元年賜菅原姓、光仁帝讓位于桓武帝、

延曆元年氷上川繼謀反、

二年出羽言、寶龜中雄勝平鹿二郡爲賊所略、各失本業、更遷郡府、招集散民、雖給戶田、未得休息、勅給復三年、

反發覺帝遣使召川繼川繼潛從後門逃去乃固守三關令京畿七道搜捕獲川繼於大和將以屬先帝諒闇減死流之伊豆母不破內親王流於淡路三方王及大伴家持坂上苅田麻呂坐事見貶奪川繼鹽燒王子也是歲以陸奧累年兵役給復三年詔罷造宮敕旨二省及法華鑄錢二司以儉省財費翌年遣使阪東諸國民疲調發者發倉賑給又詔曰京畿定額諸寺其數有限既禁私立道場比來所司寬縱不曾糺察如經年代無地不寺宜嚴加禁斷犯者主典以上解見任其餘杖八十官司知而不禁者同罪又禁富民及僧侶出錢財質貧者宅地尋又禁國司公廨田外墾私田妨害民產有犯以違敕論所闢沒官冬帝幸交野放鷹遊獵初文武帝置主鷹司其後朝廷信佛敎戒殺生帝天姿豪邁欲矯其弊遂事遊獵三年先是遣大伴弟麻呂爲征東副將軍至是遣從三位大伴家持爲持節征東將軍名取以南十四郡僻遠以徵發不及機會置多賀階上二郡家持所請也帝以爲遷都則勞民不若據形便定帑息百官黎庶於是相山背國乙訓郡長岡村將移與中納言藤原種繼所議也以種繼爲造長岡宮使帝時遊幸近畿委政太子而種繼信任用事太子以佐伯今毛人爲參議種繼曰佐伯氏未有任此官奏罷之遂與太

帝屢遊獵、

三年、

文室與企爲副將軍、入間廣成、阿倍墨繩爲軍監、

遷都於山城長岡、

四年
太子使人射殺種繼、
廢太子、
十月、發軍功三十萬人、修築河內隄、
三船卒、能登守三國廣見、以誣告謀反、流于佐渡、
五年

子有隙。四年、幸平城。種繼留守、督新京工役、夜照炬催作。有人自暗中射殺之。帝聞之悼惜。急還宮、敕索賊、収獲左少辨大伴繼人等數人、推鞫之。皆曰、皇太子所命。誅首惡、貶竄餘黨、辭連家持。家持死、未葬、追除名。自聖武佞佛弛法、至此帝始正刑憲。遂幽太子於乙訓寺。太子絕食十餘日、而不死。流之淡路。至高瀨橋而氣絕。後追謚崇道天皇。種繼贈左大臣。是歲、刑部卿淡海三船卒。三船、弘文帝玄孫。賜姓淡海、爲大學頭。爲人聰敏、涉覽羣書、善屬文。嘗定神武以來列帝謚號。五年、詔京邑草創、民未安堵、賜左右京及東西市物。尋太政官廳成。百官始就朝。先是蝦夷屢

蝦夷叛、
苅田麻呂卒、武藝絕倫、超然當時者、
六年、陸奧介佐伯葛城、爲鎮守將軍、

叛。詔曰、蠻夷猾夏、自古有之。非用兵何除民害。又敕曰、坂東諸國兵多尫弱、不堪戰鬬。即有雜色之徒、浮宕之類、便弓馬、堪戰鬬者、主司未嘗差點。抑何宜。令坂東八國簡取散位子、郡司子弟及浮宕類身堪軍士者、隨國大小、一千已下、五百已上、專習用兵之道、並備身裝。仍勒堪事國司一人專幹勾當。如有非常、便押領奔赴、不失事機。於是遣佐伯葛城於東海道、紀楫長於東山道、簡閱軍士。將征蝦夷。是歲、坂上苅田麻呂卒。苅田、犬養之子、世以武功著。性剛毅、便弓馬、宿衛歷數朝、累官諸國守、鎮守將軍。七年、敕陸奧運軍粮三萬五千餘斛於多賀城。又敕東海東山等

七年
八年
勅大學寮諸學生、年不滿二十、不得任用、
逗音豆、止也、
橈奴巧切、屈也、
四月、勅太宰府造鐵冑、
九月、詔曰、戰以寡賑、恭叡襄地、旰食宵衣、情存撫育、

國、運糒二萬三千餘斛、及鹽於陸奧。調東海東山坂東諸國步騎五萬二千八百餘人、限來年三月、會於多賀城。以參議左大辨紀古佐美爲征東大使、詔、昇殿賜節刀曰、副將軍犯死罪者、禁身奏上。軍監以下、據法斬決。坂東安危、在此一舉、將軍勉之。八年春、諸國軍會多賀城、分道進、濟衣川、置營三處、而未進。五月、敕責其逗撓。副將軍入間廣成等、約渡河討賊。中軍後軍先濟、擊賊走之、且戰且燒、燒賊巢十四村。將與前軍合會、前軍爲賊所拒、不能濟。俄而賊來、夾中軍後軍。稍退。賊又遮斷我軍後。官軍遂敗。別將丈部善理、高田道成等五人戰死。溺死一千餘人。別將出

而至和曆届、炎旱爲災、田疇不治、農畝多廢、雖豈儉有時、而責深在予、今聞京畿失稔、其於外國、且疾疫飢饉、宜免京畿今年租、
闘苦本切、史記、馮唐傳、闘以内者寡人制之、訓與郭門之閾也、

雲諸上等引餘衆而還。敕曰、膽澤之賊、悉集河東。宜先擊之而後謀深入。今軍少將卑、以致敗績。是則道島等之失策也。諸將以賊地遠、糧運難繼、奏欲解軍、遺粮支擬非常、待時而發。敕報曰、今無寸功而罷兵、其策安在。將軍等畏憚夷虜、逗留至此。巧飾浮詞、廣成墨繩久在賊地、經攻戰。故委以重任、而安坐視成敗、闘外之寄、豈可如此乎。秋、敕古佐美等曰、聞奏曰、膽澤蝦夷所窟宅、大兵一舉、盡逋逃、夷虜巢穴、唯見鬼火。不勝慶快。今撿先後奏狀、斬賊首八十九級、官軍死亡千有餘人、其被創者殆將二千。夫斬賊首未滿百、官軍死傷及三千。何足相慶。又河東敗還溺死

古佐美隱匿敗衰、虛張功捷、朝廷洞察情僞、而不擧黜罰之典、非馭將之道、而見寛容之風。

廢三關、

十二月、中宮高野氏崩、

九年

一千餘人而云、且戰且焚捜賊巢穴、還持本營、是溺死之軍、弃而不論、唯濱成等軍差勝、佗道而皇張乃言天兵所加、前無強敵、此等浮詞、何名實相反也。九月、古佐美還、師納節刀、敕責問諸將逗留敗軍之状、特旨宥古佐美墨繩、減死解官、真枚以拯溺軍、解官不奪冠。冬、巨勢野足爲陸奥鎭守副將軍、免國民今年田租、給復二年。是歲、詔曰、置關之設、本備非常、今正朔所施、區宇無外、徒設關險、使中外隔絶、公私稽留、失通利之便、宜廢伊勢美濃越前三關、運其糧仗於國府。右大臣是公、鬷魁梧有威容、曉習時務、決斷如流、年六十三。九年閏三月、敕令東國造革甲二千、備糧糒十四萬斛、將征蝦夷。太政官奏、蝦夷干紀、久逋王誅、大軍遠征、餘孽未絶。方今坂東諸國、久疲戎馬、強壯勞筋力、貧弱供轉輸、而富者獨免勞苦、天下誰非皇民、而勞逸殊懸、豈皇上一視同仁之意邪。請敕左右京五畿七道諸國、不論土人浪人及王臣佃使、撿録財堪造甲者、並其所蓄物數、及鄕里姓名、限今年以聞。於是右大臣以下皆造甲、各有數。十年、遣百濟俊哲坂上田村麻呂藤原真鷲等、於東海東山簡閲軍士、兼撿戎具、備糗糧十二萬餘斛。田村麻呂、苅田麻呂子也。十三年、相地於山背國葛野郡宇太邑、營宮城、課諸國造宮門。殷富門尾張美濃、美福門

孽魚列切、蘊畜也、又妖害也、

大納言藤原繼繩爲右大臣、

三月、皇后藤原氏崩、

賞征蝦夷有功者四千八百四十餘人、

帝召見道守東人、年百二十二歳、頗如少年、

十年

十三年

造平安京、

先是遣大納言藤原小黑

麻呂大辨紀古佐美等于葛野宇太村、相宮地、尋以毀宮遷御東院、

創比叡山中堂、是歲創平野社、

田村麻呂擊蝦夷、

越前安嘉門、若狹越中偉觀門、丹波藻壁門、但馬待賢門、播磨陽明門、備前達智門、備中備後談天門、阿波郁芳門、伊豫帝遷新京、詔曰、此地形勝、山河襟帶、自然成城、宜改山背爲山城國、士民謳歌、稱曰平安、宜從之、免諸國一年租、置勸學田於越前一百二町、以勸學生、尋擧諸國武技出衆者。先是僧最澄創比叡山中堂、以稱鎭衛都鬼門、最澄嘗往唐傳台教、遂開此山、至貞觀中、謚傳教大師、大師始此。是歲、以大伴弟麻呂爲征東大使、百濟俊哲多治比濱成坂上田村麻呂巨勢野足爲副、尋以俊哲兼陸奥鎭守將軍。六月、田村麻呂等進擊蝦夷、斬獲頗多、燒聚落七十五所。翌年弟麻呂還、自討蝦夷、詔賞其功、以下加爵有差。以田村麻呂爲陸奥出羽按察使兼陸奥守、累遷征夷大將軍。二十年、蝦夷酋高麻呂及惡路王、起自達谷窟、侵暴邊境、遂西至清見關、諸國騷然。賜田村麻呂節刀討之、夷酋聞坂將軍來、畏怖引去、追至陸奥栗原郡、置營屯兵、人呼曰營岡。九月、大戰神樂岡、射殺其酋、斬惡路王、逐北至閉伊村、殺獲殆盡。十月、田村麻呂凱旋、以功授從三位。翌年四月、夷酋大墓等率種族五百餘人降。秋、田村麻呂獻二虜於京師而請放還、以招餘黨。廷議曰、醜虜反覆無信、奈何放之、斬於河內杉山。是歲、遣田村麻呂、造陸奥膽

十五年、置烽燧於畿內、敕天下捜捕飛彈工匠逃亡者、

二十年

蝦夷叛、

田村麻呂討之、

先是十八年、遣使畿內諸國、校田、又遣問民苦、使採訪政迹、思明激揚、以嚴黜陟、令聞使狀、違犯者多、理須峻刑、永懲後輩、去延暦十四年前是使者巡察處、被自新未還、發覺而違法不悛者爾同

以下宜依法斷、

二十三年

藤原葛野麻呂遣唐使、

緒嗣諫征討土木二役、

澤城。發駿河以東浮浪四千人守之。每歲運越後米。
佐渡鹽於出羽雄勝城。尋築陸奧志和城。運米鹽充
之。將再征蝦夷。是歲新關函根路。以富士山焚沙石
壅足柄路也。已而復舊。二十三年冬。以秋田城磽确。
不宜五穀。加僻遠難救援。廢爲郡。徙保河邊府。是歲。
發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等。留學生橘逸勢學僧空
海等從。洋中遇風漂蕩三旬餘。至唐。葛野麻呂能書。
唐人呼曰興能。逸勢空海亦工書。亦呼曰橘秀才。五
筆和尚。是歲。召羣臣議政事得失。減仕丁衛士隼人
歌女仕女數。免伊賀伊勢等二十一國今年庸。參議
藤原緒嗣進奏。方今所苦。在兵與土木。請罷二者。以

二十五年　桓武帝崩

帝英略蓋世、懾服邑荒、承墜緒、舉廢典、祀於圜丘、以展敬天報本之誠、征伐蝦夷、大奮千歲之威、

播綿、

平城帝立、

二十五年、改元大同、

坂上田村麻呂兼中衛大將、四月、右大

紓民力。帝納之。詔停陸奧役。廢造宮職。緒嗣百川子
也。二十五年春。帝崩。在位二十五年。元曰延曆。帝初。
爲大學頭。精通儒經。首除聖武孝謙二朝之弊。使政
歸正。又營無前之宮城。闢未收之版圖。帝精神氣力。
百倍前代人主。可知也。延曆中。有一人乘小船漂着
參河。以布覆背。左肩著紺布。形似袈裟。言語不通。不
知何國人。唐人見之曰。崑崙人。後頗習國語。自謂天
竺人。篋中有如草實者。謂之綿種。因試令諸國植之。
我邦播綿。始此。太子立。是爲平城帝。是歲五月。改元
大同。立皇弟神野爲太子。帝好學善屬文辭。聽政不
懈。四方奏請告訴。皆親聽斷。公卿奏請營新宮。詔曰。

臣神王薨、中納言藤原内麻呂爲右大臣、參議藤原園人爲皇太弟傅、置六道觀察使、八月、免畿內被水百姓調徭、賑給七道、

藥子專寵、

比。公卿奏。日月云除。聖忌將周。國家故事。就吉之後。
遷御新宮。請預營構。夫上都先帝所建。水陸所湊。道
里惟均。故不憚糜勞。期以永逸。棟宇相望。規摸合度。
欲使後世子孫。無所加益。朕忝承聖基。嗣守神器。更
事興作。恐乖成規。朕爲民父母。不欲煩勞。思處舊宮
禮亦宜之。卿等宜知朕意焉。始置七道觀察使。又敕
諸王以下子弟十歲已上。皆入大學。分業教習。及藥
子專寵。政漸非也。初。桓武帝寵任藤原種繼。納其女。
種繼又有女。曰藥子。適藤原繩主。生二女。長女入東
宮。藥子因出入臥內。帝私焉。桓武帝惡而逐之。帝即
位。徵爲尚侍。甚嬖之。言無不聽。竊弄威柄。權勢薰灼。

二年

二月、左京人淵田建繼、坐毆父、流于伊豆、

是歲、改近衛府爲左近衛、中衛府爲右近衛府、

敕、巫覡之徒、

內外。兄仲成爲右兵衛督。恃勢驕橫。陵轢朝貴。妻姨
有姿色。仲成欲姦之。姨逃匿佐味親王家。仲成乃往
詈辱之。是歲。敕曩者貢采女。限四十已下十三已上。
自今須使氏長者擇氏中端正者貢之。然十三已上。
心思不定。非所以肅官闈。宜貢三十已上四十已下。
無配偶者。蓋藥子專房之策也。二年春。山陽道觀察
使藤原園人。以播磨國內封戶甚多。民勞於運租。請
減省之。又請西海道吏非秩滿不聽輒入京。以紓民
迎送之勞。東山道使藤原緒嗣奏。方今緣邊鎮兵三
千八百。歲糧五十餘萬束。加每軍興必課糧東國。杼
軸空竭。請以坂東官稻充陸奧公廨。以陸奧廨留收

妄説禍福、與民之巫覡作妖言淫祀、戲咒繁多、習俗損風、自今一切禁斷、

殺伊豫親王、

三年、賑濟天下、叉勸察使、以上並六衛府次官已上兼

廢宮

四年

官庫則公私俱便。並奏可。詔巫覡妖言惑愚民。增濫祀。積習成俗。虧損淳風。宜一切禁斷。或不懲革。從諸遠國。所司故縱。隣保容匿。並準法科罪。皇弟伊豫親王在桓武時。怙寵多別業。帝立。稍抑之。藤原宗成因勸謀不軌。王拒之不從。而未以聞。其舅藤原雄友告之右大臣藤原内麻呂。親王懼。遽奏宗成勸反狀。捕宗成訊之。誣親王首謀。帝怒。安部兄雄諫曰。臣百口保親王無他。帝不聽。以兵圍其第。詔削屬籍。併其母藤原吉子。幽之河原寺。不通飲食。貶雄友宗成等。親王與母並仰藥死。時人寃之。侍從中臣王坐考問不服。姦臣激帝。加以大杖。王背爛而死。四年。授藥子從

平城帝禪位于嵯峨帝、

右大臣兼左大將藤原内麻呂、中納言兼右大將坂上田村麻呂、並加敍、

弘仁元年始置藏人頭、

藥子勸復辟、

三位。帝久不豫。傳位於太弟。帝在位四年。元曰大同。帝時。安倍真直等上大同類聚方。齋部廣成上古語拾遺。禁以倭漢總歷帝譜圖。渉不經。挾持之。太弟即位。是爲嵯峨帝。初帝固辭不被聽。於是立上皇皇子高岳。爲皇太子。年尚幼。時人曰蹲居太子。冬。上皇遣仲成等於平城。相地造別宮。尋幸平城。宮未成。權御大中臣清麻呂第。弘仁元年。始置藏人頭。以巨勢野足藤原冬嗣爲之。正月。平城宮成。上皇遷之。藥子恆侍帷房。矯僞百端。屢白上皇曰。陛下未可去位而遽去之。豈非一大遺憾邪。上皇稍惑之。帝曉上皇意。多稱病不視事。欲遂遜位。遣大納言藤原園人。奉神璽。

仲成藥子之亂、平城者、備嘗德之、而嵯峨之處置公、其斷親與後、白河不可同年而語也、新猷、藤原仲成名位不及忠、左府坂上田村以三朝名臣、兼源義朝下清盛之才、而帝用爲所以不終朝而事也、

是歲、大和河内攝津參河遠江丹波因幡伯耆播磨美作備後淡路讚岐土左飢、遣使賑給之、

有智子内親王爲加茂齋始此、

致之上皇。不受。藥子矯上皇旨。擬遷都平城。以中納言坂上田村麻呂。藏人頭藤原冬嗣等。爲造宮使。人心恟恟。京師戒嚴。帝遣使拒伊勢近江美濃三國故關。捕仲成。繫之右兵衛府。下詔暴白仲成藥子罪狀。褫藥子位。遣參議藤原緒嗣。告桓武帝陵。上皇大怒。與藥子同輦。從川口道。赴伊勢。諸司及宿衛兵皆從焉。左馬頭藤原真雄遮駕苦諫。藤原葛野麻呂亦諫止之。皆不納。大外記上毛野穎人上變。帝懼曰。村麻呂爲上皇用。俄拜大納言。命率輕鋭。邀美濃道。時文室綿麻呂坐仲成黨。在獄。田村麻呂奏曰。綿麻呂武藝過人。屢經戰陣。臣願俱行。帝即出綿麻呂。拜參議。遣之。二人感激上途。置宇治山崎兩橋與渡市津頓兵。夜遣左近衛將監紀清成等。射殺仲成於禁所。上皇至大和添上郡。聞官軍遮路。知事不濟。還宮削髮。藥子仰藥而死。於是廢太子。立皇弟中務卿大伴爲皇太弟。賞藤原真雄直諫。授位。藤原葛野麻呂與藥子有姻。以其諫爭。特宥之。貶上皇子阿保親王爲太宰員外帥。先是。越前介阿部清繼。權少掾百濟愛筌等舉兵應上皇。捕新介登美藤津。遣民部少輔紀南麻呂等鞠問。減死處流。自此亂平後。朝廷不復用死刑。帝哀伊豫親王之寃。召其子高枝入京。名還藤原雄友。是歲。以皇女有智子内親王爲賀茂齋。禱與上

蝦夷叛，文室綿麻呂等討之。

四月，置上林[illegible]。以諸國[illegible]，救[illegible]孤獨貧窮者，疾不能自存者，寄中禁[illegible]。

皇朝賀茂齋始此，內親王好學，涉經史，善詩文，帝後幸賀茂，使左右各賦春日山莊詩，內親王年甫十七，探韻，即作七律一首，一聯云，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最為世所傳稱，性又貞潔，能事神，後居嵯峨西莊，薨於承和中，二年春，蝦夷復叛，陸奧出羽按察使文屋綿麻呂鎮守將軍佐伯耳麻呂等發奧羽二國兵討之，三月出羽守大伴令人發勇敢俘囚二萬餘人出賊不意，衝雪掩襲，斬其渠帥夷爾麻呂等，進討賊，敕曰，軍監軍曹以下，須簡用具奏，若犯軍法，禁身請裁，隊長已下，依法決斷，發陸奧海道十驛，更置長有高野二驛，以通常陸，使告急，十月，綿麻

民食魚飲酒。

竄，[illegible]交切，[illegible]也。

[illegible]乙切，[illegible]也。

呂分兵四道，並進直衝，賊巢殺獲無算，降附相屬，夷地悉平，具狀以聞，敕以蝦夷移配諸國，俘囚還本土，務加教諭，勿致勞擾，十二月詔賞諸將功，授綿麻呂從三位，以下賞各有差，初桓武帝患蝦夷叛服不息，遣大伴弟麻呂坂上田村麻呂討平之，然遺類猶逃竄山谷，伺間鈔掠，至是蕩滅無遺矣，綿麻呂奏，今官軍一舉，寇賊無遺，當廢鎮兵，永安百姓，而城柵器仗軍粮，未得廢納，伏請且置一千人，以充守衛，志波城瀕河，屢被水害，須遷之便地，請暫置二千人守之，待遷訖留千人，戍之，餘悉解之，自寶龜五年至今三十八年，邊寇屢動，警備不絕，百姓罷弊，願給復三年，[illegible]

田村麻呂卒。弘仁之變，嵯峨帝慮田村麻呂為上皇用，不拘顯官，以擧留之，此所以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之勢，而帝免兩難，顧不重哉，田村麻呂雖知丈室綿麻呂之材器，推轂于縲紲之中，遂收其用，而上皇不能東轅，大難不日而銷，則者非其力耶。

兵以次差黜，輸轉復免，並許之，尋敕諸國務教導夷俘，攝津長柄橋成，是歲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坂上田村麻呂卒，年五十四，田村麻呂為人身長五尺八寸，有膂力，目如鷹隼，鬚如金線，平居談笑，老幼親狎，怒目惡視，猛獸慴伏，屢征邊，為首稱，帝思其功，詔贈從二位，賜山城宇治郡地三百町，為墓地，使其尸立棺中，向平安城而葬之，並甲冑劔弓箭糒鹽瘞之，是後國家將有事，其墓鳴動，云大將出征，必詣而禱焉，其佩劔藏之御府，田村麻呂二子廣野勇武有父風，後為陸奧守，四子清野為鎮守將軍，是後坂上氏多出鎮陸奧出羽，以田村麻呂勇名著聞也，藤原園

七月，敕曰，聞平城宮諸衛官人等，出入任意，輒懈宿衛，宜使參議加督察。

三年

藤原內麻呂薨。五月，制定令條不便事。六月，造攝津長柄橋。九月，中禁東大寺與[illegible]二[illegible]之間殺生。

人奏，諸國郡司，有勞子孫，奕世相承，而取藝業，絕譜第，物情不從，請郡司之擬，先盡譜第，後及藝業，至是又奏，郡司之任，既復舊制，國司銓擬，無賴之徒，或身在京，爭第抑奪，請自今一依國定，若選非其人，職續無驗，則署帳之官，咸解見任，永不叙用，以懲將來，帝納之，尋詔曰，諸國吏撫字無素，非有飢饉疾疫，禁輒請賑給，三年，帝幸神泉苑，觀花，花宴節始此，是歲，造長柄橋，右大臣藤原內麻呂薨，內麻呂少有令望，德量溫雅，歷事三朝，甚被信任，典樞機十餘年，靡有愆失，初，庶人他戶為太子時，性殘忍，好害名流，有一惡馬，馭必踶齧，太子令內麻呂乘之，見其毀傷，以為娛

五年 嵯峨皇子皇女賜源姓、 先是六年、新羅人到肥前小近島、土民與之戰、殺獲百餘人、 七年、僧空海創高野山、 九年 右大臣藤原園人薨、園人抱經濟之器、悉心民瘼、其所建白、皆足爲法、

樂內麻呂乘之惡馬低頭執鞭迴旋入以爲非常之器及薨贈左大臣五年賜皇子未爲親王信弘常明四人及皇女四人姓源朝臣賀右京明入大學奮勵誦博覽百家弘性寬厚通達政體上皇多賜經籍後至左大臣信兼工草隷後又至左大臣常招大學生有才學者爲師兼善射又有啓寬並自幼耽學上皇屢勉勵之皆有賢名於是賜姓九年詔正朝會之禮冠服之制咸率由唐法是歲文章博士春澄善繩講後漢書於大學時諸博士各自名家互相輕侮弟子異門各有分爭唯善繩謝遣門徒恬退自守不爲謗議所及先是萬多親王新撰姓氏錄成逮是藤原

十一年 施行弘仁格十卷、 十四年 佃音田、治田也、 以興福寺僧中源慶信元興寺僧永繼等有淫行、並流於遠江、 號比叡山根本中堂曰延暦寺、 割越前江沼加賀二郡、置加賀國、

冬嗣弘仁格式成朝章文學頗興十一年奏所配遠江駿河新羅人作亂掠伊豆穀入海逃二國司不能討發相摸武藏等兵追擊平之先是因水旱減御膳暫割臣僚祿令五穀頗熟復舊例公卿表請御膳復常十四年太宰大貳小野岑守奏請管內九國民佃公營田古者九年耕有三年之積三十年通計十年食誠如今之策九國計三十年之積三千二百餘萬以之混合正稅可爲永代之蓄朝議以古法不易變試限四年行之割越前國江沼加賀二郡置加賀國是歲賜東寺於僧空海曰教王護國寺初空海還自唐創金剛峰寺於高野延喜中諡弘法大師是歲帝

嵯峨帝禪位、

將傳位皇太弟右大臣冬嗣曰倉廩未實一帝奉二上皇用度滋多民不堪命請待豐饒徐圖之不聽帝御前殿引太弟親諭曰朕本諸公子也初望不及此太上天皇曲垂褒獎超登儲貳遂讓位於朕朕辭不獲命會有小人令太上皇與朕有隙公卿相議逐君側羣小太上皇不察有東行之計羣臣勸朕邀之朕心有如噉日朕以寡昧在位十餘年於弟賢明仁孝年齒亦與朕同朕當傳位太弟以遂宿志太弟避席固辭帝曰今日以前朕遇太弟猶子今日以後太弟遇朕亦猶子耳太弟不得辭即位帝在位十五年元曰弘仁當此時水旱風蝗大災年有之疫亦屢行每

淳和帝立、 右大臣兼左大將冬嗣如故、 五月、流甲斐賊首吉禰侯部井出麻呂等於伊豆、 天長元年 右大臣冬嗣時務策三條、

詔諸國賑恤甚勤帝幼聰敏好讀書及長博覽經史善屬文妙草隷每與僧空海競優劣云於是帝稱後上皇以別於平城上皇淳和帝立後上皇勸以帝子恒世王爲太子王固辭立後上皇子正良爲皇太子秋後上皇幸嵯峨離宮有司進輿衛不受御一馬率數人往自是常在嵯峨每有大政設空位朝堂令五位藏人居其側聽羣議以奏曰之職事天長元年右大臣冬嗣奏時務三條一曰擇良吏臣聞登賢委任爲化之大方審官授才經國之要務今諸國牧宰或欲崇脩治化樹之風聲則拘於法律不得馳騖邦國殄瘁職此之由伏望妙簡清公美才以任諸國守介

良岑安世、

其新除守介則特賜引見勸諭治方政績有著加增
寵爵公卿有闕隨即擢用又反經制宜勸不爲已者
須從寬恕無拘文法二曰遣巡察使古者分遣八使
巡察風俗考牧宰治否問人民疾苦所以宣風展義
舉善彈違也伏望遣此使考其治否中納言良岑安
世奏曰國守者古之刺史也稱職之人不可多得伏
望令一良守兼帶數國小大之政從其所請一二僚
屬亦從請任之夫祿不厚則人不勸人不勸則治不
立請其公廨攝國之中擇其殷阜地以二守祿并給
之宜試於一國明知治否然後令兼之帝皆從之二

二年　以攝津江南四郡、隷和泉、

年敕冬嗣觀射禮簡閱六衛中者賞冬嗣尋爲左大

三年

冬嗣薨、

冬嗣以累世名族冠冕百僚、請良吏、省民風、順時令、皆治國之大者也、施藥勸學二院之設、仁人之爲、其利博矣、

中納言清原夏野、請左大將、夏野于撰、儒臣導僚職、化解釋令文、辭簡而義盡、千載之下、取爲模範、

臣藤原緒嗣爲右大臣是夏大疫敕諸國司親巡
視給穀藥秋召大學諸生於紫宸殿講論經史其年
左大臣冬嗣薨冬嗣內麻呂子也性弘裕才兼文武
置勸學院敎子弟折封戶給生徒世號曰閑院大臣
清原夏野奏親王未習庶務而任八省卿官事日墮
請點定數國迭任守宰乃以上總常陸上野爲親王
任國特稱太守是歲藤原大津爲備後守頗有聲譽
民庶歌思常陸守甘南備高直坐前司事停釐務吏
民感其德競遺資財先是安倍安仁爲近江大掾爲
政精練名聞朝廷爲信濃介視事三年部內肅然藤
原高房任美濃介高房廉明絕請託善擿姦管下有

七年

陂堤壞俗傳有神遏水者死前守懼不敢修高房發
夫修之民賴灌漑席田郡有妖巫聚徒爲民蠹邑吏
不敢禁高房單騎行捕巫誅之高房趫捂多力慷慨
不拘細謹後歷數國守所至有名七年大納言良岑
安世薨乃桓武帝子少好鷹犬事射騎後讀孝經嘆
曰名敎之極其在玆乎遂勉學爲名臣卒年四十六

十年　淳和帝禪位、

帝與平城嵯峨皆桓武子也、太上皇前後並存、琴書相娛、泉石互賞、則爲千古美事、武帝與嵯峨皆英明之主也、帝之德量可以抗衡嵯峨、而嵯峨之器宇則頗類桓武、中世人主所不易得者也、

十年帝禪位太子帝在位十一年元曰天長此時新
撰格式及秘府略成又令義解成初不比等作令歷
年已久學者互有異同帝敕夏野等與諸儒論辨折
衷爲義解至此成嘗旱祈禱無驗詔罷作役錄囚徒
依皇后請也尋大雨后貞婉有禮度爲帝所重太子

仁明帝承和二年、

立是爲仁明帝緒嗣夏野爲左右大臣如故是冬始
置檢非違使以文屋秋津爲別當看督長六十人火
隷之明日香親王薨桓武帝第七子也天資質朴嫉
世好奢麗雖朝衣再三澣濯用之承和二年太宰府
請置戍兵三百餘於壹岐島以備新羅緩急是歲島

三年　藤原常嗣遣唐使、

五月、建灌頂道場於東大寺、置二十一僧、修法以鎮國家、永爲恒例、

木史真製機弩左右旋轉四面可發召諸衛於朱雀
門試之機發如神三年以參議藤原常嗣爲遣唐大
使小野篁爲副常嗣葛野麻呂子也父子相繼聘唐
篁妹子五世孫也時人並稱榮之帝選一時材藝之
士從之卜部平麻呂善卜良岑長松善琴藤原貞敏
善琵琶良村清上善笛菅原梶成善醫皆當選既發

篁西道謠、五年、藤原三守爲右大臣、令畿內諸國、糺勘羣盜、敕遣使者於大和、錄寄貸之資、借貸困窮、至秋收時償之、七年勅諸國嚴譏捕盜賊、九年太子恒貞恒貞奏請釋奠於大學、祗舉曠世之廢典、博覽經史、兼妙草隷、及

海上遇颶不能往而還後復往常嗣奏奪副使船篁怒辭以親母侍養無人作西道謠刺之嵯峨上皇覽之大怒流隱岐篁途賦謫行吟七十韻一時傳誦常嗣遂赴長安禮見唐主以六年九月還自唐是歲淳和上皇不豫顧命薄葬欲不營山陵藤原吉野奏曰自古帝王不起山陵所未嘗聞也山陵猶宗廟若無宗廟臣子何仰七年召還篁是歲左大臣緒嗣上日本後紀九年秋嵯峨上皇崩先是五年皇太子恒貞冠於紫宸殿太子淳和上皇子幼岐嶷好讀書才學日進嵯峨上皇深奇之勸爲太子年亂歲淳和上皇以其幼不可主匕鬯遣吉野致辭於帝固

幽之後、舉止安詳、不以經禍動其心、則有過人之度、亦可知也、嘗識有不測之禍、欲除避之、仁明不聽、果至此、則仁明之不慈不明、幾於太子之明矣、及相國基經擁陽成、屬意於太子、在廷大臣、亦媢嫉、而太子拒之、其事甚正、可謂卓爾不羣、能守沙門之行者矣、使其纘德祚圖、其無重恭、

辭之帝不聽以小野篁春澄善繩傅之太子常以爲身非冢嫡而居儲宮異日兩上皇晏駕禍機難測乃作表辭位辭意甚切帝不許嵯峨上皇深加敎督太子退謂人曰孤願不遂諸君將奈孤何言畢隕涕至是彈正尹阿保親王密上書嵯峨太后太后召藤原良房披書有曰日者春宮帶刀伴健岑來語曰嵯峨上皇將登遐國家必亂請奉太子入東國是日詔令六衛府守宮門分遣右近衛少將藤原富士麻呂右馬助佐伯宮成圍健岑及橘逸勢家捕之令左右京職警衛街巷遣藤原大津於宇治橋丹墀門成於大原道清原秋雄於大枝道朝野貞吉於山崎橋藤原

則能紹隆鴻緒、必有觀、惜哉、

多雄於淀渡守之太子大懼上表辭位帝優答曰健岑等獨爲之耳太子不自安憂形於色是日冷然院松樹自折人以爲異既而有飛語關太子帝御冷然院太子從焉帝急遣近衛士圍太子直曹太子晏然謂左右曰吾知有此事久矣貶大納言愛發以下二十八人廢上雜色以下處配流者六十餘人流健岑於隱岐逸勢於伊豆廢太子置院東亭子世稱亭子親王王自是歸佛不近妃嬪後及陽成帝當廢藤原基經屬意王率大臣勸進王堅卻不受至光孝帝元慶八年薨王令聞夙著天下歸心一旦廢黜非其罪朝野悲之逸勢既竄其女悲泣步從監者叱令去

十年、左大臣緒嗣致仕、緒嗣初納封千戶助國用、弘仁以降十上表辭、不許、至是以病固辭、尋薨、十一年十三年、放數內諸國甄錄所在皇胤、十四年三月、有烏億萬、流日上下、自日中至黃昏、是月有群烏遷明藏天東飛、嘉祥元年、令七道諸國貢

女晝止夜行遂追躡逸勢至遠江死女哀慟收葬廬其側不去落髮爲尼誓念苦行旅爲之流涕徹文德帝時詔許歸葬尼負尸還京時人稱爲孝女皇子道康立爲儲君右大臣源常傅之翌年文屋宮田麻呂謀反發覺竄伊豆伊豆人伴富成女以孝貞聞旌里閭十一年文章博士春澄善繩菅原是善等上書諫狃時俗以災異歸之人鬼祟人主失脩德禳之義每委僧徒呪誦近江貞主卒時爲近江守性溫慧好酒聽政醉愈明民服之卒歲七十善道眞貞亦卒眞貞通公羊傳時爲東宮學士吉野及和氣眞綱卒吉野兵部卿綱繼之子也自少好學性寬大能容衆能

身長六尺以上者上[illegible]駄 傳奏保固乃子迎毛等[illegible] 勅相模二総等五國捕之

嘉祥三年

橘太后建學館院。

事父母至性，嘗有所感，終身不復食肉。真綱清麻呂子也。天資敦厚，好學，仕三朝，歷内外官。嘗見讞獄不平，知爭不可得，乃歎曰，墾起之路，行人掩目，枉判之場，孤直何益。去職杜門，無病卒，紀名虎亦以此年卒。時有伶人尾張濱主者，齡百三十，衰老不能起居，自作長壽樂，上表請舞。帝乃御清涼殿觀之。飄袖應節，俯仰自在，宛如少壯。帝大賞賜。嘉祥三年，嵯峨太后橘氏與弟右大臣氏公議，建學舍，勸子弟讀書，名學館院。先是藤原冬嗣建勸學院，謂之南曹，以在大學南也。後菅原大江二氏亦建文章院，分東西曹，詞以教弟子云。太后信佛，建檀林寺，世稱檀林后。是歲帝

仁明帝崩。

帝受淳和之付託，水旱疾疫，罪己更[illegible]，絶書而已，善封事論者，好奢靡，傷農事，害女功，從房之節，廷純古今，府帑由是空虛，[illegible]欲爲之絶，則爲史臣所批，不甚則亦

文德帝立

仁壽元年，改

朝太后於冷泉院。初帝每朝，必步。是日太后欲觀帝御輦之儀。帝諾之。左右咸曰，惟命是從，而可[illegible]禮。猶且步下殿，沒階乃乘之。左右皆嘆曰，至尊敬親，如是夫。孝自天子以達庶人，信矣。有淚下者。三月帝崩。在位十七年。元曰承和嘉祥。帝芭羅衆藝，通覽百家。又善書工射術，妙管絃，又諳醫術。帝崩之前年，冬，親巡視京城，過獄前，問是誰家。右大臣良房奏曰，囚獄司。帝憫然，因敕盡放囚徒。至春，京師諸國多盜，敕六衛及諸國司索捕。帝素有慈心，不知爲政耳。太子立，是爲文德帝。是歲立第四皇子惟仁爲皇太子。母藤原氏，右大臣良房女。良房，冬嗣子也。冬嗣嘗歎藤氏

春澄善繩 文選，詔光京 徵今年調二 年春，詔曰，頃 年諸國所供 不堪[illegible] [illegible]

者，公私半之 自今國郡司 親自巡視，修 繕池堤，勸課 耕種，褒勸督 懈。

之衰，建南圓堂於興福寺，以祈興隆。子孫由是勃興云。當帝時，良臣多亡。焉太宰帥葛原親王甍。王爲人明慧博識，莫不通曉。人甚悼之。阿保親王又甍。前左大臣緒嗣甍。緒嗣曉達政事，國之利害，知莫不言。治部少輔關雄卒。性靜退，常棲止於曦皐下。人呼爲東山學士。前侍讀南淵永河、明法博士山田春城、近江介和氣仲世、丹波權守伴成益、前近江守丘守等，亦卒，皆爲當世名臣。參議宮内卿滋野貞主卒。貞主以文學稱，在銓官汲引進士，隨器撰敍。嘗上便宜十四事。又論太宰府衰弊日甚，選吏不精。參議左大辨小野篁卒。篁岑守子，岑守爲陸奧守，篁從父赴任，習騎

齊衡元年 陸奧奏，比年 不登，戍兵逃 亡，盜起，請發 援兵數千備 之，敕許一千。 且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爲石不[illegible]氏 俘囚加叙[illegible] 餘復百姓一 年。

射。嵯峨帝聞而惜之。乃折節爲學，文章冠[illegible]當時。事母至孝，家素清貧，俸入皆施親友。嘗讀書下野[illegible]稱鄉置校，其藏書傳至于今。前彈正大弼藤原衛卒。衛内麻呂子，出入四朝，爲國司，爲政寬簡，民安之，爲法官，貴戚皆側目。齊衡元年秋，以右大臣良房兼左大將，大納言源信兼右大將，尋罷信右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良相代之。良相，良房弟也。天安元年，以良房爲太政大臣，賜寶劍二佩上殿，如漢蕭何故事。信爲左大臣，嘗因議太子廢立，有德良房者，良房弟良相爲右大臣，尋兼左大將。是歲，對馬上縣郡擬主張卜部川知麻呂等，率其黨三百，火守立野正岑宅，射

二年帝崩。史稱帝留心政事、禁網漸密、善知人、故頗傷於苛察、數廢視刺史、推外求明、以爲心者何政、而所察何其乎。

殺、正笞、太宰府發兵討捕之詔、減死一等、處遠流、於是殺守者不死矣。以京師頻年多盜、詔搜索之、又遣六衛府人、於平城捕盜、復相坂關、新置大石龍華二關、令國司健兒守之、翌年遣左近衛少將坂上當道等、帥左右馬寮官人、搜捕京師羣盜、二年帝崩、在位九年、元曰仁壽齊衡天安。帝留意政事、性甚明察、然禁網漸密、憲法頗峻、官署遷除、吏人廢置、相繼無已。帝最愛長子惟喬親王、欲立爲儲貳、以待太子長、憚良房未決、從容語源信、信曰、太子有罪可廢、無罪不可他圖、帝不懌而止、親王遂隱居城北小野、絶跡交、歌詠自樂、在原業平紀有常等時訪至唱和而已、至

官爵　內文官　內武官　外文官　外武官

清和帝貞觀十五年薨、年二十六。

論曰、天智所創立治法制度、經天武持統文武、至[illegible]而大備焉。其須官爵曰、自一位至三位、爲正從六階。自四位至八位、正從分上下、凡二十階、大少初位分上下、爲四階、凡三十階、自一品至四品、凡四階、叙親王、有勳等凡十二、第一等准正三位、第十二等准從六位下、神祇伯、太政大臣、左右大臣、納言、參議、外記、左右辨、納言辨、是爲內文官。近衛府、兵衛府、衛門府、近衛將有大中少三等、左右馬寮、兵庫寮、是爲內武官。太宰府、按察使府、國守、郡領、是爲外文官。征夷將軍、鎭守府將軍、軍團、牧、是爲外武官。彈正臺、左右京

令外官　後宮官　八省　制田里

職、伊勢齋宮寮、加茂齋院司、修理職、勘解由使、撿非違使、鑄錢司、左右修理宮城防鴨河造寺施藥院四使、奬學淳和學館三使、別當、內竪所、內教坊、內膳御厨子、大歌所、樂所、七別當、記錄所、藏人所、齋宮以下、是爲令外之官。後宮官凡十六、東宮官凡十二、親王官凡五、院官凡六、百僚之政、統諸八省、曰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內、八省之政、統諸太政官。位曰叙、官曰任、大納言、大辨、八卿、四督、彈正尹、太宰帥之類、係勅任。其制田里曰、五戸置長、五十戸爲一里、每里長一人、滿六十戸者、割十戸立一里、田五尺爲步、長三十步、廣十二步曰段、一段之田獲米二

租庸調　制兵賦　軍團

石五斗、民自二十二至六十、曰丁、丁男一人給田二段、謂之口分。其賦三等、田有租、身有庸、戸有調、租者丁男一人米二斗二升、庸者丁男一人歲役十日、調者絹絲綿布及雜物、隨其土宜、每一丁絹八尺五寸、六人成一疋、布二丈六尺、二人成一端、孤寡鰥獨蠲調課、謂之不課戸、每六年撿戸籍、班田、而有災必蠲、有飢必除。其制兵賦曰、六衛之將轄天子親兵、馬寮有頭監管貢馬、兵庫寮畜武具、諸國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取其一爲兵、以一千爲團、置大毅一人、少毅二人、六百人以上大毅少毅各一人、五百人以下毅一人、二百人者校尉一人、一百人者旅帥一人、五十人

衛士
防人
征伐之任

者隊正一人十人爲火五人爲伍二伍爲火五火爲
隊二隊爲旅十旅爲團凡兵一人充米六斗鹽二升
每一火充六駄馬能騎射者爲騎隊步騎每隊撰強
壯者二人分充弩手其上番於京者一年曰衛士戍
於邊者三年曰防人衛士隸近衛者六百人隸衛門
者千二百人隸兵衛者八百人隸撿非違使廳者不
在此限凡征行一萬人上將軍一人副將軍二人軍
監二人軍曹四人錄事四人五千人以上減副將軍
軍監各一人錄事二人三千人以上減軍曹二人各
爲一軍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
臨軍對敵大毅以下不從約束者皆聽其專決置勲

十二律
八虐
六議
贓罪

位十二等以酬功勞其器仗建兵庫藏之諸國並有
庫出納以時皆隸兵部六衛之將督常握其兵柄
勢不及臨時將帥其權不及兵部諸官經國之制爲
律十二曰名例衛禁職制戶昏廐庫擅興盜賊鬭訟
詐僞雜律捕亡斷獄刑五曰笞杖徒流死大罪之目
八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將
議六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贓罪六強盜贓
枉法贓不枉法贓竊盜贓主守監臨贓坐贓律是爲
當時所擬定之大略其詳雖不可知其粲然爲章者
可推也歷世遵奉雖時有沿革至立制大體不敢變
更後之徵于國典者將有考于斯焉

日本外史前記卷二

曠、空墜落也。
煥、明也。煥乎其有文章。
浮輕、靡滅、歛、取也。
齠齔、謂年未滿也。
藎音燼、忠愛之篤、進無已也。詩大雅、王之藎臣。
阿衡、官名。待、遇也。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三 上

近藤缾城　著
賴　復
岡　千仞　閱

垂拱記第三 上

論曰、天智中興之政、歷聖相繼修治、無敢或曠墜。至光仁桓武、厲精自強、賢臣名將、前後輩出、征伐四夷、相地遷都、宏模大略、煥然可述、如日中於天。王政之盛、極于此矣。數傳得仁明文德、浮靡爲政、賦歛滋興、祖宗勤儉之風一變。而仁明援藤原良房、傾太子恒定、又納其女東宮、朝綱漸衰。清和以齠齔臨朝、陞良房爲太政大臣、相門之權始盛。時事日非、猶日中昃也。及基經繼其父、廢陽成、立光孝、天下之權漸致偏重、大勢一變、不可復挽回也。議者或以基經廢立比乃祖鎌足之相天智討蘇我氏、百川之援立光仁桓武。余以不爲然。夫鎌足百川忠藎天至、國爾忘家、斷大事於一言之下、定天下於未亂之先、皆人臣分內之事。固非如基經廢已立之君、犯天下之大順也。且陽成是時年僅十七、養成德性、豈無其道乎。而基經未嘗進一苦言、薦一直臣、使之悔過自艾也。余未知其盡人臣之分否也。宇多陞基經阿衡、是以伊尹待之也。孟子論伊尹廢大甲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也、無

駟音四、四馬一乘也。
夷、平也。
鉗音箝、以鐵有所劫束也。
蕩音盪、滌穢垢也。
悒音邑、不安也。
枓藪、苦行、謂佛氏之修行。
隆昌廢替、
良房爲太政大臣、
安車入朝、安車、蒲輪也。
不比等、鎌足之子。

伊尹之志則不可也。使基經果有伊尹之志乎、伊尹繫馬千駟不顧、而基經貪權勢、至使光孝難言立嗣。宇多朕出垂拱、仰成一語、苟有人心者、沉痛所不忍聞。而基經夷然居之不疑。彼歷世天子、甘爲相家所鉗制、不復言。相家陰私此。皆積漸之所令然。其爲時平讒奸、爲兼家專橫、爲道長驕奢、皆襲基經廢立之餘威、以劫制上下之所致。謂之鎌足百川忠誠遺訓、至基經而蕩然掃地可也。嗚呼宇多之擢菅原道真、以抑諸藤之專權。禪位之日、丁寧訓戒、其用心於此亦至矣。如之何滿朝公卿、無不一爲藤原氏之耳目者。見宇多一旦不臨朝、彈冠相慶。卒之道真貶謫、悒鬱憂死。而宇多遁釋氏枓藪苦行、以遣鬱鬱於經梵諷誦之間。大勢至此、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後之論朝綱隆替之所由者、可無慨于此乎。

文德帝天安元年、以右大臣藤原良房爲太政大臣。安車入朝。固辭、不受。帝賜寶劍曰、公宜帶此劍。莫使蕭何獨擅美西漢矣。尋進從一位。良房冬嗣第二子也。初藤原不比等女爲文武帝夫人、生聖武帝。聖武皇后亦不比等女。生孝謙帝。不比等孫內大臣良繼女爲桓武帝皇后、生平城嵯峨二帝。良繼弟式部卿百川女爲平城帝妃。嵯峨淳和二帝時、藤原氏無居后位者。冬嗣歎其衰、建南圓堂於興福寺、以祈興隆。

良房弱冠、以選尚皇女源潔姬、生明子、
傅音付、
文德帝崩、
帝察決斷、論者以比漢明帝、
清和帝即位、
文德憚決策、不得以惟喬爲儲貳、

冬嗣即不比等玄孫。天長中甍。子長良良房。良相良門。良仁良世。良房風神俊拔。尚嵯峨皇女生女明子。入太子宮。太子即文德帝。故良房官爵踰兄。明子生皇子惟仁。先是帝有惟喬。惟條惟彥三皇子。而皆非藤原氏出。至是惟仁生焉。是年嘉祥三年也。十月立爲太子。大納言源信爲之傅。八月。帝崩。在位八年。元曰仁壽齊衡天安。帝性明察。官署吏人。廢置繼無已。天安二年冬十一月。清和帝即位。初文德帝以太子幼冲。欲權立惟喬爲儲貳。以待太子之長。憚良房未決。良房憂之。欲使太子辭位。藤原三仁通天文。語良房曰。懸象無變。太子無憂。一日帝從容語源信。信曰。

良房德源信、德謂荷恩也、
人臣攝政、始此、
安仁吏才第一、
清和帝始受孝經、
六籍猶謂六經、
慟音洞、哀過、論語子哭之慟、
朝野之際孝子

太子有罪耶。廢之可也。無罪耶。奈何更建儲副。帝不懌而止。良房聞此。深德信。至是即位。帝生甫九歲。太政大臣良房攝政。罷右大將安仁。以中納言源定兼右大將。安仁嘗爲國司。以强濟著。嵯峨上皇論吏才。稱爲第一。文德朝累遷大將。至是定替之。定信弟。溫雅好音。不問家事。貞觀二年春。天皇始受孝經。制曰。哲王制以孝爲基。夫子之言。窮性盡理。孝經者六籍之根源。百王之摸範也。自今宜立於學官。敎授此經。以試業。初桓武好學。嘗爲大學頭。天性至孝。及喪光仁。哀毀慟。人踰年不釋服。桓武之崩。平城號慟不能起。羣臣扶之下殿。後八九日猶進粥。是後朝野之間。

最多、
鮮音仙、生魚也、
戚亦哀也、
禁勝也、
夏井母、石川氏賢女、
良仁、冬嗣七子也、

孝子最多。攝津守甘南備高直居母喪。殆至滅性。散位藤原吉野事父有孝。父嘗索鮮肉。庖人不與。吉野聞而悔恨。終身不復肉食。散位藤原岳守喪父。哀戚過禮。幾於毀滅。參議小野篁文章生和氣仲世皆以至孝聞。仲世子貞臣喪母。哀毀踰禮。相摸權介山田古嗣幼喪母。嘗讀書至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流涕不禁。卷帙爲之沾濡。右京大夫藤原衛二歲喪母。五歲始聞之。哀慕慟人。中務大輔清原瀧雄。大納言平高棟。皆喪父。哀毀過禮。肥後守紀夏井執母喪三年。中宮大夫藤原良仁喪母。哀慟歐血。絕而復蘇。大中臣正棟喪父。殆致毀滅。參議藤原良繩

良繩、爲人孝謹寬裕、備前守大津子、
音人備中介本主子、
職居二人上、出入進退有汗顏、
朔旦冬至、
猶行順也、史記循吏列傳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聞父病於備前。欲奔赴。天子不許。及聞訃。歐血氣絕。數刻乃蘇。其後母紀氏寢病。良繩晝夜扶持。目不交睫。母尋沒。哀號過禮。諸國之民。以孝聞者亦多云。以參議藤原良繼爲左大辨。時南淵年名爲右大辨。大江音人爲左中辨。良繼私謂人曰。二賢老成。吾出入汗顏。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大赦。加主典以上爵一級。冬至實在二日。太政官使移在朔。以閏十月小爲大。四年。以元年以來震霖不止。詔使參議以上論政事得失。右大臣良相表薦辨官及諸國司有循良名者。明經秀才得試及第者。及僧綱曾經八省講師通熟世諦者。同上意見。伊豫守豐前王奏。諸王給

> 帝賀良房六十算
> 帝幸東京染殿第、觀櫻花、良房使帝觀耕田之儀、
> 帝幸西京良相第、觀櫻花、

服徒費無紀極、請以見在爲額、不聽輙過數、奏可、五月、以海賊公行、奪備前貢米、令山陽南海二道追捕之、五年夏大疫、修御靈會於神泉苑、祭崇道大皇伊豫親王藤原夫人吉子橘逸勢文屋宮田麻呂等、十月、帝宴良房於内殿、賀六十算、賜賚皆用六數、六年春、帝幸良房第、觀花宴飲終日、召文士賦詩歌、良房令山城守紀今守帥羣司百姓、行耕田之禮、曰、欲使帝知稼穡之艱難也、此春、甲斐能登丹後石見周防長門土佐日向始置介、飛驛置掾、冬、進故筑後守道首名位、首名卒已百五十年、猶有褒贈、可謂朝廷重良吏也、三月、帝幸良相第、觀花、閲月朔、又幸良房第、

> 伴善男、火應天門、
> 軌謂法度、凡不循法度者、謂之不軌、
> 掾目、地方屬官也、
> 善男構良相、

大納言伴善男、與其子右衛門佐中庸、家奴紀豐城、燒應天門、延及棲鳳翔鸞二樓、朝野大駭、善男以事忤左大臣源信、積成嫌隙、適有飛書曰、左大臣與弟中納言源融、右衛門督源勤等、同謀不軌、善男宣言、吾聞左大臣潛挾異圖、果信矣、乃白而薦信家人清原春瀧、土師忠道、日下部遠藤、爲諸國椽目、三人皆便弓馬、名獎擢之、實奪其爪牙也、善男既火門樓、謂良相曰、左大臣實爲之、良相信之、急召參議藤原基經、令收信、基經曰、公謀之太政大臣乎、良相曰、太政大臣崇信佛法、安能斷大事、基經曰、大事何得不告、乃往告良房、駭愕不及整衣冠、馳入奏曰、左大臣陛

> 誣、枉也、譖也、
> 白衣待罪、
> 縋音膇、以繩有所懸也、左傳、夜縋而下、
> 毆、以杖擊也、

下功臣、人上變、安知非誣、要當反覆審驗、然後處之、陛下必欲罪之、老臣請先伏罪、帝驚曰、朕所未聞也、乃勅參議大江音人、左中辨藤原家宗等、往慰諭信、信方白衣坐地待罪、家人見勅使至、以爲被收、皆號哭、信既受勅、獻厩馬十二匹、實從四十餘人、以謝、帝優詔不受、信閉門不敢出、八月、左京人備中權史生大宅鷹取、告善男父子火應天門、先是、鷹取夜經應天門、有人縋門而下、覘之、則善男父子及豐城也、皆疾走而去、鷹取驚怪、行不遠、顧則火作、乃知善男行火、而不敢泄也、已而善男家奴生江恒山兒、與鷹取女兒鬪、恒山捽鷹取兒、毆擊至死、鷹取怒詰恒山、恒

> 鷹取上變、
> 枝梧、猶枝拄也、又作支吾、字通、

山曰、我主郎大納言、誰敢抗我者、鷹取罵曰、汝恃汝主耶、汝主不死、由吾閉口、吾口一開、汝主立斃、恒山不答而逃、鷹取遂上變、勅參議南淵年名、藤原良繩、召善男於勘解由使局、鞫問、善男不服、年名惡善男恃辯枝梧、令人詐謂之曰、卿子右衛門佐既首服、卿何敢乃爾、善男驚曰、吾兒不肖、乃服、九月、廷議、善男父子及紀豐城、伴秋實、伴清繩等、並大逆當斬、詔下死一等、處遠流、善男伊豆、中庸隱岐、豐城安房、秋實壹岐、清繩佐渡、又流其黨下野守伴阿男於能登、上總權少椽伴夏影於越後、伴冬滿於常陸、紀春道於上總、伴高吉於下總、紀武城於日向、伴春範於薩摩、

籍善男家、

資貨也、

禮曲禮、二十曰弱冠、

凡指人過失曰短、

建應天門、

沒入善男墾田陸田山林莊家等在諸國者充京城道橋之資。善男得志一時廣營財產如此。善男右中辨大伴國道第五子。爲人軀幹矮小。深目長鬚。性忍酷。有口辯。弱冠入直校書殿。爲大內記。諳練典故。當官幹理。察斷機敏。酬答如響。帝甚寵之。然器宇褊狹。好斥人短。衆咸惡之。遂自敗。後造應天門之年。源信墮馬而薨。善男亦以是歲死云。肥後守紀夏井亦連坐流土佐。夏井豐城異母兄也。憂豐城放誕屢訶責。豐城苦之。去事善男云。夏井曾爲讚岐守。秩滿民詣闕乞留二年。至此緣坐肥後民遮路號哭聲聞數十里。過讚岐民哭聲相接。在土佐數年。喪母哀毀遂卒。

鑿音昨、開也、

良房再攝政、

荐重也、聚也、臻至也、

大饑、

糶音調、出穀也、

良相薨、

夏。令山陽南海諸國追捕海賊。七月尾張請鑿廣野河復故道。美濃爭之。廷議令兩國鑿之。已而美濃各務郡大領各務吉雄等以步騎七百奄至毆傷尾張郡司。射殺役夫。遂壞倉投河。運沙石塞河口。尾張國司懼輟役。八月。敕良房再攝政。良房上表固辭。敕曰。廼者災異荐臻。內外騷然。須賴公助理。罷良相左大將。以藤原氏宗代之。參議藤原常行兼右大將。九年春。大饑盜賊公行。令近衞兵衞分番巡察。令畿內國司每鄉結保督捕。夏置常平所東西市。賤糶官米。冬。令山陽南海諸國嚴捕海賊。右大臣良相薨。帝不視事三日。贈正一位。良相前後食封二千戶。辭其半不受。後又請納五百戶以補國用。良相篤於親族。嘗割封戶置義田。收養宗族子女不能自存者。陸奧守坂上當道卒。當道田村麻呂孫。在任境內肅然。民夷安之。沒後家無一物。所有布衾一條而已。十一年春。立貞明親王爲太子。生甫三月。母女御藤原氏。中納言長良女也。六月新羅海賊夜入博多。掠豐前貢絹綿。發兵追捕不獲。以參議藤原冬緒爲太宰大貳。陳四事曰。嚴烽燧。禁出賣馬。庸米雜米總納稅庫。不容置諸司穀倉院。停交易勾當。並從之。冬緒尋遷民部卿。

坂上當道、布衾一條、

藤原冬緒陳四事、

覬覦希望也、下不冀望于上、

去冬。大鳥集府廳及兵庫。占當有兵寇。敕以右近衞少將坂上瀧守兼太宰少貳。往備之。瀧守奏博多爲輻湊緊要地。距府二驛。請移置統鎭一人。具兵械備不虞。從之。又敕西海山陰諸國修守備。明年對馬人卜部乙屎麻呂捕鸕鷀至新羅境。被執。乙屎麻呂視其造大船。竊問之。曰將攻對馬島。乙屎麻呂脫歸告狀。因敕警備北邊諸國。太宰府奏請新羅人潤清宣堅等寓府積年。知國家事。其他投化民內皆懷逆謀。幷遷陸奧曠漠之地。絕覬覦之念。從之。筑後史生佐伯直繼得新羅國牒上之。告太宰大貳藤原元利萬侶與新羅通謀。乃敕逮元利萬侶。及浪人清原宗繼。中臣年麻呂等。後新羅船至對馬。放郤之。是歲肥後大風雨。人畜多死。海嘯暴溢。數百里陷爲海。十二年

善繩性周愼謹朴年老聰明不以已長凌人

帝初視政

壖與堧同岸邊地

參議春澄善繩薨善繩伊勢人父爲周防大目天長中及第補文章得業生時內記闕淳和帝素重士虛此職以俟善繩累遷至今官疾病授從三位時諸博士互相短長弟子亦各立黨獨善繩恬退謝遣門徒不爲謗議所及十三年春帝御紫宸殿視事自文德廢之至是復故羣臣大喜秋大雨鴨河暴溢賜穀鹽遭害民勅禁民請河傍閑地墾田又禁占河壖近郊牧地爲田園令諸國輸貢者失放牧之便凡河旁田爲堤害者無公私皆廢先是太政大臣食封三千戶賜隨身資人及良房居職固辭不受僅食千戶夏四月勅賜三千戶准三宮給年官賜內舍人二人左右

勅賜直廬於禁中

良房薨

良房相業不多見然文德朝比蕭何則必有可觀者興耕田禮則其輔贊之功可推而知矣

荷前例幣事見延喜式又

近衛各六人給帶仗資人三十人良房辭之不允乃受二千戶勅賜直廬於禁中十四年春右大臣藤原氏宗薨三月良房疾賜錢五十萬以充祈禳之費又賜度者八十人大赦天下八月以大納言藤原基經爲右大臣兼左大將如故九月太政大臣良房薨年六十九帝爲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美濃公謚忠仁食封資人並如生時良房攝政前後十五年帝念其舊誼傾心委任垂拱仰成子孫相繼爲攝關外戚之盛基於此及毙帝始親政事良房無子以基經爲後長良子也遺命辭食封因勅給位封國以其愛宕墓列荷前例幣之數十五年春惟喬親王薨冬以基經

歲尾恆例謂之荷前使

阿倍貞行濫音攬漫也

藤原保則德政

女佳珠子爲女御佳珠子姊賴子亦爲女御是月基經上表辭良房封邑帝曰卿助奠祭之費卿勿復言陸奧守阿倍貞行請停夷俘爵祿濫賞是歲蕃船二艘漂至薩摩甑島其人言語不通太宰府疑爲新羅人設計潛來驛奏勅放還之十六年春初帝之生也良房與僧眞雅謀竊建道場禱帝得位至是帝爲搆堂宇設會名曰貞觀寺是歲沙彌敎豐等率惡僧殺勸學院使於丹波縱火殺人勅減死一等處流備中守藤原保則爲備前權守先是保則爲備中權介會國中大旱百姓飢饉羣盜横行英賀哲多二郡在山谷間去府頗遠百姓或相殺掠或逋租逃散前守朝

鉗以鐵束頸釱足鉗也

汙乃污

保則信鹽

野貞吉以苛酷馭下郡司有小罪皆著鉗釱人民犯法輒捕殺之保則到任悉變其法務存大體不問小過贍窮乏課農桑於是民爭來附境內大悅戶口殷盛賦稅倍入遂受祖稅返抄三十四年調庸返抄十一年自古未有也至是務撫恤人民一如備中時僚屬有貪汙者輒屛人謂之曰君宜砥礪名節勉取榮譽何必終於一州小吏但資財不給所以取貪穢之議僕有薄俸請給之君愼勿犯官物繇此吏民畏愛呼曰父母兩備國界有吉備津彥神國有水旱保則必禱焉一時傳言境內有爲惡者神立降罰以助府君境內益服安藝盜奪備後貢綀至備前石梨郡而

十七年下總俘叛、

出羽夷叛、

宿門主人曰此國太守如何主人曰府君化民專用仁義一國莫不從化若有奸濫者吉備津彥神立降誅罰德之感神一至此盜大愧明日至府自首乞命保則召見曰汝能改過非復惡人即給粮食付其絹付盜移備後國府僚屬皆曰恐不達彼國保則曰彼已悔悟奈何疑之盜持移文果至備後府守小野喬松大悅遣盜至備前謝之其以德化下率此類也十七年春冷然院火夏下總俘囚叛先是下符上總曰嚮令夷種散居防盜賊今聞夷俘猶狹野心放火掠財宜嚴加追捕至是火官寺殺略民財勅近國合討平之冬出羽渡島荒夷反殺畧秋田飽海二郡討平

在原行平爲太宰權帥、

營壹岐水田充對馬年糧、

割肥前松浦郡庇羅值嘉二郷[illegible]下近二郡爲值嘉島置島司郡領、

之時長岡京牢獄朽敝囚人或逃逸大江音人議移獄平安改立此後無復逃逸者十八年春太宰權帥在原行平奏舊漕肥前等六國穀爲對馬年糧[illegible]者十四請停漕發營壹岐水田輸之對馬止壹岐稅課之六國又奏肥前松浦郡庇羅佐嘉二鄉爲唐使往來樞路新羅賊亦經此入寇地居海中多奇商徒委郡司恣聚斂請合爲一島置島守郡領任土賦貢公卿議試二年先明息耗行平阿保親王子賜姓在原夏大極殿火延燒小安殿蒼龍白虎兩樓及北門北東西三面廊火數日不滅廢朝三日七月肥後國白龜冬帝聞良房嘗寫金字大般若經勅藏圖書寮十

帝禪位

帝爲沙門之行後守帝華山脫屣蕭然未必不由帝之作俑也、

陽成帝立、基經攝政、

寄猶囑托也、

金銀裝劍曰寶劍、

一月帝禪位於太子在位十九年元曰貞觀帝風儀端嚴好讀書傳鷹犬之娛未嘗留意後世言治者稱貞觀帝尤深信佛法既遜位居清和院斷聲色後落髮歷覽名山古寺遂御丹波水尾山寺苦修備悉至元慶四年崩陽成帝立年僅九歲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基經攝政如良房故事基經上表辭大將帝使南淵年名白太上皇太上皇曰萬機之寄不可煩以一職宜從其請但腰間無劔武備有闕特賜帶劍嚴其儀容乃出寶劍一口授年名帝卽賜基經罷其大將至明年七月敘正二位賜隨身兵仗二年三月勅五畿曰校班之政盈紀爲期自天長五年以來

潤亦益也、

出羽夷叛、

小野春風累世將家驍勇絕人、

膏腴上地肥沃也、

保則春風經略、

廢之五十年于今遂使無身之輩尚領田疇見役之人曾無潤益宜下知牧宰細技依實奏上若所申排虛有致隱沒科以違勅罪出羽夷俘叛以左近衛將監小野春風爲鎮守將軍以右中辨藤原保則爲出羽權守討平之初出羽民夷雜居田地膏腴姦吏豪戶規私利困徧甿至是秋田城司良岑某徵歛萬端夷種相聚數萬攻燒其城出羽守藤原興世拒戰屢敗攝政基經延保則推誠問計對曰夷種怨怒死戰一可當百難與爭鋒雖坂將軍再生恐不能蕩平若敎以義方示以威信赦其窮緩其死可不血刃而服也基經欲使保則往保則曰彼獸性欲德懷之須先

莅力地切、臨也、
壘音縣、重也、

威莅之因薦春風春風時遭讒免官乃奏遣兩人勅
與羽守史皆受保則處分保則即發晝夜兼行路壘
得敗聞從者失色保則自如人心稍安時城下不和
賊者三村乃發郡倉資給之勉防賊春風由陸奧出
上津野宣恩詔春風少在邊習夷語脫甲單騎入虜
軍面諭招降豪酋數十人絜至國府保則親慰勞以

渠帥以不肯歸斬之、修於出城壘、[illegible]舊制、

其謀斬渠帥二人首撫納餘種自渡島至津輕聞風
內附乃脩城倍舊制保則初在兩備治尚寬及來出
羽以嚴治之奏彼出羽庸調二年給不動穀六千餘
解於雄勝平鹿山本三郡夷俘恩威大行時以良吏
無罰保則無賞譏基經失政云。春風後爲左衛門權

雖丑鳥切、譏也、

佐兼檢非違使源光嘗著禁色衣而出春風進請割
其衣論者雖之四年冬以基經爲太政大臣攝政如

太上指清和帝、

故是日太上皇崩五年正月。基經叙從一位退居里
第累表辭職優詔不許基經猶不視事庶務稽滯廷
議令辨大夫就直廬取決後遂爲故事六年春帝加

大江音人、參酌唐禮、脩定其儀、天子冠禮始興、

元服基經上表請還政不許增給職封職田資人雜
俸辭不受二月特勅任人給爵准三宮如良房故事
是歲太宰府言秩滿解任之人王臣子孫之輩結黨
群居同惡相濟請不論前司浪人令佃公營田一如
土民不從者遷七年春上總俘囚作亂盜官物殺略

太宰府亂、

人民國司討平之夏筑後掾藤原近成帥黨與圍守

押檻也、以藏虎兕、

都御酉館射殺之掠奪財物府兵追捕不能獲官令
曰虎兕出柙是誰之過豈追兵逗撓不進歟。抑府司

前漢韓安國[illegible]、逗撓當斬注、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

無意誅惡歟重致懈緩國有常刑後捕獲近成仁和
中議減死一等處遠流於是殺國司者不死矣先是
備前言海島多爲賊所據遠近被害因募勇敢之士
以扼守要害是歲源益從侍殿上被格殺事秘無聞
焉益從嵯峨帝曾孫也帝稍長耽遊戲好馬造廐禁

群小、蓋指小野清紀正好等也、
捂步侯切、擊也、

中養之群小押進多行不法基經患之逐之帝不悅令
人登樹而捂殺之又嘗手刄人基經深憂之有廢立

基經圖廢立、

意廢太子恒貞素有賢名基經屬意密告恒貞曰焉
有身爲沙門而登帝位者耶基經不能強一品式部

渤海[illegible]見親王、曰、此皇子有至貴之相、[illegible]

卿時康親王仁明第三子也。好讀書寬厚愛人善相
者以爲有至貴之相嘗赴良房大饗饋者遺尊者雉

登大位、
饗音享、以酒食勞人、曰饗、

足遽取供親王者充之親王夷然滅燭掩跡基經適
見之深服其雅量八年二月詣其第通謁久之出見
被服雅素徐曰何故見過基經因陳推戴之意親王
固辭再三遂許之乃刻日而歸已而入宮佯奏曰臣
將命競馬請臨焉帝悅曰期何日曰後二日處分略

基經廢帝、

定會公卿告之衆論紛紜左大臣源融曰求宗室之

帝之被廢、光孝之所由興、而權歸相府、豈非天地之大變耶、

冑融等尚在基經曰未有賜姓爲臣而登天位者也
參議藤原諸葛按劍叱曰今日之事不依太政大臣
處分者斬議乃定八年二月基經誘帝至陽成院奏

闕音缺、失也、過也。

渤海使至。

道眞權行治部大輔事、島田接伴之、道眞妙善詩、與頲稱其能、爲近白居易。

鴻音洪、大也。

循音旬、循行郡國問民疾苦。

曰、陛下狂虐、君德有闕、臣等爲社稷計、遷乘輿於此。帝聞而大驚、叫號悲悔不止。親王公卿、奉神璽鏡劍、於時康親王。帝遂老陽成院。帝時、渤海使裴頲等至。朝廷聞頲善文辭、使菅原道眞・島田忠臣接伴。道眞等乃與頲唱酬。先是、渤海數遣諸生於唐、入大學、習識古今制度。一時稱爲海東盛國。至寬平七年、頲再覲云。道眞參議是善子。是善以文學著、嘗與基經撰文德實錄。同時有大江音人、所著有群書要覽・帝範。又有南淵年名、世稱鴻儒。都良香詩賦妙感鬼神。皆卒于元慶中。有加賀介小野葛絃、時稱循吏。刑部卿兼近江守忠貞王、粗通五經、歷任諸國司、威惠并行。

光孝帝立、帝有志於正軌度、擧賢與能、而以[illegible]基經推戴故、畏憚之、過於負芒、竟不能正、剛德惜哉。

諮音資、與咨同、謀也、問也。

王、賀陽親王子也。與橘良基齊名、聲譽爲宗室最。而吏治以藤原保則爲最。光孝天皇卽位、帝御東宮。基經帥百官、解劍而入。兵部卿本康親王・左大臣源融、猶佩劍。近侍見基經大驚、解劍。卽時勅賜三人帶劍。夏五月、勅聽基經乘輦入宮。是月、勅諸道博士議奏太政大臣職掌。基經請解職。六月、特勅諸務必先諮稟太政大臣、然後奏。仁和元年春、勅以攝津爲奈野爲基經遊獵地。冬十二月、壽基經五十算、賜宴內殿、絲竹間奏、通宵歡飮。爲度僧五十人。藤原佐世爲大學頭。佐世初爲基經家司。薦令與大學生對策。都良香謂人曰、藤氏何求不得、乃又如此、使吾曹何處生

下橘良基獄。

鬩許激切、詩小雅、兄弟鬩于牆、傳、鬩很也。

賻音附、以財助喪也。

授官之符曰告身。

鏤音漏、彫刻也。

活。佐世遂及第、爲得業生。至此累遷至左少辨、兼大學頭。下信濃守橘良基獄。良基治績爲當時最。其民有與怨家相鬩者、詣太政官訴之。官遣使訊鞫、怨家良基命收訴者、官符譴責、不服、乃召之推斷、未竟卒。良基歷任五國守、其罷還、不載資財。其子嘗問治民術。對曰、百術不如一淸。及卒、家無餘儲。在原行平賻絹布、纔得葬。二年正月、帝召基經長子時平、行冠禮於仁壽殿、手自加冠。冠巾皆賜服御之物。卽日授正五位下。勅參議橘廣相作告身、親書黃紙賜之。令公卿大夫就基經直廬稱賀宴飮。基經獻酒食及衣服、陳仁壽殿東庭。供御器皿、鏤飾金銀、煌耀奪目。先是、

襲音習、重衣也。

帝不豫、基經受顧命。

帝使貞數親王及四位已上子習舞。是日進奏、終夜樂飮。賜時平御衣一襲。帝嘗納仲野親王女、生定省。任侍從。時稱王侍從。五月、以肥後・攝津・豐後・甲斐四國守、經年不赴任、勅降位一階、奪其告身。初朝廷待國司甚厚、食祿饒裕。由此庶僚咸望外任。至是朝綱稍弛、凶黨肆害、國司畏避不欲赴任。郡國始多事矣。三年八月、帝不豫。帝多子、憚基經、未言所立。基經入臥內奏曰、陛下萬歲之後、神器將付阿誰。帝曰、唯公所擇。基經曰、以臣所見、其王侍從乎。帝大喜、召定省、右執其手、左執基經手、泣曰、大臣勳勞莫大、汝愼勿忘。基經率百官、上表、以定省爲親王、尋爲皇太子。是

光孝帝崩。宇多帝立。帝以與稱之妾嗣寶圖。報大恩。其厚賀璣謐粉飾之涉源視事稱寶干之政。不上世無爲之駁良有以也。

基經阿衡。

擬疑上聲。擬也。

佐世堅執前議。融故不敢裁斷。

日帝崩。宇多帝立。手詔宣遺勅。褒基經夾輔之功。冬十月。詔萬機巨細皆關白於太政大臣。關白始於此。基經上表乞歸政。不許。閏十一月。詔曰。卿社稷之臣。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任。左大辨廣相所草也。時疑阿衡之任。衆議紛然。藤原佐世謂基經曰。阿衡無典職。何得關白庶務。遂不示官奏。基經曰。吾聞人而已。命放廐馬。事聞。帝令諸博士議阿衡事。中原月雄。善淵愛成等。皆言阿衡三公也。座而論道耳。明年夏。基經奏曰。國家之事。一日萬機。而自去年八月至今日。未奏太政官所申之政。臣伏奉去年十月詔書。萬機巨細關白於臣。上表辭謝。不敢當。又奉同年

閏十一月勅旨。宜以阿衡之任爲汝之任。臣未知阿衡之任。持疑久矣。聞左大臣令明經博士等議云。阿衡無典職。以其無典職。知阿衡之爲貴。以臣比擬非所克堪。抑至於無分職。則合臣素志。伏請早勅執奏之官。莫令萬機壅滯。於是紀長谷雄。三善清行。與佐世論官制沿革。曰。殷阿衡即周三公。三公無典職。經史有明文。奚疑。帝令廣相佐世月雄。廷議左大臣源融判之。融依違不能斷。適盛暑。帝頗倦。公卿憚基經皆稱病罷去。時機務久滯。帝遣融就基經第。依前詔而行機務。基經曰。阿衡職掌其議未決。臣不能奉明詔。融還奏。帝不懌。融請改後詔。文不然。恐有不測之

帝將垂拱御成。

基經薨。

[illegible]

事。帝不得已。遂宣詔曰。太政大臣援立先帝。保護朕躬。功大德高。遠超伊霍。故去年下詔。關白萬機。實相草詔。失朕本意。遂令大臣持疑。不肯視事。自今以後。應奏惟下。皆必先諮稟太政大臣。朕將垂拱而御成。菅原道眞亦贈書解喩。基經奉詔。十月。以基經女溫子爲女御。寬平三年正月。太政大臣基經薨。初基經疾。帝將臨視。基經固辭。尋辭關白。許之。賜度者[illegible]因以禳之。薨年五十六。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越前公。謚昭宣。世稱堀河大臣。食封資人。并如生時。置守家一戶。列荷前例幣之數。基經在職。縝密畏愼。自時所稱擁立二帝。威福是賴。及薨。帝始親政事。自此不

[illegible]

時平亂行。

保則爲左大辨。尋卒。

[illegible]

復置攝政關白。醍醐村上二帝。亦不置之。皆本帝意云。基經有四子。時平。仲平。兼平。忠平。時平驕貴不遵法度。伯父國經妻在原氏有姿色。時平欲奪之。過其家宴飲。其妻隔簾而座。時平故屢顧之。酒酣。謂國經曰。僕既來飲。何以相酬。國經大醉。戲指其妻曰。請以此酬。時平即時載歸。國經大悔。帝聞之。置而不問。是歲二月。召讚岐守菅原道眞爲藏人頭。道眞上狀辭。不聽。道眞尋撰類聚國史。三月。以大納言良世爲右大臣。兼左大將如故。名太宰大貳藤原保則爲左大辨。先是保則在朝不得意。曰。吾老矣。宜須修冥資。聞讚岐多紙。請爲讚岐守。曰。吾欲寫佛敎耳。州民多學

府而況較好謀以全制勝者或不多見爲保則之爲將知人推轂開懷馭衆如道充國之討先零惟陷廠清弦先討後戰而政績將略有大過人者況兼知人之鑒眞一代之偉人矣

法律健訟自保則來人重廉恥及除太宰大貳鎭西多盜吏不能禁保則知其由飢寒賑給慰撫政尚清簡乃無盜西陲賴安帝聞而召之尋任參議兼民部卿踰年卒年七十一保則天性廉潔以身化物又有鑒識嘗在備中小野葛絃年少爲掾保則曰必當爲天下循吏又在讃岐菅原道眞代爲守保則竊語曰新太守當今碩儒非吾所測知但見其志恐非明哲保身之士後皆如言五年春罷左大將良世以源能有代之中納言藤原時平兼右大將夏立敦仁親王爲皇太子藤原高藤女所生也帝重道眞才學立儲貳獨與道眞議六年八月以道眞爲遣唐大使報唐

唐亂不修聘賈人詐稱唐使

且戰且耕防邊良圖

新羅寇邊善友戰克之獲大將三人副將十一人卒三百人

捷疾業切置獲得也

使來聘也聞唐亂不果行遂用道眞議罷使不通九月新羅海賊率船四十五艘寇對馬筑前守文屋善友奮戰大破之先是西邊數有警令太宰府曰勿以兵故令農夫失時且戰且耕至此府驛奏寇至尋捷報至七年二月定置左右撿非使廳勅菅原道眞録囚徒帝患多滯獄故有此令道眞每日聽斷無少遲緩多所平反帝又申禁王臣家出擧私物貸民求利犯者沒物科罪是年左大臣源融薨融嵯峨皇子嘗造別業于宇治嵯峨及東六條河原窮極詭麗稱河原左大臣以藤原良世爲左大臣源能有爲右大臣兼太子傅如故良世尋致仕能有踰年薨廢二條大

醜齒九切左傳文十八年醜類惡物注醜亦惡也

詔曰慶雲勿爲虛賀

時平左大將

道眞右大將

后藤原氏流僧善祐於伊豆以有醜聲也八年冬太宰府奏慶雲見公卿表賀詔曰朕卽位九載水旱癘疫兵興盜起君臣一體也朕恥卿等亦可恥勿爲虛賀又勅服御常膳旣減省舊四分一庶擧塵露之積以成禮節之和豈圖水旱相仍諸國闕調百官乏俸不怨天不責人朕自取之重減三分一省年科雜物之半其餘用度中分以折旣無謀於富國唯合體於貧民而已告中外知朕意焉是歲道眞女爲女御時平女爲掌侍九年六月時平爲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道眞爲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源光爲權大納言定爲三員帝常好佛乘欲遜位道眞極陳不可尋

點註標記　日本外史前記卷三　二十

宇多帝遺誡

帝遺誡一篇可備百王龜鑑而法皇尊號權輿于帝密敎之分爲二派推帝爲祖佛敎之盛濫以加焉其爲害亦深矣

帝禪位

又諭前志道眞遂贊成之已而外議紛紜事殆寢道眞奏曰大事不再擧事留則變生帝然之七月自著書歷擧古今得失臣士賢否誡新主其略曰明賞罰勿用愛憎愼喜怒勿形諸色乍勿聽婦言勿近小人詢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籍左大將藤原朝臣功臣之後雖少諳政事初頗聞內行不謹屢加激厲可資輔導右大將菅原道眞當今鴻儒深通政理直言不忌朕立儲貳獨與之議定且將讓位未果朝臣曰事留變生遂使朕意如金石則不唯朕之忠臣乃新君之功臣其敬重之季長達典故長谷雄涉經典並宜進用帝遂傳位太子帝在位十年改元一曰寛平讓位

醍醐帝立、寛平五年、立爲太子、至此即位、

後御朱雀院、削髮稱法皇、後造仁和寺、曰御室、太子立、是爲醍醐帝、年十三、詔時平道眞、以先帝命、輔帝、參決機務、道眞敍正三位、尋兼中宮大夫、昌泰元年朔旦冬至、大赦天下、帝讀群書治要、紀長谷雄侍讀、

時平左大臣、道眞右大臣、

二年二月、時平爲左大臣、道眞爲右大臣、道眞自以爲家本儒林、而居台司、衆望不厭、累表固辭、不許、道眞寵眷益隆、禁中內宴、每預焉、時平年少氣銳、任情自用、裁決多失當、道眞不欲每事立異、常竊嘆之、時

峻音浚、高也、

平嘗視事、意氣峻厲、道眞有憂色、有史謂道眞曰、僕今日使公代判、乃捧文書而進、佯失儀容、時平有笑

時平笑癖、

疾、見之大笑、腹不堪捧、聲遽舌嘷、不能已、使道眞代視事、三年、帝朝朱雀院、密與法皇議、以爲左右大臣並秉朝政、無所統一、因召道眞、諭曰、大政卿宜專決、道眞固辭、且奏曰、既召臣而無事人、必怪之、遂賦詩獻之、帝及法皇賜御衣、而罷、尋請罷大將、不許、是冬、

三善革命議、

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上革命議、以爲君臣剋賊之運、宜深用意、清行贈書道眞、勸其退避、道眞不從、道眞

肅音宿、用也、

本不次登庸、位極將相、諳練治體、裁決如流、綱紀振肅、人想望風采、時平常嫉之、及聞其密諭、彌不懌、時

時平、菅根等譖道眞、

菅根博學、以道眞薦得用、後忤道眞意、銜之、遂黨時平、

源光、藤原定國、以門望素高、愧位道眞下、藤原菅根亦有憾於道眞、時平與交結協力、排陷、密奏道眞有異圖、欲廢帝立齊世親王、親王道眞女婿也、遂惑之、

宇多帝、登用道眞、欲以收外戚權、而不能、道眞以譴去、惜哉、

延喜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貶右大臣菅原道眞、爲太宰權帥、責以欲行廢立離間父子、右近衛中將源善以下、緣坐貶官者多、道眞憂悶不能自白、作和歌

悶音懣、煩也、

哀訴法皇、法皇欲見帝申救之、菅根遏而不通、法皇座陳外、終日竟不得入而還、道眞男女二十三人、皆坐、配流、於是欲禁錮放逐諸司諸生受業於菅門者、清行致書止之曰、彼累代儒家、門人弟子、半於諸司、

謫陟革切、罰也、寢息也、

若皆遷謫、恐失善人、議以寢、時平弟忠平、雅與道眞善、及其貶、問遺不絕、時人多之、是歲、以故太政大臣基經第四女穩子、爲女御、時平及大外記大藏善行、

三代實錄、

上三代實錄、記天安二年、訖仁和三年、清和陽成光

善行淳教授、青衿多所成就、時多之、

孝三朝、二十年事、善行時年七十、時平會一時名士、開宴稱壽、執弟子禮、時人榮之、時平尋上延喜格、二年、賜時平封戶二千、三年二月、太宰權帥菅原道眞

道眞薨于謫所、閉門不出、有詩云、都府樓纔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

薨於謫所、道眞博學敏文詞、在配所、閉門不出、以文墨自遣、薨年五十七、四年、以皇子崇象、爲皇太子、後改名保明、母女御藤原氏、五年、使紀貫之等撰古今

國朝專尚和歌、故作人倫和夫婦、莫善於和歌、壓觀古人品藻、柿本人麻呂、才思獨步古今、而與之抗衡者、唯有山邊赤人耳、纔有

和歌集、初平城朝有萬葉集、及嵯峨好唐詩、和歌幾廢、帝有志興廢、勅撰之、紀淑望序之曰、花山僧正尤得歌體、然其詞甚華而少實、如畫圖好女徒動人情、在原中將、其情有餘、其詞不足、如萎花少彩色而有薰香、文琳巧詠物、然其體近俗也、如賈人之著鮮衣、

六歌仙紀友則、紀貫之、凡河內躬恒、壬生忠岑撰、此常、而與猶其蔭與則貴之之功爲多焉、

時平薨、

帝與時平議、円術止之待、物以漸循、其人勤一爲、平藏中明有、所習稱其所、性剛平時平之所宜其者也、

紀長谷雄卒、

宇治山僧喜撰、其詞華麗、而首尾停滯、如望秋月遇曉雲、小野小町之歌、古衣通姬之流也、然豔而無氣力、如病婦之著華粉、大友黑主歌、古猿丸大夫之次也、頗有逸興、而體甚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六年、鈴鹿山有盜勸之、九年夏、左大臣時平薨、年三十九、贈正一位太政大臣、稱曰本院大臣、道眞貶時、平薨時有右流左死之語、時平多權變、帝嘗患朝臣華奢、禁之不逞、時平密奏、故美服入朝、帝佯怒曰、左大臣身儉約以率百僚、乃自犯朕禁、時平爲惶懼者、屏隨身步歸、第閉門月餘、時人相戒從儉、十二年、紀長谷雄卒、長谷雄文才敏贍、詔勅多出其手、嘗與三善清行

長谷雄器量凝定、雅量達人稱之、

利仁平下野賊、

橇丘妖切、史記夏本紀、行乘橇、曰、橇形如箕、適行泥上、

弘仁以來、上雖諸吉時諸者、不知凡幾、然未有若清行

論文不合、清行罵曰、自古無有無才博士、有之始於汝、長谷雄不與校、其愼如此、時諸學士多以議論相凌、任誕矜傲者、道眞嘗寄詩長谷雄、勸以敦厚化俗、道眞及島田忠臣等相尋逝、長谷雄歎曰、延喜以後無復知我者、是年、下野國高座郡賊藏宗藏安等聚黨千餘人、侵郡邑、掠貢調、勅鎭守府將軍利仁討之、至則命士卒作橇、時方盛夏、衆不解其意、夜半大雪、乃襲賊營、斬獲殆盡、由是利仁威名大振、十三年三月、右大臣源光薨、光有膽識、不惑妖妄說、然以陷菅原道眞、爲時議所貶、十四年春、帝方勵精求治、以連年水旱不登、詔求直言、式部大輔兼大學頭三善清

封事者、三善清行上意見封事、

厖音尨、与倹、民生艱遇、人生聚嘆、大有也、

彰音擅、著也、

行上意見封事、其略曰、國朝天險、土沃民庶、臣服三韓、所以能然者、國俗敦厖、民風忠孝、輕賦歛、疎徵發、上垂仁牧下、下盡誠戴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自後化漸薄、法滋彰、歛增役倍、戶口月減、田畝日荒、既而佛法初傳、上下競傾産、造寺捨田施丁、極於天平、國分二寺、各用其國正稅、而天下之費十之五、桓武營宮城、盡賦庸調、又費五之三、仁明好奢、後房之飾、竭帑倍賦、又費二之一、貞觀中宮殿頹、又復修、又費一之半矣、則當今曾非古之十一也、臣嘗備中介、試閱其一鄕、皇極晚年、有二萬兵士、神護中有一千丁者、貞觀初七十餘人、及臣時、得九人、今閱其無一

宵音消、夜也、旰音幹、晚也、前漢張湯傳、日旰天子忘食、若同前也、

縑音兼、細也、紈綾、紈、胡官切、綾、閭承切、布帛之細曰綾、

澄音懲、水靜而清也、

沽音孤、賣也、買也、

人、二百五十年來、衰弊如此、以此推之、天下虛耗可知、陛下照萬古興衰、宵衣旰食、降惠民庶、與復寧無可期、謹陳便宜十二事、其一、請肅祭祀、所豐穰不徒備故事而已、其二、請禁奢侈、貞元間、親王公卿以流紫絹爲夏衫、令史生以白縑爲之、婦女婢妾非紈綾不服、富者誇逞、志貧者恥不及、一衣破産、一饌盡貲、田疇爲蕪、盜賊爲滋、望隨階定制、至於葬喪亦然、糺其僭忒、自上率下、源澄而流清矣、其三、請修口分田、此制爲收租庸調、而今已奸田闕、貢牧宰懷無用之籍、豪富收并兼之利、須令閱實班給、其遺田收爲公田、任國司沽、或納地子、以充無身之調租、猶有遺籍

讞魚列切議罪也讞刑也

納之不動。今略計其數、三倍調庸、爲公有利、爲民無損。其四、請復大學學田。治國在得賢、得賢在學。今至以大學爲坎壈之府、凍餒之鄕。望復學田、又嚴勅博士公貢擧法、專論材藝、不得受請託。其五、請減五節妓員。無襲前朝好內之例。其六、請增置判事。舊制判事六員、今獨大判事用明法者。以萬民死生繫一人脣吻、括五刑輕重、決獨見讞書、乖閲實之理。望依舊皆擇明法律者、使俱議科比、詳定條章。復六員。其七、請均給百官四季祿。比年官庫之物、唯公卿及出納諸司充給、其餘五六年難給一季料。雖閑忙殊務、至於頒賜宜無差別。其八、請停諸國吏民越訴。以牧宰

清行醇文與學實穿古今其議革命改元如高宗之援引古義上意見封事如貫當世之指陳時弊深謀遠慮皆當世之要務細密用心大才遠識俗吏時滅民戶之患於國

之重與小吏賤民比肩受鞫。雖事得白、威權已廢。知恥之士、誰冀爲吏。望盡拘以文法。除反逆外、不發朝使。其九、請定勘籍人數。三宮以下諸王大夫命婦資人、諸司衛府式兵二省籍人、一歲稍及三十人。國朝課丁、課與羽太宰九國外、不滿三十萬、而大半無有身。則見丁十餘萬人而已。其中歲除三千人、未盈四十年、天下皆爲不課之民。望年立定額、大國十人、以次差之、以載鐍符。其十、請遴選任撿非違使。撿非違使本學糺境內奸濫。今其民納贈勞料者爲之。望監試明法學生充任。令與羽鎭西及沿海諸國弩師皆充年給、許令序賣。唯論價直、不問才伎。望令六衛

學之興衰戍備之弛張刑獄之濫當衛之虛實浴華之利害關守之廢置國史所不載者皆於此疏見之而其言鑿々有據較於月露風雲之徒相去不啻倍蓰國家爲使其能講士於斯爲科識意正心之學而以道德爲紀綱則足言之治不但如是而一變至於道亦可庶幾焉

練習、隨功勞任之。其十一、請禁僧徒濫惡及宿衛强暴。濫官符禁權貴規銅山澤侵奪田地、吏易施治、民居得安。猶遺是等。今諸寺僧得度年二三百人、大半邪濫、及逃課逋租者。天下之民禿首者居三之一。皆畜妻啖腥。甚者爲盜竊鑄錢。望痛禁懲之、奪度牒返本役。六衛舍人須結番警備、而散落諸國。此皆部內强豪遭國司糺勘、奔入洛、納貨籍宿衛者。望既充補、不得歸住。寧歸者限暇日、取府牒送國衙。過限者解職、送狀本府。其十二、請修魚住泊。西南二道舟程、自樫生至河尻五泊、各一日行。今此泊廢、自韓泊直指輪田。蕩覆年百艘。望差官司修造、以播備稅給其費。

貞純親王薨

其餘嚮既所獻言、不更重陳。帝嘉納焉。是歲禁奢靡服。八月、藤原忠平爲右大臣。十五年、大赦天下、免延喜十年以前七道調庸、減今年徭半。十六年、貞純親王薨。親王清和第六子也。從妻父源能有學武事。子孫賜姓源朝臣、世爲將帥者、本於此。延長元年三月、太子薨、謚文獻太子。嘗納時平女、生慶賴王。四月、詔復故太宰權帥菅原道眞原官、贈正二位。道眞薨後、菅根時平相踵而逝、太子亦暴薨。世以爲其所祟。故有是命。左遷宣旨及外記文書、凡關道眞事者、皆焚之。以女御穩子爲皇后、立皇孫慶賴王爲皇太子。二

忠平左大臣

年正月、忠平爲左大臣、藤原定方爲右大臣。定方高

道風篁孫也、漢合佐理行成爲三蹟、
餞音踐、心送曰餞、
鴻臚館名、對過客處子也、

藤子也。三年六月、皇太子薨。立皇子寬明爲皇太子年甫三歲。四年、定諸國上損戶法。五年、延喜式成。六年、使小野道風書歷代賢君名臣言行於清涼殿南廂粉壁。道風、篁孫葛絃子也。八年四月、渤海國使裴璆等來。先是契丹主阿保機攻滅渤海、改號東丹、命其子突欲鎭之。璆等降附至。是自稱東丹國使。勅曰、東丹失禮義、使者無人臣之節。宜詰責以懲將來。因卻還之。先此渤海數通使。此後遂絕。璆曾來聘、大江朝綱贈文餞之曰、前途程遠、馳思於雁山之暮雲、後會期遙、霑纓於鴻臚之曉淚。璆大賞、或往渤海國人問江公既作相不。曰未。曰大邦何以不重文才。六月、

醍醐帝崩、
帝織不在衾、夜脫御衣而在假耕色、以求盡言、此政治之本也、
朱雀帝立、
忠平攝政、

雷震清涼殿、大納言藤原清貫、右中辨平希世等震死。帝不豫。九月、帝崩。遺詔薄葬、不奉謚。帝致心政治。每群臣奏對、必和辭色曰、人主形威嚴、何以得臣下盡言。嘗方寒夜、脫御衣、以體凍餒之苦。世以此仁德帝。六在位二十三年、改元曰昌泰延喜延長。帝常愛右大辨源公忠敏捷。公忠公事無滯、好放鷹。亦能飼養。或在帝前非毀之。帝曰、萬事不懈、旁及所好。固無不可。夙夜在公、亦復作得何事。朱雀帝立。帝生薄弱、常在深室。即位時甫八歲。詔左大臣忠平攝政、賜隨身兵仗。基經薨後、不置攝政關白者四十年、至是以帝幼沖、復置焉。承平二年、藤原定方薨。是歲、忠平敘

烜、况晚切、光明也、赫、呼格切、顯也、
占主兵革、
將門純友叛、

從一位。三年、仲平爲右大臣。時平仲平忠平相繼居顯職。一門烜赫。時人謂之三平。六年、忠平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仲平爲左大臣、大將如故。藤原恒佐爲右大臣。是歲、伊豫海賊作亂。先是紫宸殿位版上有犬矢。又大風發屋。占者皆曰、主兵革。廼下官符於東海山陽山陰等道及丹波國太宰府、令嚴兵備。至是驗。以紀淑人爲伊豫守。淑人招流亡、賑困窮、威惠並行。降渠帥三十餘人、衆二千五百、分給廢田衣食。悉就農耕。海氛盡清。淑人、長谷雄子也。去年新羅亡。七年二月、以文獻太子女熙子爲女御。時平外孫也。天慶二年、盜射殺尾張守共理。是歲、平將門反於東國。

將門上總介高望孫、良將之子、
將門伏誅、
恪、苦各切、敬也、齒、五巧切、與齩、齩、咬、並同、留也、新作初川草也、

藤原純友反於南海。東南大亂。將門嘗事忠平、求爲檢非違使。忠平不許。將門憤恚。與純友約俱反。以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討將門。以小野好古爲山陽道追捕使、討純友。既而常陸掾平貞盛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等、擊將門平之。忠文等途還。忠文素恪勤。嘗爲近衞司、每宿直、繫寮馬於側、聞其嚙齧聲、警眠。至受命、不歸家、直發至駿河、乃還。朝議欲與褒格。實賴以其無功不可。師輔曰、是不爲無勞、何可獨遺。實賴固執不可。是歲、忠平准三宮、如良房故事。以年滿六十、勅六寺誦經禱壽。四年冬、忠平罷攝政爲關白。詔萬機巨細關白太政大臣。一如仁和故事。

純友伏誅、

悛音詮、改也、狂蹶也、悖亂也、逆也、

是歲以實賴女慶子爲女御實賴忠平子也四年純友伏誅先是純友潛圖犯京師密遣兵士每夜行火坊肆都下驚擾備前介藤原子高伺得蹤跡欲詣京師奏之純友追殺之虜其妻孥并害播磨介島田惟幹朝廷下符敎喩純友授位純友不悛狂悖日甚讃岐介藤原國風來攻之反爲所敗奔于阿波純友進焚讃岐國府國風又奔于淡路聚勇悍還讃岐純友略伊豫讃岐又犯山陽地追捕使在原相安敗走純友燒周防鑄錢司土佐八多郡小野好古率源經基藤原慶幸大藏春實等討之分往播磨讃岐造戰艦二百餘艘赴日振島純友艤千五百餘艘逆之官軍

仲平薨、

未至渠帥藤原恒利來降恒利具知海陸險夷及賊之巣窟國風因爲鄕導選勇悍擊之純友軍大敗國風分兵絶陸路遣輕舟認其泊處遇風失所在純友遁至太宰府勢復振官兵敗退純友入府取累代財物焚館舍管内震慴詔藤原忠文爲征西大將軍總諸軍討之未發好古由陸路慶幸春實由海路趨筑前博多津攻之純友衆潰擒斬略盡獲船八百餘艘羸弱逃入海純友亡還伊豫警固使橘遠保斬之子重太丸年十三殆如成人從父爲盜同時被殺七年夏實賴爲右大臣立皇弟成明爲皇太弟八年左大臣藤原仲平薨姓好殖貨倉庫多於宅地稱枇把大

朱雀帝禪位、自藤原仲麻呂之反、天下不知兵革、一百八十年、及帝世、長鯨短狐、東南猖亂、上下偷安、政教廢弛之所致歟、

天皇稱院、始于此、

村上帝立、

帝勵精圖治、仁育群品、其必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時無甘盤傅說之臣、若有之、則其所成就、

臣實賴轉左大將大納言師輔兼右大將師輔實賴弟也九年四月帝傳位於皇太弟帝性柔仁關白忠平嘗奏外議以爲時政過寛帝曰朕聞之先帝君家先關白有言政如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朕若嚴急下民何堪在位十七年改元二曰承平天慶帝禪位後七年崩遺詔薄葬勿置陵稱朱雀院天皇稱院始此村上帝立關白太政大臣忠平如故實賴爲左大臣師輔爲右大臣實賴師輔師尹皆有女入宮爲女御天暦三年忠平病時年七十帝賜度者五十人又勅十六寺諷誦禱之大赦天下及薨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信濃公謚貞信忠平寛厚慈愛朝野悼惜忠

豈特止於此哉、

相者名言、

蚤早也、

元方憂死、

平博學精通律令延喜式五十卷所撰也醍醐帝嘗召相者相左右大臣相者視時平曰智數過多視道眞曰才能過高皆非全福人忠平在下座相者指之曰福祿雙全唯有此人宇多法皇聞之以皇女傾子配之後二相竄逐蚤死忠平太政大臣二子實賴師輔爲左右大臣父子同時並列三台果如相者言帝不復置攝關四年秋立皇子憲平爲皇太子母藤原氏安子師輔女也實賴爲傳先是藤原元方女入宮爲更衣生廣平時未有繼嗣元方竊冀其爲儲貳已而女御安子生憲平尋爲東宮安子爲皇后元方大失望遂以憂死世謂冷泉帝病狂華山帝出家三條

菅文時上封事。文時詞倫邃群、家學益振、言事剴切、足救時弊、其三善之流亞乎。

帝失明、皆元方作祟也。七年、呉越王錢弘俶通使、獻書師輔。報書曰、人臣之道、交不出境。然辭之、恐謂嫌蘭契。菅文時、詞也。天德元年、右少辨菅原文時上封事。其一、請禁奢侈。畧曰、俗之凋衰、源自奢侈。不塞其源、何救其俗。方今高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麗服美衣、貧富同寬其製。官途締交之設、窮海陸而盡珍。私門求媚之饋、剪綾羅而襯器。富者傾產業、貧者失家資。傳曰、上之所爲、人之所歸。呉王好劒客、百姓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餓與瘢、是人之所惡。然尚如是。朝廷實能惡奢好儉、天下誰不從其所好。其二、請停賣官。略曰、量能授官、官乃理。擇材任職、職乃

紊音問、亂也。

脩。若不量而授、不擇而任、則謂之謬妄。方今任授之道、非不正、黜陟之規、非不明。然時有以財官人、以爲助國用。於是功勞之臣自退、聚歛之輩爭進。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孝明不許、而賜錢十萬。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何耶。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降逮桓靈、開邸賣官、皇綱遂紊、王業乃衰。歷訪漢家之典、略考皇朝之記、未有賣官而敦俗、鬻職而安民者矣。若憂國用、每事必行儉約。儉約能行、貨財何乏。利欲之情自減、正廉之路漸開。其三、請不廢鴻臚館、懷遠人、勵文士。略曰、鴻臚館者、爲外賓所置也。頃年所司不能修造、漸將荒廢。若使歸化之國、慕德之人、聞

綽亦寬也。音婥。

師輔遺誡。

尚、配也。義與尚公主同。娶太子之女曰尚公主。

之、或謂君恩薄、或謂國用乏。加之故事、蕃客朝時、饗之餞之、必使賓主鬪筆。因茲詞人才士、心期對蕃漢、競文藻。夫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伏望、深圖遠慮、勿廢此館。然則遐方不離心、文士無倦業。文時、道眞之孫也。帝嘉納之。四年、右大臣師輔薨。年五十三。師輔寬綽敦雅、能容衆。雖久關問者、至則待之如初。父時賓僚多來歸焉。嘗作遺誡一篇、以教子孫。其略曰、事君必忠、事親必孝、友兄弟、愼威儀、敬耆老、賓客勿留門、衣冠車馬勿求華麗。在朝欲愼重、在家欲寬容。汝輩其勉旃。師輔前後三尚醍醐皇女。子伊尹・兼通・兼家・爲光・公季、皆位極人臣。藤氏子孫、師輔

諸子早世、人以爲菅靈之祟。顯忠畏懼、每夜拜庭祈免難、有驗。

村上帝崩。

燼、徐刃切、火餘曰燼。

最盛。皇后憫公季幼弱、取養於宮中、服食一擬皇子。人臣鞠於宮省者、自古未有也。顯忠爲右大臣。顯忠、時平子也。性尚節儉、第宅器用簡約、堂廡一無所崇飾。時平諸子皆蚤世、顯忠官位顯達、立朝最久。至康保二年薨、年六十八。人以爲異數。康保四年五月、帝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曰天曆、天德、應和、康保。帝平生留意政治。嘗秋旱、帝減膳、量停諸作役、省寃獄、令諸國灌漑、先貧後富、賑恤窮民、免未進調庸。先是、群臣奏請減俸祿、不許。至此減十分之一。又嘗禁中火、歷代寶器文書多亡。帝避於太政官朝所、深自警懼、索得神鏡於燼中、內侍以袖受之。因神鏡曰內侍所。

老吏言、主殿寮多進松明者、有劑量主夜不已也、其清水亦使不至頻劇上也、其次游宴頻劇勤而不懈也、然前不數斷爲下、於率分堂前生草者言貢皆無餘不足者、以兵出陽禁

帝從御冷泉院敕課畿內南海及東至美濃西至長門十六國修宮明年詔免造宮諸國半租帝性寛恕恩無偏私嘗問近臣外間以朝政爲何如對曰稱其寛帝喜曰朕志也又嘗召一老吏問曰朕治孰與延喜吏懼不敢對帝頻問之吏乃曰賤臣何有所見唯覺主殿寮多進松明率分堂前生草與前代少異耳蓋寮政務所會堂割大藏省十分一別納淵政事煩劇歲貢無餘也帝聞之有愧色益加意政治論者爲其亞醍醐帝稱延喜天曆云帝好文學多才藻一日內宴命群臣賦詩帝作先成頗自負及文時詩成帝以爲絕唱因命文時評其優劣文時曰聖作固優帝

常有餘者上也、其次出者與入者相當也、其出以爲入而猶不足者斯爲下矣、醍醐村上朝太平之業而村上從天慶大亂之後、屢用之藏猶宜相懸絕也、村上令頗于已、勤于政、豈不賢主哉、

冷泉帝立、

強問文時曰臣作實上聖作一等乃逃帝益歎賞橘直幹自訴貧困帝初覽不懌至後云簞瓢屢空草滋顏淵之巷藜藿深鎖雨濕原憲之樞歎曰一世文士也窮乃至此朕過矣即日兼民部大輔其疏小野道風所書後禁內火先問曰直幹疏無恙帝常召文士賦詩又使諸博士選詩道風書之巨勢公忠畫像又勅源順等撰和歌集謂之後撰帝與源延光有魚水之遇延光忽覺帝有疏待之色懼不朝俄而召見帝曰學生藤雅材省甚有文章何不奏爲郎延光惶懼遽奏雅材爲郎其愛才亦如此帝崩之後五閱月皇太子即位冷泉帝是也母中宮安子右大臣師輔女

登子以嬪姉、使帝有晏起之懸、山陽論贊、怪締蠱惑人心、一至此乎、

也后有婦德村上帝屢聞政事所言多聽后在弘徽殿村上又納師尹女爲女御置飛香舍后性妬忌女御以明慧新獲寵居與后宮隣后穴壁窺之見其絕艷大恚碎土器亂擲村上適見之怒甚謂后兄弟敎后爲之因責伊尹還家后請宥之不許而起后牽衣止之不得已宥之后妹登子爲村上兄重明親王室出入宮中村上悅之通焉及重明薨欲納之而憚后后崩踰月乃納爲尚侍絕寵之至晝不出寢欲立爲中宮以前有子乃止天曆之政衰焉實賴歎曰帝德足垂後世而以此累之惜哉秋立皇弟守平爲皇太弟初帝在東宮多病村上帝憂之欲立爲平爲嗣以

實賴關白、

源滿仲等告藤繁延等謀叛、貶左大臣高明、

其婿源氏憚藤原氏而不果臨崩謂實賴曰吾欲立爲平然卿意恐在守平也實賴遂援立之復關白秉機務爲平妃父左大臣源高明大失望是月帝立妃昌子內親王爲皇后故終帝世藤原氏不得居后位然藤氏爭進其女大納言伊尹女懷子入宮生華山帝冬十月帝將行即位禮罹病不能御大極殿實賴議始舉禮於紫宸殿實賴爲太政大臣高明左大臣師尹右大臣安和元年藏人頭藤原兼家女爲女御非公卿之女爲女御始此二年三月左馬助源滿仲前武藏介藤原善時告中務少輔橘繁延等謀反貶左大臣高明爲太宰權帥師尹爲左大臣初帝有病

高明失勢觖望時出怨言則有之竟爲師尹所傾禍將不測要亦其禍有所從來矣

冷泉帝禪位

不愈皆謂帝必禪位繁延與前相摸介藤原千晴僧蓮茂等謀奉爲平奔關東作亂滿仲亦與其謀已而有隙於繁延與善時俱上變先是師尹欲因事擠高明代其位故使滿仲誣奏之帝未信師尹急戒嚴諸門遣兵圍高明第矯詔貶之流繁延於土佐千晴於隱岐蓮茂於佐渡京師騷擾如天慶亂爲平憂懼欲削髮以子幼不果在衡聞高明貶歎曰延喜皇胤乃遭此變家臣相謂曰我公必陞大臣在衡大怒逐之秋帝傳位於皇太弟遷冷泉院帝自爲儲貳患心疾及卽位增劇繇此政歸外戚者八代至後冷泉天子拱默仰成者百有三年朝綱大弛邊境背化皇太弟

圓融帝立實賴攝政

帝之御極紫網弛潤而盜賊充斥於閭里延喜天曆之政至此衰矣

實賴薨伊尹攝政

立圓融帝是也村上第五子時年十一太政大臣實賴攝政如父忠平故事立皇姪師貞爲皇太子天祿元年在衡爲左大臣伊尹爲右大臣夏實賴病篤帝爲大赦是日薨年七十一贈正一位追封尾張公謚清愼實賴鍊達故典裁決如流人稱其盡心政治然矯詔立圓融貶高明皆此人之志也伊尹攝政爲氏長者性好豪奢嘗臨大饗日視寢殿壁色微黑俄以陸奥紙糊之父師輔嘗遺誡子孫以節儉伊尹不能遵守時論譏焉尋爲太政大臣聽直廬視除目左大臣在衡薨山陰孫也初在村上朝常探知帝所讀書每入朝車中肴遇顧問占對明悉又以格勤見稱一

滲音疹灕流貌瀝音壢曰水下滴

伊尹薨

內大臣兼通參決庶務

觖望猶怨望觖缺也不滿所望而怨耳

日風雨甚衛士相謂設是在衡恐不得朝言未畢雨衣滲瀝衡冒而至薨年七十九源兼明代爲左大臣賴忠爲右大臣賴忠實賴子也兼明高明兄也是歲召還高明三年冬以伊尹疾篤罷職十一月大赦天下以伊尹疾也尋薨贈正一位追封參河公謚謙德有七子義懷尤著以權中納言兼通爲內大臣參決庶務兼通伊尹之弟也初村上帝時兼通請中宮手書曰攝關有闕必以兄弟序相及中宮兼通妹安子先崩兼通常懷其書弟兼家尚宇多皇女以故夙顯達而兼通淹滯懷觖望帝亦待之稍薄及伊尹病篤料其不起以中宮手書呈帝帝視之愴然因有是命

兼通罵兼家

兼通第人呼曰今內裏

繇此兼家與兼通如水火天延元年秋以兼通女媓子爲中宮翌年春兼通爲太政大臣尋爲關白罷右大臣賴忠氏長者以兼通爲之兼通自中納言起選內大臣尋爲太政大臣帝年十五不曉其專輒故得至此貞元元年冷泉上皇女御起子有孕兼道聞兼家有禱罵曰彼欲女生皇子已秉朝權耶已而生皇子居貞兼通又罵曰彼將擁立外孫矣帝避禁內火且地震出南庭周幄爲御座先是兼通造第於堀河擬禁闕有謗者中以危法時人語曰寧投虎口勿觸攝政口帝遂御兼通第人呼曰今內裏二年春兼通病上表辭職不許兼家欲納女於宮兼通怒曰我女

兼明博學能文、居内辭之、重兼傅保之任、施設俯有可觀、爲兼通所誣、其爲計計譎矣、

既爲后、彼又欲進其女、邪嫌隙滋甚、兼家居東三條、
與兼通堀河第隣接、每朝賓謁兼家、兼通家人報之、
兼通罵曰、彼延婿兼家矣、人畏之多以夜往、兼通已
病、懼兼家代己、欲援攝關於賴忠、誣奏曰、兼家女幸
冷泉上皇生子、因圖廢立、今日不黜、必有後患、帝不
信、兼通又誣奏兼明有疾、策爲親王、陽尊之、實奪其
權、以右大臣賴忠代之、兼明不平之、將卜居於龜山、
又爲兼通所沮、乃作菟裘賦、譏焉、秋、帝還新宮、以源
雅信爲右大臣、雅信寬平皇孫、任官朝事克治、不減
老吏、人問其故、雅信曰、我以不才尸素宗籍、世事人
情、未嘗歷試、乃自散列時、每班朝位、必先人入、後人

兼家不問病直入大内、

最後除目、

退、默而習者多年、乃亦得知一二、十月、兼通疾革、兼
家以爲既亡焉、將請代其職、朝服而出、兼通家人聞
騶呵聲、入報曰、東三條殿來矣、兼通以爲問病、灑掃
而竢、門者報道車徑過入禁門、兼通大怒、力病而起、
左右扶翼以朝、兼家方在帝前、望見驚愕避之、兼通
意色殊惡、白帝曰、臣今將終、願行最後除目、賴忠關
白器也、臣請解職讓焉、因劾兼家躁競、褫見職、左遷
治部卿、帝不能違其意、皆聽之、兼通顧公卿曰、誰欲
大將者、座者相視、莫敢言、藤原濟時進請、乃奏代兼
家、濟時師尹子也、兼通欲流兼家無罪可斥、不能逞
怒而止、十一月、勅兼通准三宮、大赦天下、賜老人物、

兼通薨、賴忠太政大臣、

石清水行幸始于此、

是日薨、年五十三、輟朝三日、贈正一位、追封遠江公、
謚忠義、兼家在家、怏怏不樂、作長歌、寓意哀訴於帝、
賴忠憫之、屢爲請之、十二月、權大納言藤原朝光兼
右近衞大將、朝光兼通子也、爲帝所寵超、以顯光爲
顯官、天元元年十月、賴忠爲太政大臣、源雅信爲左
大臣、兼家爲右大臣、兼家女詮子與賴忠女遵子並
爲女御、先是兼通女立爲中宮、他女不得召、至是始
得入宮、二年、帝謁石清水宮、石清水行幸始于此、是
歲中宮崩、三年四年、禁内復火、帝幸堀河第、五年三
月、以女御遵子爲皇后、先是詮子生皇子懷仁於兼
家第、帝欲臨視之、憚賴忠不果、兼家謂吾女必爲中

圓融帝禪位、華山帝立、

漢後延綱紐、帝爲中心曰、陳蕃杜喬則治、中常侍與政、則亂、是猶帝作義懷、惟成任守、則如紐綱、蕩然之、則情稱棄異、

宮、至是遵子爲后、兼家失望、每廢朝參、帝屢召詮子、
詮子辭、永觀二年秋、相撲節會、帝欲令皇子懷仁觀
之、召兼家、兼家稱病不朝、屢趣之、不得已入朝、帝諭
之曰、朕漸厭萬機、將讓位東宮、以懷仁爲儲貳、朕念
之久矣、公不知本意、輒有不平之色、凡人情多子猶
愛之、況朕一子乎、兼家甚驩、八月、帝傳位皇太子、以
皇子懷仁爲新帝儲貳、帝在位十五年、改元曰天祿、
天延、貞元、天元、永觀、至帝末年、紀綱益亂、盜賊橫行、
放火禁内、朝士入宮爲盜、華山帝立、諱守貞、冷泉帝
長子也、時年十七、關白太政大臣賴忠、左大臣源雅
信、右大臣兼家並如故、賴忠女諟子入宮爲女御、參

贊助也。畫計策也。

帝初年勵精圖治。

議藤原義懷左中辨藤原惟成參決機務義懷伊尹子機敏諳朝章以資望尚淺未升台司然以外舅親任惟成雅材子方正有幹略與義懷協心贊畫文章博士大江匡衡爲侍讀帝勵精圖治紀綱稍振盜賊屏息先是太宰府多私帶兵仗者聞帝即位皆解散詔求直言曰朕在東闈十餘年即位日淺粗聞前事欲圖後治頃水旱頻降民困土木浮食日多小執節儉倉廩已竭田園自荒夫國之將興上下聚啓其將廢道路以目雖澆季之俗疲極之民忘身戮力庶可扶濟人和而得天和民足而君足所謂大臣重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宜令公

逮音代。及也。

兼家譖帝禪位。

道兼誘君於不義陷父於不忠媚以誅心之法則天壤之間[illegible]所容乎。

卿以下内外百官五位以上及秀才明經及第者各上封事匡朕不逮卿等自慮中心廣詢衆庶莫遺微賤凡國之利害政之得失盡露其膽莫得諱隱初兼家以爲外孫已儲貳已必爲關白而賴忠猶在職兼家疾之欲令帝早讓位而已秉威柄子藏人道兼性桀黠探知其意多方爲計帝性輕佻數易所幸獨藤原爲光女忯子專寵不渝有身例出宮就其家帝不忍離强召同寢終不分娩卒帝哀毀迷亂道兼乘隙與僧嚴久謀遜位歸佛自是嬪御少進見義懷惟成深憂之至二年夏帝仍思忯子不已適見道兼所持扇有題曰妻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不隨者帝悚

翳音䆖。蔽也。掩也。

蒼黄。忽遽貌。

義懷惟成精敏[illegible]雅佐華山[illegible]政有可觀者[illegible]人[illegible]端嶷非有操守者邪。

一條帝立兼家攝政。

然道兼因紿曰陛下第早捨身臣將奉從帝意遂決夜潛與道兼出宮時月色方明帝猶豫道兼促曰劍璽已奉東宮事不可止已而有雲翳月帝曰我願成乃至華山元慶寺落髮道兼復紿曰臣不告父而披剃不孝請還家辭訣拂衣而去帝始知見賣天文博士安部晴明察天象有變蒼黄入奏不及宮中始知帝不在義懷號哭聞帝在華山與惟成追躡帝既薙髮矣惟成謂義懷曰君以外戚被重寄今日何顏復列朝班義懷然之皆薙髮爲僧兼家詐遣平維敏止帝亦不及入宮警衛諸門行讓位儀帝在位二年改元曰寬和一條帝立諱懷仁圓融帝子也時年甫七

方帝之叡[illegible]數設諫直之臣概無所聞可謂之得人才乎抑其所謂人才者皆[illegible]之徒而緩急不足恃歟。

歳兼家攝政一如良房故事是時有冷泉圓融華山三上皇皆不關政事兼家特專政帝登祚之日有司設位忽見大極殿御牀間有血髑髏大驚不祥走告兼家兼家方睡不應再言如初乃跪待之兼家乃爲驚直問儀設已成否其人忽悟大儀將成無可覆理相公故爲不聞乃爾遂不言而罷妖亦不徵是月立先帝弟居貞爲皇太子長於帝四歳兼家既擁立外孫又以外孫爲儲貳尋叙從一位賜食邑三十戸位在三公上以弟爲光爲右大臣秋尊所生詮子曰皇太后初中宮遵子備儀入宮弟公任從焉路過兼家東三條第公任駐馬曰此家女御何日得復如此兼

世謂伊陟闇劣失對於一條帝遂以賦獻成功不然

家聞而銜之至是太后入宮公任又從焉辨內侍自車中呼公任謂曰素腹后今何如公任大愧時人以先后遵子無子呼為素腹后云當時以后位相誇如此冬圓融法皇遊大井河舟中勅兼家以大藏卿源時仲為參議衆相謂曰今日之遊甚樂但惜不奉天子而行官賞耳永延元年攝政兼家納女綏子於皇太子後以失行出宮是歲兼明親王薨親王以雄才博學聞圓融朝為左大臣為攝政兼通所忌罷為中務卿陽尊實奪其權乃營龜山莊作菟裘賦以自遣及帝長好學召兼明子伊陟問其遺物伊陟對曰唯有菟裘令獻之乃菟裘賦也有扶桑豈無影乎浮雲

[illegible]者哉當此時裕相用事親王憤世疾邪之志無由上達寓諸賦於菟裘明[illegible]見其知不見其愚也

兼家築二條第

兼家第擬清涼殿

掩而乍蔽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破句上嘆息自書其句緘巾箱帝崩後關白道長入臥內覩而惡手裂之云是歲僧奝然還自宋獻印本一切經奝然東大寺僧之宋太宗召見存撫甚厚館于太平興國寺問我皇統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謂宰相曰日本國祚久遐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慨嘆久之二年春聽兼家輦車入宮門開宴常寧殿賀兼家六十夏為兼家奉幣六十社兼家新造二條京極第大宴公卿以下東宮大進源賴光進馬三十匹以須賓客召河陽妓給絹四十匹米六十石宴集之盛未嘗有也兼家嘗營東三條第擬清涼殿其僭侈如此

賴忠薨

寺曰積善寺

永祚元年道隆為內大臣道隆兼家長子也夏太政大臣賴忠薨年六十六贈正一位追封駿河公謚廉義賴忠性節儉為關白常著布袴入朝冬以攝政兼家為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尋罷攝政為關白正曆元年夏兼家疾上表辭攝政關白如故尋薙髮捨二條京極第為寺執政薙髮始於此賜度者一百人大赦天下免調庸以救其病准三宮增封三千戶固辭不受以其子道隆為關白尋攝政初兼家信任左中辨藤原有國右中辨平惟仲每事必與之謀曰是我雙眼也嘗竊謂二人曰吾子誰可嗣職有國曰公秉權道兼之力也惟仲對曰嫡庶之分自定奈何棄之兼

兼家薨

兼家一世所冀望者女為后妃身為外祖攝關皆如所[illegible]而已生民榮悴國家休戚蓋[illegible]越肥瘠之不相干故子孫皆效其所為而道隆道兼尤甚焉

家從之道隆深怨有國曰吾至此非德選特以嫡長而已何足為榮唯以報有國為喜耳首奪有國父子官秋兼家薨年六十帝服錫紵心喪三月初兼家設計使華山帝去位帝遂即位於是兼家大得志晚年窮極奢侈議者譏焉道兼以有功於父缺望居喪無戚容會賓客遊戲源賴信素事道兼乃謂我能殺關白使吾主代之我提劍突入誰能禦者兄賴光聞之責曰勿妄言事之成敗不可得知事果得成主人未必為關白冬立女御藤原定子為中宮道隆女也道隆權勢薰灼公卿家無敢納女者敦道親王亦納道隆女為妃妃有文才而性放縱親王延客則褰簾覘

重信、敦實親王子也、
女院始于此、
爲光薨、

之每會文人、妃或品評其篇章、或隅屛擲金、敦道愧而出之、二年秋、攝政道隆罷、内大臣爲光爲太政大臣、源重信爲右大臣、道兼爲内大臣、藤原太后以病落髮、上號曰東三條院、女院稱始此、三年夏、太政大臣爲光薨、年五十一、贈正一位、追封相摸公、謚恒德、子道信至孝、哀毀過禮、初爲光女忯子爲華山帝女御、有殊寵、病卒、爲光悲不自勝、專歸佛乘、創法住寺居之、四年、攝政道隆以帝稍長、辭職爲關白、除目官奏猶準攝政、秋、左大臣源雅信罷、尋薨、雅信宇多帝孫、善和歌及蹴鞠、又善音律、轉喉爲新調、聞者傾聽、五年、帝始視除目、重信爲左大臣、道兼右大臣、伊周

道長有才名、
歎慶金切、歎羨也、
帝試道長兄弟、

内大臣伊周道隆子也、時權大納言道長有才名、道長兼家季子、豪邁有器局、父兼家常歎羨公任之爲人、激勵諸子曰、吾兒不能踏伊人之影、諸兒自揆不如、默而不答、道長獨對曰、小子固不能蹈影、恐終蹈其面而已、少時嘗與兄道隆・道兼侍華山帝、時夜雨甚闇、帝欲試三人量、謂之曰、誰冒此闇夜能至無人處、道長曰、臣可往、乃分命三人曰、道隆宜徃豐樂院、道兼仁壽殿、道長大極殿、時已三更、二兄畏縮殊甚、道長從容白帝曰、臣今獨往、當以何爲證、帝乃於巾箱中出小剪刀授之、既而二兄皆股栗不得前而還、少選道長徐還、卽出一木柹爲證曰、此是臣所削取

道長有奇表、如虎度山、

大極殿南面下柱木柹也、帝遣人驗之果然、帝大感賞、兼家之薨及葬、衆遽駭擾、道兼惶懼失色、道長年寂少、神色自若、徐曰、僕已遣人問之、無它、但馬驚佚耳、時源賴光在座、退歎曰、此人已有將帥之量、道長善射御、工詩歌、初飯室有善相者、見道長曰、斯人有奇表、如虎度山、貴不可言、後果如其言、道長嘗聞左大臣源雅信女美、欲娶之、雅信怒曰、吾女安嫁黃口兒、其妻曰、道長姿貌魁偉、非常人也、何不許之、遂以女妻之、長德元年、道隆疾、請令子伊周攝省中事、許之、勅文書宜旨先經關白伊周、謂政事當專委我、何煩關白、道隆請傳關白、不許、惟聽隨身、道隆尋薨、道

道隆嗜飲、
空拜大將、

隆在職多汲進妻黨、時論少之、性嗜飲、與藤原朝光・藤原濟時爲酒敵、臨終曰、吾不得與二子俱則生天堂亦不樂已、而二人相繼薨、人以爲奇、朝光兼通子、濟時師尹子、並至大將、朝光美姿儀、嘗創意製透額冠、後人遵用、朝光初娶重明親王女、生數子、開大納言源延光妻新寡醜而饒貲、乃遂其室而娶之、初村上帝善箏、授之濟時、傳其女娀子、皇太子聞慕之、遂納爲妃、濟時悅、謂必賜輦、諸關白兼家、言情無家諾之、拜舞而出、然輦車竟不下、世呼爲空拜大將、蓋濟時家有紅梅、與空拜音相近、故人譏之云、伊周在喪次、干預朝政、革衣服制度、自謂己必代父職者、必我

道兼七日關白、

恚恨怒也、

伊周大不敬、伊周雖放縱無所不至、然非太后之卓識、則必獲公餘與、

也然以道兼資望重竊憂之令外祖高階成忠咒詛道兼道兼適病篤之曰宜遷居乃徙居藤原相如第居無幾詔爲關白尋薨年三十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在職僅七日世呼曰七日關白伊周喜以爲果得所願矣帝意亦在伊周而輿論歸道長道長謂伊周當路必亂天下東三條太后道長姉也素惡伊周爲人勸帝用道長帝意不移太后大恚帝不得已從之詔內覽太政官文書尋爲右大臣伊周益憤恚先是爲光二女寡居卽華山女御忯子妹也伊周私其姉華山法皇既歷遊諸州備嘗患苦後入京漸近婦女於是法皇聞其妹美屢往窺之伊周疑其與姉通以

有國黜怨以德、

告弟隆家隆家率惡少數人夜要法皇發矢怖之誤中御衣事喧傳京師帝雖粗知聞爲法皇慙之不驟推驗伊周又修太元法呪詛東三條太后故事非天子不得修此法事發覺帝大怒明年夏遣撿非違使圍伊周第貶爲太宰權帥隆家出雲權守伊周遷延未發會中宮有身出居伊周第帝責中宮出伊周中宮答以不在帝怒遣撿非違使入第搜索兄弟乃赴配所中宮憂憤截髮爲尼伊周道病帝聞而憫之勅安置伊周於播磨隆家於但馬秋伊周聞母病潛還京師帝聞之命撿非違使押至筑紫藤原有國時爲太宰大貳聞之曰彼先人嘗以私怨黜我我猶以爲

高麗寇太宰府、

上東門院入內、

辱況彼以貴戚貶竄將何以堪乃使子廣業迎之供設備至伊周大愧秋以道長爲左大臣叙正二位依祖師輔故事顯光爲右大臣顯光兼通子也女元子入宮爲女御三年中宮生皇子帝命中宮入宮中宮不敢應勅帝又促入宮寵幸如初於是伊周隆家得赦歸京是歲高麗獻書廷議不報嚴警備高麗却掠西陲府兵擊卻之四年故關白道兼女尊子入宮道兼嘗私帝乳母藤原繁子生尊子尊子依母家道長爲助資裝納宮長保元年八月藤原中宮有身出就外舍是日道長邀在廷諸臣遊宇治御輿將出造朝者皆延移時冬道長納女彰子於宮侍女數十人妙

奩音廉、後漢皇后紀、帝視太后鏡奩中物、今俗以奩爲女之具曰嫁奩、

秦官、聽獄必質於朝廷、故曰廷尉、尉平也、

皇朝並立二宮、中世之制也、位號之稱、古在皇后、而寵幸之遲貞、歸中宮、故上東門院、以爲中宮、而定子

選一時才色奩具玩好窮極華麗帝悅曰殆令朕厭政時道長要一時名輩作彰子和歌屏風藤原公任爲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藤原實資獨拒不作嘆曰豈有官列公卿而爲女御資裝者邪公任身出華胄職典廷尉何阿合乃爾道長使人懇請實資峻拒不應是冬中宮生皇子敦康伊周大悅以爲必爲東宮時人亦爭媚附伊周夜往訪者甚衆帝未有嗣欲見皇子憚道長不果二年春立女御彰子爲中宮上東門院是也改故中宮定子稱皇后帝召后及皇子入宮皇子慧敏美姿貌帝深愛之使中宮母視之冬皇后崩先是后有身出就外家前但馬守平生昌家

更號皇后也

閨秀

憂鬱成疾伊周憂之將修法僧徒皆畏道長不肯應是月生皇女而崩后出寒微恭儉有恩中外哀惜后侍女有清少納言中宮侍女有紫式部和泉式部並有才名和泉式部大江雅致女多濫行紫式部越前守藤原爲時女嫁右衛門佐藤原宣孝生一女而寡著文自娛中宮召爲師道長悅其才色欲私之式部拒不從帝嘗雪朝座宮中顧云香爐峰雪如何清氏默起前褰御簾想得白居易詩句也帝賞其慧而有學著有枕草紙紫氏著有源氏物語道長權勢日熾大江以言賦詩譏之有云鹿馬應迷二世情道長銜之後帝欲擢以言道長沮之曰斯人即作鹿馬惑二

東三條后崩

佐理醒日如泥

世詩者也帝乃止三年以權大納言實資兼右大將實資爲祖父實賴所子養以強敏稱冬東三條太后崩太后兼家女也其兄弟相繼爲關白朝政多取決焉崩年四十四年前參議佐理卒佐理實賴之孫不修儀則人目醒日如泥而以善書名世併兼明親王行成爲三迹各有風體寬弘二年春先是復伊周位至是班大臣下大納言上參預朝政冬禁内火帝遷東三條第尋還一條院五年正月以伊周准大臣稱儀同三司九月中宮生皇子敦成於道長第帝臨幸奏樂盡歡召道長家人授位人無復諂伊周者伊周大失望時會流言伊周與高階明順呪詛皇子道長

以言告神謂之呪請神加殃謂之詛詛職救反

具平以文學才藝著於當時聲譽亞于兼明匡房擧父子以文事繼業者以親王爲稱則村上帝好文之美亦可併觀焉

躓陟利切跲也

召明順讓曰皇子之生自有天助卿乃敢呪詛得無天譴耶明順憂懼數日而死六年二月僧能圓坐子呪詛事其黨與處罪有差伊周亦坐停朝參是歲具平親王薨王村上帝之子也自幼穎悟善詩賦著述甚多世與兼明親王並稱呼曰後中書王嘗學文慶滋保胤雅客多聚門時比鄰中云大江匡房嘗曰古今能繼父業者惟都在中菅原淳茂輔昭與親王而已其餘不足論七年伊周薨年三十七臨終誡子道雅及其女子曰平生欲男陟顯職女爲后妃今窮躓至此諸女愼勿誤身於人以辱我名道雅汝勿耻居下位媚附權貴曾不如爲僧之爲愈也其後道長諸

一條帝崩

帝性仁慈體民苦又事淳素

子皆極顯貴而道雅終於左京大夫十二月中宮生皇子敦良於道長第是歲道長納女妍子於皇太子宮辨備衣服器玩幾十年侈靡過中宮入内儀八年夏帝不豫傳位皇太子立皇子敦成爲新帝儲貳尋崩帝在位二十五年改元曰永延永祚正曆長德長保寬弘初帝欲以長子敦康爲帝儲貳以其舅伊周已死弟隆家資望猶淺遲疑不決又憚道長密召中納言藤原行成問之行成亦懼曰陛下不須他慮宜立二宮不則貽患帝從之帝性慈仁嘗效延喜帝寒夜脫御衣以體民苦藤原齊信嘗欲有汲引聞帝語曰凡事須反淳素不能請而止道長日獻珍羞聞之

道長見帝手書、

三條帝立、

大阿之柄既移於外戚、歷世三公宗族盤互、此非一朝一夕之事、帝雖默禱表依、果何所益哉、

不敢復進。帝嘗言朕得人一事。庶不愧延喜天曆。心惡道長專橫不能制。及崩道長視帝手書叢蘭欲茂。秋風吹破。主事欲寄讒臣亂國四句。以爲指斥己怒而手壞之。中宮養敦康善視之。初勸道長立之。曰我子尚幼。事未晚也。道長不聽。遂立敦成。三條帝立。諱居貞。冷泉帝第二子。母藤原氏超子。兼家女也。即位年三十六。左大臣道長右大臣顯光内大臣公季並如故。道長累世權威。加以后父。專總朝政。斷擊自如。朝廷紀綱日弛。長和元年春。立女御妍子爲中宮。稱枇杷中宮。夏立女御娍子爲皇后。娍子故大納言濟時女也。初娍子入宮有寵。生敦明及中宮立。帝又欲

自藤通兼家擅攝籙之後、公卿莫不俛首承睫、而至道長則驕肆赤焰灌然成風、獨實資剛嚴方正、清秉有守、在當時既難得、況與道長族屬甚近、而不以私親廢大義、宜乎帝之託焉、

冊娍子爲后。憚道長不決。道長揣帝意勸之。帝曰納言之女爲后。近古未有。奈何。道長曰。追贈濟時。何不可。帝廼追贈太政大臣。遂立爲后。實非道長意也。及冊立之日。諛佞之徒恐。補皇后宮職。悉往中宮避之。帝遣使召之。衆不應。醜詈敕使。至投瓦礫。藤原實資適有病。聞之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奈何畏權勢而蔑朝命。即時力病。與中納言藤原隆家等入預朝會。帝深德之。時朝臣上下夤緣攀附。唯恐不及。唯實資獨泓然正色。無所回避。帝竊倚賴焉。密諭實資子資平曰。朕在東宮。不知物情。常謂一日登極。何事不如意。而今不獲爾。朕唯卿父是賴。自今事必與卿父議。

股肱腹心也、錬達典憲、多所彌縫、實右府之稱、信不虛矣、

慎勿泄焉。四年冬。勅道長行京官除目於直廬。儀準攝政。帝嚮患目疾。至是增劇。不能視朝。道長屢勸去位。帝惡之。已決意禪位。欲立敦康爲新帝儲貳。道長沮之曰。諸皇子無堪儲貳者。唯先帝第二子可。帝益憤之。遂有是命。罷内大臣公季左大將。以賴通代之。賴通道長子也。帝謂近侍曰。朕今以除目委道長。彼所爲果不義耶。天譴在彼。朕何與焉。道長促遜位不已。帝憂憤莫如之何。欲以皇女禔子嫁賴通。以得其驩心。召道長諭旨。道長素欲之。退告賴通。賴通前已娶具平親王女。不欲尚帝女。道長曰。丈夫何止一妻。汝未有子。宜廣求繼嗣。遂強尚焉。會賴通病。辭以具

三條帝禪位、

平爲崇絕婚。是冬。禁内復火。帝復徙枇杷第。目疾不愈。道長使醫官以寒水進金液丹。遂喪明。五年正月。帝傳位太子。在位五年。元曰長和。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三上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三下

近藤缾城　著
賴　復
岡　千仞　閲

垂拱記第三下

小一條院以三條皇子、分爲儲貳、非其所欲也、先是一條繼於帝、而三條繼於一條、昭穆已爲不順、於是太子長於帝、昭穆再爲不協、

後一條帝立。年甫九歲。立敦明爲儲貳。長於帝十四歲。初。道長請立敦良。帝不聽。遂立敦明。敦良中宮所生。道長外孫也。敦明皇后所生也。聞之不自安。告母后曰。兒若得儲位。則避之堀河第耳。帝欲以右大將實資爲東宮傅。實資以衰老不堪辭。廷臣恐東宮官屬。皆辭避。右大臣藤原顯光。女爲敦明妃。乃爲傅。故

寛仁元年十二月[illegible]納言[illegible][illegible]圖之夜[illegible]典藥[illegible]均節[illegible]天族服御常[illegible]勝等物宜[illegible]東朝之[illegible]減四[illegible][illegible]於屬衆之下、遺[illegible]於濟休之間、

事立太子必傳壺切劍。至是有司稱緩。竟不傳之。人以爲不祥。攝政道長准三宮。寛仁元年。顯光爲左大臣。公季右大臣。賴通内大臣。道長罷攝政。令賴通襲職。班左右大臣上。此時太傅顯光以舅故。每事擁護太子。然在廷臣僚皆畏道長。不敢起居。及三條上皇崩。東宮僚屬至斷役。皆不供職。門庭蕭然。太子不樂。召道長子能信曰。孤爲儲副。實先帝意也。然至尊方富春秋。孤以年長居儲位。長幼失序。不如退就清閑。以自適也。但一旦避位。恐乏給仕。若得請院號。置受領吏。孤願足矣。卿爲孤告之乃父。能信退告道長。道長喜甚。謀之大納言源俊賢。俊賢曰。事若稽緩。安知

太后、乃濟時女娍子、寛仁元年、落髮、萬壽二年崩、

太子不悔。請速決。計道長卽奉上東門院。率諸子及朝官而往。騶從絡繹。見者驚怪。道長意太子必怨。不平。及入見。意色愴然。略叙數語而已。道長卽使太子遜位。宮屋從而撤。嬪侍皆欷歔流涕。道長命遏絶中外。雖婦人莫得通。太子母堀河太后。疑其有變。遣侍女候之。至則被廢。輒大驚悦悲不自勝。不知道長在座。曰皇太子何罪。遽至此。道長憫笑。上東門院因欲立敦康。謂道長曰。宜從先帝遺旨。傳敦康。道長曰。敦康雖賢。無外戚援。卽日立敦良爲皇太弟。於是天子東宮皆道長外孫。如兼家時。尋賜廢太子號曰小一條院。封戸仍舊。給年官年爵。受領吏。如太上皇。例敦

道長最物議、上院號、進其女、可謂其計至巧、

廢太子新婚、

道長二妻、

明頗安之。時道長諸女已入宮。在家者又將俟時而進。猶有第五女寛子。未有所期。道長不欲其配常人。因納之敦明。媵妾二十人。多簡公卿子女爲之。奴婢凡八十人。敦明親往成婚。燈燭晃耀。肴饌豐備。寛子留居父家。每敦明往。道長必擇廷臣侍讌。時道長諸子皆顯貴。自饋酒食。秉燭肅引。隨臣已下悉霑醉。莫不厭其欲。謂太子不見廢。安有此光榮。敦明妃延子。失志歸家。妃父顯光憂憤。一夜鬚髮盡白。延子遂以憂卒。道長與妻倫子同詣石清水。公卿多從。及還渡淀川。妓舩五十餘艘迎之。道長悉授纏頭。道長有二妻。一則左大臣源雅信女倫子。一則左大臣源高明

二年
道長被聽中重內乘輦車

道長一家三后

和歌實志云聞能賞歌和我庸固所憎定不挨知

女明子。明子生賴宗能信顯信長家。倫子生賴通敎通彰子妍子威子嬉子。是冬道長爲太政大臣。倫子准三宮。道長營上東門第。課諸國司供役。及輸大石。撤民舍戶牀藉地。遏行人令曳之。第成。王公已下贈遺相屬。道長造塗金丈六佛像九軀於第中。二年。道長辭太政大臣。納女威子宮。長帝九歲。帝幼玩威子匜奩。以爲玩戲。秋。小一條院遊葛野河。道長等從。遂至道長采地桂山莊。奏樂賦和歌。冬立威子爲中宮。道長一家三后。帝與太弟並爲外孫。自古未有也。是日百僚同集上東門第。道長作歌自頌。以月望無缺自喩。謂實資曰。子能和之乎。乃自朗吟。實資惡其僭

頼義乃加階黨類去登母奈之徒於望弊樂〇初道長未逢與伊周角射道長注矢祝曰吾女得配家極則中之一發當中伊周不中道長再注曰吾登攝關則中又中之至是如其言

傚。謝曰。昔白居易愛元稹菊花詩。終日諷詠。不敢和秀歌不和。自古然也。因令一座詠道長歌。道長大悅。后兄敎通請納女生子。帝心悅然。畏后不肯許。后性妬忌。齡長於帝。常恐寵移。防猜甚至。諸姬不得進。道長以病薙髮。詔行非常赦。益封二千戶。道長欲創一鉅刹於京極。以居之。會病愈。賴通乃起役。令諸國司曰。寧懈公務。勿怠此役。於是役夫雲合。築山鑿池。晝夜不休。呼聲震地。諸國競輸鉅材。塡咽水陸。適道長赴東大寺受戒。見堂宇宏麗。曰吾寺當如此。乃令公卿採宮中諸司及神泉苑乾臨閣石。以充其用。天子后妃皆傚道長所爲。日夜誦經。諸國司亦相傚。諛者

道長上宮太子後身

三年

治安元年

嬉子東宮妃慈援道身長上東門院同母妹也

二年

至。謂道長爲上宮太子後身。及寺成。名曰法成。是冬。敦康親王薨。年二十一。王夙有令譽。爲一條帝所愛。憚道長不得爲太子。上東門院欲援立之。亦不果。門院厚資給之。又以其妃爲賴通妻妹。遇之家。纔得不乏。三年。賴通爲關白。是歲。女眞寇西海。太宰權帥隆家擊破之。治安元年。道長女嬉子入皇太子宮。以道長薙髮。爲賴通女。道長慶丈六佛畫像百六十軀於無量壽院。女小一條院妃寬子薨。先數日。顯光薨。寬子見顯光延子爲厲。至是薨。云人呼曰惡靈左府。七月。右大臣公季爲太政大臣。賴通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實資爲右大臣。二年。法成寺金堂成。帝臨慶之。太

萬壽元年

道長外孫三天子

皇太后皇太后中宮皆臨。此日令都鄙縱觀。河內有一僧。偶出都來觀。萬人雜沓。旣而有司驅除雜隸。遵路疏開。云相公至。威儀嚴重。庶官俯伏。僧曰。美哉。令人肅敬。相公賴通也。遂進跪。父公前。唯謹。僧曰。美哉父公。尚加相公耶。俄頃警蹕。皆云天子臨幸。旣而公卿唱儀。天子入御。僧曰。美哉天子。我日本第一人也。帝遂進拜堂上佛。僧曰。美哉。終無尚於我佛者。道長遂歷遊大和七大寺。至紀伊金剛峯寺。萬壽元年。建佛堂於法成寺。名曰淨瑠璃院。慶儀准御齋會。八月。皇太子妃嬉子。生皇子親仁。以產薨。皇子卽後冷泉帝也。於是道長外孫。凡三天子。自古未有也。四年。道

道長薨、古之大臣臨歿、所言皆國家大事、道長則不然、諄々然以造寺之賞爲請、其意法成寺重於社稷民人可知也、

三道比三平、

長病篤、徙居法成寺。道長驕肆四十餘年。始喪二女遭凶事、哀戚致疾。詔免天下調庸、大赦賑卹、以救之。又賜度者千人。帝臨問所欲言。道長奏曰、自古未有寵榮如臣者。臣復何言。帝固問。道長曰、法成寺成、董役者未有賞。唯此爲憾。帝即下勅加家司位級、賜寺封五百戶、供養萬僧。遂薨。年六十二。世稱法成寺攝政。又稱御堂關白。帝爲服錫紵、心喪三月、祭祀節會多從停廢、一如諒闇。初道長與二兄相繼秉政。時人謂之三道、以比之三平。而道長獨典樞機久焉。勢傾朝野、富過王室。帝嘗使僧綱禱疾、賞絹不足、乃取之道長第。及薨、庫中積絹一萬五六千匹、絲綿不可勝

榮華物語、記道長驕奢、

長元二年

四年

平忠常叛、

九年、後一條帝崩、

帝在位之間、輦下邊鄙、盜賊公行、不得曰淸平之世、及崩、民感恩、不仁而能如是乎、

計。厩馬一百匹。外戚之富盛極矣。侍女赤染衞門著書、叙道長盛事、曰榮華物語。使讀者如目見其富貴也。賴通相繼專權。長元二年、饗公卿於白川別業、有舞樂。是歲、太政大臣公季薨。謚仁義。封甲斐公。四年、前上總介平忠常謀叛。源賴信奉勅討平之。賴信以功爲上野常陸介。老不堪遠任、請改守丹波。不許。九年、帝崩。是歲中宮亦崩。帝在位二十年。元曰寬仁治安萬壽長元。帝每憚勞民。及葬、役夫相語曰、二十年間使吾濟息肩。今豈不効力。中納言源顯基、高明之孫也。深承恩眷。於是不欲復立朝、削髮隱大原。患疽喜曰、病至死、心不亂者、唯癰。卻醫藥而逝。先是藤原

後朱雀帝立、

長曆元年

嫄子、敦康親王之女也、

三年

寬德元年

後朱雀帝崩、帝時、外家之

公任致仕。行成卒。公任善詩歌、工絲竹、朗詠集行于世。行成善詩文、妙翰墨。時人稱艸聖。至政事鍊熟、乃二人齊名云。太弟敦良立。是爲後朱雀帝。賴通關白庶政如故。初帝在東宮、納道長女嬉子、生皇子親仁。又納道長外孫禎子內親王、生皇子尊仁。長曆元年立禎子爲中宮。尋改爲皇后。立女御嫄子爲中宮。先是關白賴通無女可納。而嫄子其妻妹也。養爲子、納之。皇子親仁爲儲貳。三年、中宮崩。納內大臣敎通女爲女御。長久四年、實資罷右大將、通房代之。賴通長子也。通房尋薨。寬德元年冬、帝視除目、見大人於屏風上。自是不豫。至春大漸。讓位皇太子、以尊仁爲新

權、漸根固、帝無其所爲、亦宜矣、

後冷泉帝立、萬壽二年八月生、長元五年入東宮、

永承元年

右大臣實資薨、

實資與道長近族、而不以私親廢大義、其剛正之德、

帝儲貳。以能信爲東宮大夫。帝崩。年三十七。在位九年。元曰長曆長久寬德。初帝在東宮、專好詩文。逮即位、志在政事。見庶官衣袖漸廣、不悅。密令資房咨右府實資。實資曰、誠如聖意。臣先受罪、以懲其餘。人必謂臣乃以老臣亦猶如是。帝從其謀、令實資停朝杜門數日。朝衣無敢踰制者。然帝性柔順、不能奪強宗之權。世以爲憾焉。太子立。是爲後冷泉帝。賴通關白庶政如故。權大納言賴宗兼右大將。賴宗道長第二子也。永承元年、右大臣實資薨。實資少好學。所著有小右記百餘卷。性最剛直、明達不惑邪說。初道長專權、擧朝阿附。實資屢發忠憤。天子倚賴焉。上東門院

信不虛、

實資行狀、實資幼名大學丸、參議齊敏子也、祖父實賴養爲子、其珍寶莊園咸歸焉、壽年九十、世稱後小野宮、實資初無子、養兄高遠子資高、弟懷平子資平爲子、後生二子、曰資頼、曰某、

入內道長乞一時名流作和歌屏風公任爲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實資獨拒之曰安有官列上達部而爲女御資裝者邪後一條帝有凶夢或勸講最勝經實資止之曰陛下唯正己修政邪不能犯也僧明尊自稱夢有關寺牛自稱迦葉佛往膜拜朝野翕然群詣道長亦詣實資獨不往道長嘗有邪崇實資往鬼忽憑人曰吾懼見此人病乃已嘗有人在省中暴死實資時爲侍中命出屍東陣當直士欲觀之盡聚實資俄命自西陣出迎尸者外接而去竟無一人見醜狀者性好土木承祖父家珍寶莊園咸歸而終歲修葺相繼斧斤之聲不絕殆與東大寺相比嘗落一

二年　帝幸石清水賀茂兩社、三年十一月、禁內火、安神鏡於松下曹司、四年、關院火、五年、冷泉院火、

天喜元年

三年、毀冷泉院、運其材造一條院、

四年

康平元年　二月、禁內火、延及大極殿中院朝集堂、○二年、一條院火、壺切劍

第怨失火唯攜一笛而出餘無所顧其曠達如此是歲女御章子內親王爲中宮二年教通爲右大臣頼宗爲內大臣皆頼通弟女御寛子爲皇后乃頼通女五年流大和守源頼親于土佐頼房于隱岐頼親嘗制興福寺僧徒不法僧徒大怒以來訴也寺藤原氏所建天喜元年帝患瘧徙頼通賀陽院第翌年春賀陽院火帝還宮又徙京極院則院又火遂徙頼通四條第四年七月彗星見東方陸奧酋長安倍頼時及子貞任反使鎮守府將軍源頼義討之後歷九年平之頼義請賞將士有功者朝議不決康平二年有盜屢行火皇宮帝徙頼通三條第三年頼通罷左大臣

焚、

頼通爲太政大臣、

五年、豐樂院火、

治曆元年

三年

勅頼通曰、前太政大臣、名辭臣、義如父母、

四年、教通爲關白、

使弟教通代之子頼宗爲右大臣師實爲內大臣師實頼通長男也於是父子兄弟皆居相位頼通二弟能信長家姪信家妹夫源師房四人既任大納言師房具平親王長子也知頼通妹醜故娶之頼通喜薦拔翌年頼通爲太政大臣罷教通左大將以師實兼之頼通辭太政大臣關白如故治曆元年師實爲右大臣源師房爲內大臣三年頼通請帝幸宇治山莊以頼通准三后賜年官爵如忠仁故事頼通捨莊爲寺曰平等院已而罷其關白特勅咨詢政事世稱宇治關白朝政無大小取決于此四年教通關白庶政頼通意欲讓職其子師實啓之上東門院院以道長

後冷泉帝崩、

我國東北獷俗、自古難馴、日本武尊、武桓武立威之後、荒遐久綏服、方帝之世、安倍賴時父子叛于陸奧、源頼義討而平之、朝廷無復東顧之患、然將門乘機、亦漸于此時、此王室陵替之樞機也、

夙志在教通遂命之帝崩于賀陽院在位二十三年元曰永承天喜康平治曆崩年四十四當帝時荒服叛亂幸雖得良將就殄滅武夫悍卒委質將家爲其臣僕者亦萌芽于此蓋非帝之失德招亂而列聖狃於苟安頽惰偸靡所致也然相家世權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至言天子者我家外孫除目者我家所掌也則天下治亂亦其家所掌也豈關帝王耶今記自冷泉至後冷泉九代百九年閒之事先述上下恬嬉之狀後録吏不奉法強黠招亂之蹟讀至此則天下治亂如與帝室相家不相關也所謂實事傳是而已讀者幸察焉

安和元年
三月。有狼。自春宮坊入中院。瀧口射殺之。

天祿元年
河內內前司重通家在西京。門前泥濘。施板通路。有老翁褰裳蹈板而過。重通尚以爲妨。翁顛仆地。臧人自後來扶起而去。老翁卽冷泉上皇也。

初安和元年。盜殺攝津介在原義行。因索捕近京山野群盜。二年。藤原師尹家人與藤原兼家家人鬬。遂攻兼家第。兼家壯士被髮提鉾刀拒之。互有殺傷。三月。左馬助源滿仲等。告中務少輔橘繁延等謀反。連坐者衆。天祿元年。冷泉院厩人與文範仕丁私鬬。撿非違使永保欲捕之。厩人毆傷永保。流血被面。三年。群盜掠紀伊守藤原棟和家。又施藥院判官犬養常行爲盜所射殺。帝嘗以平貞盛爲丹波守。子維衡從在國。貞盛適患惡瘡。召瘍醫於京師問之。醫曰。不得胎兒。瘡不愈。貞盛乃召維衡告以故。曰。令汝婦有孕。爲我殺之。維衡告之醫。醫乃諭貞盛以血胤不中用。

圓融帝卽位之翌日。有黄牛入外記廳。

天延元年
二年。近江吉兵主三上二社。自三月有鼓鉦聲。奉幣十六社。

貞盛更割孕婦。瘡果愈。貞盛賞以良馬衣糧。密謂維衡曰。此事泄露。無乃獲譴乎。汝爲我殺醫。維衡乃往告醫曰。父必使判官代送卿。卿往踰山。宜使彼騎馬。吾僞爲不知殺之。醫夜發。如其言。維衡遂射殺判官代。還。已而貞盛聞醫不死。詰維衡。曰。彼騎馬而發。故兒闇中射殺騎者耳。貞盛乃止。當時國司犯法妄殺。蓋如此。天延元年。盜火前越前守源滿仲家。煙燄甚熾。延及三百餘家。越後守宮道弘氏來救。爲賊所射殺。帝召武人警衛禁內。滿仲以勇武聞。而盜屢襲之。其凶猛如此。初嵯峨帝已後。皇族賜姓者百十餘家。其後朝廷稍衰。而桓武平氏。清和源氏。相繼爲將軍。

三年。大赦天下。大辟以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

貞元元年
宮城官舍佛寺多壞。壓死

滿仲貞盛爲之巨擘。子孫遂以武相抗云。二年五月。盜入大炊寮倉。六月。六衛府官人執弓箭詣陽明門。訴諸國司不給大粮米。設幄以待命。在京國司處斷之。衆乃往越前守藤原爲盛家。設幄於門。責之。爲盛具饌引之。纔供薄酒鹽魚。謂衆曰。僕初非有所吝惜。以負公等。僕嘗累歲求官不得。幸而得之。又不幸而遇大旱。國中野如赭。妻子糠豆不贍。所以負公等也。言訖大哭。衆愧謝。適盛暑。衆皆飢渴。恣意飲啖。頃刻皆病吐瀉狼藉。此後不復往國司家。十月。盜入施藥院。貞元元年三月。索東西京盜。五月。禁內火。課諸國造宮。六月。地震至九月不止。天元元年。海賊殺備前

其多。帝出南庭避之。爲御室。

天元元年
二年。備中言。都宇郡黄島村雨物。形味如飯。人民食之。

三年
七月。大風雨。折木發屋。美福門皇嘉門達智門羅城門及諸司諸

介橘時望。二年五月。下野言。前武藏介藤原千常與源肥等擁兵相鬬。千常秀鄉子也。平良文源宛皆嘗居東國。恃勇不相下。或謂良文曰。宛常侮公。屢有慢言。良文大怒詈之。宛聞之亦怒。遂剋日約戰。帥兵數百出陣於野。聯攜相射。良文遣使謂宛曰。單騎決戰足矣。何以衆爲。宛然之。進馬相射。二人皆巧避箭。箭不能中。良文呼曰。吾等非拙於射者。而令如此。是無優劣也。何必相仇。請輟戰結驩。宛曰。善。乃講和而還。良文子貞道。宛子渡邊綱。皆事源賴光。有勇名。三年九月。盜入弘徽殿曹司。竊器物。十一月。禁內火。四年正月。齋宮寮火。二月。采女廳司火。免與修宮役諸國

堂倒數日大洪水東西京民舍多漂流

五年

六月奉金銀幣神寶於大神宮奉幣帛走馬音樂於石清水賀茂松尾平野大原野北野春日稲荷社

永觀元年

是歳讃岐國進鬼怪一頭二身八足

令年租半五年二月織部司小屋火盜夜露及登弘徽殿捕獲之先是海賊群起調庸道梗至是益熾伊豫言獲賊魁能原兼信及黨與十五人是月京師多盜放火刼掠以檢非違使懈怠勅令修其職六月盜火式乾門竊雜器召宿直官人問狀以諸衛不勅出入猥濫令使廳伺察十一月禁内火帝遷堀河後院永觀元年二月捕京織私帶弓箭兵仗者八月盜鑿式部省壁竊省試詩下史生以下四人於獄十月盜入内膳司竊平野庭火釜藤原公任一日路遇縛僧者問之曰此弑其主者也公任曰何悖逆乃爾僧作色而去又遇縛一人者問之曰罪人逃入人家索之

二年

年穀不豐值三合厄奉幣伊勢已下十四社

寛和元年

有水鳥集宜秋門前櫻樹

已逸因縛此人耳公任憫之爲請而釋之僧遇赦得出恨公任不救欲殺之一夕伺公任賞月踰牆披之而去入山中投之積薪上方放火乍有人發矢僧驚逃去其人來滅火救公任即前日囚人也公任乃得還家二年五月制非職帶兵者罪當杖華山帝即位初親任藤原義懐藤原惟成二人傾心輔政紀綱大振時太宰府有私帶兵者帝即位僅十日府中無敢帶者寛和元年衛府官人追捕海賊賜物賞美先是左兵衛藤原齊明傷播磨介藤原季孝彈正少弼大江匡衡逃亡下符諸國索捕至是播磨掾惟文王誅齊明於近江九月盜入齊王野宮竊侍女衣二年夏

三年

二月有虹見太政官廳内以延暦寺請禁大津以北叡川鄕以南漁獵是歳遠近男女無故爲僧尼者衆帝聞之心益動

永延元年

定新制十三條又定五條是年六月決神泉苑池瀦民田

藤原保昌爲人膽智勇決膂力過人精達武藝與

先是右大臣兼家惡義懐惟成秉柄子道兼勸帝避位是月帝遂去位薙髮二人亦皆爲僧紀綱復弛矣一條帝永延元年申禁私帶兵伏盜入主税寮文殿九月伊勢神人奉鉾神木詣陽明門訴國司清邦冬兵庫火二年六月諸陣戒嚴索盜藤原保輔捕獲下獄保輔右馬權頭致忠子丹後守保昌弟也凶猾無行爲阱於家屢誘殺商人掠物人頗知之而不敢詰適有盜掠故三位國章家時人疑爲保輔檢非違使捕其從者鞫問從者款服保輔已逃亡聞其匿中納言顯光家往索已去命致忠限三日捕之衛府官人警衛禁内京師駭擾致忠索之不獲乃囚之左衛門

源頼信等齊名兼善和歌爲左馬頭歴任丹後大和攝津守至四位嘗赴任丹後路經與謝山有一老者騎馬叢立而倚樹下從者欲叱而下之保昌戒之曰視彼凜然挾弩所謂一人當千者殆非庸人既而遇平致經率衆而至見保昌曰公向見老翁乎是吾父也田舍翁疎禮恐有

弓場保輔入花園寺薙髮走大將隨身忠延家忠延給而捕之保輔竊剟刺腹不殊乃下獄死致忠坐免官時有大盜袴垂者尤爲凶悍嘗見保昌夜行欲刼之奪衣提刀追尾保昌吹笛不顧袴垂意畏其勇欲發且止保昌乍停笛回顧袴垂不覺首服保昌曰我嘗聞汝名汝亦一壯夫從吾來復吹笛徐行還家取絮衣與之曰乏則復來愼勿作刼袴垂嘗被捕遭赦而出身無寸縷乃往郊外佯死路人環觀乎負道適來過見衆問故橫弓瞋目而去衆笑之已而衆散去有一武夫駐馬戲以弓撞袴垂突起摶而墮馬奪刀殺之悉褫衣服奪弓箭跨馬馳去群盜往往來從每

失歟保昌願從者曰向從汝等言則悔何及

遇路人掠奪衣服弓馬擁袴乗而去聞者始服貞道之智時群盜横行都下者累歳都人莫不畏避前筑後守源忠理嘗夜宿人家聞牆外有竊語者乃忠理家奴引群盜謀以明夜掠忠理財也忠理明日還家紿奴令他往潛運資財託人令妻子避去奴夜導群盜家無一物盜大怒縛奴而去平維時家士坂上晴澄在京師嘗夜行忽聞騶呵以爲貴公子下馬俯伏衆直來圍仰視乃群盜也皆擐甲注箭晴澄不敢動盜遂奪衣馬而去阿蘇史某夜還自禁中度有劫徒上車脱衣藏之席下裸體而坐比過美福門群盜要之從者駭散盜掲車簾見史赤體怪之史曰向過大

永祚元年

賀茂社大木自儛中有物如星無數兩飛○八月三日並見合而爲一諸國大風宮城殿門社寺多壞洪水海溢漂沒田宅人畜死傷

正暦元年

宮遭如公者衣服已付之矣盜笑而去當時凶黨衆多無所畏憚率此類也永祚元年尾張百姓訴守藤原元命虐政內藏寮權曹司火七月勅捕藤原眞正等以殺三國雅憲也十一月大原野祭左兵衛少尉出雲滋之三善孝道爭杯酒相鬪左衛門少尉上毛野忠時救之二人從者射殺之撿非違使藤原惟風遣者督長撿察亦被射傷遂不得行祭而止以僧餘慶爲延暦寺座主衆徒服前座主尋禪不受拒勅破裂宣命勅賜尋禪封百戸不問衆徒罪正暦元年藤原道隆爲攝政弟道兼觖望源頼信仕道兼欲刺道隆兄頼光以拒之止是歳以式部丞源爲憲爲遠江

二年

五年

六月京師以訛言公卿至庶人閉門不出道路行絶○是歳正月疾疫起於鎭西漸滿天下自夏至秋轄殲僵死盈路

守其國民戸凋弊爲憲撫愛有方田疇墾闢倍蓰舊籍二年宮内大膳屬秦有時爲人所殺勘解由長官藤原有國坐嫌疑除名三年十一月盜入齋院阿波追討使源忠良以海賊首十六級降賊二十餘人還京師十二月梟賊首於東獄門奪阿波守藤原嘉時官以忠良代之以嘉時爲賊所侵掠也五年二月盜火後涼殿盜火弘徽殿飛香舍三月奉幣十七社祈獲行火賊令源滿政平維時源頼親源頼信索盜頼信兄頼光一日過頼信家見厩繋一人問之曰鬼同丸者也頼光曰縛鬼何太緩也頼信乃繋以鐵索鬼同丸怨怒夜斷鐵索伺頼光頼光適醉臥頼信家乃

滿政稱八島大夫有武略與滿仲齊名歷兵部丞治部少輔伊豫武藏等守爲檢非違使至鎭守府將軍

長徳元年

二年

潛上仰塵將下撃頼光覺之呼從士警衛曰明日吾當詣鞍馬鬼同丸聞之去至市原殺野牛刳其腹匿身以待明日頼光至見牛群遊命從士爲牛追物之戲渡邊綱射中死牛牛忽起立鬼同丸揮刀跳出直逼頼光頼光迎撃斬之滿政滿仲弟維時貞盛孫頼親亦頼光弟也頼信與藤原保昌平維衡平致頼齊勇名而頼信子孫有頼義義家維衡之後有正盛忠盛它人莫能及也奉幣伊勢以下諸社祈獲盜長徳元年鴨院火夏右近衛府廳東西倉火冬盜殺右衛門尉忠致於攝津二年四月貶內大臣藤原伊周爲太宰權帥與華山法皇有隙欲發矢怖之以誤中御

三年　六月、高麗獻書、廷議不報、嚴警邊備、十月、高麗人劫掠太宰府邊海、獲賊三十餘人、
四年　太宰府言、對馬島人捕高麗人、○是歲、天下患赤斑瘡、夏秋之交、殊甚、京師男女多死、

衣也八月。盜殺前齋宮寮頭爲正三年盜掠備前守致遠第盜掠上總權介李雅第盜二十餘人掠中納言惟仲第盜入右少辨曹司四年。盜入宣耀殿是歲陸奧守藤原實方卒於任平維茂在陸奧與豪族澤胯師種爭田嘗訴之實方師種秀鄉孫。維茂貞盛養子皆驍武實方不能決及卒二家益相惡遂集兵剋日會鬪維茂得三千人師種以衆寡不敵避之常陸維茂兵稍散去師種乘夜襲維茂維茂家臨大池鬧水鳥驚噪曰必澤胯也帥二十餘人出拒師種縱火維茂不能支被髮著婦人衣冒煙逸去匿叢葦中家士皆戰死師種驗視焚尸以爲維茂死乃還維茂兵

貞盛初多養姪又從姪爲子、維茂年最少、行居十五、人稱其勇悍、推爲餘五將軍、後爲出羽介、拜鎮守府將軍、卒年八十、維茂舊持

百餘在外者聞變來聚皆哭維茂呼曰。吾在斯衆驚喜維茂乃欲追擊衆以兵寡止之曰吾之不死天也但當一戰雪恥彼雖衆既疲不足畏耳遂追師種途過妻兄大君。大君曰卿戰甚壯。顧彼亦勇將卿提其首來否師種曰彼闔家焚死何以其首爲師種笑而去大君使人追贈酒餞謂家人曰必有追兵俄而有衆馳過遣使告曰維茂戰敗遁逃大君哭家人問狀。曰騎百餘皆健馬一人戴笠著行縢蓋主將也馬最大而神駿。大君曰此名馬大葦毛也將勇馬駿孰能當者澤胯死矣師種既去駐軍山麓適得大君酒餞脫甲酣飲須臾維茂追及從山上馳擊師種驚愕維

佛教、熟習法華、兼從僧源信聞法、子繁貞繁兼繁成繁職、

國守暴貪、

茂射殺之進襲其家悉殺其衆擒師種妻送之大君而還維茂遂以勇聞時武人驁橫往往殺人而無所畏源賴信嘗飲於賴光家顧平貞道曰駿河人某無禮於我卿爲我殺之貞道驚以爲彼欲殺人乃顯言於衆粗妄甚矣已而遇其人於途駐馬談語其人曰聞子爲賴信圖我有諸貞道曰彼特妄人耳其人喜曰吾無憂矣且子縱欲殺我我無備乎。乃去貞道惡其傲旋轉射殺之賴信賞以鞍馬日向守某任終待新司令一書生改竄簿書書生知其欺新司。大懼將逃去某令壯士晝夜監護不得間二旬而簿書成某賞以絹四匹命家士擁而去書生驚怖知不免。乃曰

長保元年　陸奧交易馬、○八月、太宰府言、擊高麗賊、却之、二年、興福寺僧擾添下郡、勅因當禁僧濫行、
三年
四年

死不敢辭願得過家見母乃過老母妻子皆悲慟。家士遂以書生入林中射殺之。聞者歎曰。前司殘虐何異盜賊右衛門尉某父有惡疾。某厭之從伊豫還京師遂擠父於海。聞者惡之某尋設盂蘭盆會僧道命賦和歌誚之長保元年六月。禁內火課諸國造宮。冬先是散位平致賴與前下野守平維衡搆兵戰死者甚衆召而推問之左右衛門府弓場藤原致忠殺前相模守橘輔政子及家人於美濃輔政訴之遣檢非違使藤原忠親等勘問是日流致賴於隱岐徙維衡於淡路流致忠於佐渡三年十一月。禁內火帝徙一條院翌年造宮制度務從儉朴四年十月右兵衛

八月、夜半星流、速且又一夜星流、以天變大赦天下。左遷解官者復本官。○東大寺大佛像及鐘沾濕如出水、

寬弘二年　東大寺駱狐相門、大佛殿晝昏佛像汗出、以怪異停重陽節。○自夏至冬、天變數見、社寺多怪異、

府火。五年二月、下總守義行言、平佐良火府館、掠官物。寬弘元年二月、住吉神人五十餘人詣闕訴、爲攝津守藤原說孝所毆傷。三月、宇佐宮命婦神人五百餘人、守闕訴太宰權帥平惟仲、封閉神宮。閏九月、廷議宇佐大宮司邦利殺門司別當兼方之罪。十二月、奪惟仲官、以藤原高遠爲太宰大貳。二年二月、大歌所大藏省西倉火。盜殺大藏大輔平孝信。八月、肥後守爲隆爲家人所殺。十一月、禁內火、神鏡再罹災。帝遷東三條第、尋遷一條院。翌年造宮。十二月、流長岑忠義於佐渡、以黨平惟仲也。三年四月、淡路國司請以高安爲正爲押領使、備盜賊。許之。五月、藏人藤原

四年　六月、流星北行。○流星向曙不已。○有大流星、以星變大赦天下。

定佐坐傷右少辨藤原廣業、除籍。六月、左衛門尉文行、帶刀正輔等、會於法住寺、論門地忿詬。正輔擲杯中文行。文行將挺佩刀、爲一壯士所抱持。正輔族人欲擒之。文行脫身下堂。從者注箭來救。正輔族人不肯進。撿非違使別當因文行。文行既出、嘆曰、坂東壯士必不辱人。至此、吾不欲居京師。遂走東國。九月、盜入鴨院。十月、冷泉院火。是歲、大和守源賴親糺興福寺僧不法、僧徒二千餘人入京訴之。左大臣道長慰諭遣還。四年、筑前人大藏滿高射殺大隅守菅野重忠於太宰府。滿高、太宰大監種材子也。六年八月、以筑後守菅野久信訴、奪太宰大貳藤原高遠官。十月、

賜老人穀、

七年　七月、大雨洪水、祈晴丹生貴布禰、

長和二年　三月、京師大寒、

三年　八月、省試大風壞廬舍、十二月熒惑犯三公、

一條院火、延喜天曆御記、累朝寶器多焚。帝徙道長枇杷第。七年七月、盜掠明法助教清原善澄家。善澄匿於林下。盜奪物而去。善澄呼曰、吾識汝面。明日告縛汝。盜乃還殺之而逃。冬、一條院成。帝還宮。三條帝長和二年正月、東三條院火。二月、盜三十許人入故內大臣藤原伊周第、掠物。使撿非違使索捕之。十一月、采女町火、延及內膳司。十二月、中宮侍藤原惟憲殺小進藤原惟信。道長捕惟憲、繫之廄。三年二月、禁內火。三月、內藏寮掃部寮火、累代寶器藥物多亡。帝復徙枇杷第、定造宮諸司、課諸國守督作、以明年三月爲期。是歲、帝將幸春日社。右中辨藤原定賴爲行

四年　自三月至六月、天下大疫、死者盈道、建疫神祠於紙屋川爲修祭、

五年　冬、卜鹿入宮中。○播磨獻白雉、

寬仁元年

事。會定賴從者與敦明親王奴鬪爭。定賴怒、令從者毆之幾死。親王訴之帝。帝震怒、勅藏人藤原永信下宣收定賴從者及用事者。中務丞源光成、進士橘爲通、道長奏曰、捕諸司官人、於事不細。永信當傳勅於臣、而今直下其宣。請先論永信罪。於是帝暫停宣收定賴從者、停其行事。四年八月、勅令月以後諸衛官人闕怠直衛三日以上、嚴加督察、解其見任。九月、盜入西殿。十一月、禁內火。帝復徙枇杷第、尋課諸國造宮。五年三月、令外衛舍人帶弓箭警衛陣中。九月、盜入穀倉院。十月、論諸衛官人闕直者、停釐務。後一條帝寬仁元年正月、盜入禁中、瀧口內舍人藤原長輔

六月。震興福寺塔東金堂。
是七月。鴨河溢。漂流京中。
溺死者[illegible]
[illegible]人。
二年
有狼死陵前。
賊[illegible]下[illegible]
鏡鳴[illegible]
大清[illegible]
暴雨震[illegible]
門藏[illegible]
截首大賊。

等射中之捕下獄。二月。盜殺瀧口大藏忠親。七月。盜入齋院。先是。盜入前攝政道長第。掠沙金一千二百餘兩。播磨捕盜送之。三年三月。盜行火。凝華舍撲滅之。穀倉院火。盜火常陸介惟通宅。燒殺其女子。四月。盜露刄。刼主殿司。女於後涼殿。奪其衣。盜火襲芳舍及藍園。撲滅之時。盜賊日熾。道長憂之。而不能禁也。敕立賞格購索捕之。辨源某赴藥師寺最勝會事畢而還。從者擔櫃前行。至奈良阪下。為盜所逐。左右請捕之。某曰。吾非滿仲貞盛之孫。失一櫃。不足為恥。與盜鬪而被創。恥也。乃令左右詐呼曰。吾奉詔行佛事者也。汝獨不畏天子之使耶。何為掠吾櫃。盜聞之皆

刀伊賊侵筑紫。
四月。勅太宰
府守[illegible]要害。
禱神社佛寺。

逃走。盜魁方跨馬指麾。乍墜崖下。傷腰不能行。左右縛之。而至某。謂盜曰。吾不忍送汝撿非違使。汝自今毀折弓箭。勿復為惡。乃棄之而還。右兵衛佐經輔。牛童衣服華靡。撿非違使令看督長捕之。右衛門尉為親從者奪之。乃捕從者。五月。中務省監物局火。六月。丹波氷上郡民相率詣陽明門。訴國守不法。二十四事。丹波守藤原賴任。差吏卒捕之。命撿非違使逮其魁首十餘人。八月。有人私鬪。露刄入禁中。太皇太后宮大進源賴國。佐渡守有孝。捕獲之。賴國。賴光子也。是歲。刀伊寇對馬壹岐二島。攻殺壹岐守藤原理忠。進入筑前怡土郡。太宰權帥隆家命郡人文室忠光

廷議命北陸
山陰山陽南
海四道警備。

九月。[illegible]歸[illegible]
還刀伊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百餘人。

等拒之。頗有殺獲。賊又至那珂郡。隆家再遣前少監大藏種材。藤原明範等拒之。賊船奄至。欲燒警固所。府兵奮戰。賊衆多中矢。退于能古島。數日。賊抵志摩郡。船越津。隆家豫遣權撿非違使財部弘延邀擊。賊逃去。隆家乃遣少貳平致行。種材等數將。發船三十餘艘追擊。賊抵肥前松浦。前介源知擊走之。致行等船泊博多津。隆家聞諸將逗撓。遣少貳源道濟督趣之。將士皆謂賊船頗多。請益戰艦。一時齊發。種材獨奮曰。若待造船而發。賊徒既逃。我忝功臣後。犬馬之齒過七旬。雖非一夫之用。願單身當賊。隕命王事。道濟壯之。同其議。勒兵解纜。既而賊徒遠去。事乃止。隆

是月。[illegible]諸國
修[illegible]門及
諸門址。
治安元年
二年
守佐宮[illegible]
朝五日。
萬壽元年
九月。有白雲
如布。二道自
西南亘東北。
三年
京師井生蟲。

家上諸將士功。朝廷進隆家爵。以種材為壹岐守。種材者。對馬守春實孫也。隆家。伊周弟。以敦康親王故。憤歎欲請外任。會帥闕。奏請得之。有治蹟。是春。西海有警。驛奏請敕符。敕符未至而有此寇。至是。隆家捷報至。朝議以其私發。不宜加賞。大納言實資引寬平中對馬守防新羅寇得賞例曰。有功不賞。何以勵後。齊信亦同其議。乃與賞。治安元年四月。高松殿火。三年二月。盜火麗景殿。撲滅之。萬壽元年三月。京師有盜。為人所逐。入散位顯長母家。執母為質。撿非違使捕而梟之。十一月。勢多橋火。二年七月。大炊寮[illegible]火。三年四月。伊勢在廳及百姓。訴國守耕政。令左中辨

如蛭、飲者恩體、

四年
五月、京師風雨洪水、是倉曽標照賞聚院觀德堂、

長元元年
三月、有氣四塞、如雲霞、訛言、海潮溢、

經賴問之。四年正月撿非違使捕罪人、內大臣隨身安武等奪之下。令搜捕。捕罪人下獄。二月右近衛府圖書寮火、累代寶器罹災。是月盜數劫路人。又入禁中、褫奪女官衣服。七月藤原道雅遊帶刀長高階順業家、擠漪大獲而還。順業令家人追截道雅鞭索、以辱之。觀者如堵。十一月盜入勸學院。長元元年五月。糾察非武官帶弓箭往來街路者。十月金峰山僧百餘詣陽明門、訴大和守藤原保昌苛政。京師火、延燒五百餘家。十一月京師火。夜盜劫女子於殿上、奪衣。瀧口藤原忠道射殺之。是歲前上總介平忠常作亂。

事聞、小忠中原成道、

下總、攻殺安房守。遣撿非違使平直方等發兵討之。

金峯山僧百餘人、詣陽明門、訴大和守藤原保昌苛政、

三年
伐清捻月、伐撲常平忠常、家僮在京師者、

二年二月盜入禁中曹司、取女子衣物。三年正月盜殺女子於豐樂院壇上。十月流伊賀守源光清於伊豆。以殺伊勢神民也。是歲安房守藤原光業畏忠常弃印鑑奔還。以平正輔代之。秋召還直方、勅甲斐守源賴信率坂東諸國兵、討忠常。賴信襲執之、撫降餘衆。四年正月先是大藏滿高以怨殺大隅守菅野重

三年
伊賀守源光清坐殺伊勢神民、流于伊豆、

四年
八月、改流相逢於伊豆、遂坐致源經賴於伊勢、奉幣帛、進補宜爵一級、以謝相

忠亡命、變姓名、稱良國王、用式部卿敦平親王薦、叙四位。至是事覺、遣外記至親王家、質問毀其位記。三月停親王釐務、勅捕滿高。是日命法官論安房守平正輔、前右衛門尉平致經私鬪罪。致經、致賴子、勇敢善射、箭尤長大。世呼曰大箭左衛門尉。致賴嘗以私

通事。○杵築社無故而倒、

五年
出雲守橘俊孝坐遣爲杵築社神託、授人官位、流于佐渡、

鬪、配流。致經亦犯法。父子恃勇好鬪如此。四月賀茂祭。有人飛礫中齋王輿。令撿非違使索捕。八月以齋宮頭藤原相通妻作大神宮寶殿於私室、誑惑庶民、流相通於佐渡、妻於隱岐。五年六月盜殺安藝守紀宣明、傷其妻。八月因前武藏守平致方、以其子傷人也。九月以出雲守橘俊孝造爲杵築社神託、授人官位、流之佐渡。十二月九條御廐火。六年正月盜入禁中、竊衣物。以盜入禁中、奪左衛門官人闕宮直者職。八月以豐後守藤原棟隆訴因權守藤原有道、十二月藏人藤原經衡坐凌辱左近衛少將藤原資房、除籍。七年十月刑部少輔藤原經平坐與侍從良貞私

七年

刑部少輔藤原經平坐與侍從良貞私門、除籍、

九年
四月、復俊家職、

長曆元年

鬪、除籍。是歲自正月至七月霖雨。八月大風洪水。八年七月前壹岐守藤原行範以私怨收縛式部少輔大江公資。因囚行範。十二月遣右少史高橋文謙問但馬守源則理射石清水神民。九年正月賊入頭左近衛中將藤原俊家邸、使人毆藏人頭藤原經常、除籍。後朱雀帝長曆元年五月以安樂寺訴、遣右衛門權佐藤原隆佐於太宰府推問權帥藤原實成。流但馬守源則理於土佐。二年五月藤原實成除名。三年春以園城寺僧正明尊爲叡山座主。僧徒以其非慈覺徒、不受。群聚强訴、迫關白賴通第、打破其門。令撿非違使驅退之、執首惡下獄。三月僧徒放火高陽

二年

三年
流伊勢祭主大中臣佐國于伊豆、

長久元年　六月、京師多疾疫、死者比之、不止、七月、颶、八省院諸堂倒、是日、外宮正殿寶殿悉倒、帝將有事伊勢之志、未果、遇此災、憂懼甚、○九月大地震、其明京極院火、神鏡罹災、收其燼餘、

院捕獲之。六月禁内火。帝徙京極院。長久元年四月。盜殺前肥後守藤原定任。勅閉關搜索。下符諸國購之。五月京師盜賊執弓箭往來。連夜行火。又有群偸。殺掠行人。設賞捕之。盜入宮中。竊御衣。秋大風。八省堂倒。皇居京極院火。十月徙藤原敎道二條第。宇佐神人犯蹕上訴。十一月左兵衛定長坐凌辱藏人與藥助信房削籍。十二月幸平野及還宮。和泉民闘諍於路。左近衛陣火。瀧口清原定清撲滅之。三年正月圖書寮火。十月盜殺左近衛少將源定季。十二月禁内火。帝避太政官廳。已而徙一條院。四年十二月。一條院火。帝徙東三條院。寛德二年八月。但馬守源章任奪宋人張守隆貨物。初章任以爲後一條帝傅母子。得但馬守。性極貪。專務貨殖。莊園宅地徧天下矣。至是廷議罪狀。置守隆等於但馬。十月以太宰府管國訴。遣右衛門權佐藤原實綱。推問權帥藤原重尹罪狀。

寛德元年、夏、京師有訛言、閭門不出、

永承元年　二月大熊社像破裂、三年興福寺成、先是元年焚、

四年　阿蘇社火、

五年　以天地多變妖怪數見、齊親作文、祭泰山府君、

後冷泉帝永承元年二月。奪藤原重尹官。皇居太政官朝所火。二年十二月。流筑前人清原守武於佐渡。以私往宋也。三年十二月。禁内火。帝徙京極。四年六月。皇后皇太弟所居閑院火。九月奉幣賀茂。謝神主成貞前年遭害。社中。五年春。流大和守源賴親于土佐。賴房于隱岐。先是賴親訴興福寺僧徒。不決。僧徒怒攻其館。賴親父子防戰。多殺傷。僧徒來訴。故

日本外史前記卷三　下　二十三

六年、有鹿入禁中、○二月作大極殿、校長…

天喜二年

有此命。七月冷泉院火。撲滅之。是歲參議源經成兼檢非違使別當。爲人剛直。嫉惡。嘗捕盜魁濱人丸。殺之。後詣石清水。祝請問功勞。爲告辭。經成曰。我決殺強盜百人。祝曰。神誓禁殺。經成曰。神誓我固識之。而誓末曰。爲國除惡。非此限。奈何。祝不能答。上東門院慶東北院。且赦。經成命吏取獄中海賊三人。斷其手足。時人聞之曰。朝廷赦之。乃所以殺之也。此後呼經成曰荒別當。時朝廷不行死刑。惟檢非違使或以意殺戮。而朝廷不問也。七年三月。藏人玄蕃助藤原隆成坐傷藏人右衛門尉藤原定俊。削籍。天喜二年正月。皇居賀陽院火。十二月。皇居京極院火。帝徙賴通

三年　法成寺災、

四年　五年有鹿、上修明門陣座棟、

康平元年

二年　法成寺燒、

三年　興福寺火、○宋商林表俊至、致貨、准依時宜置、四年、八幡宮神殿社倒、

四條第。三年三月。左近衛少將藤原忠俊雜色。入禁中。挺刃逼御座。藏人源齊賴捕獲之。以功爲檢非違使。夏毀冷泉院。移造一條院。四年八月。陸奧酋長安倍賴時作亂。鎭守將軍源賴義討之。至翌年。賴義斬賴時。賴時子貞任勢仍張。康平元年二月。禁内火。延及大極殿中院朝集堂。是後京師數火。二年正月。一條院火。帝徙賴通三條第。是歲盜累行火皇居。三年六月。河内言盜發推古帝陵。八月。伊勢守藤原義孝坐燒大神宮御厨。流土佐。五年九月。鎭守府將軍源賴義平陸奧賊。六年三月。豐樂院火。是月興福寺僧靜憲發成務帝陵。盜寶物。五月遣使檢之。十月流靜

日本外史前記卷三　下　二十四

七年朝議置藤與降虜安倍宗任正任貞任家任等家屬于伊豫

憲於伊豆其黨十六人於諸國十二月修成務帝陵還藏寶物廢朝三日七年九月前下野守源頼資坐與上野介橘惟行私鬪燒宅殺人流佐渡源義家士在美渡不禮源國房國房怒斫其弓義家未之知也一日父頼義脩佛事義家在坐從者耳語告其事義家怒形於色遽起還家頼義令左右伺之報曰擐甲取鞍被馬頼義曰果然吾向見其眉毛植立乃令告之曰佛事僅一二日汝待其畢然後逞意因鎖其門義家破鎖而出帥兩騎馳去家士稍稍追及比至美濃得二十五騎遂火國房家國房不敢拒紅衣臂鷹馳入山中從騎望見欲窮追義家曰吾洩吾忿足

治暦四年

矣乃還朝廷不問蓋以其父子有武功也治暦四年十二月皇居二條第火累代内印多亡

外戚顓政

門望無比

王權之移於武門始於平氏成於源氏而基之者藤原氏也藤原氏之擅政所由來也久矣鎌足助天智除巨憝致太平至其子不比等歷事四朝文武聖武二帝並納其女而孝謙帝爲其外孫女後光仁桓武仁明三帝以外皆無非藤原氏之出者也良房納己女於文德生清和帝外戚顓政王權下移承平之亂實胚胎于此蓋文德欲立長子惟喬憚良房立清和遂以良房攝行天下之事其子基經尋爲攝政廢陽成立光孝門望無比基經子忠平攝政於朱雀之朝

多方詭計

專制極榮

與其二子實頼師輔並列三公驕傲甚天慶之亂兆于此冷泉弟爲平爲村上之所鍾愛欲立之爲冷泉儲貳而實頼以其婚源氏忌之遂立守平是爲圓融帝於是有安和之變師輔三子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道隆道兼道長皆兄弟爭權營私親親之道女子之情蕩然掃地而伊尹女生花山兼家女生一條兼家欲令花山讓位令其子道兼多方詭計說佛經勸去位其誘君於不義陷父於不忠而欣然爲得計亦甚矣而當時無咎之者後一條而下三帝皆道長女所生道長一門三后專制極榮二子頼通教通相繼執政頼通生師實師實生忠實忠實二子忠通頼

保元禍源

貴門閥遵格例

長頼長與兄忠通不相能其父忠實愛頼長疏忠通遂奪其職授之頼長保元之禍源于此忠通二子基實基房兼實基實生基通基房生師家兼實生良經皆執政於源平之際而獨兼實論議可觀他皆位而已源頼朝奏請大江廣元爲廳使衞尉兼實以爲非儒家進仕之例却之此時何時而尚貴門閥遵格例驅才俊資梟雄不自覺其非豈得曰賢乎天慶之亂亦因藤原忠平拒平將門廳使吁相家滯天下豪傑也久矣非實始于兼實也兼實以後藤氏五派更爲攝關而其進退不復關天下之事蓋藤原氏得志以來男握朝柄女配宸極援引親黨分據要途諸臣概

私門經營、

皆輕躁奔走俛首謂那忤相家禍且不測而其所爲大抵經營私門務逞利心如邦家休戚社稷存亡安然環視莫敢之恤卒致王室陵遲諸藤亦從而凋瘁徒存空名可不慨乎。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三下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四

近藤缾城　著
賴復
岡千仞　閱

復政記第四

唐裴度語其君治方鎮之道曰處置得當以服其心而已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之心不然聞其崩殂何不相慶幸而歎嗟乎

帝紬繹政理尊尚節儉史稱其職民安其業皆有漢室之風可謂中興良主也蹤近江朝廷矣

後冷泉以來政歸外戚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者一百八年矣後三條一旦以剛健明誠之資得位則未及至秋獲收其權復其政是烏知非宗廟之靈特來降之以匡復國家之衰運也哉不然何得如此之速也帝十歲爲皇太弟三十五卽位在位五年而崩藤原賴通歎以爲我邦之不幸信矣帝初在儲宮傍觀朝政二十餘年其切齒扼腕者何限而自誓欲云云之志拜斗者幾百度嗚呼是其心足以質天地而信宗廟蓋不以天位爲樂而以億兆爲憂是故一旦卽位痛自節儉勤勞機務不敢逸豫而行之以其剛與明以令天下雖藤原氏之盤踞偃強歷世難制者畏懼自戢俯就我馭者由帝之誠正令然也唯然是以其所使唯其才不以愛憎爲取捨不敢私便於己利於天下而已帝察於民事非歷世帝王所及如其親定斗量制亦其一端也因是論之帝之政皆出於天下之正而已不與焉猶斗量之不容私也夫奪大臣之權收新置莊園置記錄所親覈其是非皆不便於

傳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帝之謂也

帝長元七年七月十八日生于森宮亮源行任第九年爲親王○卽位實應始于此

彼者而彼莫敢齟齬何哉是天下之正也非帝之私也唐裴度語其君治方鎮之道曰處置得當以服其心而已今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之心不然聞其崩殂何不相慶幸而歎嗟如此藤原氏自其父祖不肯恤國家而營己之私至此乃知其非爾雖藤原氏之營私唯帝也無私故足以禁其私也如白河非不剛健唯以其剛健以濟其私爾故收復其權政由己出則被天下者皆其毒也適所以收天下之怨也白河欲縱己之欲背父皇遺詔舍其二弟而立己子喪其后而不能視朝則併其剛與健失之矣夫後三條之欲禪位而聞政者猶言己看護之此爲天下慮爾白河在院執政則縱己之欲爾故聽政愈久而紀綱愈亂遂釀成保元之禍白河之久與後三條反亦我邦之不幸也降及元弘有後醍醐帝出其剛與明可以遠續延久之遺緒而復急於其私樂猶白河之縱於私欲爾不能以天下之正以撥天下之亂是亦我邦之不幸也噫後世人主以後三條之心爲心則於復政何有焉

治暦四年四月後三條天皇卽位於太政官廳諱尊仁後朱雀帝第二子母陽明門院禎子時年三十五關白教通右大臣師實內大臣師房並左右大將如故初帝生七年入宮謁後朱雀進退有度觀者異焉

帝即位、以外祖父贈能信太政大臣。帝曰、朕微此人、不得有此位。凡於教通、則稱曰大夫殿而不名。

後朱雀殊愛之。及病大漸、欲立爲後冷泉儲貳。召關白賴通、囑以託後冷泉及帝。其言爲後冷泉發[illegible]。賴通一意奉詔、言不及帝。則佯爲不聽、唯拜伏而已。蓋賴通以其非藤原氏出、不欲立也。賴通退。能信近御床。奏曰、陛下欲以第二宮付何僧。後朱雀曰、朕將置之東宮。何謂付之僧也。能信曰、苟然、早決之。不可過今日。過今日、恐有他故。後朱雀悟之。即日立爲皇太弟。帝納能信養女茂子、生白河帝。初尚方有壺切劍、例傳東宮。賴通不肯上。曰、雖爲太子、自非藤原氏出、不可得也。帝聞之曰、吾何用此一劍爲。及即位後、教通上之。其在東宮也、中外爲帝孤立無援、危之。會有罪

應仁帝玉冠

人、匿宮側。檢非違使源經成等逮捕。恐逸入宮中、合圍。及宮、宮人驚擾。帝徐起、更衣復座、自若。既而事定。人疑儲位有變。有相者曰、太弟龍質、誰得動搖。僧成尊嘗問殿下拜北斗乎。曰、每月一拜。非敢祈踐祚也。而有時或念即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萌於不忠。因每拜悔過。成尊感泣。帝爲人尤魁偉。御府嘗藏應仁帝玉冠。歷世天子每即位必冠之。而其制不適。唯帝冠之適焉。云在儲位二十餘年、見外戚擅權、心甚不平。又數緣事怨賴通。而含忍不發。及即位、痛抑其權。先是、藤原氏競治第宅。賴通造高陽院、壯甚。教通興二條第、更美。賴通曰、大營私宅、充塞街衢、無乃踰制乎。

托病辭關白

民得恒產

宣旨升

師實曰、我族所爲、誰敢容議。其驕奢如此。自帝踐祚、皆畏憚自戢。賴通辭關白、託病屏居宇治、不與政事。教通雖爲關白、備位而已。當是時、權貴多占莊園、爲民害。帝即位之初、首勅、寬德二年以後新所置莊園、一切罷。雖在以前、契券不明、及有蠹蝕者、停止。於是民得恒產矣。帝又患聽訟之不審、置記錄所於太政官朝所、親聽斷民間訟訴。結獄平允。民大悅。帝又欲審量制、令藏人頭藤原資仲督作之。帝自抽簾竹、截爲之準。及成、使小舍人量殿庭沙試之。然後資仲取穀倉院米量之。後世遵用、謂之宣旨升。又造方[illegible]容一斛。以石爲鍾、衡其輕重。器傳在穀倉院云。帝自

未及秋、獲紀綱大張。

儉約之令

延久元年三月、詣石清水廟。在途、東輿損壞。其翌還宮、乘輿又壞。○四月、鑄內印。信長善相。未達時、偶窺掖庭井、自鑑其

臨朝、未及秋、獲群庶既得所、紀綱大張。後冷泉帝之末年、風俗華侈、雖下吏車飾之以金。帝欲革其弊。幸石清水大廟、乘輿鹵簿、務從省約。所過、都人士女觀者、見車有金飾者、爲駐輦、剔去其飾。雖貴族不假貸。幸賀茂、絕無金飾車。帝專尚儉素。御扇用檜枸藍紙。至炙青魚頭塗胡椒、以充御膳。即位初、首造大極殿。帝以鑾輦朝政、不可無正殿也。延久元年四月、立皇子貞仁爲皇太子。師實爲傅。尋以馨子內親王爲中宮。八月、關白教通罷左大臣。師實爲左大臣、師房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信長爲內大臣。信長、教通子。師實、具平親王子。帝最重師實。敍從一位、聽輦車入宮

面、覺有公相、喜而照鏡、無復前相、頗非如初、歎曰、設近升遷吾拜相猶遠、爾後果爲太政大臣、

門。是月遣前駿河守平維盛。撿非違使源家宗等於大和。捕獲答摩多山賊。致親使左衛門權佐大江匡房。令京師嚴禁夜行。由此終帝世盜賊鮮少。路人無摽掠之患。是歲十一月朔日南至。詔曰。二曜合璧。則居諸無愆運行之度。五緯連珠。則陰陽不失推歩之期。故寰海風暖。潛鱗躍於春水之波。邊塞雲晴。賓鴻翥於秋日之影。星序廻環。發歛相應者也。朕嗣守昌基。謬登大位。日愼一日。年及二年。朝晡忘食。恐璇璣之未洽。夜分輟寢。思玉燭之難調。廼者公卿奏言。當寶曆改元之年。迎朔旦冬至之日。得天之紀。終而復始。忝臨膺籙之初。適有嘉瑞之至。雖慙薄德之運。猶慶希代之祥。誠是王者延祚之義。非唯宗社福。抑在人臣之致扶持。思與兆民共斯休徵。可大赦天下。敘爵賜物。一準舊典。庶施靈貺於九有。答禎符於一章。

二年　正月、遣撿非違使、逮捕俘囚、賊寄伐於南北陸戍者、八月、遣源隆國源經信修石清水放生會、著爲恒典、

三年　賞源煒及右宮城使、

四年　行幸稲荷祇園二社、行幸

二年二月。定絹布制。又定沽價法。是月禁中火。主殿寮撲滅之。先是。停諸國御廚。贄後院御贄。至是又停近江今年日次御贄。廢筑摩御廚。令高砂御廚進菜蔬。停魚蟹。遣使備前。撿察銅金綠青。三年八月。先是敘通爲太政大臣。至是辭之。新宮成。徙御。是歲陸奧賊蜂起。國守源賴俊討平之。四年四月。大極殿成。十二月。帝不豫。禪位皇太子。以貞仁爲儲貳。帝在位五年。元曰延久。遂徙飛香舍。出居二條第。五年四月。

歸于此、

帝崩、

病劇。欲御圓宗寺而終焉。不果。徙居但馬守源高房第。五月崩。壽四十一。帝自少好學。才能絶倫。著禁秘記鈔。旁通佛乘。又好吹笙。或問大江匡房曰。主上文才誰比。曰。殆與江佐國相抗。當帝時。大江匡房。源經信。藤原資仲。源隆俊。源隆綱。並任參議。匡房以當侍東宮最眷遇。經信民部卿道方子。以强敏稱。資仲右大臣實資孫。稱有祖風。隆俊隆綱及俊明。並擢大納言。俊賢孫。隆國子也。帝爲太子。嘗恚隆國無禮。欲報之於其子。嘗窺隆俊入直正笏端坐處事敏給。曰。如此人才。亦不易得也。無乃報於其弟隆綱乎。時有獄。孤於齋宮者。朝議定其罪。或曰。孤未死。隆綱抽筆書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帝經隆國之無禮、而知其子之賢、竟登庸之、可不謂明主也、

獄曰。雖有飮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愛其文藻。乃登用二人。帝思其季會禁內火。帝避之路人喧塡。俊明執弓殿逐乘輿。得前帝悅。因亦愛其才如此。帝德剛健嚴明。常憤冷泉以後。政歸相門。朝憲廢弛。勵精圖治。躬親機務。俗反淳素。規撫大定。公道是從。請託不行。理苟不合。則雖太后所言。猶不肯從。自是皇綱再張。群下肅然。帝性好儉約。嘗創圓宗寺。務從質朴。帝最好緣事。改過。性惡犬。宮中有一犬。命放之外。京師諸國。傳聞或殺犬。迎合者。帝聞大驚。下令禁止。帝病。傳位東宮。欲居院聽政。不果。及其崩。前關白賴通聞而嘆曰。帝季世明主。而早世如此。我邦不幸

輔仁與有仁。開來平之風。熙盛名之下。難久居。輔仁不能杜絶讒容。豈非拙於之道耶。

有仁不可賜。白忠實之排。疑與之枉。於扎何者。

也。大江匡房稱帝治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帝有五子。長白河帝。次皇太弟實仁。患痘殂。次輔仁。輔仁有才能。善詩歌。聲名殆亞兩中書王。帝臨崩。謂白河帝曰。太弟踐祚。宜立輔仁爲太弟。白河背遺詔。立己子爲太子。輔仁退居仁和寺。恭歎自遣。白河賜食邑。輔仁上詩曰。有琴有酒山中樂。無喜無憂世上情。一時慕風采者多來事焉。有三宮百大夫之稱。永久中。有飛書告擁輔仁謀不軌者。坐事者多。輔仁遂以憂薨。右大臣宗忠弔曰。風月之遊廢矣。子有仁。幼有才能。好詩歌。通音律。最工書。姿貌絶美。鳥羽帝初無皇嗣。屬意有仁。既而崇德帝生。乃賜源姓。至保延中。累

白河帝立。天喜元年六月生。康平六年始讀書。治曆四年爲親王。延久元年立爲皇太子。左大臣教左近衛大將師實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師房內大臣信長並如故。以師實爲皇太弟傅。

遷左府。延久四年十二月。白河帝立。諱貞仁。後三條長子也。即位於大極殿。時年二十。藤原教通關白如故。以皇弟實仁爲儲貳。翌年五月。太上皇崩。是歲宋主趙頊。附在宋僧成尋。寄金字法華經大藏經等。成尋姓藤原氏。本瞽綾之冑也。事石藏文慶受密敎。前年如宋。宋主召見延和殿。會宋國大旱。宋主勅祈雨。成尋修法三日。雷電閃鳴。大雨如注。宋主賜號善慧大師。終于宋。後承曆中。附宋商孫忠。贈宋主六丈絹二百疋水銀五千兩。宋主令復孫忠寄錦綺等物。先是宋國屢寄信物。廷議以爲通聘久絶。而比年累至。情僞不可知。既而孫忠至太宰府。府司上奏候旨。孫

承保元年。關白賴通薨。子通房妾姿儀善和歌至權大納言右大將俊綱其母方孫出嫁讚岐守橘俊遠故冒橘氏後賴通以爲子時人呈俊綱曰直良呼曰橘直良俊綱赤馬已直也。

忠不待報而遁去。承保元年春。前關白賴通薨。賴通承父祖餘烈。專制朝命。攝政四年。關白四十九年。薨年八十三。世稱宇治關白。子通房。發卒。次子師實。庶孽俊綱。俊綱任尾張守。修理太夫。居伏見里。帝嘗問俊綱以勝地。對曰。石田第一。高陽第二。帝曰。然則鳥羽第三乎。曰。否。如論第三。則臣之伏見乎。以其庶孽驕奢如此。六月。立女御藤原賢子爲中宮。左大臣師實女。實源氏也。初。賴通知不爲後三條所容。屏居宇治。每戒師實勿闕朝參。後三條使藏人覘外朝。某某在否。師實未嘗不在。帝召與語。問其有女否。對曰。有。卽命嬪東宮。師實實無女。以所子養妻姪。對焉。賢

上東門院崩。世謂門院者以長壽爲福賴之最貴如觀天作儀之無憾德乎。隆國權大納言俊賢二子也。嘗避賴通宇治宅。故號小馬出入其門。曰非敢矣馬是足歇耳。

二年

子是也。師夜詣宇治。謝賴通曰。非遵庭訓。安得此榮。是月。延曆寺僧徒率衆焚園城寺。十月。上東門院崩。年八十七。門院初當父道長務經營私門。欲成先帝之志。立皇后所生。而雖不果。撫視皇后所生子女不異己之所出。不賢而能如是乎。是歲。源隆國致仕。年七十一。閑居宇治。使來訪者談古今事。錄爲一書。以傳于世。曰今昔物語。後又拾遺爲一書。曰宇治拾遺物語。遺惠於後世多。二年。帝臨師實東三條第。以皇子敦文爲親王。延曆寺僧與園城寺僧爭建戒壇。相鬪。尋召諸宗僧於弘徽殿。轉讀經。秋。納金字經於石清水太廟。創法勝寺於白河。建九層浮圖。給封十五

關白敎通薨、年八十、稱大[illegible]

師實爲關白、[illegible]

百戶。是歲關白敎通薨。敎通嘗作南圓堂、時禁國司再任。敎通請再任如故。後三條奮髯震怒曰、攝關之可憚者、唯國之外祖而已。朕則然、所畏者、拒其奏。敎通艴然拂衣而起、大呼曰、藤原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矣。於是諸藤咸起、隨敎通而出、朝廷一空。後三條不得已召還許之。嘗興福寺僧與國司爭訟、後三條親決之、意在國司。敎通不悅、遂曲從之。當後三條親政時、台輔備員而已。仍傲狠如此。十月、以左大臣師實爲關白。初賴通讓職敎通、約他日傳之師實。及敎通疾病、請傳之其子信長。帝許之、以中宮衣許乃與師實。是歲散位源基宗有罪、除名流於佐渡。

[illegible]

承曆元年、

源師房薨、師房具平親王子、[illegible]

又少內記藤原爲定坐盜發播磨官倉、炮殺百姓。除名流於常陸。後基宗爲定逃還京師、再流基宗於下野、爲定於常陸。承曆元年、節會舞姬上殿、殿無故而倒。二月、右大臣兼左大將源師房薨。以參議藤原師通兼左大將、師通兼右大將。師通、師實長子。三月、帝謁石清水、四月謁賀茂。自是以每年謁兩廟爲例。帝以頻年有災、爲興佛宇及行非常赦。詔曰、近者乾坤屢呈變動之異、華夷聞有疾疫之憂。消其災沴、不如肆眚。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蓋除刑法于三木之下、拂禍殃於萬柳之外也。而所行懈緩頒下稽留、方違明恕之心、已非昧爽之義。宜不待施

經信民部卿道方六子也、[illegible]

行之、符早隨厚免之例。修仁王經於大極殿、孔雀經法於禁中。尋行非常赦。帝會不豫、尋痘瘡、行奉幣二十二社。慶金剛壽院。七月、造六條宮。十月、遊松尾北野、又遊大井河。帝命以詩歌及管絃分載三舟、侍臣各分伎乘之。源經信獨未至。帝不悅。比乃至、皆已泛中流。經信跪曰、三舟不擇、乞廻棹。帝悅焉。先是、香椎宮災、廢朝五日。遣右中辨藤原正家于宇佐。正家初未達、宮中火。後三條帝倉卒出南殿、從官未至。正家走入、急移御寶、又奉輦于階前。帝見其有幹、未知爲誰。問其名、便應曰、左少辨正家。後三條曰、若是辨官、宜備近側。正家素與大江匡房並稱、而未上聞也。正

[illegible]

通俊、大宰大貳經平子、[illegible]

家乃造次具官上謁。時稱其機警。由是漸顯焉。二年十月、帝臨法勝寺、修大乘會、授僧官位、捨封戶千五百。帝問僧永觀曰、此功德幾何。觀默然久乃對曰、計當非罪耳。帝悵然。觀性方正不諛。有人問觀曰、宇治公建平等院、功力許多。觀曰、餓鬼道業耳。觀性又真率不飾。嘗補東大寺別當、履蹻徒行。途遇迎者自南來、問之曰、觀公至汝觀之邪。觀曰、乞丐僧身是也。是歲內殿鬪和歌。帝素好詩歌及管絃。朝臣能之者多、通俊、顯季、俊賴以和歌稱、實政、敦光著名詩文、匡房詩歌並工、經信詩歌管絃兼達。俊賴上金葉集。通俊上後拾遺集、皆帝所命也。三年、京師火、尋太廟火。印

歌體載自成一家、

重宗頼光之孫、父滿政之曾孫、國房頼光之孫、

初義家從士爲國房所辱、義家聞之、怒、至美濃燒其家而還、至是奉詔討重宗等、

信長太政大臣、不歷右大臣而直拜相、國典所無也、

鑰及累朝文簿蕩盡廢朝五日六月延暦寺僧數百人擐甲執兵入感神院訴祇園別當讓補事勅令諸衛撿非違使等拒之僧徒還山八月先是右兵衛尉源重宗與散位源國房搆兵於美濃勅前下野守源義家討之重宗聞之遁已而重宗與國房合兵拒義家斬重宗是月相模人權大夫爲季與押領使景平搆兵破殺之景平族人攻爲季十一月以皇子善仁爲親王四年春賀陽高倉三條三宮並火尋京師數火帝御西洞院宮徙關白師實堀川第此月以内大臣信長超拜太政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俊家爲右大臣太宰府奏高麗王牒乞醫丹波雅忠求治朝議以

永保元年

延暦園城二寺交兵不解、法皇所言天下不如意者、山法師其之謂也、

其無禮不遣使匡房作牒報之其詞有云雙魚難達鳳池之浪偏鵲豈入雞林之雲世傳稱焉永保元年三月興福寺僧數千入多武峯燒氏家三百餘多武峯僧負大職冠像逃匿僅免因罷興福寺別當公範逮捕首惡繫獄四月園城寺僧率兵數百凌辱日吉祭使不遂祭事延暦寺僧又率兵赴園城寺園城寺僧出拒之兵各數千列陣未戰及晩延暦寺僧引去六月遣使修日吉祭園城寺率衆邀之尋延暦寺僧數千入園城寺燒堂社房宇二千餘區帝聞之遣使園城寺撿察八月園城寺僧數千將燒延暦寺勅撿非違使禁之遣使奉幣日吉告僧徒戰爭山僧以爲

官使不能畢禮而還、

山寺相鬨、天子警備、

園城寺僧邀而射之官使不能畢禮僅免而還尋復遣使修日吉祭勅延暦園城二寺捕僧徒兇魁九月園城寺僧可三百乘夜攻延暦寺延暦寺僧擊殲之勅撿非違使率武士警衛禁内又遣撿非違使及前下野守源義家於園城寺逮捕凶徒延暦寺僧燒園城寺奉幣九社告僧徒擾亂先是園城寺兇魁走保牛尾山遣前陸奥守源頼俊捕之既而帝謁石清水廟以僧徒未平特勅義家與弟義綱從駕以其非扈衛之職爲關白師實前驅及從義家變服執弓矢立御輿側帝又詣春日以僧徒屢作亂令義家率家士衛朱雀門特詔被甲冑執弓矢時帝以儲貳故與輔

二年

右大臣俊家薨、

俊房源俊賢孫、宇臣之世、

仁親王不協每行幸令義家義綱從焉是歲始以日吉社列二十二社二年七月大内火起内膳司大炊屋延及神嘉殿帝避徙六條宮又遷師實堀川第十月右大臣俊家薨以大納言源俊房爲右大臣師房子也十一月前鎭守府將軍伊豫守源頼義卒頼義善得士心平盪强虜源氏以將門出將禍流于子孫世以爲有天道也頼義又工畫幼時戲畫不動像於中門廊壁客有識畫者見之大驚稱爲天骨老年信佛建堂埋陸奥從所獲馘耳名曰耳堂熊野僧徒三百餘人奉神輿至京師訴尾張人殺其徒是歲旱饑停營造宮室三年俊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顯房爲

相繼有文才、兼善書、殿門榜多其所書、

顯房未足數、文學雖不如兄、顯有時望、攝六條右府、

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通爲内大臣、顯房俊房弟。爲中宮父、初帝意欲以左府授顯房、沓大江匡房對曰、具瞻所歸、故須才學宜授俊房、且兄先順也、帝曰、顯房失此時、恐將避世、是應憂耳、曰唯憂陛下不從公論耳、未有兄以才學拜相其弟乃慍避世者、於是用俊房、顯房亦拜右府、十月、帝詣法勝寺、慶九層浮圖、行非常赦、是歲、富士山焚、

應德元年

中宮藤原氏、實源顯房女、關白師實所子養也、太政大臣、堀河帝郁芳門院令子内親王禛子内親王、

應德元年夏、造圓城寺金堂、九月、中宮藤原氏崩、初中宮疾篤、帝不許出宮、遂崩于宮中、年二十八、帝哀慟抱屍不去、源俊明奏曰、王者不近死、者宜移別宮、帝不聽、曰自朕爲始、悲哀殆絶、每月爲作佛像、建勝樂院、圓光院及法勝寺常行堂、圓城寺常行堂、皆慶之、是歲、京師民每街建小祠、榜曰福德神、或曰長福神、白朱社、貴賤競集、置酒縱飲、勅撿非違使毀之、

三年

三年、令撿非違使川西京田稻三百餘町、以食牛馬、七月、規九條以南鳥羽山莊百餘町、造離宮、近臣以下至庶人、賜宅地、課畿内七道徭役、穿池築山、究極鉅麗、帝又造圓城寺金堂。東寺五層浮圖、慶之、自中宮崩、帝恒悲悼、應德元年至是歲、節會宴會不復臨御、

慶德元年

二年

寛治元年、幸宇治平等院、留三日、攝政以下皆從焉、

二年冬、皇太弟實仁薨、後至是立皇子善仁親王爲皇太子、於是帝竹父皇遺詔矣。太子卽日卽位、爲堀河帝、白河在位十五年。元曰承保、承暦、永保、應德、帝性豪邁剛斷、政自己出。

二年、幸高野山、路經奈良、供張甚盛、至高野、獻[illegible]、[illegible]數道河間、[illegible]見大[illegible]、是月、[illegible]、留三月、三年、又幸、留七日、使千僧講經、四年、幸熊野、十月、幸清水、留十九日、六年、幸金峯、置阿彌陀像、保元年、進階、院與女御芳門院從焉、之自是屢從、爲羽六條泉殿、大炊殿八日、前殿合爲藤

相門斂手、頗有後三條風烈。嘗著盛服、尚侍或從側整正衣冠、便叱使退曰、不須學紈袴子態、又嘗起層搭建大寺、陳設百燈、令一人主一燈、向暝齊手點發、以爲盛觀、或不得其意、前後點之、怒令更作、嘗欲聞天喜中征奥之事、則明者往日從賴義親歷攻戰、時老尚存、帝召令言其事、則明曰爾時臣等從將已發鎌府、剏雪初下、軍容肅然、便欲云云、帝止之曰、事體悲壯、餘已可想、不須詳聞、乃賜衣襲、帝嘗曰我是文王也、不必以稽古大才謂文王、我擢匡房、非尊文道乎、尊文則非文王乎、帝勵政事、亦頗可述、藤原爲隆讀奏事於御前、其日題目殊多、帝有倦色、爲隆欲畢、闔件爲不悟、猶讀數事、餘五六耳、帝不堪、將起、爲隆猶爲不見、取一疏云、伊勢祭主臣玄言申請、大哉高讀一發、帝爲宗廟事、故復坐、遂得盡奏、帝嘗勢藤原顯賴引手進行、故寵遇特重、爲侍中時奏進除目、帝覽忽怒、裂便却擲、顯賴懼退、既而其父入見、帝云、外史諸達未勘攝州公文者、顯賴何由録進、又愛源俊明藤原顯隆二人、頗方正練達、俊明値公事、非或遺攜令冊、乃取聽決行後校故事、都無不中者、嘗昌佛像、與清衡、爲遣黃金、俊明不受、語人曰、清衡將圖東裔、恐有不軌、朝廷若遣追討使、自亦將與其議、豈分其賦乎、顯隆用事、人稱夜關白、帝嘗言乃欲令爲

原是爲九條長、藤原宗通右隊長、忠上和歌、使左府源俊房、判其優劣。○永長初、郁芳門院崩、上皇哀悼、遂剃髮、

侍中然我正須堪作四韻詩者耳顯隆學詩云二人所爲雖攝籙臣皆憚之然帝恣愛憎任意授官任職率不遵舊典興作不止國用耗竭納財者任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並任者既遜位猶在院中聽政朝賢皆出其選者四十餘年大臣備員天子垂拱仰成而已詳于院政記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四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五

近藤餅城　著
賴　復
岡千仞　閱

院政記第五

欲其權悉出於己

聽政于院中

愛憎任意

古之明王擇賢而任之不敢自用百官稱其職垂拱而天下治矣天下之廣機務之夥固非一人智慮之所能及而必欲其權悉出於己此不知治天下之術者矣白河帝之遜位深懲相家專擅擾亂朝廷欲收復其權遂聽政于院中蓋帝剛明果斷雖非庸主所能而愛憎任意刑賞失當天下億兆莫不被其毒比之相家累世凋弊公私則其毒更深衆怨亦倍焉故白河之收權適所以萃天下之怨也是猶人抱積痾者當其有疾呻吟嚬額以涉旬日雖欲恣飲噉不可得幸而得疾稍退乃暴食縱酒宿疾乘之變成劇症吐瀉狼藉殆不可救保元之亂是已抑當相家專權曰賄賂公行而已至帝之聽政納財者任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共任者曰刱幼帝而已而至帝之當位背父皇遺詔舍其二弟立堀河爲帝崩又立五歲之鳥羽鳥羽纔弱冠而又奪之以與五歲之崇德故鳥羽又傚之奪以與三歲之近衛其後有八歲之天子與五歲之上皇至是紀綱大紊是非顚倒終失天下之大權國家衰亂曷有已哉夫相家之立外孫則不過資其專權耳而白河以世嫡當大統何苦爲此不祥乎夫宗廟之所託生民之所仰而以襁褓嬰兒爲之此戲弄天位之甚者遂至使天下武夫健兒視天子如木偶土梗視朝政如塵飯土羹者皆白河自取也嗚呼保平之事禍發宮闈時勢反覆天下之大權一去其手而不能復收爲後世人主者豈可不鑑戒哉

驕人抱積痾

暴食爲宿痾所乘

刱幼帝而已

何苦爲此不祥乎

木偶土梗塵飯土羹

應德三年堀河帝立

帝諱善仁母中宮賢子即位歲甫八歲

應德三年十一月堀河帝立白河上皇第二子也時年八歲以關白藤原師實爲攝政太政大臣信長左大臣源俊房右大臣源顯房如故然萬機悉決於院中十二月詔曰朕以幼冲濫臨神器慭從叡託之旨未決童蒙之情父皇德侔蒼旻而同寶籙於緇籙將聖之德功成不居者歟謹上尊號曰太上天皇而上皇執機務仍如故寬治元年二月上皇幸鳥羽宮儀衛如在位時五月又幸宇治留三日是冬出羽夷酋清原武衡家衡等作亂陸奧守源義家討平之初義家從父賴義征安倍賴時貞任九年平之曰前九年之役至此三年平之曰後三年之役義家奏捷因請下官符還獻二酋首又賞將士有功者朝議以爲私鬪不許下符義家即棄首於途而還遂以清衡爲留守阪東武士爲源氏私屬始于此二年春上皇幸高

寬治元年大學寮請修孔廟祭器

二年冬太政大臣

信長罷、以師實代之、
三年、遣參議保實、若狭守下上二綱於嶽神、自是日依爲永式、
四年、帝詣熊野宮、召文人賦詩、試擬文章生、
五年、正月、大風、八省院西廊倒、春日社神木多僵、

野山勅置阿闍黎賜僧粟帛後又幸金峰山亦置阿闍黎賜僧粟帛是冬幸延暦寺留三日自是數幸焉罷太政大臣信長以攝政師實代之是歲宇佐神人訴太宰大貳藤原實政射宇佐神輿遣使推問流實政於伊豆前肥前守時綱於安房大貳廳官等八人於土佐四年春上皇幸熊野勅奉近田百餘町是冬師實罷攝政爲關白五年夏藤原實清與清原則清爭河内采地源義家及弟義綱各左右之將構兵都下騷然廷議謂恐生天下之變下詔五畿七道禁義家家士入京師及諸國百姓以私田公驗附義家事遂寢時義家養家士太衆常自衞頗備而不令人見

義光稱新羅三郎、賴義三子也、子孫繁衍、子義業稱刑部太郎、爲佐竹氏祖、義清稱刑部三郎、爲武田氏之祖、盛義稱刑部四郎、爲平賀氏之祖、親義稱岡田、桂書、祐義稱

一日過藤原賴宗一小豎執刀從之乍有盜爲衆所逐持刀突入過南庭義家呼曰止義家在斯不聽而去小豎呼曰八幡殿在何不止盜投刀就縛既而有兵士四五十人從旁近至捕而去人始知其有備當是時源氏族屬漸滿都鄙義家弟刑部卿義光嘗與修理大夫源顯季爭地相訴久之不決顯季怨恚一日法皇謂之曰訴之曲直朕非不知顧卿采地甚多一莊不必爭義光武人采地甚少爭而不勝安知其不暴怒朕之不決者乃所以愛卿也顯季感泣而退招義光謂之曰吾別有田園請讓于子義光大悅留名簿而去後不復來謝顯季嘗夜自鳥羽殿還從者

刑部六郎、
六年、
七年、三月、上皇幸春日社、關白師實以下從、爲左月、上皇及郁芳門院幸日吉、日山、師實以下扈從、

僅數人乍有甲士五六人在車前後顯季大懼令從者問之甲士曰臣刑部卿家人也公夜無防備故命臣等護送之顯季益感法皇恩然法皇能裁抑權貴而不能抑武人也六年興福寺僧徒燒相樂郡賀茂邑二百餘戶七年春立女御篤子内親王爲中宮長於帝十九歲中宮曾爲賀茂齋入宮爲女御至是補中宮夏上皇慶法勝寺佛像放左右獄囚六十人先是延暦寺僧徒數千起逐座主良眞至是良眞率兵數百毀東塔房舍將及西塔橫川僧徒擊走之遂毀良眞房舍焚坂下民家秋流近江守高階爲家於土佐緣座者解任贖銅有差因興福寺僧徒數千入京

嘉保元年、八月、參河守源惟清、坐咒詛上皇、流伊豆、父中務周防、弟顯清越前、仲清阿波、盛清信濃、
二年、

訴其侵蒲生郡神人也興福寺僧又與金峰山僧鬭是歲出羽賊平師妙師季等火守信明館剽掠物陸奧守源義綱討之義綱斬其首還梟于京獄嘉保元年春罷關白師實以内大臣師通代之罷左大臣俊房左大將以權中納言忠實兼之忠實師通子秋前太政大臣藤原信長右大臣源顯房並薨是歲前太宰權帥伊房坐私遣使契丹交關貶位奪官大江公仲坐火散位資俊家殺人竊財流于隱岐二年六月上皇徙御閑院始置院別當擬納言參議爲之詳兵曹置北面士宿直院中奉宣旨施行曰院宣大權總歸院中天子垂拱仰成而已攝政備員而已上皇所

十一月、僧徒拳神輿於中堂、修五壇法詛國家、
承德二年、
康和元年、師通憤法皇之親政、其志不過權歸于己、而法皇亦有自取、君臣皆過矣、

愛皇女准中宮號郁芳門院明年崩上皇哀戚不自堪遂削髮稱法皇然聽政如故是歲延暦寺僧徒又奉神輿詣闕訴美濃守源義綱殺其徒中務丞源頼治拒之射殺神人僧徒棄神輿於陣頭而走又修法詛朝廷承德二年秋法皇毀關院移營於鳥羽康和元年夏關白師通薨師通從大江匡房受學務進材能黜勢利嘉保至康和朝綱稍正至是患頭瘍薨年三十八師通常不懌院中執政曰豈有遜位之君而聚車於門者耶法皇聞之頗自欲及其薨無復憚意嘗見藏人源仲宗妻悅之流仲宗於隱岐納其妻寵之又觀田樂好之自是田樂行于朝野衣以錦繡錺

二年、十月慶東寺災、
三年、師實爲關白、其父頼通非勸以勸格之功耶、然勸格亦有所爲而爲、及被進旨之命、其計非矣、遂其鬚望、計亦巧矣、

以金銀群臣務奇服以相誇尚是歲策仁和寺覺行爲法親王覺行法皇之子薙髮者法親王始于此凡法皇皇子爲法親王者三人爲僧者三人堀河鳥羽以後世世有之不可枚擧二年先是大内火帝御堀河賀陽兩院至夏宮成遷御秋以權大納言忠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雅實爲內大臣忠實師通之子雅實雅房之子也三年春前太政大臣師實薨四年冬罷忠實左大將先是前對馬守源義親刼掠鎮西父義家遣家士召之不至勅討捕之流于隱岐義親不至流所留居出雲殺目代鹵人民掠官物國司不能制嘉承中勅因幡守平正盛討之賜驛鈴發兵正盛

五年、
家忠之大將、豈非藉中宮之力耶、
嘉承二年、堀河帝崩、

擊斬義親義親伏誅後屢有僞稱義親者或被捕或被殺五年立皇子宗仁爲皇太子以內大臣雅實兼左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家忠兼右大將家忠師通弟也家忠素希望大將而法皇欲以其所寵藤原宗通任之家忠患之謀於忠實忠實敎以容託中宮爲內援從之法皇言其旨於帝帝曰資望不及家忠又非有逸才焉可超擢也法皇不能奪嘉承二年七月帝崩年二十九帝留心政治諸曹所奏夜輙覆視可疑者御批使重議一日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遠民何疎近民何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四海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嘗聞一宮女談有所

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齊曹劌諫莊公以民弗從、孟子謂鄭子產不知爲政、帝之所爲、不爲不美、[illegible]知爲政者歟、然責備耳、
鳥羽帝立、諱宗仁、母贈皇太后苡子、權大納言實季女、

衆某貧將逃亡帝憫之勅一僧修法未刻期預賜兵衛尉一人以賞其勞得尉者例出錢五萬匹僧任其人辦功錢而請期帝曰所衆某貧宜以汝意私給錢於彼不必煩修法也其用意恵下如此時源俊房藤原通俊大江匡房藤原季仲等列朝帝敬重之每事咨詢以爲得人不愧古也然法皇決政院中帝不能有所爲帝又多伎藝平生好吹笛當時無至其妙者嘗受神樂曲於伶人助忠後世神樂之說自帝傳焉是冬太子立是爲鳥羽帝生五歲關白忠實攝政而皇祖父法皇專聽決萬機先是東宮大夫藤原公實以帝舅希望攝政屢言於法皇未決至卽位日法皇

天仁元年、三月、延暦寺園城寺僧徒數千、訴以東寺僧爲尊勝寺灌頂阿闍梨、四月、延暦寺僧徒數千擐甲奉神輿入京、敎遣撿非違使及源平兵士數萬禦之、法皇遣使諭之、僧徒還山、

御内殿不通人、院別當源俊明欲入門者拒之、俊明曰、面稟急切事、排闥而入、奏曰、日已旰、未擧禮、何法皇曰、攝政果可誰屬、關白可否、俊明爲繆聽高聲答曰、唯、卽趨出、直詣忠實第、傳宣攝政、急行卽位禮、天仁元年、源義家卒、年六十八、義家素英略著于世、而籍父祖之業、威名大熾、坂東兵士、莫不傾心、至於其子孫、專轄天下兵馬之權、實基于此、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隆、義宗早卒、義親被誅、義忠當繼其世、以與叔父義光不睦、義家養嫡孫爲義爲子、至是、義光與義忠益惡、遂使義忠家士鹿島三郎殺之、而誣兄義綱誅其子義明、義綱憤其寃、在近江謀叛、爲

天永元年、是歲、伊勢内外宮心柱倒、七月、以曽掛實理蠱藤社社咒詛朝廷、處流、二年、興福寺僧與東大寺僧鬭、十一月、下野守源明國坐殺人、流于佐渡、三年十月、伊豆海上有火光、鳴如雷聲、

義時年十歲、奉法皇旨、討之、義綱軍敗而降、乃竄之于土佐、至是、源氏自戕、一旦衰矣、平氏替興焉、正盛子忠盛、歷事白河堀河鳥羽三朝、有寵、以恪勤被親任、天永元年冬、權中納言大江匡房薨、年七十一、祖擧周、父匡衡、世有儒名、匡房自幼頴悟、八歲能讀史漢、而文辭不及父祖、至於才學、優長博識、古今天下無比、幼而從藤原賴通、經始平等院、其地北出、爲可賴通曰、寺門復有北向者耶、對曰、天竺那蘭陀寺震旦西明寺、我六波羅密寺、皆是也、賴通驚嘆、匡房最留意典章、傍通兵學、初後三條帝在儲貳、導以脩德治國之要、及卽位、荐革弊政、天下大治、匡房與有力

聞京師踰月不止、

永久元年、三月、以武藏人横山黨爲殺愛甲某、勅常陸相模上野下總上總國司討其黨二十餘人、

焉、法皇亦特擢用之、謂左右曰、吾文王也、朁古文才不必躬親、獨用匡房、豈不尚文耶、其被貴重如此焉、及薨、朝野歎惜、以爲天下亡明鏡、永久元年、興福寺僧徒五千、奉春日神木入京、訴清水寺別當不當其任、勅以僧永緣爲別當、諭之還寺、延暦寺僧徒聞之、數千遽起、毀清水寺堂宇、奉祇園北野神輿、詣闕訴興福寺不法、使撿非違使源光國平正盛及源爲義率兵禦之、法皇諭之還山、自是二寺相仇視、將構兵相攻、京師爲騷擾、乃勅二寺和解之、僧徒不奉詔、既而興福寺僧數千、將攻延暦寺、遣撿非違使平正盛忠盛源重時、於宇治邀之、戰栗子山、破走之、遣撿非

二年、重勅撿非違使、逮捕殺掠者及盜賊博徒、三年、四年、大學助源爲行坐傷人、流安藝、元永元年、二年、京師盜起、殺人行火、

違使源光國及平盛重於西坂本、邀延暦寺僧徒、僧兵已入京、數日而還、是冬、僧仁寬坐謀不軌、流于伊豆、忠實嚮爲太政大臣攝政、至是爲關白、二年、勅延暦寺、禁僧徒帶兵仗、是冬、京師盜賊起、公行劫掠、南海道海寇起、剽竊貢調、都鄙騷擾、三年夏、以内大臣雅實爲右大臣、大納言忠通爲内大臣、忠通、忠實長子也、元永元年春、立女御藤原璋子爲中宮、璋子、故大納言公實女、嘗爲法皇所子養、許嫁忠通、法皇使忠實女泰子納帝宮、忠實以帝幼時擧止頗輕躁、辭不納、法皇怒、乃變約納璋子、爲中宮、璋子幼爲法皇所鍾愛、及長、私焉、至入帝宮、猶不改、帝知御之、既而

保安元年、左近衛少將藤原實衡毆兵部大輔藤原資信於殿上、除實衡籍、譴責資信、
二年、左大臣俊房罷、尋薨、

生皇子顯仁。帝以不爲子。恒謂曰祖父兒也。忠實悔其不納女。保安元年。法皇幸熊野。帝勅忠實納泰子。奩裝已備。法皇聞而大怒。詰忠實停內覽文書。忠實懼退居宇治。杜門不出。仍禱神復職。法皇欲以其子忠通代父。辭曰。臣家世此職。有父子受授禮。今不得行之。且父廢子登。臣所不忍。法皇爲動容。勅復忠實職。忠實猶不敢出。乃遂罷之。以忠通爲關白。及大治中法皇崩。忠實本善鳥羽。因復朝參。尋詔內覽文書。人莫不怪者。無幾鳥羽遂納泰子。是歲延暦寺僧火觀音院一乘寺。又火園城寺。先是園城寺與延暦寺爭地界。毀日吉華表。至是園城寺堂宇蕩燼。興福寺

九

三年、五月、白河尊勝寺有蛇生足、
四年、帝讓位、號太上皇、遷白河殿、或三條西殿・白河北殿、每遊宴與法皇同車、舊例、法皇相從、身[illegible]微、前如此、
崇德帝立、
天治元年、

僧徒等奉春日神木入京。訴和泉守雅隆陵辱神人。法皇罷雅隆任。諭僧徒還寺。三年。源雅實爲太政大臣。先是左大臣俊房薨。以忠通爲左大臣。家忠爲右大臣。特勅雅實座關白上。非藤原氏至此官。始于此。雅實質直敢言。爲法皇所敬憚。每省父顯房。亦改容云。四年正月。法皇立皇子顯仁爲皇太子。使帝禪位。帝年二十一。太子甫五歲。中宮璋子所生。所謂祖父兒也。璋子父公實有三男。長實行號三條。次通季號西園寺。季實能號德大寺。子孫皆爲清華貴族。太子立。是爲崇德帝。關白忠通攝政。而法皇專聽政院中。尊先帝爲太上皇。天治元年。帝臨法皇與太上皇幸

是歲、姑修祇園臨時祭、著爲例式、○法皇救木工頭源俊頼、撰金葉集、
二年、申禁天下殺生、
大治二年、正月、大內當司火、延及陰陽寮・勘解由使廳・宮內省・園韓神社・神祇官八神殿・郁芳門・大炊寮・南門・主水司・陰陽寮鐘樓悉焚、累代古器多亡、○肥前神崎莊獻[illegible]一頭、

白河觀花。後宮嬪御飾車從焉。攝政以下公卿前驅後乘。車馬絡繹。衣服綺靡。栽錦綉貼金銀。盡美競華。是日櫻花滿林。如雲鋪地如雪。至車埋軌。命群臣詠歌。盡歡而歸。大治二年。法皇申禁殺生。有加藤成家者。放鷹捕鳥。法皇聞之。勅檢非違使召之。成家即時臂鷹而至。責之。曰臣平忠盛家人也。忠盛日課雙禽以充女御食。臣若廢職。立處重科。蓋源平家法所謂重科者。斬頸也。夫放鷹捕鳥。有獲不獲。一日不獲則死。臣畜鷹數隻。縱獵終日。猶恐不免。臣聞朝廷之刑。不過禁獄流罪。臣始知免死矣。法皇聞而釋之。於是生殺之權歸源平二氏。而朝廷不能制也。是歲以源

十

是歲、賀茂神人與石清水神人鬪、十月、奉幣賀茂、告斷神人罪、○京畿諸國霖雨傷稼、
三年七月、陽明門有怪異、
八月、陽明門倒、以左大臣忠通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此年、天下竹實、

爲義任檢非違使。爲義請爲陸奥守。不許。爲義怒不復領他州牧。時朝議以爲爲義祖父賴義爲陸奥守有賴時貞任之亂。父義家襲其職。有武衡家衡之亂。今以爲義任之。恐與基衡戰。遂有此議。基衡乃賴時之黨經清孫。清衡子也。清衡嚮貳於家衡。屬義家攻家衡及叔父武衡滅之。以功領六郡之地。至基衡爲奧羽押領使。奕世豪彊。吏民奔附。勢過國衙。是時朝廷事姑息。不重守任。使夷酋座大。豈可慨耶。然藤原師綱之爲陸奥守。括公田將入信夫郡。基衡密命家人季春拒之。師綱怒而擊之。兵多死傷。乃遣使責基衡。基衡初欲劫之。至是驚懼。召季春問計。季春曰。抗

四年、以伊豫土佐加賀稼播不登、給復一年、

拒國宰罪在不赦請斬臣頭謝之基衡乃遣使謝曰
季春狂妄請斬以謝而遺妻齎黃金萬兩及良馬贖
之師綱怒曰彼抗國宰是亦叛也奈何贖之乃遣撿
非違使書生驗視基衡遂斬季春國人驚曰國司奉
法不顧重賂眞良吏也境内悉服當時國司猶有剛
正如此者惜乎朝廷不悉其用也時國司多不赴任
令吏治之謂之目代諸國稍亂而朝廷不問法皇嘗
令近臣爲國司赴任之儀觀之衣服華靡人以爲壯
觀其近於兒戲如此四年春山陽南海賊起勅備前
守平忠盛追捕至保延元年西國海賊復大起海路
不通諸國司遂捕不獲或曰命源平二氏必能辨之

白河法皇崩、賣官鬻爵、固衰世之弊政、帝承先帝之餘、然賞罰遲於仲権、文明之象、如日方昇、而反驕衰世之蹟、不亦懲乎、漢役黯諫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故乎、亦湘釋氏、甚於武帝之好神仙、故窮則歸力、

鳥羽上皇曰命之爲義徵發不便諸國必困忠盛方
爲備前守命之便忠盛獲賊斬之是歲七月法皇慶
佛像三十軀於東洞院還宮不豫遂崩年七十七初
鳥羽帝之未生也堀河帝有病人皆屬望後三條皇
子輔仁法皇聞之曰朕雖出家未嘗受戒主上若有
不諱朕當再踐位既而鳥羽帝生其志遂寢豎堀河
崩乃立鳥羽又立崇德帝王三世改元者十四凡四
十三年間機務一出於法皇刑賞黜陟莫不與聞嘗
曰天下不如意者三鴨河水雙陸采山法師而已山
法師即延暦寺僧也然延暦興福二寺之擅威力亦
法皇佞佛之所致而遂不悟所慶畫佛五千四百七

營建佛寺、以求福田、皆多欲之所爲也、

十餘幅丈六佛像一百二十七軀等身佛像三千一
百五十軀三尺以下者二千九百三十七寶塔二十
一基小塔四十四萬六千六百三十餘嘗慶金字大
藏經於法勝寺數遭雨不果帝震怒盛雨於器而下
獄人謂之雨禁獄又嚴禁天下殺生放鷹隼鶻鷂諸
籠鳥燒漁網八千八百餘張停式條所載諸國貢魚
雖殿上臺盤殆如六齋日釋奠亦用素饌惟神厨僅
存舊式屢興土木國用凋喪國司遷替頗乖舊典定
任者三十餘國上萬石萬疋者輒得爲國司至有父
子三四人同時竝任童稚者亦得任焉而多置莊園
天下多不輸之地國司所統不過百分之一時又競

五年、三月、賑山城大和和泉石見長門豊後等國○五月、遣源能俊於山科陵、謝平忠盛奴代陵樹○七月、非常赦、但伊勢神人所謝、文代山科山陵樹者、不在赦限、

長承元年、二年、叡山西塔僧與中堂僧鬪、遣撿非違使捕僧徒首惡、

尚華麗如賤女子亦服文繡侈靡之風至此而極矣
法皇已崩鳥羽上皇專理萬機一效法皇所爲五年
二月立女御藤原璧子爲中宮闕白忠通女先是後
冷泉四條后後執政之女無爲后者蓋八十年矣后
之立時人以爲藤氏中興焉帝後徙讃岐中宮爲尼
終焉是歲有男子稱源義親入京上皇置之忠實鴨
院眞僞未決撿非違使源光信以私怨發兵撃殺之
及其從者流光信及其黨奪弟右兵衛尉光保官長
承元年先是上皇建三十三間之堂於東山號得長
壽院平忠盛監其事至是成以功除但馬守尋推刑
部卿聽大內昇殿忠盛其先雖出皇胤國香貞盛以

三年、天下饑饉、

保延元年、貢調多滯、勅備中守平忠盛、討海賊、獲三十餘人、是歲春夏飢饉、盜賊連起、

下世爲武士不齒朝貴至是始起其家是時上皇漁
色數微行忠盛每隨諸卿賤其門地恥與爲伍謀秉
闇刺殺之上皇益寵之冬家忠轉左大臣有仁轉右
大臣大納言藤原宗忠爲內大臣秋上皇定新制十
四條保延元年頻年饑疫災異多盜賊起二年又大
飢多棄屍者勅諸儒言政事得失式部大輔藤原敦
光疏陳七弊曰踈祭祀不信佛奪農時重賦歛縱奢
僭虛府庫廢學校其學議云天下之所貴惟賢所寶
惟穀宮城之南左則置大學寮以崇聖師右則置穀
倉院以蓄米穀而黌舍頹弊鞠爲茂艸蘋蘩溫藻之
奠有累供備搢紳靑衿之徒無處容身唐太宗卽位

源有仁爲左大臣、藤原宗忠爲右大臣、三年、以伊勢神人訴、流前主殿助平宰盛於佐渡、五年、興福寺僧燒別當隆覺坊、遂與隆覺鬪、遣檢非違使拂除鬪黨、六年、香椎寺僧徒燒太宰府、宋小宮與賊燒園城寺、永治元年、

士之生於斯

之初京師飢饉孜孜求士務在擇才政革舊弊頻致
豐稔宜依聖代之遺風早施明時之新化是歲左大
臣家忠薨是爲花山院家之祖其弟大納言經實爲
大炊家之祖擢大納言藤原賴長爲內大臣兼右大
將賴長忠實子忠通弟也永治元年春上皇薙髮稱
法皇先是法皇北面士左兵衛尉佐藤憲清辭官而
去初憲清博通兵書精射好和歌有寵于法皇而有
遁世之志一日決志陳情辭官還家有稚女迎牽父
衣憲清蹴之墜牀直出削髮改名西行年二十三遂
周遊海內詠歌自娛其妻亦爲尼時伊賀守藤原爲
業與弟賴業爲經皆爲僧隱大原山與西行相唱和

世賢愚隨天賦、予各殊其用、豈以堙塞巖穴、況其漁樵爲高哉、異邦革命之世、或有此事、二代高尚其事者、史傳美之、皇朝神裔相承、隱遁之士、似于不足稱者、然如西行志節高邁、卓爾不群、嘯詠吟歎寄傲風雲、進於遁世無悶者矣、至其捨身釋門、遺落人倫、而得罪於聖人、則當時習俗

爲業著大鏡紀文德以後十四朝事西行後過鎌倉
途遇源賴朝賴朝見其風韻頗高使人問名卽西行
也賴朝素欽其名乃大喜延見問以兵略西行辭謝
曰棄世以來家世所傳悉皆焚之吟詠之外都無所
記然亦不甚拒爲賴朝談兵一夕及旦辭去固留不
可乃遺以銀猫受而出適見兒童與之去冬十二月
法皇使帝禪位皇太弟體仁初法皇多內寵最後納
中納言藤原長實女得子寵專房稱美福門院生二
皇女法皇又恐其生女適生體仁法皇喜其生四月
立爲帝儲貳以內大臣賴長爲傅得子欲其速得位
至是法皇諭帝禪位卽日促書詔詔案改皇太子曰

擧世所尚、雖賢明之士、有不免焉、

近衛帝、名諱體仁、母美福門院、

康治元年、

久安二年、

三年、

皇太弟帝雅無去位之志駭曰須明日審議法皇不
聽時百官已備儀待詔出而中使往復數次法皇終
不聽及暮傳劍璽自是二宮不相協帝年二十三太
弟生三歲十二月卽位是爲近衛帝關白忠通攝政
法皇聽政院中尊先帝號太上皇於是世稱法皇曰
本院上皇曰新院上皇不得與聞政懊惱以涉歲月
康治元年園城寺僧徒火延曆寺堂房延曆寺僧徒
擊却之久安二年播磨守忠盛及子中務大輔清盛
從者與祇園神人鬪矢集神殿於是延曆寺僧奉日
吉神輿入京訴之踰歲興福寺僧發聖武帝陵遣使
南都檢察之三年春左大臣源有仁薨始法皇未薙

四年、興福寺僧將入京、遣兵拒宇治、使相國忠實諭之、五年、十二月、陰陽頭賀茂憲榮與少外記三善成重關爭、成重奪官、六年、美福門院去年幸熊野、是歲又與法皇俱詣熊野、七月近江美濃山中、怪獸食人、八月、興福寺僧徒數千、奉春日神人二百、奉神木入京訴學院、訴別當久闕、紛擾、非違使源光保率兵禦撤、訴門源賴賢護法皇宮、平家弘護上皇宮、僧徒委神木于勸學院而還、以僧隆覺為興福寺別當、仁平三年、藤原賴長遣兵賀茂、捕南都僧玄忠、血汚社中門、久壽二年、帝崩、先是帝幸石淸水、中路有葬桒還、近衛陣前、又

髮好修容儀有仁亦喜修飾朝服有稜烏帽有額始於此四年禁內火五年秋賴長爲左大臣冬忠通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尋罷太政大臣改攝政爲關白關白再任是爲始六年賴長養公能女多子入宮是爲皇后忠通亦養伊通女呈子入宮是爲中宮初賴長欲后多子不許忠實親請之法皇而得之及立呈子賴長不懌忠實欲使忠通讓攝政於賴長而佗日及忠通之子又請之法皇忠通奏曰賴長凶險不可忠實怒乃曰攝政朝廷所授氏長者吾所與乃令左衛門尉源爲義遣兵入忠通第奪藤原氏傳家重器朱器臺盤以授賴長又奪其邑獻之法皇因請使賴

長領內覽於是賴長得內覽文書專政忠通備位而已賴長頗博學多識常以經濟自許忠通工歌詩善書賴長非之曰是小技非經濟之學也至是不復相通帝稍長親信忠通惡賴長然壓於法皇不得如意居常鬱積成疾仁平三年秋帝有目疾欲禪位於雅仁子守仁關白忠通承旨奏請再三法皇以爲忠通利其幼弱不許忠實聞之曰愚哉立其子其父必專權佗人豈得預乎久壽二年七月帝崩無子上皇冀復位不然立重仁重仁其長子也長而賢中外亦屬意焉而美福門院以近衛帝短祚爲上皇所咒詛不欲立重仁法皇近臣受賴長凌辱嗍之者因又讚其

幸賀茂、帝疑鬠無故而墮、時人以爲不祥、善善惡惡人心之公也、然政忠通雖非良輔之器、而比之賴長之凶悍、相去甚遠矣、帝親信忠通而疏斥賴長、可謂知所好惡矣、而帝夭折、豈天欲降喪亂乎、保元元年、鳥羽法皇崩、保元之事、雖出帝王爭位、抑亦出於相臣之爭權、

與知咒詛事法皇因欲立帝同母妹暲子爲女主又上皇同母弟有雅仁雅仁子又有守仁法皇未決誰可立因密召忠通詢之忠通曰捨男立女舍子立孫皆非是宜立雅仁法皇從之雅仁稱四宮性輕譟無人望制下朝野愕然是歲冬後白河帝立以皇子守仁爲皇太子守仁幼失恃爲美福門院所鞠故門院勸帝爲儲貳保元元年七月二日鳥羽法皇崩法皇初嗣位白河法皇仍執機務白河崩後崇德近衞二世改元者九凡二十八年間法皇聽政院中如白河故事至是崩年五十四法皇通天文及音律又好容儀多內嬖及男寵而門院被最幸遂爲亂階云及崩

夫崇德雖帝後位、非賴長從史黨援之、焉能以深宮弱質、驟決意動兵乎、而鳥羽之立後白河、實由於忠通、世以忠通爲涵學長者、非賴長凶險之比、忠通特言語可聽耳、其奸則勝賴長也、夫四宮爲崇德之同母弟、而美福門院勸上皇立之者何哉、四宮之子守仁、早喪其母、養於美福與

卽夜葬之上皇入臨及門右衛門權佐藤原惟方稱遺詔拒而不納上皇大恚而還先是左大臣賴長失寵法皇諫事上皇上皇嘗夜密語之曰以古揆今孝德有皇子而承統者天智也淳和有皇子而嗣位者仁明也華山先於一條三條先於後朱雀朕雖不德先帝之長子位忝萬乘尊居上皇皇統所繫非重仁而誰法皇舍宜立之重仁而立非武非文之四宮今法皇已昇遐何憚之有吾欲舉大事廢豎子而再踐位如何賴長欲立上皇而己專權乃力贊之內大臣實能知之入諫曰天位宗廟所幽贊非人力陛下宜以天命自安今信諛言輕舉震驚殯宮恐鬼神不右

福無佗子可立。而愛其所鞠育。故欲立四宮。而及於此也。近衛帝之崩。因欲傳位於守仁。忠通數為請之法皇。至再三不已。是非掃元三年矣。及近衛崩。議繼嗣。美福欲直立四宮。則忠通亦贊成之。蓋四宮踈遠無寵。然以守仁故出入美福之宮。為其所旋養。忠通亦結婚於美福。共相結

上皇不聽。乃令賴長誘召將士。先是。實能密啓法皇曰。官車晏駕。大亂必興。宜豫備之。法皇乃署源義朝賴政等十餘人名。屬門院緩急召之。三日。京師流言。上皇集兵東三條殿。朝野洶洶。帝使下野守源義朝收少監物藤原光貞等於東三條殿。鞫之。五日。彗星見東方。將軍塚鳴。上皇徵兵。道路騷擾。帝勅源義朝及檢非違使源義康。自衛遣檢非違使平基盛于宇治。源季實于淀。平維繁于粟田口。平實俊于苦集滅路。藤原助經于大江山。捕諸國兵士齎甲入京者。六日。基盛獲大和人源親治。繫西獄。七日。修法會於田中殿。上皇不臨。八日。賴長使僧勝尊修法。咒咀國家。

託以循麗長賴長所以失寵於法皇。而走黨崇德者。以此。故保元之亂。雖由白河鳥羽以私愛廢立天子。然發之者忠通賴長也。二人之相軋。本由其父忠實。忠實之憎忠通。以其代己執權也。父子且然。況兄弟乎。況叔姪乎。當時君相皆然也。君已徇私。相亦營私。私之極。數論諸亡廉恥而

帝使義朝捕勝尊。處賴長流。九日。上皇將出鳥羽宮。參議藤原教長諫之。不聽。託言齋院行啓。入據白河北殿。十日。上皇召賴長。帝使平信兼要賴長於櫃川。賴長間道赴白河。上皇召源為義。辭。強之。乃率諸子至。陳策。奉上皇南狩。兵卽不利。遂奔關東。第八子為朝請卽夜直襲大內。火攻取帝。奉上皇代居。事可立定。賴長皆不聽。曰。吾已約南都衆徒。明旦必來。然後戰。上皇使平忠正源賴憲為義為朝平家弘分守四門。十一日。帝御東三條殿。關白忠通以下皆從。遣源義朝平清盛源重成源義康等。率千七百騎攻白河殿。為朝等距戰。勝敗不決。義朝請火攻之。上皇倉皇

不顧。然壞其紀綱非一世也。

薄命兒。

上馬出。勅檢非違使火上皇三條烏丸宮。賴長壬生第。及黨與十二家。遣源季實於宇治。備奈良僧徒。十二日。上皇薙髮入仁和寺。不納。事聞。帝遣兵守之。前關白忠實聞敗。出奔南都。賴長走中流矢。扶上輿。欲就忠實。忠實拒之曰。安有氏長者而死鋒鏑者。吾不欲見此薄命兒。賴長乃齚舌死。少納言藤原通憲獻策。榜亂黨姓名於朝堂。各署流貶處所。於是多出降者。乃悉論死。右大臣藤原雅實。大納言藤原伊通等曰。自弘仁誅仲成。未嘗加刑朝臣。況在諒闇乎。通憲曰。非常之事。宜非常議之。不可遺後患。令重仁削髮。流賴長諸子。及其黨卿以上。忠實以忠實奏請得釋。

夢之為祥。自古有之。故古有占夢之官。占吉凶。然崇德因之以致播遷。賴長因之以亡其身。皆平日思念之發。夢者豈可以吉凶占之耶。

通憲一旦柄用。衆序典章墜緒井井然可觀。施於政事。紀綱稍振。

為義匿於義朝所。帝使清盛斬叔父右馬助忠政。義朝斬父為義。流為朝伊豆。二十三日。流上皇於讚岐。上皇過鳥羽。欲拜辭山陵。不許。上皇大恚。初。上皇屢夢復祚。每夢必禱焉。至是帝遣人撿上皇東洞院書庫。有一匣。封縢甚密。發視之。盡起夢也。賴長亦素信夢。嘗得吉夢。意竊自負焉。竟以取禍。是日。京師流言。清盛義朝將戰。朝野騷擾。是歲。勅畿內七道。造營大內。初。關白忠通請修宮室。鳥羽上皇憚勞費不果。至是興土木。藤原通憲日夜計畫。布算外間殿堂門廡。諸司八省。踰年而成。又置記錄所於太政官。朝所皆其所建白也。通憲文章博士藤原實兼之子也。博學

然其怙寵弄權於智能則有之其德不勝才不免君子之譏惜矣

三年、四月、關白忠通奴毆侍藤原信賴、奪其家司平信範官、除藤原邦綱籍、下隨身七人於檢非違使、忠通就第杜門、

二條帝立、

平治元年、

信賴愚騃、覬覦非望、雖假源義朝之兵力、肆其姦謀、而不旋踵敗滅、誅宜矣、

信賴白面狂童耳、不過希望大將、何必擧兵劫官、徙帝幽上皇、欲何爲乎、彼雖狂騃、何遽欲身爲帝王乎、且上皇乃其所受寵昵者也、徙帝可也、何幽上皇、源義朝亦決嘗爲質信矣、然不至踈曠官闕以求之、信賴之不足與有爲、寧有不

宏才練達事務歷事鳥羽崇德近衛三朝任少納言其妻以帝乳母帝特親信之於是宮成進諸國司七十二人位三年春通憲奏曰人主先務唯在選擧其選人之方在行內宴試其才夫內宴先朝之舊式也中廢之殆百餘年宜起興此禮較諸卿之才帝然之親出仁壽殿賜詩文題於諸卿忠通以下悉應之秋八月帝禪位於皇太子在位四年元曰保元去位之後聽政院中倣白河鳥羽二帝性昏闇叛臣在側不之省自是亂逆相踵以終其世太子立是爲二條帝平治元年上皇嬖臣權中納言藤原信賴與前少納言藤原通憲有隙圖去通憲而已專權引左馬頭義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五　十九

朝爲黨十二月信賴以義朝兵作亂信賴三位忠隆子也貌美幼寵於上皇累遷中納言兼令官預政恃勢驕肆人呼曰惡右衛門督希望爲大將數請上皇以語通憲通憲諫曰大將重任也自非華胄不敢輕授若信賴任之恐取禍敗上皇不悅通憲因之圖唐安祿山事跡上之上皇未寤信賴御之稱病不朝信賴素善於中納言源師仲就其第講武事時太宰大貳平清盛結姻通憲勢位稍踰源義朝義朝嘗請通憲與婚通憲鄙之不許而爲子娶清盛女於是意懷不平居常鞅鞅信賴知之深自結納權大納言藤原經宗右近衛中將藤原成親檢非違使藤原惟方等

知其叛亂、量其居之何恃而然乎、饒令其忍通憲、斃之於路、如殺犬耳、何至犯兩宮、且其心所仇者平清盛、叛雖殺宗、兵不精於我、使義朝有意擧事、何不直攻之、而攻三條殿乎、然則平治之亂、出於藤原經宗惟方者乎、是溯想而當時世態、則不特論可得情者、

皆常嫉忌通憲信賴又與之陰相結欲乘隙而發會清盛赴熊野信賴遂與義朝等擧事九日白虹貫日通憲察將有亂入奏之上皇內宴乃容告之宮女而出奔大和信賴等不知以爲通憲必侍宴圍三條殿信賴呼曰臣爲通憲所讒今將被誅上皇大驚曰誰敢爲如此謀邪師仲逆黨也趣上皇出宮信賴使源重成等擁上皇入大內幽於一品御書所義朝等縱火烟焰蔽天大江家仲平康忠力戰而死死傷太多而通憲不在乃焚其第憲變服而遁盡殺家人信賴入居大內分將士守諸門徙帝於黑戶御所使經宗惟方伺察動靜自稱大臣大將黨與皆授官以義朝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五　二十

光賴器識閎偉、一旦臨變、確然不動其心、責難方以大義忠讜之言、感動人心、卒得脫主上上皇於虎口、其力多矣、及帝欲用之、乞骸骨、豈見機而起者乎、

爲播磨守十三日獲通憲於石堂山殺之梟示初通憲自知有兵死相或曰爲僧可免遂削髮曰信西然終不能免信賴遂居朝餉所冠服擧止如天子每朝會座群僚之上專決諸政公卿以下俯伏陪位獨藤原光賴不肯出信賴矯詔大會公卿議事光賴乃出戒從者有變以我首免勿辱賊手遂入曰今日朝班何異吾左衛門督也因進座信賴上端笏厲聲曰聞今日有旨召百僚不至有誅抑所議何事信賴俛首衆皆屛息光賴回視久之曰無所議則請退乃出召弟惟方及經宗責以大義曰我家自事延喜帝十一世於茲矣非善政不奉行非忠良不共事今汝黨凶

信頼醉臥、

豎將墜家聲不亦哀乎主上今何在上皇今何在神鏡劒璽一一問之會回顧見朝餉所窻中有人影曰此爲誰曰信頼居之故宮侍輩來往耳光頼嘆曰吾聞異國世有亂臣未聞皇朝有此事也因歔欷流涕使經宗惟方保護二宮曰平氏還力能匡復狂賊不能久也惟方等悔悟遂官軍得展力者光頼與有力焉清盛自熊野還途聞變欲避之其子重盛奮決議歸六波羅第使人潛入察事經宗惟方教帝逃出平氏兵迎路入其第公卿多踵至上皇亦潛出入仁和寺藤原成頼以告信頼方醉臥及醒聞之不信曰我委惟方經宗今何有是事成親曰皆彼等所爲爾信

鼻血被面、

信頼從士其還主辱、

頼懊悵憤惋惟方短小多智世呼爲小別當至是又呼爲中小別當謂其中立能左右也勅平氏討賊以大内新建恐罹兵燹誘賊至其第別遣兵入大内賊進退失據遂敗走信頼初盛氣指揮及聞官軍呼譟至怖失色不能騎左右扶上馬錯投地鼻血被面及其戰敗追及義朝於八瀨呼請與偕義朝怒毆其面從士某曰何故辱我公卿等若勇何不戰克信頼行過蓮臺野會山僧送葬而歸併甲冑鞍馬爲其所褫遂趨仁和寺求哀上皇上皇爲請帝釋之不報平氏兵以勅旨來捕誅之遂囚其黨五十餘人藤原成親以重盛姻免死其餘公卿貶官師仲在囚中自陳曰

自古逆賊世有、而未有義朝也、蓋忍乎弟、忍乎子、而忍乎父、又將以忍乎君也、義朝之罪天下俱所誅也、是雖忠致可得誅者、

鎌田政家欲取神鏡之東國奪懷之又見義朝繫大刀契匱鑰於佩刀紿奪之是臣不黨賊明證矣一旦與信頼相周旋者懼威權耳亦被流清盛及子弟皆進官流通憲子十二人世以爲出經宗惟方所爲也初信頼圍上皇宮宮人多墜井死於是左大臣伊通戲曰殺人多者得賞宮井當先受官義朝東奔至尾張投鎌田政家妻父長田忠致忠致心動伏兵浴室殺之獻其首賞爲壹岐守忠致觖望平氏臣家貞請斬之以懲不忠不許義朝諸子皆爲平氏所捕殺獨第三子頼朝清盛繼母爲尼者憫之爲請免死流於伊豆婢子三人皆幼以母殊色清盛納之因亦得免

永暦元年、

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大臣皆諫、獨李勣阿其意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臣引此例者謬矣、武氏之事異於此、而帝未嘗不以勸之言爲是、故外議一切不聽、至於法皇求以爲不可、則以天子無父母之語拒之、不孝不君、甚於高宗之所爲、

永暦元年帝納太皇太后藤原氏于宮頼長所子養近衛皇后是也保元亂後幽居帝聞其美諭旨公能納之朝臣公卿引唐高宗納武氏事諫之上皇亦數爲言帝不聽曰是朕家事不問外議天子無父母何有於先皇哉遂冊立爲皇后世呼二代后時經宗以帝舅惟方以乳母子親任用事每事以帝旨行不使上皇知上皇自仁和寺移八條第時登閣觀望二人以上旨施板爲蔽上皇恚命平清盛曰彼二人間朕父子汝爲朕誅之清盛收之將寘死前關白忠通請而減死遂流經宗於阿波惟方於長門由是二宮不協上皇所欲帝每反之時論譏焉清盛權漸熾顯官

伊通不聞博覽之名、而其所聞陳皆合時宜、黜詩賦而務實學、所見甚卓、知爲學之方者、

多出其門。秋以内大臣藤原伊通爲太政大臣。基實爲左大臣關白如故。藤原公能爲右大臣。藤原基房爲内大臣。基房忠通子也。時綱紀漸弛。舊章日廢。伊通深憂之。爲草意見一篇上之。其略曰。聖主不棄人取其所長。猶良工選材。曲者輪之。直者轅之。夫如此故世無遺才。又曰。治平已久。上下安逸。若有反側之徒乘時生心。其禍難測。臣聞嵯峨帝引坂上田村麻呂。將近衛。逆徒落膽。小一條院擧源賴義。白河帝召平忠盛。侍衛禁内。皆所以豫備不虞也。近世宿衛無人。雖藏人在安臥傍室。召而無應者。非所以重聖躬也。又曰。帝王之學。非謂善詩賦。要知治體也。君學之以使臣。臣學之以事君。則天下自治。若徒工詩賦。不達事情者。無益國家。世當有經濟之才。請選而用之。凡人心專爲身謀。而不通世務者。朝廷之罪人也。其言皆切事務。是歲以平清盛叙三位。尋任參議。踰年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爲權中納言。應保元年九月。帝奪左中將藤原成親。右少辨平時忠等官。皆上皇所親近也。帝御上皇收經宗等。故報之也。翌年召還經宗。尋復本官。至仁安元年。又召還惟方。源雅定嚮進内大臣。藤原實行五月進右大臣。或往賀之。車騎闐門。士女操作陳設甚盛。良久實行出見。喜動顏色。次詣雅定。門庭闐寂。不見賀者。俄頃雅定出接。第

應保元年、

實行雅定俱賢臣、雅定諳練朝典、能傳家說、實行至孝感人、皆可稱也、

長寬元年、西京火、延燒左馬寮、眞言院、中和院、木工寮、

二年、紀伊日前國懸社火、九月、興福寺僧修萬僧讀經於東大寺、祈國家治安、

曰。大臣之職繁劇可厭。何賀之有。尋藤原忠實實行並薨。是歲平清盛叙從二位。長寬二年。崇德上皇崩于讚岐。年四十六。世稱讚岐院。上皇自至讚岐。造宮松山。後徙志度。窮居僻遠。居常無聊。刺血書五部大乘經。三年而成。送之覺性法親王。請藏安樂壽院。親王爲奏請。後白河上皇不許。上皇大恚曰。朕爲懺悔親書佛經。特修冥福。非爲今生。而不許藏之。非但今生之仇。實爲地下之怨。乃齧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攪擾天下。以五部大乘經。廻向惡道。自是不復削髮剪爪。褐衣長巾。顦顇瞋目。慘悴骨立。至是崩。自是亂逆相踵。世以爲其祟。敕建廟巢田。每歲祀之。冬。前關白忠通薨。忠通工歌詞。善書。嘗有乞寺榜者。旣成。聞陸奧押領使藤原基衡所求。怒遣使奪還之。是歲。以藤原基房爲左大臣。經宗爲右大臣。兼實爲内大臣。兼實基房弟也。永萬元年。太政大臣伊通薨。以平清盛任權大納言。六月。帝不豫。禪位尋崩。帝頗用心政治。與關白基實謀。未嘗咨稟上皇。時論謂帝長於政事。短於孝道。太子立。是爲六條帝。甫二歲。關白基實攝政。後白河上皇決政院中。八月葬先帝。興福延曆二寺會葬爭班。搆兵京師。訛言上皇令僧徒討平氏。平氏聚兵自衛。大内亦戒嚴。上皇親往諭清盛。清盛稱疾不見。仁安元年七月。攝政基實薨。以左

忠通之得名、嘗皆小枝末節、而非有經邦論道之器、故法皇議皇嗣則阿諛從順、以立非所宜立、遂激上皇之怒、頼長得以藉口、保元之禍、忠通與有罪、

永萬元年、是夏京師多社鵲鬭、璺殿上、帝惡之捕入之獄、

六條帝立、

仁安元年、六月、應天門

大臣基房攝政。立皇叔父憲仁為皇太子。甫六歲。時帝三歲。昭穆失序。朝野譏焉。初上皇納兵部少輔平時信女滋子。嬖之。生憲仁。欲立之。憲仁母滋子、清盛妻妹也。後稱建春門院。十一月、罷攝政基房左大臣。以經宗為左大臣、內大臣兼實為右大臣。權大納言清盛為內大臣。踰歲陞從一位、為太政大臣。三年二月、帝禪位於太子。稱新院。時年五歲。未冠之上皇。自古無有。後九年崩。太子立。是為高倉帝。嘉應元年夏、後白河上皇薙髮稱法皇。先是清盛以病削髮曰淨海。稱太政入道。造西八條第。窮極土木。又興別莊于福原。朝廷賞罰出其喜怒。上皇積不能平。削髮歸佛。

廊無故而倒、二年、延暦寺所司三綱、日吉社司等、詣上皇宮、訴座主快修、燒山上房舍、
三年、六條帝讓位、高倉帝立、褓襁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無、然未有未冠而為上皇、與以叔父為皇太子、皆前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為也、

且以媢清盛。清盛乃悅。二年夏、以陸奧夷酋藤原秀衡為鎮守府將軍。藤原兼實歎曰、以奧夷任此職、可謂衰替之甚也。秀衡、基衡之子也。是歲、重盛逐其子資盛。以無禮攝政基房也。承安元年、清盛納其女德子為女御。尋為中宮。長於帝四歲。二年、宋明州刺史上書獻物。稱謂無禮。下群臣議之。大外記清原賴業曰、朱雀一條之時、彼所贈牒狀稱呼無禮。卻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日本國。而受之。時論非之。況今所贈。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乎。古昔使聘相通、用敵國禮。而今受非禮之信。恐虧國體。不聽。明年、法皇贈書及泥華三十張、沙金一百兩于宋。賴業博學通典。每

嘉應二年、
去年流藤原成親於備後、至是以山僧再訴、奪成親官、尋復官、
承安元年、
攝政基房罷太政大臣、
二年、
伊豆國司奏、有番船泊嚴島、形如夜叉者五六人登島、傷殺十餘人、賊下発火、燒禾稼、遂逃去、
三年、興福寺僧放火多武峯、

有咨議。援引古今、辨折精覈。多見采用。嘗表出中庸於禮記中、自為之註。賴業與宋朱熹同時。朱註未傳。自然契合。人以為奇。治承元年、先是師長為內大臣。至是為太政大臣。平重盛遷左大將。權中納言宗盛兼右大將。師長、賴長子。宗盛、重盛弟。重盛尋遷內大臣。四月、京師火。延及大內。大極殿、八省院、悉蕩燼。六月、清盛殺西光。流權大納言藤原成親於備前。右近衛少將藤原成經、檢非違使平康賴、法勝寺執行俊寬於鬼界島。初成親寵於法皇。僥覬大將。清盛超授子宗盛。因此怨平氏。與康賴、俊寬及西光等、謀滅平氏黨。人源行綱自首告覺。清盛怒。處成親以下流斬。

治承元年、
火所及、會昌門、應天門、朱雀門、神祇官、民部省、主計寮、主税寮、式部省、眞言院、主水司、大膳職、大學寮、勸學院、燒邸第坊市二萬餘家、

二年、皇子言仁生。母平氏。尋為太子。三年、重盛薨。重盛資性忠恪、沈毅有度量。中外屬意。嘗啓事中宮。有蛇至膝下。恐其驚中宮、徐捉首尾、以裒蔽之。召藏人仲綱授之。宮中終無知者。性度如此。憂其父凶暴、禱死。逝。天下知與不知、莫不悼惜。十一月、地大震。清盛積怨法皇、率兵數千至自福原。京師騷擾。法皇遣中使諭之。清盛不釋。罷關白基房、貶為太宰權帥。以右近衛中將基通代之。進內大臣、奪太政大臣師長官、流尾張。遣宗盛率兵、幽法皇于鳥羽。奏帝曰、自今諸政、皆陛下意。至翌年二月、清盛諷帝禪位於皇太子。奉帝幸嚴島。帝先幸西八條第、過鳥羽、覲法皇。嚴島、

二年、
三年、去年、叡山堂衆與學生戰、清盛援學生、又敗、至是叡堂衆逼者、所在捕、堂衆遂勝、横川、勅使諭和、堂衆焚西塔、劫諸社諸寺、祈請僧徒闘亂、
四年、
鳥羽帝讓位、帝性仁慈、出於天性、故無

聲色狗馬之娛、唯欲得法皇之歡心以爲樂、二條帝之崩而有純孝如此也、遜位未幾崩、以憂鬱離政數、未滿廿一歲、而爲性良徹、如彼孝悌、非仁孝之致也。

高倉帝崩

祠、清盛所虔事也、故引帝誓祠前、欲其不負己、帝憤清盛跋扈、法皇幽閉、居常鬱鬱、遂内禪、帝少受學清原頼業、性孝而仁恕、嘗有獻楓樹者、帝愛之、命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將飲酒、剪枝爲薪、以煖酒、信成見而大驚、收仕丁、將寘之罪、會帝使信成上其故、信成具狀請罪、帝從容曰、唐詩有云、林間煖酒燒紅葉、誰教仕丁作此風流、無復所問、嘗夜聞婦人哭聲、使人問之、曰、妾主婦素貧、製一衣極艱、今新製朝服、而爲盜所刼奪、無力以辦、帝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爲心、今朕不德、使人爲盜、是朕之恥也、乃召女、賜中宮御衣、其仁恕如此、至明年崩、法皇歎曰、使上皇在

安德帝立、治承四年三月、賀茂社池蝦蟇與蛇鬪、數殺蛇。

位久長、則延喜天暦之治、可以復覩、而早年昇遐、非特朕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太子立、是爲安德帝、甫三歲、法皇復聽萬機、而清盛專決事、以關白基通充攝政、五月、源頼政奉皇伯以仁王、起兵討平氏、未擧事發覺、頼政等奉王走南都、平氏以二萬騎來攻、頼政隔宇治橋拒之、兩軍阻水互射、園城寺僧徒有筒井明春者、輕捷絶倫、射斃十餘騎、既而矢盡、執眉尖刀、趨走橋架、如履平地、其徒有一來者、亦趨勇善戰、跳踰明春頭上、進斬敵兵、觀者駭歎、既而軍敗、頼政仲綱等自殺、王逃中流矢薨、六月、清盛奏遷都于福原、以舊京逼於延暦興福二寺、數蠢動、避之也、今

七月、解興福寺僧綱見任、收莊園。

公卿建宮城、以地迫狹未就、奉帝于清盛第、先是以宗盛請、迎法皇於八條烏丸、稍釋其防、及有以仁王事、又幽之福原、八月、流人源頼朝奉以仁王令、起兵伊豆、討平氏、與平氏黨大庭景親戰、敗走安房、初僧文覺坐事配流伊豆、自稱善相人、一日見頼朝曰、公之相極貴、公須首唱義擧、復舊讐、雪前恥、頼朝心竊喜之、然慮其狡譎、適爲身累、唯唯遜謝而已、文覺於懷中出一枯髏、詐稱義朝首、曰、我在獄日、盜而藏之、使我不遭流竄、公豈得覩先公哉、因潸然泣下、頼朝亦嗚咽歔欷、至是遂決意擧事云、源義重起兵上野、據寺尾城、九月、源義仲起兵信濃、頼朝徇上總下總

十一月、以熊野前別當湛增燒掠莊園、勅別當範有執之、

養和元年、正月、以兵革及東大寺興福寺火、廢朝、勅大和捕興福寺僧徒、據僧官人以下或式、解東大寺興福寺僧綱以下見任、

武藏相模悉下之、據鎌倉、清盛聞頼朝未死、大怒、下官符東海東山北陸三道、以嫡孫維盛爲追討使、忠度爲副、東擊源氏、頼朝逆之駿河、維盛兵潰還、頼朝欲追擊而西、以關東豪傑有窺其後、留將守駿河遠江、退至黄瀨川、得其弟義經、十一月、清盛奉帝復都平安、造宮夢野、奉法皇、十二月、清盛使其子重衡率兵燒興福東大二寺、斬僧徒數百人、養和元年二月、尾形惟義起兵筑紫、河野通信起兵伊豫、並應頼朝、閏月、平清盛薨、遺表云、凡事皆咨宗盛、又遺戒子弟、力討頼朝、清盛自左衛門尉至太政大臣、同姓爲公卿者十六人、得昇殿者三十餘人、爲衞府國司者六

收莊園、二月、守佐大宮司宇佐公通、奏菊池緒方臼杵戶次松浦黨應源賴朝、燒太宰府、三月、復東大興福二寺莊園、借綱宗、八月、平貞能討西國叛黨、壽永元年、平宗盛爲內大臣、

壽永二年、遣使於諸山陵、謝燒東大寺大佛、

十餘人。其采地半海內、富過王室、天下政事皆出其意、橫暴驕溢、上下苦之、及薨、上下莫不解體、三月、重衡等與源行家戰美濃、破之、獲義圓、義圓、賴朝弟也。行家走依賴朝、賴朝不容、乃附義仲、先是平氏請法皇、令藤原秀衡攻賴朝、又以越後豪族城資永爲越後守、攻義仲、義仲逆擊破之、宗盛又遣族通盛經政等攻義仲、敗還、北陸悉屬義仲、賴朝漸忌義仲、壽永二年、遂親率兵十萬擊義仲、義仲避之越後、送質講和、賴朝自碓氷嶺還、是歲四月、平氏使維盛率宗族六人兵十萬北擊義仲、義仲與戰于越中、大破之、追擊戰于越前近江、皆破之、使人喩延曆寺爲內

七月、叡山多武峰僧、與源賴政遺黨作亂、○遣平忠度、率兵赴丹波、

人君卽位、必正其始、正其始、所以正其終也、自古未有無神器而登極、法皇出於一時之權、而不可爲萬世法、是蔑祖宗之法、而不正其始也、

應、七月、進據叡山、宗盛挾帝及法皇奔福原、法皇逃幸義仲營、宗盛遂泛海奔筑前、義仲進入京師、法皇還御法住寺殿、以源義仲爲左馬頭兼越後守、行家爲備前守、敕討平氏、削平氏二百餘人官爵、時帝爲平氏所擁在筑前、法皇下勅遂廢之、立皇弟尊成踐祚、左大臣藤原基通攝政、先是法皇喩旨宗盛還駕、不奉詔、法皇會公卿議皇嗣之事、右大臣兼實上言、京師無主、四方觀望、平氏挾乘輿、吾討之無名、宜更立新主以繫臣民心、祖宗之制、無劍璽則不得卽位、然繼體天皇卽位以前稱踐祚、及得劍璽乃卽位、今宜據此例、法皇從之、乃議所立、議者謂世亂宜立長

八月、帝至太宰府、原田種直及菊池臼杵戶次松浦等、率行宮衛護、九月、緒方惟能叛、臼杵已下應之、惟能犯太宰府、平貞能菊池原田等、俱戰不利、

君、故以仁王子避亂北走、曰北陸宮、義仲奉入京師、宜立之、或議其嘗爲僧、爲不可立、高倉帝仍有二子、叔維明五歲、季尊成三歲、召見之、覺季可愛、命卜之、叔告吉、法皇寵姬丹波局勸立季、是爲後鳥羽帝、九月、尾形惟義攻平氏、宗盛敗赴讚岐、造宮、徇南海及山陽、法皇勅義仲西伐、義仲以糧乏遷延未發、抄暴京畿、法皇稍厭苦之、欲引賴朝除之、敕復賴朝本官右兵衛佐、召致宿衛京師、賴朝以關東未平辭之、義仲遂迫於勅命、率兵至備中、遣將與平氏兵戰于水島、敗、義仲欲進攻屋島、時賴朝遣兵以二弟範賴義經將之、護貢賦入京、義仲聞之、引還、法皇敕止之、義

壽永三年、

帝在屋島、正月、徙福原宮、

仲不奉勅、還、而遣使平氏、欲與連和、以拒賴朝、宗盛欲許之、知盛不可、法皇命撿非違使平知康、欲使延曆園城二寺僧徒討義仲、兼實諫止之、且請諭賴朝滅兵、以釋義仲之疑、法皇不聽、義仲遷帝于閑院、法皇于攝政基通第、逼法皇乞討賴朝宣旨、許之、義仲遂怨法皇、請罷基通攝政、以藤原師家代之、奪公卿四十餘人官爵、法皇懼、以義仲爲征夷大將軍、時元曆元年正月也。而賴朝所遣二弟範賴義經等、已將兵數萬、分道入京師矣、義仲拒之菟道勢多、敗死、傳首京師、梟于東獄、帛書其髮曰賊義仲、二月、平氏還據福原、賴朝以法皇宣旨、命範賴義經移兵攻破之、

帝御船遷屋島、四月十六日、法皇改元元曆、

平將武藏守知章以下十人死之重衡等被虜平氏逃保屋島法皇使重衡作書喻宗盛奉還劍璽宗盛等不許平時忠又罵辱敕使逐之法皇大怒或曰劍璽在彼所而吾不卽位彼重我輕不如早行卽位禮兼實以爲不可曰是傷國體啓僭亂也法皇不聽七月使帝卽位於太政官廳以義經任左衞門尉補撿非違使敍從五位下聽院昇殿賴朝奏請遣參河守範賴爲追討使西討平氏凡關東家人不由賴朝奏而拜衞府官者盡收其邑不許東還是歲賴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充別當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爲執事初賴朝在伊豆康信以其乳母子最親善一月

壽永四年、

文治三年四月、奉謚曰安德天皇、建久二年、勅長門建阿彌陀寺、薦天皇冥福、

三遣使告京師動靜及淸盛欲盡滅源氏特遣宗人告之廣元匡房曾孫也以賴朝薦爲撿非違使兼實曰非儒家進仕之例遂不用於是二人前後奔鎌倉從賴朝康信善治獄府無寃結廣元有經濟大才賴朝之攘權義時之竊柄皆廣元敎之耳嚮使朝廷收而悉其用未必無可觀者惜矣驅其良而與人也文治元年正月範賴留部將三浦義澄守赤間關渡海入豐後二月遣義經攻屋島破之宗盛等挾先帝航海西奔三月義經追擊會範賴于長門壇浦與平氏大戰海上平氏敗績宗盛母抱先帝投海崩知盛敎經等六人殉之宗盛時忠淸宗被虜及皇太后平氏

法皇既立帝、平氏以爲彼既立主、是名我爲賊也、寧與神器俱沒、不以天皇餌敵、然則海上之禍殆非法皇速之耶、當此時使法皇有深遠之略、而輔臣有規畫之才、則必有以善處之、然帝僅什歲、不知運祚旣傾、而平時子之果決、固非法皇所能料也、

義經索寶劍不獲獲鏡璽併諸俘虜還京師法皇授賴朝從二位五月義經護送宗盛于鎌倉斬之賴朝逐義經八月法皇以義經爲伊豫守兼院廐別當賴朝怒不告而敍任遣僧昌俊襲義經第義經及前備前守行家逼法皇請討賴朝宣旨法皇不得已下院宣討賴朝兼實議曰追討之詔不宜輕下宜勅賴朝曰義經有罪則當致之鎌倉而誅之不宜騷擾京師也儻無心殺之須釋纖芥之憾全懿親之恩戒敎如此而賴朝不奉詔則處之違勅以聲其罪恩威並行國憲益張矣不聽遂賜院宣賴朝聞之親率諸將西上擊行家義經進至黃瀨川聞其走鎭西還鎌倉於

經房、右中辨光房子也、任參議兼近江守、建久中兼民部卿至權大納言、

或讒經房、賴朝曰、經房素有良臣之譽、

是賴朝訴究不已法皇急敕諸國捕之賴朝遣北條時政守護京師用大江廣元議使時政奏曰行家義經逃亡難輙搜捕若隨聞發兵則郡國虛耗其費不貲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就所在逮捕則可不勞而自定矣常賦之外計畝課兵糧又請自爲總地頭法皇心難之藤原經房力贊成之公卿遂憚違賴朝意遂聽之賴朝旣爲總地頭諸國地頭皆以家臣爲之國司之權移於守護領家皆喪其地而土地之權悉歸武人矣初經房當平氏用事之日能得其甘心平氏滅賴朝起亦聞其爲人屢通慇懃以故經房深結于賴朝竊望其薦己自是益爲賴朝所悅每有所

曰吾所擬請、因彼未見其不可也、

擬請事無巨細因經房奏達經房頗爲威福頼朝薦右大臣兼實内覽章奏尋爲攝政又請定議奏十人以内大臣實定權大納言經房等充之奪預東討宜旨者參議平親守右大辨藤原光雅等十餘人官爵僧徒與義經交涉者一切逐之朝廷悉從其請叙任黜罰甚多二年三月頼朝奏揔相模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等去年以往逋租因請諸國皆准之兵興以來民不暇農務關東疲弊殊甚自今量民力收賦税既而召北條時政還鎌倉留北條時定等衞京師五月時定獲源行家于和泉斬之義經遁入陸奥十二月以天野遠景爲筑紫奉行是歳

内大臣實定、大納言實房、權大納言宗家、忠親、權中納言實家、通親、經房、參議兼光、雅長、

文治二年、

十月、以諸國地頭妄稱恩賞、加徵課役、擾在廳官人郡司等、下官符禁除、見在謀反人故地之外地頭進止、

三年、

二月、復置記録所、三月、法皇使議奏公卿、及左大臣經宗、内大臣良通等二十三人、各上意見、

頼朝又遣中原親能守護京師三年六月頼朝遣大江廣元修閑院八月京師多盜頼朝薦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鎭京師奏曰北面諸士任撿非違使自古所難宜精選其人補之至諸州地頭臣已嚴加告戒若有不從臣指揮者承勅按治行平每擒獲群盜輙斬之不復報撿非違使四年春頼朝奏曰陸奥押領使藤原泰衡黨匿義經罪同悖逆臣願奉勅討之泰衡秀衡子也先是秀衡卒遺囑云擧國聽於義經以抗頼朝故頼朝有此請五年正月叙頼朝正二位法皇勅頼朝繕修大内閏四月泰衡遣兵襲義經義經自殺函其首送之鎌倉七月頼朝大徵兵奏曰藤原

四年、

内大臣良通薨、冬、左大臣藤原經宗罷、尋薨、

五年、

泰衡久庇亂人請討之累表不已朝議以義經伏誅天下略定宜與民休息難之頼朝遂不待詔發兵八月擊陸奥出羽悉平之泰衡爲其下所殺九月勅書至頼朝留葛西清重鎭陸奥十二月攝政兼實爲太政大臣尋爲關白法皇召頼朝入朝豫造第於六波羅待之建久元年十月頼朝發鎌倉十一月入京師先見法皇後入朝直授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賜車服儀從法皇數召見頼朝每入對漏數刻輙退頼朝上表辭兩職尋還鎌倉二年正月頼朝改公文所曰政所大江廣元爲別當如故自是賞功臣頒封邑皆以政所下文行三年三月法皇崩年六十六法皇

十二月、權大納言藤原良經兼左大將、

建久元年、

帝元服、用晝御座劍代寶劍、

攝政兼實罷太政大臣、

二年、

内大臣藤原兼房爲太政大臣、以山僧訴、黜佐佐木定重、

三年、後白河法皇崩、

後白河亂世之主也、以龍四宮、憂繼大統、擁立五帝、黜陟從心、政事不爲不久、享年不爲不永、而播遷拘大、幾至亡邦、何也、大綸不明、而紀綱不振、兵權不返、而威福下移、擧求朝上下二千三百餘年之變、集注位在院二十八年之間、知曰大運者、人事鳴乎邪、

在位在院凡二十餘年改元者十四擁立五帝而政皆決於己法皇初於父皇崩之日與兄爭天位後又使義朝誅父人倫之擾莫甚焉至於嬖寵藤原信頼招兵革委任平清盛遂反噬逼義仲義經下討頼朝之詔則爲奸雄要請之地不悟崩後遂遣使就拜頼朝爲征夷大將軍天下兵馬之權悉歸武人矣世謂頼朝首攘王權豈然焉乎法皇之與之也通憲嘗言法皇爲闇主無比此雖非臣子之所可言亦當時之公論也

保元建久之際國勢一變論者或歸咎於後白河法皇蓋法皇在院執政權三十餘年流崇德上皇使清

盛殺其叔父義朝殺其父倫理絶矣二條帝嗣立而父子不相能六條帝之立以其叔父爲太子又遽奪少帝之位使童稚稱上皇養和之亂無劍璽立天子蔑倫廢乎上祖訓自棄而亂賊接踵乎下擧本朝上下二千三百餘年之變集聽政三十八年之間雖曰天運蓋亦人事也幸祖宗之德澤紀綱在天下者未全亡也假使有英主如後三條而輔以通變明機之士亦未必無濟危之策抑處保元之時信賞必罰不假武人以權柄清根本以臨億兆或可以靖義朝之心矣至平治以後清盛擅權次之諸源群起其勢益熾然而彼皆私讐平氏而已若使朝廷並存之以相

箝制則其勢必不暇他及我可以徐處之矣壽永之初頼朝義仲未搆隙使法皇禮貌義仲以陰備頼朝則頼朝亦恭順不敢專擅也且義仲雖强暴難制不若姑猶若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而約束之以法度乃可以馴服其心爲我之爪牙也而法皇不察于此甘受頼朝之美言欲借其力以除目前之逼遂至受其凌暴許之討頼朝既而義仲與平氏共亡猶不懲賜義經以討頼朝之宣旨至此頼朝心竊喜曰是可以持朝廷之短長矣於是訴所欲訴請所欲請公然收天下之大利無敢所憚朝議無如之何大勢一變而大權不可復可勝歎哉抑頼朝初志不及于此其不

初遣一兵西行者在竊據東隅也其願源平並仕又請與平氏連和其情可知也夫安德雖平氏之出爲法皇親孫且使法皇別立主則利於源氏不利於朝廷豈非處置失當之大者乎爲法皇之計宜並存源平漸收其權而制其爭而此事非法皇與當時公卿之所能辨也由是觀之頼朝智略絶世能定禍亂奪大權亦時運之使然者孰謂人力所致乎哉嗚呼神武以降千數百年列聖相承積德累仁之化入民心者至深其餘澤窮天地而無盡而一旦爲武人之有亦天運果無循環之時乎然焉者雖曰人力所致果有天道也

積德累仁之化入民心者至深矣其餘澤窮天地而無盡也

我葉跡　箱跡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五　大尾

明治十年十一月廿八日版權免許
同　十二年七月出版

著者　東京府平民
近藤餅城
深川區深川富岡門前町七十番地

出版人　同
阪上半七
日本橋區吳服町十二番地

發賣人　同南傳馬町壹丁目
吉川半七

發行

大阪
柳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松村九兵衛
岡田茂兵衛
和田治郎兵衛
田中太右衛門

名古屋
片野東四郎

甲府
内藤傳右衛門

書肆

東京
北畠茂兵衛
稲田佐兵衛
山中市兵衛
丸家善七
北澤伊八
小林新兵衛
須原鐵二
水野慶治郎

賴山陽（襄）著

日本外史

明治八年（一八七五）東京牧野善兵衛等刻本

據明治八年（一八七五）
東京牧野善兵衛等刻本影印

徵顯
闡幽

明治八年春日書
実美

標註日本外史序

古今國勢之變修史之體裁係焉我朝中世以降王室失馭政歸將家子成所謂此間有宇宙未曾有之國勢敘之當用宇宙未曾有之文體者自非子成之才與文孰能得獨力網羅

綜各家顛末精核簡明如斯書乎況子成生遭於武治之世則其所論說或不能無隱諱而凡事繫於王室將家名分之大義者微言深旨尤致其意焉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百世之下矣此其一部外史畢世精力之所鍾而所以至皇政維新今日之盛稱為良史也歟頃者余友吉原氏為之標註提綱揭要使讀者因以了作者苦心之所存則天下古今形勢之變理亂興廢之蹟粲然可觀矣其裨益史學豈淺尠哉余加訂正遂以詹言

弁於卷首云

明治八年三月　關機識

佐瀨得所書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蘇轍上韓魏公書愛之以爲自古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而自售識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其言貌以養己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
閣下今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蹈久處閒地使襄學轍所爲可以無嫌矣特貴賤懸絶不啻如轍於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今茲
尊嫡君侯膺

幕命入朝謝
大拜之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邸吏帶
閣下之命來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禮意懇懃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於
閣下而
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乎雖未接謦欬聞其詞命亦可以自壯於是忘其蕪穢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轍書稱史遷文有奇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踈略輕信淺陋無識夫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踈略之譏況如襄以寒陋一書生獨力罔羅古今其不

點注標記

賴襄字子成號山陽又號三十六峯外史其父惟完號春水安藝加茂郡竹原人爲廣嶋文學以安永九年庚子生子成於大阪天保三年壬辰五月子成死于京寓時年五十三葬于長樂寺著有本書及日本政記通議新策春秋講義先友錄日本樂府詩文集等
左近衛少將越中守源定信退隱號樂翁實田安中納言宗武次子出承木工頭松平定邦之後居奧州白川食十一萬石天明中文恭公奏爲老中其在職能擧有德公之政德化大行擧世倚賴稱爲賢宰至文化中致仕
蘇轍字子由
韓魏公名琦字稚圭英宗時爲首相
尊嫡名定永
謝大拜之恩此年三月文恭公拜大相國乃使定永等朝獻謝恩
謦欬言笑也
司馬遷字子長漢武帝時爲太史令撰史記

自揣而招大方嗤笑必也然少小嗜讀國乘每病
常藩史之浩穰又恨其有闕至近代之事與夫
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綜各家終始者於是私倣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自源平氏至於　今代間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群雄關係治亂者家別紀之或鍇而合之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與臣屬謀畫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引旁搜辨析錙銖世自有其人以爲非襄輩所及也至其義例蓋亦有貽淺陋之嘲者
事繫
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雜以雄長舉

今代而稱謂論說如欠尊崇者是自有說焉夫右族迭興甲起乙仆以成海宇之沿革而事不必關於
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其中貫以
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厠權豪於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見統屬而載之事實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　今代稱謂則謹據
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不敢私撰名號以黷　今代而眯後世耳目閱首至

點注標記

大方猶曰大家也
國乘猶曰國史也
常藩史大日本史是也
隆治之所由指德川氏撥亂反正之事蹟
先輩撰著安積覺所著烈祖成蹟中井積善所著逸史等是也
中興諸將謂楠氏北畠氏等
割據群雄謂後北條武田上杉等
是自有說焉是字指事繫一姓之下等之三事也
右族名將家也
元帥征夷大將軍也見統屬統謂元帥屬謂權豪
奕葉猶累世也

喋々、多言也
溢、過譽也
口手為事之謂拮据
父母之邦、謂廣嶋藩
文政仁孝朝年號

尾瑣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今
曰無前之
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其諛與
溢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襄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
不為
閣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取
其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也所以引据剪
裁皆成一家私乘之體至寫録體貌又一倣古史
不肯學輓近之文觚是以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篋
笥未嘗示人今乃得
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眞意外之幸也

襄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非經
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
令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可不加謹襄也
病羸不能致力父母之邦況敢望有益於世然生
遭此極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焉則
不負為太平之民也蘇軾謂魏公苟以為可教而
教之則幸矣
閣下其亦有以教襄焉冒瀆尊嚴惶懼無已
文政十年丁亥五月廿一日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標註日本外史例言

一此書今盛行于世。殆至戸讀家誦。以其文義質實明暢易辨解也。然閱首至尾。得一部要領者。則十僅一二耳。是所以余忘謭陋。為之標註也。

一此書詳將家興廢。以形世變。而其中貫以帝系年次者。條理本自明白。然初學之徒不易記認。故即位改元。及諸將帥繼世叙任之類。必標出之。

一凡事蹟之關治亂盛衰者。就本中撮其要。疏於行首。令讀者詳其始終顛末。

一官名通稱。及城邑山河之所在。亦附載之。其卷冊既異。或年次相隔者。則重複出之。以便省覽。

一凡土地名氏之類。其方音稱呼。隱僻不可徵者。錯雜難詳者。則闕如焉。以俟後考。

一本文所援引故事成語。及字句之稍難理會者。儘加註釋。以令易了解。

一河越本。標本書。別本異同者。定從其一。不復掲之。以欄外乏餘白也。其據他書。有所訂正。不可刪去者。則存之。

一諸家略譜。各附其卷首。使讀者一目瞭然。如國郡沿革圖。則余又別撰外史年表。附録之。就而參攷焉可也。

一此書名分所係。體裁之得宜。而叙事之妙。議論之確固。非余輩贊評之所能悉矣。要讀者不覆玩味。自然得之耳。故不贅之。

一全編加標註。及施音訓點句讀。分節段等。皆以裨益黄小。令識者看之。覺煩蕪可厭也。況余輩寡聞固陋。其紕繆者尚多。博雅君子。為加釐訂。為幸。

吉原呼我識

日本外史

引用書目

天正記　　豐鑑
小松記　　富樫記
淺井軍記　　朝倉軍記
江北記　　江濃記
蒲生氏鄉記　　惟任退治記
柴田退治記　　余吾莊合戰覺書
紀州發向記　　島津家記
朝鮮軍記并圖　　朝鮮征伐記
高麗陣日記　　朝鮮物語
清正記　　前田軍記
黑田長政記　　細川忠興記
將士美談　　武邊物語
武家閑談　　武者物語
武將感狀記　　武家高名記
武家盛衰記　　老人雜話
故老物語　　大河内秀綱物語
○三河記　　三河物語
松平譜　　德川記
創業記　　藤澤寺緣起
松榮紀事　　家忠日記
增補追加家忠日記　　關原記
關原軍記并圖　　關原記大全

關原外記　　石田記
石卯餘史　　駿府政事錄
東照宮御遺訓　　御遺訓附錄
御遺誡　　慶長記
慶長一統記　　慶長日記
元和記　　四戰紀聞
三形原合戰記并圖　　小牧合戰圖
大阪記　　大阪軍記并圖
難波戰記四種　　冬夏日記
秀賴記　　大阪首帳
若江合戰記　　大阪冬夏陣覺書
樫井合戰記并圖　　淺野家記
淺野家臣記　　小幡景憲事記
酒井家記　　本佐錄
落穗集　　玉露叢
玉滴隱見　　岩淵夜話
武野燭談　　柳營秘鑑
諸家大秘錄　　諸家深秘錄
君臣言行錄
○續日本記　　續日本後記
文德實錄　　三代實錄
令義解　　類聚三代格

延喜式　姓氏録
三善清行意見封事
職原抄　皇胤紹運録
尊卑分脈　公卿補任
武家補任　大系圖
武家大系圖　足利系圖
細川系圖　德川系圖
上杉系圖　貞水式目
建武式目　知譜拙記
主圖合結　武鑑五種
〇水鏡　扶桑略記
世繼物語　榮華物語
續世繼物語　增鏡
宇治拾遺　玉海
百錬鈔　愚管抄
古事談　續古事談
著聞集　十訓鈔
徒然草　愚昧記
後愚昧記　康富記
親元記　祇園執行日記
東寺執行日記　吉野拾遺
義貞記　菊池武朝申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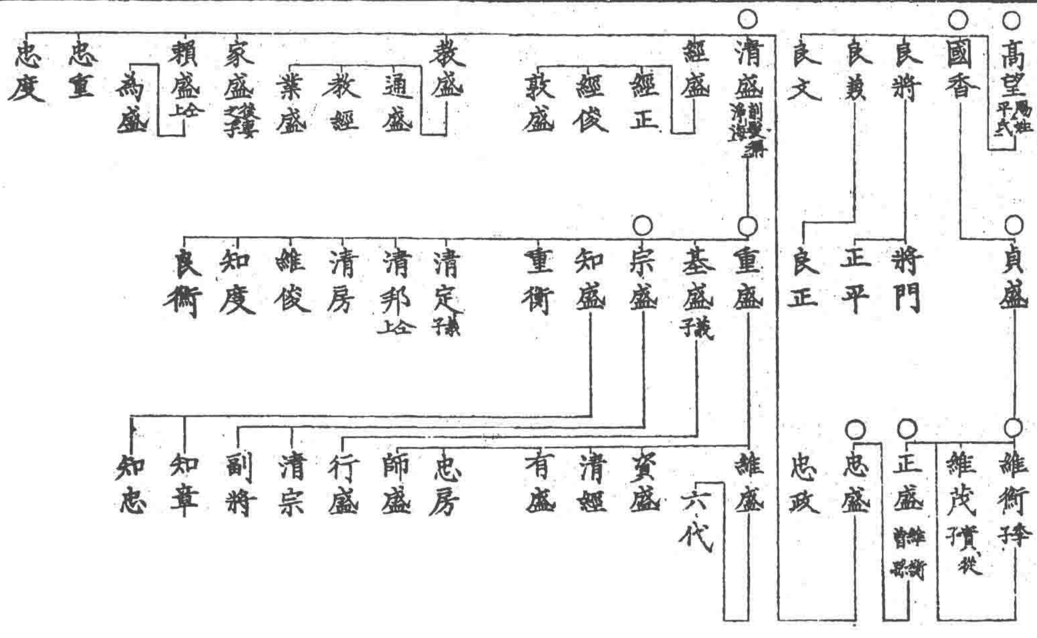
吉野帝書案　新葉集
宗良親王集
〇大日本史　大日本史贊藪
國史實録　烈祖成績
藩翰譜　王代一覽
鎌倉將軍譜　京都將軍譜
織田信長譜　豐臣秀吉譜
東照宮年譜　年譜附尾
武德大成記　武德安民記
武德編年集成　東遷基業
東遷成基　大業廣記
〇元史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　懲毖録
皇明通紀　皇明實紀
兩朝平攘録　中山傳信録
異稱日本傳
〇和漢合運　木下長嘯集
羅山集　讀史餘論
五事略　保建大記
本朝通紀　中興鑑言
制度通　南留別志
駿臺雜話　通語

日本外史

目次

點注標記

平氏略系


高望
國香
良將
良兼
良文
清盛
經盛
經正
經俊
敦盛
教盛
通盛
教經
業盛
家盛
頼盛
上仝
爲盛
忠重
忠度
貞盛
將門
正平
良正
重盛
基盛
宗盛
知盛
重衡
清定
清邦
上仝
清房
維俊
知度
良衡
維衡
維茂
正盛
忠盛
忠政
維盛
六代
資盛
清經
有盛
忠房
師盛
行盛
清宗
副將
知章
知忠

日本外史卷一

源氏前記

平氏

外史氏曰。吾讀舊志。見鳥羽帝時數下制。禁諸州武士屬源平二氏。曰。大權之歸將門也。其在於此時歟。及讀三善清行封事。陳宿衛豪橫之患。乃知制度之弊。其來久矣。非壹始於此也。蓋我朝之初建國也。政體簡易。文武一途。舉海内皆兵。而天子爲之元帥。大臣大連爲之褊裨。未嘗別置將帥也。豈復有所謂武門武士者哉。故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天子必親征伐之勞。否則皇子皇后代之。不敢委之臣下也。是以大權在上。能制服

海内。施及三韓。肅愼無不來王也。及至中世。纂倣唐制。官分文武。乃特置將帥六衛之將。將天子親兵。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建左右馬寮。以蓄貢馬。而邊要之國。諸郡皆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五人爲伍。伍二爲火。火五爲隊。隊二爲旅。旅十爲團。各有首領。一火六馬。便騎射者。特爲騎隊。皆任守令簡點。衛京戍邊。按簿差遣。每舉征伐。令沿道諸國須契敕勘合。凡征行萬人乃有將軍。有副將軍。有軍監。有軍曹。有錄事。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首領不從約東者。皆聽專決。還日具狀以聞。建勳位十二等。論功酬賞。而罷其兵。凡其器仗。藏于兵庫。出納以時。皆管之於

點注標記

舊志猶曰古記。蓋指神皇正統記、 制猶詔敕也、 大權謂兵食之權、 將門猶曰將家也、 三善清行大学頭、式部大輔、參議、宮内卿、醍醐帝時人、 封事凡上書言事者。恐其言或漏。密封以上之。故曰封事。淸行意見、載在日本史本傳、 宿衛豪橫言宿直護衛之兵驕恣也、 壹與但同 大臣成務朝所始置。大連仲哀朝所始置、 褊裨謂褊將裨將屬大將別率兵者、 皇子皇后謂日本武尊神功皇后之類 三韓馬韓辨韓辰韓。即新羅高麗百濟也。今謂朝鮮、 肅愼靺鞨也、 中世蓋指天智持統之際、 此至大畧如此。隊括令義解用之、 纂纂輯也 倣倣也、 六衛左右近衛左右衛門、左右兵衛、 八省中務式部兵部治部刑部民部大藏宮内是也。孝德朝始置之 丁强壯之民也 首領指大毅少毅等、守令謂國司也 令義解云、有關國須契。除國皆待勅符、 義解云、節者以髦牛尾爲之。大

兵部中朝。制兵大略如此。雖不及上世之旨。其防亂慮禍。可謂密矣。是故有事則下尺一之符。數十萬兵馬立具。而平時散歸卒伍。爲之將帥者。或自文吏出臨兵陣。畢事而歸。脫介冑而襲衣冠。未嘗有所謂武門武士者也。及藤原氏以外戚世執政權。卿相之位。非其族人不擬。官論品流。因習成俗。庶僚百揆。概世其職。而將帥之任。每委源平二家。於是乎。始有武門之稱焉。光仁桓武之朝。疆場多事。寶龜中。廷議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就農業。而兵農全分。至貞觀延喜之後。百度弛廢。上下隔絶。奥羽關東之豪民。以軍功至六衛舍人者。或坐制鄉曲。不勤宿衛。

而守令莫之能制。淸行所謂非六軍貔虎。而爲諸國豺狼者。所在皆是。平居藏甲蓄馬。儼然自稱武士。於是乎始有武士之稱焉。自從天慶。馴致寬治。源平二氏。數鎮東邊。每用此輩。以奏功效。而各有所習用。以相隷屬。因襲之久。如君臣然。自是其後。苟有事輒命之二氏。二氏各發其隷屬。赴之。如探物於囊。不復煩選將徵兵。而討伐勦誅。莫不立辨。廟堂之上。務取恬熙。不憂其勢之積重不回。方且延爲爪牙。以相傾排而已。鳥羽之下此令也。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窮弊之所由。於救之之術。蓋已疎矣。當是之時。源氏有援命者。勅平氏討之。平氏有難制者。令源氏誅之。更相箝制。以爲得控馭之術。而不知

點注標記

將所權也、令以刀劍代之、故曰節刀、 約束法令也 勳位賞軍功之等級有十二、詳見令義解 仗劍戟總名也、 尺一之符以尺一板寫詔書也、 庶僚百揆謂百官諸司也 槩大畧也 光仁帝寶龜中屢命紀古佐美等討陸奥夷賊、桓武帝延暦中命坂上田村麿討奥賊平之、 汰冗兵省無用兵卒也 貞觀淸和帝年号 延喜醍醐帝年号 坐制鄉曲擅作威福也。所謂武斷鄉曲者 淸行所謂即意見封事中之語 貔虎譬勇士豺狼譬賊民 儼然矜莊皃 朱雀帝天慶中平貞盛討平將門。後冷泉帝天喜康平間源頼義討安倍頼時貞任等。堀河帝寛治中源義家討淸原武衡家衡、 馴致以漸而至也、 二氏撫寧其豪傑而收有之。故赴之其易猶探囊中物取之耳 勦絶也 恬熙安和也 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今借用

點注標記

以嘗武士
傾排 擯擠排擠也
搏噬 搏擊也謂古生
命也
猶巨海切鎖頂也
謂相與持也
搏擊也噬齧也攘
竊也言反噬君相
竊奪威權也
偸他侯切與偸通
苟且也　齒列也
抑自抑制也
保元後白河帝年
号　平治二條帝
年号事詳後條
釁隙也
嚮前日也
維持 係維支持也

多治 高野女眞宗
式部卿 卿其長官
也他倣之
高見 無官無位
宇多帝時賜姓平
氏
赤旗
鎭守府將軍 良將
下野守良兼
聖武朝始置鎭守
府於陸奧膽澤郡
將軍其長官也
左馬允 允其判官
他皆倣之
將門 桀黠
相馬小次郎將門
桀黠凶暴也
攝政 清和朝始有
此職 撿非違使

異日搏噬攘奪之禍又甚於此。敗壞古制。苟偸一時。皆足以自取困蹶也。抑戎事民命所繫。而兵食之權。不可一日去國。先王之必躬親之。其旨深矣。今委之一二宗族。又賤其事而不省。至於別其品類。不齒之朝廷之上。甚則奴僕視之曰。是武門耳。是武士耳。及其論功行賞。或恡而不與。嗚呼。幾何其不相率以自棄於法度之外也。特以積威所約。抑不敢發爾。至於保元平治之際。乃乘釁而起。潰裂四出。不復可收。横流之極。終致失其千歲不拔之權。而授之嚮所奴僕視者。可勝慨哉。吾作外史。首敍源平二氏。未嘗不歎王家之自失其權。而國勢之推移。有非人力所能維持者。因世變以見得失。後之

憂世者。將有以留心焉。

平氏。出自桓武天皇。天皇夫人多治比眞宗生四子。長曰葛原親王。幼有才名。長而謙謹。好讀書史。觀古今成敗以自鑒。敘四品。任式部卿。子高見。孫高望。高望賜姓平氏。拜上總介。子孫世爲武臣。其旗用赤。高望四子。國香良將良兼良文。並任東國守介鎭守府將軍。國香子曰貞盛。材武善射。爲左馬允。良將子將門。性桀黠。倚攝政藤原忠平。求爲撿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怒去之東國。據相馬里。劫掠常陸下總。時國香爲常陸大掾。良兼爲下總介。皆與將門有隙。承平中。將門終攻殺國香。將門之在京師也。嘗詣敦實親王。從兵可五六騎。適貞盛

點注標記

淳和朝所始置
相馬里 在下總
大掾 其國府判官
也他倣之
承平 朱雀朝年号
敦實親王 宇多帝
子
興世王 喜亂
沃饒而四塞言土
肥物豊而四方阨
險也

將門登比叡瞰皇城
瞰俯視也
純友 參議中納言
長良孫右大辨遠
經第三子
王族 謂桓武皇胤
關白 光孝朝始有
此職 詳卷末
敵將至設備曰戒
嚴
天慶二年
三年
右衛門督忠文
募賞 而廣求也
秀鄕 魚名公八世
孫從四位下下野
掾 世号俵藤太
梳理髮也
將門拾[illegible]

亦來謁。會將門出。貞盛謂人曰。將門必生事天下者。今日恨不率士卒。卽率士卒者。當擊殺之。至是貞盛棄官而東。欲復父仇。與良兼及從弟良正共攻將門。不利。貞盛謂是私鬪也。不若受敕討之。將還京師有所請。將門要擊之信濃。貞盛大敗。脫身入京師。已而良兼卒。將門乃據下總。遂襲執常陸介藤原維幾。取常陸武藏守。興世王。兇險喜亂。往說將門曰。關東八州。沃饒而四塞。可據以霸天下。夫取一州誅。取八州亦誅。誅一耳。顧公安所決。將門大悅。延爲謀主。遂攻下野上總武藏相摸。悉下之。弟將平諫曰。帝王有命。不可妄冀。願熟圖之。將門曰。天縱我以武。吾取帝位。孰能拒之。乃建僞宮於下

總猿島。置文武百官。初將門與藤原純友者友善。嘗同登比叡山。俯瞰皇城曰。壯哉。大丈夫不當宅此耶。遂與謀反。謂純友曰。他日得志。吾王族。當爲天子。公藤原氏。能爲我關白乎。至是純友爲伊豫掾。任滿不還。據海島爲盜。以遙應將門。潛遣人入京師。行火坊市。京師戒嚴。時天慶二年也。三年。朝廷拜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率諸將東伐。發東海東山兵。募以重賞。而任貞盛常陸掾。發兵討將門。將門聞之。率兵索貞盛於常陸。不得。乃散其衆。獨以千餘人至下野。下野有押領使藤原秀鄕。世爲大族。及將門起兵。往見之。將門方梳髮。捉髻而出。款接之。命食共食。飯粒墮前。拾而食之。秀鄕知其

島廣山、在下總。覆、覆追也。叱咤、叱怒以舌口中作聲也。梟首、懸首木上曰梟。京獄、京師獄門也。伊豫掾同使橘遠保誅純友、在此年九月。平將軍。四天王、下野守維衡、散位致賴、常陸介賴信、大和守保昌。謫、以罪遷也。維茂、出羽介鎭守府將軍、稱餘五將軍。

輕率不足與有爲也。乃從貞盛。貞盛窺將門無備。與秀鄉合兵四千餘人。急襲之。將門遽出拒之。大敗。貞盛乘勝疾攻。將門欲誘之險阻。走據島廣山。貞盛火其營。大戰于山北。將門以見兵四百騎死鬭。貞盛麾兵覆之。將門獨身出走。貞盛叱咤追馳射。中其右顙。墮馬。秀鄉斬其首。與世王以下悉伏誅。梟于京獄。八州皆定。而純友尋平。忠文等皆途還。貞盛以功。敘從五位上。後遷從四位下。任鎭守府將軍。兼陸奧守。世呼曰平將軍。貞盛四子。季維衡最勇。與平致賴源賴信藤原保昌齊名。稱四天王。任下野守。後私與致賴鬭。謫從淡路。貞盛又養從子維茂。亦勇敢亞維衡。維衡曾孫正盛。有武幹。時平氏

義家誅與賊家衡武衡。剽掠、劫人抄掠財物也。猖獗、言賊勢兇惡。鐸鈴、官遣使勅賜鈴、振鳴之以爲節。天仁元年　天仁、鳥羽帝年号。大治　大治、崇德帝年號。備前守正盛。得長壽院、長承元年建三十三間之堂於東山、置金佛、号曰得長壽院。董、督正也。竣、事畢也。豐明節會、十一月中旬辰日薦新稻於廟有宴。詬、罵辱也。

與源氏並爲武臣。而源義家樹功邊陲。宗黨尤强。其長子義親。爲對馬守。剽掠九州。殺官使。流隱岐。逃歸出雲。殺吏。奪貢賦。勢甚猖獗。於是詔正盛爲追討使。賜鐸鈴。率兵討之。與義親戰。斬其首。梟于京獄。時天仁元年也。正盛生忠盛。忠盛居伊賀伊勢之間。爲人眇一目。大治中。山陽南海盜起。忠盛追捕有功。事白河鳥羽二上皇。並有寵焉。鳥羽上皇建得長壽院。以忠盛董役。役竣。除但馬守。聽昇殿。衆朝憎之。謀以豐明節會乘暗刺之。忠盛曰。朝則蒙詬。不朝爲怯。其辱宗一也。乃帶刀而入。家人平家貞與其子家長。衷甲從焉。吏訶止之。家貞對曰。主君有戒心。臣將與之同死。吏不得止。忠盛昇殿。就闇

左兵衛家貞。訶、譴責也。瓶子醋甕。劾、猶數推窮罪人也。陛、階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陛側、謂之陛下者、因卑達尊之意也。木刀塗銀。嘻、歎美也。用意良苦、謂木刀塗銀。以死衛君、謂家貞等衷甲從入。仁平、近衛帝年号。參議經盛、中納言教盛、右馬頭家盛、大納言賴盛、薩摩守忠度。

拔刀。刀光外射。衆大畏。不敢發。及宴。召忠盛。命舞。衆歌曰。伊勢瓶子醋甕。蓋國音瓶子通平氏。醋甕通眇也。忠盛愧之。不終宴退。呼主殿司。脫刀授之。而出。衆劾奏忠盛帶劍上殿。以兵自衛。請正典刑。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對曰。臣之家人聞道路之言。尾臣而來。不使臣知。唯陛下斷其罪。如其佩刀。請問之主殿司。主殿司進刀。木刀塗銀也。上皇嘻曰。忠盛用意良苦。以死衛君。則武人之習耳。遂無所問。忠盛累遷。以正四位下刑部卿。卒於仁平中。忠盛有七子。曰清盛。經盛。教盛。家盛。賴盛。忠重。忠度。而清盛最極寵貴。初忠盛之事白河上皇。上皇有嬖姬。居祇園祠傍。嘗夜幸焉。雨甚。覩鬼髮如束鍼。乍覩乍

麥稈代笠。有身、身重也、爲懷孕身中復有一身也。免身、分娩也。清盛。尉、判官也。他傚之。海魚入舟、周武王有白魚入舟之兆。蓋引此例爲興家之嘉瑞也。鳥羽法皇。崇德帝。白河法皇。璋子、太納言公實女。鍾、聚也。情之所鍾愛之篤也。叔父兒　白河第二子爲堀河、堀河長子爲鳥羽、今以崇

失。命忠盛射之。忠盛捕而視之。一老僧。束麥稈以代笠。捉火器吹之。曰。將上燭于祠也。上皇謂忠盛膽勇可倚。益有寵。所幸宮人兵衛佐局。與忠盛私。有身。上皇卽賜之。曰。生女則朕取之。男也。卿以爲子也。宮人免身。生男。是爲清盛。後娶妻。生家盛賴盛。清盛出依中御門氏。大治中。任左衛門尉。累遷至從四位下安藝守。航海赴任。有魚入其舟。或曰。興家之兆也。先是鳥羽太子受禪。是爲崇德帝。帝母璋子。幼養於白河法皇。鍾愛之。及長不衰。頗涉物議。鳥羽是以不子視崇德也。戲目之曰叔父兒。鳥羽寵姬曰得子。號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令崇德養爲太子。四歲受禪。是爲近衛帝。帝崩。崇德希

據爲白河之子則於父堀河爲昆弟於鳥羽爲叔姪故目曰叔父兒
得子中納言長實女
近衛帝
以言告神謂之咒請神加殃謂之詛
後白河帝
惡左府　法性寺關白忠通　慫慂勸也恟懼也
保元元年
六條判官爲義
美福召清盛
右馬助忠政
安藝次官基盛
宇野七郎親治
下野守義朝

點注標記

少納言入道信西
鎮西八郎爲朝　二將一爲伊藤五一爲伊藤六
如意山在京城東
聖武朝始置筑紫鎮西府先是已有太宰府號云今不詳年代大貳其次官也
六波羅甲第　第宅有甲乙次第甲第者第一等之宅也
二條帝

復位。崇德皇子重仁。又長而賢。中外屬望。而美福以近衛蚤世爲出咒詛。乃密勸鳥羽。立崇德同母弟雅仁。是爲後白河帝。朝野駭然。崇德憤恚。召左大臣藤原賴長。語之以情。賴長慧黠。世稱惡左府。與兄忠通爭權不逞。欲使上皇復位而已專柄也。乃慫慂擧兵。物情恟然。保元元年。七月。法皇崩。即夜。葬之。上皇遂擧兵。據白河殿。源爲義等屬之。法皇豫度有變。遺命諸將當召者。清盛不與焉。蓋以忠盛夫妻傅重仁也。美福曰。安有強如平宗。而不召乎。遂召之。清盛擧其宗。應召焉。叔父忠政獨赴上皇宮。清盛義子基盛爲撿非違使。擒上皇黨源親治于宇治。已而勅源義朝。攻白河殿。留清盛等衛宮。少

納言藤原通憲奏使清盛同往。清盛長子曰重盛。從父攻其西門。西門將源爲朝善射。我先鋒二將。爲其所射殺。清盛曰。吾受命。不必此門。重盛不肯曰。擇敵而進。豈武臣所爲乎。兒請當之。清盛令兵士擁止重盛。與共攻南門。白河殿陷。上皇出走。入如意山。削髮奔南都。途被執。遷于讚岐。賴長中流矢。已而自殺。帝詔清盛捕爲義。未獲。忠政出。依清盛乞降。不聽殺之。朝議因令義朝殺爲義。以清盛爲播磨守。超遷太宰大貳。重盛以下受賞有差。始與甲第于六波羅。義朝視平氏聲望出已上也。心常嫉之。藤原通憲娶清盛女爲婦。亦與義朝有隙。通憲參與大議。多所釐正。帝授位太子。是爲二條帝。而上

後白河上皇
中納言右衛門督信賴
唐安祿山事跡　安祿山胡人事唐玄宗得寵後謀叛
大納言經宗　右中將成親　撿非違使惟方
平治元年
熊野切部並在紀伊
兵庫頭賴政　伊賀守光基
少納言弟指通憲宅
猶豫本並獸名遲疑不決也

點注標記

清盛入京師
乘載也輿車也天子所御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
光賴折信賴最勉也
清盛計拔帝

皇仍聽政。政在於通憲。上皇嬖人曰藤原信賴。求爲近衛大將。上皇欲聽之。通憲不可。因圖唐安祿山事跡上焉。以諷之。信賴慚恨。乃與義朝深相結納。陰謀作亂。藤原經宗。藤原成親。藤原惟方等。皆與其謀。謀既定。而畏清盛不敢發。平治元年。冬。清盛重盛。率筑後守家貞等五十人。詣熊野。行至切部。六波羅使者來告曰。昨夜信賴義朝與源賴政源光基等。率兵五百圍三條殿。火之。並火少納言第。殺傷無算。遂幽上皇及主上於禁內。少納言亦遭害矣。衆愕然。清盛曰。爲之何如。宜到熊野計之乎。重盛曰。武臣赴天子之急。何猶豫爲。清盛曰。如無甲何。家貞曰。臣豫慮有是事矣。開其擔。出甲冑五十。

器械弓箭稱之。衆乃結束北還。已而聞源氏兵要阿部野。清盛曰。彼衆我寡。我且避之四國。以謀再擧。重盛曰。機不可失。失今不伐。彼將先我。我寡而敗。何耻之有。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清盛曰。吾志決矣。率衆疾馳。未至阿部野。遇一騎。衆意源氏使也。騎至曰。臣至自六波羅。六波羅之兵迎駕。見在阿部野。請速歸。衆相喜慶。踊躍入京師。當是時。信賴自爲大臣大將。義朝以下皆拜官。信賴衣冠僭擬乘輿。坐百官上。聽斷庶政。百官莫敢仰視。獨左衛門督藤原光賴不屈。因會議折信賴。勗其弟惟方。護二宮以待清盛。清盛既還。信賴聞之益。諸門守兵。清盛謀急其備。乃致名簿於信賴。以示無他。清盛計拔

誰何請問其爲誰也
仁和寺在京城西北
燹音銑火也
勒控制也

帝。乃與惟方通謀。夜放火二條大宮。守門兵舍守救之。天皇乃與皇后同車。蒙衣而伏。出藻壁門。惟方從。門者誰何。惟方曰。宮人也。門者燭於車中。曰。可矣。既出。重盛以騎三百。迎謁于途。奉入六波羅。百官萃焉。關白藤原基實亦至。衆以其妻信賴妹也疑之。或告清盛曰。關白至矣。清盛曰。此大臣也。假令不來。吾固將召焉。衆心乃安。已而上皇又逃於仁和寺。而信賴等仍據大內。帝召清盛。命討賊。且戒之曰。定佯還走。誘賊出宮。莫使宮闕罹兵燹也。清盛對曰。臣誅逆賊。如指之掌。勿以勞天心。至若後命。臣甚惑焉。雖然不敢不盡心。乃勒兵三千騎。令重盛教盛賴盛將之。分路赴大內。賊開昭明建禮二

三平
惡源太義平
七匝櫻橘樹　櫻橘即左近衛櫻右近衛橘也
平將軍再生　平將軍指貞盛
與三左衛門景安　新藤左衛門家泰　次郎政家時林兵衛

門。閉陽明待賢郁芳三門。樹白旗二十餘旒守之。我兵望見色動。重盛勵衆曰。年爲平治。地爲平安。而我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汝輩努力。乃分其兵爲二。留一于大宮巷。以其一傅待賢門。大呼挑戰。信賴怖。墮馬。重盛排門而入。至大庭椋樹下。與源義平大戰紫宸殿前。七匝櫻橘樹。出至大宮巷。杖弓以息。平家貞目之曰。可謂平將軍再生矣。重盛更兵復入。義平呼曰。我源氏嫡子。公平氏嫡子。宜與決死也。重盛曰。諾哉。乃進戰且退。與二率景安家泰俱走。義平及鎌田政家追之。至二條濠。重盛踰濠。政家射之。中肩及背。甲堅不入。射馬馬倒而胄墮。政家薄之。重盛扞以弓。取胄被之。景安至搏仆

鐵搭鉤胄
沓雜重也
逡巡行不進貌
收名簿

政家爲義平所殺。重盛怒。欲親鬪。家泰進與義平相搏。爲政家所殺。重盛得間走。當是時。賴盛等攻郁芳門。與義朝戰。退走。義朝率有善走者八町二郎。以鐵搭鉤其胄。賴盛拔刀截搭。二郎仰仆。賴盛走。源氏兵空宮而出。教盛乃以千騎橫入大內。關諸門守之。義朝義平無所獲而還。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進攻六波羅。清盛乃上北臺。踞床指麾。賊兵沓至。官軍逡巡。賊乘勝而進。矢及內戶。清盛怒。上馬大呼。馳出親突敵陣。更兵交進。賊遂大敗走。清盛乃入大內。收名簿。笑曰。昨予今取何速也。乃分兵追賊。義朝奔關東。信賴至仁和寺。乞哀於上皇。上皇爲請之於帝。帝不許。重盛曰。郎胥之彼何能

中納言師仲
斬信賴　與成親有姻見下文
長田庄司
誅義朝　弥平兵衛宗清
池尼請宥賴朝
刑部卿忠盛也
狙伺也
平氏威振天下　日向太郎通良
兩宮交惡

爲。清盛曰。首惡不可不誅。且如帝命何。乃遣教盛引兵圍仁和寺。捕信賴。及其黨源師仲藤原成親等五十餘人。斬信賴于六條磧。重盛教盛與成親有姻。乞而宥之。帝賞清盛戰功。進其子弟官爵。尾張人長田忠致誅義朝。獻其首。梟之獄門。賴盛將平宗清亦捕義朝少子賴朝。至將斬。宗清憫之。因池尼請宥。池尼。賴盛母。於清盛爲繼母。清盛不聽。尼怒曰。刑部卿而在。汝安得侮我言乎。重盛與賴盛固請。乃減死一等。流于伊豆。義平變服入京師。狙擊清盛。清盛覺之。捕獲斬之。平氏威振天下。肥前人日向通良作亂。遣平家貞討夷之。當是時。政在上皇。藤原經宗藤原惟方。勸帝親政。兩宮交惡。上皇引

永曆元年
二代后
六年
永萬元年　二條帝崩
延曆寺在比叡山　園城寺在大津
扈還言扈從而還

點注標記

渠與詎同
訛言天使之言耳
西光
六條帝
滋子兵部大輔時信女
仁安元年
二年
清盛陞太政大臣
隨身兵仗謂賜內舍人近衞將各帶劍仗者令護隨其身
功田有四等　大功田使得傳子孫非八虐之除名

清盛自援。永曆元年。上皇進清盛正三位任參議。清盛乃奉上皇旨。收執經宗惟方。帝嘗納故近衞帝后爲中宮。世呼之二代后。清盛以二人不諫陷帝於惡爲罪欲斬之前關白忠通救解。乃宥死處流。明年。清盛累遷至權中納言。六年。遂進從二位任權大納言。重盛至正三位參議。永萬元年。秋。帝崩。諸寺僧徒會葬延曆園城二寺爭禮。欲鬪。上皇名源賴政自衞。有訛言。上皇圖平氏。平氏大驚。聚兵自守。重盛曰。事必妄也。請往法住寺親驗之。法住寺。上皇宮也。乃往。途遇上皇來幸平氏第。欲口解諭。因扈還。清盛稱疾不出。重盛入而諫曰。大人宜出謁。吾宗有功無罪。事何遽至此。大人愼勿形之辭色。

不則讒或因以入。苟吾之執忠直。何渠畏人言。清盛善之。而竟不出。上皇還。謂左右曰。訛言。誰使之者。藤原師光前曰。天使之言耳。衆無敢應者。師光阿波人。嘗以狡黠爲藤原通憲所愛使。後削髮稱西光。爲院北面。頗有寵。心嫉平氏驕恣。數承間說上皇。是時。太子嗣立。是爲六條帝。帝幼。政復歸上皇。上皇寵后滋子。爲清盛妻時子之妹。生憲仁。上皇欲立之。仁安元年。以清盛敍正二位任內大臣。二年。遂至從一位陞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敕賜邑于播磨肥前肥後。爲大功田世襲。重盛敍從二位任權大納言。聽帶劍昇殿。次子宗盛敍從三位任參議。三年。二月。憲仁受禪。甫五歲。是爲高

不收
三年　高倉帝
非平族者非人
淨海
選童察誹謗
服異服禿緣髮著紅袴也
嘉應元年
資盛值基房不下馬
捽持頭髮也
資盛時爲越前守　後爲新三位中將

點注標記

承安元年
女御雄略朝始有此名
中宮光仁朝始有此名即皇后
四年
治承元年
重盛拜內大臣　小松在京城東南
三位中將維盛　丹波少將成經
成親圖滅平氏
賴光弟賴國五世孫多田藏人行綱
平判官康賴

倉帝。帝母之兄大納言時忠謂衆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也。當是時。平族爲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采邑跨三十餘州。朝政盡決於清盛。清盛有疾。詔行非常赦以禱之。既而清盛削髮稱淨海。興別第于西八條居焉。選童三百。服異服。散布京城內外。察誹謗者輒處法。京師側目。上皇積不能平。嘉應元年。上皇削髮稱法皇。平氏益橫。重盛次子資盛與數騎出獵。途值攝政藤原基房。不下馬徑衝其衞。衞士捽而下之。重盛責資盛無禮。基房縛送衞士以謝。重盛釋其縛。勞而遣之。清盛聞之怒曰。當今日誰敢辱淨海之孫者。必報之。重盛諫止清盛弗聽。伏三百人要基房于路。摧折其車。切從者髻。

帝因輟朝三日。重盛遂逐資盛于伊勢。承安元年。清盛進其女德子爲女御。遂立爲中宮。四年。右近衞大將闕。重盛奏請自拜之。治承元年。轉左近衞大將。尋拜內大臣。居小松第。弟宗盛爲右近衞大將。已而進正二位。朝臣舉妬平氏。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爲法皇執事。重盛娶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爲子婦。成親子成經娶敎盛女。然成親殊希爲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乃與西光謀。饗藏人源行綱。密語之曰。平氏專恣。子所目也。吾受院勅。陰圖之而未得將率焉。子源氏冑也。盍爲我將。成殊功取顯位。行綱諾之。成親遂結撿非違使平康賴。式部大輔藤原章綱。前近江守源成雅等。又欲

俊寛大納言源雅俊孫
鹿谷別館梟缾子
鹿谷在京城東
部署分部署置使各效職也
白山在加賀
大納言時忠
讁責也
行綱自首
福原在攝津
新大納言成親也
云々猶曰如此如此也
有源皆指法皇也
西光過分之譏

結法勝寺執行俊寛。數飲之酒。令姬人侍焉。因乘間說之。會其鹿谷別館。計事。宴酣。馬逸。坐者驚起。誤仆缾子。成親曰。平氏仆矣。西光曰。盍梟其首。康頼進曰。梟首。撿非違使之任也。取缾懸之柱上。一坐大笑。成親因建策曰。祇園祭日。京師雜沓。乘此時。縱火平氏第。疾攻之可以逞矣。乃遺行綱布五十匹。部署諸將。所向未發。西光子師高爲加賀守。其目代師經與白山僧徒鬭。僧徒來訴之延暦寺。延暦寺僧徒與之合。兵入京師。犯闕。重盛以三千騎衛宮門。撃卻之。山徒不服。還圖再舉。法皇令平時忠往諭解之。五月。讁師高。師經流之。西光慚恨。終間叡山座主明雲於法皇。處流。明雲素善清盛。清盛爲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〇十三

奏救之。不省。已而山僧奪還明雲。法皇怒。敕諸將上討之。清盛不奉敕。則更敕成親。成親大喜。因聚兵。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西八條。聞清盛在福原。又赴焉。請面告事。清盛出面之。行綱曰。院中集兵。君知其由乎。清盛曰。欲攻山徒耳。行綱進附其耳語曰。否。否。事係貴族。嚮日。新大納言氏俄要行綱于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清盛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撿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鞫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乃縛西光至。使跪階下。清盛叱曰。下奴恃過分之寵。構

高平太
異數猶曰異等
繹騷絡繹騷擾也
難波次郎經遠　妹尾太郎兼康　耦並也
逮捕辞之所及則追捕之也
惡左府頼長也
亡狀猶曰無禮容
禁平声猶勝也
二過猶曰二回也
拷掠成親
拷打也掠笞也

陷無罪。又敢欲危我家。西光笑曰。何謂過分乎。公之父但馬守。朝官所愧齒。公爲其嫡子。常著高屐。伺候中御門氏。人呼曰高平太。比十八九。以捕海賊二十人功。爲四位兵衛佐。人以爲異數焉。而今乃至於太政大臣。是之謂過分耳。清盛大怒。躍起蹴其面。痛掠治之。得實命裂其口。又使人名成親。成親未知事覺。曰。平公欲宥山徒。令吾請法皇耳。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繹騷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耦進捽之。囚於小室。將待昏殺之。成經康頼以下。皆被逮捕。久之重盛至。衆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晚。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〇十四

戚云爾哉。彼爲名族。受君寵。未可以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興行死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歲。信西之墓亦爲藤信頼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康。讓其亡狀。因戒之曰。愼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敎盛亦爲成經固請。皆得滅死。而清盛怒不自禁。乃就見成親。成親低首。清盛吁而仰之曰。公面可憎。公當死於平治者。因内府之請。宥之。祿位並隆。何苦而反。成親曰。僕何與知焉。事必出讒口。僕於貴族。有何所怨。敢倍畔也。清盛顧左右。取西光狀來。乃自讀二過。曰。猶言不與知乎。公面可憎。以其狀擲成親面而入。令經遠兼康拷掠成親。二人畏重盛。下成親于庭。附其耳曰。我

第但也

莬後守貞能

官爵踰分

新院崇德上皇也
故院鳥羽法皇也

官家猶漢稱縣官
魏晉稱官也皆指
天子不敢正言尊
尊之意

告者謂行綱

公隔壁而聽。君第叫號。二人毆地。成親輒叫。清盛曰。可矣。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名平貞能曰。亟戒將士。今擧朝之人。嫉我圖我。盖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田村丸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起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之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至於收綏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爲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卽毋告者。豈不危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宣討我。目我爲賊。不可

擐貫也

叩與扣同牽也
睨怒睨也
重盛烏帽直衣而入

襟哇甲覩
哇開也
間近日也
覬覦希望也

佛家以天地國王
父母衆生爲四恩

悔也。吾欲先發移之鳥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爲大臣大將。自非有寇賊犯闕。則不宜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哇甲覩。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間群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

平將軍貞盛
刑部卿忠盛

駢並也

艾盡也

霽雨止也息怒曰
霽威義猶雨止

較著明見

嚮背猶言背父也

下野守義朝

欲忠不孝欲孝不忠

桓武葛原之胤。而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叉唇。及至大人。乃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運命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遐陳事由。則公家豈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擧。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救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

刎剄也

剄以刀割頸也

重盛兵諫
出令徵兵蓋詐衆
欲止父之暴擧也

院宣云々亦假設
之言

窮於此矣。生靚是感。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擧。先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擧坐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擧。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慫慂之也。出敕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剄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淸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

使父為此語吾罪大矣
狃習也
丹剮肉至骨也
殺西光等。放成經等
硫黃島在薩摩海中
二年中宮姙
嚴島在安藝
祟禍咎之徵鬼神所以示人也
默注標記
禳之為言攘也卻變異也
驗者視朕邪　分身與免身同驗者修驗者也
三年
好以刀　好寶好之賜
無文亦刀名
重盛祈死　瘍音陽創癰也
封戶在越前

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為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為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真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慚愧。已而清盛使武士丹西光。並殺師高師經。流成親于備前。後使人殺之。放成經康賴俊寬于硫黃島。敎盛常餽遺成經。成經分之二人。因得不乏二年。中宮姙。清盛月親祈嚴島神。冀得皇子。敎盛乃因重盛。請下赦令。成經康賴得歸。俊寬終死島中。十一月。中宮將產而艱。人或曰。成親俊寬所祟。令衆僧禳之。法

皇乃為誦經。卒分身生皇子。清盛喜極而哭。獻金綿謝之。法皇弗懌。抛其謝書曰。驗者視朕邪。三年。立為皇太子。清盛驕恣益甚。重盛日夜憂懼。一夕。夢清盛被誅。覺而泣。會維盛至。飲之酒。令好以刀。維盛意是小烏。小烏者。平氏傳家寶刀也。受而視之。乃無文刀。葬時所佩者。乃變於色。重盛曰。毋尤也。使公令終。吾將佩焉。今賜之汝。汝後當知之。五月。重盛造熊野。祠祈死。歸得瘍疾。適有醫至自宋。清盛欲使治焉。重盛辭以失國體。且曰。兒之獲疾。命也。遂不使治。法皇臨視其疾。三月。遂薨。年四十二。法皇與攝政基房議。收其封戶。會中納言闕。清盛婿藤原基通當任。而基房子師家任之。甫八歲。是時。清

太政入道來矣　蓋以地震為清盛入京振暴威之兆也
雖朕亦不能自保
賢相跼蹐　大言而疾曰跼跼曲也俛也蹐累足也詩小雅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褫奪也
默注標記
將見流遠地乎
四年
夫妻准三宮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曰三宮也

盛在福原。十一月。地大震。京師相驚曰。太政入道來矣。已而清盛以數千騎入京師。基房入泣訴法皇曰。聞清盛來欲修怨於臣。果被竄流。不復能奉左右矣。法皇曰。雖朕亦不能自保也。明日使法印靜憲往諭清盛且問其意。清盛不見。及昏無所答。靜憲請去。清盛使子知盛出答曰。臣耄矣。不復能事君。如此而已。靜憲趨出。颺言曰。賢相明德。跼天蹐地。清盛聞之。召返面之曰。聞子誄止鹿谷之幸者。吾是以見子也。抑我家何所負官家。重盛新死。遊幸自如。獨不憫老夫乎。重盛見危授命者數。官家賜之越前。曰傳汝子孫。而死即見褫。死者何罪。且吾為基通請中納言再三。而超拜師家。何也。凡如淨海

者。即有過惡。當宥及七世。今餘命無幾。動將見誅。身後可知矣。言畢垂淚。靜憲亦泣。少焉說以大義。且慰藉之。清盛意頗解。禮而遣之。既而奏帝。貶基房。代以基通。削師家以下四十三人官爵。流前太政大臣藤原師長。使宗盛率衆造法皇。法皇問曰。將見流遠地乎。宗盛曰。非敢然也。且幸鳥羽殿以待事定。遂移之鳥羽。靜憲請而從焉。清盛乃使人白帝曰。今後諸政陛下親之。即日還福原。四年。二月。帝禪位於皇太子。世稱其出清盛意也。清盛夫人時子。既拜二位。削髮稱二位尼。於是夫妻並准三宮。三月。上皇幸嚴島。希解清盛之意。臨發覲法皇。法皇之徙鳥羽。中外皆咎宗盛不若其亡兄也。宗盛數

熊野湛僧
以仁王下令擧兵
以仁王後白河帝第二子號高倉宮
那智新宮並在紀伊
兼綱頼政弟二子
頼政爲謀主
高倉朝治承中清盛奏頼政授三位
上總介忠清
曠空也廢也彌長也久也
以利餌人曰啗
宇治河在山城

諫清盛。乃奉還法皇于八條烏丸。五月。熊野別當上變告以仁王下令。擧東國源氏。欲滅平氏。廢帝而自立。曰。事成有重賞。那智新宮僧徒亦應之。清盛大驚。率兵入京師。與公卿議。遣撿非違使源兼綱等。以官兵圍高倉宮。將從王子土佐。兼綱父頼政。爲王謀主焉。平氏未之知也。頼政急使王先奔倚園城寺。僧徒而自率子弟從之。清盛聞之怒曰。吾嘗奏頼政。授三位。聽昇殿。何負我乎。清盛將藤原忠清獻策曰。聞叡山南都僧兵皆應於王。我前後防敵。曠日彌久。諸國源氏來會。勝敗未可知也。宜速下院宣於山徒。因啗以利。清盛從之。山徒乃倍王。王奔南都。清盛遣子重衡等。將二萬騎。追擊于宇治

平等院在宇治河南
又太郎忠綱
利根川在上野
絶流而濟曰亂
上從上流也下從下流也操操轡也
縱縱轡也
彇弓末也
頼政等皆歿
伊豆守仲綱
以仁王薨
木津川在山城
凱還師振旅之樂也

河。王入平等院。斷橋而軍。僧徒善鬪。我將平盛清請分兵由河内進遮敵前路。下野人足利忠綱進曰。我家嘗與秩父氏夾利根河相挑。未嘗不亂流決戰。今日利在速戰。何猶豫爲。乃以手下三百騎先渡。下令曰。上駿者。下駑者。操於淺。而縱於深。其步卒迭相提挈。或溺者。授彇援之。令畢而濟。不亡一人。忠綱呼曰我藤原秀鄉六世之孫也。盍來決死。兼綱笑曰。汝以名族。乃爲平氏所驅役耶。對曰。平氏奉詔討亂賊。安得不從也。乃大戰終射殺兼綱。我軍悉渡。擊大破源氏兵。頼政及子仲綱等皆歿。王南出走。中流矢薨。南都僧兵至木津川聞之引去。重衡等凱旋。獻首闕下。清盛賞忠綱。清盛常愛福原。

遷都福原
頼朝擧兵
右兵衛佐頼朝
大場三郎
畠山次郎
三浦大介義明
胥相率也
鑰關下牡也
庄司重能
小山田別當有重
北條四郎

又築島其南。以便漕運。終欲遷都焉。六月。遂決意。趣帝三宮百官徙焉。奉帝于頼盛第。遂徙之。已第使兵守法皇。議建宮城。地狹不可建。乃權造焉。物議囂然。八月。源頼朝奉以仁王令。擧兵伊豆。相摸人大場景親擊走之。武藏人畠山重忠又擊破其黨三浦氏。景親急騎報捷。且曰。頼朝走死。已而東人交來告頼朝未死。兵復振。清盛大怒曰。東國奴輩皆彼父祖家人。而我流彼於東國。是使彼胥以滅我家也。何異借盜鑰乎。切齒久之曰。向使吾不聽池尼。請彼惡得保首領。忘恩規利。敢敵我子孫。其能免神明之罰耶。重忠父重能與弟有重在福原。進而言曰。東人獨北條時政與頼朝婚。其或附之。其他

清盛入見請宣旨
妙齡少年也
豎子未冠者之稱
伊吹岳在近江
涅涅齒也
維盛爲追討使
薩摩守忠度

豈肯黨流人。君勿爲意。平氏子弟人人奮。願東伐。清盛輦入見上皇曰。陛下妙齡蓋未及知耳。往時有爲義義朝者。敢行凶逆。欲敵法皇。臣以謀略誅夷之。而義朝少子有頼朝者。此豎子。獲之伊吹岳麓。當斬。臣繼母爲請宥之。臣即召見之。曰。十三歲短身涅齒。有問輒答不知。臣憫其幼稚。且自謂與源氏非有宿怨。特以君命焉爾。遂宥之。今聞其在配所敢謀不良。臣不堪悔恨。請得宣旨討之。上皇曰。禀法皇。答曰。主上幼。陛下親父。決在聖斷。何直禀法皇爲。陛下莫乃庇源氏乎。上皇哂曰。猶爲此言耶。即賜宣旨。因問大將可屬誰。曰。臣嫡孫維盛可。即命維盛以右近衛中將爲追討使。而忠度翼之。用高

讚岐守正盛　對馬守義親
齋藤別當
足柄在相摸
實盛西還
軍富士河　富士河在駿河
聞水禽起驚走

祖正盛伐源義親故事。賜鐸鈴。將五千騎。發福原。以齋藤實盛諳東事。以爲鄉導。行收兵。至駿河。實盛曰。宜急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藤原忠清曰。今我兵皆京畿新募。以此深入。未見其可。維盛從之。實盛乃辭而西。維盛曰。無實盛。吾寧不能戰乎。以忠清爲先鋒。進軍于富士河。當此時。畠山重忠以下皆附賴朝。以二十萬騎至河東。使使者來貽書。多謾言。忠清勸維盛斬其使者。相持未戰。我軍夜聞水禽起。相驚以爲敵大至也。人馬相踏藉而走。維盛怒。欲留戰。忠清固諫。乃西歸。平明。源氏軍乃知之。令一將來追。伊藤某殿戰而死。維盛歸至近江。清盛弗許其入京師。曰。汝奉王命討亂賊。不交兵而歸。

義仲起兵　木曾次郎義仲　仲三兼遠
要上皇作誓書
夢野在攝津
長方忤相國

何面目來見我乎。軍即不利。盍橫尸原野。因欲流維盛到忠清。衆救解之而止。先是源義仲起兵于信濃。義仲幼孤。齋藤實盛取育之。已而屬之木曾人中原兼遠。於是宗盛名兼遠。命亟縛義仲來獻。兼遠效誓書。還逐義仲。是月。上皇再幸嚴島。清盛從焉。因要上皇作書誓不右源氏。既還。造宮于夢野。以奉法皇。自清盛遷都。上下苦之。山徒亦數請復舊都。清盛會諸公卿問兩都孰便。公卿皆希其旨。曰福原便。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曰平安便。清盛作色而入。衆爲長方危之。已而清盛即奉三宮以下復都平安。衆大悅。時十一月也。或問長方曰。子何以能忤相國。答曰。使無悔心。何問於人。我因而導之耳

乱人謂諸源起兵
數頭合爲一大頭　瞋怒張目也
鼠巢馬尾
蹴擊木丸

清盛素重長方。先是長方建議於朝曰。亂人得志。是天意人心所致。宜復政於法皇。召還基房師長等。故遷還善庶幾免焉。清盛稍從其言。平氏家多怪。清盛嘗獨坐。見階下有數百人頭。合爲一大頭。瞋眼視清盛。清盛亦瞋眼視之。人頭漸縮小而滅。占者曰。爲義義朝等鬼也。又有鼠巢廐馬尾。占者曰。小侵大。子犯午。爲源逼平之兆。復都之月。近江源氏兵起。翌月。遣知盛資盛等。將兵擊夷之。初園城寺黨賴政。得重譴。益怨平氏。至是與山徒皆應近江源氏。乃遣清房。攻園城寺。燒夷之。殺僧八百人。又聞南都叛。遣妹尾兼康赴攻。僧徒逆擊敗之。又造木丸。呼爲淨海頭。蹴擊之。清盛積怒。是月。遣重衡率

東大興福二寺並在南都
諸道源氏益興　養和元年
上皇崩　復政於法皇
御邑天子之邑也　凡天子所止曰御　前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之類　皆取統御四海之內
武藏權守入道義基　十郎藏人行家
杦倉洲股並在美濃
戍守也所以止寇賊也

兵數千騎擊之。燒東大興福二寺。殺僧數百人。而諸道源氏益興。養和元年。正月。上皇病崩。清盛益悔悟。復政於法皇。法皇不聽。固請而聽。乃獻美濃讚岐爲御邑。詔以宗盛總管近畿。二月。斬河內人源義基。聞源行家擧兵至美濃。遣知盛通盛清經忠度等伐之。敵據杦倉壘。我兵遶出其後。縱火攻拔之。走行家。清盛又令南海兵控扼東兵。而徵糧于北陸西海。西海菊池氏緒方氏皆應源氏。肥後守平貞能請往定之。法皇令院廳官從貞能。已而知盛在洲股。病作。置戍而還。源氏益振。宗盛乃欲親將大軍東伐。法皇許之。命統諸武官。以官符徵兵。刻日而發。衆曰。此行必夷源氏。以二十七日發行。先發

病熱浴水
斬頭懸墓
服服膺也
清盛薨
卿公義圓
夾水夾洲股川也
點注標記
賴朝上書
間竊也
靖安也
簡揀擇也
太郎資長
四郎長茂
趣与促同
皇后介經正
敦賀在越前
壽永元年

一日。清盛疾作。宗盛止行。車馬集於六波羅。清盛病煩熱。浴於冷水。水輒沸。叫號聲徹門外。閏二月。疾大篤。舉族擁枕。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生者必死。何獨我。我自平治年間。建功王室。專制天下。位極人臣。爲帝者外祖。復何所遺憾。所遺憾者。未睹源賴朝頭而死。吾死之後。毋以供佛爲。毋以誦經爲。特斬賴朝頭。懸我墓前。我子孫臣隷。咸服我言。勿敢或怠。病七日薨。歲六十四。遺表法皇。事必與宗盛議。清盛既薨。宗盛奉還法皇於法住寺殿。奏曰。臣不肖。不能救父過。以至於今。今後將唯聖旨是仰。法皇乃會公卿議。調兵食。遣重衡維盛通盛忠度等。入美濃。併其戍兵。與源行家源義圓。夾水而戰。斬

義圓。破行家。虜行家子行賴。追行家。至參河而還。賴朝數遺書於賴盛。謝其舊恩。又間上書曰。臣非敢爲亂。乃靖亂耳。陛下尚不棄平氏。則請兩講和。二姓並仕。如往昔事。其忠其否。簡在陛下。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答曰。臣父臨終。命臣等曰。必與賴朝決。死語猶在耳。臣不能和矣。於是請敕陸奧藤原秀衡。擊賴朝。敕越後城資長擊義仲。資長平維茂七世孫也。六月。資長與弟長茂收兵。南擊義仲。不利。還。八月。除資長越後守。秀衡陸奧守。趣伐源氏。資長復發疾。作。卒。九月。宗盛遣從弟通盛經正。東與源氏戰于越前。敗績。經正走入若狹。通盛退保敦賀城。名經正。未至。義仲兵來攻。乃解兵西還。壽永元

騶從謂侯御儀衛也
二年
越前三位通盛
維盛等大舉追討
大場景尚一称俣野五郎
以興衰不變節
衣錦歸鄉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楚項羽語
燧城在越前
平泉寺長吏齋明
點注標記
齋一本作齊
太郎光平賀州林六郎光明子本姓齋藤
越中前司盛俊
太郎盛綱
安宅林富樫並在加賀
般若野砥並山並在越中
志雄山在能登

年。九月。城長茂復南伐義仲。復不利還。是月。宗盛任內大臣。賜隨身兵仗。具騶從拜賀。二年。二月。敘從一位。四月。以維盛通盛忠度等。爲追討使。將山陽山陰西海諸國。及參河以東。若狹以南。徵兵十萬餘人。入北陸道。將夷義仲。然後及賴朝也。齋藤實盛在遣中。謂大場景尚曰。平替源興。盡降木曾。景尚曰。東人無不知吾輩姓名。以興衰變節。若人言何。實盛曰。吾徒以試子耳。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久矣。今老矣。唯有一死以報君。君盍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義仲聞我軍向越前。遣將守燧城。城據山帶谿。最爲要地。我軍阻谿水。不能近。城將有齋

明者。爲書約之。矢以射我軍曰。源氏築堤貯水。君決東山趾。立涸矣。臣爲內應焉。我軍從之。立拔其城。連戰皆捷。追至三條野。敵將齋藤光平出戰。實盛曰。與我同姓。寧死於我。與鬪斬之。我軍長驅定越前。進入加賀。源氏兵退據安宅渡。平盛俊令子盛綱試水。還報曰。可亂矣。盛俊以兵五千先渡。大軍從之。遂拔林富樫二城。據之。降將齋明進言曰。義仲在越後。越後越中之界。有寒原之險。君宜急扼此。毋使敵踰焉。乃遣盛俊赴之。至般若野。敵已踰寒原。盛俊與戰。不利。退。維盛乃以七萬騎軍砥並山。忠度以三萬騎軍志雄山。義仲以五萬騎至。令行家攻忠度。而自當維盛。維盛恃險不備。義仲乘夜來

默注標記

維盛敗走
岡田冠者
太郎重義
樋口次郎
佐良岳在加賀
鞍馬濟水義仲先放鞍馬試水淺深也
篠原岳在加賀
成合在越前
手塚七郎
實盛涅髮

襲。維盛大敗走。義仲乘勝追之。參河守知度清盛七子也。與五十餘騎大呼冒敵陣。馬仆而徒。敵有岡田親義。來擊知度。知度擧刀斫其冑。冑墮。因斬其首。親義子重義踵至。我騎遮鬬。知度自屠而死。敵益進。右兵衛佐爲盛。賴盛次子也。亦爲樋口兼光所殺。維盛退保佐良岳。當此時。忠度與盛俊擊破行家。而聞維盛敗。引兵與之合。退據安宅渡。忽有鞍馬十匹。濟水而至。畠山重能在前軍。視之曰。敵近矣。乃與三百騎。登篠原岳瞰之。馳使中軍。告曰。源氏兵悉濟。臣將先進。請賜後繼。義仲召樋口兼光。指岳頂問曰。汝知彼一隊將爲誰。曰。畠山重能也。臣數遊武藏。記其旗章矣。義仲曰。此可與鬬者。遣兼光與鬬。殺傷相當。維盛等乃進當義仲。戰且退至成合。返擊大戰。大場景尚自呼而鬬。義仲曰。名士也。麾騎逆之。景尚斬十三騎。被創自殺。衆悉退。實盛獨留戰。敵將手塚光盛呼問其名。實盛曰。汝斬我首。獻木曾公。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光盛從騎遮之。實盛攫騎將殺之。光盛救之。三人相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其語東音。義仲曰。莫乃實盛乎。名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曰。吾知實盛。年高。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爲此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

默注標記

越中次郎判官盛綱　飛騨大夫判官景高
中納言長方
長方請赦諸源罪
漢高祖爲匈奴圍於白登用陳平役計得免後遣使和親
菊池次郎
原田大夫
勢多在近江
四寇四面來寇也
粟津在近江
義仲進軍叡山
宗盛西奔

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收尸葬之。義仲復追我軍。平盛綱藤原景高等十餘人死之。我諸將敗歸。法皇會議。藤原長方引漢和匈奴故事。請遣使赦諸源罪。不聽。平氏遣書山徒誘之。山徒不從。七月。平貞能既定西海。以降將菊池高直原田種直以下兵千騎糧十萬石至。平氏咸喜。欲用禦東北。美濃人來告曰。義仲已至近江矣。於是資盛知盛重衡與貞能等。守宇治勢多。又遣賴盛繼之。賴盛辭不往。强遣之。已而源行綱等四寇京師。山徒亦黨義仲。宗盛乃召還諸將。遣貞能擊行綱于攝津。知盛以五百騎次粟津。與義仲前軍戰不利。退。義仲進軍叡山。宗盛大名族人議曰。兵寡我欲奉帝及法皇。奔西國以圖再擧。何如。知盛進曰。不可。我祖桓武實肇此都。後降爲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退避。寧決戰于此。刀折矢盡而後已。教盛經盛等皆以爲然。宗盛不聽。使人造法皇。法皇不在。宗盛大失意。乃奉帝及皇太后皇弟惟明。收劍璽。縱火諸第。率其子右衛門督清宗。其弟中納言知盛。右中將重衡。淡路守清房。其義弟式部丞清定。丹波守清邦。其叔父參議經盛。中納言教盛。薩摩守忠度。經盛子皇后宮亮經正。若狹守經俊。教盛子越前守通盛。能登守教經。從五位下業盛。知盛子武藏守知章。經俊弟敦盛。清房二弟維俊良衡。故基盛子左馬頭行盛等。及攝政藤原基通。大納言平時忠。而西。推大納

鳥羽在京城南
小松中將維盛也
關戶在攝津
家妻孥也

言賴盛從而後比。及鳥羽。撤赤幟而東。倚法皇伏匿基通。亦還走。平盛嗣欲追之。宗盛曰。舍之。吾無所用此不義人也。因問曰。小松中將何如。曰未來。宗盛曰。亦賴盛比耶。乃召畠山重能兄弟曰。汝子弟在武藏。汝盍東。二人對曰。臣等蒙平氏恩二十年于此。見危而遁。不忍爲也。宗盛曰。父子相慕。無貴賤一也。父在西。子在東。以相殘滅。吾心憫之。汝宜亟去從賴朝。二人泣辭而東。宗盛等至關戶。顧見數百騎至。則維盛也。率其弟右中將資盛。左中將清經。左少將有盛。侍從忠房。備中守師盛來。衆大喜。維盛曰。吾遺妻孥而來。皆啼哭牽我。吾是以後。宗盛曰。衆皆挈家。子何獨否。答曰。挈焉而行。終可庇乎。

經正還琵琶
通刺書姓名而通謁也
忠度拾歌集
五條三位俊成
京極中納言定家

衆相顧悽然。經正幼仕仁和寺法親王。旣其所愛琵琶雖征行。未嘗不攜。是日。齎返謁王曰。臣等事已至此。願得一飲別而行。因即席彈數曲。王及左右皆垂淚。經正曰。臣嘗欲守此賜以傳子孫。今行且死亡。不忍弃寶器滅沒之。乃奉還琵琶而去。忠度亦自淀河還。詣其和歌師藤原俊成。夜叩門通刺。請面謁。俊成微啓門見之。忠度曰。自兵興。不得數於君門。今當遠別。聞君奉敕有所撰輯。臣幸得收一章焉。死且不朽。乃出其歌集於鎧縫。俊成泣而受之。行盛師俊成子定家。亦遺其集留別焉。俊成定家後並撰集收二人所作云。於是舉族奉輿而西。會平貞能自攝津還。下馬跪曰。諸公欲何之。宗盛告

貞能收重盛骨
立高倉帝第四子是爲後鳥羽帝
三位刑部卿賴輔
緒方三郎

故。貞能大諫其不可。不聽。貞能獨東入京師。則諸第皆燼矣。乃夜詣重盛墓曰。君豫知有今日。爾然願以寘護圖恢復。且日發墓。收其骨而西。追至福原。宗盛等方會將士議曰。我家不足惜。如帝王神器何。皆泣而對曰。臣等世受君恩。不以隆替易志。窮海極天。唯君所適。鳥獸且記恩。況於人乎。宗盛喜。乃相率拜清盛墓。張樂於墓前。徹夜。天明。燒其宮殿諸第。航赴西海。法皇勅停平族百八十餘人官爵。沒其邑。分賜之義仲等。乃立高倉帝第四子。即位。平氏聞之。悔其不取去也。遂奉帝。建行在所於豐後。豐後國司藤原賴輔之子賴經與州人緒方維義。傳院宣。收西海兵。使使來告曰。公等不宜止此。

箱崎在筑前
山鹿在肥後
柳浦宇佐宮並在豐前
吹笛投海
刑部大輔通資
民部成能
屋島行宮
義仲遣諸將來犯
矢田判官義清
高梨六郎
弥平四郎幸廣
水島妹尾板倉並在備中

時忠讓之曰。正統天子在此。若胡爲者。維義不對。以三萬騎來攻。乃遣貞能高直種直等拒之。敗還。乃奔箱崎。遂徙山鹿。聞菊池原田諸族皆叛。則又徙柳浦。次于宇佐宮。聞維義來。終航海而遁。清經自度終不可免。夜上舵樓。看月吹笛。投海死。時長門國爲知盛所管。其目代紀通資。獻船百餘艘。以從讚岐屋島。阿波豪傑田口成能以千騎來附。且爲徇四國。諭以順逆。多來屬者。因建屋島爲行宮。遂徇山陽道。閏十月。源義仲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來犯。而身繼之。重衡通盛教經以三百餘艘逆擊之。據水島城。源氏以千餘艘負陸。教經出城。東北門挑敵。敵以五千騎來攻。教經佯走。重衡通

默注標記

倉光二郎
今井四郎
小太郎宗康
室山在播磨
怨望法皇之厭已屈意於賴朝也
義仲云
裸赤體也跣足親地也
師家時從二位中納言
義仲欲爲從爲從爲合從也
明年

盛將舟師自島西南。縱左右翼遶之。教經豫連舟布板。以便進退親射殺高信。北兵不習水戰屬日蝕晦冥。我兵乘之北兵遂大敗走。追擊斬義清幸廣獲首千二百級。初篠原之戰。妹尾兼康爲敵將倉光成澄所虜因仕成澄見親信。今井兼平謂義仲曰。彼瞻視異常。不若殺之。義仲不聽。兼康從容說成澄。以其鄉妹尾地肥美狀。成澄乃請義仲往收之。兼康爲鄉導先往會其子宗康以下千餘人掩殺成澄。據板倉寨。義仲將赴備中聞而怒。令今井兼平來擊兼康。兼康戰且走。欲赴屋島宗康體肥不能行。兼康棄之走行里許。復還視之追兵薄至乃刃宗康而死。義仲將遂攻屋島聞賴朝來討已則東

日本外史　卷之一

還。十一月。教盛教經重衡等。與源行家戰室山。大破之。山陽南海十餘州多來屬者。當是時義仲縱兵暴掠京師。亦以事怨望法皇。謂將士曰。汝與其敵凡人。寧敵王者。遂擧兵反焚法住寺殿。矢及乘輿。遂幽帝于閑院法皇于五條宮。公卿皆裸跣遁。義仲乃謂將士曰。爲帝爲院唯吾所欲爲。公爲卿唯汝所請。乃奪公卿以下四十九人官爵。以其妻兄藤原師家爲攝政。京師苦其暴。乃思平氏也。義仲既與賴朝有隙。恐其來討。欲與平氏爲從。貽書屋島言其意。宗盛欲許之。知盛曰。義仲使我至此極。我乃與之和。恐賴朝之笑我也。公宜答曰。天子在焉。汝免冑弛弓。自來乞降。吾則許之。宗盛從之。明年。以

默注標記

奉帝復福原
讚岐廳衆國府兵也
舸戰船也小而輕所謂往反如飛鷗者
加茂冠者義嗣淡路冠者義久皆爲義之孫
河野四郎
範賴義經大擧來攻
中將資盛少將有盛備中守師盛
土肥次郎
惡七兵衛景清
間道卽鵯越也
莊次郎
岡部六弥太
撿鎧得歌稿
大藏谷在播磨
莊四郎

山陽既定。奉帝復福原。因城焉。負山臨海集兵守之。二月。教盛以五百騎屯備中下道。會讚岐廳衆二千騎叛。應源氏。乘舩過下道。仰射我營。教盛怒曰。此輩嘗秣我馬飲我馬者。今敢亾狀如此。飛舸追之。廳衆走淡路。倚源義嗣源義久。教盛攻而鏖之。并殺義嗣義久。遂攻河野通信於伊豫。通信遁走安藝。與緒方維義合東入備前。據今木城。教經赴攻。一晝夜拔之。宗盛奏帝。進教盛正二位大納言。辭不拜。是時。賴朝二弟範賴義經討義仲殺之。終以院宣大擧來攻。關東將士悉從之。刻期會戰。知盛重衡拒東門。貞能等拒西門。而資盛有盛師盛等。以兵七千守北山。義經以萬騎夜襲之。我兵大敗走。

日本外史　卷之一

資盛愧之。獨奔屋島。宗盛令諸將代之。皆憚往。教經請當之。卽夜與通盛盛俊往守北山。範賴至東門。土肥實平等至西門。藤原景清等力拒西門。敵不能入。重衡知盛又擊東門敵。卻之。已而義經自間道來襲。縱火城卒陷。重衡西走。東人莊家長追射其馬。馬倒。其騎騎副馬重衡呼而取之。騎爲不聞走。重衡欲自殺。遂爲家長所獲。忠度亦爲岡部忠澄所追。忠度紿曰。吾東兵也。忠澄曰。帽而涅齒者。非東兵也。忠度返鬭。搏忠澄伏之。三刺之不入。忠澄僕來。終爲所殺。忠澄撿其鎧得歌稿因知其爲忠度也。經正走過大藏谷。莊高家呼而求鬭。顧答曰。吾羞與若鬭也。高家怒逼之。經正下馬自殺。其弟經

知章遮鬭
武藏守知章
良馬三嘶
子歿父走
歔欷者悲泣氣咽而抽息也
大夫敦盛
熊谷次郎
城上笛声
經盛敦盛父
時子重衡母
知盛教宗盛作答表
契丹遼東也本東胡種後國号遼

俊及通盛業盛師盛清定清房盛俊等皆歿。通盛妻聞其夫歿、投海而歿。教經航赴淡路。宗盛奉帝于舟。諸敗兵爭舟而溺者無數。知盛初爲武藏守。國人識而追之。垂及。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鬭斬其一騎。歿之。知盛得間而遁。下馬上舟。舟隘不容馬。則北馬首鞭之。馬躍上陸。田口成能曰。良馬也。與其獲於敵。寧射殺之。知盛曰。吾由此免。不忍殺之。馬望知盛三嘶。終爲義經所獲。知盛謂宗盛曰。子歿以救父。父棄子而走。使他人如此。吾嘗唾其面。今吾爲之。謂之何哉。因歔欷流涕。敦盛亦與知章同齡。望知盛舟馳之。爲熊谷直實所獲。是日直實冒曉向西門。聞城上有笛聲。及獲敦盛見其腰帶笛。念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〇三五

衛所聞者是也。乃請首於義經。并其笛歸之經盛。義經以諸首虜歸獻法皇。法皇使人諭重衡曰。汝貽書宗盛使致神器。則宥汝死。放還屋島。對曰。臣宗世建勳王家。而子孫卒爲君所棄。以至於此命也。勝敗豈關臣一人。臣不才。至爲累囚。假令生還。將何面目見宗族哉。宗族亦必不肯以臣易神器也。雖然。臣不敢不奉教。乃作書。從院宣使至屋島。時子得書悲泣。欲聽之。知盛執爲不可。教宗盛作答表曰。謹領宜旨。通盛以下既授命矣。重衡豈獨欲生哉。至若神器。不可須臾離聖體也。陛下尚思貞盛清盛遺勳。則辱枉龍駕臨幸西州。臣等護以西南四道兵。以討亂賊。不者。臣等有赴三韓契丹而已。不

剃鬀削也
檻致以檻囚圖為檻而囚之以送致也
梶原平三
狩野介
工藤左衛門
重衡朗吟
虞氏涙楚歌声共楚項羽故事、橋相公之句重衡假以寫己情也
微行爲微賤之服而隱行也
明年
僧侶報重衡嘗燒寺之怨
高野山在紀伊
維盛父重盛嘗長頼朝
唐皮甲
小烏拔圓二刀
宗清辭頼盛而西
肥後守貞能
平太入道貞繼

能奉命。平時忠捕院使。剃而遣之。法皇怒。以重衡附賴朝誅焉。賴朝檻致之鎌倉。延見。使梶原景時將命來跪重衡旁。重衡不肯聽。遂語賴朝曰。重衡至此命也。公尚記先人之德。則請速賜之死。賴朝乃屬之狩野宗茂。具湯沐。令姬千手侍浴。因問其所欲。重衡欲削髮。賴朝不許。因餽酒。遣千手及工藤祐經佐之。祐經撾鼓。千手彈琵琶。重衡屬杯千手。朗吟曰。燭暗數行虞氏涙。夜深四面楚歌聲。賴朝微行。側耳戶外。聞而憐之。更遣名姬伊王。與千手更直。明年六月。以南都僧侶請。斬于奈良阪。二女皆削髮爲尼云。初重衡之虜入京師也。維盛妻孥在京師。聞三位中將被虜。意其維盛也。使僕視之非也。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〇三六

然見師盛首。則憂恐。維盛在屋島。亦憶家不措。是歲三月。間出之京師。途梗不達。於是赴高野山。偶值其舊臣爲僧者。語之以情曰。先君嘗德賴朝。內府以故猜疑比吾於賴盛。吾故遁至此。欲一詣熊野。祠赴水而歿。乃與俱詣焉。投那智海歿。豫命隸人還告資盛曰。唐皮甲。小烏刀。在貞能許。公宜取之。萬一事平。幸傳之我兒。初平氏有小烏拔圓二刀。例傳嫡長。至忠盛傳小烏於清盛。傳拔圓於賴盛。二家自是相惡。賴盛於是在京師。是歲五月。賴朝以書召之。且曰。必攜宗清。賴盛卽東行。宗清不肯從曰。臣非不辨禍福。獨不愧西海諸公舊僚乎。乃送賴盛至近江。辭而西。來至屋島。是月。貞能弟貞繼起

點注標記

大内相模守
佐々木源三秀義
三日平氏
兒島在備前
公等不從今終如何
明年
門司關在豐前
屋島之戰
高松里在讃岐
景清攫錏
攫攫取也錏鍜頸鎧也
次郎兵衛盛嗣
江見次郎
短兵接戰以刀劍相接擊也
志度增浦並在讃岐

兵伊賀。應平氏。集二百人。襲破州守護大内惟能。遂入近江。與源秀義戰而斬之。已而爲惟義所敗。死之。世呼曰三日平氏。平氏欲復山陽道。九月。行盛以兵二千。屯兒島。範頼以十萬騎來攻。我軍敗還。宗盛以下日悒悒不樂。知盛曰。吾儕欲守京師。公等不從。今終如何。宗盛莫以應。明年。春知盛城長門引島。扼門司關。又遣兵擊破土肥實平於備前。復兒島。又擊破河野通信。斬其族黨百六十人。致首屋島。宗盛撿之。時聞源義經自阿波來攻。而未得確報。明日。望高松里火起。田口成能曰。敵來襲也。請急御舟。令將士拒于陸。從之。義經果襲至。我兵能拒。義經縱火行在。我兵盡上舟。海陸交射。景清上岸挑戰。美尾屋十郎者來鬬而走。景清追攫其錏。錏斷。挂之薙刀。掀而呼曰。吾景清也。盍來決死。敵莫敢近。我兵踵上大戰。佯卻上舟。以誘致義經。義經兵幾獲而逸之。宗盛名教經曰。我兵數逸義經。義經兵不過數百騎耳。煩公一戰。教經乃與盛嗣景清等三十人。迫陸而射。教經勁弓長箭。射殺敵精騎數十人。會日暮。義經退軍高松。教經軍屋島。欲夜襲源氏。盛嗣與江見盛方爭先。徹曉不果襲。天明。義經以七千騎來攻。我三十人步行。持短兵接戰。敵騎披靡。教經因射之。戰終不利。遂上舟而退。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等。盡屬源氏。源氏軍日盛。平氏奉乘輿。避于志度。義經復來攻。乃退保引島。已而長門周防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三十三

點注標記

壇浦之戰
睹東國男兒
時子抱帝投海
教經逼義經
太郎家村
三郎左衛門景經

悉應源氏。乃赴箱崎。聞範頼以大衆在豐後。則旋泊于壇浦。源氏軍充塞海陸。兵艦三千。四面來攻。我有五百艘。知盛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決在於今日。汝輩有進死。毋退生。一心戮力。必獲義經。而後已。景清盛嗣等爭願決戰。田口成能潛通款於敵。知盛謂宗盛曰。士氣奮矣。獨成能可疑。請斬以徇。不聽。固請。宗盛乃名成能。詰之。成能唯唯。知盛握刀目宗盛。宗盛終不能斷也。已而大戰。我兵奮擊。東軍數卻。成能降義經。告之曰。平氏徙帝於兵船。徙兵於帝船。欲誘敵而夾擊之。義經知乘輿所在。令軍疾攻。知盛乃赴帝船。諸嬪迎問狀。知盛大笑。答曰。卿等當睹東國男兒耳。一船皆哭。知盛手掃除船中。盡棄汙穢物。時子乃抱帝。相約以帶。挾劍璽。出立船首。帝時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時子曰。虜集矢於御船。故將他徙也。遂與俱投海死。皇太后繼投。衆兵鉤其髮獲之。行盛有盛聞之。皆力戰死。教經驍名素著。敵爭欲獲之。教經殊死戰。殺敵無數。知盛呼曰。公盍早自爲計。多殺雜兵。毋爲也。教經曰。中納言欲吾與義經決死耳。乃進索義經。卒與之遇。教經免冑撤鎧袖。躍入其船。敵兵避鬬。輒搏仆之。直逼義經。敵中有安藝家村。力兼三十人。率二力士。進當教經。教經蹴仆其一人。挾二人。投海死。宗盛與清宗不能自裁。從士擠之海。泅而逌。敵兵鉤獲之。藤原景經。景清從弟也。見之曰。奴輩敢辱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三十四

平内左衛門家長

壽永二年三月廿四日

俎魚加刀

篠原在近江

我君追斬一人中箭死知盛聞而切齒久之曰吾可以死矣與教盛皆自殺平家長等八人殉之時壽永二年三月廿四日也經盛資盛皆追已而自殺宗盛父子與皇弟皇大后平時忠以下從義經而東有命徇宗盛以下于京師宗盛自輿中四望清宗不仰視既罷皆拘于義經第宗盛不解衣寢以袖庇清宗守兵見而憫之五月送於鎌倉賴朝延之前舍隔庭相見將命者至宗盛悚然請宥死賴朝措魚于俎加刀焉示之諷使自殺宗盛不曉其意又送還京師至篠原父子別拘知將被殺也乃請僧稱佛曰吾不死於壇浦以有清宗故耳於是皆被斬宗盛有次子曰副將先斬于京師初壇浦之敗

傘工男兒

大覺寺在京城西

僧文覺本名遠藤武者盛遠

丹後侍從忠房

知忠材未詳

紀次郎大夫

時子謂衆曰宗盛非故相國之子也吾之再姙也相國期其生男而女生焉吾恐相國恨怒也密使人易之一傘工男兒宜矣其不若重盛以至於此也宗盛既死時忠等皆處流時義經與賴朝有隙逃奔西海賴朝恐其與平氏遺黨相依託作亂也遣北條時政于京師購索平氏亂子伏匿所在者幼孩生埋之稍長者殺之其母若保往往隨死啼哭四聞維盛子曰六代依其母匿大覺寺側爲人所告當斬其乳母因僧文覺請宥賴朝素重文覺且思重盛德已也特宥之削髮爲文覺弟子及文覺圖不軌六代坐死初維盛弟忠房適壇浦匿紀伊知盛次子知忠當族人西奔時甫三歲乳母子紀友方

上總介忠清

筑後守貞能

上總五郎兵衛忠光　上總七郎兵衛景清　越中次郎兵衛盛嗣

魚鱗眼

嵌音闞陷入中也

畚音本盛土器也

攜匿備後後徙伊賀平氏舊臣藤原忠清先宗盛一年見捕斬平貞能削髮奉重盛骨隱於常陸忠清二子忠光景清與平盛嗣等潛匿各處後八年鎌倉有土木事賴朝臨焉忠光雜役徒欲刺賴朝嵌魚鱗于眼以爲眇荷畚出入賴朝見而怪執之懷利刃曰平氏臣忠光欲爲故主復仇究問其黨曰獨有盛嗣聞前在丹波不知今何之不復言絕食飲月餘死賴朝大索天下無所獲後五年知忠自伊賀還入京師匿于法性寺側盛嗣景清聞之皆至諸舊臣稍稍來屬謀襲賴朝妹婿藤原能保能保覺之令兵圍攻我兵二十餘人亂射殺敵而死知忠與友方俱自殺盛嗣景清遁走聞忠房在紀伊往

湯淺在紀伊

景清欲刺賴朝

八田右衛門尉

判官即義經

儲利刃鋭鏃

歸之擧兵據湯淺城爲熊野別當所攻破忠房被捕殺盛嗣景清又遁會賴朝慶東大寺景清雜衆中欲刺之事覺被捕屬之和田義盛義盛苦其不遜也辭之乃屬於八田知家景清終不食而死盛嗣變姓名仕但馬人氣比道廣爲其厩卒因通其女每浴馬爲馳射狀道廣知其盛嗣而不問既而隨道廣如京師遊故妾家妾家告之源氏乃令道廣捕之道廣遣力士數人候其浴圍之盛嗣罵曰奴輩吾欲遁即遁而不欲累主人出而就縛賴朝面讓之曰盍死於壇浦對曰欲擁一平氏亂以復舊業耳又問曰聞汝依義經有諸盛嗣曰否也嚮在京圖判官而不遂爾來頗備利刃鋭鏃欲試之於將

後出於平氏、謂貞盛
相門、謂藤原氏
籠、包舉也
朱紫、印綬也、謂名爵

點注標記

詩、蓼々者莪篇
彼已氏、斥藤原氏
大造、猶曰大功
漸、漸次也
籍、借也、濟、成也、

罪之身。遂被斬。

外史氏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有謀危社稷者。獨有一將門焉。而出於平氏。豈非其宗之大恥哉。然能討滅之者。亦出於平氏焉。則足以相償矣。且自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可謂彼以其身標天下大戒也。抑使將門得一撿非違使則未必甘爲反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籠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職。及其急也。乃遽揭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窺朝廷。後世源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此也。世稱清盛功不償其罪。舉不臣者。輒以爲稱首。而不知相家不臣已什倍清盛。清盛蓋視而學之。否則何遽至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自相門之專權也。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而卿相皆其子弟親屬。苟非其族類。鋤而去之。雖皇族不能免焉。甚則易置其主。視猶奕棋。清盛所爲。無一不似彼已氏者。而加以鷙悍。其意曰。以無功之人。猶擅權寵如此。吾之有大造於王室。何爲而不可。世以其拔興之無漸。群起咎之。而不言有爲之師者焉。且清盛所以至此。由後白河帝養成其勢爾。夫名爵公器。不可私用。人臣而私名爵。是負其君也。人君而私名爵。是負其先王也。帝濫授先王名爵於清盛。籍以濟其私焉。而長其負功邀上之心。至於不可制。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三十七

殺、去聲、損也、減也、
騙、誆也、謂賺花山遜位
文治、後鳥羽朝年号
院政、法皇上皇之政令也、廟論、朝廷之議也
寬平、宇多朝年号

點注標記

闔門、舉族也
演、廣延也
悽愴、悲傷也
神祖、神武帝也

將誰咎哉。雖然成平氏之勢者。不獨始於帝也。初忠盛受寵於白河鳥羽。連進官爵。人以爲不次。蓋朝廷倚其力以抑源氏。抑源氏。所以殺相家之權也。源氏自滿仲賴光。每爲相門之爪牙。攝政兼家之騙花山也。源賴信實悍衛道途。降至文治之際。朝廷疑關白兼實之助源賴朝。亦非以其世相黨援哉。由是觀之。延平宗以抗相門。院政廟論。所相傳承。其猶寬平之擢任菅氏耶。文武雖異。其意一也。以菅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氏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止。曷足尤焉。假設重盛後父而歿。盡反其所爲。戒飭子弟。輔翼王室。則雖接踵比隆於藤原氏可也。而源氏何資以起哉。源氏名爲治暴亂。而其實攘竊王權。源平之罪。未易輕重也。且夫源氏猜忍。骨肉相食。孰與平氏闔門至歿不失懿親邪。世傳平語。倚琵琶演之。其音悲壯感憤。聽者莫不悽愴。余嘗西遊長門。過壇浦。觀平氏覆滅之處矣。又抵肥後。聞其州有五家山。山谷深阻。平氏或竄匿焉。子孫至今猶有存者。不與外人交通云。夫平氏於王家。功罪相償。天不必勦絕其後。則是其或然也。

外史氏曰。王權之移於武門。始於平氏。成於源氏。而基之者。藤原氏也。故略敍王室相家之系統。以備參觀云。蓋神祖而後三十九世。曰天智。是爲中宗。天智子大友卽位。而天武以叔父簒立。傳之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聖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三十八

點注標記

鎌足天兒屋根命冑裔藤原氏祖
四朝謂持統文武元明元正四帝也
惟喬更衣紀靜子出也

武孝謙。帝大炊。凡七世而天武之嗣絶。光仁以天智孫入繼大統。傳之其子。是爲桓武帝。桓武三子。平城嵯峨。淳和。兄弟相及。仁明以嵯峨子繼之。文德以仁明子又繼之。文德幼子。以藤原氏故立。卽位。是爲清和帝。清和子陽成爲藤原氏所廢。光孝以文德弟代之。光孝而下。宇多。醍醐。朱雀。村上。父子相繼。村上之子。冷泉。圓融。兄弟相及。花山以冷泉子繼圓融。一條以圓融子代花山。三條又以冷泉子繼一條。一條之子。後一條。後朱雀。兄弟相及。後朱雀而下。後冷泉。後三條。白河。堀河。鳥羽。崇德。父子相繼。崇德而下。詳於源平語中。崇德而上。至於文德廿一世。其非藤原氏之出者。宇多。後三條而已。故

皆討抑其權。而在位不長。莫能遂志。然宇多以後三朝。不置攝關。政在天子。白河以後。巳辭位而猶聽政。政在上皇。其餘皆仰藤原氏之成。而其擅政。始於文德云。然余謂藤原氏驕專。其來久矣。非獨始於文德時也。鎌足助天智。效力王室。其子不比等。爲四朝元老。文武。聖武並娶其女。而孝謙其外孫女也。而皆淫縱。惠美押勝嬖於孝謙。始危國家。實不比等孫。則其家法可知也。其後光仁。桓武。仁明。獨不出於藤原氏。而自平城以下。至於文德。又皆其出。文德外舅左大臣冬嗣。爲不比等四世孫。冬嗣之子良房。又納女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長子惟喬。而憚良房。遂立清和。則藤原氏之威懾人主。非一

點注標記

正統記云光孝帝踐祚之始改攝政爲關白關白之號以此爲始取漢宣詔萬機之政猶關白於光之語拔萃抄云幼主時代君行政爲攝政人主既加冠後改攝關白其詳見職原抄
冷泉爲平守平皆中宮藤原氏之所生政記云中宮妹適源高明高明又進其女爲平妃村上以帝有心疾欲立爲平爲其儲貳諸藤原氏以其婚源氏沮之今曰非藤原氏出者失記
賺直陷切賣也
五派近衛九條二條一條鷹司是也
奕葉累世也
秉鈞秉朝權也
奔競奔走競逐也
廳使衛尉撿非違使左衛門尉也
閥積功也門閥猶曰門地以格例

日。又可知也。清和生九歲卽位。良房以外祖攝政。其子基經。廢陽成。立光孝。關白萬機。攝關之號。始此。基經二子。時平。忠平。忠平攝政於朱雀之朝。與其二子實賴師輔。並列三公。於是乎。有天慶之亂。冷泉二弟。爲平。守平。村上欲立爲平。爲冷泉儲貳。而實賴等以其非藤原氏出沮之。而立守平。是爲圓融。於是乎。有安和之變。師輔三子。曰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曰道隆。道兼。道長。皆兄弟爭政。伊尹女生花山。兼家女生一條。故兼家令道兼賺花山遜位。而以一條代之。是其最甚者也。後一條而下三帝。皆道長女所生。是其最極寵榮者也。道長二子。賴通。教通。相繼執政。而賴通生師實。師實生忠實。忠

實疎其長子忠通。而愛少子賴長。於是乎。有保元之禍。忠通三子。基實。基房。兼實。基實生基通。基房生師家。兼實生良經。更執朝政於源平之際。其論議可觀者。獨有兼實。他充位而已。其後一姓分爲五派。更爲攝關。而其進退皆不復關天下事。不足錄也。總之。良房而下。奕葉秉鈞。大抵務營私門。不以國家休戚經心。而當其爭權父子兄弟。且不相保。奔競從諛。舉朝成風。宜乎。大亂之基於是。而其終與王室俱衰。共頹徒存空名。可不哀邪。外史氏曰。吾閱史。有知王霸所以廢興也。源賴朝嘗奏大江廣元爲廳使衛尉。攝政兼實議爲不可。曰非儒家進仕之例。嗚呼。以門閥爲賢。以格例爲政。驅其才俊以

為政猶資將也
才俊指大江廣元
三善康信等
梟雄指頼朝

以得驪使為榮以
不得為辱
不以朝廷從吾所
請為益以不從為
損世變謂其權
移武門也

資梟雄。而猶不覺悟。爭此區區。兼實且然。其他可知。向使相家有憂國之心通變之略。何患於王權之外移邪。顧嚮者天慶之亂也。亦由藤原忠平之不許驪使於平將門也。久矣哉相家之沈滯豪傑也。抑將門欲自與也。而以得失為榮辱。頼朝欲與之其下也。而不以從違為損益。又可以觀世變矣夫。

日本外史卷一終

源氏略系

經基（賜姓源氏）
滿仲（攝津守多田）
滿季
賴光
賴國（攝津源氏）
賴親（大和源氏）
賴俊（祥）
源賢（僧爲）
賴信
賴義
義家（八幡太郎）
義宗
義親
義國
義忠
義時
義隆
義綱
義明
義光（新羅三郎甲斐源氏）

賴政（五世）
仲綱
兼綱
爲義（六條判官）
義朝
義賢
賴賢
義嗣
義廣
賴仲
義久
爲宗
爲成
爲朝（鎮西八郎）
爲仲
行家
行賴
乙若
龜若
雀若
天王

義平（惡源太）
朝長
賴朝（幼名鬼武者開府于鎌倉征夷大將軍）
義門
希義
範賴（蒲冠者）
全成（今若）
義圓（乙若）
義經（牛若後削籍改名義顯）
義仲（木曽）
義高
賴家（二）
實朝（三）（千幡）
一幡
公曉（僧爲）
千壽丸

點注標記

宮人王氏。白川神祇伯棟貞女。白川氏任伯日。賜王氏。故曰王氏
幹能事堪其任也
相馬小次郎將門。僭稱平親王
六孫王
天慶
參議右衞門督忠文
右少將好古
伊豫掾純友
旗用白
父職位。卽正四位下。鎭守府將軍
安和二年
與預也
武藏掾滿季
截鬚膝圓
滿仲以二刀試斬死囚。其餘勢一截其鬚。一斷其膝。故名
攝津守賴光
大和守賴親
甲斐守賴信
多田法眼源賢
大和源氏
東宮大進。皇太子判官也
永延
永延一條帝年號
落。營室始成祭之也

日本外史卷

源氏正記

源氏上

源氏出自清和天皇。天皇宮人王氏。生貞純親王。敍四品。任兵部卿。稱桃園親王。親王二子。曰經基。曰經生。皆賜姓源氏。經基有武幹。善騎射。以親王爲帝第六子。世呼經基曰六孫王。天慶中。爲武藏介。平將門之反。間行入奏之。因拜從五位下。從藤原忠文。伐將門。又從小野好古。伐賊黨藤原純友。終敍正四位下。任鎭守府將軍。子孫世爲武臣。其旗用白。有八子。長滿仲。生于攝津多田。襲父職位。得關東士心。冷泉帝安和二年。中務少輔橘繁延。前相模介藤原千晴等。密謀挾爲平親王。奔關東爲亂。滿仲與焉。已而滿仲與繁延有隙。遂自首以攝政藤原實賴。旨與弟滿季。捕繁延千晴。流之。當是時。京師騷擾。如天慶之亂云。滿仲嘗謂武臣衞天子。不可無利刀。乃名筑前良冶。其鍛鍊六旬。得二刀。曰截鬚。曰膝圓。傳之子孫。滿仲官至左馬頭。及卒。贈從三位。四子。賴光。賴親。源賢。賴信。源賢爲僧。賴親坐與興福寺僧鬪。處流。子孫居大和。稱大和源氏。賴光材武有名。爲東宮大進。永延中。攝政藤原兼家造新第。落之。賴光遺馬三十匹。以分賓客。兼家子道隆。襲攝政。其弟右大將道兼。與之爭權。賴信素事道兼。謂賴光曰。吾力能刺道隆。使我

點注標記

遺馬分賓
左馬權頭賴國
攝津源氏
長元
長元一條帝年號
平忠常亂
左馬頭賴義
鹿島在常陸
小一條院
後一條帝儲貳。諱敦明。後避位。号曰小一條院
院
夢八幡神賜劍
八幡祠在山城
豪傑爭服
安倍大夫賴時
白河關在陸奧
傳至也

主代之。賴光掩其口曰。毋妄言。事敗肝腦塗地。汝主亦豈可晏然。止哉。賴信乃止。賴光有三子。長賴國。子孫世居多田。稱攝津源氏。賴信尤勇敢善用兵。長元中。爲甲斐守。會上總介平忠常作亂。朝廷令上野介平直方將東海東山兵討之。三歲不能平也。乃以賴信爲常陸介。代之。賴信聞命卽往。人勸其待兵集而進。弗聽。遂率子賴義等。進赴鹿島。忠常奪舟刓栅海岸。不可濟。賴信計示弱怠之。使使請和。忠常不肯。於是聚衆議戰。衆謂其無舟筏。宜循海赴攻。賴信曰。不可。賊恃險。吾直渡攻其不備。可一戰下也。聞有淺處可騎渡。軍中豈有知之者乎。有高文者。自稱知之。馳入海行。立葦爲表。賴信麾軍從之。忠常驚怖出降。斬之。致首京師。以功敍從四位上。任上野常陸介。賴信謝曰。臣籍天威。得不血刃而降强賊。何功之有。臣老矣。不堪遠任。願得改守丹波。非所敢望也。不許。子賴義。沈斷有武略。爲小一條院判官代。每從獵。善用弱弓。殪猛獸。平直方奇其才藝。以女妻之。旣而賴義夢八幡神賜劍。其妻有娠。生子。賴義喜曰。此兒必興我家。因名義家。及長。冠于八幡祠前。稱八幡太郎。潤達英果。善射。每有征行。未嘗不從。賴義爲相模守。州俗好武。賴義義家。撫以恩威。豪傑爭服。樂爲之用。當是時。陸奧豪族安倍賴時。幷諸部落。爲六郡酋長。國守與秋田城介。合兵伐之。賴時逆擊。大敗之白河關以北。傳

加茂次郎義綱
賴時降
永承七年　永承後冷泉朝年號
府鎮守府
太郎光貞
阿栗川衣川關並在陸奧
貞任　廚川次郎貞任
賴時叛
賴義奏請再任
亘理權大夫經清
伊具十郎永衡
誅賴時

天喜五年　天喜後冷泉帝年號
河崎鳥海並在陸奧
坂戸判官範明
出羽守源兼長
新守源齊賴也於賴義再從兄弟也
白符赤符
康平五年
賴義矢必滅虜

海盡叛附焉。朝議以賴義爲陸奧守。與義家及次子義綱。率兵赴伐。會大赦。賴時解兵而降。臣事賴義。賴義遂兼鎮守府將軍。永承七年。任滿將還。入府視事。賴時厚犒其軍。既罷歸國府。宿于阿栗川。有人。夜襲藤原光貞。營。初賴時長子貞任請婚於光貞。不聽。以故報之也。於是賴義欲執貞任。賴時乃擧兵反。據衣川關。賴義奏請再任。發兵伐之。賴時婿藤原經清平永衡。來屬官軍。或告永衡與虜有私。賴義捕永衡斬之。經清亦不自安。遁歸於賴時。賴時族富忠。勇而有衆。賴義以敎旨諭。應官軍。賴時亦親往說之。賴義令富忠伏兵要擊。獲賴時誅之。而貞任軍猶張。貞任魁傑。善用兵。官軍數不利。屬歲比饑。粮食不給。天喜五年。賴義奏請徵兵食。其十一月。自將兵千八百。擊貞任于河崎。會大風雪。人馬凍飢。貞任以選兵四千。戰于鳥海。縱左右翼。大敗我軍。我軍所餘僅六騎。虜急圍之。矢下如雨。賴義義家皆傷。馬從騎下而授之。義家與藤原範明等。縱横奮擊。虜兵相警曰。八幡太郎也。遂退去。賴義既免。乃奏兵食不至。遠近皆然。且出羽守不與臣戮力。於是詔罷出羽守。新守至亦不敢來援。貞任勢益張。令經清以私符徵官物。令曰。用白符。勿用赤符。赤符官符也。賴義益困。對守數歲。康平五年。任滿。詔高階經重代。任國民慕賴義。不服經重。經重不得已而去。於是賴義矢必滅虜。使人說出羽。酋清

眞人武則
酋豪帥也
營岡萩埒在陸奧
小松柵在出羽
曾何爲
三郎宗任

彼首數首
攀樹踰河
趣輕走也
二柵大麻生野及瀨原
暴露冒燥濕也
將軍鬢髮復半黑

原光賴及弟武則。諭以大義。七月。武則率子弟以下萬餘人而至。賴義以三千人。會議于營岡。爲七陣。以武則等分將之。而自將第五陣。進至萩埒。將攻小松柵。以凶日不果。會清原氏候騎誤失火民家。柵中大囂。賴義謂武則曰。機不可失。拘日何爲。對曰。我兵怒如火。宜及此時用之。乃遣騎兵絶其衝路。而步兵薄攻之。深江是則等。以死士冒險入柵。虜大擾。貞任令弟宗任出戰。賴義以麾下横擊破之。虜遊軍又襲我第七陣。亦擊大破之。虜遂棄柵走。乃焚柵而還。會霖雨留旬餘。磐井以南盡應宗任。侵奪我糧道。賴義分兵赴拒。九月。貞任瞰我兵寡。以精騎八千來襲。武則曰。我客兵。糧乏。利在速戰。彼不坐困之而來戰。是自授首也。賴義大喜。爲長蛇陣逆戰半日。大破之。追走至磐井河。曰。吾欲乘機遂擣其巢穴也。則令武則以八百騎夜追之。武則要捷死士五十。自間道焚貞任營。內外合擊。虜軍大亂。走保衣川之險。賴義義家進攻之。河水方漲。武則等戰不利。見河岸有樹覊水。武則使趫捷者攀樹踰河。縱火。虜驚。貞任駭走。賴義追擊。連破二柵。進拔鳥海柵。乃會將士飲。謂武則曰。吾得至於此。子之力也。子視吾面目奚若也。對曰。臣爲將軍執鞭。何力之有。將軍盡忠於天子。暴露于野十餘年。頭髮皆白。天地爲動。將士爲奮。破虜如決河。臣今視將軍鬢復半黑也。即獲貞任。則全黑矣。賴義喜。又進

點注標記

三栅、黑澤尻、鶴脛、比與鳥利
厨川栅　厨川在出羽
神火
不殊　傷而未絕也
斬貞任
比良六郎重任
猶能用白符乎
六年
建八幡祠　鎌倉在相模　賽報祭也
七年
任國指伊豫
賴義請重任
金紫謂金印紫綬相國所佩
後趙時御詔書于木鳳口中自觀上頒之

破三栅。追貞任至厨川栅。栅據水澤高壘深塹。塹中植刄。以死守之。殺我兵數百人。賴義令壞人家塡塹。下馬遙拜京師。手取火。號爲神火。投之。會風起。壘栅皆火。我軍因急圍之。虜殊死戰。武則解其一角。虜逃走。賴義擊鏖之。貞任乃獨身出鬪。我兵叢刺之。不殊。載之巨楯。六人舁之至。賴義視之。腰圍七尺。長稱之。賴義數其罪斬之。及其子千代。其弟重任。經清亦被縛至。賴義命用鈍刀斬之曰。猶能用白符乎。宗任等皆降。賴義見栅中有所虜掠美女數十人。盡分賜將士。六年二月。使人齎貞任以下首獻闕下。詔敍正四位下。任伊豫守。敍義家從五位下。任出羽守。義綱爲左衛門少尉。清原武則爲鎭

日本外史　卷之二　○五

守府將軍。八月。賴義建八幡祠于鎌倉鶴岡。賽戰功。七年春。賴義義家以諸降虜人朝。奏請賞有功將士。朝議未許。以故未赴任。任國不登。以私資濟貢賦。如是二年。上書請重任曰。臣聞人臣建勳功受恩賞。和漢古今所同也。是以或有起徒隷而係金紫。出卒伍而至將相者。賴義以功臣之裔。效恪勤之節舊矣。適東夷蜂起。侵盜郡縣。抄略人民。六郡之地。不服皇威者。數十年矣。及於近歲。日益猖獗。賴義以永承六年。受任彼州。至天喜中。兼帥鎭府。臣御鳳凰之詔。以向虎狼之國。被堅執銳。身受矢石。暴露千里之外。而出入萬死之途。藉天子之威。與將卒之力。終得奏其功。其渠帥安倍貞任藤原經清

點注標記

縣官謂天子也
封家受封地於彼國之家
納官徵納金穀之官
涖同莅臨也
寔繁寔多也
班超後漢明帝時人也
興復亡弊造濟不足
宗任事義家
宇治關白賴通
中納言匡房
義家學兵法
承曆三年
美濃亂源重宗源國房構兵
延久三年
永保二年
賴義卒
三年

等。皆伏誅。戮傳首京師。其餘醜虜安倍宗任等。束手歸降。掃其巢窟。收之縣官。叛逆之徒。皆爲王民。乃蒙錄功績。得守伊豫。臣忝聖恩。欽荷不暇。而以鎭服餘燼。猶留奧地。且征戰之際。有功勞者十餘人。爲請抽賞。未得裁許。是以不敢赴任。況去歲九月。被賜任符。遲引之罪。出不獲已。四歲之任。空過二稔。不能徵納官物。而封家納官。督責如雲。仍以私物。且償進濟。聞彼州吏言。頃年稈凶。田無秋實。民有菜色。臣謹按傍例。延涖境之年限。以救闔國之凋弊者。其人寔繁。況致希世之功者。寧無殊常之恩。昔班超以三十年。平西域。今賴義以十二歲。誅東夷。遲速優劣。採擇非難。饒無受千戶之封。曷不許重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六

任之典。望請天恩。哀矜臣意。忝賜允可。使臣徐得處興復之計。以致辨濟之方。臣不任懇款。先是。諸降虜皆處流。義家愛宗任勇特。親信之。一夜。問所私女子。乘車而往。獨宗任從。心陰圖報復。拔刀窺車中。見其睡。不敢發。後遂傾心事之。義家嘗過藤原賴通第。談陸奧戰事。博士大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好男子。惜未知兵法。宗任微聞之。慍。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遂就學焉。承曆三年。美濃亂。詔義家往定之。亂人聞之皆遁。延久三年。陸奧亂。守源賴俊討平之。賴俊者。賴親孫。賴義從姪也。永保二年。賴義卒。三年。詔義家爲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初清原武則有二子。曰武貞武衡。武貞生

荒川太郎武貞
秀武爲武貞甥
金澤在出羽
寬治元年
望雁行亂
鎌倉景政
權五郎景政射景政者爲鳥海彌三郎

眞衡又納藤原經淸之寡婦生家衡亦養經淸子淸衡
而眞衡爲嫡嗣家衡淸衡以下皆臣事之其姑夫吉彥
秀武以事怨眞衡舉兵背之眞衡赴攻之秀武使人說
家衡淸衡襲其虛眞衡乃還救已而聞義家至迎饗之
復往攻秀武二弟又來襲義家從兵入其城拒卻之義
家自赴出羽攻家衡不利還武衡喜來謂家衡曰子克
八幡太郎我曹之榮也當與戮力遂合兵據金澤柵義
家大怒寬治元年九月自將數萬騎攻之去柵數里望
見雁行亂曰是有伏也縱兵搜索果獲鏖之謂衆曰兵
法言鳥亂者伏也我不學則殆矣遂進圍柵相摸人鎌
倉景政挑戰敵射中其右目景政不拔箭而索射已者

武衡使卒詬言義家
藤原千任家衡乳母子
汝父指賴義我指武則敵指貞任
義光舍官赴援
足柄山吹笙
勇怯兩刻
腰瀧口藤原季方

終射殺之武衡據險死鬪多傷我兵又使卒千任者詬
言義家曰汝父納名簿於我以獲克敵簿見在我汝何
以負我義家怒攻之未能下義家弟義光稱新羅三郎
亦勇智多技能是時爲右兵衛尉在京師聞兄軍不利
奏請赴援不許遂舍官赴之義光素好音嘗學笙於豐
原時元是時時元已死其孤子時秋送義光至足柄山
會月明義光因吹笙盡授所學訣別遂至陸奧義家喜
泣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乃與俱進攻柵固不拔義家
因會食設勇怯兩刻以勵戰士義光從臣腰季方無日
不列勇刻也吉彥秀武降在我軍進說宜持以困之義
家從之下令休戰武衡使人來言曰我軍苦無事我有

季方卻金
虜營取燬
名簿安在

健兒龜次請得一力人角之乃遣鬼武者勝而殺之虜
愧憤出戰已而虜食盡出兵來降秀武曰是紓難也
宜斬義家又從之虜益窘因義光乞降不聽再乞且請
義光臨柵中爲要約義光欲往義家止之乃使季方往
虜屬以待之季方夷然武衡賂之以金季方卻之曰我
輩將且暮分取之不煩汝賂也撫刀而出時天漸寒軍
士恐凍一夜義家出令軍中曰燒我營取燬今夜虜柵
陷矣不復用營也黎明柵中火起家衡遁武衡潛池水
中義家獲之詰曰而父屬吾父樹功吾父請授官爵若
以怨報德何也名簿果安在因執千任拔其舌令斬武
衡武衡乞哀於義光義光請曰降者宜赦義家作色曰

棄首于塗
前九年後三年之役
擁戴擁立推戴也
自呼家人稱八幡公
獻弓鎭夢魘
魘夢驚也
義家卒
左兵衛尉義宗先父死
兵部丞義親
帶刀長義國

悔過來歸如宗任者是之謂降耳擒而求活者非降也
遂斬之家衡爲其下所殺義家欲獻武衡家衡以下首
奏請下官符廷議謂其私鬪也弗許以故不賞將士遂
棄首于塗而還義家承父祖業善撫將士其征陸奧前
者九歲後者三年東國士民皆服其恩信相與共請爲
其子弟擁戴之而自呼其家人稱義家曰八幡公當是
時八幡公威名偏於朝野白河法皇嘗患夢魘詔義家
獻其兵器鎭之義家獻一玄弓建御枕上即無患法皇
問曰毋乃東征所執乎對曰臣不記也法皇嗟賞之然
義家官位甚卑以正四位下右衛門尉卒於天仁元年
年六十八有六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隆義忠

河内守義忠
陸奥五郎義時
陸奥六郎義隆
鹿島三郎吉建
美濃次郎義明
甲賀山在近江
六條判官爲義
髡鬀髮也
甲斐源氏
栗子山在山城
左馬頭義朝
鎮西八郎
阿曾三郎
須藤九郎
近衛帝崩
後白河帝
保元元年
保元之亂
鳥羽法皇崩

最有名。官至檢非違使。季父義光嫉之。誘義忠臣鹿島某。使陰殺之。初義忠叔父義綱與義家相惡。構兵。詔禁兩家兵入京師。事得寢。後義綱以陸奥守。擊平亂人平師妙于出羽。以功拜從四位上。其黨頗廣。至此朝議以義忠死。爲出於義綱。子義明。遣兵殺之。義綱據甲賀山。詔源爲義討之。義綱自髡降。流佐渡。義光子孫世居甲斐。稱甲斐源氏。爲義者。義親子也。義親爲對馬守。以罪被誅。爲義幼孤。義家奇之。欲以爲義忠之嗣。甲賀之捷。拜左兵衛尉。時年十四。其明年。義家卒。爲義遂直承義家之後。居五歲。南都僧兵攻叡山。又命爲義。爲義與十七騎。逆擊于栗子山。走之。後十餘歲。累遷爲檢非違使

左衛門大尉。敘從五位下。爲義有二十三子。長曰義朝。尤善戰。居相摸鎌倉。關東家人盡附之。爲下野守。第八子曰爲朝。猿臂善射。幼凌犯諸兄。爲義患之。逐之豐後。曰鎮西八郎。自稱九國總追捕使。以妻父阿曾忠國爲鄉導。數與菊池原田諸大姓戰。比十五歲。遂盡伏九國。九國守介交訴之。朝廷敕太宰府討之。不能克。爲義坐免官。爲朝聞而病之。與須藤家季等二十八人。倶至京師待罪。是歲近衛帝崩。帝爲鳥羽法皇寵姬得子所生。風受禪于崇德上皇。及帝崩。上皇願復位。法皇與得子議。立帝兄卽位。是爲後白河帝。帝之保元元年。法皇有疾。召得子。授之一篋。戒曰。緩急啓之。七月法皇崩。上皇

義朝入衛
源三位頼政
上皇召爲義
八甲漂風
八甲名謂薄金膝丸楯無澤瀉八龍月數日數源太產衣
左衛門尉頼賢
寶劍名鵜丸
爲朝進言
集成也
長袖者惡知兵哉
唉虛其反歎恨發声之辭
所欲爲謂夜襲也

起兵據白河殿。左大臣藤原頼長爲謀主焉。四募兵京畿。大擾。得子乃啓篋。則書武臣十人名矣。義朝爲之首。卽召義朝。義朝乃率兵。與族頼政等。倶衛高松殿。頼政者頼光五世孫也。安藝守平清盛。亦應召入衛。於是上皇使使者召爲義。爲義辭曰。臣老羸。非復平昔。長子義朝勇而有衆。而旣赴禁內矣。餘子獨爲朝可用。君請用之。毋以臣爲也。且臣夢家所傳八甲爲風所漂。臣心惡之。往必不利也。使者强之。爲義不得已。率諸子赴之。上皇喜。以爲判官代。賜邑及寶劍。以四子頼賢爲藏人。因會議戰。爲朝進而言曰。臣大戰二十。小戰二百。以芟鋤九國。以小擊衆。每利夜攻。臣請今夜襲高松殿。火其三

方。而要之一面。其善戰者。獨有臣兄義朝。然臣一矢斃之。至如平清盛輩。臣鎧袖一觸。皆自倒耳。則乘輿必不得不出。臣乃加矢其從兵。徙輿於此。而奉陛下於彼。易如反掌。則東方未白。大事集矣。頼長曰。爲朝年少負氣。所言皆鄙人私鬬之事。安可施之帝王之戰耶。兩帝爭國。當用堂堂之陣。南都僧兵應召。且至。成軍以戰。未爲晩也。爲朝退私罵曰。唉。長袖者。惡知兵哉。家兄有謀。將出我所欲爲。僧兵寧可須也。爲義又進策曰。本宮垣溝單淺。無他可據。以寡兵保此。非計也。陛下宜幸南都。撤宇治橋。以守。卽不利。幸于關東。臣糾合家人。奉輿復闕。臣等之不難。頼長弗聽。爲義退而言曰。吾不知死所矣。

點注標記

左兵衛尉賴仲　丹波冠者爲宗　八幡七郎爲成　九郎爲仲
取勝莫若夜攻
攝衣昇殿
通憲少納言信西也
曾祖賴義　祖父義家
何用藏人
伊東武者景綱
山田小三郎
鑿鏃也所以穿木也
鎌田次郎

與其六子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朝爲仲。分八甲擐之
送於義朝。爲朝軀幹大。不可服。乃服他甲。獨以二十
八人守西門。餘子盡從父。以百騎守南西門。平忠政等
諸將。以兵數百分守諸門。義朝在禁內。關白藤原忠通
以下聚議不決。義朝數趣之。有詔。召義朝於階下問計。
對曰。取勝一擧。莫若夜攻。臣聞。南都兵千餘應上皇徵。
已次宇治矣。宜及其未至擊之。從之。詔戰勝聽昇殿。義
朝對曰。武臣赴戰。不期生還。臣請拜賜而死。攝衣而昇。
藤原通憲奏曰。彼之曾祖祖父嘗聽昇殿。而父則未也。
以子先父若何。詔曰。勿問。義朝感喜還營。繫纓串傷曰。
我卽戰死。誰知我得昇殿。此識之也。乃以選兵四百襲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十一

白河殿。平清盛亦赴之。兵凡數千人。上皇謀者還報。爲
朝晒曰。固當然爾。賴長恐爲朝不爲用。遽拜爲藏人。爲
朝曰。吾何用藏人爲。吾鎭西八郎可也矣。辭不拜。將戰。
諸子爭先。不決。爲朝曰。臨戰何論兄弟。然吾嚮以不遜
獲罪。故欲先而不敢。唯敵勁難當處。輒命於我。賴賢賴
仲邀擊義朝。敗還。義朝隨攻之。平清盛攻西門。其將伊
東景綱與二子伊藤五伊藤六先進。爲朝射之。洞五之
胸。而著六之袖。清盛惕懼而退。獨其騎山田伊行返戰。
爲朝又射斃之。馬逸入義朝陣。鏃穿鞍大如匕。鑒部將
鎌田政家取而獻之曰。八郎君所爲也。義朝曰。彼弱齡。
未當至此。詐設以怖敵耳。汝嘗試之。政家自呼而進。爲

點注標記

辟易開張易處也
判官公謂爲義
須藤九郎家季　第且也但也
甲之鬲冑之題唯阿兄所命　鬲胄也題頷也
七郎清國
奏請用火攻
上皇入如意山
蓑浦在近江
爲朝諫爲義
左府賴長　關白忠通

朝曰。爾非吾家人乎。對曰。昔爲主君。今爲仇徒。射中其
冑。爲朝大怒。與二十八騎闢門突出。政家辟易退走。義
朝以二百騎馳之。呼曰。吾奉宣旨來。汝盍速降。乃彎弓
於其兄乎。爲朝曰。判官公受院宣。令爲朝等拒戰。且彎
弓於其兄。孰與推刃於其父。因大戰。義朝立馬莊嚴院
門。爲朝望見之注箭。旣而舍之曰。父在此。兄在彼。焉知
其不有所潛約。勝敗互相救護哉。乃注鳴鏑。顧謂家季
曰。吾且褫其魄。家季曰。得毋誤乎。爲朝曰。第觀吾所爲。
乃射穿冑[illegible]。貫門扇。義朝大驚。乃呼曰。八郎射未爲精。
爲朝曰。不敢爲焉耳。卽被許。甲之鬲冑之題。唯阿兄所
命。乃注大箭。深巢清國。進斃義朝。應弦而倒。義朝兵死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十二

傷最衆。爲朝亦喪二十三騎。猶固守。爲義賴賢等又善
拒。天漸明。義朝馳使奏請用火攻。聽之。乃縱火。上風煙
焰蔽宮。宮中大亂。義朝等鼓譟。終陷之。上皇出奔。入如
意山。爲義以下悉從之。上皇親諭散遣之。皆揮泣而散。
爲義將適東國。病不能行。抵蓑浦。追兵來薄。諸子力戰
卻之。士卒垂盡。乃削髮。欲因義朝請降。爲朝諫曰。上皇
者。帝同母兄。而左府爲關白親弟。聞上皇已遷讚岐。左
府亦死。骨肉之不可恃如此。大人盍鑒焉。不若赴東國
倚其豪族。官軍卽來。兒爲竭力。力盡而後死。不亦可乎。
不聽。遂出降。初清盛奉敕索爲義。不得。會平忠政出降。
其叔父也。素與有隙。則斬而獻之。以搖義朝。有詔。令義

清盛能誅叔父義朝獨不能誅父乎　帝此一言三綱滅矣
下野守義朝既忍於父何有於弟
駢比也
點注標記
筑後守家貞
大島在伊豆
天子賜我大島
狩野工藤茂光
義朝爲左馬頭
通憲鄙義朝

朝斬爲義義朝數請以己戰功贖其命帝怒曰清盛能誅叔父義朝獨不能誅父乎果不能將命清盛斬之義朝憂懼不知所出謀之鎌田政家政家對曰此非臣所敢議也然既爲國讐矣竟不免於誅與其死於人寧死於子義朝意決使政家誘殺之自奉其首詣闕賴賢以下五人皆伏誅猶有四弟曰乙若龜若鶴若天王皆幼義朝以詔遣人殺之鶴若謂使者曰抗鬪者當死吾儕何同科恐女謬聞龜若曰家兄誤矣使吾輩存在多於數百士卒也乙若諭諸弟曰汝輩勿復言下野守既忍於父矣何有於弟哉是無他陷清盛計中自殺其羽翼耳事已至此生猶辱也不若速死以從父於地下也駢

首受刃爲朝匿于輪田將奔鎭西聞平氏將平家貞要之也不果適有疾浴於民家或覗其身材魁偉告之於官官遣兵圍之爲朝裸體扶柱擊殺數人而就縛至闕庭特減死一等拔其臂筋流于大島爲朝筋力雖減用箭加長曰天子賜我大島遂并有傍五島舊臣稍稍來附後數年敕狩野介攻之爲朝射沒其一艦而自逃入琉球云義朝之捷也賞爲右馬權頭義朝奏曰是先臣滿仲所拜然彼左此右且曰權焉臣未知其榮也於是陞爲左馬頭而資望終不及平氏也平氏素與少納言藤原通憲善通憲以帝乳母子貴幸用事義朝欲以女爲其婦通憲鄙義朝卻之曰我子學生子女非偶也乃

中納言兼右衛門督信賴
平治元年　平治之亂　信賴結義朝
信賴據大內
鬼武者
點注標記
帶刀義賢　大藏在武藏
用惡源太之號可矣
帝上皇夜逃
叱嗟叱咄之聲　豎子謂信賴

與清盛婚帝既禪位於二條帝而猶聽政嬖人藤原信賴與通憲惡則浸引義朝自援說以甘言義朝深結之平治元年十二月清盛如熊野信賴乃謂義朝曰通憲恃寵自專陰與清盛謀剪除子家彼之專横雖上皇亦厭之矣吾欲發事誅夷讒人子何不相助義朝曰吾建殊功而不能贖父命親屬摧殄清盛欲乘此時以陷擠我我非不知之公有此擧敢不效力信賴大喜贈以鎧杖名馬義朝又教之招賴政於是義朝以五百騎夜圍三條殿焚之又焚通憲第所殺傷甚衆通憲遁逃追獲斬之信賴挾帝及上皇據大内義朝第三子曰賴朝稱鬼武者時年十三爲右兵衛佐進謂義朝曰聞清盛等

將還盍逆戰乃坐待之乎賴朝長兄義平在鎌倉嘗與其叔父義賢有隙戰于大藏斬之人呼曰惡源太於是聞變晨夜馳至信賴欲援之以官義平辭曰鄕叔父八郎辭職不拜知緩急也吾亦姑用惡源太之號可矣如聞平氏將還願假吾一隊兵吾要之阿部野梟清盛以下首然後拜命耳信賴弗聽已而清盛入京師帝上皇皆乘夜逃出入平氏第信賴且起乃覺之意大沮喪義朝撿其兵稍稍散亡所餘有二千騎乃分守諸宮門授賴朝以傳家寶刀截鬚揭以臨軍信賴不習騎騎而墜左右扶之守待賢門平重盛來攻信賴舍守走重盛以五百騎破門而入義朝望見叱嗟曰豎子敗吾事矣

鼇頭注標記

荒二郎義澄
上總介廣常
平山武者所
次郎直實

七匝環繞樹也

義平垂中重盛

兵庫頭賴政

清盛倒蒙冑

政家諫義朝

平賀四郎
佐々木源三
首藤刑部

齋藤別當
實盛脫冑

呼義平拒關。義平乃與鎌田政家三浦義澄平廣常平山季重熊谷直實等十六騎。躍馬而出。指視其騎曰。赤甲而黃馬者。重盛也。宜生擒之。進戰于大庭。騎皆注目重盛。追之七匝。重盛走出。以生兵入。義平復擊走之。義朝馳使讓義平曰。若何不善拒而使敵數入也。義平乃出至大宮巷。直衝平氏陣。陣潰亂。重盛與兩騎走。義平追之。垂及而馬跌。重盛踰塹。政家射之。甲堅不入。義平曰。射馬。射馬。重盛墜。追及之。其兩騎遮鬭死。重盛僅以身免。義平慮義朝還而援之。則義朝方與平賴盛戰于郁芳門。大破之。賴朝射斃二人。傷一人。義平至代父進戰。平氏軍悉敗走。退保六波羅。第我軍追北。信賴從出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十五

半途遁走。平氏兵乘虛入大內。義朝直進攻六波羅。賴政獨陣于六條磧。義平察其有貳心。以五十騎突之。賴政走歸於清盛。清盛聞我軍至。大怖失措。倒蒙冑。從者言之。清盛曰。帝在於後。不可背也。乃闢門固守。義平力戰。排門而入。敵分兵更戰。我兵自旦至晡十餘合。刀折矢盡。人馬皆傷。義朝欲親決戰。政家扣馬諫曰。衆寡勞逸不較明矣。且走東國。以為後圖。孰與殞身徒卒以辱家聲。義朝乃收兵退至三條磧。敵兵來薄。平賀義信。佐佐木秀義。首藤俊通等救戰。俊通死之。義信者義光孫也。義朝得間與三十騎東走。山門僧徒聞其敗也。以三百人要於路。義朝患之。武藏人齋藤實盛免冑謂僧徒

鼇頭注標記

左馬義朝也

八瀨在山城

棄信賴

龍華堅田皆在近江

陸奧六郎義隆義家第六子

沈首湖水

中宮進朝長
式部大夫重成
澁谷金王丸
森山驛在近江

不破關青塚驛皆在美濃

青塚驛
一女名夜叉

義朝刄朝長

內海在尾張
長田莊司

義信止義朝
趨勢趨附時勢也

大俠女光
鷲栖女光

曰。左馬既死矣。我輩新募之兵。將歸鄉耳。公等欲褫我鎧仗。所不敢愛。顧予衆我寡。不能周給。請拋擲之。公等自取焉。乃投其冑。僧相蹂踐爭之。三十騎因驅突而過。至八瀨。顧見信賴來。呼義朝曰。子何棄我。義朝罵曰。豎子首謀。乃先走。何面來見我乎。舉鞭抶其面。棄之而去。至龍華。又遇僧徒要路。皆下馬破柵而過。叔祖義隆中矢死。子朝長被射股。拔箭復戰。義朝怒力戰走之。至堅田。見義隆首泣語其騎曰。八幡公遺體。獨見此人。而至於此。沈首湖水。將渡。會風濤起。取路於勢多。乃諭實盛等二十餘人。令散去。獨義平朝長賴朝義信政家。及源重成。豎金王從之。賴朝騎睡而後。夜過森山驛。土兵聚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十六

且捕之。賴朝乃覺。拔刀斬二人。義朝怪賴朝不在。使政家返索獲之。至鏡驛。聞平氏拒不破關。乃由間道東出。會大雪。馬不能前。皆釋甲步行。復與賴朝相失。至青塚驛。義朝嘗嬖驛長女延壽。生一女。於是投其家。乃分遣義平朝長。募兵於信濃飛驒。朝長創劇。途還。義朝曰。賴朝雖幼不如汝怯。欲留之而去。朝長請父殺己。勿為追兵所獲。義朝乃刄之。土兵聞義朝在焉。羣聚圍之。重成詐稱義朝。射殺十餘人。剥面自殺。義朝乃走。又遣義信募兵。義信曰。公欲安適。曰欲適內海。依長田忠致。忠致者政家妻父也。義信曰。不可。彼性趨勢。恐不利於公。弗聽而試道塞不達。聞大俠女光者。延壽母兄也。遣金王

株瀨川在美濃今呂久川是也
義朝如內海
忠致殺義朝
鼇注標記
[illegible]以下皆伏誅
志內六郎
主僕易饌
難波次郎

就謀玄光乃航載義朝政家棼覆之由株瀨河如內海
津吏覺呵止之玄光爲不聞而過吏追射之玄光回舟
至岸吏入舟發棼索之玄光曰義朝雖敗亦從二三十
騎也安依吾儕求活乎假使在焉必自殺耳安落子等
手義朝耳語政家曰玄光諷我自殺也如何政家曰且
待之吏亦不究而去明日達內海忠致厚待之義朝欲
亟東去時屬除夜忠致固止之止三日忠致子景致容
勸其父殺義朝忠致從之乃伏力士三人于浴室而進
浴金王操刀侍浴力士不敢發義朝求浴衣不至金王
自出取之力士乃入義朝赤手搏仆一人其二人偶剌
殺之金王聞浴室譁則返輙斬三人政家方與忠致飲

聞變且起行酒者拔刀政家奪其刀斬之景致自後斬
政家忠致女嫁政家者伏政家之刀而死金王玄光欲
報忠致父子不獲殺數十人取馬逃去忠致乃獻義朝
及政家首于平氏義朝與政家年並三十八信賴以下
皆伏誅義平在飛驒來屬者甚多聞義朝死皆散義平
欲自盡念當報父仇而死乃變服入京師適値舊臣志
內景澄因僞爲其僕出入平氏第舍于三條烏丸舍主
人視僕擧止非凡又怪主僕每食於隱處也竊窺之則
易饌而食乃走告平氏平氏使難波經房以三百騎圍
之義平拔刀出斬數人躍升屋不知所往經房乃執景
澄去義平晝伏夜行以伺平氏欲倚東近江舊人行至

逢坂在近江
關神祠在逢坂
蹶跳動也蹶然而起
平賊何無狀乎
義平要平氏于同部野之言見上
裝賴朝爲女子
彌平兵衛宗清
鼇注標記
賴朝肖右馬
右馬助家盛
蛭島在伊豆
放虎於野
纐纈源五盛安
[illegible]良冠者希義

逢坂經房詣關神祠途見義平因卧以五十騎圍之義
平蹶起箭中其臂不能揮刀終被縛至六波羅坐之堂
緣怒曰吾何坐此自起入堂清盛出見謂之曰脫於三
百騎獲於五十騎何嚮勇後怯也義平笑曰命焉耳子
之命窮亦至於此吾爲子之大患宜速見殺乃斬于六
條積義平臨刑仰首睨平氏第曰保元之亂處斬者以
夜今乃白日斬我平賊何無狀乎嚮使我言行奴輩無
遺類矣遂被斬時年二十賴朝之與父兄相失也夜迷
失路出於小平山有漁人知其非常人舍之裝爲女子
而薦包其刀自肩之送至青塚驛延壽家賴朝託截鬚
刀於延壽而去之關東遇平氏將平宗淸被虜還過延

壽門義朝所生女年十二聞之泣曰我他日受辱寧今
從阿兄死將走出衆止之後獨赴水死也賴朝旣至六
波羅就斬有日宗淸謂之曰欲活邪曰然父兄皆亡非
吾誰祈其冥福宗淸詣淸盛後母池尼尼從容問曰賴
朝如何對曰肖右馬君右馬蓋尼之子蚤死者尼悲之
爲請淸盛再三乃得宥死流于蛭島道傍觀者見其有
威容相語曰是猶放虎於野耳舊臣皆勸其削髮獨秩
父盛安附其耳語曰郎君宜存髮以待前途賴朝首肯
而去賴朝有六弟曰義門蚤死曰希義居駿河被虜流
土佐曰範賴爲藤原範秀所養稱蒲冠者平氏不問也
曰今若曰乙若曰牛若三兒皆婢常盤出也並從母匿

龍門里在大和

清盛釋三兒
全成稱門對法橋
義圓稱八條卿公
鞍馬寺在京師北

伊東入道
北條四郎
齋藤別當
大庭三郎
畠山庄司

佐々木源三
澁谷庄司
太郎定綱
藤九郎盛長
加藤次景廉
賴朝深沈有大略

點注標記

康信報京師動靜

高倉帝

出嫁大藏卿藤原長成者

牛若見系譜

二兄謂全成義圓

吉次後從義經稱堀弥太郎

陵助賴重

於龍門里。平氏索之不獲。因捕常盤之母。常盤乃自至。清盛悅其色。欲挑之。不肯。其母涕泣說以禍福。不得已從之。清盛乃釋三兒。盡爲僧。今若改名全成。居醍醐。乙若更名義圓。事圓慧法親王。牛若甫二歲。居鞍馬山寺。稱遮那王。未削髮也。平氏勢盛。歲賦月盛。賴朝在配所。以其乳母比企禪尼常餽遺之。纔得不乏。伊豆人伊東祐親。北條時政。奉平氏令。監視之。關東舊臣齋藤實盛。大庭景親。畠山重能以下。皆叛。事平氏。其屬意賴朝者。亦弗敢來通。獨佐佐木秀義。自近江來寓相模。倚澁谷重國。使其子定綱等數問賴朝。安達盛長。加藤景廉等數數亦往來給仕焉。賴朝深沈有大略。性堅忍。喜怒不

形於色。爲衆所畏愛。中宮屬三善康信。其故人也。一月三使使以報京師動靜。清盛累遷至太政大臣。其妻姊幸於法皇。生皇子。遂受禪。是爲高倉帝。清盛納女立爲中宮。先是。常盤寵衰。出嫁於人。牛若年已十一。嘗見諸家系譜。自知其先世。悵恨久之。於是晝讀書。夜學劍搏。爲人短小精悍。面白齒出。甚趫捷。爲衆僧所患苦。師勸其削髮。對曰。二兄爲僧。吾已恥之。可復傚乎。強之。竟弗聽。時藤原清衡孫秀衡。爲鎭守府將軍。牛若欲往倚之。適有鐵賈吉次。往來陸奥。會其詣山。牛若乃陰語之以情。吉次曰。事甚易然。取子而去。恐遭僧徒怒。牛若笑曰。彼輩苦我。我去其所欲已。又會下總人深棲賴重詣山。

牛若自加冠

懼物議謂懼平氏聞之也
伊勢三郎
義經倚秀衡
三郎兵衞嗣信
四郎兵衞忠信
承安四年

賴政射怪禽

治承元年

點注標記

意因病也

賴政以智辯免禍

成親圖平氏
託事託討僧兵也
多田藏人行綱

二年

明年

牛若與之狎。於是三人與偕東。至鏡驛。牛若乃自加冠。名曰義經。稱九郎。遂至下總。居數月。適有一強盜。盜馬衆追之。盜負樹。衆不敢迫。義經徒手捕之。又有盜數十。爲劫。義經赴救。立斬四人。賴重服其勇。而懼物議。稍稍戒之。義經乃去。徑上野。得伊勢人義盛者。約爲君臣。至陸奥。因吉次通秀衡。秀衡善遇之。義經請之金以報吉次。在陸奥。又得佐藤嗣信兄弟。時承安四年也。當是時。除陸奥出羽外。盡係平氏所管。所在源氏。皆爲人所擯斥。獨兵庫頭賴政。平治中決意屬官軍。多材藝。聽昇殿。嘗奉敕射怪禽寢殿上。獲之。帝嘉賞之。後遂敍從四位下。治承元年。叡山僧徒擁神輿犯闕。詔諸武臣拒之。賴政

守達智門。僧兵來攻。賴政免冑下拜。遣其裨將言之曰。賴政崇敬山神有年矣。不幸奉敕。弗敢關弓向神輿。昔源平氏並衞朝廷。保元以降。平盛源衰。況以賴政老憊。寡兵微甲。不足以迎公等。左近衞大將平重盛。以大兵守陽明門。避彼攻此。不可謂勇。公等思之。卽不見許。賴政與衆卒騈死輿前而已。僧兵乃向陽明門。敗還。世稱賴政以智辯免禍也。是時。僧兵欲再舉。較大納言藤原成親討之。成親初稱受法皇密旨。陰圖平氏。託事聚兵。攝津源氏有行綱者焉。與其謀。已而度衆寡不敵。自告清盛。清盛捕成親等。悉殺之。二年。清盛女生皇子。立爲太子。明年。清盛使其次子宗盛將兵。徙法皇幽之鳥羽。

點注標記

四年　安德帝
略記仲綱二字　略驍也
賴政說王高倉宮
列於編戶、派落為編氓也
塗泥也、炭火也
十郎行家
行家賫令旨諭諸源
熊野別當湛增
大夫判官兼綱
長兵衛尉信連
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

四年。廢帝立太子。是為安德帝。平氏以外祖益專橫。賴政為從三位。削髮而老。子仲綱為伊豆守。有名馬。宗盛數欲借之。仲綱弗肯。賴政懼。令仲綱許之。宗盛借而不還。大會客而出其馬。略記仲綱二字。曰驍仲綱。曰鞭仲綱。仲綱與父言而憤之。賴政素善於以仁王。以仁王者。法皇次子也。第在三條高倉。稱高倉宮。賴政嘗夜詣高倉。從容說曰。大王者。於上皇為庶兄。於今上為伯父。才德兼備。天人交應。而齡已及壯。未得為親王。臣竊為大王羞之。王亦見清盛所為乎。廢立生殺。一從其私。當今之時。大王亦竟不能保終。自平氏之專權也。諸州源氏列於編戶。皆見奴僕使。憤怨鬱積。因屈指擧之。得賴朝

日本外史　卷之二　○二十一

義經以下四十餘人。曰。大王誠能仗義聲罪。此輩皆可傳檄而致也。王何不遂擧大事。上拔法皇幽厄。下援萬姓塗炭邪。王意悅。終聽之。會源行家自熊野來。賴政薦之於王。行家故為義第十子也。是歲五月。拜行家為藏人。齎王令旨。以諭諸源。以賴朝為嫡宗。特賜一通。行家又密誘新宮僧徒為援。行家既發。僧徒相告語。謀泄。熊野別當平氏黨也。聞而攻之。敗還。馳告平氏。平氏未悉事端也。遣兵圍王宮。賴政次子兼綱。為檢非違使。在遣中。急告之賴政。賴政即馳使王宮告曰。王急逃之園城寺。臣等將追赴焉。王隸士長谷部信連。被王以婦人服。遣之。閉門而待。昧爽吏卒入門。呼索王。信連大罵殺

點注標記

瀧口競
競呼平氏門
略記宗盛二字
眞海沮賴政策
為天下倡義可以死

傷十餘人。而被執。終不告王所在。賴政焚其第。率仲綱兼綱等五十餘人。追赴王所。其舊臣渡邊競居平氏第後。衆欲呼之與偕。賴政曰。毋以為也。彼不呼而來者。已而宗盛聞賴政奔。使人瞯競在焉。乃召見之。問曰。三位逝矣。汝何以不從。競佯答曰。臣近與三位有隙。故不相聞知也。宗盛誘以厚祿。競佯喜從之。因言漸圖報效。獨患無馬。宗盛與以所愛駿馬。競乃歸舍結束。騎其馬過平氏門。呼曰。渡邊競源家舊臣。何能改處仕仇敵哉。今將赴殘三位。何不要擊。平氏莫敢出者。遂至園城寺。仲綱大喜。截其馬鬣尾。略記宗盛二字。夜使人驅入之平氏第。馬入廐。與他馬相踶齧。一第驚駭。宗盛慚恚。於是

日本外史　卷之二　○二十二

賴政。招叡山南都並擧。王因建策曰。今夜遣羸兵千。縱火三條。以誘平氏兵。且戰且卻。而以精騎數百邀襲。六波羅必得克矣。僧眞海者。陰附平氏。故發異議沮之。天遂明。平氏亦以利啗山徒。山徒叛。欲攻賴政。賴政乃奉王走南都。王不習騎。墜者六。因息于平等院。平知盛等以二萬騎追至。賴政撤宇治橋板。拒之。會曉霧。平氏兵緣橋架來戰。渡邊競等善拒。殺傷過當。已而敵亂流大至。賴政中流矢傷膝。兼綱亦戰死。賴政乃與王訣。使王脫走。而自還戰。亂射敵。不敢迫。乃入院。釋鎧而坐。謂其騎曰。吾年已七十七矣。為天下倡義。可以死也。與仲綱皆自刄。王途為追兵獲殂。皆傳首京師。清盛聞諸源圖

康信飛書戒頼朝
頼朝通祐親女生男。祐親憚物議。沈男於水。自是相惡
九郎祐清
頼朝倚北條氏
政子
頼朝謀舉兵
判官兼隆
八牧塞之役
八牧塞在伊豆
判官邦通

以幽法皇益固。六月迫徙都福原。奉帝於己家。作三間板屋。以囚法皇。遂欲誅鋤諸源。三善康信飛書戒頼朝。使早爲備。頼朝初寄伊東祐親家。以事相惡。遂欲殺頼朝。祐親子祐清密告之頼朝。頼朝乃倚北條時政。時政衆器之。妻以其女政子。會以仁王令旨至。頼朝大喜。陰與時政謀舉兵。平兼隆。平氏疏屬也。爲伊豆目代。居八牧塞。頼朝計先撃之。竊遣京人藤原邦通。與兼隆遊。圖其地形。還。會大庭景親自京師歸。以清盛旨。圖頼朝。語之佐佐木秀義。秀義密使其子定綱馳告之頼朝。頼朝已得康信書。知其信然也。乃欲先發。因語定綱以所爲舉大事曰。吾欲首撃目代。以卜成否。子宜留此。招致諸

弟。定綱請還取鎧仗。與倶來。乃去。久之不至。頼朝疑其意變。悔語之也。已而定綱率三弟經高盛綱高綱而至。甲冑敝惡。羸馬繩轡。頼朝目之。愴然泣下。於是頼朝令時政等八十騎攻八牧。出圖指授其所嚮。留盛綱及加藤景廉自衛。時八月十七日也。時政待昏而發。頼朝呼時政還之曰。吾何以知勝敗。對曰。勝即舉火。苟敗矣。馳使報之。君自爲計。乃往。敵驍將堤信遠別居塞北。遣佐佐木氏攻之。經高自前門入射之。信遠知有警。亦射捍刀而出。時月已出。經高襯之。舍弓交刃。定綱高綱繼至。遂斬信遠。亦赴八牧。頼朝使人升樹望火。火不舉也。顧景廉赴援。授以薙刀曰。爲我斬兼隆。景廉與僕洲崎三

定綱率三弟而至
次郎經高
三郎盛綱
四郎高綱
堤權守
洲崎爲景廉乳母子

冒冑於薙刀
公定天下可以此卜
蒲屋在伊豆
稱受以仁王令旨也
狩野介
土肥次郎
土肥里在相摸

郎倶赴八牧。則戰方酣。塞堅不拔。景廉進而迫塹。合揃數枚。綴以弓弦。投諸塹以渡。踰壘而入。敵有善射者關屋八郎。自擔上呼曰。吾箭一而已。誰當之者。三郎伴稱景廉而進。當箭死。景廉進撃殺八郎。遂入。又殺一人。及寢。寢戸閉。戸內有燭。乃脫冑冒於薙刀。伸刀入戸。如人窺戸狀。兼隆在戸側。謂敵人入也。撃之。景廉揮刀斬兼隆。用燭火傳屛障以出。頼朝望火舉則大喜。已而時政等凱旋。景廉提兼隆首。視頼朝曰。公定天下。可以此卜也。兼隆族知親。爲蒲屋邑吏。爲民所患。頼朝自稱受令旨。宰關東。因罷知親。民大悅。伊豆人狩野茂光相摸人土肥實平等稍稍來集。會于土肥里。計事。於是使安達

盛長傳令旨。歷說八州豪傑。先抵大庭景親。景親素爲平氏所厚遇。弗聽。兄景能謂之曰。汝爲恩也。吾爲義也。乃來歸。次抵首藤經俊。經俊嘲笑之曰。以流人圖平氏。猶鼠圖猫耳。乃去。抵三浦義明。義明聞使者至。扶病出。召諸兒孫。謂曰。吾家世仕源氏。吾今餘喘未絕。得遭此舉。汝等勉之。事克興家。不克死義。禮盛長遣之。遂抵千葉常胤。常胤遲疑。其子胤正諫。常胤乃決意。因進策曰。鎌倉地形險固。源家之故也。公宜先據之。臣亦將赴焉。盛長終抵平廣常。廣常心持兩端。依違應之。盛長乃還。而常胤義明等未至。二十三日。頼朝以三百騎。軍于石橋山。明日。大庭景親以首藤經俊等三千騎來攻。會日

傳令旨歷說豪傑
推頭景能稱大庭平太
爲恩爲義
首藤三郎
大介義明
鼠圖猫
事克興家不克死義
千葉介
小太郎胤正
宜據鎌倉
上總介廣常
依違不決也依且違言兩可也
石橋山之役
石橋山在相摸

我君八幡公之孫
乃祖景政也
餓汙也
俣野五郎景尚
岡崎四郎
佐奈田與一義忠
文藏家安
家安不肯歸
長尾新五

點注標記

摸撲索也
長尾新六
義忠被殺
杉山在相模
天野藤內
五郎義清
茂光使親光從賴朝
五郎親光

且暮或譏侍明日戰景親欲及三浦黨未至而戰也進而挑戰自名曰我鎌倉景政裔也倡亂者何人賴朝使人對曰我君八幡公四世孫也奉王命誅無道東國士族誰非君家人汝獨不記乃祖之從八幡公於陸奧乎乃背義嚮利以餓家聲也景親語塞乃與弟景尚先進賴朝召岡崎義實問孰當彼兄弟者義實乃三浦義明弟居伊豆者也於是薦其子義忠義忠受命而退召僕家安曰我欲爲佐公死也汝全身而歸語之我妻子家安不肯歸曰郎君年二十乃能爲佐公死臣年六十焉不爲郎君死乃從而進義忠遇景尚搏而伏之呼從者從者未屬而敵人長尾爲宗來援景尚時夜黑大雨咫尺不辨義忠曰上者景尚也景尚曰上者義忠也爲宗進摸其鎧義忠揚足蹴之急拔刀刺景尚刀不脫室爲宗弟定景亦來義忠終被殺家安死之比明我兵遂大敗走入杉山敵兵羣追賴朝殿而親射敵應弦而倒景廉扣馬諫止自與佐佐木高綱天野遠景等留戰高綱弟義清娶景親妹在追騎中高綱呼曰汝以一婦人故背君離親何無恥之甚因奮鬭數卻敵兵賴朝得間獨與土肥實平冒險逃走狩野茂光老大艱步使子親光舍己從賴朝乃自殺親光與時政景廉高綱等六人俱蹤賴朝見其立僵樹上請生死以之實平曰多人則顯宜散去之賴朝乃遣時政赴甲斐發其諸源其餘皆期

日本外史　卷之二　○二十五

梶原平三
箱根山在相模
荒二郎義澄
佐原十郎義連
和田小太郎義盛
次郎重忠
酒勻小坪衣笠並在相模
佐公非一敗而死者
義明死

點注標記

眞鶴崎亦在相模
匍匐伏以手行也
亡父之言果驗矣
欲食者先器
上總介忠清
相國淸盛也

後會散之獨與實平俱匿景親大索山谷其族梶原景時知賴朝所匿處故導之他景親亦聞賴朝自殺也馳使告之京師賴朝既免出杉山匿箱根山初三浦義明遣子義澄義連族孫義盛等以三百騎會賴朝于石橋山至酒勻聞賴朝敗死乃還與畠山重忠戰于小坪克之而歸守衣笠城重忠以三千騎攻之義明年八十九力疾上馬欲親戰義澄等止之出戰不克城竟陷義明謂義澄等曰佐公有勇略非一敗而死者汝輩宜索而從之吾老矣不能行當止死於此吾耄耋死不足惜獨憾不目佐公成業耳義澄等固請扶行弗聽遂逃間遂爲敵兵所獲死義澄等航海走安房索賴朝賴朝之匿箱根山投僧家僧弟嘗善於平番隆者欲爲復仇乃逃出循山走土肥自眞鶴崎上舟赴安房獨土肥實平岡崎義實從之當此時海陸皆敵二人盡心防護數日望見一大船載甲士者二人急匿賴朝于船腹而待大船至則三浦氏也見義實爭問佐公何在義實不輒對曰吾亦索公耳義澄等泣曰吾棄父而去者欲見公焉耳令如此悔不與俱死賴朝聞之匍匐而出義澄驚喜拜曰君在此邪亡父之言果驗矣賴朝聞義明死悲慟義實亦語石橋之戰義忠死狀相共泣涕義盛進曰諸君何徒泣爲今得與佐公遭盍議大事諺曰欲食者先器嚮藤原忠清以相國命爲八州士所別當八州士士羣聚

日本外史　卷之二　○二十六

移檄遠近
小山判官
庄司行平
隅田川在武藏
悚懼也
此公必成大事
軍大振

其門臣意欽之君而得志願援臣以此職賴朝笑而諾
之於是賴朝乃上安房移檄遠近來會其間敵地者使
由海路來九月徵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得三百騎進
赴下總千葉常胤擒州目代千田親政以兵三百迎謁
于國府因建策曰空多張旗幟以誘觀望者賴朝從之
進至隅田川於是平廣常乃以萬騎來會欲見賴朝賴
朝不輒見使實平言曰吾奉敕舉義汝何不速來當在
後陣以待召呼廣常悚然退謂人曰此公必成大事吾
以我衆援其孤弱不圖其如此也賴朝既并廣常兵又
會石橋散兵來歸軍大振先是石橋報至京師清盛大
喜已而聞賴朝未死勢復振則恐十月遣孫維盛弟忠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二十七

廣常議進取
濟河濟隅田川也
江戸太郎
籍賴也賴以爲口實也
入鎌倉立幕府
武田太郎
五郎信光
三郎義定

度以五萬騎來攻以藤原忠清監軍齋藤實盛爲鄉導
賴朝召諸將議曰吾欲徇上野下野然後進如何廣常
曰不若及敵未踰足柄而取武藏相模二州既獲天下
唯君所欲爲賴朝然之濟河而軍畠山重忠江戸重長
等來降賴朝詰重忠以攻三浦氏之由對曰臣父重能
在京師故以籍口耳非臣本心實平常胤請而釋之乃
命在前軍立功自贖於是武藏相模豪傑相告來降兵
凡十餘萬乃入鎌倉立爲幕府部署諸將士遂親將而
西逆擊平氏八州將士爭追附之比踰足柄山凡二十
餘萬騎北條時政引武田信義等兵會之信義者義光
曾孫也世居甲斐於是與子信光弟安田義定等舉州

景親等來降
長田忠致其子景致
平賀四郎義信
大內冠者維義
富士川
草木風靡山川皆兵
實盛對維盛
札甲葉也

兵二萬南入駿河是時大庭景親與弟景尚以兵千餘
走欲歸維盛聞甲斐兵塞路景親窘蹙乃與首藤經俊
長尾定景等俱來降景尚遇義定于波太山戰敗遁走
歸維盛信光又擊破州目代斬長田入道父子平賀義
信其子維義亦發信濃兵來屬賴朝賴朝乃合諸軍進
與維盛夾富士河而陣初維盛過行旅自東來者問賴
朝兵數對曰八州草木無不風靡無山無川皆其兵也
已而賴朝至河東白旗林立望之無際維盛召齋藤實
盛問曰汝知東事者度賴朝兵挽強如汝者幾人曰弓
五箇力箭十五拳以貫甲七札若是者一隊不下二十
人人蓄五六馬馳山谷如平地戰而喪親踐尸而進如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二十八

斗量帚掃以斗量以帚掃也
么麼細小也尫羸弱也
鵝鴨驚起
先定關東
黄瀨川在駿河
黄瀨川見義經

臣者斗量帚掃不足數耳如我畿內西國兵么麼尫弱
託喪稍劍動輒欲退而所乘皆駑豈可與彼輩較哉蓋
實盛與藤原忠清議事不合既對維盛遂辭而西一軍
恐怖維盛以忠清爲先鋒進至河岸河水方漲兩軍相
持未戰武田信光爲我先鋒遣使平氏營與約戰期平
氏不答信光乃潛兵由間道夜出西軍後道徑大澤鵝
鴨驚起西軍大駭潰走賴朝欲追走遂西常胤廣常義
澄皆諫曰常陸陸奧諸州未服恐窺我後先定關東然
後西伐未爲晚也賴朝從之乃令信義守駿河義定守
遠江而引兵還次于黄瀨河會有一將率二十騎來因
土肥實平求見賴朝賴朝問狀對曰其年齒二十左右

故將軍謂頼義
遇汝猶見頭公後
果如何頭公義朝
也

大行刑賞

鼠圖猶如何

石橋山之役義實
之子義忠為定景
所殺

義清父秀義及其
兄定綱等皆從頼
朝有功

點注標記

佐竹太郎
次郎秀義
金砂在常陸
藏人義弘

義盛充士所別當

豪傑並起應頼朝

木曾義仲
義仲幼名駒王後
稱木曾次郎
帶刀先生義賢
惡源太義平
中三權頭兼遠

面目俊邁。曰。是陸奥九郎也。亟呼入。實平導入幕。果義經也。曰。聞阿兄起義。喜不自禁。因辭秀衡而來。頼朝大喜曰。八幡公之東征也。遇新羅公來援。曰。猶見故將軍也。今吾遇汝。猶見頭公也。兄弟相對涕泣。是時。頼朝諸弟。希義在土佐。為平氏所殺。範頼。全成。義圓皆來歸。頼朝還鎌倉。大行刑賞。梟長田入道父子首。斬大庭景親。乃召首藤經俊。言曰。鼠圖猶如何。將斬之。其母嘗乳養頼朝。因為請哀宥之。賜長尾定景于岡崎義實。曰。乃子之仇也。義實又請而宥死。伊東祐親。欲航海西奔。為天野遠景所捕。囚于三浦氏。召祐清。欲報其德。祐清固辭。以嘗受平氏厚恩。請去而從之。頼朝義而許之。佐佐木

義清降。亦以父兄故宥之。十一月。頼朝將兵攻佐竹義政于常陸。以廣常為其姻戚。使說降。誘殺之。其姪秀義據金砂城。廣常又誘秀義叔父義弘。以利。令為內應。潛兵入城。擊走秀義。分其邑賜將士。十二月。新館成。徙居焉。令將士三百餘人。各占邸第。別置士所。以和田義盛充別當焉。踐其前諸選壯士十一人。每夜直寢室。以自衛。當是時。諸道豪傑。起兵以應頼朝者甚多。河野氏起南海。菊池氏。緒方氏。起鎮西。山木氏。柏木氏。起近江。而木曾義仲。起於信濃。義仲於頼朝為從弟。其父義賢。為義平所殺者也。義仲幼孤。畠山重能。受義平命。欲殺之。而不忍。託之齋藤實盛。實盛更託之中原兼遠于木曾。

根井大彌太

笠原平五

木曾峽在美濃
養和元年
清盛薨

美濃守義廣

足利又太郎
小山判官

點注標記

矢矧川在三河
菊河見附並在遠
江

狼狽卒遽貌

城太郎

壽永元年
城四郎

稱木曾氏。義仲常憤宗族殘滅。陰圖報仇。與羣兒嬉戲。每為騎射。狀稍長。壯偉多力。善射。潛入京師。覘平氏者數。及以仁王令旨至。喜而集兵。立得千餘人。平氏聞之。召詰兼遠。兼遠教義仲出依根井行親。招甲斐下野諸源。聞石橋事起。欲赴援。會州人笠原頼直為平氏來攻。義仲擊走之。因據木曾峽。養和元年春。清盛薨。宗盛嗣。以遺命遣諸弟將兵東下。頼朝聞之。遣和田義盛。援安田義定。守遠江。頼朝叔父義廣。在常陸。欲襲取鎌倉。聚兵三萬。入下野。誘足利忠綱。小山朝政。忠綱應之。朝政詐應。設伏擊破之。義廣奔歸於義仲。頼朝季父行家。在美濃。與平氏戰敗。退。頼朝遣弟義圓將兵赴援。三月。行

家義圓以兵二千。與平重衡七千騎。夾墨股河軍。義圓夜挺身渡河。為平氏邏騎獲。戰死。行家繼進不利。戰且走。保矢矧川。使人為役夫狀西行。遇西兵。問鎌倉援兵來否。對曰。前軍及菊河。後軍及見附。重衡大恐而退。行家使人馳徇美濃尾張。曰。平氏走矣。不射之者我敵也。二國人爭起。要擊西軍。狼狽而去。行家欲遂入京師。請援於山徒。山徒不應。奔歸於頼朝。先是。平宗盛令陸奥藤原氏攻頼朝。藤原氏不聽。又令越後城氏攻義仲。城氏聽之。六月。城資長發兵萬餘。入信濃。義仲設三伏。擊殺其九千人。九月。平通盛等亦來攻。亦逆擊之越前。大敗之。壽永元年。城長茂以四萬騎來攻。義仲自見兵三

井上九郎光基
清水冠者義高
信光構義仲
構構讒也
行家歸義仲
二年
樋口次郎
今井四郎
同宗交兵若人笑何
罪惡貫盈天地也
小室太郎
賴朝兄義平與義仲父義賢有隙斬之大藏佐公豈終繹然於君哉言前日釁隙既開佐公亦終不能無猜防於君也
仁科太郎
日野河在越前
越中前司盛俊

千以源光基策分為七隊張赤旗迎之敵以為平氏黨也及漸近仆赤旗樹白旗急迫之敵軍驚潰長茂被創走北陸豪傑悉附義仲武田信光欲以其女妻義仲子義高義仲曰聚為妾耳信光怒構義仲於賴朝曰義仲數捷張於北國平宗盛嘗養其兄女欲以妻義仲與連和共東賴朝大怒會行家來鎌倉請邑自給賴朝曰吾取十州義仲取五州公亦盍自取行家慍以千餘騎去歸義仲賴朝益怒二年三月親將十萬騎入信濃義仲集將士議樋口兼光今井兼平欲壁于富部拒之義仲曰世皆言源氏相肉今又舍深仇之平氏而與同宗交兵若人笑何乃引兵避之越後賴朝亦引兵還使使言

義仲曰平氏罪惡貫盈朝廷命我宗討之當日夜赴命而十郎私構於圖我子乃庇之舍西向東何也子苟無他心則請逐十郎否則得養貴息為子二者不聽則將以八州之卒與子相見義仲將小室忠兼勸聽其請兼平曰君聞大藏之事乎佐公豈終釋然於君哉不若蚤絕之義仲從忠兼言遣義高為質四月平氏以十餘萬騎東伐先擊義仲義仲乃遣其將仁科幸弘等拒之于燧城引日野河為濠西兵不能進我新附將齋明者通款平氏決水導兵城輒陷西兵乘勝連陷諸城五月西將平盛俊進至般若野義仲在越後國府遣今井兼平馳先奪寒原之險擊破盛俊西軍退陣于志雄礪並

礪並山
芻者刈牛馬之草者
安宅渡
不圖復見白旗也

二山礪並山南有栗殼塹深數千仞義仲發國府行收兵得五萬騎閱兵于六動寺自向礪並山謂樋口兼光等曰彼衆我寡彼舍山東下就平地戰非我利也我先陣山東麓敵必下巓而陣我一軍則速出山西驅敵于南壑中可一舉而鏖也諸將皆曰善乃分萬人屬兼光等而自將三萬人進至東麓益旗幟蔽林而軍平氏望見之果下巓陣于山腹兩軍射戰終日而兼光等已在敵背日暮萬人鼓譟突出義仲麾兵而上來擊西軍西軍大駭潰走陷南壑死者幾二萬人壑為塡塞平氏將帥僅以身免收散兵保佐良岳初義仲使行家別將兵向志雄山戰不利義仲赴援西軍不戰而走六月追走

陣于小櫓林相持未戰西兵獲我芻者問曰北軍何謀曰謀夜襲西兵怖走爭渡安宅渡溺者千餘既渡截橋而陣義仲至渡頭濁流方漲試放馬十匹水及馬腹全軍從之終大破之乘勝追走進至越前獲齋明及齋藤實盛等平氏既連為義仲所破走歸京師義仲進至近江使其史覺明牒諭山徒七月濟湖軍于叡山平宗盛大恐舉族挾乘輿西奔獨賴盛其母嘗德於賴朝賴朝間通書招之且欲報其臣宗清故不從奔法皇避平氏之叡山義仲與行家師北兵大萬分路入京師京師人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

日本外史卷二終

點注標記

論功敍任

旭將軍
義仲粗鄙
北陸宮

乘輿猶指天子

日本外史卷三

源氏正記

源氏下

是月。法皇會諸公卿。論討平氏功。賴朝第一。義仲第二。敍義仲從五位下。任左馬頭。除越後守。除行家備後守。二人不悅。更除義仲伊豫守。行家備前守。並聽院昇殿。收平氏五百餘邑。賜其百四十于義仲。留衛京師。世呼曰旭日將軍。義仲生長山野。舉止粗鄙。不任衣冠。為京人所嗤笑。初以仁王子為僧。奔越後。稱北陸宮。年十七。義仲奉以入京師。八月。法皇以乘輿西奔。京師無主。議立天子。時有高倉帝皇子二人。叔五[illegible]季四歲。去[illegible]皇欲

點注標記

間猶與也

故三條宮以仁王也

樹立也

寵姬丹後局

後鳥羽帝
法皇厭義仲
憤懣憤怒煩懣也
鹵奪也

數奇不偶也

矢田判官義清

擇而立之。因宣問之義仲。義仲屬意北陸宮。奏曰。王君重事。非鄙人所敢聞。然辱受咨問。敢不竭情。故三條宮。憤平氏之專橫。欲援陛下於幽厄。時命未會。殞身鋒鏑。天下悲之。臣之樹功於今日。亦奉遺令也。今議建立。而不及其胤。人心云何。法皇以其嘗為僧。不聽。卜二皇子。叔吉。法皇納寵姬言。欲立季。再卜而立之。是為後鳥羽帝。法皇頗厭義仲。欲召賴朝來京師。義仲爭為不可。弗聽。義仲憤懣。而北兵乏糧。四出鹵掠。法皇患之。時平氏在南海。屢侵山陽。行家請赴討。詔許之。義仲曰。行家雖勇數奇。不可使將。乃更命義仲。義仲發京師。以足利義清等為先鋒。閏月。義清與平氏戰于水島。敗死。義仲

點注標記

擣虛猶衝虛

公卿想望賴朝風采
矮短也
晰亦明也

法皇屢召賴朝
關東逢坂關以東也

日本外史　卷之三

欲進攻南海。途聞賴朝遣兵。且入京師。則引還。有詔止之。不肯。先是法皇使者至鎌倉。賴朝延見。言曰。平氏棄京師自逃。而義仲行家擣虛入之。乃矜功要賞。敢擇任國。胡為者也。臣當疾往伐之。而藤原秀衡等日夜窺背。臣未可以奉詔。且帥大兵入輦下。徒為騷擾。使者歸報。公卿皆想望賴朝風采。爭問狀。使者言。賴朝軀幹而面大。然舉止詳雅。言語明晰。非義仲比也。賴朝又使使奏曰。平氏所侵諸邑。宜盡復其故主。臣等不宜利之。平氏降者。宜從赦宥。臣嚮被宥。故有今日。源平並立。同衛王家。古制為然。自朝廷視之。何有彼此哉。法皇益屬意於賴朝。屢使使召之。於是賴朝使弟[illegible]經[illegible]東[illegible]

點注標記

詗候伺也

間猶塞言塞讒者之言　讒人謂行家

壹岐判官知康
鼓判官

疾速曰驟

剝削也褫也

賦西上。以詗義仲。義仲欲拒之與行[illegible]奉法皇[illegible]行家素有寵於法皇。密奏之。法皇乃使僧靜憲詰義仲。義仲對曰。執造此言者。臣徒慨官家之貳於賴朝也。故欲與決雌雄耳。願得賜討賴朝宣。遂詣法皇宮。獻誓書。且請聞執讒人。詔慰解之。十一月。屢詔趣義仲西征。曰。或謂汝之不西。欲謀不良也。義仲對。以備東兵。而鹵掠益甚。法皇遣其幸臣平知康詰之。知康善擊鼓。稱鼓判官。義仲曰。鼓判官反欲為人所擊乎。知康怒還報曰。義仲反形已成。請討之。法皇聽之。驟徵叡山園城寺僧兵。以知康將之。義仲會將士言曰。我有功無罪。何遽至此。我以五萬士馬。留衛京師。而官無所給。不剝豪戶。何以

義仲反

攝政基通五條第
閑院宮名也
別當謂別當一官也
松殿基房
元曆元年

點注標記

橘內判官

檄下尺書用徵召也

賴朝討義仲

宇治河之役

池月磨墨
源太景季
銳比鋒芒之利

四郎高綱

生存然未嘗敢抄掠皇人也彼鼓乃譏我以至此我將擊而破之樋口兼光今井兼平切諫之勸其詣闕降義仲怒曰吾自起兵數十戰未嘗知有所謂降者卽降吾反爲鼓所擊殺耳遂令將士曰吾今日決死汝輩勉之勿爲賴朝所笑乃分軍爲七隊圍法住寺知康上牆踴躍罵義仲義仲咄嗟赴之知康走匿北兵縱火焚之不獲遂奉法皇于攝政第帝于閑院停公卿以下至知康官爵自爲院廐別當先是義仲娶藤原基房女於是基房徐開諭之乃從法皇于西洞院自辭其官爵元曆元年正月義仲敘從四位下任征夷大將軍先是行家與平氏戰室山敗遂據河內畔義仲義仲遣樋口兼光擊

兵擊之而範賴義經已至伊勢橘公友者往告變爲先赴鎌倉賴朝見公友曰義仲有罪宜詔臣誅之知康何人也焉得與義仲敵乃檄八州將士西討義仲而知康來鎌倉欲自解誣賴朝戒內外勿爲通知康至無肯顧者無幾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令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爲賜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汝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

罷疲也

賴朝戒高綱

浮島原在駿河

嘶馬鳴也
次郎重忠

二良己與高綱也

點注標記

公之屬我謂呼返戒之

山木三郎

根井大弥太
楯六郎

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爲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羣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大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而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慍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卽拔刀要路而待高綱

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邪公之屬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濶彼乘公所賜乎高綱陋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廐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廐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畧

點注標記

啞啞開聲
撾箠也
泅浮行水上也
平山武者所
澁谷右馬允
熊谷次郎
條編絲繩也用以約馬腹
高綱先登第一
辟易驚却貌
股栗懼之甚也
木幡在山城
藤原氏前關白基房女
二士一爲越後忠太能景一爲津渡田三郎
大膳大夫業忠
義仲復至矣

啞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撾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季重澁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紿景季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爲先登第一景季爲第二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行親射之中其馬重忠泅而達岸揮刀而進北兵辟易義經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行親搏戰而退義仲馳使請法皇幸醍醐寺弗聽則率兵馳赴其宮拔刀瞋目立于階下具輿趣幸宮中股栗會有來告東軍已至木幡矣義仲馳出過五條第訣妻藤原氏久而不出有二士諫之自殺帳前義仲乃出遇行親親忠合其兵兵僅三百騎望見東軍旗幟彌天曰吾死矣諭將士散去衆請生死相從義仲乃進冒東軍重忠景時等累進皆潰義仲驅進與義經遇義經以數百騎攢蹄衝擊因亂射之義仲大敗被創以殘兵西走義經使其兵追之而與重忠等詣法皇宮大江業忠上宮垣望見之曰義仲復至矣一宮驚怖業忠又報曰旗號自別蓋東兵也義經踵門下馬颺言曰臣源賴朝使者義經也破賊而至矣願爲奏之業忠驚喜跳下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列立中門外見之使

點注標記

指問請將名
右馬允重助
太郎重頼
巴姬
巴姬中原兼遠女
膂脊骨也力自脊骨出
內田八郎
吾亦終死何人手
粟津之役
山木義弘
淖泥也
義仲死
石田太郎爲久所射云

人指問其名穿赤錦袍者曰源義經被緋甲帶大刀者曰畠山重忠亞重忠者二人曰澁谷重助河越重頼玄甲者梶原景季黄甲者佐佐木高綱法皇曰皆壯士也因勅護宮焉義仲既敗欲挾法皇西奔還至于宮義經等擊卻之義仲走至三條磧東兵爭要擊之義仲且戰且走殘兵十三騎重忠復追之義仲妾曰巴兼平妹也有膂力每從軍是時單騎止闘重忠欲生得之注目薄之攬巴甲袖巴策馬躍袖絶重忠舍之而還義仲以七騎走會範頼既破勢多而入遠江人內田家吉在其先鋒巴與之搏斬其首以視義仲義仲歎曰家吉美而勇乃授首於女子不知吾亦終死何人手也因諭巴遁去曰臨死攜妾人謂我何巴請共死義仲強之巴乃泣涕辭去義仲走至粟津遇兼平兼平曰義弘戰死矣臣未審主公爲何狀是以脫歸耳義仲曰吾宜死於京中欲一見汝故忍而至此身創力竭可以自殺矣兼平曰主公努力方今平氏在西佐公在東主公盍走保北國以圖三分臣請留防敵主公可以逃也乃樹旗集潰兵潰兵稍聚得數百騎進衝敵陣貫而過者三乃有二十餘騎範頼以數千騎圍之義仲奮戰盡亡其騎獨有兼平兼平乃指一邱樹謂義仲曰君赴於彼余自爲計臣請拒於此義仲徑田赴邱馬陷于淖顧視兼平箭中額死年三十一兼平方奮闘箭餘八矢射斃八騎聞敵中

振旅整軍也

兒玉黨武藏七黨之一

帛書義仲髻

一口在山城

右兵衛高保

點注標記

平氏據福原

左衛門尉賴賢爲義之四男也
淡路冠者義嗣掃部助賴仲爲義之五男也
掃部冠者義久
二弟範賴義經也
一谷之役

三草山在播磨

信綱進言
田代冠者

傳呼木曾公死曰吾事終矣啣刀隨馬自貫而死東軍振旅而兼光方破行家追之紀伊聞難還京師其兵道亡比及鳥羽有三十騎東兵赴擊兒玉黨與之有姻諭降以歸請宥死朝議不聽義經傳義仲以下首京師帛書其髻曰賊義仲縛兼光從其後終斬之義仲叔父義廣初防一口兵敗逃伊勢後爲賴朝所攻殺義仲子義高嚮質於鎌倉賴朝妻以女後欲殺之義高覺而遁追捕被斬妻悲慟不食賴朝歸罪於追者斬之欲改嫁女於藤原高保不肯而死義仲妾巴既別義仲釋甲間行歸信濃遇義仲親故具語以故相泣也時年二十八削髮爲尼居越後友松祈義仲冥福以終身云義仲既死

日本外史　卷之三　〇七

平宗盛自南海徙山陽山陽將士自室山水嶋二役服從平氏平氏終復福原築城據焉負山臨海生田爲東門一谷爲西門勝兵十萬餘繫大艦數千平敎經轉戰于備前安藝淡路和泉皆撻源賴賢子義嗣賴仲子義久居淡路皆爲所殺平氏威振關西期犯京師賴朝聞之趣二弟赴伐以二月三日攻一谷範賴以五萬騎向東門梶原景時監軍焉義經以萬騎向西門土肥實平監軍焉以明日爲清盛忌辰延至七日先期三日早發義經取丹波路兼行比暮至三草山聞平資盛等七千騎陣山西也召實平議曰夜襲之乎抑待且也實平未對田代信綱進曰敵謂我恃衆稽留也則急襲之必勝

武藏坊辨慶

鵯越

麾下大將之旗下也
小次郎直家
此公指義經

點注標記

太郎高直
次郎盛直

箙梅

箙盛矢器

標表也

二門一谷生田也

嫗老母也

顴音權輔骨曰顴

三郎經春

經春鄉導

頫與俛同

義經曰是得我心即發命僕辨慶火沿道民家取明而過夜半至山西急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天明令信綱實平以七千騎赴西門而自將精騎三千向鵯越鵯越者城後間道也日暮駐軍熊谷直實平山季重在麾下直實謂其子直家曰冒險涅進孰後孰先欲立功者不若向西門直家曰然此公常先士卒不可隨也未知平山子何如使僕闞之季重甲冑按刀獨語曰誰能先我僕歸報直實曰彼所見亦同我也乃馳赴一谷兵未曙薄門自名季重踵至敲關門二人突入奮鬪城兵辟易季重出亡其旗卒乃復入斬其敵而出實平信綱皆至令士卒繼攻門堅不破範賴亦令諸軍薄東門武

日本外史　卷之三　〇八

藏人河原高直與其弟踰柵先登中箭死梶原景時使輕卒拔柵以五百騎入鬪既退顧失景季所在復入索之景季在敵中被髮而鬪箙挿梅花以自標景時識見挈之而出當是時平氏專防東西二門而不圖義經義經之向鵯越也路險夜黑令辨慶索鄉導辨慶認火光得一人家見翁嫗對坐告以故翁曰小人以獵爲業諳知山路而今老矣有一兒膽氣可用呼起從辨慶謁義經義經執火視之長身高顴持獵弓矢問其齒曰十七義經爲冠之命姓名曰鷲尾經春給鎧仗以爲鄉導問鵯越如何經春曰太險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四足馬四足等耳先衆馳之至鵯越則天明頫視

後人斷與前人曹相觸
宗盛西逃　斷臂謂滿舟　阿波民部成良
義經抗疏
人指信頼　註言誹訕也　戚勲外戚功臣也

點注標記

面見重衡
右大臣宗盛
二姫千手伊王
伊賀人指平信兼等　大内冠者惟義
二將統帥

城中二門戰方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
春所言。衆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
達。義經曰。可下矣。乃屈其所騎馬後足。一鞭而下。三千
騎皆倣之。曹鞍相觸。直達城後。大呼而入。平氏軍駭擾。
自相擊刺。教經等敗走。義經縱火乘之。烟焰漲城。範頼
實平破東西門而入。三面合擊。斬平通盛等十人。擒平
重衡。宗盛奉乘輿航海而逃。衆攀舟爭乘。斷臂滿舟。遂
奔讃岐。倚田口成良之衆。保于屋嶋。九日。義經範頼以
首虜還京師。請徇而梟之。不許。義經抗疏曰。臣父義朝。
盡忠於保元。而爲人所註誤。卒宣詬於獄門。平氏昨爲
戚勲。今爲國賊。臣等竭力攻討。進不顧死者。不獨重王

日本外史　卷之三　〇九

命。乃欲雪父恥也。臣兄頼朝深存此志。今而不見許焉。
臣等復何所望。朝議終許之。三月。頼朝以平義仲功。敘
正四位下。遣梶原景時。檻致重衡於鎌倉。面見。使景時
將命曰。吾非忘相國之徳。若王命何。然不圖公之卒臨
此也。則至若右大臣氏。亦當不日相見。重衡請速死。頼
朝屬之於狩野氏。侍以二姫。餽酒食焉。以平族未夷。不
輙殺也。是月。令土肥實平鎭撫山陽道。六月。奏請任範
頼參河守。敘從五位下。範頼來謝。鎌倉置酒勞之。八月。
復遣西征。是月。法皇以義經任左衛門尉。補檢非違使。
時伊賀人作亂。應平氏。州守護平賀惟義討平之。餘黨
竄匿京師。義經捕斬之。九月。頼朝以範頼統西海軍事。

左馬頭行盛　藤戸在備前
公文所　問注所　頼朝奏言　因幡守廣元　大夫入道康信
控弦引弓也

點注標記

文治元年　赤間關在長門
報朝戒範頼
惟恐也　臼杵次郎惟隆　木上七郎遠隆
原田六郎太夫　葦屋浦在筑前

義經統南海軍事。令範頼先發。以三萬騎下山陽道。聞
平行盛軍兒島。赴攻。陣于藤戸。阻海水望敵。敵招之挑
戰。我兵不能渡。佐佐木盛綱潛間土人。以津。夜與俱濟。
植竹條爲標而還。旦日。敵復挑戰。盛綱躍馬破濤而進。
衆從之。擊走行盛。進入周防。是月。義經敘從五位下。聽
院昇殿。十月。頼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爲別當焉。以
出政令。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爲執事焉。以決訟獄。令
將士曰。凡武門之事。悉奉法皇旨。有不便者。徐分疏之。
遂奏曰。方今天下半定。貢賦闕乏。請簡擇國守。撫輯流
民。京畿控弦之士。悉從義經西討平氏。其有功者。宜附
臣論賞焉。僧徒帶兵者。宜附臣禁止收取焉。又檄關西

日本外史　卷之三　〇十

諸族。援攻平氏。文治元年正月。範頼至赤間關。無舟可
濟。軍疲糧乏。將士皆思東歸。範頼以書請濟軍食。頼朝
答書。因戒範頼曰。在軍務綏撫衆心。愼勿左右耳語。致
其危疑。乃至進戰。愼勿犯先帝太后。願使二位尼奉帝
而至也。宗盛恇怯。必生得之。範頼諭臼杵氏給戰艦。木
上氏餽糧食。遂進濟海。謂千葉常胤曰。吾聞之家兄。周
防通京畿。控宰府。爲西國咽吭。吾今欲令智勇而有衆
者居守焉。誰可者。對曰。三浦義澄其人也。乃命義澄。固
辭。不許。範頼以諸軍濟海。踰月。頼朝所給糧船至。軍益
振。與原田種直戰于葦屋浦。大破之。得其子賀摩。先是
義經數請征南海。法皇以京師多賊黨不許。許先遣其

義經奏言
鬼界島名在薩摩南海
渡部在攝津
逆櫓 舳舟尾也艫船頭也
介甲也
金子十郎
纜音濫維舟索也
駛音史疾也
尼子浦勝浦並在阿波
瑟縮不伸也
外記太夫良連
櫻間良遠
中山在阿波讃岐國境

將校。義經奏曠日彌久。饒賴糧盡東歸。而鎭西兵士寖屬平氏。則勢難拔也。乃許之。義經乃戎服抵法皇宮。白曰。自平氏奔竄。關西奪官稅亂官民。三年于此。臣既奉追討之命。鬼界高麗。究其所至。鏖之而後已。否者不復入王城矣。二月。發京師。艤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爲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曰。舳艫皆設櫓。進以舳。退以艫。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介者耳。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勦敵爲快而已。公若爲大將。逆櫓千百聽公所爲。若義經則不欲也。衆目笑景時。景時慚恚義經。遂令將士曰。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佐木高綱等。願從者數百人。將發逆風俄起。舟艦壞破。乃留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具糧食。卽夜令解纜。時風反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曰。風順盡發。伊勢義盛張弓注矢曰。不用命者射殺。舟人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從者五艦百五十騎。獨置炬於義經舟。秉暗而南。舟駛如射。黎明達尼子浦。望岸上有赤幟。可三百騎。義經令曰。我馬足瑟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結束騎焉。勿虛發以費箭。衆從之。上岸大戰。擒敵將田口良連其捕虜言。櫻間良遠以五十兵守勝浦城。義經馳抵城疾攻拔之。進至中山。見一卒齎書

京卒齎書
內府宗盛
六條攝政
三郎左衛門尉有國
與一近範
次郎兵衛尉範忠
宗高射扇
義經墜弓

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屋島。義經曰。吾阿波人。應內府徵者。如聞源氏艤淀河。子必途覘之。其兵幾何。卒曰。可六萬。曰。子所齎誰書。曰六條夫人書夫人內府妹也。曰書中何言。曰。吾焉得知之。獨口授我曰。九郎既發京矣。彼眞可畏者。以木曾如鬼神。彼一擧取之。君急修城集兵。以爲之備。書辭亦如是耳。若公等亦宜亟赴之。曰。諾。且子屢赴屋島乎。曰。然。曰。聞其城甚固。然否。曰。否。潮來則須舟。潮去可騎渡。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書。縛卒于樹。以五十騎疾馳。明日至屋島。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以爲大兵至也。擧族乘舟。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城兵有平有國。呼曰。大將誰。伊勢義盛對曰。九郎判官。曰是義朝婢子。從鐵賈如陸奧者乎。義盛怒。城兵訽罵不已。金子家忠令弟近範注箭射殺罵者。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縱火燒城。平氏兵皆航。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我兵後者稍稍來屬。又有州人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嘗從八幡公戰陸奧者。義經喜。以爲先鋒。戰而交退。日既晡。敵以一舟載美姬。挿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曰。誰命中之者。衆薦下野人那須宗高。義經名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宗高一發斷扇轂。扇飜而墜。兩軍大呼。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卻之。追而入海。遺其所執弓于波上。俯欲取之。敵兵爭以

點注標記

扱取也

三郎兵衛嗣信

四郎兵衛忠信

肯謝肯首而謝也

鎌次光政

名馬爲賵 贈死者曰賵 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

屋島之戰

傳内左衛門成直

壇浦之戰 別當湛增 四郎通信

和田小太郎 軼過也汰亦過也

鐵搭鉤其冑。義經以刀拂之。輙扱其弓。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兵曰。君何輕身而重弓。曰。不也。使吾弓如叔父鎭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率精兵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屍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奧。已委身於君。代君而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君鏖敵為憾耳。義經泣曰。我鏖敵在旬日。而不及醻汝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賵以名馬。蓋藤原秀衡所贈。宇治一谷二役所騎也。一軍感泣。皆思為義經死。是夜。西軍陣屋島故趾。東軍陣高松。東軍皆倦臥。獨伊勢義盛虞敵來襲。徇警徹明。明日。義經侵晨復赴屋島。西兵善戰。擊破之。平氏走保志度浦。義經追擊復破之。因降將言。聞平氏將田口成良遣其子成直以兵三千徇伊豫。命伊勢義盛往說降之。義經并其兵使成直作書招成良。成良終送欵焉。平氏舟逃志度。而西義經循陸追之。東軍阻風後發者悉來屬。軍益振。時三月廿三日也。宗盛欲赴鎭西範賴。以三萬騎軍豐後。平氏不能入。還泊壇浦。兵艦凡五百艘。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皆來附義經。明日。義經以兵艦七百艘大戰海上。西兵殊死戰。我兵少卻。義經勵衆進。和田義盛挺進而射箭。軼

點注標記

新居紀四郎

後騎稱右左近 淺利與一

教經搏義經

二位尼懷帝投海 養和年号即安德帝

搭拯也

海水爲之赤

二名實平景時

宗盛父子亡匠義朝墳

比企四郎

斬宗盛

山名義範爲伊豆守

二百步。及平知盛舟。知盛使新居親清答射。箭汏義盛。冑傷其後騎。我軍羞之。義經命淺利義遠還射。義遠拔其箭曰。幹短且弱。請以我箭。乃注十四拳箭。洞親清胸。而過海三十步。義遠。義定弟也。義盛慚憤迫敵亂射殺傷甚多。義經以成良言。知宗盛等所在麾軍華之。令成良爲内應。西軍大敗。教經怒入我船。薄義經。義經躍入別舟。教經不能及。乃赴海死。知盛以下六人前後皆死。二位尼懷養和帝投海。平太后繼投。我兵搭得之。義經使徇曰。赴海者。貴人也。我兵勿得屠。於是奉太后以下于其船。遂生擒宗盛。鏖平氏軍。海水爲之赤。四月。東軍振旅。以俘獲旋徇之京師。還納鏡璽。範賴留鎭西。六閱月。乃還。賴朝遣使二名。西禁兵士侵掠。事無大小。一奉朝旨行。將士不因其奏而拜衛府官者。不許東歸。詔敘賴朝從二位。五月。檻致宗盛父子於鎌倉。義經護送。行至内海。使父子徒行。七匝義朝墳。六月。至鎌倉。於是賴朝大會諸將士。自坐簾内。而延宗盛於前舍。使比企能員言之曰。賴朝非敢復私仇。乃成王命爾。今日之臨。何幸甚也。宗盛懾伏。請宥死。不許。諷使自殺。不解。乃復令護送西還。更宗盛名末國。貶爲讚岐權守。斬之于篠原。傳首京師。梟于右獄。斬平重衡于南都。處大納言平時忠於流。八月。詔使使就義朝墓。贈内大臣正二位。是月。賴朝奏請以同姓五人補東國諸守。特詔任義經伊

點注標記

大内惟義為相模守
足利義兼為上總介
加賀美遠光為信濃守
安田義資為越後守
義經宿衛京師
取盥不釋
終頼朝盥不釋也
景時譖義經
上總介廣常
一條次郎忠頼
詬詬也
大納言時忠
腰越在相模
義經自訴
峻坂指鵯越
大海指從渡部之時

豫守。兼院廐別當宿衛京師。初頼朝擇西征大將。欲試諸弟之材。陰以火焰盥器而使諸弟更侍執焉。執輒驚釋。獨義經終盥不釋。神色自若。頼朝是以知其堪事。而心陰畏之。梶原景時有寵。監義經軍。義經不與諮事。景時怒。屬範頼。畠山重忠初隷範頼。憎景時負寵凌人。去屬義經。景時益怒。寖譖之於頼朝。頼朝性忌克。平廣常。源忠頼皆以驕傲見誅殺。聞義經亦負功自專也。稍惡之。景時又爭逆櫓議。相啣益甚。壇浦之役。請為先鋒。義經不聽。而自先。景時詬罵不已。義經怒。欲誅殺之。景時撫刀曰。我知有鎌倉公而已。諸將居間。事乃解。景時歸鎌倉。百方讒之。平時忠為平氏疏屬。其從西奔。竊贊謀畫。及其就擒。有簿書一篋。為義經所收。時忠與其子謀奪還之。以除禍本。乃以女妻義經。義經乃還其篋。頼朝聞而惡之。頼朝方擧一男。而親信其外舅北條時政。諸骨肉皆被猜防。義經東獻俘鎌倉。至腰越驛。頼朝弗許入。使時政出受俘。義經乃寄書於大江廣元。自訴曰。義經代征討之勞。上東國賊。下雪家恥。心竊期褒賞。不圖忽蒙讒言。曠日於此。莫以自明。徒滂泣爾。將永違恩顔。骨肉誼絶。自非先人之再生。誰為分跡焉。義經切孤。從母逃匿。流寓諸國。為氓隷所役。未嘗一日安居焉。然而幸慶忽會。至忝重任。或策馬峻坂。或凌風大海。不敢顧軀命。欲以慰冤魂。伸宿憤。豈有他哉。既辱五位尉。榮顯

點注標記

怏怏情不滿足也
十郎藏人行家
源太景季
誰為我擊九郎者
不負我知指因取盥不釋知其堪事
翺翔猶彷徉也
娶時忠女
土佐坊昌俊
義經詰昌俊
東大、興福、西大、元興、大安、藥師、法隆、謂之七大寺
磯禪師女靜
涂方九軌曰逵
距躍行遠也

何加而忽遭此厄。憂深悲切。敢上誓書。要之百神。而威猶不霽也。不得不仰公之數護。伏願乘間進說。庶幾亮其無他。卒被恩宥。得享終身之安。不報。義經怏怏而西。頼朝聞其怨望也。怒奪其邑。時行家匿京師。義經潛相往來。頼朝遣梶原景季命義經討行家。且詗之。義經稱病。間日乃見景季。景季反言其病羸狀。景時曰。兩日間廢寢食。以裝病焉爾。頼朝乃召諸將言曰。誰為我擊九郎者。九郎亦不負我知耳。而先我昇殿。不告我為五位尉。車服華侈。翺翔院中。饒有君寵。何不自孫壇浦之役。與太后同舟。又娶平虜女。橫恣如此。不得不誅鋤。誰為我擊九郎者。衆莫敢答。頼朝不懌。乃命景時。景時辭曰。判官素惡臣。臣往。判官必備之。不若遣其意外者襲之。乃命昌俊。昌俊者。南都僧也。因事在鎌倉。以勇桀見親近。於是授計而西。至京師。去義經堀川第四町而舍。義經尤其不亟來謁。召而詰之。對曰。臣此行。詣七大寺。欲畢事然後謁耳。義經笑曰。否否。得非以二位旨圖我乎。吾今欲因汝顧恐人謂吾為怯也。且汝兄氏使者。吾不可先發。昌俊獻誓書歸舍。義經所幸舞姬曰靜。覘昌俊。謂義經曰。彼將去四顧。第中而注目於廐。恐有異志。義經不為意。及昏。又告曰。大逵塵起。人行距躍。不可不虞也。使二童往詗昌俊舍。久之不還。又使婢。婢走還曰。童騈死于門。門內鞍馬可五十匹。士擐甲將騎焉。夜既

點注標記

蝟獸名。猶身有刺如栗房。
我面即二位面
兼實不肯宣旨討賴朝
右大臣兼實後攝政
安達新三郎
間間諜也
小山下野判官
二兇指義經行家
右衛門尉有綱
義經奔竄西海
鈴鹿山在伊勢
賴朝詰究不已
廣元建策

三鼓。第外大譟。直于第者僅七人。靜急取甲被義經。義
經令開門。騎而突出。呼曰。在今日誰敢圖義經者。昌俊
與兒玉黨六十餘騎散而亂射。義經從士聞變四至。行
家亦來救。昌俊終敗走。義經徑詣法皇宮。箭蝟集於冑。
而在簏者三。奏變而還。昌俊逃鞍馬山。山僧與義經有
故。索獲獻之。義經詰其背誓。對曰。誓者昌俊。襲者二位。
義經怒。毆其面曰。我面即二位面。毆我面是毆二位面
也。義經壯之。欲使活還。昌俊請速死。乃斬之。義經行家
遂迫請討賴朝宣旨。公卿皆憚義經。欲權許之。獨藤原
兼實不肯曰。賴朝罪未至當討。且命弟討兄。如之何。法
皇遂許之。義經僕安達清經。常為賴朝間義經。於是走

報之鎌倉。賴朝方落長勝壽院。聞報曰可也。畢禮而歸
曰。彼殺我使。可以伐也。乃戒諸將束裝曰。且日將發。小
山朝政以下五十餘人。請即夜發。乃以為先鋒。命之曰。
及我未至。誅彼二兇。後五日。親發鎌倉。檄諸道會軍於
途。義經聞之。詣法皇請勅。關西兵援己。法皇許之。補義
經九國地頭。行家四國地頭。十一月三日。義經與行家
及女婿源有綱等俱奔竄西海。不知所往。伊勢義盛與
義經訣歸伊勢。襲守護首藤經俊。敗匿鈴鹿山。經俊攻
殺之。賴朝至黃瀨河。聞義經既奔。乃還鎌倉。以朝廷宜
討己。詰究不已。法皇乃急宣諸州索義經。未獲也。平氏
餘黨又竄匿所在。天下騷然。賴朝患之。大江廣元建策

點注標記

帥府指鎌倉
守護地頭
莊園郡鄉也
課兵食
四道山陰山陽南海西海也
六十六國總追捕使
亂人謂義經等
置議奏官

曰。方今大亂初平。關東僻安帥府。而姦豪伏匿於諸道。
隨起隨討。輒發東兵。則勞費不量。民苦誅求。為今計者。
莫若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則天下可坐
而定也。賴朝大悅。遣北條時政護衛京師。因奏請之。且
請課畿內及西南四道。每段五升。以充兵食。朝議從之。
賴朝薦家人有功勞者。分為守護地頭。而身統之。世因
稱賴朝曰六十六國總追捕使。賴朝素聞兼實賢。且德
其爭院宣也。貽之書曰。賴朝當平賊之職。孤身舉義。得
至奏功。而不敢自專。今亂人乃挾命恃柄。敢規非分。賴
朝特恐禍亂之端復自是起。近日所奏請。非以營私。乃
為天下定亂焉耳。因奏請置議奏官十人。擇公卿充焉。

兼實為攝政
朝章朝廷法度也
面從非忠
右近將監時定
天野藤內
九國謂相摸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
逋租薄稅
逋租去年以往未納租
三年
中原式部大丞

按治。公卿以下。豫東討宣者。二年春。兼實遂為攝政。四
月。賴朝又貽書議奏官曰。僕生武門。長鄙野。不諳知朝
章。偶有所奏願。諸公簡之。專執公平。以安天下。至如宣
旨。或有不便民。亦當盡言焉。面從非忠也。時北條時定
代時政護京師。獲行家于和泉。有綱于大和。斬之。十二
月。以天野遠景為鎮紫奉行。聞行家義經黨與竄鬼界
島。擊平之。先是賴朝奏。以比年軍興。民不任農。蠲其管
內九國逋租。遂薄其正稅。而諸國準之。是歲又發倉賑
相摸窮民。三年春。遣中原親能大江廣元等修閑院殿。
時輦下多強盜。遣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按之。寓書於
藤原經房。稱鎮壓亂賊。莫若二人。二人至京師。盜賊悉

點注標記

下河邉庄司
吉田中納言經房
盜賊忠平
四年
五年
脩大内
奏請討藤原氏
大物浦在攝津
颶海中大風
吉野多武峯十津川在大和
河越重頼女
義經爲道士裝奔陸奧
資財也
引猶稱也
工藤左衛門
靜姬離別曲
梶原三郎
賜歌舞者利物曰錦纏頭
景茂挑靜姬
安達新三郎
次郎泰衡陸奥出羽押領使

平四年。六月。造六條殿。五年正月。敘正二位。三月。修大內。七月。奏請討陸奧藤原氏。以其含義顯也。義顯。即義經。削籍改名。義經之出京師也。上舟于大物浦。遇颶。與行家相失。匿吉野五日。山僧羣聚捕之。佐藤忠信曰。臣死。既授命於屋島。臣今亦將代君死。乃佯稱義經亂射。義經得間逃至多武峯。又從十津川。復還匿京師。忠信亦來匿而發覺。與吏卒鬭。終自殺。義經乃與妻河越氏及辨慶等。爲道士裝。由北陸道奔陸奧。初義經姬靜從匿吉野。義經諭之訣別。使僕齎資送歸京師。僕奪其資棄靜。靜獨行風雪中。爲山僧獲致於北條時政。送之鎌倉。詰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以其有姙留之。夫人政子

日本外史　卷之三　〇十九

聞其善歌舞。欲一見。引病不往。賴朝夫妻詣鶴岡祠。召靜命舞。坐簾觀焉。靜固辭。强之再三。乃起上場。工藤祐經撾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靜整衣而進。唱離別曲。又作歌。言慕義經意。衆皆垂泣。賴朝變色曰。賤婢不肯頌我。而敢慕亂人。欲誅之。政子諫止。賜纏頭罷之。祐經與梶原景茂等。俱就靜舍飲。景茂景時季子也。醉挑靜。靜怒而泣曰。吾嘗侍豫州。豫州非鎌倉公親弟哉。汝乃公家人。何遇我亡狀。使公而全。汝欲識我面得乎。景茂大慚。已而分身。生男。安達清經受命。奪而戕之。靜見放還。政子厚賜遣之。初賴朝聞藤原秀衡舍義經。奏勑其納亂人。院宣讓秀衡。秀衡陳謝。尋病卒。遺言子泰衡

點注標記

奏請伐泰衡
衣川義經之所館
篤毛三郎經春
浮圖佛塔也
盛義經首
大庭太郎
討家人何須勅允
[illegible]
八田右衛門尉
比企藤四郎
宇佐美三郎左衛門
多古盖古多之誤
下野有古多橋
下野大掾政光
無雙勇士
熊谷小次郎
下野判官朝政
七郎朝光
鞭楯淂壁住上塗
西木戶太郎國衡
金剛別當
逢隈在陸奧
濠塹也

等舉二國聽於義經。以抗賴朝。有院宣使泰衡圖義經。泰衡疑惑。是歲二月。賴朝奏曰。泰衡庇反者。罪與反同。臣請奉王命伐之。因大徵兵。四月。晦。泰衡遣兵襲衣川。辨慶等。皆戰死。義經手刄妻子而自殺。五月。泰衡乃使使齎義經首來獻鎌倉。賴朝方落鶴岡浮屠。使使止之於途。六月。首至。盛以漆函。醇酒浸之。令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撿之。或曰。義經不死。匿在蝦夷。賴朝不復推究。遂奏泰衡負險阻化。不速奉勅。不可不伐。朝議未許而徵兵稍聚。賴朝諮之大庭景能。景能曰。大將臨事。不顧君命。且泰衡先世爲君家人。君討其罪。何須勅允。聚兵徒費。毋爲也。賴朝從之。使景能及三善康信等留守

日本外史　卷之三　〇二十

鎌倉。分爲三軍。常陸下總兵。自東海道進。千葉常胤八田知家將之。武藏上野兵。自北陸道進。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將之。賴朝自將中軍。以畠山重忠爲先鋒。自東山道。直入陸奧。次于多古小山。政光迎犒之。入謁。見一甲士侍。問其名。賴朝曰。此本朝無雙勇士熊谷直家者也。政光曰。此輩單進與臣等異。故易成名耳。上赴君難何有彼此。顧其子朝政朝光曰。汝等亦單進。八月。賴朝進。泊白河關。泰衡軍于鞭楯。而城厚樫山北。使庶兄國衡將精兵二萬守之。國衡將金剛秀綱以數千人爲先鋒。山下穿大濠。引逢隈河灌之。賴朝令重忠赴攻。發卒塡濠。朝光挺軍與加藤景廉等進擊。重忠繼進。大破之。

平六義村後駿河守
次郎兵衛清重
宇都宮左衛門朝綱
膊音純股骨也
大串次郎重親
泰衡遁
信夫庄司元治
物見罡誰母城津雲橋平泉衆原三迫陣岡並在陸奥

點注標記

泰衡乞降
念珠關在出羽
田河太郎
贄柵川並在陸奥
新河田二郎
梟泰衡而宣旨至
比内太郎俊衡
見曾前介橘實俊
弟藤五實昌
知戶口阨塞
阨塞限也復除
復除役也賚賜予也聽
聽事之堂也古用

秀綱退合於國衡。日既暮。頼朝令軍中明日攻城。三浦義村葛西清重先登。鏖數千人。且日。頼朝親進攻城。甚固。國衡善拒。朝政朝光以下皆殊死戰。呼聲動地。積鏃成山。朝光族朝綱。隙進死士七人。自城後冒險入。大呼而射。城兵謂大兵夾撃。則大亂。國衡潰圍北走。和田義盛張弓追之。國衡亦回馬射。義盛先發中其左膊。國衡傷走。重忠部將大串某追斬之。朝光亦追獲秀綱。泰衡聞敗而遁。頼朝進至國府。東海道軍。斬敵將佐藤元治以下十八輩而來會。頼朝未詳泰衡所在。使朝政等攻物見岡。而自圍誰母城。城兵皆降。乃出令曰。我軍至津雲橋則敵避之平泉。以死守之。先鋒諸將勿貪功輕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二十一

進。傷我一士。遂以諸軍進。連破栗原三迫諸寨。遂至平泉。泰衡已火城遁。使使乞降。不許。九月。進軍陣岡。北陸軍度念珠關。斬敵將田河行文等而來會。兵總三十萬騎。白旗蔽空。泰衡奔蝦夷。至贄柵。其將河田二郎襲殺泰衡。持其首來降。頼朝誚讓之曰。泰衡在吾掌中。何須若力哉。若忘恩規利。大逆無道。乃斬之。命梟泰衡首。而宣旨適至。乃進至廚川。泰衡族俊衡以下悉出降。頼朝出鎌倉四十餘日。而平陸奥出羽。乃索其版籍。皆罹兵燹。既聞實俊實昌者諳州事。召見之。使圖其所記。以知其戶口阨塞。復流民。賚老人。放俘囚。禁鹵掠。取糧於上野下野。毫不累土人。乃至國府。大書其廳曰。國法一切

聽事後世
國法仍舊
奏捷謝擅伐
賞殿也
賑貸賑民
開田無税之田
大河次郎
清水冠者義高
建久元年
由利中八
橘次公成
謬誤也
義兼初稱陸奥新判官
曾從被背迫而從者

點注標記

外濱兜昧山龜山並在陸奥
兼任之亂平

仍秀衡之舊。勿得更革。令葛西清重留釐州事。使使奏捷。謝其擅伐。簡上將士功。請分予二州地。十月。還鎌倉。十一月。法皇欲賞其戰功。遣大江廣元辭之。請賑貸陸奥民。十二月。法皇封頼朝以伊豆相模。促朝京師。先是。出羽留守檢邑。將廢開田。頼朝禁止之。以安人心。已而泰衡舊臣大河兼任在出羽。聚數千人。詐稱源義經木曾義高。建久元年。正月。轉入陸奥。由利維平逆戰死之。清重上變。使者謬報曰。由利維平走。橘公成死。頼朝曰。維平非走者。公成非死者。驗之果然。乃令上總介足利義兼與千葉常胤比企能員。將兵代之。下山朝光以下。邑陸奥者。道會之。相摸以西。具兵待命。曾從降者勿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二十二

斬。二月。義兼等與兼任戰于栗原。大敗之。兼任卻阻衣川陣。義兼等亂流又大敗之。清重率州兵來會。兼任逃之外濱。壘于兜昧山。義兼等圍而鏖之。兼任脫走踰龜山。為樵夫斧殺。頼朝責出羽留守失政。罰甲二百。頼朝以天下全定。乃議入朝。重忠為前隊。常胤殿之。十月。發鎌倉。由海道入朝。途過內海。謁義朝墓。至青塚。召女延壽。先是延壽聞頼朝起。返致其所託刀。截髮於是。相見遺舊故。十一月。入京師。居六波羅。先謁法皇。即日朝帝。帝直授權大納言。尋兼右近衛大將。法皇待之甚厚。每入見。漏數刻不許出。十二月。辭兩職。賜大功田百町。薦功臣十人。拜衛府官。使藤原高能留守六波羅。而辭歸

點注標記

二年　政所
三年　法皇崩
拜征夷大將軍
當義明死于衣笠
四年　那須野在下野
獵富士野
曾我十郎祐成
五郎時致
曾我二孤復仇
工藤左衛門尉
河津三郎祐泰

鎌倉。凡往還所需不累百姓。遠近悅服。二年正月。改公文所稱政所。凡事以政所下文行。二月。修法住寺殿。冬法皇弗豫。賴朝齋戒禱祈焉。三年三月。遂崩。賴朝因大張法會於洛。衣氏一百日。七月。天皇詔以賴朝為征夷大將軍。使中原景能就拜之。賴朝曰。吾為武臣。敢坐受王命乎。使三浦義澄迎天使于鶴岡祠。受詔書。思其父死義以榮之也。四年。正月。定將士座次。四月。獵于那須野。五月。大獵于富士野。長子賴家從焉。獵罷將還。伊藤祐成者。與弟時致。夜入工藤祐經舍。斫殺之。會雷雨。士卒出鬪。多死者。遂斬祐成。時致犯幕被捕。旦日。賴朝親詰之。蓋祐成父祐泰。嘗為祐經所殺。奪其曾我莊。故復

點注標記

祐經子大坊丸
九郎之貳耶
言汝亦次九郎謀
叛者警諸辯者也
當麻太郎

仇也。賴朝問何犯吾幕。曰。吾祖祐親。將軍仇之。吾仇祐經。將軍寵之。吾是以怨焉。賴朝壯之。思宥其死。祐經子哀訴。乃處斬。復曾我莊。祖以弔二孤。二孤之變。鎌倉訛傳賴朝遭害。夫人駭悲。範賴曰。安之。範賴在焉。賴朝聞而惡之。初義經負功專恣。而範賴每事稟賴朝。及義經反。令範賴討之。固辭不許。將發。入見賴朝。曰。汝亦為九郎之貳耶者。範賴大懼。不敢發。獻誓書千通。至是又獻請託大江廣元。謝失言。賴朝見其誓書署源範賴。曰。稱姓濫也。使者辯之。不釋。賴朝夜聞床下有人氣息急。呼衛士結城朝光。發床獲一人。乃範賴力臣當麻也。曰。臣視參州憂迫。欲聞幕中之議耳。掠治之。無異辭。八月。遂

點注標記

狩野介宗茂
範賴自殺
五年　遠江守義定
越後守義資
六年
落東大寺
武藏守義信
凡守國者當則義信
七年　知忠中納言知盛
次子
中納言能保

命狩野氏拘範賴于伊豆修禪寺。其羣臣相聚據濱館。遣兵夷之。梶原景時勸殺範賴。以其手兵五百襲之。範賴射殪十餘人。縱火自殺。五年。八月。安田義定亦被殺。義定子義資。坐挑賴朝侍女。為景時所發。處斬。義定坐免。憤怨有告其反者。於是殺之。六年。三月。賴朝與政子賴家赴南都。落東大寺。寺嘗為平氏所燒夷。法皇修之。賴朝為給其資。令僧文覺司役。慶以馬千匹。遂朝京師。踰月而歸。時平賀義信為武藏地頭。百姓便之。賴朝揭其廳曰。凡守國者當則義信。八月。令東國地頭。有匿奸盜者。皆奪其職。以予捕獲者。七年。六月。平知忠者。聚兵京師。謀襲賴朝妹夫藤原能保。能保初請賴朝。延後藤

點注標記

左衛門尉基清
平氏餘黨悉平
八年
九年
稻毛三郎
明年
賴朝薨
正治元年
賴家
時政執政
押臣五人
小笠原彌太郎
比企三郎
和田三郎
中野五郎
細野三郎
俊改也
千幡
景時讒朝光

基清自衛。於是基清攻殺知忠。平氏餘黨於是悉平。八年。十二月。賴家敘從五位上。為右近衛權少將。九年。十二月。稻毛重成修相摸川橋。賴朝親臨落之。歸墮馬疾作。明年。正月。遂薨。年五十三。賴朝年三十三。起兵六歲夷平氏。握天下兵馬者十五年。乃歿。詔以賴家為右近衛權中將。總天下守護地頭。是歲。正治元年也。賴家年十八。北條時政以外祖執政。不使賴家親聽訟。獨與其押臣五人游戲淫縱。母政子驟戒之。不悛。時政如不聞知也。賴家有弟。曰千幡。為賴朝所愛。嘗置之懷中。召宗族諸將。囑之。小山朝光與焉。及賴朝薨。朝光欲為削髮。以有遺託未果。一日。衆言其意。梶原景時讒之於賴

點注標記

駿河前司義村
安達藤九郎
一宮在相模
無何未多時也
武田右兵衛尉
太郎信義
二年
衆快景時凡殺
狐崎在駿河
吉香小次郎
久下権守

建仁元年
城四郎
誅長茂
小太郎資盛
佐々木三郎左衛門尉
鳥坂在越後
小三郎盛季
板額
浅利與一義遠
襲征夷大將軍

家曰。朝光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語。恐有異志。朝光聞而自危。閉門討於三浦義村。義村。義澄子也。固善朝光。乃與和田義盛安達盛長以下六十六人。俱罪狀景時。因大江廣元上書。廣元欲其和解。不敢上。義盛促廣元。廣元以實對。義盛責之。乃上頼家。以其疏示景時。景時奔其邑一宮。無何潛還鎌倉。頼家命義盛等逐之。毀其第。景時據邑聚兵。欲推武田有義為將軍。約至京師。舉關西兵。有義者信義子也。二年。正月。景時舉族西奔。頼家遣兵追之。景時至狐崎。為土豪吉香某所鏖殺。衆快之。景時終頼朝世。信寵不衰。建久中。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爭疆而訟。直實口訥不能辯。怒曰。景時黨直光。臣無所望矣。走出。抜刀斷髮。西奔京師。頼朝使人遮止之。而不問。景時。義盛有疾。景時借其士所別當。而遂不還焉。至是。義盛乃得復職。建仁元年。正月。越後人城長茂作亂於京師。襲小山朝政第。朝政時從幸。不在。其兵拒卻之。賊圍上皇宮。請討頼家。宣不許。奔匿吉野。頼家下令急索。二月。獲而誅之。長茂姪資盛據鳥坂反。頼家命佐佐木盛綱伐之。盛綱適出在其門外。命至。不入家而發。三日至鳥坂。其子盛季先登。資盛逃亡。其姑曰板額。醜而多力善射。遂被虜送到鎌倉。浅利義遠請娶之。頼家問其意。對曰。欲使生勇士以益於君耳。頼家笑而聽之。頼家累遷。是歲七月。終襲征夷大將軍。叙從二位。五月。有

點注標記

義朝七男阿野法橋
阿野在遠江
伊豆守信光
八田右衛門尉
時政專政
傳職割地
比企藤四郎判官
其女柳若狹局有寵於頼家
臥内寢室也
託修佛寺
時政殺能員
比企小四郎
江間四郎義時稱相模守

殺一幡
仁田四郎
修禪寺在伊豆
明年
殺頼家
絓縊之省大索也
公曉千壽丸
千幡襲職賜名實朝

告叔父全成在阿野謀反。使武田信光捕放之常陸。尋命八田知家殺之。當是時。幕政無大小。皆決於時政。其族黨半於一府。頼家受制。心不能平。八月。頼家有疾。政子與時政議。以傳總守護于其長子一幡。而割關西三十八州地頭。以予千幡。一幡外祖比企能員。因其女謂頼家曰。近日之議。分權起爭。不便莫大焉。頼家亦憤北條氏所為。密召能員於臥内。與計事。政子側耳障外。聞之。使人馳告於時政。時政與其黨謀。伏甲而託事召能員。能員子弟皆曰。毋往。即往以兵自備。能員曰。是啟釁也。彼何有他意。遂往。甲起殺之。從者走歸告之。其子宗員。宗員舉族奉一幡。據小御所。時政遣長子義時。率諸將攻之。宗員等奮擊卻之。畠山重忠選兵疾攻。宗員力盡。焚第自殺。遂悉夷其族。并殺一幡。諸與能員親善者。皆見誅竄。頼家病間。聞變大恨怒。時政歸罪於仁田忠常殺之。忠常及能員者也。既而宣言頼家與忠常圖已。遂迫頼家削髮。幽之修禪寺。以千幡代之。頼家幽囚無憀。寄書於母與弟。請得故近臣數人侍。已不答。遣三浦義村視察之。禁其通書。明年七月。時政遣人圖之。憚頼家趫捷。候其浴。圍之飛絓約首以殺之。年二十三。子一幡先卒。猶有二子。長者四歲。政子使千幡養之。遂為僧。曰公曉。次者曰千壽丸。為中務丞某所養。千幡十二歲而立。詔叙從五位下。襲征夷大將軍。賜名實朝。居北

平賀右衛門尉
元久元年
刑部丞經俊
三郎基度
四郎盛時
時政偏愛朝雅
式部丞時房
六郎重保
重忠戰死
稻毛三郎
榛谷四郎
點注標記
重忠忠厚
時政謀逆
義時誅朝雅
實朝仰成

條氏第下令安撫諸將徵誓於京畿西國將士違武藏
守平賀朝雅率關西地頭監護京師元久元年三月伊
賀伊勢盜起伊賀守護首藤經俊逃走實朝令朝雅討
之獲盜魁平基度平盛時乃奪經俊職授於朝雅朝雅
義信子也與畠山重忠皆娶時政女而朝雅所娶其後
妻牧氏出也以故時政偏愛朝雅讒惡重忠終欲殺之
誣以謀反令二子義時時房攻殺重忠子重保其第時
重忠在其邑時政遣人紿告鎌倉有難宜赴援重忠即
從百餘騎而發中途望見大兵蔽野而來始知其實部
下交勸其據邑發兵重忠不肯曰吾不效梶原景時之
苟免而貽譏也奮戰中箭死重忠族稻毛重成榛谷重

朝等同日皆斬重成初媚時政構陷重忠而終爲時政
所殺北條氏忌重忠日久重忠勇而有衆從賴朝常爲
軍鋒而性忠厚不與人爭功賴朝深知其長者委託後
事而爲北條氏所陷天下寃之七月分畠山氏邑以賞
將士實朝在時政第時政終謀弑實朝立朝雅因聚兵
事覺閏月政子遣諸將還實朝於義時宅兵皆從歸焉
義時終徙時政夫妻於北條里令京師將士誅殺朝雅
當是時諸豪傑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皆老死佐佐木
高綱熊谷直實前後逃隱獨北條氏專掌幕府事而實
朝仰其成實朝性喜文事師文章博士源仲章學和歌
于中納言藤原定家而武技不及賴家然賴家荒淫至

安達彌九郎
判官知康爲木曾義仲所辱者
實朝優柔
侵取分外謂多取制外之租賦
辨別也恩恩澤也勲勲功也
建保元年
親衡起兵
泉小次郎
和田左衛門尉義盛
四郎義直
五郎義重
平太胤長
點注標記
千葉介
兵衛尉行親
安藤兵衛
六孫王經基
下野守滿快
義時欲激義盛而除之
胤長住荏柄

奪安達景盛妾欲殺景盛賴朝召呼諸將不敢名之賴
家輙名之平知康等以技藝進負寵凌人將士憤怨實
朝爲人優柔爲將士所愛初年令將士各獻賴朝所下
文書爾時所授地頭不輙褫職自賴朝賴家之世數禁
守護地頭干與吏務侵取分外至是又徵其下文辨恩
勲之殊使結番追捕遣使者行管內問吏民寃枉然政
權在於義時實朝日夜與文士飲宴耽溺歌詠不問外
事義時益專建保元年信濃人泉親衡奉故賴家子千
壽丸起兵討義時使僧安念説諸將諸將多應者義盛
二子義直義重姪胤長等與焉次至千葉成胤成胤不
肯執安念送之義時義時令家臣金窪行親安藤忠家

鞫之得狀遣兵執親衡親衡姓源經基子滿快之遠孫
也有勇力殺吏卒數十人而逃千壽削髮匿京師義直
等就虜是時義盛在上總馳歸面謁請贖二子義盛爲
實朝所親信特受命與結城朝光並統衛兵於是聽其
請義盛大喜而出且日以其族九十八人列幕府南庭
因大江廣元乞赦胤長義時素忌其強宗欲激而除之
命行親忠家縛胤長過義盛前而屬之吏放陸奥義盛
慚忿塞門不出胤長第在便地多欲得之者義盛請實
朝遣人守焉義時請而奪之逐守者割與行親忠家義
盛大怒遂欲滅北條氏日夜會宗黨謀之謀泄幕府使
者來問之義盛陳謝無他使者微見其子弟閲兵仗還

故將軍指頼朝
平九郎胤義
朝夷三郎義秀
足利三郎
土屋大學助
古郡左衛門
横山右馬允
義盛見殺七子皆死
江戸左衛門尉
二年
六年
戒滿盈

報有令徴兵吏遣使者詰義盛義盛乃對曰老夫受故將軍殊恩豈敢謀反獨兒輩憤義時專恣欲往問狀老夫諭之而不聽也遂以百五十騎分爲三隊分攻義時廣元第而急赴幕府欲取實朝其族三浦義村與弟胤義約守北門而意中變走告義時義時與廣元自北門入義盛隨圍之三子義秀排門而入所向皆破與足利義氏遇攫其甲袖義氏鞭馬踰濠袖斷義秀與土屋義清古郡保忠俱奮擊一府中皆辟易有縱火者烟焰滿天義時廣元挾實朝避之法華堂接戰一晝夜黎明義盛兵疲退軍前濱會横山時兼擧族來援得三千騎軍復振近國兵聞變來聚義時召之疑而不至請實朝教

書示之乃至既而義直戰死義盛泣而氣沮終爲江戸能範所射殺七子皆死義秀以五百人航海而逃義時分和田氏邑以賞將士二年六月旱實朝齋戒誦經既而雨減東國租税十一月義盛遺臣奉千壽聚兵京師事覺大江氏卒攻殺之十二月實朝命僧修法會曰嚮昔夢義盛率族群至我前吾爲修其冥福也先是實朝已累敍正二位任權中納言六年累遷至權大納言三月兼右近衛大將大江廣元從容言曰將軍欲貽慶來裔宜戒滿盈盍辭諸官獨帶征夷將軍及高年然後求大將實朝曰吾非不忱卿所言然吾念源氏正統縮於今日不可慮子孫吾欲飽取官職以擧家聲不暇慮子

和卿謂實朝前生爲宋育王山長老
實朝欲如宋
北條氏召公曉
怪物
怪物至後日々始知其爲公曉
承久元年
無故出涙
一髮遺物
宮内兵衛公氏
公卿指廷臣之來會者
稱病授劍
公曉大呼
鎌倉郡雪下坊舍公曉所居也
備中阿闍梨
長尾新六
斬公曉

孫也廣元無言而退先是宋佛工陳和卿來在大和實朝召見之和卿自稱知實朝前生實朝遂欲如宋命造巨船既成不可用是歳北條氏召故頼家子公曉至自京師用補鶴岡別當公曉常憤父幽死謂實朝父仇也竊謀報復稱有所祈祈鶴岡祠者千日時鎌倉傳言幕府有怪物被婦人衣行歩如飛十月實朝任内大臣十二月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正月拜賀于鶴岡祠卜二十七日戌時將出廣元進謁曰臣平生未嘗出涙今無故泫然臣危懼焉先大將落東大寺衷甲自備君宜倣焉毋輕擧也源仲章曰大臣大將不可衷甲廣元又請晝日行禮仲章曰秉燭故事也實朝臨出使秦公氏梳髮

拔髮一縷與之哂曰吾遺物也公卿以下悉從隨兵千騎義時侍持劍焉比入祠門稱病作授劍於仲章而歸實朝乃悉屛隨兵獨仲章從儀畢揖公卿降階有一人自階側跳出揮刀斬實朝及仲章持其首逃去時方闇黑内外騷擾不知何人所爲已而有大呼者曰吾公曉也報父仇矣衆始知公曉所爲圍其所居公曉提實朝首直赴備中某宅以食手不釋首三浦義村少子爲公曉弟子公曉因使使問計於義村義村紿曰將以兵迎而告義時義時命速殺之義村乃遣長尾定景率力士五人赴之公曉望迎兵久之不至乃自踰祠後高阜如義村家途遇五人奮鬪定景自傍斬其首送之義時公

遺骸代首
軋、勢相傾也
乗而逞、乗綱紀之弛、而逞梁黠之才也
封豕長蛇、踣喻貪人
貞任等封、大也
荐、重也、仍也
保元平治之亂
遷延、淹久貌
喚咻、痛念之聲

曉年十九。實朝年二十八。明日葬實朝。不得首。以所遺一髮代之。源氏正統。於此而絕。

外史氏曰。余嘗踰函嶺。望八州之野。北控奧羽。知源氏基業深且遠矣。世傳八幡公臨終遺書其家曰。吾後世必有操天下之權者。雖信否未可知。非無其謂也。蓋我王化自西漸東。東之強悍難服。足以敵全國。雖中古鋤治纔就。條緒叛服不常。每為國患。而廟堂不以為憂。蓋綱紀之弛。非一日也。相門爭寵。骨肉相軋。而不能制也。盜賊公行。劫公卿。焚宮闕。而不能禁也。則何暇恤邊疆哉。而夫貞任家衡等。皆結黠之才。足以乘而逞焉。微源氏父子。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誰能拒之。其有大功德於

天下如此。而朝廷酬功不塞其什一。賴義遷任適致困敝。義家官不過四位衛尉。子孫或以罪誅。或以謫逐。保平之亂。又鬪其骨肉。殘亡垂盡。何報施之倒也。天之福人。縮於父祖。則贏於子孫。固其所也。故源氏之福大發於賴朝。遂得司天下之權。義家儻預賭之邪。然余嘗謂。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而源氏不自知也。賴義義家經畧東北。捍護其民。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關知焉。及其奏功。為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目以私鬪。停之官符。使其以私恩喚咻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負源氏。當是之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

廷臣、抱才、廣元康信等也
縉、扱也、紳、大帶也、扱笏於紳以記事、謂廷臣也
源平二氏並王族也
掫、音陬、通作剏、初也
不得已之事、謂幕府大業
君臣、謂天子將家也
前漢王莽、後漢曹操、魏司馬懿、後漢董卓、皆僭踰反亂之臣也

之有。不必待賴朝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舊志稱賴朝之逃伊東也。心私祝曰。願得主關東八國。否則猶領伊豆。得以報伊東氏。由是觀之。其初念不過割據一隅。而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為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又得廷臣抱才而不逞者。以輔其所不及。而會於國家綱紀極隳之時。碁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吾嘗聞之。縉紳之家。鎌倉之興。大江三善之徒。有竊抱民部省簿記而往者。亦可以見人心所向矣。夫王家自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

仕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源氏以清和之胄。世勤勞王事。以至於賴朝。經營艱苦。掫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跡。又再傳乃亡。天未艾源氏之福也。是以足利氏。新田氏。皆以清和之源。更起宰天下。而皆以上將。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朝之故者。則是賴朝為天下萬世。剏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莽操懿卓。不接踵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祖可也。

日本外史卷三終

北條氏略系

貞盛
維將 北條因氏焉 子孫世居伊豆
維時
直方
孫時方
時家
時政 以女妻賴朝 賴朝爲婿
時定 時政從弟
宗時
義時
時房
時盛
時直
大佛宣時 時房曾孫
淡河時治
宗宣 宣時子

泰時 稱自八郎時 號平氏嫡出
朝時
光時
名越高家 朝時四世孫
政村
時村
熙時 時村孫
時益 政村曾孫
實泰
金澤實時
重時
長時
義宗
孫守時
基時 長時姪
仲時

時氏 早世
經時
時頼
時定
時輔 庶子
時宗
師時 時頼孫
宗方 師時從弟
貞時
高時
泰家
邦時 高時嫡子
時行 高時子
阿曾時治 高時義子
英時
國時 並未詳

點注標記

暢與暢同、明暢也、北畠大納言親房、具平親王後也、仕於後醍醐帝、以博洽聞、嘗讀資治通鑑、有感、著神皇正統記、

源氏以武臣以下至獲利者也、是後帝紀、大以賴朝之業以下至譏矣、是後嵯峨帝紀、案者指政子、陪隸指北條氏、似也、似有理也

飭與敕同、命令也、

時政義時泰時時氏經時時賴時宗貞時高時世謂之北條九代、然時氏先父而死、未爲執權、時賴以嫡承之、併爲一世、故止稱七世

底至也

日本外史卷四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事、吾不忍言之也。而諸敘其事、晦澁不瞭。亦有疑於文飾者。獨源親房之論、頗可取信云。其論曰、源氏以武臣掌握天下、朝廷蓋不能平、況其後嗣既絕、寡妻陪隸、繼當其家、欲乘此時而覆之、以復舊權、似也。雖然、王綱之衰久矣。賴朝奮一臂、以平其亂。雖朝廷未復其舊、而民庶息肩。非有德政、足以勝之、則安克覆之。縱使克覆之、民之不安、天豈與之。王者之師、必加有罪。賴朝陞高官、管重職、皆出法皇之允裁、非私竊之也。北條氏以其外家、久司其權、未嘗失人望。非有顯然之罪也。而欲遽加之誅、是朝廷未爲無過。而北條氏又不可比之反賊獲利者也。夫以賴朝之業、而猶不能過二世。北條氏乃以陪臣執國命、奕世累葉、是豈偶然哉。蓋義時非有才德過人也。泰時繼之、修政立法、專操正直、不獨不踰己之分、戒飭親族及諸將士、莫敢規望高爵。至其子孫、能守其法、不敢失墜。雖其政漸衰、卒至於亡、而得傳之七世之久、亦可謂無憾矣。大凡以保平以來之亂、而不有若賴朝、有若泰時、則六十州之民、何所底止。不詳於此、而特稱皇威之衰、武臣之專者、譏矣。

外史氏曰、吾讀親房之論、而悲其意焉。其亦出於不得已而告君之體、宜如此。爾後之君子、因其言而詳其事、可也。蓋源氏之嗣既絕、藤原賴經爲征夷大將軍、其子賴嗣襲職、既而宗尊親王往代之、傳之其子惟康、久明親王又往代之、傳之其子守邦、而兵馬之政、每在於北條氏。故凡事皆不得不係之北條氏。

點注標記

從五位下基守時家

上野介直方

右衛門尉陸奥守維時

伊東入道初稱二郎

江間小次郎

賴朝依北條氏

藤九郎盛長

粧鏡買夢

八牧判官兼隆

北條氏出於平貞盛。貞盛七世之裔時政、其父曰時家。時家父時方、養於祖父直方。直方父維時、維時父卽貞盛。次子常陸介維將也。維將後三世、始與源氏婚。子孫世居伊豆北條、因氏焉。北條氏以豪族、世屬源氏。源義朝與平清盛戰京師、敗績、宗黨死亡略盡。義朝子賴朝被執、省死、流于伊豆。時政以清盛命、與州人伊東祐親並監護之。賴朝四世祖義家、樹恩威於東國。卽直方女所生、以故時政頗屬意於賴朝。初寄伊東氏、通其女、生男。女之繼母告之祐親。祐親懼平氏疑己、投其男於水。嫁女於江間某。遂圖賴朝。賴朝逃依北條氏。久之、問人曰、聞時政多女、孰尤美。曰、長美。次否。否者後妻出也。賴朝懲伊東氏、欲通次女。作書託僕安達盛長致焉。盛長竊慮次女無貌、賴朝情好不終、徒足階禍也。更作書致於長女。前一夕、次女夢鷹銜金函至、覺語之其姉。姉心動曰、吾當買妹夢。乃與妹以其粧鏡曰、薄以償直。旦日得書、遂通之。情好日密。女名政子、時年二十一。是時時政役於京師、役滿而歸、路遇平兼隆。兼隆、清盛族人。爲

點注標記

政子出奔
思高祖直方女生義家山
治承四年
高倉宮以仁
時政獨知陰謀
佐々木次郎後兵部丞
石橋山敗走
大庭三郎
加藤次後左衛門大夫
狩野伊豆介
堀藤次
平次實政
三郎宗時
平井郷在伊豆
大將而死子豈生存
小四郎義時後相模守
彌太郎遠平
三浦荒次郎
猟島在安房
武田太郎信義
一條次郎忠頼

伊豆目代者。時政與偕歸。許以政子妻之。已聞其與頼朝私。且驚且喜。而難違兼隆約。則為不知嫁於兼隆。其夜雨甚。政子出奔。選伊豆山與頼朝俱居焉。兼隆索之。不得。時政素器頼朝。且思其高祖事。至是陽怒而陰益厚之。頼朝亦謂時政謀慮可倚。深相結託。治承四年。以仁王討平氏令至。頼朝先示之時政。遂發東國家人。來人坐者頗多。頼朝輒延之別室曰。為我努力。人人各自以為頼朝特厚己也。而至其陰謀。獨時政得知之。八月。時政率佐佐木定綱等八十五騎。夜襲平兼隆斬之。遂糾伊豆相模豪傑。以擁頼朝。據石橋山。令政子居守。頼朝與大庭景親戰而敗走。時政疲而後。加藤景廉。狩野祐茂。堀親家。小山實政等。諸從焉。時政捍之。令從頼朝。而自之甲斐。欲發其諸孫。長子宗時至平井郷。為伊東氏兵所圍。中箭死。逮夜。時政遇頼朝于杉山。箱根別當行實素善頼朝。聞其敗。使弟永實來餽餉。未見時政。時政紿曰。大將既死矣。永實曰。子疑吾歟。大將而死。子豈生存者。時政哂。使見頼朝。頼朝乃匿箱根。令時政及其次子義時。如甲斐。而自走土肥。使土肥遠平。存問政子。航抵猟島。時政與三浦義澄等。出迎頼朝。頼朝曰。卿何以在此。時政曰。吾啣命北行。而中道自度。不知君所底安。所取信故。踪君至此。請自此行矣。於是。終抵武田一條諸族。得萬人。助頼朝。擊平氏于駿河。走之。頼朝還

點注標記

頼朝將歸鎌倉府
北條公
明年
頼家為世子
大夫廣綱
宗親牧氏父
大多和三郎
其邑即北條里
梶原源太
江馬必不從
時政還鎌倉
文治元年
時政抗辨
舉時定自代
條伏時定
獲一禽何煩專使
正治元年
頼朝薨頼家立
政子與政
時政為政所別當
兵庫頭廣元
大夫入道康信
掃部頭親能

至相模國府。論功行賞。以時政為首。武田信義以下次之。頼朝將歸鎌倉府。政子助之於內。而時政義時輔之於外。諸將士目以北條公。莫敢抗禮。明年七月。政子生男。是為頼家。立為世子。北條氏以外祖。益貴重。陰收人心。以自固。頼朝有嬖姫。託之伏見廣綱家。時政妻牧氏知之。告政子。政子性妒悍。即使牧宗親毀廣綱宅。驅逐其姫。姫走依大多和義久者。頼朝聞之。託事往義久宅。召宗親罵之。親截其髻。時政聞而恥之。不告而歸其邑。頼朝謂梶原景季曰。江馬必不從。汝往視之。江馬者義時也。還報曰。在。頼朝召義時曰。汝可託吾子孫者。已而賞釋時政。還鎌倉。被親信如初。頼朝忌弟義經勇智謀。除之。文治元年冬。親將擊之京師。義經奔竄。頼朝途還。遣時政。以千餘騎護京師。四索不獲。於是以頼朝意奏請諸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弗被允。時政抗辨再三。終被允。自為七國地頭。已而辭之。當是時。大亂初平。京畿多事。時政身當其衝。事無不立辨。歲除東歸。以諮舉從弟時定自代。亦頼朝意也。頼朝嘗獵富士野。頼家甫十二。射中走鹿。頼朝大喜。使人報之政子。政子曰。彼將家胄子。獲一禽何煩專使。頼朝愧之。正治元年。正月。頼朝薨。頼家立。政子削髮為尼而與聞政事。時政敘從五位下。任遠江守。為政所別當。與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中原親能。三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

三浦介
八田右衛門尉
藤九郎入道蓮西
左衛門尉遠光
平三景時
民部大夫行政
三河盜謂室平重
廣
安達彌九郎
佐々木三郎後左
衛門尉
政子諭賴家
結城七郎上野介

員。安達盛長。足立遠光、梶原景時。藤原行政。參決諸政。餘。毋得傳宣。賴家有狎臣五人。下敎曰。五人親黨。有罪勿論。七月。參河盜起。遣安達景盛討之。景盛新買妾於京師。殊弗欲行。不得已而行。歸則賴家已奪其妾。絕愛幸之。有告景盛怨望者。賴家令五人討之。府下大擾。時賴朝甍纔六閱月。政子急如安達氏。使使誚讓賴家。且曰。汝不聽我言。吾以身當汝箭。賴家乃止。政子徵景盛誓書。使佐佐木盛綱齎送賴家。以和解之。因諭賴家曰。視汝近狀。倦政忘民。遠賢近佞。只聲色是溺。無禮於親戚。願以留意。勿及於悔。賴家般樂如故。已而聽梶原景時讒。欲誅結城朝光。朝光與諸將連署抗訴。景時出奔。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四　〇五

誅景時
二年
賴家抹地圖
抹塗抹也乱曰塗
長曰抹
訟者陸奥新熊野
社僧也
厭足也
建仁元年
紀伊所行景
廣元携蹴鞠工謁賴
家
泰時召能成諷諫
武藏守泰時
中野五郎
父祖指義時時政

旋還鎌倉。時政遂之。景時終奔京師。令人追誅之。二年。五月。有爭疆而訟者。賴家視其地圖。援筆抹圖中央曰。廣狹命也。不能費案檢。凡疆場之訟。以此爲準。卽不厭心。不如毋爭。建仁元年。秋大風雨。關東禾稼不登。下總海溢。民死者千人。九月。蹴鞠工紀行景至自京師。大江廣元携謁賴家。賴家素好蹴鞠。請上皇得行景也。自是日學其技。不復視朝。義時有子曰泰時。少有器局。密召賴家狎臣中野能成謂曰。蹴鞠無害於事。獨不畏災異乎。故將軍每逢天變。輒止出遊。是後世所當法耳。子親臣也。盍嘗試諷之。時北條告飢。泰時且往視之。會僧觀清至曰。將軍聞能成語。怒曰。言非無理。踰父祖而言。何

泰時燒券
債負財也、券契
券也
二年
三年
三浦駿河守
使賴家遜職
比企判官

也。公且稱疾歸邑。俟其怒衰可也。泰時曰。吾聊語鄙意於侍臣耳。豈敢諫乎。卽被譴怒。非所避也。吾有事如邑。且日將發。予莫以爲避焉。乃出。蓑笠視之。遂至邑。邑人去歲貸籾種。約明穐償之。而不稔也。相與謀逃亡。於是泰時召諸負債者。悉燒其券曰。父老安之。饒使年豐。吾不復責也。乃賜酒食。人給斗米。皆泣拜祝曰。願使君多子孫。二年。七月。泰時娶三浦義村女。義村。義澄子也。三年七月。賴家有疾。政子議使其遜職。分其所管。傳之同母弟千幡與子一幡。一幡。母比企能員之女也。能員陰懷異議。使其女說賴家。賴家遽召能員。欲圖北條氏。政子微聞之。急作書。使侍女齎致時政。時政將赴名越第。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四　〇六

今日之事、在公之心
耳
天野藤内左衛門
尉
仁田四郎
至第至名越第也
斬能員

途得其書。按轡思念。直詣大江廣元曰。能員憑恃外戚之親。凌蔑衆士。今又乘將軍不省事。矯命圖逆。宜先發誅之。否乎。廣元曰。僕自先將軍在日。獨執文墨議論。至於兵事。不敢與知。今日之事。在公之心耳。時政卽起。天野遠景仁田忠常在從騎中。至社柄祠前。時政顧謂二人曰。能員反矣。予等將兵伐之。遠景曰。殺一老翁。何必發兵。宜召而誅之耳。時政至第。又召廣元。廣元有戒心。而屛從士。獨從一人。曰有急。刺我。遂往。時政與之坐。良久乃罷。於是時政衷甲。令遠景忠常伏中門。而遣人謂能員曰。吾脩佛事。公盍一臨。因與計事。能員輒往。入門。二人突出。捉其左右手。伏而斬之。其僕走歸比企氏族。

點注標記

一幡燒死
堀親家
賴家薨
忮殘害也。姆女師也
迎實朝置府中
五郎時房
元久元年
二年
畠山庄司
武藏前司大內朝雅
壻坊門氏
六郎重保
誣殺重忠父子
時政欲立朝雅代實朝
時政老
誅朝雅

擁一幡據其第。遣義時泰時將兵攻之。比企氏縱火自殺。一幡燒死。賴家病間。聞之大怒。使堀親家密命和田義盛仁田忠常誅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時政召忠常久之不出。其馬卒怪而歸告忠常二弟。危疑。遂攻義時第。義時不在。其家人防戰斬之。忠常歸途聞之。遂赴幕府。為加藤景廉所殺。政子終令賴家削髮徙于伊豆。無幾何薨。於是以千幡為嗣。奉之於時政第。更名實朝。時政與妻牧氏保護之。侍姫阿波局密語政子曰。牧氏笑謔中挾忮心。不可託保姆之任。政子以為然。乃迎實朝置府中。以義時弟時房掌營中事。是歲時政令女婿源朝雅率關西守護往鎮京師。元久元年。義時為相模守。二年。有告畠山重忠及義時時房將兵擊之。初重忠與朝雅皆時政婿。而朝雅所娶牧氏出也。以故最被親愛。是歲實朝娶於京師。命重忠子重保等迎之。候朝雅於六波羅。與飲爭禮相鬩。朝雅終惡之於牧氏。牧氏終與時政謀殺重忠父子。誣以謀反。召義時時房議擊之。二子諫止。時政怒而入。牧氏使人謂義時曰。以繼母故目吾為讒乎。義時不得已從之。擊殺重保。遂與重忠戰于鶴峯。斬之。七月。時政遂欲立朝雅代實朝。實朝時在時政第。政子遣諸將徙之於義時第。時政兵率歸義時。時政遂削髮老於北條。年六十八。後十一年卒。是月。義時遣兵誅朝雅。以時房代為武藏守。先是。和田義盛求為上

點注標記

建保元年
子義直義重姪胤長
泉小次郎
賴家子千壽丸
義盛反
平九郎胤義
水干衣加烏帽而有袖括露紐用精好縑製之其色不定
次郎遠江守朝時
朝夷三郎義秀
足利上總介
土屋大學助
義盛等敗死
疇昔猶前日
泰時禁飲
榼酒器也
泰時辭賞
義時為士所別當
長沼五郎宗政
宗政斬重慶

總國司。賴朝制。諸士不得為國司。以故不許。義盛獻書因大江廣元苦請。三歲不獲命。乃請還前書。亦不省。建保元年。義盛子姪黨於泉親衡者。謀擁故賴家子作亂。事覺。義盛請宥其子。得釋。遂舉族抵幕府。又請宥其姪。姪為首謀。不可釋。義時縛之屬吏。五月二日。義盛輒舉兵。及三浦義村以族人故黨之。既而與其弟胤義議。自白於北條氏。北條氏有宴。義時方與客棋。報至終局而起。更被烏帽子穿水干衣。以赴幕府。與大江廣元奉實朝徙於賴朝影堂。令長子泰時將兵防之。次子朝時與義盛子義秀鬪。被創。義盛兵乘勝而進。呼聲震天。申而戰。見星未已。泰時督戰身先士卒。黎明擊卻義盛兵。自阨衢路。遣足利義氏追擊之。敵兵復振。義時與廣元連署。令武藏相模諸國來援。敵驍將土屋義清中流矢死。敵兵大沮。義盛以下敗死。泰時獻首虜。置酒勞諸將士。謂之曰。吾不復飲酒。疇昔與宴。其明亂作。吾擐甲上馬。而宿醉未醒。吾意自今禁飲。已而戰數十合。渴而索水。葛西六郎執榼進酒。我輒飲之。甚矣吾無常操也。吾不復飲也已。而論功行賞。泰時辭賞曰。義盛無反心。獨恨臣父爾。而諸將士多為之致死。臣為父擊仇焉。可受賞。宜以賞臣者。恤死事之家。弗聽。義時代義盛為士所別當。即日移書京師。鎮安將士。九月。故畠山重忠季子僧重慶在日光山謀反。遣小山宗政捕之。宗政斬之還報。

朝從謂朝見從行也
獻歌免罪
二年
後鳥羽上皇讓位土御門帝
順德帝
上皇欲驕實朝斃之

義時使廣元入言爲後亂之地言將以延殃於子孫也
六年
承久元年
承久之亂
義時誅公曉

實朝使人言曰。重忠寃死。其亂爲變。虛實未可必。汝輙斬之何也。宗政瞋目曰。彼跡已明。臣所以不生致者。恐將軍聽内謁宥之也。將軍詠歌蹴鞠。廢棄武備。重婦女。輕戰士。諸沒官之邑。舉與嬖妾。故將軍之業墜矣。實朝怒。禁其朝從。無幾何。得解。實朝爲人優柔。耽溺歌詠。雖有罪者。獻歌則免。而軍國事。一決於義時。二年冬。和田氏餘黨作亂京師。戍卒擊夷之。七月。定鎌倉買人之員。當是時。鎌倉權勢日盛。後鳥羽上皇居常憤憤。謀滅源氏。初讓位於太子。是爲土御門帝。尋又使禪之少子。是爲順德帝。而政常在上皇。自後白河時。置北面武士。上皇益開西面。廣徵材勇。親鑄刀劍。欲驕實朝以斃

之。連進其官爵。實朝不覺。遂求左近衛大將。義時謂廣元曰。故將軍每宜下輒辭之。以爲後亂之地。而今將軍年未壯。昇進太速。又令家臣不朝而取官爵。僕愚昧竊危之。欲爲入言而恐遭譴怒。公盍言焉。廣元曰。僕亦思之。故將軍每事下問。今也則否。故黙以至今耳。將軍坐享成業。而不次榮進。積殃嬰害。其能免乎。公有言焉。僕敢不言。遂入言。實朝不聽。六年。遂爲大將。累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正月。拜賀於鶴岡祠。卒爲故賴家子公曉所狙擊薨。公曉因欲自立爲將軍。義時以政子令誅之。初政子與義時。俱詣熊野。過京師。上皇召見政子。辭曰。東鄙老尼。不閑禮節。則令前相國賴實妻勞之。政子與語

政子請得皇子爲主
二皇子雅成賴仁
義時請賴經爲主
中納言能保
關白左大臣道家
尼將軍
修賴朝舊規
太郎左衛門尉光季
武藏守親廣
惡禪師全成
冠者時元

右馬權頭賴茂
下野守賴氏
關東權勢自如
仁科次郎
義時不奉詔
長江、倉橋並在攝津
西園寺公經
德大寺公繼
公繼諫上皇

曰。實朝卽無子。敢請得一皇子爲鎌倉主。至是令諸將連署奏請曰。願擇於上皇二皇子得戴之。上皇不許曰。是樹二主也。及實朝薨。請藤原賴經。初賴朝妹婚藤原能保。以女妻攝政良經。良經關白兼實子也。良經生道家。道家生賴經。以故義時定議。遣時房請。七月。至鎌倉。甫二歲。政子聽政簾内。政子爲人明決。佐賴朝定天下。爲諸將所畏服。目曰尼將軍。以其拜從二位。又曰二位尼。義時爲右京權大夫。兼陸奥守。與廣元等令諸將修賴朝舊規。義時妻弟伊賀光季與廣元子親廣並護衞京師。實朝遭害之翌月。故阿野全成子時元。起兵駿河。謀自立爲將軍。義時遣兵擊殺之。賴經至鎌倉之

月。大内守護源賴茂與子賴氏。入仁壽殿。縱火自殺。蓋賴茂源賴政孫。自以爲源氏嫡宗。因圖自立。事覺被誅。上皇謂源氏衰滅。王政可復。而關東權勢自如。會關東家人仁科盛遠者。挈二子詣熊野。遇上皇幸焉。錄其子爲西面。盛遠大喜。留不東歸。義時怒。收其邑。上皇令復之。不奉詔。上皇嬖妓龜菊。食長江倉橋二莊。其地頭侮慢之。上皇怒。令褫其職。義時對曰。先右大將以亡命誅平氏。乃請置地頭。以賞有功。義時不敢無故褫之。上皇積怒。遂決意討義時。義時素善右大將藤原公經。上皇欲殺公經。右大臣藤原公繼止之。且諫曰。臣聞本邦稱曰葦原。葦原之大處。是爲關東。漸西漸小。以小敵大。以弱

秀康誘胤義
能登守秀康

上皇使帝讓位
使討議關東之計

九條廢帝

流鏑馬射儀名也

壽王冠者光綱

家定藤七
四郎兵衛尉家定

點注標記

抗強不待時而行行以無謀臣未知其可也義仲之難
可以鑒焉權中納言藤原光親亦切諫上皇皆弗聽使
西面藤原秀康誘三浦胤義胤義妻初爲頼家妾生一
男義時殺之妻悲痛胤義成京師不復欲東秀康於酒
間微説之胤義奮躍應命曰臣兄義村力能擒義時上
皇大悦五月使順徳帝讓位於太子以便計議太子立
是爲九條廢帝上皇乃託城南寺流鏑馬徴兵千七
百人因公經召親廣光季親廣辨從光季不至令胤義
秀康討之光季及子光綱奮鬭而死即日上皇詔五畿
七道討義時召將士問曰東人黨義時者有幾胤義對
曰不過千許人莊家定者進曰不然彼以人心有年於

日本外史　卷四　〇十一

此願爲之死者不可勝計使臣等在東國亦被籠牢耳
上皇弗懌彌益聚兵遣善走者押松齎詔歴說東國諸
豪特使胤義作書以重賞啗義村義村以示義時義時
曰唯子意所嚮義村誓無貳心義時哂曰吾預知有此
事久矣因大索鎌倉獲押松奪詔燒之啟狀於政子政
子乃大會諸將于簾下使安達景盛傳命曰吾今日將
訣於諸君也先將軍披堅執鋭闢草萊以創大業諸君
所知也今讒諛之徒詿誤人主欲傾危關東之業諸君
苟不忘先將軍之恩則協心戮力誅除讒人以全舊圖
即欲應詔西上者即今決之諸將皆感激願效力莫敢
異辭於是會義時宅議事義村景盛等皆曰宜阨足柄

義時燒詔

政子會諸將傳命

廣元建議

三善大夫入道

泰時即夜發程

武田五郎
小笠原次郎
父行留子子行留父

臣下好戰獻紀爲戰

點注標記

箱根以待官軍廣元曰不可守險曠日人心内變是自
敗之道也宜直進兵攻京師聽成敗於天耳政子從之
以泰時爲將泰時時爲武藏守待武藏兵至而發居五
日或議其懸軍遠進是危道也廣元曰待武藏兵非計
所以生此異論也遷延如此雖武藏兵不保其無變令
夜武州宜單身揚鞭東兵猶雲從龍已三善康信方臥
病政子召而諮之康信對如廣元議於是令泰時即夜
發程黎明泰時帥十八騎而西相模守時房前武藏守
足利義氏駿河守三浦義村等從之行三日得十萬騎
自東海道進式部丞朝時自北陸道進武田信光小笠
原長清等自東山道進凡從役者父行留子子行留父

日本外史　卷四　〇十二

行者凡十九萬義時乃放還押松使歸上言曰臣無罪
被討不敢逃避聞陛下好戰謹獻臣長男泰時二男朝
時以下十餘萬人使之爲戰陛下觀焉猶不厭於心則
猶有二十萬人在臣將自將以繼之押松走歸白之内
外失色上皇曰可也東人必有衆虚誅義時者六月朔
部署諸官軍宮崎定範仁科盛遠等拒越中藤原秀康
三浦胤義等部諸將爲九隊拒尾張美濃兵凡一萬七
千餘人信光長清以四萬騎亂大井渡撃官軍將大内
惟信走之胤義欲赴援秀康曰吾腹背受敵不若進守
宇治勢多敕旨如此乃鞭馬先走胤義以下皆從之官
軍將山田重忠源滿政苗裔也奮而留戰泰時亂流而

宮崎左衛門尉

大井渡在美濃
大内駿河大夫判官

山田次郎
滿竹而治部少輔

潰敗
鏡小太郎
方並季常
懦夫指秀康
若狹守泰村時稱次郎
右京謂義時
武州謂泰時
泰時皷行而西

前重忠連射斃東兵。泰時麾軍挙之。重忠敗走。官軍將鏡久綱自書名于旗。與毛利季光戰而敗。曰恨與懦夫共事。乃自殺。泰時進與信光合。義村建策。分爲五隊。其子泰村請曰。觴與右京君約。從武州生死。因辭義村從泰時。泰時皷行而西。京師震駭。乘輿幸叡山。山徒避辭力不足以扞東軍。乃還。分見兵二萬五千。守宇治。勢多及淀。時房攻勢多。山田重忠帥山徒二千。截橋力戰。時房不利而郤。泰時攻宇治。前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茂等。率南都僧萬人。壓河而陣。時霖雨水漲。泰時欲待旦而進。泰村夜挺前。挾河射戰。義氏赴援。泰時遂以全軍從之。橋板已撤。兵緣架進。官軍矢石雨下。東兵多

芝田橘六
春日刑部三郎
佐佐木四郎左衛門
太郎重綱
武藏太郎時氏
八田次郎左衛門
佐佐木太郎左衛門尉

死。泰時令芝田兼義試水。春日貞幸。佐佐木信綱等繼之。貞幸馬傷而溺。從者拔還。泰時親爲灸之。乃蘇。將士爭渡。溺者八百。信綱先達中島。其子重綱年十五。挐父馬尾泅而渡。信綱使之還請兵。泰時諾而遣之。召其子時氏曰。我衆將敗。汝進死之。時氏以六騎渡。泰村繼之。泰時乃親渡。貞幸扣馬諫。不聽。貞幸紿之曰。釋甲而渡。不則沈溺。泰時下馬釋甲。貞幸乃奪馬去。不得渡。其兵渡者五百騎。與兼義信綱皆達。進冒官軍。殺傷相當。義氏檝民屋縛筏以濟軍。泰時遂至前岸。武藏相模將士。奮進大戰。有雅以下潰走。右衛門佐藤原朝俊帥八田知尚佐佐木氏綱等。留戰死之。時氏縱火而進。義村季

懦主誤我
懦主指後鳥羽上皇
下馬讀宣
朝時火牛
市振在越後
東軍塞衢
佐原又太郎

光攻大納言藤原忠信于淀。破之。重忠胤義走歸。奏事上皇。閉門不納。重忠擊門而罵曰。懦主誤我。遂走嵯峨。自殺。胤義適走。泰時進至樋口河原。遇院宣使。至下馬使人讀之。宣曰。近日之事。非出朕意。皆臣僚所爲。唯汝論其罪。莫使兵士擾輦下。泰時乃與時房館于六波羅。朝時之出北陸道也。從軍四萬。官軍張弩阨寒原塞。朝時夜收數十牛。束薪其角。火之驅赴官軍。官軍弩發。東兵乃踰寨至市振。官軍據嶮設柵。東軍騎兵渡海而抜兵破柵戰。礪並山。殺盛遠。走定範。進會泰時于京師。於是東軍塡塞街衢。四出捕斬。胤義以部下據東寺。遣佐原景吉攻之。胤義叱曰。汝非吾族人乎。與戰走之。盡亡

木島在京城西
駿州謂義村即胤義之兄
佐々木刑部丞
鷲尾在京城西
彌太郎高重
山城守廣綱
奏求首謀者

其騎。獨與其長子逃去。欲投其妻家。匿木島叢祠中。遇所識僧。勸其自裁。長子先死。胤義謂僧曰。以我父子首視於我妻。然後致之駿州。爲我告駿州曰。阿兄自剪手足。當逞於意。僧如其言。義村送之泰時。泰時聞佐々木經高贊上皇謀。亡匿鷲尾。欲宥之。經高自殺。其子高重兄子廣綱等皆死。廣綱釋子當宥。叔父信綱請而斬之。泰時與時房議。凡論罪。從輕不復究捕。遂奏求首謀者。上皇以忠信有雅光親及中納言藤原宗行參議藤原信能荅。乃分屬之諸將。時氏召所同渡六騎。置酒勞之。捷報鎌倉。上下相慶。初義時已遣軍。日夜疑懼。會雷震其庖。義時大怖。以告廣元曰。吾命窮乎。廣元曰。君臣之

點注標記

雷震吉兆
廣元論公卿斬準文治元年罪平氏黨與例也
義時廢立後堀河帝
徙三上皇兩親王兩親王謂雅成賴仁也
朕安忍獨留
分邑賞功
兩六波羅栂尾在京城西
治國猶治病
元仁元年
義時卒
語賴本作諮似是
宜速定議鎮人心
藤原氏伊賀守朝光女
式部丞伊賀光宗

命皆天所司今事之曲直斷在天心公何必怖也故將軍之捷陸奧雷震其陣此安知非吉兆哉於是捷聞果至廣元引文治故事論公卿斬泰時難發之於京師七月令諸將押送之東國皆斬于途獨忠信以其妹嘗適實朝宥死流越後後泰時得光親諫疏大悔殺之云於是義時廢帝立高倉帝孫守貞親王之子是爲後堀河帝遂遷上皇削髮徙之隱岐徙順德上皇于佐渡兩親王于但馬備前上御門上皇不與謀且諫之以故不問乃敕義時曰朕安忍獨留十月徙之土佐後徙于阿波是月獲秀康父子于南都諸所籍沒三千餘邑義時悉分與戰功將士一無所取焉而北條氏勢威滋熾泰時

既破官軍與時房留鎮京畿四年分居六波羅南北號兩六波羅泰時在京師聞栂尾僧高辨名往訪之高辨語泰時曰治國猶治病也不究其因而藥焉徒益病耳治亂之因在人之欲公苟絕欲以率之治可幾矣泰時大悅元仁元年大旱世以爲亂逆所致也北條氏祈禳甚力六月義時病卒泰時時房皆東歸政子欲以泰時襲執權以傳賴經以其在服疑之語於廣元廣元對曰宜速定議以鎮人心泰時有八弟多後母藤原氏出泰時割與之父邑自取太少曰吾爲執權復何求焉而藤原氏與其弟光宗謀以其所生子四郎政村爲執權以其女婿參議藤原實雅爲將軍政村之舅三浦義村爲

點注標記

六郎右衛門光重
太郎修理亮時氏時房男掃部助時盛
大夫人藤原氏
兄弟莫渝爲可嘉耳
政子夜造義村
四郎政村也
義村謁泰時故大夫義時也
廣元論決
嘉祿元年
廣元卒
政子薨
評定引付兩職
家令
左衛門盛綱
尾藤左近
申重也
篝卒
篝卒番兵也

賓約爲父子於是光宗與弟光重驟適三浦氏府下洶洶口耳相屬人或警泰時勸其兵備泰時曰置之乃故禁人出入獨許數人給仕而已遣時氏及從弟時盛於六波羅二人曰鎌倉可虞泰時曰不如京師可虞也遂遣之有婢密告泰時曰光宗兄弟矢於大夫人之前曰莫之或渝是必有異圖也泰時曰兄弟莫渝爲可嘉耳已而騷擾不已政子從一侍女夜造義村義村惶恐出迎政子曰近日物議騷然聞政村光宗日聚首於子家所謀何事得非圖武州義村曰不知也政子作色曰何得曰不知也且子挾政村以圖叛乎抑計和平也義村乃誓曰四郎無他獨光宗微有異圖臣當禁止之明日

義村往謁泰時曰僕記故大夫眷遇公與四郎於僕何擇焉所願安平是已日者光宗欲云云僕盡心諷導終得服從泰時顏色自若曰僕於政村固無釁隙安有所偏私也居十餘日府下又大擾政子終抱賴經入泰時第召義村及諸宿將令廣元論決送實雅歸京師流光宗于信濃遷藤原氏于北條廷議流實雅于越前事即定不問黨與嘉祿元年六月廣元卒七月政子薨泰時置評定引付兩職諮詢政事又置家令以平盛綱尾藤景綱爲之申禁地頭侵擾不得與京官抗置京師篝卒鎌倉將士帶衛府官而不衛衛而後期者皆納直縣官貞永元年泰時與三善康連議立式目五十條以資聽

貞永元年
三善玄蕃允
立式目誓衆
羅織羅網罹辜織成罪狀也
武田伊豆守
海野左衛門尉
和田氏義盛也
嘉禎二年
仁治三年
泰時卒
名越遠江守朝時
兄弟有難何曰小事建保擊和田氏承久攻京師
詣墳下拜
靡凋散也蠹蠹害也
子本謂本金與子金
經時執權　左近大夫經時
爲政在文

斷與評定衆十二人誓曰吾曹爲天下司直所挾偏私者國神殛之又令諸吏斷獄輕罪止其身毋有羅織盜竊者倍而贖之武田信光與海野幸氏爭界幸氏直泰時予之或曰信光御公泰時曰鬻和田氏請宥胤長而先人流之和田氏不能爭也顧公私如何耳長怨而不決何取於執權乎信光聞之自懼效書誓無他泰時以示諸將終爲恒例嘉禎二年泰時進從四位下仁治三年六月卒年六十泰時爲人敦親族常推叔父時房而下之嘗在評定所聞弟朝時第有寇輒起赴援平盛綱曰是小事耳公任重職何自輕也泰時曰兄弟有難何曰小事以吾視之與建保承久二役奚擇苟喪吾親重

職何爲朝時書藏於家曰世世子孫毋背武州裔也泰時不以權勢自異常與諸將更直幕府逮老不懈當直之夕不敢寐也每詣賴朝墳拜于堂下或曰盍上曰將軍在時吾未得登豈死將軍乎其進四位也謂人曰無功進爵恐不保終吾將祈之神也有僧説之曰建一佛寺可以治安曰靡財蠹民何治安之有遂逐其僧泰時銳意求治其參政府先衆而入躬執勤儉以率將士將士貸於富家者自爲償息尤貧者并償子本遇有饑歲發倉賑之或設場救濟流民及其卒天下惜之子時氏先卒時氏子經時嗣爲執權泰時常愛儒人謂經時曰爲政在文不可專用武斷經時長吏事世稱有祖父風

寬元二年　賴經讓職賴嗣
左近將監時賴
時賴執權
經時卒
越後守光時
光時欲代時賴
流光時
還賴經
能登前司光村
光村勸泰村反
寶治元年
秋田城介景盛初稱
稱補九郎
秋田城介義景
陸奧守泰盛初稱九郎
障內有鎧胄聲
惋駭而歎恨也
大江左近
嚥未下門外大噪

遂褫其官寬元二年將軍賴經讓職於其子賴嗣甫六歲四年經時有疾亦傳執權於弟時賴而卒故朝時子光時有寵於賴經因勸圖時賴欲自代之兵士集府下時賴遣吏卒扼衢路而以兵自衛賴經使者來不許見光時削髮謝罪流之伊豆送賴經還京師其近士三浦光村與爲護兵至京師辭還嗚咽曰臣必有以報君也既歸鎌倉潛徵兵其邑勸其兄前若狹守泰村反泰村不果泰村義村子也時義村已卒泰村威權仍盛族黨最廣時賴外祖安達景盛削髮在高野寶治元年四月景盛來府下數往時賴家已而謂其子義景孫泰盛曰汝輩不目三浦氏逆狀乎而頑首之也五月有榜于鶴

岡祠前曰泰村將被誅時賴因事寄宿三浦氏氏族悉集獻酒迭出更入時賴頗怪之其夜聞障內有鎧胄聲決起曰果然麾一從者徒步而歸泰村驚惋不措翌夜時賴使人詗三浦諸第皆蓄兵杖時賴益有戒心將士聞之爭至明日泰村第有匿名書曰子將被誅盍戒泰村曰是毒我者取而毀之使人謝時賴曰聞道路之言如關泰村者家僕傳聞爭來相衞即見尤怪當速散去之如事關他人有須衆力當率族以奉援時賴慰諭遣歸大江季光妻泰村妹也來勸其兄決意及亦不果會時賴誓書至令速罷兵泰村大喜從之使者出其妻賀進食泰村一嚥未能下聞門外大噪安達氏兵來攻泰

點注標記

睥睨驚視貌
六郎時定
掃部助實時
陸奧六郎實泰
殿下容旨謂道家曾陷泰村等以職
北條氏代其職
若州泰村也
剺劙也
先君多殺之報
泰村等皆見死
赤橋相模守重時
泰時之弟
建長元年
召重時
四年
道家暴卒。蓋密旨發覺。故時賴殺之也。然其事曖昧。故但曰暴卒
次郎左衛門久連
佐佐木大夫判官
廢賴嗣
迎宗尊親王
政子請得皇子為主。見上文
左近將監宣時
壺酒碟醬
庋納食物閣也
碟皿也

村將仆。急防之。時賴於是遣弟時定。將兵援攻三浦氏。令金澤實時守幕府。實時。泰時弟實泰之子也。大江季光將往屬時賴。其妻慍曰。良人非士也。季光乃屬泰村。時賴令人火三浦氏北隣。泰村大敗。走入賴朝影堂。光村以八十騎據永福寺。以呼泰村。泰村不敢往。光村乃至堂中。諸軍圍之。於是三浦氏宗族列坐影前。光村慷慨曰。向從殿下容旨。則我族將專軍政。若州猶豫以取此辱。引刀自剺其面。問曰。猶可識乎。遂自殺。殿下謂道家也。泰村泣曰。我四世積功於幕府。又以北條氏外戚。輔佐內外。乃不能免於禍邪。雖然。焉知非先君多殺之報哉。何遽北條氏之懟。與其族二百七十餘人。皆死。諸

三浦氏妻孥。皆釋之。後泰村女野本尼者。謀作亂。被殺。先是。時賴從祖父重時。鎮六波羅北方。時賴欲召之。泰村止之。建長元年。召至。並執權。時賴為相模守。四年。道家暴卒。賴嗣又圖時賴。遣長久連等。誘諸將士佐佐木氏信。縛送之於時賴。時賴乃廢賴嗣。送還京師。迎後嵯峨帝皇子宗尊親王。為鎌倉主。成政子志也。時賴循守泰時式目。內外稱治。而其自奉。多人所不堪。大佛宣時時房孫也。嘗詣時賴。時已深夜。時賴手一壺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得肴。照紙燭。索于庋。覩碟有殘醬。取而佐酒。其儉薄如此。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青砥藤綱。藤綱微者也。少好學。師僧行印。遭年早。時賴聚僧施之。又

點注標記

三島祠在伊豆
溺謂之溲。小便也
汝亦倣北條公薦事乎
甄明也
擢藤綱
相摸公謂時賴
買炬撈錢
沒入水中取物曰撈
脯乾肉也
神告增祿
陳吏奸狀
管子言在近而能察遠也
康元元年
時賴老
長時執權
陸奧守重時
武藏守長時
弘長三年
時賴絕命偈
彿詩曰偈。業鏡業之業。以喻己身也
文永三年

親祈于三島祠。其東截之牛溲于水。藤綱在傍叱曰。汝亦倣北條公薦事邪。衆問其說。曰。方旱牛而有知。盍溲于田。今之施僧。不甄其貧廉。廉者寧餓不來。徒飽貪者耳。是何異牛之溲于水也。時賴聞之。召見。共語大說之。竟擢為引付衆。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賴。曲公文。獨藤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圃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摸公司天下之直。直公文。乃直相摸公。公宜見報。是何姦也。郵還其錢。嘗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十錢。吾失。人得。十錢。誰得之者。我取六十錢。以益於世。不亦大得乎。藤綱自儉而喜施。

日食一脯。布衣袴褶。刀室不髹。時賴欲加之祿。曰。神見夢於我曰。汝願治者。增藤綱祿。藤綱固辭。時賴曰。何辭。曰。神曰增藤綱祿。增之。則神曰斬藤綱首。斬之乎。時賴又從容問其所欲。藤綱乃陳鎌倉及諸州吏奸狀。曰。管子稱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乃罰其尤奸者。世以此稱時賴得人云。康元元年。時賴有疾。削髮。先是。時賴學禪於宋僧道隆。為造建長寺。又造最明寺。於是老於最明寺。長子時宗猶幼。以重時子長時執權。弘長三年。時賴卒。臨卒作偈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破碎。大道坦然。蓋享年三十七也。時宗年十三。敘從五位下。任左馬權頭。外舅安達泰盛。參與軍政。文永三年。將軍宗尊

松殿僧正良基
宗尊遷惟康代
七年
長時卒
時宗執權
九年
式部大輔時輔
治部大輔義宗
殺時輔
小笠懸射儀名也
此兒必任負荷
任負荷謂能繼父業也
元主致書
尋用也
十一年
元兵來攻二島
右馬允助國
少貳豐前守少貳
一稱武藤氏
後宇多天皇
建治元年
斬元使
實政為鎮西探題
築水城
築大堤貯水曰水城
弘安二年

點注標記

稱疾不出。僧良基入請之。而不徵。幕府下頗有物議。兵士四至。良基出奔。幕府近臣稍稍出。留侍者五人而已。宗尊竟還京師。立其子惟康代之。七年。長時卒。時宗執權。時宗廢兄時輔。與長時弟義宗。俱鎮六波羅。時輔居常快快。愧降於弟。九年二月。時宗令義宗擊時輔殺之。聞其有異志也。時宗為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萬衆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為胡元所滅。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

日本外史　卷四　○二十一

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為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及皆拒不納。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亨。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為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大宰府水城。省冗費充兵備。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

胡蒙古韓三韓也
元大舉入寇
四年
志賀島島名也在筑前西海中
河野對馬守
宇津宮下總守
鏖元兵
七年
時宗卒
貞時執權
父官爵從五位下
左馬權頭後相模守
秋田城介陸奧守泰盛
內管領
左衛門賴綱
左衛門尉宗景
曾祖指景盛
夷滅安達氏
為往昔安達景盛等擠陷三浦泰村等遂滅之之報也
正應二年
將軍被流京師
倒載倒舁送之也
久明為將軍
永仁元年
長門探題
四年
誂誘也
正安三年
吉見孫太郎

點注標記

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島。斬首虜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彀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王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終不能上岸。収據鷹島。時宗遣宇津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因奮擊鏖虜兵。伏屍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七年。時宗卒。子貞時甫十四。繼執權。襲父官爵。安達泰盛以外祖益專。太宰府之捷。其子弟與有力焉。威望日盛。

日本外史　卷四　○二十二

與內管領平賴綱爭權。內管領。即家令也。泰盛子宗景。性狂易。謂其曾祖實賴朝子也。遂改姓源氏。賴綱因譖之曰。彼更姓。冀為將軍也。十一月。貞時發兵夷滅安達氏。人以為三浦氏之報也。賴綱獨執政。後賴綱亦圖叛。其長子宗綱告之貞時。誅賴綱。流宗綱。正應二年九月。府下騷擾。貞時廢惟康。倒載之輿。送還京師。東人曰。將軍被流京師也。乃請後深草帝三子久明為將軍。永仁元年。置長門探題。四年。僧良基誂故源範賴裔吉見義世謀亂。捕誅之。正安三年。貞時削髮而老。使時賴孫師時政村子時村並代執權。師時從弟宗方爭權矯命。先殺時村。遂欲殺師時。貞時怒。命宣時子宗宣誅之。延慶

點注標記

貞時老
師時時村執權
相摸守師時
左京大夫政村
陸奥守時村
駿河守宗方
陸奥守宗宣
延慶元年
廢久明立守邦
應長元年
貞時師時卒
親出摘發吏奸
摘發擿挑隱伏發
露姦邪也
宗宣熙時基時貞顯
相代執權
相摸守熙時
相摸守基時
修理大夫貞顯
秋田介時顯
長崎入道
五年
高時執權
文保元年
高資多欲
新左衛門高資
元亨二年
五郎三郎堯勢
又太郎季長
士之叛北條氏始於
此
獒
獒猛犬也
嘷吠嘷與嘷同犬
怒也詩云闞如嘷
虎
著高屐拔刀舞謂
之田樂法師
天狗倡歌
妖星之出天下大
亂之兆蓋謂爭亂
將起天王寺邊也
左近大夫泰家

元年。廢久明。立其長子守邦。代之。應長元年。貞時師時相繼而卒。貞時留意於政治。慕時賴之風。初時政義時以來。數遣使。分曹行郡國。問吏民寃枉。至於時賴貞時發間使。被緇衣。四出。多所摘發。吏不得欺也。而間使又稍稍成奸。時賴貞時終親出按之云。貞時既卒。長子高時甫九歲。宗宣及時村孫熙時並執權。無幾皆卒。長時姪基時。及實時孫金澤貞顯。代之。高時舅安達時顯。泰盛之弟也。內管領長崎圓喜賴綱之甥也。以貞時遺命共輔高時。五年。遂立高時。執權。文保元年。高時爲相摸守。高時性頑率。委政於時顯圓喜。二人協心。修泰時舊規。既而圓喜老。子高資代之。高資性多欲。黷陂予奪。一以賄成。元亨二年。陸奥人安藤堯勢。與族季長爭邑。而訟。皆賂高資。高資兩納之。不決。二人怨。據邑反。承久以來。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北條氏遣兵討之。不克。高時不以爲意。日夕飲宴。一日。見狗鬪于庭。喜之。遂令吏民貢獒。獒數千。分附諸將。養飼輿載。往來遇獒不下者。有誅。獒羣鬪嘷吠。如爭尸者。狀。高時又喜田樂。樂師亦數千。纏頭費每以萬數。一夕。高時獨醉舞。有十餘倡。來歌以助之。婢人闚之。倡皆天狗。歌曰。不見天王寺妖靈星乎。歌終而去。獸跡滿坐。高時醒。無所見。已而有疾。高資勸其削髮。讓職於貞顯。高時弟泰家。慍其不讓。已亦削髮。高時病起。欲誅貞顯。貞顯自髡謝之。諸將爭倣之。

點注標記

圓顥蒲朝
渡部右衛門尉
越智四郎
正中二年
流資朝
後堀川帝
四條帝
後嵯峨帝
後深草帝
龜山帝
後嵯峨遺詔
長講堂在京師五
條
後宇多帝
伏見帝
淺原八郎
後伏見帝
後二條帝
定二統更立之議
五派攝籙
花園帝

圓顥蒲朝。高時頗不平高資。密令長崎高頼誅之。高資覺。捕高頼。流之。內外憤怨。攝津渡部氏。大和越智氏。皆起兵。高時命吏擊之。不克。正中二年。高時流中納言藤原資朝于佐渡。以其圖北條氏也。初北條氏定承久之亂。立後堀川帝。帝傳位於太子。是爲四條帝。帝崩。朝議欲立順德皇子。泰時惡土御門帝不與亂謀也。遣安達義景立其皇子。義景途還曰。有如順德皇子立。則吾爲曰廢之。遂入京師。立後嵯峨帝。帝二子。後深草龜山相繼昇位。後嵯峨特愛龜山。遺詔時賴曰。龜山之後。永承皇統。乃以長講堂領。爲後深草湯沐邑。後深草上皇欲倚時宗力。以得政。而時宗不敢從。已而龜山傳位於太子。是爲後宇多帝。上皇憤恨。欲削髮。時宗乃以上皇皇子爲後宇多儲貳。是爲伏見帝。伏見帝立二年。有賊淺原爲頼。夜入宮中。謀逆不成。自殺。六波羅檢之。事連龜山上皇。上皇賜書於貞時。誓無他。帝密勅貞時。以龜山之在位。憤承久事。陰有所圖。而不敢發。其後非剛利也。貞時乃立帝皇子。是爲後伏見帝。後宇多上皇。遣使責貞時。貞時乃廢帝。立後宇多皇子。是爲後二條帝。因定議。後深草龜山二統。每十年更立。是時賴分藤原氏爲五派。更任攝籙。貞時之議。天位蓋倣之也。及帝崩。立後伏見之弟。是爲花園帝。朝議欲立後二條皇子。邦良。承其後。龜山上皇特屬意於後宇多次子。遣使諭

後醍醐帝
帝謀滅北條氏
土岐十郎
多治見四郎次郎
駿河守範貞
殺賴兼國長
正中元年九月
明年
奉還帝書
嘉曆元年
立量仁爲東宮
元弘元年
法皇告帝陰謀
二階堂出羽入道
道蘊
高資瞯貞藤
相模守基時
越後守仲時
右馬權頭政村
左近將監時益
帝逃之南都
兩上皇謂後伏見

貞時立之、是爲後醍醐帝。邦良爲太子。帝憤北條氏以陪臣廢立也。陰謀滅之。覘高時失政驕喜、乃令資朝及右少辨俊基等、誘致美濃源氏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等。事覺。或告之於六波羅北方北條範貞。會攝津氏作亂。範貞因召四十八所篝卒、得二十人、以襲賴兼・國長、殺之。是時正中元年九月也。明年五月、高時遣兵收致資朝・俊基。案問之不服。遂謀廢帝。帝因賜誓書高時。奉還其書、釋俊基、遂流資朝也。嘉曆元年、邦良薨。帝初欲廢邦良、立皇長子尊良。高時不可。至是又欲立三子護良。遣使申。後嵯峨遺命、高時執貞時議、立後伏見帝子量仁、爲東宮。帝怒、與護良謀、誘諸寺僧徒、因以

日本外史　卷四　○二十五

護良爲山門座主、召僧圓觀等、呪詛北條氏。元弘元年、事覺。捕圓觀等鞫、而得實。再執俊基。後伏見法皇亦使人來、具告帝陰謀。高時乃大聚諸將吏、問計。衆莫敢言。高資曰、主上親王流之、公卿黨者斬之、如此而已。勿再貽悔也。二階堂貞藤諫曰、北條氏世尊王室、惠下民。所以執國命、幾乎百六十年也。今已執公卿、又欲遷帝王。如天道何。苟使我而無釁、朝廷何能爲。高資瞯貞藤曰、迂闊之論、何陳於今日。公獨不知承久故事乎。高時從之。八月、遣貞藤等、以三千騎入京師。基時子仲時・政村曾孫時益、方鎮南北。得貞藤與計事。事泄。帝逃之南都。仲時・時益遣兵索宮中、不獲。帝則奉兩上皇・皇太子于

帝花園帝太子謂量仁
笠置在山城
二帥仲時時益
糟谷三郎
腸田次郎左衛門
陸奥守貞直
右馬助貞冬
陶山藤三
小見山次郎
次郎左衛門高景
光嚴帝
二年
徙帝于隱岐
千葉介
小山五郎左衛門
佐佐木佐渡判官
赤松次郎後圓心
彈正少弼時治
千窟赤坂並在河內
白旗在播磨
年
人見四郎入道
本間九郎
九郎子源內資忠
圍千窟
三石在備前
摩耶山在攝津
帝逃歸伯耆
左衛門佐宗鎮
律師則祐
陶山次郎
河野九郎左衛門

六波羅北方。僧豪譽來告帝在叡山、則遣近江守護將兵攻之、不利。已而南都僧來告帝在笠置山。二帥乃使近江兵備叡山、而遣撿斷糟谷宗秋・腸田通倫等圍笠置城。固不拔。高時遣大佛貞直・金澤貞冬、將數萬騎助攻。未至、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眞、率五十餘人、夜乘風雨、縋城而入、縱火呼譟。外兵應之。城即陷。帝逃走、追獲拘之六波羅南方。高時遣貞藤及安達高景、立量仁即位。是爲光嚴帝。令貞直引兵攻官軍將楠正成、走之。二年、請光嚴帝詔、徙帝于隱岐。千葉貞胤・小山秀朝・佐佐木高氏將兵護送。已而楠正成復起兵、皇子護良・赤松則村繼起、據千窟・赤坂・吉野・白旗諸城。高時遣義子阿曾

日本外史　卷四　○二十六

時治、與貞藤・高直・高資、以五萬騎赴攻。三年二月、時治攻赤坂、人見恩阿・本間資貞先登。資貞子甫十八、隨父死。城終陷。閏月、貞藤亦陷吉野。與時治俱援高直、圍千窟、不能下。三月、六波羅二帥、徵山陽兵。兵降於則村焉。守三石、則村進據摩耶山。二帥又徵四國兵。伊豫豪族亦應官軍。二帥遣近江兵攻、則村大敗。於是數警隱岐守護備帝逃逸。而帝果逃歸伯耆。二帥再遣萬人攻、則村又敗。則村與藤原宗鎮、縱火來攻。遣宗秋・通倫、以兵二萬拒之桂川。則村子則祐亂流來擊。我兵又大敗。時已夜。新帝兩上皇入六波羅。二帥大出兵、於七條積陶山高通・河野通盛、巷戰走則村。則村退走、阨八幡山崎。

佐佐木判官
十種中將忠顯
結城九郎左衛門
告急于鎌倉
名越尾張守
足利治部大輔
遠江守朝時
尊氏降官軍

運路梗塞。二帥遣兵擊之。陷伏敗還。而山徒亦以護良令來攻。二帥遣驍騎擊走僧兵。因啗以利。又使近江守護佐佐木時信備之。高通通盛又敗。則村于京南。而官軍將源忠顯大兵來攻。二帥卷甲來陣。時信以五千人擊走忠顯。而結城親光遽降官軍。士卒多逃。二帥告急於鎌倉。使者相踵。四月。高時遣名越高家足利尊氏等西上。半守京師。半攻行在。高家朝時五世孫也。與則村戰狐川。被鮮甲挾箭。中箭死。尊氏傍觀不戰。下馬張飲。遂降官軍。合兵攻京師。京師兵三萬。大半吏胥不習戰。二帥乃深溝固壘守之。擊卻忠顯。已而城兵大潰。餘千餘人。二帥聽宗秋議。夜奉兩上皇新帝太子。空城東走。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四　〇二十七

矢中新主肘
番馬在近江
新主兩上皇被收
新田小太郎
義貞斬徵粮史
金澤武藏守
櫻田治部大輔
入間河久米河分陪。並在武藏

土兵環起而射。太子以下四走。矢中新主肘。時益死之。天明。又遇敵數百。擊破而過。明日。至番馬驛。遇土兵數千人。奉龜山皇子守良。夾路而陣。宗秋擊破其前鋒。而兵疲矢盡。走入佛寺。與仲時謀。欲據近江一城。時近江守護殿而後。待之不至。仲時曰。是亦叛矣。乃謂其兵曰。獻吾首於官軍。是我所以報諸君之勞也。乃自殺。宗秋以下四百餘人從死。新主兩上皇被收。入京師。高時未之知也。獨聞尊氏叛。則恐發上野下野等六國兵附弼泰家西上。因徵糧於諸邑。次至新田義貞邑。義貞斬其吏。高時大怒。乃專北向其鋒。遣金澤貞將櫻田貞國分道攻義貞。貞國與義貞戰于入間河。殺傷相當。退次久

三浦平六左衛門
橫溝八郎
安保入道道阿
小山判官
千葉介
六波羅敗聞
義貞三道來至
大佛陸奧守貞直
赤橋相摸守守時
本間山城左衛門
次郎宗氏
高時逃于東勝寺

米河。明日。又戰不利。退次分陪。高時遣泰家援之。黎明。令兵三千人齊射。而全軍從之。大破義貞軍。既勝驕不設備。會三浦義勝叛屬義貞。合兵來襲。泰家敗走。橫溝某安保某還鬬死之。而小山千葉二族皆叛。貞將與戰敗走。諸軍敗歸鎌倉。則六波羅敗聞至矣。內外失色。間一日。義貞三道來攻。高時乃遣基時貞直守時。守時。長時孫。而足利尊氏妻兄也。拒于囊坂。大敗。曰。吾被猜疑。不若速死。乃自殺。貞直拒極樂寺坂。敗退。家臣本間某獲罪家居。是日出戰。斬敵將大館宗氏。獻首貞直而自殺。貞直感激。冒敵陣死。基時與義貞相持于假粧坂。而義貞選兵自稻村崎入。縱火府中。高時以千餘人逃于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四　〇二十八

左近入道聖遠其子三郎忠頼
三道軍皆潰
安東左衛門入道
何無死節死乎
次郎高重
掀音軒。以手高舉也。

東勝寺。先是貞將戰死。基時。國時。鹽飽聖遠父子。皆自殺。三道軍皆潰。安東聖秀自極樂寺軍還。則府第已灰矣。憤激曰。百年之跡。何無一死節。死乎。下馬將死。其從女為義貞妻。贈書招降之。聖秀作色謂使者曰。吾姪士家女。何為此無恥之言。而義貞亦不可止之也。以書握刀。剖腹而死。義貞軍進入府中。無復抗者。獨長崎高資子高重力戰。敵四面萃之。高重左右衝突。所向皆披還。見高時曰。事已至此。公自為圖。雖然臣猶欲一快戰。公且待之。乃乘其愛馬。與百餘騎。撤幟裹裳。雜入新田氏軍。狙擊義貞。垂及而覺。敵兵圍之。高重乃大呼奮擊。馬上掀敵一將。投數步外。敵軍辟易。高重走至東勝寺。則

釂音醮盡爵曰釂
攝津刑部入道
好下物
諏訪入道
高時自殺從死者甚多
萬壽稱相模太郎邦時
五大院右衛門
宗繁餓死
左近大夫泰家
三郎盛高

點注標記

次郎龜壽
太郎萬壽
盛高取龜壽去
泰家走陸奥
南部太郎
伊達六郎
鎌倉與六波羅間十五日皆夷滅
遠江守時直
土居次郎
得能彌三郎
少貳入道妙慧
淡河右京允
名越遠江守

高時以下方訣飲。屬觴高重。高重三酹。傳之攝津道準。而自屠抉腸出之。道準笑曰。好下物也。因滿酌盡半。以傳諏訪直性。而死。直性與長崎圓喜皆死。高時乃自殺。從死者凡六千八百餘人。高時有二子。曰萬壽。龜壽。萬壽之母之兄五大院宗繁。受高時遺託。爲匿萬壽。義貞購求高時遺胤。宗繁欲斬送萬壽而憚物議。乃紿萬壽曰。敵且來捕。宜逃伊豆。萬壽從之。宗繁走告義貞。追獲斬之。義貞疾宗繁所爲。將誅之。宗繁亡匿無舍者。道餓死。初泰家密諭諏訪盛高曰。萬壽既託宗繁矣。汝奉龜壽以爲後圖。雖家兄自招禍。而天豈遽忘我祖宗德哉。時高時逃葛西谷。而龜壽猶孩。從在母所。盛高往言於

日本外史　卷四　〇二十九

衆婢曰。速付次郎。我公欲訣之。聞太郎已死。次郎亦終難免耳。衆婢皆泣。盛高佯怒取之而去。走信濃。匿於諏訪祠官賴重家。泰家既遣盛高。欲自脫走爲重傷歸鄉者狀。臥畚中。以蟣衣自覆。南部景家伊達匡衡舁之。令二卒繫新田氏號騎而先導。走陸奥。餘兵三百餘人度其行遠。火第自殺。新田氏至。以爲泰家已死也。鎌倉與六波羅。間十五日。皆夷滅。長門探題時直。時房第五子也。爲土居氏得能氏所攻。航而東走。聞高時死。欲還筑紫。筑紫探題北條英時。亦爲少貳貞經所攻殺。時直因貞經降宥死。歸邑尋病卒。淡河時治。時房孫也。初屯越前。阨北陸道。已而越中守護名越時有戰死。平泉僧兵

阿彌陀峯在京城東
貞藤以欲遷帝如天道何諫之
明年
駿河太郎重時
佐佐目憲法僧正
本間太郎
規矩掃部介高政
絲田左近將監貞義
參議左近中將公宗
右近衛大將公經

點注標記

公經與義時善故曰有舊
天下士民皆思北條氏
時興時行約期攻京師
刑部少輔時興
諏訪三河守
橋本在遠江
廿日前代
名越式部大輔
延元二年時行上言
足利兵部大輔
鎮守將軍中納言顯家
左馬頭義詮

來攻時治。時治與妻子皆自殺。時直時治之亡。與鎌倉六波羅皆同月。是月。大佛高直。二階堂貞藤。長崎高資等。解千劒圍退保南都。七月。謀犯京師。官軍來攻。高直等削髮而降。斬于阿彌陀峯。以貞藤嘗諫高時。特宥死歸邑。尋謀反見誅。明年。赤橋重時。僧憲法及本間澁谷規矩絲田氏等並起皆敗死。而泰家自陸奥潛來京師。依藤原公宗。公宗。公經裔。與北條氏有舊。相倶窺伺朝廷。時朝廷失政。天下士民皆思北條氏。泰家於是蓄髮更名時興。時龜壽在信濃。亦更名時行。約期攻京師。事覺。公宗被誅。時興逃亡。不知所終。而時行與諏訪賴重招聚黨故。旬日得五萬人。東攻足利直義於鎌倉。走之。

日本外史　卷四　〇三十

尊氏自京師來討。時行遣名越時基。將三萬人逆擊。臨發大風破屋。時基更卜日兼行。戰于橋本。後軍多亡者。且戰且退。阻相摸河而陣。水方漲。時基不備。足利氏夜濟。時基大敗。與三百人走歸。賴重使時行脫走。而與四十餘人剥面自殺。足利氏至。謂時行既死也。時行起兵二旬而敗。世目之曰二十日前代。時行之起也。名越時兼亦起北國。及時行敗。爲加賀將士所攻滅。延元二年。時行遣使詣吉野行在上言曰。臣父伏天誅。臣不敢怨。所怨者足利尊氏。世受恩於臣家。而卒背之。今又困天子。臣願討尊氏以贖父罪。詔許之。尋以五千人發伊豆。從官軍將源顯家。擊走足利義詮于鎌倉。退至美濃。與

上杉民部大輔
三年
今川上總介
井伊介
衽席臥席也
骨肉謂其兄弟等
手足
更烈者謂弑逆
點注標記
不敢自居將軍之職也
惴惴恐懼貌
計盡心民事以贖悖逆罪
以理導謂以大義導父。以勢禁謂以勢力禁父惡。大惡指徙帝。

上杉憲顯等戰于青野原。轉戰至和泉。及顯家敗。終赴行宮。任右馬權頭。三年。從宗良親王。至遠江。擊破今川範氏兵于匹馬驛。從親王。投井伊高顯。亦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於源氏。則藤原氏之於王室。遺蕃不用寸兵尺鐵。而奪其國於衽席之上。何其易也。蓋人情莫不知親其宗。而顧謂不如妻黨之可倚也。於是削弱兄弟。疏斥親族。以為子孫除患害。而不悟其自剪伐。以資異姓。可不哀哉。源氏之成國也。固懸殊王家。而其駿計出王家所未為。故其取禍有更烈者。而北條氏之陰謀狡智。乃非藤原氏所及也。鬭其骨肉。剪其手足。潛收默竊其權。而如己未嘗措手。及其得權。亦有所翼

日本外史　卷四　○三十一

戴。而不敢自居。辭其名而取其實。舍其利而操其柄。使天下不能議己。子孫守其遺謀。而加以周密。終使帝王之廢立。攝錄之進退。盡取決於己。而如己無所關。不得已而為之措置。是北條氏家法。所以能長持天下權衡焉。而至於盡心民事。前後武族所罕觀也。蓋自知其悖逆。神所不容。惴惴焉計以此贖之。而泰時其最者矣。世之論者。於泰時。無所間然。余謂承久之事。泰時其罪之魁也。何哉。使泰時之賢果如所傳乎。則既定禍難。擁大兵於輦下。諸人處分莫不由己。其於朝廷與幕府。往復之際。豈無所以善處之。已可以理導其父。可以勢禁其之不思。而陷其父於大惡。雖有善政。寧贖其罪邪。是

否謂不遇親征而彼諸將督師
出恩仇之私謂土御門帝不關討北條氏之謀故立其子後嵯峨帝而不立順德帝子也
蛇虺鬼蜮也蜮短狐蟲也
上皇後白河也
除讒人清盛除成親等義仲除知康等也
天網二句老子語
恢恢大也
點注標記
恫喝張虛聲以脅人也
趙宋姓也所以別劉宋
明使來行西府菊池氏以其書辭無禮却不納武臣也
接武謂時宗之繼也
欣滕外鬻謂義滿受明之封冊
攻者豐臣守者北條
土著謂有常居不移徙者也
軍須軍之資用也
將帥謂實政等
中掣牽制也
徼匹頰切徼也

知為史所稱。泰時勸其父詣闕納降。不聽。臨發問遇親征則何為。曰降之。否則決前。皆史氏為之文過耳。不足信也。至其立後嵯峨。亦出恩仇之私。論者謂之天命正理。亦過褒矣。然北條氏七世。其可以人理論者。獨有泰時。其他如義時輩。皆蛇虺鬼蜮。又曷足責歟。或傳義時誅深見某者。而近其子。卒為所殺。意是其或然也。昔平清盛。源義仲。並稱兵抗上皇。皆除讒人而已。不敢遂其幽囚之計也。然猶不免誅滅。如義時者。真無前逆賊。而得脫叛名於世。天其假手其臣僕。斃之也。及其子孫。遇新田氏之斧鉞。抉其巢穴。殲其醜類。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豈不信哉。

外史氏曰。時宗之禦元虜。保我天子之國。

日本外史　卷四　○三十二

足以償父祖之罪矣。虜蓋以其所以恫喝趙宋者。來擬於我。我卻其使不納。未有曲直也。及彼以兵來脅剪屠我邊疆。則曲在於彼。彼使再來。不可不執而戮之。折彼凶威。定我氏志。奪其所挾。而決死待之。可謂深中機宜矣。否則我幾何而不為趙宋也。其後唯菊池氏之待明。庶幾接武。足利氏欣滕外鬻。不足言已。豐臣氏能不辱國體。勝足利氏萬萬。然至與明戰。張皇太甚。內自困敝。雖攻守勢異。不及北條氏遠矣。北條氏之策守則士著。不煩徵發。軍須不擾經費。委任將帥。不自中掣之。其戰則忽陸誘寇。走舸逆戰。短兵急接。皆可以為後世之法也。吾嘗觀鎮西士人所傳元寇圖卷。虜蓋以砲礮臨我

而我兵揮刀奪前虜不暇發焉葢是時我未有火器。相敵吾是以知兵之勝敗在人不在器我長技自有在焉。可恃也。

日本外史卷四終

楠氏略系

敏達天皇曾孫

○橘諸兄

○正成　諸兄十餘世孫少字多聞

正季

○正行

○正時

○正儀

正秀　蓋正儀子

二郎　未詳其所出

弟某

附錄楠氏族和田氏

正遠　南木誌爲正成弟

正朝　正行從弟

賢秀　初名正興薙髮稱賢秀

正忠　未詳其屬

正武　仝上

楠木正時

神宮正種

小於楠氏族其餘尚多不書所不載略之

按南木誌世系。其略曰。楠氏之族。出自橘諸兄。其子奈良麻呂。生島田麻呂。島田麻呂生真材。真材生峰範。峰範生廣相。廣相生公材。公材生好古。好古生爲政。爲政生行資。行資生成經。成經生兼遠。兼遠生盛仲。盛仲生正遠。（正成本傳正遠作正康正遠蓋初名也）正遠生正成。（系圖正成兄有正俊諸氏錄爲正遠長男次錄）（疑正成未知其是）○正行遺腹子教正。育於攝津池田氏。其裔恒利。始從尾張。恒利孫。爲池田輝政。輝政助德川氏定禍亂。長子利隆。襲封播磨。二弟忠繼忠雄。並以德川氏外孫。分領備前淡路。見德川氏正記中。○南木誌又按類苑曰。正儀子正秀。生大鄉六郎正盛。正盛生盛信。盛信生成宗。成宗生盛秀。盛秀生隆信。隆信生正虎。正虎生備前守某。某生兵右衛門正治。籍甲斐莊氏。共河內往遠江。奉仕東照公。正治生喜右衛門正房。仕東照台德二公。關原浪華之役有功。賜采邑四千石。子孫世仕幕府。

北畠氏略系

○源具平親王　世次未詳

○顯家

○親房

顯時　親房從子

顯信

顯能

後十餘世至具教亡

兒島氏略系　本三宅氏

○範長　其先世系備前兒島

○高德　備後三郎

名和氏略系　本村上氏

○行秋　其先世系伯耆名和

○行高

○長年　初名長高

長重

長生

氏高

義高

菊池氏略系　本藤原氏

○政則

○則隆　賜肥後菊池郡世襲

十餘世孫

○武時

○武重

武敏

武吉

○武光

武義

○武政

○武朝

後數世至

義宗亡

土居得能氏略系

○河野通信　世居於伊豫庶子分爲兩家

土居　世次未詳

得能

○通治

○通鄉

○通言

○彌正　名未詳

通純

讐、猶當

鴟梟、惡鳥、攫鳥子而食者、悍、桀也、猜、疑也、暴悍無忌、斥清盛、雄猜匪測、斥頼朝

較、比也、

使犬曰嗾、

趨蹌、巧趨貌

日本外史卷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北畠氏　菊池氏　名和氏
兒島氏　土居氏　得能氏

外史氏曰、予修將門之史、至於平治承久之際、未嘗不舍筆而歎也、嗚呼世道之變、名實之不相讐、一至於此歟、古之所謂武臣者、勤王云爾、如源氏平氏、莫不皆然、至於平治之後、乖綱維之弛、以逞鴟梟之欲、有暴悍無忌者焉、有雄猜匪測者焉、雖所為不同、而其蔑王憲營私利一耳、然猶有可言、曰王族也、將家也、至於北條氏、以將門屬隷、而坐制朝廷天下之事、

不復忌言也、且夫承久之事、孰曲孰直、筆而傳之者、皆出北條氏盛時、令安考信焉、況君臣之際、寧可較曲直也、乃指斥憑怒、極其凌辱、視萬乘之尊、不啻如孤豚、嗚呼八洲生民、誰不被先王之遺澤、當時所謂武士者、狃其豢養、供其使嗾、雖名位族望遠出其右者、奔走驅馳、甘為之役、之不暇、氣類所召、習以為常、豈可勝言哉、即稱為公卿者、平時趨蹌朝廷之上、取天子之爵秩、以驕天下、而及於此際、未嘗畫一策以救危難、袖手傍觀、以聽其所為、是曷尤於武人邪、雖時勢有所未可、君德有所未洽、以致乎此禍、而亦臣子之罪矣、自是以來、百餘年間、廢立黜陟、一仰其處

蹙蹙、縮小貌、

後鳥羽在隱岐、其二子、順德在佐渡、土御門在土佐、

後醍醐西徙隱岐、

怒咻、自矜氣健貌、

以與後鳥羽帝謀者、皆抵罪、為戒也、

眇々、微也

張巡、玄宗時人

狂胡、斥安祿山、二顏、謂顏真卿及其從兄杲卿、守城、守睢陽城也

靖、安也、獻、達也、自安其義、以達其志於先王也

分、而朝廷蹙蹙、如被束縛、至於窺其顏色、以為憂喜、何其甚也、余聞後鳥羽上皇之徙隱岐也、因石窟縛屋、纔庇風雨、十有九年乃崩、益父子三帝、隔絕千里、各居窮海、終天不得相見、是其心何嘗一日忘北條氏哉、則元弘之事、萬不可已也、而其勤王之功、余以楠氏為第一、微楠氏、則西狩之駕、吾見其與承久歸一轍而止而已、何哉、彼北條氏雖失於政、其權力有更甚焉、籍累世之威、而加積弱之餘、百萬虎狼、隨其指呼、怒咻中國、莫之或攖、天下方以承久為戒、重蹠屏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而楠公獨以眇眇之軀、唱義其間、當其衝路、挫其爪牙、以鼓舞四方義士之氣、使

之一時踵起、殄戮元惡於斧鉞之下、報列聖之深仇、雪累朝之大恥、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公為之唱、焉能至此、是焉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濟世道哉、後之論者、或有比之唐張巡者、巡藏全盛之唐室、拒狂胡之偏師、有二顏為之先、有許遠為之助、而不過遮蔽江淮、守城致死、以公視之、勢之難易、功之大小、豈可同日而語也、要之位不滿其器、莫能展其才、而終能以躬殉國、靖獻先王、餘烈所及、不獨其子孫、自公卿、自將士、各執弓箭、以勤王事、概皆聞楠氏之風而起者也、嗚呼如楠氏者、真可謂不愧武臣之名矣、余故敍楠氏之事、以繼源平氏

蒙塵謂播遷

兩統更立
兩統後深草龜山也

後醍醐天皇
相模守高時
新左衛門高資

置記錄所

無禮講
土岐十郎
多治見四郎次郎
左近藏人頼春
齋藤太郎左衛門

云。楠氏本姓橘氏。出於敏達天皇。天皇曾孫曰諸兄。爲左大臣。賜姓橘。橘氏後裔或降在民間。其居河内者。以楠爲氏。楠氏始著於後醍醐天皇之時云。天皇於後鳥羽爲玄孫。後鳥羽二子。順德土御門。二帝並爲北條氏所徙。以崩。後嵯峨帝以土御門之皇子。爲北條氏所立。而常痛先帝之蒙塵。欲俟時報之。而後深草龜山相繼即位。皆帝之子也。帝謂後深草優柔不足與有爲。而愛龜山有英氣。可以繼其志。故遺詔龜山之後。永承皇統。故後宇多以龜山太子立。即位而北條氏立後深草之皇子。又立其皇孫。承其後。後宇

多上皇遣大納言藤原定房。責其再違遺詔。乃立上皇皇子。實後二條帝。遂建兩統更立之議。及帝崩。又立後伏見之弟。時後宇多次子尊治。夙有英質。龜山上皇奇之。遣定房諭北條氏而立之。是爲後醍醐天皇。當天皇之時。北條高時失政。其家宰長崎高資等恣擅。將士離心。多背叛者。天皇陰謀乘是時討滅之。乃勵精求治。置記錄所。親聽訟訴。與大納言藤原資朝右少辨俊基等謀。稍延攬豪傑。置酒飲語。破禮節。結驩心。目曰無禮講。美濃人土岐頼兼多治見國長與焉。頼兼族頼春。娶齋藤利行女。利行六波羅府吏也。一夕頼春偶與妻語泣下。妻問何泣。頼春告實。妻

大塔宮護良
法勝寺圓觀

二階堂出羽入道道蘊

越後守仲時、左近將監時益、時爲六波羅二帥

袞龍衣、天子服也、

帝在笠置山

南木入夢

金剛山、志貴山、並在河内

走告其父。父告之六波羅府。發兵襲頼兼國長。二人力鬬不克。自殺。高時聞之。遣兵來執資朝俊基。帝因賜誓書。事得寢。乃釋俊基。流資朝。而帝志益鋭。與皇子護良謀收結南都叡山僧徒。高時又覺之。捕僧圓觀等。再執俊基。遂與宰高資定議。欲廢帝如承久故事。遣二階堂貞藤。潛兵西上。夜至六波羅府。將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得高時書未發封也。帝諜知之。乃用護良計。御籃輿。逃之南都。使大納言藤原師賢。服袞衣。詐稱帝赴叡山。僧徒大喜來聚。一夕得萬人。而仲時時益謂帝猶在宮中也。遣兵索之。不獲則收大納言藤原宣房等四人。而去。以萬人攻叡山。護良等擊

卻之。而僧徒知帝非眞。悉散去。當是時。帝在笠置山。仲時時益聞之。遣兵來攻。未至。帝下詔四方。赴難莫復應命者。帝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虛位。二童子來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而已。既覺。自念文木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以定禍難。因召山僧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焉。正成之父。嘗憂無子。與其妻祈於志貴山。而生焉。少字多聞。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以功爲兵衛尉。帝曰。是也。使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即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帝使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坐問計。

東夷斥北條

不較勇較智

元弘元年
城于赤坂

足助次郎
櫻山四郎入道
大佛陸奥守貞直
足利治部大輔
錦織判官

石川飛驒守

點注標記

七郎正季
五郎正遠
革與匿通蔽隱于山間使敵不見也
掀以手高舉也

複垣殺敵

沃湯退敵

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舉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摸。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實元弘元年八月也。正成於是城于赤坂。將以奉乘輿焉。而賊兵已圍行在。參河人足助重範善拒。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應之。高時乃遣北條貞直足利尊氏等六十三將。以武藏相摸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未至而笠置陷。重範被擒。錦織俊政石川義純死之。帝與藤房奉神器逃。於是貞直等諸軍徑趣赤坂城。城纔成。取農粟充糧焉。兵僅五百人。正成分其三百。以弟正季族和田正遠將之。出城革山而俟東軍。東軍至。望見其城可方百餘步。乃憫笑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正成令士卒齊射。立斃千餘人。東兵沮卻。卸甲且息。而伏兵自左右起。正成以二百騎闢門突出。三面合擊。東軍大驚擾亂。棄器械而走。且日。東軍分為二。一備伏。一圍城。正成豫築複垣。繩懸其外垣。敵蟻附焉。乃斷繩。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東軍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鉤鉤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入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兵於是築營環城。為持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正成謂衆曰。吾先天下舉大事。固不圖

日本外史　卷之五　○五

疲奔命謂奉命東奔西走以疲極也

全軀亡敵

逃入金剛山

湯淺孫六入道

北朝光嚴帝

殿法印良忠

二年
高時徙帝
三位局藤原氏

點注標記

佐々木佐渡判官

志士云々並論語

舟坂山在播磨

杉坂在美作

白櫻樹題句
越王勾踐之臣范蠡助王滅呉以雪會稽之恥以勾踐暗比帝以范蠡自任也

生。雖然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全軀以亡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填尸。以薪蔽之。乘風雨夜稍稍逃出。入金剛山。留一人。誡曰。度我遠而舉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尸。謂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櫻山氏兵聞之潰散。茲俊自殺。賊執帝于宇治。奉于平等院。遂欲徙之六波羅。帝令備行幸儀。乃往。賊乃立後伏見帝子量仁。即位。實光嚴帝。請帝傳神器。弗聽。請帝削髮。又弗聽。每旦沐浴。拜皇祖如常禮。賊畏憚之。僧良忠謀奪帝。不成。二年二月。高時徙帝于隱岐。其禮比承久頗厚。參議源忠顯。嬪藤原氏從。而賊將佐佐木高氏等。以兵三千護送。由山陽道。兒嶋高德又謀奪之。復不成。

兒嶋氏本三宅氏。世居備前兒嶋。兒嶋範長者。為備後守子高德稱備後三郎。帝之在笠置也。範長高德欲赴援。聞笠置陷楠氏敗乃止。已而聞帝西遷。高德謂其衆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見義不為無勇也。盍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坂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間道至杉坂。則已過矣。衆乃散去。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間。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旦日

日本外史　卷之五　○六

佐々木隱岐判官
日野中納言資朝 國光時称阿新丸
十三
遷尊良于土佐宗良于讚岐恒良于但馬殺恒性于越中
護良奔吉野
攻赤坂城
苞甲
吶喊勇声也

點注標記

隅田次郎左衛門 高橋四郎
渡部川之謠 墜高橋決隅田也 宇都宮治部太輔
和田孫三郎

護兵嚴視。不能讀也。乃奏之。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
勤王者也。帝至隱岐。居國府島。高時遣令隱岐守護
佐佐木清高將兵監護焉。又流藤房以下公卿六人。
殺藤原俊基等四人。藤原資朝在佐渡。其子國光自
京師赴省父。父已爲本間三郎者所殺。國光夜斬三
郎而去。高時遂流皇子尊良宗良恒良。殺恒性。獨第
三子兵部卿護良逃奔吉野。於是四方無復勤王之
師矣。四月。正成出金剛山。以五百騎攻赤坂城。城將
湯淺定佛徵糧於紀伊。正成邀奪之。充苞以甲。使三
百人荷至城下。別分兵追之。城兵望見。謂敵且奪我
糧也。開門納之。三百人取甲於苞而甲。吶喊起鬪。正

成奪門而入。定佛不知所爲。乃降。正成并其兵。將七
百騎。徇河内和泉。悉下之。比及渡部。得二千人。進陣
于天王寺。北條氏自從天子。謂天下無復足虞也。及
正成起。則大驚。六波羅二帥遣隅田通倫高橋宗康。
將五千騎擊之。正成分兵爲四隊。伏其三隊。而以羸
兵一隊。扼渡部橋而陣。敵望見易之。輙競渡。羸兵佯
走。敵追北。過天王寺。陷於伏。急麾兵卻。我兵疾擊乘
之。敵兵卻走。不可復制。爭橋而溺者無數。京師爲之
謠曰。渡部之川。墜橋決田。二帥愧之。更命宇都宮公
綱。以紀清兩黨五百騎代赴。正成族和田某請逆戰
曰。我已勝五千。何有於五百。正成默然良久。曰。勝敗

兵機在人心
炬火卻敵
鹵奪也
正成威振京畿 視讖文
上宮太子厩戸皇子諡聖德讖文記未來者
如獼猴者斥尊氏
歸一元謂南北歸一統

點注標記

復辟復君位也
赤松次郎入道圓心
阿曽治正少弼時治
大佛右馬助高直
東海東山北陸三道
城于千窟
三年

之機在離同。不在衆寡。公綱素負勇名。而以寡兵承
敗其將士。同心於死。可知也。我藉使克之。能無失亡。
吾受大任。前途甚遠。而首傷我士。後誰爲我用者。吾
將不戰而屈之也。遂拔營而去。公綱代營焉。既夜望
四面皆炬火。漸多漸近。乃不釋甲而待者三晝夜。兩
黨懼。請歸曰。楠氏兵日加也。公綱乃引歸。正成復軍
天王寺。數出耀兵。令軍中禁鹵掠。遠近歸心。多來屬
者。正成威振京畿。寺舊藏有上宮太子讖文。正成請
僧發視之。文有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
不安。此時東魚來呑四海。日没西天三百七十日。西
鳥來食東魚。海内歸一三年。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

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指而諭衆曰。所謂九十五
代。非今上耶。東魚乃高時。而爲西鳥所食。則終歸於
滅耳。日没西天三百七十日。上之復辟。蓋在明春。諸
君勗之。衆皆奮厲。當是時。皇子護良起兵據吉野。又
諭赤松則村勤王。八月。則村起兵播磨。於是京畿警
聞交至。鎌倉高時乃檄東北三道。大發兵。以子時治
族高直大臣貞藤將之。而宰高資監焉。西擊正成等。
正成相金剛山之千窟。城之。城挾山帶壑。周回一里。
高數百仞。中有五泉。雖旱不涸。造槽蓄之。養以黄土。
雨則引屋溜於槽。乃使別將守赤坂。而自從金剛山。
三年。二月。東兵自三道上。分爲三軍。攻金剛山及吉

賊軍萃于金剛山

十二史記死傷
閣止也

蕞爾小貌

名越越前守

蒭人被甲冑

投大炬
唧筒俗曰龍吐水

野赤坂。赤坂城兵力拒。殺傷過當。賊絶其水道。城遂
陷。吉野受圍七日。乃陷。吉野赤坂既陷。關東三軍皆
萃于金剛山。而西南諸道兵應高時徵者亦會焉。稱
八十萬。合勢攻正成。正成以千餘人拒之。賊兵四面
仰攻。呼聲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之。無
復虛箭。軍監高資令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閣筆。
乃令諸軍勿復薄城。時大旱。賊火箭射城。正成以機
注水。使不能焚。賊將高直議曰。蕞爾山巓。不容有水。
得非乘夜出汲乎。前攻赤坂。絶水而克。此計可襲也。
遣名越其將三千人。柵守東溪。久之。毋出汲者。正成
瞰其倦怠。夜出兵擊走之。奪其幟而還。且日。樹之壁
上。呼曰。此名越公所贈。有公徽號焉。我無所用。願奉
還之。名越慚恚。舉族薄城。城上豫横懸大木。及敵薄
而發之。因射斃四千餘人。賊益畏憚。休戰築長圍環
守。城兵困之。正成乃作蒭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
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閧。賊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
也。舉軍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敵集於蒭人。
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五百餘人。賊不敢復薄城也。
三月。高時遣使者督促諸將進攻。諸將合議。命工造
雲梯長二十丈。跨塹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正成
令。投大炬。唧筒注油以燒雲梯。烟燄噴起。賊兵前後
喧騰。梯遂中斷。陷塹焚死者數千人。諸道豪傑望正

義貞叛鎌倉
新田小太郎

富士名判官義綱
義綱謀脫帝

千波港在隱岐

鹽冶判官

鯗魚覆帝
鯗俗鯗字、鯗、鯗魚而
切乾魚腊也、

成之風。多應官軍者。護良又命大和土寇。絶敵糧道。
敵兵多逃亡。敵中有新田義貞。請護良令。稱疾東歸
謀攻鎌倉。於是六波羅二帥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千
餘人來援。急攻拔柵。鑿城趾。正成應機拒之。敵竟不
能拔。北條氏以天下多勤王者。慮帝逃出。戒佐佐木
清高益嚴防備。而清高族義綱守中門。竊謀脫帝。未
敢發。一夜宮女傳帝旨。賜酒守兵。義綱因白曰。上未
聞之乎。楠正成據金剛山。舉義兵。高時以百萬兵攻
之。三閱月不能拔也。播磨備前伊豫將士並起應之。
或謀迎駕。或窺京師。是皇運將回之秋也。而如聞高
時兇懼。陰謀不良。上宜急幾千波港。幸出雲伯耆之
間。臣佯追而從之。事必濟矣。帝不輒信。因賜其宮女
以察之。義綱志益固。帝乃令先往出雲。誘其族人來
迎。義綱往。爲族鹽冶高貞所拘留。帝以其久不還。遂
決意夜僞稱嬪御。與源忠顯徒行逃出。叩一民家。問
港所在。主人熟視帝狀貌。知非常人也。乃負帝至港。
託諸舟人。舟人亦有感喜色。忠顯告以實。揚帆而南。
天明。顧見數十艘逐。則清高也。舟人伏帝與忠顯於
船底。覆以鯗魚。而坐其上。清高來索。舟人曰。何索。曰。
先帝逃矣。舟人曰。果有是事。嚮京裝者二人乘船發
港。因指曰。在彼。清高赴之。帝遂達名和港。依名和氏。

點注標記

又太郎長高　小太郎左衛門長重

奉帝于舩上山

被薦負帝藉木葉進食

七郎氏高

小太郎長生

賜名長年

名和小次郎義高

太田三郎左衛門　第六宮恒良親王　峯堂在京賊西

名和氏本村上氏。世居伯耆名和。承久之役。有名和行秋者焉。與孫行高從官軍。事敗奪邑。行高四子。長高長重長生氏高。皆有武幹。帝至名和港。令忠顯登岸問塗人豪族可倚者。答以長高。忠顯乃踵其家。家方宴。忠顯直入傳詔。長高未答。長重進曰。人之所重名而已矣。今忝受帝者。自託事無成否。皆足以揚大名於天下。長高乃決意。討奉帝于舩上山。令長重等五人擐甲走迎帝。跪御舟傍。帝欣然。長重被薦于甲背。負帝上山。藉木葉進食。長高欲移倉粟于山。募村民能運一擔者。賞錢五百。一日致五千餘石。乃盡燒其宅。率百五十騎以護行在。因樹植柵。列扉為垣。

高造布旗數百。媟印近國諸豪章識。張之山上。明日。清高以兵三千。自山前後來攻。望見旗章。不敢進。我兵蔽林而射。射殺一將。敵八百騎乃來降。清高在山後。未之知也。更兵急攻。會日且入。大雷雨。長重長生乘而疾擊。擠賊于谷。鏖千餘人。清高單舸逃去。帝授長高左衛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子弟拜官有差。義綱高貞以千餘騎至。山陰山陽豪族來屬數十姓。而兒島高德從備前往。帝令高德等從源忠顯攻六波羅。長年子義高。初應高時徵。圍金剛山。聞長年應官軍。拔歸亦從忠顯。忠顯行收兵。得三萬人。遇但馬守護太田守延擁皇子恒良來會。合兵軍于峯堂。憎

點注標記

忠顯敗走

荻野彦六

高山寺在丹波

尊氏屬官軍

高德不欲附尊氏

結城九郎左衛門

天皇親筮　地水師　山水蒙　六爻有命三句師上六爻辭也

正成迎謁

良忠軍男山。赤松則村軍山崎。皆奉兵部卿護良令。與叡山僧徒約將戮力入京師。而忠顯欲專功獨進。敗走。守延死之。高德義高留而力戰。忠顯在峯堂。恇怯不安。欲卻軍避敵。使使召還高德等。高德切諫止之。自以三百騎守七條橋備敵。夜襲。夜半顧望峯堂。炬火稍熸。乃怪而還。遇丹後人荻野朝忠。曰大將逃矣。高德往視其營。則錦幟仆地。鎧裝狼藉。高德取錦幟追及朝忠。收潰兵守高山寺。高時聞金剛山久不拔。遣足利尊氏北條高家助攻。率萬騎至京師。忠顯則村破殺高家。尊氏家聲素著。得新帝密旨。欲犯行在。意持兩端。比及丹波。聞高家敗死。乃屬官軍返攻

京師。將士競附之。獨高德不欲附。與朝忠別。由若狹路入京師。五月。從諸將圍六波羅。結城親光出降。忠顯恐金剛山賊兵解圍來救也。急攻之。伯耆出雲兵聯車數十輛。積以屋材。傅城火之。城兵逃亡相踵。二帥遂東走。死近江。而金剛山之圍始解矣。捷報伯耆。天皇議還闕。親筮之。遇師之蒙。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乃決議。二十三日。車駕發名和氏。長年帶劍侍右。百官戎服。至播磨。得新田氏捷報。高時已伏誅矣。正成乃以七千騎迎謁于兵庫。天皇親勞之曰。今日之事。皆汝忠戰所致。正成曰。不賴陛下威靈。臣安得脫重圍再覩天日哉。詔使正成先驅歸闕。變

帝復位
修理亮英時
菊池入道寂阿
小貳入道妙慧
大友入道具簡
櫛田祠在肥前
牛鬼妖神

點注標記
武時射龕
龕音堪祠屏也
熱門門上為高樓
以望遠者
肥後守武重
武時戰死
四郎通信從伊豫
權守
土居次郎
得能弥三郎
北條遠江守
今治在伊豫

新帝而復位。於是大索賊餘黨。詔以藤原師基為太宰帥。討鎮西探題北條英時。未發。菊池氏與少貳氏大友氏並馳使報鎮西之捷。

菊池氏本藤原氏。其先政則者。防元寇有功。及子則隆。賜肥後菊池郡。世襲。後十餘世曰武時。是歲三月。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謀應官軍。謀泄。北條英時在太宰府。召武時。武時欲先發。使使少貳大友約期。貞宗依違不答。貞經亦聞京師官軍數失利也。遂斬其使。送首於英時。武時大怒曰。吾誤矣。與此奴輩謀事。奴輩不在吾寧不能戰乎。乃以百餘騎發。過櫛田祠前。馬俄不前。武時曰。何物牛鬼。敢沮義兵。顧射

其龕。馬輙前。前攻英時。戰熱門外。克之。前逼內城。英時將自殺。會貞經貞宗以六千騎來救。武時乃遣歸長子武重。自與次子四人進戰。死之。已而貞經貞宗聞京師平。金剛山圍解。則懼。合議攻陷探題府。殺英時。長門探題府亦為土居得能氏所攻陷。

土居得能氏皆出於河野氏。河野與兒島同姓。世著於伊豫。承久時。河野通信者。死王事。其庶子分為兩家。曰土居。曰得能。及元弘時。有土居通治得能通言。皆勇毅好義。是歲二月。並起兵應官軍。略地土佐長門探題北條時直以兵艦三百來攻。通治通言逆戰星岡。大敗之。四國兵多來屬焉。乃檄于今治。欲東攻

島津駿河守忠治
天下大定
般若寺在大和
中院中將定平
建武元年
論賞戰功
四大國謂武藏遠
江常陸下總
北條左近大夫泰
家
尊氏有異心

點注標記
三位局
內謁漸行
護良者源氏之出
故害之
資望謂爵祿人望
佐々木憲法僧正
飯盛山在河内
太郎重時
天馬諫
藤房遁
藤房時官為中納
言左兵衛督

六波羅。聞金剛山圍解。車駕歸闕。則往兵庫謁焉。時直既為二人所敗。走歸英時。英時已死。則從少貳島津氏而降。於是天下大定。而金剛山潰兵聚般若寺。猶數萬人。正成與源定平將議兵攻之。時治高直貞藤高資公綱等六十人率衆降。皆處斬。獨公綱以特旨宥罪。建武元年。帝論賞戰功。以正成為攝津河內守護。名和長年為因幡伯耆守護。正成任檢非違使左衛門尉。特與長年並直決斷所。聽斷訟獄。令天下休兵務農。武人領邑安堵如故。帝以京師之復。為足利氏之功也。歸闕之日。首超擢之。至是又管四大國。尊氏猶觖望。陰有異心。帝以高時邑自奉。以泰家邑

賜皇子護良。以貞直邑賜三位局。三位局即嬪藤原氏。有殊寵。內謁漸行。時諸皇子皆復故。而恒良為藤原氏所生。又生成良義良。意害護良。尊氏潛與合謀。遂構陷之。當是時。帝寢倦政。足利氏資望獨盛。新田氏亞之。正成以下充驅使而已。是歲春。北條憲法作亂。據飯盛山。赤橋重時起伊豫。正成討憲法。土居得能氏討重時。纔平之。而帝游宴自如。益徵珍異。盬治高貞獻千里馬。帝出觀之。以為祥瑞也。藤原藤房諫曰。天馬毋用於平世。近日賞罰無信。工役繁興。文臣內訌。武臣外怨。而奸雄窺釁其間。天馬之出。焉知非亂兆哉。帝變色入。藤房驟諫弗聽。遂舍官遁去。帝驚

點注標記

二年
西園寺大納言公宗
相模次郎時行
尊氏叛
竹下在駿河
大友左近將監
義貞時退也退根
延元元年
尊氏等犯京師
千種中將忠顯
大渡在淀河
帝幸叡山
長年十七戰至大内
勅使河原三郎
勅使河原某自殺
村上帝第五皇子
曰具平

使追之不及。二年春。藤原公宗結北條氏餘黨陰謀大逆。名和長年等奉詔誅之。夏北條時行等作亂關東。攻陷鎌倉。帝命尊氏往平之。尊氏遂據鎌倉。叛帝震怒。冬遂詔菊池武重等諸將從新田義貞東伐尊氏。正成與名和長年。居守京師。直義拒箱根之險。武重時爲肥後守。以其兵先登仰攻。卻敵追北。陣山腹。諸軍乃繼進。而別軍攻竹下敗。退大友貞宗鹽冶高貞叛降足利氏。諸軍崩潰。武重以四百騎扶義貞而西。赤松則村等。並起應尊氏。帝賜天馬於使者召還義貞。天馬途斃。延元元年正月。尊氏直義入犯京師。正成以兵五千守宇治。名和長年與源忠顯結城親

日本外史　卷之五　○十五

光以二千守勢多。皆受制於新田氏。新田氏先失大渡山崎之守。尊氏乃入京師。結城親光佯降欲刺尊氏不成而死。帝幸叡山。正成聞之。徑赴行在。名和長年欲一視宮闕而行。還入京師。賊軍塡塞。長年十七戰而至大内。則諸殿已爲賊兵所毀。長年下馬向闕伏泣。久之終赴行在。信濃人勅使河原某在大渡。未知帝所之。謂其二子曰。吾亡朝之臣。何顔事逆臣哉。亦還京師。自殺于羅城門。賊焚宮闕。進據園城寺。以逼叡山。山徒英憲祐覺等。贊拒守之計。祐覺又受詔。以舟七百艘泛湖。迎北畠氏兵入援。

北畠氏姓源。出於具平親王。世爲名卿。及元弘時。有

點注標記

上野介宗廣
岐、岐路之岐、謂文武一途不可分也
顯家至叡山
細川定禪振園城寺
敗還坂下也
賊軍據京師
糺林、出雲路、並在京城北
上杉伊豆守
足利尾張守
鈕凡物鈕固者皆曰鈕、如印及鏡鈕
鼻
正成説義貞
昔泣卒
善泣者爲門杉平次
物色畫像人物顏色以訪求之也

顯家爲帝復位。以從三位參議拜陸奥守。與父親房。奉義良親王。出鎭東邊。結城宗廣世居陸奥。與其子親光先歸官軍。於是受命副顯家。顯家年甫十七。固辭。乃詔曰。文武不可岐。貴戚掌軍古之制也。顯家赴任。東邊無虞。尋任鎭守府將軍。及帝討足利尊氏。詔顯家會軍。顯家至鎌倉。則尊氏業已西矣。顯家并程追之。東北兵爭附顯家。凡五萬人。至近江。攻六角氏頼觀音寺城。拔之。斬首五百級。遂至叡山。諸將因會議戰。或欲速襲之。正成等然之。即夜顯家與諸將攻破園城寺。新田義貞遂復京師。而夜爲賊所返襲。敗還。尊氏復入。當是時。諸道賊軍悉聚京師。凡數十萬

日本外史　卷之五　○十六

人。而官軍不滿十萬。諸將分將之。復攻京師。兵各可二萬。正成將五百騎。軍于糺林。縱火于出雲路。尊氏令上杉憲顯足利高經等。以東國騎兵五萬來衝擊之。正成豫造揗數百。鈕而聯之。自蔽以射賊。卻輒縱騎乘之。賊辟易逃走。顯家義貞遂擊走尊氏。而日暮。義貞欲留陣京中。正成往説之曰。今日我軍克。而少所獲。以寡兵也。京中鹵掠四散。盡懲前日之敗。使敵復振。後難爲力也。我且引還。養銳再擧。以驅敵於數百里外。是全勝之策也。義貞然之。乃退陣坂本。尊氏收諸軍。復入京師。正成素蓄一卒善泣者。且日數其卒與僧數人。行物色原隰賊兵問故。輒泣曰。昨日之

炬火不絕
賊軍大潰
豐島在攝津
大友筑後入道

點注標記

尊氏走鎭西
菊池武敏
掃部助武敏
少貳太郎
內山在筑後
鞴濱在筑前
九國悉附尊氏
義貞遷延失機
攻白旗城
義助說義貞

戰七將皆沒將獲尸葬之尊氏聞而大喜曰彼戰勝
而退有以也乃索義貞正成首獲猶肖者梟之以示
於衆其夜正成遣卒數千執炬北走累累不絕尊氏
軍望見謂官軍喪其將領而潰去也急分其兵四出
要擊在者不復設備正成與諸將合兵夜發眛爽直
薄尊氏軍縱火鼓譟尊氏軍大潰而走委甲敵野官
軍不甚追賊前者顧後者以爲追兵也往往自投死
亡大半二月尊氏直義走于湊川官軍追擊與直義
戰于豐島勝敗未決正成後至遶出敵後直義不戰
而走會土居通治得能通言以舟師來援擊破賊先
鋒大友貞宗兵復擊走直義尊氏終令赤松則村守

播磨而航海走鎭西菊池武敏武重弟也時在肥後
聞少貳賴尚發兵迎尊氏也將三千人追之至水木
渡賴尚已濟餘衆待舟武敏擊殲之遂攻少貳貞經
于内山斬之遂與尊氏戰于鞴濱有叛降者武敏敗
歸菊池城城尋陷武敏逃匿山中於是九國悉附尊
氏尊氏之西也正成欲窮追之義貞遷延及三月乃
發攻赤松則村于白旗城城固不拔義貞弟義助說
之曰嚮楠氏據金剛山北條氏舉天下兵攻之不克
竭力一城而顧失天下君盍監焉聞尊氏已并九國
且東上君宜分兵圍城而急拔舟坂以徇山陽義貞
乃令義助攻舟坂舟坂賊兵據險不下初尊氏犯闕

福山在備後
高德遣使告義助
熊山在備前
兒島備後守範長
攻舟坂
尊氏大舉東上

點注標記

據太平記等書陣西川尻者乃範長高德非賊兵也此未知其所原
飛書告急
鎭鎭守府
正成獻策

山陽皆應之獨兒島高德以孤軍攻福山城不克其
兵連叛乃逃三石山及聞義助攻舟坂則喜遣間使
告曰三石之南有間道可以出舟坂之背吾起兵于
熊山使賊分兵公則一軍由間道夾攻之必拔舟坂
舟坂拔則西國無不服者矣義助大喜與約期先期
一夜高德與父範長上熊山倉卒不及聚族人兵僅
二百天明舟坂賊果分三千人七道來攻高德防戰
重傷終奮擊走賊兵而義助潛軍出賊後遂拔舟坂
遣一將據福山赤松則村馳使告尊氏曰白旗城陷
則公雖有衆莫所用之尊氏乃大舉東上水陸並進
福山城陷義助引兵退菊池武重殿之賊舟師上陸

陣西川尻高德聞之欲合於義助踰山而東創劇範
長託之僧寺以八十餘人東走會義貞已釋白旗圍
赤松氏兵三百騎見範長過呼曰敗卒盍釋甲降範
長笑曰嚮尊氏百方招我我輒毀其書投火今曷降
汝輩哉潰其陣出賊傳呼敗卒過土兵羣起範長悉
亡其兵所餘者六人曰悔我不舉族來乃伏刄死賊
軍乘勝而進義貞軍兵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時北
畠顯家已歸鎭京師兵寡帝命正成行援義貞正成
奏曰尊氏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捨鬪
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爲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
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

顧慮不戰而退則涉物議故不憚歸只
清忠沮計
坊門清忠
前役謂往日自鎭倉西上之役
帶刀正季
櫻井驛識正行訣別
櫻井驛在攝津

散我兵日聚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計益亦出此顧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五月十六日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誡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愼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隷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

湊川之役
和田崎在攝津
一敵將藥師寺十郎次也

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嘗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正成乃至兵庫慰勉義貞訣飮終夜當是時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軍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手兵七百陣于湊川以當之義貞以三萬騎陣于和田崎以扞水軍水軍先鋒過而東義貞拔軍循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援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並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墜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而逸之尊氏亦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之血戰

七生人間殺國賊
正成自殺
耦刺交刺也
七郎武吉
正行母奪刀告誡

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義貞軍使弟武吉來視湊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死之義貞敗退尊氏入京師送正成首於河內一家聚哭正行起入室其母尾而闚之則執父所授刀將自殺母徑入奪刀而泣曰汝何惑焉乃父之遣歸汝豈教汝自殺也汝御遺命歸來告我而女先忘之惡能任王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國賊復父讐爲志常

追足利斬尊氏
土居次郎時任備後守孫河野氏
得能弥三郎任備中守
長年戰死
閉後門從走路也
尊氏佯降
一宮中務卿親王
通繩俗称未詳
鹽津在近江

與兒童嬉戲爲馳逐狀曰追足利也爲斬首狀曰獲尊氏元也楠氏族黨多死湊川而河內紀伊之間猶有義故存者皆思戴正行當是時天子避賊於叡山名和菊池土居得能氏皆從義貞扞禦源忠顯戰沒官軍遂出攻京師路人指名和長年曰正成忠顯等既死獨有此人及戰大敗長年退至大宮巷自閉後門與二百人力戰死冬尊氏佯降請帝還闕菊池武重等從之皇子宗良走遠江懷良走大和義貞以詔奉皇太子恒良及尊良親王之北國土居通治得能通言等從之通言與族通繩殿會大雪至鹽津迷失道適値賊兵將士凍飢不能操兵三百人皆植刀于

金崎在越前
北朝光明帝
刑部大輔景繁
景繁進計
宂生在大和
帶刀正行
次郎正朝
官軍復振
追贈正成敘任正行
建行宮于吉野
大館左馬助
備前守通郷
彈正名未詳
靈山在陸奥
明年
永井別當實永
三年

地伏之自貫而死通治與諸將守金崎城城陷力戰
自殺尊良薨太子被虜入京師帝之還闕也尊氏已
擁立新帝之弟是爲北朝光明帝請帝傳神器焉帝
弗聽尊氏因帝于花山院殺從行者僧祐覺等拘執
其餘獨三條景繁得侍景繁潛進計逃幸大和帝夜
服婦人衣由壞牆出扶上馬景繁荷神器從夜方黑
逢赤電照路比曉達宂生遣景繁諭吉野僧宗信宗
信嘗助將軍護良者於是先衆來迎正行聞而大喜
與從弟和田正朝等馳赴之護駕入吉野河内紀伊
將士相踵來衛官軍復振帝思正成死王事追贈正
三位左近衛中將敘正行正四位下爲帶刀遂襲父

官任撿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内守於是建行宮于
吉野號令四方先是菊池武重從帝被拘候守者懈
逃歸據菊池帝因拜皇子懷良爲征西將軍赴菊池
大館氏明亦逃如伊豫土居通治子通郷得能通言
子彈正迎而起兵北畠顯家弟顯信亦起兵於伊勢
而顯家討國内叛者據靈山明年秋顯家欲入援行
在得結城宗廣等兵奉義良親王軍白河關兵來屬
者數萬入進與尊氏子義詮相拒利根川齋藤實永
亂流先渡全軍繼之水激於西岸賊兵漂溺敗走顯
家追北攻義詮於鎌倉走之三年春與宗良親王合
兵偕赴京師賊兵大起擁後顯家回戰于青野原破

高越後守
雲津川在伊勢
兩親王、義良宗良也
高武藏守
顯家戰死
前日叡山之敗
高經也、絕我糧道
蔕音帶、果鼻也
脇屋右衛門義助
後刑部卿
義貞戰死
東邊謂奥羽
兄官職謂鎭守府將軍
北畠大納言親房
天龍洋、遠州海也
第八宮親王
安濃津篠島並在伊勢
四年
立義良爲皇太子
後醍醐帝按劍而崩
吉野吉水法印宗信

之聞尊氏遣高師泰來迎乃轉出伊勢師泰尾撃顯
家回戰于雲津川破之至南都結城宗廣曰避敵於
行宮不若據賊於王城顯家從之逢賊兵逆撃顯家
敗走乃使兩親王赴行宮自收敗兵軍安部野五月
高師直來襲顯家與二十餘騎衝圍而死名和義高
死之宗廣走歸吉野師直遂圍顯信於男山顯信善
拒出撃不利賊縱火登城城兵撃走之已而糧竭潰
圍走河内帝初遣廷臣將兵救顯信又詔北國將士
援之義貞欲驟赴援兒島高德從在軍中說曰前日
之敗以賊絕我糧道令無若遣數千人據叡山取糧
北陸而時出擾京師是深根固蔕之策也請貽書山

徒焉義貞從之山徒背之義貞遣義助赴之望男山
火逡巡而去尋義貞戰死結城宗廣請及顯家餘威
未盡收東邊兵帝令宗良親王先發至遠江待之遂
以顯信襲兄官職與親房及宗廣奉義良親王海路
赴任遇颶於天龍洋舟四散親房抵常陸宗廣至安
濃津顯信與義良親王抵篠島宗廣病死四年三月
顯信奉親王歸吉野先是皇太子及成良親王皆爲
尊氏所鴆弑乃立義良爲皇太子八月帝獲疾大漸
乃遺詔曰朕慽不滅國賊平天下雖埋骨於此魂魄
常望北闕後人其體朕志竭力討賊不者非吾子孫
非吾臣屬按劍而崩帝已崩群臣氣沮欲逃散僧宗

和田新兵衛正朝
後村上帝即位
頒遺詔
興國元年
細川刑部大輔後讃岐守
金谷修理大夫
河江、世田、千町原並在伊豫
西南官軍不振

信力言止之。已而正行與正朝率兵二千來衛。衆情大安。於是相與俱奉太子。拜神器即位。是為後村上天皇。頒先帝遺詔於四方。改元興國元年。春。土居通郷得能彈正等奏請得一將帥。會新田義助戰歿與兒島高德等來詣吉野。因詔義助赴伊豫。無幾何病死。高德等逃歸備前。五月。賊將細川賴春來攻河江通郷彈正。推金谷經氏為將。舟師赴救。值賊海上。戰不利。轉攻取鞆城。據之。拒賊十餘日。聞賴春已陷河江。將攻世田。勸經氏。戮之。選死士三百。選凶日而發。與賊七千。戰於千町原。盡亡其卒。與經氏等十七騎。潰圍走備後。自是西南官軍不振。是歲。北畠顯信居白河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五　○廿三

高播磨守
小田關、大寶、並在陸奥
親朝送款於賊
父子謂叔父從子
四年
東北官軍不振
正行聚義故出兵
正平二年
細川陸奥守

親房居小田。賊將高師冬以大兵來攻。親房請援於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臨死。遺言討賊。而親朝送款於尊氏。以故不輙援。數月。城將出降。親房走保關城。親房從子顯時保大寶城。賊陣二城間。父子數出力戰。而城且陷。親房間使告顯信。使率親朝子弟來救。親朝擁之不還。四年。春。親房手書切諭親朝。弗聽。遂降賊。親房走歸吉野。自是東北官軍不振。顯信留居陸奥。於是四方勤王之師。所在耗散。而足利氏勢威擅天下。正行在金剛山。漸保聚義。故時出兵攝津。縱火挑賊。正平二年。秋。尊氏令細川顯氏將三千騎來攻。未至金剛山七里止舍。聞正行且攻箭尾

箭尾譽田也在河内
落、居也、人所聚居、即村落也
山名伊豆守
正行撈溺卒
正行逼京尊氏發大兵

城也。欲俟其離山而絶其後。正行諜知之。以七百人行火聚落。為向箭尾而還。伏于譽田林。敵望火起。輙趨山下。亂隊疾馳過林。遇伏起大駭。敗走。退守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六千騎來援。軍于住吉。正行曰。先破時氏。則顯氏不戰而走。分兵二千為五隊。進向住吉。時氏分兵當之。正行視北軍塵起曰。敵陣四處。而衆倍於我。我不可分兵也。乃復合五隊為一。疾行擊時氏麾下。時氏被創走。歸顯氏。顯氏軍亂走。過渡部。溺者無數。京畿震駭。正行撈溺卒五百人。與衣甲禮而還之。多願留仕者。正行遂進逼京師。尊氏大懼。乃發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統諸將帥。以南擊正行。正行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五　○廿四

次郎正時
正行上言
強賊所北條、逆賊足利
帝勞正行
譽田林、天王寺、二役之捷、

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憂。及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内。囑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讐。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虞之疾。上為不忠之臣。下為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是真臣致命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授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悉鋭而來。真安危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汝為股肱。汝

題族黨姓名於廟壁
明年
四條畷之役
四條畷在河內
細川阿波將監
仁木左京大夫
踞與蹲通謂田中之高處
中軍兵最精銳故曰中堅
上山六郎左衛門僞稱師直
斷袖裹首
正行北向而斃
和田新發意賢秀

點注標記

共自愛。正行俯伏歔泣而出。辭訣後醍醐帝廟。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拔之。明年正月。北軍至四條畷。分為五隊。四隊在前。左右相向。而師直中軍遙居其後。兵凡八萬騎。正行使隆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其中軍。賊前隊馳而遮之。正行以先鋒擊破而過。賊隊又至。與我後軍戰。我後軍終敗走。正行不顧。以三百騎直前。賊將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更進遮鬬。正行盡破之。乃聚其騎。馬皆重傷。乃舍馬踞隴而餉。賊衆環視不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餉畢起。謂衆曰。必與師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軍披靡。正行進逼師直。師直臣僞稱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手承者三。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投頭于地。蹴且罵曰。唉。汝亦無雙國賊矣。已而曰。其勇可嘉也。自斷袖裹首。置隴上。復進索師直。望見其幟。欲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以北。師直不肯追。令其裨將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相去數步。而我兵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為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刄斲斃。和田賢秀。正朝弟也

湯淺太郎左衛門
百四十三人悉死
正儀出兵於石河
石川在河內
四年
畠山左近將監阿波守入道道誓
五年
直義降
六年
直義叛去
義詮佯降
七年
正儀等奉乘輿軍于男山
和田五郎
高德時稱入道志純
右衛門督顯能
陸奧守顯氏
義詮走近江
取三帝置軍中
光嚴光明崇光三帝

點注標記

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疾死。正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亡乎。正朝笑而返之。賊乃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賊軍進犯行宮。帝逃入穴生。賊縱火索之。正行弟左衛門尉正儀。出兵於石川。與高師泰相持。師直則不敢深入。引兵而去。四年。畠山國清來代師泰。正儀益堅守。五年。足利直義與尊氏有隙。乃來降。朝議納為大將。國清等附之。六年。詔正儀助直義擊尊氏京師。走之。已而直義叛去。遂走關東。尊氏欲往擊之。而恐楠氏窺後也。則使子義詮佯降。請帝歸闕。帝知其情。亦佯許之。尊氏乃東。七年。正月。正儀與族和田正忠等。將兵七千。奉乘輿。軍于男山。兒嶋高德時削髮。來在吉野。奉密詔。往促東北諸將。拜宗良親王為征東將軍。使並來援。北畠顯能。顯信弟也。為伊勢守。舉兵數千。先來援。自鳥羽入。正儀正忠將五千人。夜涉桂川。至大宮。黎明。賊將細川顯氏來迎。我兵圍擊。斬其從子八郎。細川賴春繼至巷戰。正儀接楯為梯。升壘下射。賊兵卻。縱騎乘之。賴春馬驚而墮。正忠兵槍刺殺之。義詮遂走近江。帝使人取北朝三帝。置軍中。當是時。將軍宗良率新田氏族。擊尊氏於武藏。不利。義詮得兵三萬。返陣東山。顯能三退其

正忠入奏

荒坂更科並在河內

相摸守清氏　惡五郎康貞　法性寺左兵衛督

帝南走箭及御鎧　四條大納言隆資

長生收神鏡　伯耆太郎左衛門長生

點注標記

新田輩新田左衛門佐義興脇屋左衛門佐義治新田武藏守義宗等　桃井播磨守直常

時氏直冬降　伊豆守時氏　右兵衛佐直冬　近江守秀綱

八年

十年

宗良起兵

菊池武光　肥前守武光

十三年　一色左京大夫

陣。賊軍進攻男山。帝召正儀正忠等。拒戰。正忠年十六。入奏曰。建武以來。臣族類大半為此賊所殺。今日之戰。公討國賊。私復家仇。不斬其一將。不復還謁。與正儀合兵三千。據荒坂。細川清氏土岐康貞以六千騎仰攻。康貞有驍名。先衆而進。正忠揮薙刀斬之。乃還謁。遂與正儀拒更科。不利。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夜襲敗賊營。而賊圍男山益密。正儀正忠受詔還河內。聚兵夾攻。會正忠疾作暴卒。正儀未發。賊急犯行在。帝擐甲上馬。潰圍南走。賊兵追之甚急。藤原隆資以下三百餘人死之。箭及御鎧。藤原康長力戰得達吉野。委神鏡於路。名和長生收之而還。將軍宗良及新

日本外史　卷之五　○廿七

田桃井氏自東北。土居得能氏自西南。並入援。聞男山陷。皆還。是役也。賊將山名時氏有功而無賞。怒而來降。足利直冬亦降。請攻京師。詔令諸將助攻。十一月。正儀等擊賊將佐佐木秀綱于渡部。敗之。八年。六月。諸軍攻京師。正儀以弓手五百挑戰。時氏繼之。遂擊走義詮。時氏等以兵寡引還。十年。直冬時氏復發兵。擊尊氏走之。正儀時氏與義詮戰于播磨。糧盡引還。是歲。將軍宗良與仁科足助諸族起兵。少應者。此島顯信為結城氏所攻。走歸吉野。遂西走。依菊池武光。武光亦武重弟也。及武重死。嗣統其衆。屢討賊黨大友少貳氏。十三年。武光討一色直氏于筑前。大克

大友刑部大輔　筑後守賴尚　島山治部大輔

高崎在豐後

十四年

筑後河之役　大原在筑前　二郎武政

顯信戰死

西南官軍復振

正儀奏言

點注標記

帝徙金剛山

明年　平岩龍泉並在河內

筒山在大和　四條隆俊

之。大友氏時少貳賴尚等。皆降武光。時尊氏已死。義詮遣兵助氏時賴尚。擊武光。武光方討島山國久于日向。氏時據高崎。絕其歸途。武光不顧。進攻國久。走之。乃還。氏時不敢要擊。十四年。賴尚以兵六萬來攻。武光發八千人。奉將軍懷良。夾筑後河而陣。武光以銳兵先涉。賴尚卻保大原。武光夜遣子武政等。潛兵因河水亂軍聲以襲之。獲賴尚二子。因大戰。懷良被創。比島顯信等死之。武光身先士卒。馬傷胄裂。斬一敵將。奪其馬與胄。復進。竟大破之。西南官軍復振。賊將島山國清建議。大舉滅楠氏。以奪官軍根本。正儀與和泉守和田正武。詣行宮。奏曰。聞國清舉關東之

日本外史　卷之五　○廿八

甲。已至京師矣。而臣知其莫能為也。兵道有三。曰天時。地利。人和。明歲大將軍星在西。而彼自東來。逆天時也。我所居負山帶河。形勢深阻。毋論千寇之圍。爾後敵五來皆敗。違地利也。國清借公營私。為等儕所嫉。違人和也。三者皆違。雖有百萬。何能為。請徙御金剛山。臣等拒石川。使別將出龍門。時出輕兵。出沒散合。使敵不知我所在。東兵慓悍。氣屈而退。退即追之。必大克。帝從之。明年春。正儀等修平岩箭尾龍泉三城。益樓堞。張形勢。而自居于赤坂。義詮國清合兵三十萬。入犯軍于筒山。以逼楠氏。以一軍自龍門入。大納言藤原隆俊擊克之。賊更兵來攻。隆俊大敗。走。帝

大塔王子、征夷大將軍興良
鍛嵩在大和
二條關白
正武諭正儀
仁木右京大夫
水速在河内
義長降
帝幸住吉
宗良時在信濃
十五年
去歲之役指義詮國清攻楠氏於赤坂
赤松大夫判官
佐々木佐渡入道
天神林神崎橋在攝津
近江判官秀詮
次郎左衛門氏詮

遣將軍興良援之。興良叛應義詮。燒行宮。擄鍛嵩帝令前關白藤原師基討走之。龍泉城將措疑兵而退。賊不敢迫。至五十餘日。乃攻取之。遂攻陷平岩葺尾。合軍圍赤坂。正儀欲退守金剛山。正武曰。子知鼠乎。見人則竄。世將笑曰。南人抗天下而鼠鬪而已。何不一戰以挫賊鋒。然後退。爲未晩也。乃選三百人。約以暗號。夜出斫結城氏營。大戰不克。而入。令衆唱號坐作。有四敵卒雜焉。捕斬之。乃與正儀退入金剛山。賊軍引還。正儀正武出。絶渡部橋。攻譽田城。國清復來攻。又退入山。會國清與仁木義長相惡。賊中大騷。我兵爭起。國清東歸。正儀攻水速城。拔之。官軍乘勝連

下諸城。義長來降。帝北幸住吉。詔征東將軍宗良發兵入援。以岐蘇早雪不果。十五年。征西將軍懷良與菊池武光。以兵三千出宰府。少貳賴尚大友氏時與松浦黨謀。夾攻武光。武光縱反間。因襲松浦軍敗之。賴尚等亦走。去歲之役。賊將赤松光範有功。而佐佐木道譽譖之。奪其攝津守護。國人憤怨。正儀正武伺知之。九月。以兵五百出軍于天神林。佐佐木秀詮與弟氏詮以千餘騎渡神崎橋。正儀等使人行呼曰。南軍自西來矣。秀詮聞之。回馬西嚮。徑田單列而行。正儀遣輕卒三百。夾射之。賊兵爭徑欲還。正儀正武薄擊走之。斬秀詮氏詮。溺水者二百餘人。正儀援之給

清氏降
正儀對言
株瀬在攝津
視旗驚去
北畠少將中納言
左京大夫氏經
彥次郎武義
號越前守重經
少貳新左衛門尉
十九年
弘世叛厚東降
厚東駿河守
武光卒
時氏義長叛
官軍不振
二十三年
天皇崩
長慶天皇
建德二年
右馬頭賴之
和田和泉守

衣遣歸。細川清氏亦與道譽惡。遂來降。奏曰。義詮兵。西拒山名時氏。東拒仁木義長。臣請乘虛復京師。帝諮之正儀。正儀對曰。王師嘗攻京師。五得而五失。今苟欲得之。臣一人力可辦。何假清氏。爲獨病復失之耳。行宮君臣。皆戀故都。遂令正儀與清氏共攻京師。義詮不戰而走。未幾義長敗。時氏退。而義詮軍振。欲犯行宮。絶我軍後。我軍留京師二十六日而還。清氏戰死讃岐。四國悉叛。正儀正武議曰。近日之勢。不可坐視。須一戰以振諸國官軍氣也。八月。以騎八百土兵數千。軍神崎株瀬二處。賊分兵阻水拒之。正儀等。張篝火其營。而潛兵渉三國渡。遶出賊背。賊謂北軍

來援也。天明顧視其旗。皆菊水。菊水者。楠氏號也。而大驚潰去。正儀正武進拔赤松氏一城。火兵庫而還。於是北畠顯能與仁木義長。並略伊勢。菊池武光畧筑紫。義詮遣足利氏經。充鎭西探題。武光使弟武義族重經。將兵逆擊之。武義傷。走。重經更進。斬少貳賴資。武光繼至。軍于豐後府。擊走氏經。十九年。大內弘世以周防長門叛降義詮。并厚東氏邑。厚東怒。降於武光。與弘世戰豐後。走之。已而武光病卒。子武政襲肥後守。山名時氏仁木義長亦降義詮。官軍不振。二十三年。天皇崩。皇太子寬成卽位。是爲長慶天皇。天皇建德二年。賊將細川賴之大舉入寇。和田正武率

點注標記

文中二年
兵部大輔氏春
天皇讓位
後龜山天皇
楠氏衰國勢削
義詮死義滿嗣
東北無復官軍
卻明使
今川伊豫守
肥後守武政
右京大夫武朝
西南無復官軍
天授四年
山名民部少輔
橋本民部大輔
神宮左小太郎
六年
弘和二年
正儀卒
元中九年
畠山尾張守
金剛山陷
大內左京大夫
講和傳器
法駕謂車駕備行幸之儀
後小松帝
後七年
義弘揚兵
小次郎正秀後左馬頭

楠氏族。堅守諸城。賊軍引還。文中二年。細川氏春復入寇。大納言藤原隆俊死之。天皇讓位於皇太弟。氏成。是為後龜山天皇。天皇幼聰敏。人冀興復。而楠氏衰。國勢日削。義詮既死。子義滿嗣。勢益張。我將士多叛降北朝。紀伊諸城陷。三年。關東賊兵屢攻征東將軍宗良於信濃。宗良不能拒。走歸吉野。東北無復官軍。征西將軍懷良猶依菊池氏。保守一隅。先是。明主朱元璋使使來征西府。以其書辭無禮。卻不納。明主更貽書於北朝。北朝納之。以征西府梗其往來。遣今川貞世。充探題。來攻。菊池武政與其子武朝。相繼拒戰。屢克之。已而懷良與武政武朝。前後皆病卒。西南

無復官軍。於是義滿專圖楠氏。天授四年。遣山名氏清等入寇。楠氏族橋本正時神宮正種等力拒。不克而退。六年。和田正武病卒。弘和二年。正儀亦卒。當是時。官軍所保。獨金剛山一城而已。元中九年。義滿使畠山義深將數千騎。來攻金剛山。四絕糧道。城兵僅數十人。飢不能戰。賊急薄之。城兵逃走。匿十津川。自正成築城焉。凡六十年。乃為賊兵所陷。義滿乃使大內義弘。求講和。議約傳神器於北朝。則兩統更立。許之。是年冬。遂備法駕。發吉野。御于大覺寺。以父子禮。授神器于後小松帝。後七年。義弘揚兵於和泉。擊足利氏。楠正秀以兵百餘屬之。正秀者。蓋正儀子也。

點注標記

後十三年
帝讓位
稱光帝立
足利氏復背約
小倉皇子起兵
後十餘年
二郎正光
二郎取神器
畠山右兵衞佐
二郎殘兵奉皇曾孫
遺臣二人間島三郎太郎中村八郎也八郎戰死三郎太郎奪璽去
泰成皇曾孫
二郎之弟奉義有
遊佐河內守
義有遇害
楠氏之事終

菊池氏北畠氏餘孽亦來屬焉。戰敗散歸。後十三年。後小松禪位。後龜山皇子當立。足利氏乃立後小松皇子。是為稱光帝。楠氏及北畠氏並訴之。欲如約。足利氏弗聽。則並起兵。足利氏約。帝後當傳於南朝皇子。乃止兵。及稱光崩無嗣。足利氏復索北朝皇族立之。後龜山天皇之子曰小倉者。自京師走伊勢。依北畠氏起兵。戰敗講和。歸京師。削髮於萬壽寺。又十餘年。歲癸亥。足利氏內亂。楠二郎收南國兵。得三百人。奉萬壽寺金藏主者為主。分兵為二隊。二郎自將一隊。而越智某將一隊。夜入大內。取三神器。內侍鏡為東門衞士所奪。寶劍遺於清水寺側。獨擁神璽據叡

山中堂。足利氏管領畠山基國遣兵來攻。二郎與越智皆戰死。金藏主自殺。二郎者不詳其所出也。二郎殘兵。以神璽奉後醍醐帝曾孫某。保吉野。歲戊寅。赤松氏遺臣二人。詐來仕。弑皇曾孫。從者追殺一人。其一人遂奪璽而去。先是。後村上天皇子泰成主圓胤。為圓滿院僧正。蓄髮更名義有。癸亥之難。楠二郎之弟某。奉義有起兵。據八幡。迎擊畠山氏兵。大破之。細川氏來攻。楠氏不利。退入紀伊。據湯淺城。歲丙寅。畠山氏將遊佐來攻。楠氏又擊破之。丁卯冬。遊佐復聚兵來攻。城終陷。義有遇害。楠某死之。楠氏之事終於此。毋復所覩。名和兒嶋土居得能氏。蓋先楠氏而亡。

點注標記

正儀之降有深謀

楠氏宗族與皇統終始

光國題墓

低回步不進也

後楠氏而存者。菊池北畠氏。菊池氏數世至義宗者乃亡。北畠氏十餘世。至具教者乃亡。此二氏者。自楠氏衰。皆降足利氏。或曰。楠正儀亦降足利氏。蓋有深謀焉。史乘散佚。不可考信。要之正成宗族。與後醍醐皇統。相成終始。楠氏亡而後二百餘年。權中納言源光國。私立石于湊川。題曰嗚呼忠臣楠氏之墓。

外史氏曰。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爲驛趾。蓋經足利織豐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隨輒改耳。余於是低徊不能去。顧望金剛山嶽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及其子孫據以扞護王室也。觀公詣行在對天子曰。

點注標記

障江河回天日謂挽強賊復帝位于京師也

一城謂千窟

擣空虛若楠然所謂踐鎌倉誅高時

犬羊狐鼠之賊斥足利之徒

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値遇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空虛以蹙其渠魁。帝之復辟。疇爵任職。宜以公爲首。而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爲重。公特充裨。供其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非因公之策邪。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

點注標記

彈丸黑子謂狹小使村上長慶後龜山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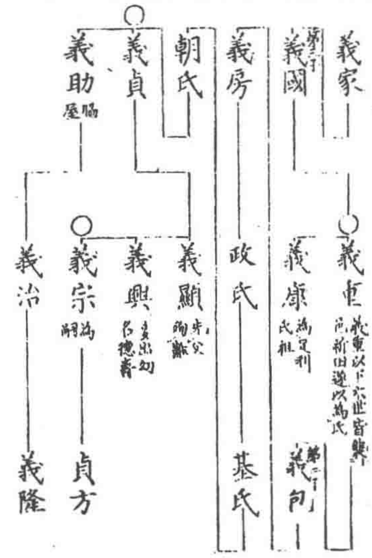
南風不競謂南朝聲威不振也

正正統閏閏位鴻大也號大乎名號

知天下之不可爲。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謀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冦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澌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擬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亡。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日本外史卷五終

新田氏略系



脇屋、里見、大館、堀口、鳥山、羽川、山名、桃井、一井、金谷、細谷、江田、大井田、徳川、世良田諸族、皆自新田氏出。

六

車前高曰軒。前下曰輊。猶曰低昂

義國官爵爲從五位下式部大輔

熱田。尾張熱田大宮司也

稔。熟也

倒戈。謂叛北條氏屬官軍

日本外史卷六

新田氏正記

新田氏

外史氏曰。新田足利二氏。皆出於八幡公。其門閥固不相下也。而新田氏爲嫡宗。舊史皆以足利氏承源氏之統。號曰將軍者。以成敗之迹軒輊之耳。然二家聲威有優劣者。有由來矣。蓋二家之所同祖者義國。義國以八幡公之子。而謫於上野。所謂新田郡其所食也。二子。義重義康。義康依其外家田原氏。居足利郡。終得分食其半。而義重繼有新田。又襲義國官爵。則義重之爲嫡宗明矣。然及源賴朝起。義重與之有隙。以大炊助終其身。子孫不過曰上野一武族。而義康遭遇事變。頓進官爵。又與源義朝同娶於熱田。故子孫受賴朝親昵。又世結婚於北條氏。互相倚賴。著於鎌倉。後醍醐帝之末。起事。蓋稔聞足利氏之爲強宗也。是以及聞其倒戈。遽許寵爵。其褻玩朝廷覬覦非望。帝有以啟之。而新田氏之功勞遠出其上者。則待二家交訟之日。然後知之。及尊氏叛逆。乃命義貞宗族。以防之。而其勢既成。不可復遏。可勝歎哉。世或謂義貞族望不及尊氏。故不能獨立。而倚朝廷以爲重。余以爲不然。朝廷倚新田氏。非新田氏倚朝廷也。新田氏將帥村武。部屬精勁。非足利氏所企及。而數

衣纓。謂搢紳家褊裨也。掣肘。謂不一任於人

第三世。謂義滿。父義詮。祖尊氏

兩家。謂新田足利

大炊助。義重

足利判官義康

治承中源氏競起

治承。高倉朝年號

奇敗衂。終至消亡者。無他故也。天下厭苦朝政。而謳歌武治。故利尊氏之營私。而不便義貞之奉公。不得已而從之。勉強而赴戰。雜以衣纓之褊裨。譏訽之召募。掣肘牽累。動不如意。爲之將帥者。豈不難哉。嚮使義貞亦出足利氏所爲。則介冑之族。將雲合霧集而歸之。而足利氏焉能加之。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何至困踣如此哉。是其禍福利害。雖三尺童子亦能知之。義貞寧有不知。而終不改其節者。豈非以已任王家。倚賴不忍倍畔也邪。否則源氏之統。其歸新田氏必矣。是寧可以成敗論也。且夫將門之有統。非必如帝室也。況足利氏之所謂將軍者。始於其第三世。如其父其祖。皆非受命於正統之朝也。受命於正統之朝。而爲將軍者。乃護良成良二親王。而非必有其實。至於中興總戎之寄。固屬義貞云。余之列敘兩家也。以此。然新田氏起義由於護良親王。而足利氏謀逆亦以此爲首。故附見焉云。

新田氏出於源義家。義家第三子曰義國。敘從五位下。任式部太輔。嘗入朝。途遇右大臣藤原實能。實能從者叱辟之。墮馬。義國隸士怒。焚實能宅。義國坐謫上野。生二子。義重。義康。義重食新田郡。義康食足利郡。治承中。平氏失政。源氏競起。義重集兵據寺尾城。源賴朝起於鎌倉。招之不答。及賴朝定關東。與義康。

點注標記

上總介義兼
父爵從五位下
次郎藏人義包
藏人太郎義房
又太郎政氏
太郎基氏
次郎太郎朝氏
旗號中黑
小太郎義貞
舟田入道
無似猶曰不肖
義貞欲除寢處憂興家聲
大塔宮
護良擔經函中
護良將自藏於前三函盛大般若經其一出經過半乃跳入函中以經自覆因得免

子義兼等並往歸焉賴朝欲娶義重女為妾又不肯遂與有隙及奏請諸源官爵義重纔得襲父爵任大炊助有七子其第二義包為嗣義包生義房義房生政氏政氏生基氏基氏生朝氏凡六世皆襲邑新田遂以為氏旗用白旗號中黑脇屋里見大館堀口鳥山羽川山名桃井一井金谷細谷江田大井田德川世良田諸族皆新田氏自出分處上野越後而皆役屬於北條氏北條高時之遷後醍醐天皇於隱岐也楠氏起兵于金剛山高時遣關東將士攻之朝氏有子曰義貞亦在遣中焉已而城固不拔東兵多逃亡義貞召其家宰舟田義昌語之曰源平相制並護王

家自古之為然吾雖無似忝列源氏冑裔特以時勢為北條氏所驅使遂敵官軍豈其本心也吾視高時近狀亡滅非遠吾欲歸我國舉義兵上以除宸憂下以興家聲而非有所受命不可安得大塔宮令旨則吾事成矣大塔宮者帝第三子護良也護良初疾北條氏專權與帝密謀討滅之敘二品任兵部卿充山門座主號尊雲居大塔世因稱大塔宮又謀泄東兵來執帝護良先諜知之教帝逃笠置山而自與弟宗良將兵邀擊破賊已而兵潰與宗良分路走匿南都般若寺笠置既陷宗良就擒賊遣兵圍寺護良潛經函中而免遂與從士九人為道士裝負笈南走至十

點注標記

明年
護良起兵吉野
律師則祐
次郎則村入道圓心
二階堂出羽入道
村上彥四郎
義貞通意於護良
謀討高時
越後守義顯
脇屋次郎後右衛門佐刑部卿
義助進言
大館次郎
堀口三郎
岩松三郎
里見五郎
江田三郎
竪旗舉義

津川依土豪戶野兵衛蓄髮娶兵衛族女賊聞之購其頭千金護良逃入吉野山明年五月起兵吉野據寺為城又遣從士赤松則祐諭其父則村起兵播磨已而賊將二階堂貞藤等大兵來攻護良親戰不支城遂陷從士村上義光偽稱護良死護良遂匿高野山谷間指使山寇以助楠氏又奪賊糧餉義貞頗知其蹤跡而未詳所在也故謀於義昌義昌乃使三十人為山寇狀而自為亡卒鬪于山下山上寇見之下援義昌生得之縱其一人通意於護良護良素知新田氏名族大喜即為令與之權用詔辭義貞感喜出意外翌日稱病東歸與子義顯弟脇屋義助等謀討

高時高時未之覺也以金剛山久不拔官軍並起益調發兵食新田素多豪戶因課六十萬錢限以五日縱吏卒催迫義貞曰奴輩亡狀敢蹈藉我地遣兵捕其吏梟首里門高時聞而大怒下令擊新田氏新田氏會議或曰拒利根川或曰赴越後依其宗族義助進而言曰二者皆非計也坐待強敵情見形屈則我兵內潰一敗塗地使人曰新田氏戕使者而誅死死一也寧死於王事今雖匹馬單兵出徇於國中眾附則進攻鎌倉不則戰死孰與坐取誅殺乎眾以為然乃起兵大館宗氏堀口貞滿岩松經家里見義氏江田行義等百五十騎推義貞為將竪旗于邑生品祠

元弘三年
宗族來援
大井田遠江守
櫻田治部太輔貞國
金澤武藏守貞將
大戰于武藏野
點注標記
北條左近大夫泰家
三浦大多和平六左衛門
詢計義勝
詰朝之事。詰明朝之戰
自左右而進。如張兩翼也

前。以舉義焉。實元弘三年五月八日也。義貞拜讀詔書畢。進陣于笠懸野。比日暮。利根河側塵起。有兵至。可二千騎。衆謂敵來矣。漸近則越後宗族來援也。義貞驚喜曰。諸君來何速。何以知吾舉義。大井田經隆伏鞍而對曰。令旦羽黒俊賢來徇國中。是以馳至。在遠境者明日當至。俊賢經隆弟。善走者也。明日。越後全兵。及甲斐信濃諸源。以五千騎至。乃合兵進入武藏。近國將士不期而會者。一日二萬人。軍于入間河北。高時聞義貞起事。不以為意也。發兵十一萬。以族貞國將之。前後來擊貞國。抵河南。望見新田氏軍甚盛。乃不敢進。而義貞已亂流而至。大戰于武藏

野。兩軍皆東國驍兵。素習騎戰。地亦平曠。射戰罷。郎相馳突。凡三十餘合。乃交退。且日又戰于久米河。每戰鎌倉兵死傷輒倍。高時使弟泰家以生兵數萬來援。夜抵其軍。義貞不察。侵晨又戰不利而退。泰家益輕新田氏曰。敵中必有斬致義貞者。皆釋甲飲酒。相摸人三浦義勝心素嚮義貞。率兵六千來屬之。義貞禮而詢計焉。義勝曰。方今天下分崩。勝敗互變。而天命所歸。終有在焉。公幸并僕兵。可以一戰。義貞曰。以疲兵當新勝之衆。若何。曰。戰勝而將驕卒懈者。敗。泰家之謂也。敗兆已備。不足畏耳。詰朝之事。僕請為公先焉。且日卷旗徐進。敵相指語曰。嚮聞三浦氏應徵

小山秀朝
千葉貞胤
鶴水。關戶並在武藏
八州豪傑爭歸
鎌倉之役
大嶌讚岐守
拜海退潮
點注標記
高時伏誅
八州敵海內鎌倉敵八州
伊賀右衛門尉
帝至兵庫得捷書
建武元年

而至是也。俄而義貞等翼而進。三面掩擊。泰家軍大敗。貞將一軍與小山千葉氏戰于鶴水。亦大敗。皆走入鎌倉。八州豪傑響應。爭歸義貞。義貞進至關戶。兵凡十二萬騎。分為三軍。三道攻鎌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自極樂寺。堀口貞滿。大嶌守之。自兒囊坂。義貞義助自率諸將自假粧坂。縱火五十餘所而進。鎌倉震駭。而北條氏見兵猶十餘萬。分拒三道。義貞貞滿進入山內。而宗氏戰死。其兵皆卻。義貞以選兵二萬乘夜赴之。則敵大兵據海岸。樹柵。兵艦列其南。以備傍射。義貞下馬免冑。向海拜曰。天子為逆臣所遷。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

忠義。退潮以開道。因釋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比曉。潮大退。兵艦皆漂去。義貞大喜。麾衆而進。諸軍從之。直入府中。乘風縱火。烟燄漲天。義貞縱兵鏖戰。高時舉族遂伏誅。自舉兵至此。蓋十五日矣。義貞因居鎌倉。誅餘黨。撫新附。威振關東。先是天子在伯耆。聞京師平。將還闕。或諫曰。雖京師平。金剛山攻兵猶滿畿內。且諺曰。八州敵海內。鎌倉敵八州。承久之役。誅伊賀光季甚易。而與東兵鬬。乃取敗衄。今天下十得一二耳。宜暫居此以視東國之變。諸公卿皆然之。帝不聽而發。至兵庫。得義貞捷書。上下大喜。詔以義貞為左馬助。義助為兵庫助。賜使者爵。建武元年。舉族入

入朝叙任
地望謂門地人望
坊門宰相清忠
復生一高時
以仁心愛衆之謂攝受以威力戮人之謂折伏
尊氏結寵姬排陷護良
准后藤原氏右近衛中將公廉女稱廉子
護良上書

朝。義貞叙從四位上。任左兵衛督。兼播磨守。領上野守護。義助任兵部少輔。充武者所頭人。領駿河守護。義顯領越後守護。並宿衛京師。足利尊氏者。義兼遠孫也。地望素著。佐攻京師。首蒙寵爵。官祿皆逺出新田氏之上。遂陰蓄異圖。而忌義貞及皇子護良。初帝之歸闕。護良居志貴山。近畿兵爭歸之。將率以入朝而不果。帝使參議藤原清忠就言曰。天下既定。汝將何爲。盍削髮復舊。護良對曰。高時雖伏誅。餘黨未殲。宜嚴武備。以絶覬覦。且陛下之德。微臣之謀。以致有今日。而足利尊氏擬爲己功。彼觀其志。有不可測者。不及其力微而除之。復生一高時也。臣聞。佛有二道。曰攝受。曰折伏。願陛下任臣以戎事。臣將爲陛下折伏焉。帝不懌。勉從之。拜爲征夷大將軍。而不許誅尊氏。護良具騶從入朝。赤松則村爲先驅焉。尊氏深嫉之。乃結於帝寵姬藤原氏。陰謀排陷焉。而護良不察。輒欲除尊氏。多蓄死士。密徵兵。尊氏得其檄。上變告大將軍反。欲廢帝立其子興良。爲帝。藤原氏自傍贊之。帝怒。十月。伏甲召護良。執之。囚于宮中。護良憤怨。因所識宮人上書曰。臣以罪纍。敢訴寃枉。唯陛下憫察之。臣夙憤武臣專恣。釋法服。被戎衣。寧受世譏。而爲君父忘軀。在廷臣子。莫敢效力。而臣獨張空拳。以抗強敵。賊之耳目。集於臣身。購臣以萬戶。臣晝伏夜

鼇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六　〇七

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信驪姬讒殺之扶蘇秦始皇長子李斯趙高矯遺詔殺之
護良幽守土窖
二年
北條次郎左馬頭
淵邊伊賀守
縮頸嚙鋒
義貞上書數尊氏八罪
鼠性多疑行則一前一郤故指兩端者謂之首鼠兩端

行匿山谷。戴霜露。殆死而復生者數。焦思運籌。遂得殪誅夷之績。而不圖獲罪於此。仰將訴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無禮之臣。父子義絶。乾坤共棄。臣不敢復有望於世也。儻宥死刑。削籍歸佛。臣終身毋悔。抑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聖明盍延古以鑒今焉。涕隕心惛。不終所欲言。書入。莫敢奏達者。諸從護良終始者。皆被誅。赤松則村亦褫其守護職。十一月。勅附護良於足利直義。徙之鎌倉。穿窖于二階堂谷。幽之。縦一宮人侍焉。二年。七月。北條時行作亂。襲鎌倉。直義敗走。臨走。召淵邊義博曰。時行不足患。可患者兵部卿。宜乘此時除之。義博往窺窖中。護良方挑燭誦經。顧而蹶起曰。汝欲弑我邪。前奪其刀。義博斫其膝。踣之。跨胸刺吭。護良縮頸嚙其鋒。鋒折。拔貳刀。刺心二。乃絶。年二十八。義博欲以首示直義。見其不瞑而含鋒。棄去。所侍宮人收葬之。將歸奏狀。而帝已命尊氏東伐時行。尊氏遂據鎌倉。自稱將軍。奪新田氏邑在關東者。以分予將士。抗疏罪狀義貞。義貞乃上書曰。嚮者。當天下大亂。乘輿播遷。楠正成等。豪傑並起。相共勤王。而足利尊氏首鼠兩端。觀望勝敗。自非賊軍失利。蓋不肯降也。功微賞多。遂冀非望。害臣之忠義。欲詭言陷之。臣以五月八日。起兵上野。彼以其七日。佐攻六波羅。而曰。臣

鼇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六　〇八

點注標記

而而曰、並舉尊氏之言

艾治也、謂自改心

狴牢中也

傳同刃、以物指地也、猶曰及

左莊、若不早圖、後君噬臍、杜註、若齧腹臍、喩不可及、蓋獸有麝以取其臍、待急自噬破其臍、則人不之取、若既就禁、雖欲噬臍、亦無及矣

下部誅尊氏

陛授、授之陛階之下也

掄擇也

中堅七千

栗生左衞門

畑六郎左衞門

亘新左衞門

由良三郎左衞門

長濱六郎左衞門

彀擊、謂挾弓彎劍

蹙、迫于越河並在駿河

左馬頭直義

聞京師、復乃肯起兵、以欺罔天聽、其罪一也。臣以五月廿二日、率諸軍誅高時、而彼之兒子率從士百餘人、以六月三日入鎌倉、而曰臣賴其兒子以成功、其罪二也。彼在輦下、擅誅親王之卒、其罪三也。征夷之任、在兵部卿親王、而彼輒掠其號、其罪四也。矯稱管領、務張威福、其罪五也。中興之業、雖因天運、抑兵部卿之謀策居多。而彼百方讒構、遂抵流謫、其罪六也。陛下心期兵部卿之自艾。而彼修私仇、辱之牢狴、其罪七矣。直義乘亂、遂傳刃於兵部卿、大逆無道、其罪八矣。此八罪者、天地所不容。措而不論、百敗將隨而至、後噬臍無及。願陛下照鑒之、速下明詔、以誅伐尊氏兄弟。廷議疑未決。會護良侍婢至、奏狀、而尊氏叛迹遂暴於天下。十一月、乃下詔討尊氏、徵兵六萬、陛授節刀於義貞、以總諸將、奉皇子尊良、自海道進。忠房親王以一軍自山道進。義貞常掄精強七千、為中堅。而栗生顯友、篠塚伊賀、畑時能、亘忠景、由良具滋、長濱顯寬等十六騎、最驍悍、善彀擊、同其徽號、進退與俱。義貞至於矢矧河。河東皆足利氏兵。義貞召顯寬、視津還報曰、津有三處、然前岸峻絕、敵攢鏃守之。不若誘敵使渡而蹙之水也。義貞從之。賊分兵左右渡、戰且卻、終縱萬騎自中渡犯義貞。義貞乃以中堅迫擊破之。賊退陣鷺坂。又進擊破之。足利直義以二

點注標記

箱根之役

式部大輔義助

義治與二騎陷賊中、非兩騎也、蓋涉下文二賊而誤

出雲判官高貞

山、箱根山也

萬騎來援、盛兵于越河。義貞望之曰、彼卒在後、必先走、餘衆不能支也。戰而逮夜、夜遣驍騎、循間道薄射其後隊。後隊潰走、諸營遂大潰、走返鎌倉。尊氏大窘、欲削髮出降、未果也。義貞引降附數萬、至伊豆府、遲山道軍者數日。賊軍復振、凡數十萬人、直義出拒箱根。十二月十二日、義貞令義助奉皇子、向竹下、而自攻箱根、登高覽視、將上將士皆奮戰。直義兵沮衄。殆不能支。而尊氏以十餘萬出竹下。竹下官軍七十人其隸皇子者、先進先走。義助以手兵代之、挌鬪交退。其子義治、年甫十三、與兩騎陷賊中、撤號被髮、與賊偕退。義助還營、不見義治、復進索之、直冒賊軍、軍潰走。義治知父來救也、佯呼賊兵、盡反戰二賊、從之。比及我軍、義治曰從騎斬其賊、歸獻。義助大喜、乃退息、遣鹽谷高貞等更進。高貞等叛降賊、亂射官軍。義助夜退、欲合於義貞。義貞方克直義、俟明且進。舟田義昌在前軍、聞直義陣中傳呼將軍捷也。乃巡視我諸營、帷幕儼在、而無復一人。走告之義貞。義貞默然曰、是或降或逃也、吾必退、捉其逃者復戰。乃下山而西、兵僅五百人。聞尊氏兵數十萬、克期伊豆府。栗生顯友、篠塚伊賀、據鞍顧眄曰、一騎當千、諸君之謂矣。乃先衆而前。賊爭薄義貞、伊賀蹴而仆之、立斬九人。餘賊不敢薄。義貞行收散兵、得二十人、至天龍河。

鼇注標記

宇都宮治部大輔
召還義貞
文觀為醍醐座主
江田兵部大輔
延元元年
細川卿律師
新田武藏守義顯
大友左近將監
淋漓滴皃
帝勞義顯
乘輿赴叡山

造浮橋濟軍。軍悉濟。義貞乃與義昌濟。有叛者潛絕其紐。僕牽馬前。輙陷。義昌曰。誰援之者。顯友重鎧沒水。兩手提人馬。達前岸。時橋陷丈餘。義貞義昌相挈而跳。既濟。或議撤橋沮追兵。義貞曰。我且為之。彼寧不能為哉。存橋而去。屯矢矧驛。兵多道亡。宇都宮公綱勸其退阻洲股。義貞從之。朝廷亦以近畿皆叛。四寇京師。急召還義貞。義貞乃還京師。部署諸將。自以萬人守大渡。義助與權中納言藤原公泰僧文觀等。以七千人守山崎。江田行義以五千備應援。延元元年。正月。行義擊丹後賊兵于峯堂。走之。而尊氏已將數十萬抵大渡。義貞豫撤橋板。截柝不殊。樹柵水中。

令兵呼于岸曰。丹後之兵。我已殲之矣。公盍亦來決死。賊兵怒。造筏以渡。遇柵而止。我軍亂射。賊紛擾。筏壞而溺者數百人。又令呼于橋曰。舟筏毋益。請由此來。賊千餘人爭進。柝斷皆溺。尊氏遂休戰不進。已而賊兵二萬來攻山崎。公泰文觀隸士爭降賊。賊即入。義貞聞山崎軍破。賊兵指闕。則馳援。義助將與俱奉帝於叡山。賊將細川定禪將兵六萬尾之。義顯以三千騎不告而返。射戰久之。度義貞已至闕。則大呼衝敵。大友氏泰宇都宮公綱新降。在賊中。識義顯。欲必獲之。義顯奮戰八合。被大創數十。流血淋漓。還至紫宸殿前。帝親臨勞之。遂與義貞義助。俱扈乘輿赴叡

鼇注標記

左馬助氏明
叢槍蹋門扇
兵利在乘勢
舟田長門守
華頂山在京城東
尊氏欲自刄者三

山。細川定禪來據園城寺。相持未戰。會陸奧守源顯家入援新田氏。族在東國者。相率從之。大館氏明。宗氏子也。從至近江。攻拔一城。遂來會於義貞。顯家欲休馬而後戰。氏明曰。我馬遠來。休則足重。不可輙用。不若今夜直襲園城寺。出其不意。義貞然之。即夜出兵唐崎。黎明。與諸將將騎六萬。圍園城寺。賊自門中叢槍拒之。亘忠景奪其十六槍。畑時能舉足蹋門扇倒之。我軍入而縱火。走定禪。斬首七千餘級。顯家乃退。義貞亦欲收兵。舟田經政扣馬說曰。兵利在乘勢。賊兵一敗。魄褫氣沮。我因躡之。乘勝連進。可以終獲其渠魁也。義貞曰。然。即率三萬騎追之。遇嶮邀擊。遇

夷逆射。賊不得返戰。伏尸狼藉。餘衆走歸京師。合於尊氏軍。義貞進上華頂山。望尊氏軍。尊氏軍充塞京師。不知其幾千萬也。義貞計以寡當衆。不可徒戰而勝。乃令我兵略相識面者。每五十為伍。卷旗撤號。為敗卒狀。混入彼軍。待戰而起。部二千騎遣之。已而兩軍接戰。六十餘合。我軍每勝。以至日暮。所遣二千騎在賊軍中。揚旗並起。賊軍大驚擾亂。自相擊刺。遂大潰奔。我軍乘勝追之。短兵急接。尊氏迫蹙。欲自刄者三。義貞自挂河還陣京師。其兵四散鹵掠。在者亦疲。賊軍返襲。不支而退。舟田義昌等戰死之。會山道兵失戰期者還至。諸將又議戰。夜下山陣。旦日摘正成。

中黒至矣
間日、隔一日也
尊氏狼狽航海
乘輿歸闕
墨抹旗号
石橋左衛門佐
詔義貞西伐
書寫山、麾子河、班鳩驛並在播磨
枚状如箸、口横銜之、擁結於頂也
善提城在美作
式部大輔經隆
彈正少弼氏經

源顯家。分路進戰。尊氏親與顯家戰于四條。義貞義助建旗五十旒。橫擊之。馳出其背。賊軍呼曰。中黑至矣。輒崩駭。義貞獨變服入賊中。索尊氏不獲。分兵追之。日暮乃退。還軍坂下。誘尊氏還京師。而間日襲擊之。尊氏大敗。走攝津。義貞率諸軍追擊。又大敗之。尊氏狼狽航海。諸軍爭舟而溺者數千人。委棄鎧仗海濱。二月。乘輿還闕。義貞振旅而還。詔遷義貞左近衛中將。義助右衛門佐。時新附兵萬餘。嚮用足利氏旗號重畫者。皆墨抹其中為中黑。淡濃可辨。京師傳以為笑。已而足利氏保聚西土。勢復大振。赤松則村。石橋和義。及菅某等。並起應之。三月。詔義貞管領山陽

山陰十六國。西伐。會有疾。遣江田行義大館氏明。將二千騎先發。遇赤松則村兵于書寫山下。擊走之。義貞疾愈。將五萬騎出次麾子河。并降附萬人。進至班鳩驛。且攻則村白旗城。城壁未成。則村請降。義貞喜。為請於朝。比朝肯至。壁成。則村乃不降。義貞大怒曰。吾寧禽之而後前行。合軍圍之。城險不下。義助諫之。乃分二萬人。附義助。進攻石橋和義。和義據三石。拒舟坂。義助得兒島高德鄉導。乃留一軍于舟坂。而一軍銜枚縛馬舌。自間道出舟坂之背。賊顧而驚駭。義助夾擊。拔舟坂。遂攻三石城。遣江田行義。攻菅氏菩提城。遣大井田經隆。孫氏經。以二千人。進據福山城。

尊氏東上、海陸並進
正成來援
進退從宜、是謂良將
射鶚墮舟
本間孫四郎

城未修。而尊氏直義舉九國兵而來。城兵欲避之。氏經不肯。五月。直義將兵數萬。圍之。氏經出擊。潰圍東走。合於義助。義助馳使告義貞。義貞答曰。敵海陸並進。即扞陸者。則海者直犯闕矣。吾欲退也。兵庫合捍。海陸。於是白旗三石菩提三城圍皆解。義貞先至鹿子河。河水方漲。衆以敵逼於後。請將帥先濟。義貞曰。敵來則背水決戰。吾殿而濟耳。乃令創病者先濟。明日水減。而義助行義亦至。遂濟至兵庫。則其兵亡者過半。帝遣楠正成來援。義貞迎問曰。朝議如何。曰。吾欲召還公。奉駕叡山。不聽也。義貞曰。驅敗卒當銳師。吾知其必敗耳。顧去歲敗於關東。今復未拔一城。何

以復命。吾故欲決死一戰。正成曰。進退從宜。是謂良將。公且徐計之。且前蹶高時。後攘尊氏。公武多矣。衆言何足恤哉。義貞色釋。且日。尊氏兵艦蔽海而至。而直義來自須磨。旌旗彌天。義貞令正成拒直義。令義助氏明拒尊氏。而自居其後。相持未戰。我軍有一騎。挾弓立岸。呼曰。將軍西來。必載津妓。置酒高會。請進一物佐酒。注箭而俟。適有鶚攫魚而舉。乃馳而射之。斷其隻翼。墮敵舟中。兩軍讙呼。尊氏使人問其名。答曰。東人或識。請投刺焉。復發一箭。軼三百步。貫舩舷。尊氏視其箭。彫於笴曰。相模人本間資氏。敵中傳觀。資氏揚扇呼曰。方今戰國。一矢可愛。願見返賜。賊中

點注標記

答射者佐々木筑前守顯信也
西宮在攝津
騎走舟追
正成戰沒
丘即求馬塚
揮刀截箭
小山田太郎
高家感愧死義
帝復幸叡山
豐前守師重
二卿源忠顯藤原雅忠也
相馬四郎左衛門
資氏貫甲
忠重穿冑

有答射者。箭不達岸。我軍齊笑。射者慚憤。以三百人上岸。義助擊殲之。賊先鋒七百艘過而東。將自西宮上。新田氏軍三萬欲先往拒之。循岸而馳。騎者如走。舟者如追。而兵庫無人矣。賊後隊六千艘盡上兵庫。楠正成戰沒。乃與其陸軍合以躡義貞。義貞曰。吾覩西宮旗幟。支賊耳。自兵庫來者。乃其渠魁。吾所願擊。乃還背生田林而陣。迎戰終不利。走。義貞自殿數返擊。馬殪而徒。上丘待救。敵環射之。義貞揮二刀截十六箭。小山田高家望見還救。授其馬而留死。初高家從軍。刈民麥。法當斬。義貞使人視其營。則鎧馬鮮而無粒粟。義貞曰。吾罪也。士不可亡。法不可亂。乃為償

田主而賜粟於高家。高家感愧。故死之。義貞因得脫自丹波。以殘兵六千歸京師。上下失色。天子復幸叡山。六月。尊氏入京師。使高師重等來攻。分陣三百餘所。義貞義助以諸將拒東坂。使公卿僧徒守西坂。賊乃先攻西坂。二卿戰死。僧徒力不支。告急於義貞。義貞與紀清兩黨赴援。擠賊於谷。殺數千人。因陣于大嶽。賊又攻東坂。義助擊卻之。賊更欲攻西坂。以熊野兵五百為前鋒。皆被黑甲。自雲母坂上。本間資氏相馬忠重在義貞側。瞰而笑曰。今日之事。不復煩諸君。下百餘步。相命各射一賊。貫甲穿冑。賊不敢前。二人顧我軍曰。戰且合矣。為吾立的。吾將習射。我軍植畫

點注標記

射畫月扇
金輪院律師光澄
群猿撞鐘
二條大納言師基
西自內野東自磧
赴夾攻之也
鬻賣也
南海道四國之兵
剪紅裳為笠識

月扇。二人相識。勿射月。乃發兩箭夾月。乃解箙鼓弦。自名於敵曰。盍受吾箭試甲堅脆。賊懼不戰而卻。會山徒光澄叛。夜啟賊兵。紀清兩黨覺而鏖之。初我軍約有急撞鐘相報。一日。有羣猿撞鐘。諸營皆警。賊兵以為官軍下擊。乃大騷。官軍遂開諸門。一時並下。縱火賊營。擊大走之。生禽高師重。義貞附山僧斬梟其首。賊兵四潰。既而又聚。官軍猶謂賊兵寡也。出攻之。尊氏挾光嚴帝。據東寺為城。出兵京師。要擊官軍。官軍敗還。七月。藤原師基以北兵三千入援。諸將議曰。前日之戰取路京中。所以敗也。不若由內野磧二道赴之。已而有叛者。泄其議。尊氏乃以大兵邀擊焉。官

軍復敗還。天子乃賜邑於叡山僧徒。以獎激之。令招南都。南都輒應之。畿內兵聞之。所在相聚。各請將帥。四塞糧道。賊窮困。至鬻鎧馬。遂大出鹵掠。義貞於是議出戰。遣四國兵列炬千阿彌陀峯。約諸將帥齊進。天子親臨勞軍。剪所御紅裳。分賜之。以為笠識。義貞臨發白曰。勝敗天也。不可逆睹。今日之戰。所不送箭尊氏營者。毋復生還矣。已而北白河失火。藤原隆資以為戰合也。先期自八幡入。敗走。南都兵亦失期不至。義貞以二萬騎行。破賊軍。終抵東寺。執弓注矢。呼尊氏語之曰。天下擾亂久矣。雖曰皇統之爭。抑由公與義貞而已。與其為一身。苦萬民。寧各以單騎決鬭。

- 發箭入帳中
- 義貞中流矢
- 尾張守高經　佐渡守高氏
- 帝聽尊氏之降
- 貞滿攀轅泣諫
- 憮然失意貌
- 帝慰諭義貞兄弟

決雌雄。請送一箭。箭軼門樓、入尊氏帳中。尊氏不出。時諸公卿軍及四國兵、皆為賊所破。賊兵悉萃於義貞。義貞返擊奮戰破之、至五條。賊復四合。義貞額中流矢。流血被面。乃令其騎皆西其馬首、欲決死。紅笠識者八百騎來救之、擁義貞潰圍歸山門。於是諸將帥皆棄守走歸。八月、足利高經・佐佐木高氏等、絕我糧食。九月、遣兵擊高氏、敗歸。我軍多逃亡。尊氏佯乞降。請帝歸闕。密使人致款。帝信而聽之。尊氏又陰招諸將。諸將多應之。十月、左衛門督藤原實世使人來告義貞營曰、尊氏納款、車駕赴其營。公知之乎。義貞時延見將士、得報不信曰、是使者誤聽耳。美濃守堀

口貞滿曰、今旦氏明・行義無故赴中堂。吾固怪之。請往詗焉。馳至行在、則乘輿方駕矣。貞滿揖進、攀其轅泣曰、臣聞道路之說、未知信否。今乃信矣。不審義貞有何罪、而陛下乃回其聖眷、以庇反賊耶。當元弘初、義貞奉辭伐罪、殪元兇於旬日、以除宸憂。雖古忠臣、恐不能過。自尊氏反以來、又舉族勤王、為陛下、數冒萬死。宗黨死義者八千餘人。而賊勢滋熾、王師失利者、豈盡戰之罪哉。蓋天未眷聖德焉耳。今日西駕之轅、竟不可還乎。則召義貞以下、族屬見在者五十餘人、賜死於御前。然後發。帝憮然頃焉。義貞與義助・義顯率三千人、入列階下。色慍而禮恭。上前義貞兄弟、

- 義貞奉太子北行
- 納刀祷神
- 中務卿親王尊良
- 千葉介貞胤
- 河島左近
- 氣比彌三郎大夫　瓜生判官
- 木芽嶺、金崎、杣山、今共在越前

慰諭之曰、當尊氏反、卿為其同宗。乃挺歸義、支傾扶廢、終始不渝。朕深嘉之。欲仗卿宗族、以鎮平四海。天運未會、兵疲勢蹙。是以權講和議、以待時焉耳。本宜謀及、而慮於漏泄。欲臨期相告。顧貞滿未之察也。然由其言、亦有所省。朕聞越前地方多歸順者。又有前所遣將士。卿宜赴彼經略北陸、以圖恢復、以朕還京師。恐卿得賊名、今特以太子相附。卿視之猶朕。軍國之事、無小大、當由卿處分。朕已為卿忍恥。卿亦為朕努力。言畢、垂淚。將士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遂令義貞奉皇太子赴越前。義貞即夜造日吉祠、納寶刀禱曰、神鑑吾忠義、使吾行無恙、得發兵滅賊。即不得、然猶

使子孫有再起者。明日、奉東宮及皇子尊良北行。舉族從之。獨大館氏明・江田行義及宇都宮公綱・本間資氏等、從乘輿入京師。尊氏囚帝及從者、殺資氏、以報兵庫雲母坂之役。義貞以七千騎至鹽津。聞足利高經大兵塞途、轉由木芽嶺行。會大雪、士卒凍餒。弓箭相抱取煖。土居・得能氏遇賊兵自殺。千葉氏舉其衆叛降於賊。義貞行三日、纔至敦賀。河嶋維頼・氣比氏治、迎入金崎。遣義顯・義助於越後。至杣山、杣山城主瓜生保、享待之。而高經詐傳詔旨、討新田氏、撤王。保信之、閉關自守。其弟僧義鑑來謁曰、臣兄愚魯、輕信賊計。雖然、苟曉是非、終歸順耳。臣願得擁戴一

今莊九郎入道淨慶父曰法眼又經
由良越前守
淨慶欲得我一名士首以藉以塞足利氏譴責也
衝圍入金崎城
武田五郎
高越後守
泅海傳詔
宇都宮美濃將監
天野民部大輔

公子候時乃起義助察其無他遂以其子式部少輔義治託之而引兵還金崎兵道亡有二百騎會令莊淨慶聚兵塞道淨慶父嘗屬我軍者義助乃令由良光氏往說之淨慶答曰臣去就與父異不得不沮願得部下一名士以藉口光氏歸報義顯曰諸君從我至此情同父子寧我代士莫士代我往更告之弗聽則齊戰死耳光氏往告焉淨慶不決光氏下馬坐曰將帥身係天下輕重猶欲以身代吾輩吾其可不致命拔刀將自殺淨慶感歎遽止之曰吾寧當罪耳開道跪伏義助義顯撫勞而過其兵又亡在者纔十六騎而聞敵以三萬騎圍金崎欲衝圍入城衆難之栗

生顯友出策夜使衆解衣帶挂之樹為旗幟狀以張疑兵武田與一傷右手約木刀于腕顯友亡副刀斫木為梃來曉薄敵呼曰杣山援兵至矣敵駭顧義貞因出擊走之納義助義顯於是相與奉東宮皇子於舩置酒奏樂以慰藉之尊氏又遣高師泰等將兵六萬海陸來攻城負山臨海城兵拒戰日斃千餘人十一月城兵望見海上有人泅者望城而來至則直忠景也結詔書於髻進之蓋天皇逃於吉野建行宮詔義貞攻京師也義貞等大喜時瓜生保屬賊軍在城下而其諸弟起杣山以應義貞保將拔還思得同志者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貞與保鄰營一日有客問二

代重畫者中黑
林次郎入道源琳
兵庫介重
彈正左衛門照
此子有心腸
明年
里見伊賀守
救金崎
式部君即義治
瓜生保母
城中糧竭
義貞兄弟潛入杣山

人曰重畫中黑孰美泰藤曰中黑哉三鱗廢而重畫與代重畫者非中黑乎三鱗者北條氏徽號也政貞曰然保聞而竊喜寢與二人歃因告其志二人同之時高師泰四設關以符出入保詐請以百五十人歸邑取菽吏給符如其言保削符改書三百人與泰藤政貞俱出關入杣山義鑑及三弟源琳重照皆大喜推義治為將舉旗招兵兵聚千餘扼守北道師泰聞之遣六千騎來擊保悉焚聚落故遺湯尾一驛以誘敵敵至宿驛中保與泰藤遣輕兵夜襲敗之聞足利高經引兵歸國府又要擊破之旁近望風爭附義治義治有不豫色義鑑曰郎君可喜而憂何也曰思金

崎城守之苦焉爾義鑑泣下泰藤政貞隅墻聞之曰此子有心腸如此吾曹曷可不出力明年正月推里見時成為將以五千騎救金崎師泰遣兵二萬逆戰諸將敗走時成為賊所圍保義鑑挺身赴援其三弟欲從之義鑑叱曰吾兄弟皆死誰翼式部君者三弟乃止時成保義鑑皆死餘衆走歸杣山保有老母酌酒歃義治曰兒輩不力乃亡里見公然使兒輩盡還則妾心云何今二兒致命足慰妾心耳將士為之奮激然力不能再舉金崎城中日望杣山援不至已而糧竭義貞義助殺所愛馬以食士卒將士皆勸其出赴杣山以計夾攻義貞義助從之三月以河島維賴

皇子問自殺之方

頭大夫行房
大炊助時義

大宮司太郎齊晴
氏治子也

齊晴善泅
蕪木浦在越前

城兵八百降者十二
人

太子紿賊

義貞聚義故

金谷治部大輔

爲鄉導。乘夜出城。潛入杣山城。城兵大喜。日議援金崎。而賊兵乘暖來聚。至十萬騎。杣山兵僅五百人。甲馬不備。逗撓二旬。金崎兵食馬。馬盡無可食者。賊候知之。四面齊登。城兵力竭不能戰。外城既破。由良具滋長濱顯寬入見義顯曰。事已至此。脫東宮而留死臣等請拒戰。君徐爲計。率五十人出。割死尸相共食之力拒前門。義顯謂皇子尊良曰。臣將種不可不死。殿下與臣異。勿遽自殘。皇子笑曰。吾視卿死。豈可獨生。因問義顯自殺之方如何。義顯曰。視臣所爲。卽拔刀自劃左脇。劃至其右。奉刀於皇子而伏。皇子取刀。血滑不可握。以衣袖自刄而死。藤原行房里見時

義武田與一。氣比氏治等。皆殉死之。氣比齊晴有膂力。善泅。舟載太子無揖櫓。施組于舟。執之而游。游千餘歩。至蕪木浦。託土人。使奉之杣山。而歸死于金崎。具滋顯寬謂事畢矣。開門冒陣。進薄師泰。賊認其疲羸觀。輙殺之。凡城兵八百。降者十二人而已。其餘皆死。栗生顯友船田經政等四人。匿岩穴免焉。太子匿蕪木浦。浦人叛告之賊。賊取太子。問義貞兄弟所在。太子紿曰。昨自殺矣。其兵火之賊。乃押送太子於尊氏。傳義顯首。而不問義貞。義貞在杣山。常欲一戰雪恥。以爲行宮聲援。聞招聚義故。夏。大館氏明自京師逃伊豫。江田行義逃丹波。金谷經氏逃播磨。並起兵

德壽後稱義興

細谷右馬助

明年
細川出羽守

尊氏鴆殺太子

貞滿嘗爲美濃守
故附之

北畠少將顯信
大井田彈正少弼

普門蔵人俊清
富樫介
氏並邑於加賀

得天子親書詔

藤嶋河合並在越
前

義貞次子德壽在上野。聞源顯家西上。聚兵應之。欲先發攻鎌倉。及顯家至。合兵攻拔之。於是歸義貞者頗多。尊氏聞義貞未死也。冬遣足利高經舉北陸兵來擊據越前府。出兵交戰。義貞遣畑時能糾加賀兵攻拔大聖寺城。遣義助及細谷秀國入越前。築三砦與高經相持。明年二月。雪釋。義助欲益築城逼敵。率百餘騎相地於鯖江。遇賊將細川孝基以五百騎奄至。義助擊走之。因舉火招援。義貞來援。高經又以數千騎來。夾水而陣。我兵亂流大戰。擊破高經。高經走保足羽。賊望風解走者三十餘城。義貞因據國府。事聞京師。尊氏直義怒曰。太子紿我。至此。遂鴆殺之。當

是時。官軍頗振。德壽從顯家至美濃。堀口貞滿亦附之。皆願與義貞合軍以入京師。而顯家欲獨專其功。遂引兵回出南都。時叡山僧徒又多望義貞來。而義貞欲必拔足羽而後西。是時顯家敗死和泉。其弟顯信與德壽等。據男山。帝手書諭義貞援男山。時大井田氏經等。發越後兵。擊破普門富樫二氏。七月進至越前。義貞并其兵將攻高經。而詔書適至。義貞感奮曰。自有源平氏。未聞得天子親書詔者也。因欲直赴援。用兒嶋高德策。自以兵三千備高經。以二萬附義助。至敦賀。聞男山陷引還。於是合兵專攻高經。高經誘平泉寺僧兵。修藤嶋以下七寨守之。義貞在河合

臥龍當
或者痛贊説歟也
燈明寺在越前
中野藤内左衛門
義貞自刎
錦囊書
三峯湊淺津橋並在越前
勾當內侍
伉儷偶也
慟哭過也

城夢己為龍臥地高經賊走衆以為吉夢或曰龍為陽物方陰而見是凶兆也是月二日義貞以諸軍攻足羽至燈明寺前分兵為七隊以當七寨藤島兵攖動我兵因疾攻不能拔義貞望見遽以五十餘騎赴之遇賊兵三百于田中矢下如雨我兵無楯以身蔽義貞中野宗昌勸義貞獨身遁逃義貞曰失士而獨免非吾志也鞭馬且進馬被箭殪義貞欲起有白羽箭中其眉間乃拔刀自刎而死年三十八賊未知其何人也見宗昌等環屍自殺乃撿尸得錦囊書書辭曰討賊之役朕一煩卿盖帝手書乃知其義貞也時日暮我軍無赴救者已而見數騎還河合也以為義

貞各自退還義助還至河合求義貞不在久而知實將士惶惑有叛者夜將火城者三天明撿其兵則二千而已義助乃走歸國府使河嶋維頼保三峯畑時能保湊城爪生照保杣山照歸過藤原氏于淺津橋藤原氏者中納言行房妹而義貞夫人也初為勾當內侍延元初義貞夜入直見其彈箏心慕焉帝聞而憐之召義貞賜酒因賜內侍為妻伉儷甚篤義貞之受詔北行置之於近江居二歲迎致杣山既至聞義貞在足羽轉赴之途遇照照下馬跪輿前曰夫人安往公已戰沒矣夫人大慟殆絶歸杣山欲執喪于義貞舊居以敵來逼遂歸京師是時義貞首傳至京師

義顯死金崎之役
賜名義興
兵部大輔氏政
帝崩
後村上天皇
命義助統師
鷹巣在越前
上野介師治
所大夫快舜
犬獅子
畑將軍
伊地山在越前

足利氏君臣相慶終梟之藤原氏聞之即夜削髮遂匿西山終身藤原氏無子義顯義興義宗皆産於東國義顯先義貞殉難義興妾出故義宗代義顯為嗣六歲為左兵衛佐兼武藏守義興即德壽男山之陷走歸吉野帝壯其貌曰汝與乃父家者因賜名義興擢右兵衛佐義貞沒而二旬令義興與北條時行從皇子宗良赴東國遇颶相失漂至武藏於是與義宗皆匿東國義助義治在北國七月義助稍收敗軍與畑時能由良光氏一井氏政等各屠諸城而會河合以兵六千攻足羽時能先行夜薄城挑戰足利高經火城而走是歲帝崩後村上天皇即位十二月詔義

助代義貞統師義助聞先帝臨崩特眷眷新田氏也方思報效焉而尊氏發七國兵來攻諸城悉陷義助走美濃獨畑時能以殘兵二十七人據鷹巣城城甚險固賊不能拔足利高經高師治合兵圍之結三十七營互進迭攻時能幼喜角觝材武絶人姪僧快舜善戰僕惡八郎鉄脣而有力又畜一狗名犬獅子三人者夜出襲賊每向一營輙使狗先往賊有備則吠不則搖尾還報三人者乃斫營入大呼奮擊賊輙委甲走各潛賂時能曰願勿襲我營時能驍名震敵中呼曰畑將軍會一井氏政來入城共守時能乃留氏政于城而自以十六人夜出伊地山高經以為平泉

北國無復官軍
根尾城在美濃
尾張氏熱田大宮司也
洞院右大將實世
隆資折實世
四條中納言隆資
秦穆公使孟明將兵伐鄭晉侯擊之於殽虜之既而晉歸孟明穆公郊迎勞之復官秩益
等之敗孟明益修國政兵伐晉大克之封殽尸棄凡左文公三年
興國元年
飽浦三郎
義助卒
修理大夫經氏

僧徒來援城兵也。將三千騎邀擊。時能鮮甲鐵馬。躍出曰。畑將軍在此。高經陣動。時能馳而乘之。高經潰走。而快舜被七創。即日死。時能甲隙皆創。飛鏃沒肩。病三日死。自是北國無復官軍矣。賊乃攻義助於根尾城。城陷。義助以族從數十人。微服披尾張氏。留十餘日。道伊賀伊勢。而至于行宮。帝延見。泣而勞之。詔加一級。且賞從者。藤原實世竊言曰。是何異乎維盛敗歸。而加爵哉。藤原隆資折之曰。義助之敗。非其罪也。近日北國將士。不由大將。而取裁於南山。南山臣僚。以服微勞。而得邑於北國。將帥以輕士心以驕。而義助受其敗。豈其罪也。主上察之。乃有此命。猶秦穆勞孟明耳。子何失喩。實世不能答。帝遂拜義助刑部卿。

興國元年。三月。伊豫官軍請得將帥。朝議擬義助。而海陸皆敵。會備前人飽浦信胤應官軍。道乃開。於是義助以兵五百發。四月。至伊豫國府。遇大館氏明。氏明初逃京師。詣行宮。得為伊豫守護。與土居得能氏。保守諸城。及得義助。軍益振。識者皆謂西南可復也。五月。義助疾作七日而卒。將士秘喪。而賊已知之。來攻河江城。金谷經氏統伊豫兵救之。大戰海上。會風起。我船漂去。賊船達岸。我兵欲冒風逆之。經氏曰。我軍數奇至此。逆不必利。唯當前至山陽。取一城據之。乃上備後。攻鞆城。拔而據之。山陽賊兵來戰。未決。

細川刑部大輔
拔錨樹桅
新。未聲也
伊賀局
正平六年
左馬頭基氏
由良新左衞門入道信阿
石堂四郎入道
三浦介。
武藏野之役

聞賊將細川賴春圍氏明于世田城。經氏乃將數百人赴救。與賊兵數千戰。敗。率殘兵歸備後。賴春乃以萬騎攻世田三旬。城內食竭。氏明以下悉自殺。篠塚伊賀在城中。開門。提鐵梃而出。呼曰。吾新田公親兵篠塚也。盡殺我以得賞。賊皆披靡。乃徐行而去。賊不敢追躡。至今治浦。見賊空船。獨有舟人。篠塚游而達之。跳入船。自名曰。送吾於隱岐。手拔錨樹桅。登船屋軒睢。舟人畏怖。送至隱岐。以終焉。篠塚有女。仕皇太后。曰伊賀局。後嫁楠正儀。勇力類父云。義貞義助既死。足利氏無復忌憚。兒嵩高德在備前。招新田義治於上野。謀起兵。不克。乃間入京師。欲襲尊氏。又不克。

義治走匿東國。與從兄義興義宗。皆潛圖復父仇。窺釁未發也。正平六年。尊氏與直義有隙。使長子義詮守京師。而自東擊直義。殺之。入居鎌倉。立次子基氏管領東國。義詮偽請降。帝許之。兒嵩高德與由良信阿。至自行宮。諭旨於新田氏曰。天子納義詮降。北還京師。其實乘虛行誅也。尊氏在彼。公等圖之。機不可失矣。因進義宗左近衞少將。義宗乃徇東國。義貞義助遺臣。奮起來從。得數萬人。直義故黨石堂義房。三浦高通等。又為內應。約戰酣起刺尊氏。尊氏覺而逐之。而義宗等未知也。閏正月。勒兵于武藏野。義興居左。義治居右。義宗自將中軍。在其後。尊氏兵十餘萬。

饗庭命鶴

討賊復仇

武藏守即義宗

義興據鎌倉
碓氷嶺在上野
上杉民部大輔

義宗敗走

義與先合義治攻之。殺傷相當。敵將饗場某率六十
騎更進。義宗麾兒玉黨擊走饗場。饗場走入尊氏陣。
尊氏陣大亂。義宗直前指其牙旗大呼曰。吾今日為
天下討賊。為一家復仇。奮擊破之。追北馳者三十餘
里。至石濱。尊氏欲自殺。其兵返戰死之。尊氏得間濟
達前岸。收兵三萬。壓水而陣。而義宗騎能屬者五百
人。時已昏黑。無來助者。義宗切齒而止。乃還求義興
義治。義興義治見白旗兵三萬北走。以為尊氏也。合
兵追之。降者屬路。二人駐馬揖之者數。其兵不顧而
前。留從者僅三百。遇伏兵數千。圍之。二人苦戰而出。
甲胄皆破。刀刃如鋸。身各被數創。亡百餘騎。乃議曰。

我既與武藏守相失。以此寡羸。將安歸也。不若遇基
氏決死。衆然之。進至關戶。會石堂三浦氏以五千騎
西行。并其兵。襲鎌倉。基氏擐甲出拒。義興鬭於海濱。
斬三騎。馳貫賊陣。左轞斷委地。乃挾刀于脇。俯結之。
賊羣至。擊其項及背。義興不為動。結畢。應賊。賊驚走。
遂與義治合。擊走基氏。仍據鎌倉。義宗時據碓氷嶺。
越後信濃兵二萬。奉皇子宗良來會。上杉憲顯等又
屬焉。尊氏收兵八萬。欲復鎌倉。聞義宗軍復振。乃先
攻碓氷。碓氷地負山帶川。便於據守。而義宗年少氣
銳。數出戰於平地。敵更兵交進。自午至酉。義宗終敗
走。上嶺而陣。既夜。足利氏軍舉炬。布滿山澤。顧視我

鄉土蜂起兵

桃井播磨守直常
吉良三郎滿貞
小山五郎
宇都宮三郎

本莊平太兵弟平二
赤松彈正少弼

義宗等匿越後

竹澤右京亮
江戶遠江守
畠山入道道誓

軍炬如爝火。義宗驚曰。晝日所失亡。未至如此。得非
有逃者。前有勁敵。後有鄉土。衆疑我退走也。乃自釋
鎧卸鞍。以示不走。衆稍定。夜半上杉氏望見炬火數
千。復屬賊軍。則遽走信濃。於是走者相踵。義宗不得
獨留。比曉退入越後。八州兵盡附尊氏。還向鎌倉。義
興義治欲迎戰決死。將士諫止。乃走信濃。義宗既歸
越後。聞帝猶在行宮。欲赴援之。收兵七千。入越中。桃
井吉良石堂小山宇都宮諸族皆應之。奉皇子宗良
西上。途聞行宮已陷。乃解歸。是役也。赤松則祐亦就
行宮降。請奉將軍興良。興良故護良子也。封武類父。
則祐思護良舊恩。欲擁據播磨。以為聲援。帝許之。及

則祐敗叛去。興良拘於京師。但馬人本莊某奪之。與
則祐戰敗死。興良走歸吉野。後十餘年。赤松氏範屬
官軍。復奉興良為主。已而叛應義詮。帝遣兵擊走氏
範。興良奔南都。不知所終。人譏其辱護良也。義宗與
義興義治俱匿越後。居數年。武藏上野將士連署來
請一人奉戴舉義。義宗義治皆疑不敢往。義興奮而
往。足利基氏發兵來捕。國人相俱匿之。或以兵圍義
興。輒潰圍逃。不可蹤跡。基氏患之。我故將竹澤良衡
與族江戶堯寬叛降基氏。基氏宰畠山國清囑二人
圖義興。乃為獲罪亡來。索義興仕之。啗以美姬。漸得
狎近。因誑之曰。鎌倉可襲。義興遣衆先往。與親信繼

矢口渡在武藏
鑿舟沒義興
井伊彈正忠
世良田右馬亮
由良兵庫助及其子新左衛門
大嶌周防守
土肥三郎左衛門
市川五郎
正平十三年
立祠祀義興
二十二年
明年
義宗戰死
兵部少輔能憲
建德元年

之路由矢口渡堯寛毅舟人鑿舟腹而抐之載至中
流抜抐泅去伏兵夾河起舟將沒井伊直秀手撤義
興義興瞋眼曰悔陷豎子計割腹死直秀與世良田
由良大嶌等皆自刄土肥市川等啣刀而泅與堯寛
闘殺傷十餘人而死時正平十三年十月也基氏重
賞二人堯寛赴邑復由矢口天餓雷雨顚躓義興追
已墮馬疾作死鎌倉人又夢義興來襲也矢口民立
祠祀義興義興既死義宗義治仍在越後二十二年
足利義詮死子義滿猶幼明年七月義宗義治起兵
越後上野與足利氏將上杉能憲戰不克義宗死之
義治走出羽建德元年正月義治收兵出武藏上野

義治不知所終
後龜山天皇元中二年
九年
小山男體並在下野
左馬頭氏滿

與上杉朝房戰復不克走匿信濃不知所終義宗子
貞方爲相摸守義治子義隆爲刑部少輔後龜山天
皇元中二年二人並匿信濃浪合潜集宗族足利氏
滿管領鎌倉遣兵擊之貞方義隆脫走入陸奥九年
天皇納足利義滿劫和北入京師義滿購天下索新
田氏族先是小山義政據小山城爲新田氏爲氏滿
所攻破死義政子犲狗復起兵據男體城年餘城陷
走入陸奥依田村清包於是相共舉義推貞方義隆
爲將軍于白河氏滿將十一州兵來擊吾衆潰貞方
義隆復逃走是歲丙子也歲癸未義隆匿箱根山中
竹下人安藤某告之鎌倉衆捕義隆闘死歲庚寅貞

絶於庚寅興於庚寅

方在鎌倉陰糾合義故事覺爲千葉兼胤所捕斬于
七里濱新田宗統於是而絶而其支族匿參河者歲
再周庚寅而後大興事詳于末編
外史氏曰余見義貞手記者蓋其未舉事時語家子
弟武門法戒淺近而已然有言曰爲將者奉上撫下
決志而行聽運於天勿尤人也義貞成於元弘而敗
於延元亦時運有可不可邪將上之人有負之邪至
叡山之事可謂負之甚矣帝蓋前此未曾面識事至
此亦嘗試兩端僥倖執成以是待將帥惡濟時艱哉
吾嘗咎義貞之東伐不按兵持重俟與兵擾其內而
後應之懸軍長驅一敗成賊勢及賊西奔則不捲甲

與兵謂源顯家之兵

堅城謂白旗城赤松則村所據

窮追頓兵堅城以致賊再燃是緩急兩失機也然當
時主聰壅蔽國論苟婾者如此蓋雖有善謀難於輙
行則不可亶罪其戰也是故爲官則敗爲私則成寧
敗而忠義不成而姧賊義貞之志亦可悲矣吾居平
安每覩東山岡阜起伏指義貞力戰處仰觀叡山又
念其拜辭北行時也帝及南遷益深悔此舉下哀痛
詔而已無及矣噫君臣際會難矣可不慨歎歟假令
義貞有霸心當其初克鎌倉北條氏餘燼未滅而足
利氏反迹已形義貞以此爲請坐鎮舊府蓄力養威
與護良親王東西合謀請清君側朝廷不敢不聽使
尊氏武挾天子以臨我其逆節漸長天子終不能堪

當錦旗鉞詔下、詔陛授節刀討尊氏之時、
扼同搤、扼持也、掎撃也、
彼形沮格而勢禁止也
老賊斥尊氏

點注標記

朱指朱全忠、以比尊氏、李指李克用、以比義貞、存勗克用長子、即後唐莊宗也、
汴梁朱氏所據、河北太原李氏所據、邈佶烈克用義子、即後唐明宗也、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趙藝祖即宋太祖趙匡胤也、以唐明宗登極之年生、故為應祝、
以歲月較、言以歲月之前後遲速較勝敗得失之數也、

必將引我以自援。猶後白河之近疎義仲而遠款賴朝耳。是新田氏上計也。不然。當其始授鉞進據信濃上野。連之奧羽。俯瞰八州。扼賊之吭而掎其背。賊形格勢禁。必不棄我以犯闕。是又其次也。及其辭叡山則事不可為矣。然得擁太子。進退自如。為赴越前而潛歸上野。勢或可達。收合舊部。奪賊巢窟。據以為根本。進則成恢復。退則圖翼戴。又可以展其才而得其志。計不出於此。以無根之兵。奔走東西。而謀與戰皆不由己。宜其困屈無所成也。雖然奉命周旋。貌意勤王。不暇占便利。所以為義貞也。觀其死時。猶佩錦囊詔書。見其報國之志百敗不挫。至今凜有生氣。而老

賊之骨。朽腐已久。十三世之室町。徒見市塵迷離。索其斷礎。不復可識矣。義貞之聽運於天。其以此邪。余嘗謂新田足利之兵爭。猶朱李之於唐。李義貞忠勇勝於克用。而義興等英邁不讓存勗。存勗覆滅汴梁。而義興等不克報室町者。亦非有所牽制故歟。抑我東北形勝。同於河北太原。而新田氏不能據有也。然義貞祈山靈。以其子孫再起滅賊。又猶邈佶烈祝天願生眞主安天下也。世稱趙藝祖應祝而生。我二百年後代足利氏而興者。實出於新田遠裔。亦烏知非應義貞之祈哉。則天運果有復時。勝敗之數未可以歲月較也。

卷六終

足利氏略系

- 義康（良下野足利郡因氏焉）
  - 義清
  - 義長
  - 義兼
    - 義氏
      - 泰氏
        - 賴氏
          - 家時
            - 貞氏
              - 尊氏（初名高氏　謚等持院）
                - 義詮（初名千壽　謚寶篋院）
                  - 義滿（初名春王　稱北山殿　謚鹿苑院）
                    - 義持（謚勝定院）
                      - 義量（謚長得院）
                    - 義嗣
                    - 義教（初名義圓　又義宣　謚普廣院）
                      - 義勝（謚慶雲院）
                      - 義政（初名義成　稱東山殿　謚慈照院）
                        - 義尚（謚常德院）
                      - 僧義昭
                      - 義視（初名義尋）
                        - 義稙（初名義材　又義尹　謚惠林院）
                      - 政知（初為僧　後居伊豆　號堀越）
                        - 茶々
                        - 義澄（初名義遐　又義高　謚法住院）
                          - 義晴（謚萬松院）
                            - 義輝（初名義藤　謚光源院）
                            - 義昭（初為僧　名覺慶）
                            - 周暠
                          - 義維
                            - 義榮
                            - 義助
                              - 義種（居阿波平島）
                    - 滿詮
                  - 基氏（鎌倉）
                    - 滿高
                - 直冬（實尊氏長子）
                - 基氏系見後
              - 直義

右京都將軍、於義昭十三世
義滿創室町第、第極壯麗、故時曰花第、六世居之、後居第雖變改、
而冒稱以室町云

關東管領

- 基氏（義詮弟　居鎌倉）
  - 氏滿（幼名金王）
    - 滿兼
      - 持氏
        - 義久（幼名賢王）
        - 春王
        - 安王
        - 成氏（幼名永壽　居下總古河）
          - 政氏
            - 高基
              - 晴氏
                - 義氏
                  - 孫國朝（為義氏嗣　下野喜連川氏祖）
            - 義明
            - 基賴
      - 持仲
    - 滿直
    - 滿隆
      - 滿仲
    - 滿貞

細川、畠山、仁木、岩松、桃井、吉良、今川、斯波、石橋、澁川、石堂、一色諸族、皆出於足利氏

鼇注標記

謫、以罪遷也
新田大炊助義重
矢田判官代義清
足利太郎義長
藤原氏謂泰衡
靖其家難、謂建保承久之難、義氏助義時泰時有功
丹後守泰氏
治部太輔頼氏
旗用白旗号重畫
伊豫守家時
讃岐守貞氏
貞氏思滅北條氏
赤橋相模守
元弘元年
外憂父喪也、相遇貞氏喪
二年

日本外史卷七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上

足利氏出於源義家。義家在京師。其子義國以事謫關東居上野。生二子。義重義康。義康食下野足利郡。因氏焉。爲撿非違使左衛門尉。保元之亂。從源義朝於京師。衛守大内。捕平家弘。補藏人。聽昇殿。生三子。義清義長義兼。義兼雄偉而循謹。其二兄皆爲源義仲將。西與平氏戰水島。死之。而義兼從征夷大將軍源頼朝于鎌倉。最見親待。從擊平氏筑紫。又從擊藤原氏陸奧。與再亂。義兼統諸將往討之。頼朝因定天下。奏授之上總介。

使北條時政以女妻之。生義氏。義氏數助北條氏。靖其家難。爲正四位下左馬頭。義氏生泰氏。泰氏生頼氏。頼氏生家時。家時生貞氏。皆居足利。旗用白旗。號重畫細川。畠山。仁木。岩松。桃井。吉良。今川。斯波。石橋。澁川。石堂。一色諸族。皆出於足利氏。足利氏世與北條氏婚。更相倚頼。然家時貞氏自負門地。耻立人下。思俟時滅之。貞氏娶上杉氏。生二子。曰高氏。曰直義。高氏稱又太郎。任治部太輔。直義任兵部太輔。高氏爲嫡嗣。娶赤橋守時妹。生子千壽。赤橋。北條氏族也。元弘元年。後醍醐天皇起兵。據笠置山。討北條高時。高時乃遣高氏直義等往攻之。高氏兄弟時丁外憂。強起而西。城陷乃返。二年。高

鼇注標記

越後守仲時、左近將監時益、尾張守高家
高氏欲歸官軍與家
上杉兵庫頭
細川八郎從阿波守
饗、享也、猶曰神所不享也
孺子謂千壽
祖道、設宴送行也
白旗爲贐
帝勅高氏
千種中將忠顯
赤松入道圓心
勝持寺
三年

時流天皇于隱岐。立光嚴帝。已而帝歸。伯耆官軍並起。攻六波羅府。府帥北條仲時北條時益數戰不利。高時遣高氏及名越高家。赴援。高氏有疾不欲往。趣之再三。高氏大慍。乃答使者曰。當不日發矣。因陰謂其親信曰。彼舊爲我家臣隷。時遷勢變。乃至僕役我。我欲以今日歸官軍以興我家。如何。上杉憲房細川和氏等皆贊成之。高氏乃欲挈家行。或説高時曰。源氏失天下兵權久矣。今日之勢。焉知其無異圖。宜質其孥且要其誓。高時然之。以温言來請焉。高氏患之。謀於直義。直義曰。公欲誅無道。神豈不右焉。要盟神所不饗也。宜留親信護孺子。而夫人則屬赤橋氏。黨無所憂。公第聽彼所言亟成

大事。高氏從之。高時祖道。取一白旗。授高氏曰。是自八幡公傳至右大將。而我家受之者。請以爲贐。八幡公謂義家。右大將謂頼朝也。高氏受之。心竊喜焉。乃挈直義以下宗族三十二人。兵三千。而西至參河。告謀於其黨吉良貞義。貞義曰。臣固將言焉。高氏意益決。抵京師。乃發使使伯耆。請降帝。素聞其家聲。則大悦。賜使者以邑。敕曰。諸國官軍汝其帥之。以滅國賊。賊滅之後。賞當從所請。已而名越高家後至。與官軍將源忠顯赤松則村戰于狐川。敗死。高氏方張宴于桂川西。指一佛舍問其名。或答曰。勝持寺。高氏悟曰。吾將勝而持之矣。乃揚言往攻行在。遂上馬。行入丹波。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

久下弥三郎　旗号一番　二郎重光　攻六波羅　納矢於廟　奏捷於行在　兄弟敘任　千壽從義貞　高時伏誅　和氏搖將士　賜御諱　第八宮成良親王　建武元年　尊氏為功首

篠村。建旗于八幡廟前。州人久下時重。以二百騎先至。旗號一番字。高氏見之。問故。對曰。右大將之起。臣祖重光先衆而至。右大將親書賜焉。遂以為號。高氏大喜曰。我家之嘉兆也。五月七日。高氏引兵南攻六波羅。自新戰勝。納一矢於廟。直義以下宗族皆倣之。矢積成堆。乃發。沿道兵皆附之。比入京師。凡五萬人。軍于神祇官址。府帥遣兵二萬來拒。我軍擊大破之。與忠顯則村合兵圍府。細川和氏說曰。圍之者。固彼志而損我兵也。不若誘而走之。高氏乃闕其一角。果多逃降者。府帥遂奉新帝走。死近江。高氏乃奏捷於行在。帝乃還。闕廢新主。而復位。即日以高氏敘從四位下。任左兵衛督。聽昇殿。直義敘正五位下。任左馬頭。以甲士五千。扈乘輿。從於是高氏遣細川和氏與弟賴春。將兵往定關東。先是。千壽逃歸下野。聞新田義貞起兵。往從之。義貞義重遠孫也。北條高時伏誅。鎌倉平。義貞閱源氏故器。得白旗。旗號重畫新田氏號中黑。故不可用。和氏聞之。以其有足利氏之號。就而求之。義貞不與也。和氏乃大稱高氏在京師得寵遇狀。以搖將士。將士稍稍去義貞。就千壽。新田氏於是與足利氏有郤。而帝方寵高氏。進從三位參議。賜御諱尊字。改名尊氏。十二月。遣皇子成良。鎮鎌倉。直義執權焉。建武元年。廷論戰功。尊氏為首。管武藏常陸下總守護。直義管遠江守護。時關東承大亂之後。人心

修北條氏舊政　瘡痍也、剏傷也　交鈔楮幣也　抵牾也、捂相支拄不安也　綸旨翻覆之譏　武人屬意尊氏　殿法印良忠　耐、言恥聲色也　二年　相摸次郎時行　害護良　尊氏入鎌倉

未定。直義修北條氏舊政。招散亡。撫瘡痍。遠近歸心焉。而京師之政。務改其舊。徵守護地頭食邑二十分一。以修大內。又造交鈔。民不便之。朝廷臣僚。異時為武人所輕侮者。至是。競驅役武人。武人效力於興復者。奉狀冀賞。羣聚闕下。有司不能甄別。月餘。乃定十餘人。而內救已以北條氏邑。分給於妃藤原氏。皇子護良等。其餘悉散賜京官內臣。歌童舞妓。六十餘州。無復遺地。當是時。朝議內旨。相為抵捂。往往數人同爭一邑。許食邑如故者。旋被沒收。赤松則村。授播磨守護。已而褫之。僅食佐用一莊。時有綸旨翻覆之譏。諸武人私相語曰。如是而不止。我輩皆奴虜矣。安得戴一將種。執天下權。尊氏聲望素著。衆屬意焉。皇子護良。為大將軍。心深疾尊氏。尊氏之初定京師也。護良將殿良忠。不戢其下。尊氏捕十餘人梟之。護良怒。欲誅尊氏。帝不聽。護良恥聲色。又喜客。客多豺豪。酗而殺人。又私徵兵圖尊氏。尊氏得其徵兵書上焉。誣以謀反。帝乃使人執護良。流於鎌倉。直義迎而幽之。是歲。北條氏餘黨本間澁谷作亂。直義遣兵擊夷之。二年。北條時行起兵。數攻鎌倉。直義迎擊不利。遂奉成良西走。使人陰害護良。報急京師。尊氏請自將東伐。被許。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關東。不許。曰。俟事平議之。尊氏怒。不告而發。諸武人奮躍爭起從之。至矢矧驛。合於直義。自海道進。與時行兵七遇七捷。遂入鎌倉。

直義說尊氏
赴虎口 小謂冒危也
自稱將軍管領
尊氏劾新田氏
東藩謂尊氏

時有兵奔潰。詔敘尊氏從二位。敘義詮從五位下。義詮
千壽也。又詔趣其西歸。直義說尊氏曰。朝廷與義貞皆
忌公。公免而在此。天也。何肯赴虎口為。尊氏從之。於是
自稱征夷將軍關東管領。曰帝所許也。開府于源賴朝
故基。賞有功。納降附。收新田氏邑在關東者。割予將士。
將士爭附之。京師傳言尊氏反。帝使人往諭焉。而細川
和氏齎尊氏劾新田氏書至。曰。嚮當東藩之為逆。臣尊
氏以身為倡首。奮臂一戰。決勝瞬息。義貞擧事於不得
已。及聞臣定京畿。乃以討賊為名。二戰不克。纔為守計。
臣長男義詮起下野。遠邇爭歸。義貞憑之。以得克賊。遂
攘其功。敢要重賞。是國之蠹也。今臣勞苦於外。而內有

趙高秦二世之時為中丞相專恣用事章邯亦秦將距楚之戰降楚項羽
詔削奪官爵
一本十當御親之
旁午 縱一橫之 猶曰交錯
親王護良也

讒諛之臣。是非趙高專秦章邯降楚之謂乎。願得明詔。
以誅義貞。義貞聞之。亦收足利氏邑在其管內者。上書
告護良遭害狀。時直義辭徵諸道兵。西國得其檄上之。
十一月。遂詔削奪尊氏直義官爵。遣皇子尊良等討義
貞為副焉。當是時。諸國兵乞赴關東者。與歸京師者。東
西旁午。道路如織。直義以下將校。盡戎裝入見。請邀擊
官軍。尊氏默然良久曰。我官位顯達。得伸宿憤。雖由微
功。豈非君恩。恩可背乎。今之所以觸宸怒。曰我親王也。
曰徵兵也。二者非尊氏所為。詳訴其冤。猶得霽威。即不
被許。有削髮遁世而已。諸君好自為計。尊氏終不能西
向關弓矣。作色而入。諸將愕眙。二日。有來告曰。義貞

憲房於直義為叔
式部大輔憲顯
刑部少輔顯春
曠日彌久謂徒引日也
一人謂賀公祐也
伊豆守重能
重能偽作官檄
錦袍錦直垂也

至參河矣。上杉憲房。其子憲顯。細川和氏。其弟賴春等。
詭謂直義曰。將軍所言。非無理也。然天下或亡難定。思
亂一聞將軍起。則雲合景附矣。將軍豈不撕禍歸乎。今
曠日彌久。使敵過要害。悔莫及焉。直義乃使諸將先發。
兩戰皆敗。直義自以二萬騎赴援。亦敗。十一月。諸將還
詣尊氏第。門閉矣。衆亂敲之。有一人出曰。將軍往建
長寺。欲削髮。我曹百方止之。切髻而未剔也。將士沮。
憲房養子重能。偽作官檄十餘紙。曰尊氏族類。罪惡深
重。雖遁世晦迹。而勿得宥釋。直義持至建長寺。以曰。獲
之敵死尸中。尊氏熟視大息曰。誠如是乎。則吾亦當從
諸君執弓箭。與義貞決死也。乃釋法衣。穿錦袍而出。諸

切髻亂狀
赤松律師範資助
筑前守
延元元年
御弟律師定禪
陸奥守顯氏
伊讚守兼帶

軍大喜。雖呼皆自切髻以亂其狀。將逃降者。四向來。遂
一日號三十萬。直義先將六萬。拒義貞于箱根。東軍稍
卻。尊氏聞之。以十八萬騎繼進。曰。拒其面。不若出其背。
引兵出竹下。竹下官軍呼譟而進。赤松貞範等為我先
鋒。望其陣曰。是京兵耳。乃鼎鋒馳下。官軍敗走。尊氏追
北至伊豆府。義貞西走。乃使義詮守鎌倉。而合軍追躡
之。京畿震駭。帝遽務朝堂。能拒賊者有重賞。無復應者。
延元元年正月。尊氏攻義貞于大渡。我軍多潰。先是赤
松則村叛應尊氏。徇下山陽。細川和氏從弟定禪顯氏
兼仕讚岐。徇下南海。於是定禪等與赤松範資合兵攻
山崎。尊氏聞之。遣貞範助攻破之。義貞聞而救之奔來

尊氏入京師

北畠中納言

興。據叡山。尊氏乃入京師。範貞・貞範皆則村子也。於是尊氏誘園城寺下之。遣定禪據焉。以逼叡山。曾北畠顯家舉陸奧兵入援。行在定禪連請益兵。尊氏不以爲意旦日。定禪敗還。義貞追至陣于東山。尊氏指語將士曰聞義貞喜平地騎戰。今負山不出者。意其兵寡。使我不識兵數耳。遣一將嘗之。不利卻。尊氏乃親進。會敵兵雜入我軍。軍遂亂走。及日暮敵亦引去。細川定禪謂其兵曰。敗由於我。我欲一雪其恥。料敵兵皆疲。不疲者出掠。可以襲也。以兵三百夜逐。縱火其前。自後襲之。義貞果不備。敗走。定禪追擊。獲其將領數十人。尊氏復入京師。已而官軍復來攻。我軍不利。陸奧兵二萬騎火粟田口。

粟田口在今城東

熙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七

熊野別當四郎左衛門

廢主光嚴帝也

使而子爭位以成吾事

摩耶城在攝津

大友左近將監

大内介弘世

而來。尊氏望之曰。彼其北畠氏也。吾自當之。進鬭于四條。義貞軍大至。我軍顧之。遂敗走。止戰于桂川。審其一隊官軍。乃引還。尊氏復入。謬聞義貞等死。其兵逃走也分兵要之。官軍乘虛來攻。尊氏敗走丹波。二月。尊氏赴兵庫。熊野道有者在軍中。與廢主臣僚相識。尊氏召而謂之曰。吾之數敗。非戰之罪也。以我負賊名焉。朝廷始欲擁立一皇胤以其悉在叡山不可如何。吾意廢帝抑鬱不得志久矣。汝安爲我得其詔旨。吾將使而子爭位。以成吾事也。道有諾而去。赤松則村請尊氏入保摩耶城。或曰。是失天下之望也。今且兵猶足以取京師。乃屬兵於直義。東下。戰于豐島。敗還。會大友貞宗・大内弘世

尊氏西下

義貞頗耽溺女色

菊池掃部助

小貳筑後守入道妙惠

太郎賴尚

衣笠之役。義明令子義澄脫。求賴朝。而自留戰終死

宗像大宮司

香椎祠・赤坂並在筑前

等以兵艦來援。迎擊官軍于瀬川。又大敗。則村又說尊氏曰。師不可用。公宜留諸將于中國及南海。而身赴鎭西。以圖再舉。尊氏從之。與書則村。呼之爲父。以深結納之。於是尊氏與直義乘貞宗舟而西。諸將士多降義貞。義貞頗驕怠。耽溺女色。不復窮追尊氏。尊氏得達赤間關。三月。菊池武敏起兵應官軍。攻殺少貳貞經。貞經遺囑其子賴尚曰。吾爲三浦義明也。汝體吾志。愼仕將軍。賴尚引兵迎尊氏。尊氏問貞經死否。賴尚恐沮軍氣也答曰。訛傳耳。因導至宗像氏。會武敏來攻。尊氏上香椎祠以望其軍。可四五萬騎。而顧我兵纔五百人。鎧馬不具。曰吾死矣。乃進陣赤坂。遣直義先進。賴尚曰。彼鬬士

熙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八

仁木四郎二郎後右京大夫

博多在筑前

衣袖爲訣

一色太郎入道道猷

鎭西皆服

石橋左衛門佐

不過三百。其餘聞將軍至。皆將降也。進戰于鞴濱。仁木義長・細川顯氏等。奮搏敵兵。剝鎧奪馬而進。會北風起沙石皆走。敵兵沮卻。直義憑風縱擊。追至博多。武敏以全軍逆戰。直義自慮不支。馳使尊氏。截衣袖遺之爲訣曰。公亟走長門。直義將留死於此。尊氏得報曰。吾弟如死。吾何生爲。親將赴援。松浦氏・神田氏謂大兵至矣。舉其衆來降。合擊大破武敏軍。追至大宰府。於是聞貞經定死。尊氏直義爲之舉哀。尊氏乃遣一色賴行・仁木義長攻陷菊池。八代諸城。鎭西皆服。而中國南海諸將又並起應之。義長兄賴章與久下時重等據丹波。赤松則村據播磨。石橋和義據備前。於是義貞攻則村白旗城。

則村詐遣書于義貞
何以此綸旨爲
尊氏東上
廢帝書至
楠氏兵于兵庫
法皇廢帝皆依尊氏
法皇出奔
今川範國[illegible]
義貞四面來攻
四路中[illegible]
武臣守師直
[illegible]

城壁未成。則村詐遣之書曰。方今功臣數挾賊而
賞出於降虜下。故背此歸彼。豈其志也。願得州守護以
圖報效。義貞喜爲請詔。宥村。及旬餘。詔至。而壁成。則村
還詔書不受。曰。守護已獲之於將軍矣。何以此綸
旨爲。義貞大恚。合兵六萬圍之。則村使弟義助攻[illegible]
義和義則。村皆堅守不下。遣使告急於尊氏。五月。尊氏
使賴行義長守鎭西。而率諸軍發大宰府。至嚴島。會僧
賢俊奉廢帝書至。尊氏大喜。令諸將立錦旗。遠近歸附。
兵艦凡七千餘艘。進至鞆津。以少貳賴尚[illegible]萬
人於直義。上陸拔福山。義貞遠辟圍而走。備前[illegible]波美
作官軍望風解去。尊氏至室津。赤松則村出圍迎謁。救

日本外史　卷之七　○九

敵所遺旗幟百餘于城下。以獻尊氏。視其旗號。多故部
麾。曰。避害焉耳。今將來歸。已而來降者衆。多隆軍。亦
會大擊楠氏兵于兵庫。甕之合軍。擊義貞。義貞走歸復
奉乘輿據叡山。法皇廢帝。豐仁親王皆託疾不
從往依尊氏。尊氏據東寺爲城。六月。遣軍仰攻叡山不
利。義貞追入京師。尊氏伏兵于街巷而出羸兵。且戰且
卻。誘敵入京中伏起大戰。義貞敗走。又聞義貞計夾攻
也。乃遣兵邀擊走之。義貞誘興福寺僧徒令總內南海
兵絕我糧道。乃遣細川定禪今川範國擊走南海兵。七
月。義貞以數不得志。計四面來攻。藤原隆資[illegible]攻南
門。我兵盡出拒。義貞獨[illegible]高師直與弟師泰在[illegible]出戰

土岐伯耆守
惡源太
義貞請獨身決鬪
土岐彈正少弼
廢帝復位稱爲北條氏所立而海内大亂北條氏終亡故以帝之復位爲不祥也
光明帝
建武曆應
尾張守高經
小笠原信濃守
佐々木佐渡判官
獻書
義貞奉太子赴越前
幽帝于花山院

而敗。敵焚門擁城內。惶擾尊氏方誦經自若。土岐賴氏
侍坐曰。惡源太如在。於拒之何有。惡源太其子賴直也。
適賴直入見。賴氏喜問曰。北面之戰未平乎。曰。不知也。適
在三條。望東寺煙揚。乃還耳。師直曰。敵至南門。煩公出
拒。賴直諾而出。尊氏呼返之。賜之寶刀。賴直拜而受之。
自北門出。於敵左下馬而射。敵兵亂潰。乃上馬騎而馳
之手斫六人。師直等復出擊。逐走隆資。而義貞已至
北門。請與尊氏各獨身決鬪。尊氏奮然起曰。亟開門。吾
非敵官家。獨欲與義貞決耳。上杉重能諫曰。彼窮而
出於此。將軍何自輕也。會土岐賴遠破大宮敵。乘勝踵
義貞軍後。義貞大敗。傷其左眉。走歸叡山。足利氏於是

日本外史　卷之七　○十

議奉廢帝復位。改元。以元弘事以爲不祥也。八月。乃立豐
仁親王。是爲光明帝。號用建武。後改曆應。尊氏爲權大
納言。直義爲左馬頭。九月。議以利喚興福寺。令足利高
經以越前兵。小笠原貞宗以信濃兵。並絕東北糧道。又
令佐佐木高氏援貞宗擊新田義助兵。走之叡山援絕
食竭。於是尊氏陰獻書焉。曰。臣初被讒獲罪。削髮待
命。而義貞義助假公義修私怨。以至於此。陛下訪諒臣
志。迴駕來還。則當歸政朝廷。諸廷臣安堵如故。帝遽納
之。義貞聞而怫懌。帝使義貞奉太子赴越前。而命駕還
闕。直義將兵迎之。乃爲新主請劍璽。帝傳僞器以授之
[illegible]官爵。就武臣。幽帝于花山院。請其部下越前足利高

吉祥善事

二年
瓜生判官
今川駿河守

南北朝

右兵衛佐義興
上杉民部大輔

點注標記

義詮乞諱

明年
桃井播磨守

[illegible]

經因并州兵圍義貞于金崎又遣高師泰助攻之既而
帝逃走不知所之內外驚駭尊氏曰是吉祥善事也使
帝猶在監護無期亦不可冀永久元弘之爲而今乃如
是豈非善事乎廢其必在畿內任其所底而徐圖之可
也二年瓜生保自杣山援金崎師泰令今川賴國邀擊
破而殺之金崎益困義貞出走杣山收兵師泰益圍城
兵不浴馬得非糧竭食馬也於是師泰高經攻城陷之
城兵果飢羸不能戰皆自殺太子就虜後遭害時帝在
吉野建行宮焉自是天下稱京師曰北朝吉野曰南朝
義貞復起杣山高經拒之義貞少子義興與北畠顯家
起兵關東義詮在鎌倉遣細川和氏上杉憲顯等拒之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十一

報川敗還冬顯家以十餘萬騎逼鎌倉鎌倉兵可一萬
諸將欲避匿安房上總聞義詮時十一歲叱諸將曰勝
敗兵之常也即怖敵不若不將義詮在此望風而來大
下謂之何我兵雖寡猶可一戰不免則死爭乃將兵尾
敵而西與家君夾擊之耳諸將皆奮分兵爲四迎戰不
克奔義詮逃匿顯家等西上諸將乃起尾之明年正月
至美濃土岐賴遠桃井直常與顯家戰復不克顯家焚
掠而進京師諸將議拒宇治勢多高師泰曰自古未有
拒於此而克者也何者攻者勢伸於千里之外拒者力
縮於咫尺之內將斷不若邀擊之畿外尊氏曰善附師
泰以萬人赴美濃背黑血川而陣顯家避之取路伊勢

少將顯信

殺顯家

義貞將在越前故
曰遣命

積聚糧食什物也

朝倉太郎左衛門

細川出羽守
鹿草彥太郎
氏家中務丞重國

洗面驗之
義貞已死有瘢曰
瘢疑有之[illegible]
額中流矢

任征夷大將軍
四年
加六郎左衛門

北陸盡平
興國元年

尊氏之業終如初志
[illegible]

點注標記

二月師泰追擊之雲津川之間顯家將攻京師高
師直薦桃井直常往擊直常與兄直信受命即發奮擊
走顯家顯家弟顯信收敗軍據男山諸將視直常不獲
賞無赴攻者師直助直常攻之不能下四月師直躡顯
家於和泉慮其與楠氏合也分兵而南擊殺之安倍野
五月帝遣命義貞救男山義貞與高經相持使義助以
二萬騎赴叡山七月尊氏急召還師直師直使道誉燒
男山積聚顯信遂棄守走義助望伏退去於是義貞義
助合三萬騎攻高經足羽城城兵不滿三百高經曰守
不可克走不可逃寧守而死焉城主朝倉廣景贊之乃
修塹壘爲之籓島平泉僧徒來告曰叡山與我爭藤島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十二

今公附之於我則願致力焉高經許之新田氏兵攻藤
島僧兵力拒高經使細川孝基鹿草公相以三百人救
之途與敵兵遇敵擒亂射斃其一將氏家重國持其首
歸高經視之曰何肖在中將之酷也果然則在眉當有
箭瘢命洗面瘢觀驗其尸齎帝詔書驗其二刀鏤曰鬼
切鬼丸乃知其義貞也收尸葬之獻首於尊氏徇梟獄
門北朝於是陞尊氏正二位任征夷大將軍四年遣諸
將擯高經走新田義助殺畑時能北陸盡平義助走美
濃土岐賴遠攻走之興國元年義助病卒於伊豫細川
賴春攻拔諸城悉殺其族黨於是官軍諸將大半死亡
其將士相率來降而尊氏之業終如初志尊氏使直義

點注標記

尊氏戒功臣　右大將謂賴朝
朝貴學東人言語
然戰而受帝位
院耶犬耶
刑部大輔頼康
于行下之服也
帝崩　後村上天皇
興寺祭先帝
六年
興國二年　攝津守師冬　北畠大納言
四年
新田式部大輔
正平七年
楠左衛門尉　兵部大夫時氏
四年
四條畷　武田伊豆守
決前決死而進也　上山六郎左衛門

與高師直兼執政。謂之曰。吾藉右大將之信賞必罰。而懲其多疑刻削也。汝副我焉。勿猜目吝於功臣焉。宿仇則敵降皆納之。當是時。氏族最高貴者四十二人。割地賞功。徵發軍糧。雖朝貴之邑不避也。至謝貴務學東人言語。以討好悔親。初尊氏之立光明帝。時人爲之語曰。王無一戰之功。而受帝位於將軍。其歲上皇嘗出行。途遇土岐頼遠。前驅叱下馬曰。院也。頼遠時被酒。怒曰。院耶犬耶。誰能下我者。環射其輿。院犬齋人國音相近也。直義聞之。誅殺頼遠。使姪頼康承家。時人復相謂曰。院且下之。況遇將軍。當手行邪。天下多服足利氏恩威。稍屬無事。而連年飢疫。多災異。憎疎石進說曰。是先帝憤怒所致。宜興寺以修冥福。時帝既崩行宮。後村上天皇即位。故稱先帝也。尊氏直義以爲然。興一寺山城址。自興國至正平七歲乃成。名曰天龍。以疎石爲主。親臨慶之。又設法會。又爲文祭先帝。敍其舊恩。然行宮君臣。及新田楠北畠菊池氏遺孽伏匿諸國者。欲必報足利氏。興國二年。高師直從弟師冬。攻北畠親房於陸奥。四年。親房走歸行宮。新田義治匿京師。謀襲尊氏。不成。正平二年正月。楠正行起兵河内。遣細川顯氏山名時氏戰于攝津。敗還。更遣高師直率諸將擊之。四年。師直與正行戰四條畷。斬其騎其前。武田信氏擊其後。佐佐木高氏等纖之。大破正行。正行決前。將士散走。上山高

驚正行
崇光帝　二高專横
菅原三位在登卿
畠山大藏少輔
秦明高貞讒殺　分子扶持
畠山大藏少輔
下總守清胤　齋藤五郎左衛門利康
畠山阿波守
乃兄師直也

元者。以常服從左。師直驚。下曾正行突入。高元急取師直副甲。左右叱止之。師直曰。豈由彼能代我死者。我何惜一甲焉。高氏感歎。爲稱師直。師直因得免。竟斃正行。進焚行宮。使師泰築壘于石川。以攻楠氏。是歲北朝太子受禪。是爲崇光帝。師直兄弟屢立功。專橫跨大臣。親王公卿多流離者。師直乃略其子女爲妾。及自數下。嘗議殺艷治高貞。欲奪其妻。師泰嘗興別第。發營原氏墳墓。開參議菅原在登出怨言。密使人刺之。世莫敢言。上杉重能畠山直宗嫉其權勢。計輔直義以排之。直義少學禪於疎石。疎石弟子妙吉。最所崇信。人爭事之。獨師直兄弟輕侮之。重能直宗因結妙吉。妙吉從容說直義曰。自古家之安危。由宰之賢否。君獨不聞趙高離間骨肉乎。公速誅師直。代以上杉畠山。以輔郎君。郎君謂直義幼子也。直義又養尊氏庶長子直冬。任左兵衞佐。於是出爲中國探題。居鞆津。按驗守吏功罪。而上高禍惡狹著。一月。直義與重能直宗及粟飯原清胤齋藤利康等謀。伏甲而召師直。師直至直義三條第。清胤意中變。目師直使去。師直覺。輙起出。其夜清胤與利康就告其謀。師直乃聚族黨自衞。召師泰於石川。乃使畠山國清代守而還。直義聞之。使人逆說之曰。我欲以子代乃兄。師泰曰。剪枝及根。尊意可知。臣將面答之。率騎二千人持一。擒郎日入京師。師直令赤松則村

讒人謂直宗重能也

基氏代義詮居鎌倉　補清村武藏　二高欲害直義故慍則直義亦無從用之意也

直冬遁於肥後　三角入道

五年　土岐兵庫頭

直義留於龍朝　越智伊賀守　中務大輔義房　右馬頭顯氏　河濱於豎陽　備粹亮顯能

明年

直常以尊氏不賞爲恨　賊實與顯家戰有功而師直不賞之故恨也

直義攻尊氏

扼杉川二坂以備直冬尊氏驚使使召直義直義入尊氏東洞院第其兵稍稍亡歸師直留者不滿千人且日二高以兵數萬來圍之尊氏使人出責問之答曰欲戮讒人耳乃縱兵逼攻尊氏怒欲親出戰直義挽之曰且聽其所言何遽與家僕爭尊氏從之師直乃解圍而去遣兵捕妙吉弗獲流重能直宗於越前召義詮執政以其弟基氏代居鎌倉師冬與上杉憲顯輔焉擯直義居錦小路第人莫敢往獨僧玄慧時問之而已尋削髮以堅二高之意二高密使人殺重能直宗及直冬直冬逃於肥後少貳賴尚以女妻之三角某起兵於石見以應直冬五年二高往擊之會土岐賴明叛尊氏乃召還師直佐義詮擊賴明虜之義詮任參議兼左近衞中將師泰攻拔石見五城終圍三角未能下而鎭西悉附直冬師直勸尊氏親征以亦獨背尊氏從之師直又欲殺直義而行直義即夜出奔南都不内走倚越智某於降於南朝石堂義房其子賴房畠山國清上杉顯能皆降焉顯能重能子也明年直義入據男山桃井直常素惡師直不賞已也以越中兵入據叡山約攻義詮義詮西奔遇尊氏師直還自備前合兵擊直常走之而將士多叛且日義詮走丹波尊氏師直走播磨直義遣賴房來攻尊氏會師泰至自石見尊氏并其兵逆擊賴房時赤松則村已死子則祐保白旗城不出直義又遣國清救賴房

御影濱松岡並在攝津　胡咽充塞也　饗庭命鶴丸氏直也　錦小路公即直義也

藥師寺次郎左衞門

左衞門藏人能憲　諏訪下宮祝部

武庫川在攝津

何物比丘　三浦八郎左衞門　吉江小四郎　武藏五郎師夏　尊氏義詮直義皆入京師　尊氏見參相親

二黨交警

太公望周文王之師呂尚也　有範藤原　參議謂義詮　軼過也商紂殷之君也

戰于御影濱尊氏大敗入松岡城城狹隘兵十驍咽師直逐雜卒出之衆怒而散將士亦出亡在者僅方百人尊氏師直釋甲且自殺訣飮至夜半會亡將饗庭氏直敲門來報曰臣濟議國清謀媾國清曰錦小路公固願之矣因出示男山來書書辭信然尊氏喜挺身歸京師二高不知所出欲削髮降藥師寺公義勸其戰死不聽二高欲奔四國聞細川顯氏舉四國應直義則欲航海東投師冬會甲斐人來告上杉憲顯與義予能憲起上野應直義擊師冬師冬終走甲斐爲諏訪氏所攻殺二高愕然遂削髮被笠蔽面東走欲追及尊氏上杉顯能兵故遮其間使不相及比濟武庫川三浦某兆師直曰何物比丘敢爾蔽面奪笠覿面曰是也拔刀斫之師泰望見欲走吉江某搶刺之師直子師夏等皆被殺於是尊氏自播磨義詮自丹波直義自男山皆入京師置酒會宴然寡語而罷直義素飭情要擧多歸之者上杉顯能以擅殺師直爲尊氏所逐而畠山石堂桃井氏乗勢驕肆與仁木細川土岐佐佐木氏相惡時訛言每夜有勒兵於邸者二黨交爲警備少納言藤原有範以儒學爲直義所親信以太公望自比說直義曰參議淫亂軼於商紂公修周文之德誰不嚮服直義意益驕七月直常義房又說曰聞仁木顯章等各歸其國赤松則祐與南朝通皆以將軍父子意而圖公也公宜速赴北國連

直義出奔
吟嘯呻吟嘯歌也
自如與自若同
八相山在近江
尊氏請自東伐
薩埵山在駿河
伊豫守氏綱
越後守義長

黙注標記

基氏時左馬頭從
左兵衛督
直義卒
尊氏鎮關東
七年
讃岐守賴春
曾我左衛門
北朝帝及上皇被虜
二上皇光嚴光明
一帝崇光也
左衛門佐義治
義興義宗等

臣邑越中甲斐以自固直義遂出奔將士率從之京師空虛義詮大懼且抵尊氏第請備其逆襲尊氏曰有命在天何足虞也吟嘯自如八月聞直義在敦賀以萬人赴討九月直義兵六萬來陣八相山迭有勝敗細川顯氏畠山國清勸直義媾和不聽二人怒降尊氏十月直義自越前走赴鎌倉尊氏患之乃因赤松氏請和南朝留義詮守京師而自將東伐遠江以東盡附直義尊氏以三千人保薩埵山直義陣伊豆府遣上杉憲顯石塔義房等將數十萬迎擊尊氏十二月宇都宮氏綱發下野兵應尊氏遇桃井直常于利根川戰而克之進至足柄山燃炬火彌野直義兵望見輒潰仁木義長以三百

騎追擊至伊豆憲顯走信濃直義與義房遁于北條尊氏遣義長等執直義入鎌倉基氏切救解之不聽基氏出奔安房尊氏使人召還之無何直義暴卒尊氏留鎮關東七年二月楠氏北畠氏以兵數千人奉帝襲京師細川顯氏敗走細川賴春死之義詮與百餘人至勢多橋橋已斷欲自殺曾我某泅至前岸取舟濟之依佐佐木土岐氏北朝二上皇一帝皆被虜新田義興義治亦奉宗良親王起兵東國來攻鎌倉稱十餘萬諸將以兵寡復議避之安房上總尊氏曰關東諸國聞我逃鎌倉則必率歸於敵不如迎擊也乃使基氏留守而自將五百騎發行收兵至武藏得數萬騎饗場氏直爲先鋒與

武藏守義宗
三浦介
右馬頭義基
伊豆守時氏

黙注標記

右衛門佐師義
右衛門督顯能
次郎左衛門尉正儀
陷男山
尊氏爲劍良基爲璽
後光嚴院
義詮寵道譽
左衛門尉信綱
近江守秀綱
於備道江判官氏
賴

義興弟義宗戰其兵皆少壯銳進敗走入尊氏軍尊氏軍亂遂大敗走至石濱近士二十餘騎返戰死之仁木義長伏兵擊義興等大敗之初石堂義房三浦高通叛爲內應約戰酣起刺尊氏義房語之其子義基義基告之尊氏尊氏義房高通出奔於是與義興合七千人又襲鎌倉基氏出戰不克走歸尊氏于石濱諸將亦稍稍來集凡八萬餘人而上杉憲顯自信濃救附義宗合二萬騎陣碓氷尊氏曰先破衆者寡者自走進攻義宗走之義興等亦散走京畿將士聞尊氏捷則率歸義詮義詮得兵三萬入京師官軍退保男山三月義詮與細川顯氏赤松則祐會絕官軍糧道圍男山數日會山名時氏與

子師義亦率山陰兵來助攻奪淀口四月諸將齊進攻北畠顯能于園殿楠正儀于更科破之五月終陷男山帝南走八月義詮立崇光太弟初光明之立也後醍醐天皇以僞器授之二月之亂其器又毀於是公卿議無劍璽而即位不可關白藤原良基曰尊氏爲劍良基爲璽何不可遂立是爲後光嚴院當是時政在於義詮義詮寵佐佐木道譽道譽即高氏信綱五世孫也初勸尊氏滅北條氏數困新田氏及直義直冬叛不爲變志屢拯義詮之危以故寵寄用事子秀綱弟氏賴等皆被親信山名時氏自力欲得邑於若狹使子師義就道譽請之曰將軍所約也道譽方貪不顧師義立望日暮以忿

時氏等應宮軍
吉良治部大輔
石堂中務大輔
赤松彈正少弼
八年
相模守清氏
掃部助
京水在奧濃
時氏擁戴直冬
尾張守高經
高經靳刀
靳之吝而不與也
九年
明年
仁木左京大夫
右馬頭賴之
神南山在山城

曰我寧須汝乎。馳歸伯耆。與時氏俱應宮軍。吉良滿貞。石堂賴房。嘗黨直義。赤松氏範。與兄則祐。起皆起應之。八年六月。同時入京師。義詮移北帝于叡山。而自陣鴨河東。道譽先敗。細川清氏獨止戰。義詮召謂之。已而山徒又通款於敵。義詮走近江。新田氏餘黨賴以自祐率土寇要擊。秀綱死之。行至攝津。土寇復起兵遣清氏下馬負北帝東走。迹亟求尊氏。已定關東。留基氏鎮之。佐以畠山國清。而西與義詮遇。與共入京師。而時氏兵日逃亡。走歸伯耆。時氏乃曰。衆之不歸我。我知其由也。乃索直冬。直冬自直義死。匿于長門。於是時氏擁戴之。歸者果多。足利高經。桃井直常。皆來送款。高經之克新田

義貞也。得其二刀。尊氏欲取之。曰。源氏之寶也。宜傳之宗家。高經靳之。紿曰。斷託於長崎道場。罹災矣。取他刀二燒而獻之。尊氏怒。擯斥高經。高經怨望。終歸直冬。九年冬。直冬等並起。東攻京師。義詮與道譽拒播磨。明年正月。直冬時氏。自丹波入。仁木賴章新爲執事。不敢要擊。尊氏奉駕走近江。六角氏賴。仁木義長等來援之。而細川賴之。以四國兵入援。賴之。賴春子也。於是義詮陣于神南山。時氏師義。與楠氏兵還攻神南山。諸將拒戰大敗。師義觀四目縱號曰。彼非道譽乎。卒逼擊。赤松則祐侍義詮。呼騎兵禦之。遇高馳下。師義被傷走。尊氏在叡山。聞神南之捷。進陣東山。遣義長清氏與高經

神意不右抗父者
尊氏歸京師
十三年
尊氏薨
義詮征夷大將軍
一色左京大夫
菊池肥後守
細川式部大輔
少貳筑後守
大友刑部大輔
畠山阿波入道道誓
國清誘殺義興
捐世謂薨也
十四年
明年
尼崎在攝津
尾張守義深
式部大輔義熙
義詮凱旋
國清嫉義長
右京大夫義長
日觀日也
義詮犯吉野時使義長陣西宮
有輔將軍助廢帝志其意不可測也

直常戰。於攻直冬于東寺。義詮軍山崎。賴章軍嵐山。絶其糧道。直冬遂走。界浦卜戰于八幡廟。巫曰。神意不右抗父者。諸將乃解去。尊氏迎駕歸京師。三上皇亦至自吉野。十三年四月。尊氏患癰薨。年五十四。北朝贈從一位左大臣。以義詮襲征夷大將軍。基氏爲左馬頭。官軍乘足利氏之喪。所在並起。鎮西探題一色直氏。爲菊池武光所敗。義詮遣細川繁氏代之。道病死。少貳賴尚。大友氏時。數擊武光。而新田義興謀襲鎌倉。基氏使畠山國清誘殺義興。親觀兵於入間河。關東大伏。國清說基氏曰。故將軍捐世。天下疑兩公之相忌也。臣請將兵南定吉野。以解新將軍之意。基氏然之。發八州兵。附國

清西上。十四年冬。國清入京師。明年正月。義詮率諸將出軍尼崎。國清進軍筒山。使弟義深別攻龍門。敗歸。又使弟義熙代攻拔之。赤松氏範約爲內應。不成來奔。諸將亦拔三城。遂攻楠氏赤坂。走之。楠氏奉帝居金剛山。五月。義詮凱旋。國清之入京師。視仁木義長專擅。深嫉之。乃密謂諸將曰。是役實圖義長也。彼日陣西宮。未嘗進戰。聞敗則喜。聞捷則憂。吾請從諸公誅奸臣。時細川清氏等。素與義長有隙。亦同之。七月。楠氏出兵攝津。國清清氏即赴之。議遂擊義長。義長聞之。遣子弟拒諸路。而自以兵守義詮。佐佐木道譽。夜潛自側門入。見義詮問。諸將所圖。而將軍右之。何也。然諸將意亦未可測也。

亡臣與義長議事亦引將軍以其間出逃入山義詮乃
稱疾作就寢義長罷出會道譽來與語至夜半道譽去
義長入臥內白事無答者乃大索之不得旦及清徽遂
走歸伊勢官軍乘勝北起衆歸罪於國清國清懼東歸
路經義長邑僅免而歸義長使弟義任與石堂賴房據
萬木山義詮令六角氏賴土岐南氏擊降義任遂討義
長義長遂降官軍十六年山名氏請應義長攻取美作
楠氏攻取攝津殺佐佐木秀詮秀詮道譽孫也初赤松
範資爲攝津守護傳之子光範道譽猾而奪之又欲奪
加賀於富樫氏予之於其婿斯波氏因細川清氏廷譽
之乃止清氏和氏子也時爲執事赤松則祐亦要道譽
女清氏欲得則祐管內一邑以賞其戰功道譽不許清
氏嘗設宴請義詮道譽更爲高會請焉義詮辭如佐佐
木氏以故兩家相惡清氏冠其子二人於八幡祠命名八幡
源氏故事也義詮猜之會有僧善傳者自鎌倉來曰
造佐佐木氏從容說次及清氏祈願書之事道譽索觀
其書不復返與明日袖適伊勢氏請上義詮伊勢足利
氏之司傳宣者也伊勢視其書咒義詮基氏而自代之
也伊勢心疑之未上也義詮偶有疾道譽入問視之間
出見清氏書那義詮曰未也召伊勢而上之義詮因擬
八幡祠又得清氏願書與前書同於是陰謀誅之後數
日清氏請入龍寺多參中義詮以間謀也夜遁走新

熊野掖摘而守清氏大驚使人訴其冤不許乃歸其邑
若狹留弟將氏以明無貳志不聽十月義詮遣兵討清
氏清氏南走因石堂賴房降官軍畠山國清亦救基氏
國清之內也關東將士多惡國清者國清盡收其邑將上
連署訴之基氏基氏誚國清國清懼走伊豆於義深走
信濃並起於應官軍清氏奏足利氏東北義長俱把
時氏臣請乘其虛克復京師詔許之十一月清氏賴房
等北上諸將不敢邀擊義詮與道譽挾北帝走近江義
詮子春王猶幼爲從者所抱走南禪寺僧良芳匿之致
被中送致赤松則祐則祐奉之白旗城而引兵入援道
弟氏範襲行宮焚節實與足利高經等從義詮於近江
凡一萬餘騎而無附清氏者十七年正月清氏遁去義
詮乃歸京師初道譽將走洒掃其第大壽盱酒留一僧
誡曰來者犒之已而楠正儀來僧迎犒之清氏欲毀其
第正儀不肯留鎧刀謝而去時人稱道譽老手傳得正
儀鎧刀傳以爲笑清氏走讚岐圖再舉山名師義出兵
爲援義詮令細川賴之擊清氏今川貞世擊師義師義
退而走清氏與弟氏春等據白峯官軍將中院氏據
西長尾遙近競起應之賴之方在備中七月航歸歌津
先遣其母說清氏曰公蒙讒而逃僕亦其心雖然自集
舊勳割離親戚公亦何忍也今苟改圖則聽公自新邑
十如許僕爲公保之清氏附答曰中國兵追附賴之

賴之絶清氏
新開遁江寺

清氏戰死

國清餓死
降者相踵

十九年

城壘全成。乃絶清氏。召其將新開直行曰。彼于我皆客。利速戰。汝向長尾。使彼分兵。而潛歸與吾夾攻清氏。清氏慓悍。獨身稱出。戰可擒。直行乃以兵五百。行燃火向長尾。清氏曰。長尾陷則敵出我背。不可不救。遣氏春以千餘騎赴救。直行射戰。至暮列炬。而潛還。黎明與賴之攻白峯。呼譟挑戰。清氏擐甲馳出。馬負箭。從與兩騎搏而死。氏春覺直行去。追之。途望白峯皆賴之旗幟矣。乃走和泉。長尾不攻而陷。四國盡定。而國清義深又降於基氏。基氏將誅之。國清西走。降官軍。不許。終餓死。義深脫走。後降義詮。於是降者相踵。大内弘世久屬官軍。略取周防長門。乃舉二國來降。十九年。山名時氏仁木

芳賀兵衞入道禪可

苦林在上野

憲顯爲管執事

左衞門佐氏因
尾張守高經入道
道朝

義將執事高經決之
治部大輔義將

初建武元年徵諸國地頭所入二十分一之故事也

義長。石堂賴房。吉良滿貞等。皆降。義詮皆宥其罪。基氏亦思上杉憲顯之育己也。招之信濃。授以越後守護。遣舊守護清禪可。禪可拒。憲顯不克。走下野。已而基氏召憲顯於鎌倉。禪可又要擊之。基氏怒。自將討之。大戰于苦林。破之。禪可遁走。乃以憲顯執事。以代畠山國清。細川清氏之敗。衆推斯波氏因。代執事焉。氏因高經子。道譽婿也。高經短氏因。薦後妻子義將執事。而已決之。高經及觀北條氏盛時。猥期其治平。已而所爲多失人望。初尊氏直義賦文武邑。入五十分一。充軍興費。高經倍之。如建武故事。衆怨之。義詮建坊門第。課諸將助工。赤松則祐功緩。高經罰奪其邑一所。遣五條橋道譽董役。

大原在京城東

賦、貢賦也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高經死、義將降
基氏薦賴之
更稱執事曰管領

義滿

義詮薨
基氏卒

徵京師戶粗。久而不成。高經捐私金。立成之。後高經宴諸將於第。招道譽。乃託事不會。而私張伎樂于大原。高經啣之。會道譽不納賦二歲。因奪其攝津守護。道譽終與則祐等共譖高經。義詮卽發徵兵備之。高經入見。訴冤。義詮慰解遣歸越前。二十一年十月。遣山名時氏畠山義深等。攻高經父子。二十二年七月。高經病死。義將降。高經既死。義詮欲以道譽執事。基氏薦細川賴之代之。更稱執事曰管領。十二月。義詮有疾。使幼子春王監政。是爲義滿。義詮遂薨。義詮官至正二位大納言。是歲夏。基氏亦病卒。基氏官至從三位左兵衞督。基氏材武。爲義詮鎭關東。使不失尊氏舊業。時論惜之。其子金王

氏滿

予汝子、父

滑稽、出言成章、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

有髮童坊

戲而相侮曰嘲

賴之五箴

俸、俸祿家制不止就

小笠原兵庫頭長秀
今川伊豫守貞世
伊勢伊勢守

草禮式檢尊氏義詮
知人善任之

嗣立。是爲氏滿。義滿立甫十歲。細川賴之爲管領焉。初義詮臨終。撫義滿。謂賴之曰。予汝一子。又指賴之謂義滿曰。予汝一父。賴之既以遺託輔幼主。内外望治。乃擇方正之士文武備具者。侍其左右。又擇滑稽者數人。削髮穿大袴。佩長刀。大巾。目以童坊。出入府中。爲將士弄客。將士中有便佞者。賴之輒使其所善狎呼之曰有髮童坊。以嘲侮之。更相懲戒。士風大革。賴之又作五箴。授將士曰。毋偏愛憎。毋修恩仇。毋枉是非。毋侵俸。毋私匿。又使今川小笠原伊勢三氏。草將府禮式。撿尊氏義詮所下文書。其出於高氏佐佐木氏宣達者。徹收奪之。世稱基氏善知人。義詮善任人云。基氏臨終。亦託氏滿於

點注標記
基氏歿氏滿託於憲顯
二十三年
義滿拜征夷大將軍
兵部少輔能憲
憲顯卒
能憲領其執事
刑部大輔憲春
建德二年
貞世鎮西探題
左京大夫義弘
右京大夫頼元
攻吉野
文中元年
後圓融帝
二年
兵部少輔氏春
直冬降
起第于室町
天授四年
五年
義滿出征
修理大夫義理
陸奥守氏清
土岐叛
七致刑部少輔
憲春爲鎌倉執事
氏滿有異謀
憲春自殺
憲方爲執事
安房守憲方
頼之罷職就國
斯波義將代管領讚岐也
義將管領
常久作詩

上杉憲顯曰謹奉京師約束與或倍畔氏滿小於義滿一歲憲顯盡心輔翼關東倚安焉二十三年義滿冠頼之為賓焉義滿遂襲征夷大將軍是歲上杉憲顯病卒義子能憲代為執事先是有平一揆者叛據河越憲顯率氏滿討滅之宇都宮氏叛又擊平之及能憲代執事新田義宗等起兵能憲與弟憲春擊獲義宗建德二年菊池武敏起兵肥後頼之以今川貞世為鎮西探題令大內義弘助焉以備之又命弟頼元助南朝降將以攻吉野文中元年北朝太子受禪是為後圓融帝二年遣細川氏春攻吉野獲藤原隆俊是歲直冬自石見來降義滿起第于室町稱花御所造四足門大搆四年徙居焉五年義滿出軍于東大寺遣山名義理小名氏清南侵拔七九城益召兵於近江美濃美濃土岐康行叛因又召兵於鎌倉討之是時憲春為鎌倉執事書其弟憲方將兵而西會康行降乃止而氏滿聞將士多怨望義滿者也竊有異謀謀洩義滿招還南師潛遺手書於憲春諫氏滿氏滿弗聽憲春憂憤自殺氏滿驚懼謝遂解以憲方為執事上杉細川二氏久執權於東西義滿漸長頗忌頼之近臣從而惡之四月義滿集兵於幕府遣使者就頼之第罷職就國以斯波義將代為管領頼之即日上途剃髮號常久作詩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去起尋禪榻臥清風

日本外史　卷之七　○廿五

點注標記
六年
弘和元年
南海盡定
後小松帝
三年
元中四年
良基中立自全
元年
六年
義滿召見頼之
頼之感泣
山名氏聲威獨熾
五州因幡伯耆丹波丹後美作也
左衞門佐師義
修理大夫義理
伊豫守時義
陸奥守氏清
中務大輔氏冬
上總介義數
修理亮高義
右馬頭氏重
欲大其家莫善於叛
六分一氏
宮内少輔時熙
右馬頭氏幸
播磨守滿幸
七年
八年
召頼之京師
頼元管領

已而義滿思其勳勞命總管南海焉六年山名氏清大破官軍于南海弘和元年又大破之南海盡定獨吉野隸南朝而已是歲北朝太子受禪是為後小松帝二年帝幸室町第元中四年帝冠義滿理髮攝政藤原良基加冠以為恒例良基歷仕六朝中立自全最與義滿親善五年義滿遊紀伊及駿河圖東南也六年又欲圖西海遊嚴島召見頼之命具舟赴鎮西遇風而還至讚岐乃屛人與語久之頼之感涕而出義滿遂歸京師當是時四方漸定諸宿將如赤松則祐佐佐木道譽前後死亡其嗣皆弱獨山名氏聲威甚熾初山名時氏數略取五州降因為其守護焉八子師義義理時義氏清氏冬義數高義氏重皆顯於世富最諸將世相詫曰欲大其家莫善於叛及義理氏清又攻取南海凡山名氏所管跨十州世呼曰六分一氏謂六分海內而有其一也義滿惡之常陰計誅鋤之時義承師義後其二子時熙氏幸分襲但馬伯耆守護師義子滿幸讒之欲奪其國七年義滿命氏清與滿幸赴討時熙氏幸氏清臨發請曰彼降而可赦則臣先諭之使來不必赴討也義滿曰降不赦也乃往擊走之義滿因分賜二州於氏清滿幸又令細川頼之討平備中八年春召頼之京師以其養子頼元為管領而頼之決事焉會時熙氏幸來訴乞義滿欲許之十月氏清請義滿於宇治別第觀紅樹先期

日本外史　卷之七　○廿六

滿幸遯幸氏清

去歲事謂降于氏 也之言

義滿迎之將

上皇從圖神也

義滿幸就國

康行之叛在天授五年 乃公氏清自言也 氏清滿幸合謀約期

畠山基國門佐 遊佐河內守

一夕氏清發和泉北上將襲見止滿幸遯之來告曰如聞幕議復時熙氏幸舊領請朝之會將而命之也公宜稱疾辭會氏清怒曰何與去歲言所反也被輕侮如此何拜趨之爲乃使人要義滿於途曰臣俄罹疾不能迎候義滿已至宇治迴駕而歸一行驚異滿幸娶氏清女尤見親愛所言皆聽自在京師而總管四州管內有上皇邑奪而幷之義滿數下教還納滿幸佯迎上皇使而陰誡邑人逐之義滿大怒命滿幸罷就國曰汝獨衞無益宜去據汝國十一月滿幸歸丹後京師指目快之滿幸慚恚潛往界城說氏清曰近日之政公謂之何去歲使吾曹討時熙氏幸而今歲赦之將反討吾曹是非

拔絕根之計乎今闔族戮力以舉大事在京諸將誰能敵我苟得取京師附者必多如土岐富樫諸族方懷怨望必先衆來屬公速揚兵以除細川氏爲辭事無不成矣氏清素有異志自負材武土岐康行之叛也義滿卽討平之氏清聞而笑曰康行易與耳至如乃公自不然也於是遂約滿幸言合謀約期而別各自集兵欲夾攻幕府幕府未之覺也議曰氏清亡狀不可不譴責而事端於復邑邑不果復則是予奪聽於下也於是果復時熙氏幸之邑遂議討氏清氏清聞之故使使謝前日之罪者再三義滿徵誓書宵之事卒解十二月丹後人上變告滿幸反幕府未信畠山基國將遊佐某又自河內

古山十郎

義滿戰 視嚮背衆叛內也

詮範獻異議 一色刑部大輔詮範

東寺內野地勢隔絕 接近

其將指氏清

今川上總介 六角判官大膳大夫

赤松義則

對家僕之禮 右京大夫賴元 右衛門佐基國 上總介範則 治部少輔詮範 治部大輔義重

告氏清大修戰具將發基國義孫了也以聞氏冬出奔男山義理又舉紀伊兵北嚮於是京師大驚義滿以書諭義理義理不聽於是義滿乃親臨古山滿藤第會諸將議戰以視具嚮背諸將皆至衆議不決或曰觀聽彼輩所訴以舍之必無事矣義滿曰氏清蓄異志日久今日之舉非必有所訴卽今日吉之明日復反吾聞彼輕易諸君曰幕府諸將誰能敵我吾爲諸君恥之不可不誅也意彼必謂我據東山敵岳也吾乃親出陣東寺而諸君盛兵於內野彼見內野軍必來衝焉則鼓螺相應夾而擊之可一戰而殲也衆皆然之一色詮範進曰臣敢獻異議夫元帥在後諸將前進是戰之宜也前議反

之且東寺內野地勢隔絕難於策應不如諸將陣內野也一隊于東寺而以臣弟爲牙營則彼必悉銳赴我中軍其將可擒也彼卽自東洞院北上乎則諸將迭出要之街巷中東寺兵尾擊其後可以鏖之義滿曰善明早遣今川泰範六角滿高以八百騎據東寺而自與弟滿詮率三千騎出陣于詮範堀川第烏帽直垂帶刀而不甲討家僕之禮也諸將皆備甲以次而前細川賴之細川賴元畠山基國赤松義則備其西北佐佐木高詮斯波義重備其西南以大內義弘爲先鋒兵五千餘騎內野而陣初氏清滿幸期是月二十七日入京師而遊佐某察河內爲山以要氏清氏清後期二日至男山氏

點注標記

小林備理亮

時直流涕諫氏清

欲進則傷勇欲戰則傷義故曰忿將背也

大足次郎左衛門

義弘為決

隻騎單騎也

關平次米原平次等為土屋黨

清在男山召其宰小林時直謂曰吾為新田氏支族郎代足利氏誰為不可吾得為將軍以汝執事時直流涕曰臣欲諫止此舉而久被疏斥乃今日得見耳今諸將之富誰如君家者皆恩舉事神豈右之郎獲罪乎諸將安能為我下臣慼嚮背焉獨有前死而已若夫執事職則命之他人氏清退喝義數曰時直意色甚決汝與之耦無使浪死義數意亦欲遠死唯唯而退滿幸臣大足某亦諫滿幸滿幸不聽卽夜氏清以二千騎浮橋濟淀使氏冬以三百騎遶鳥羽路會軍而滿幸千餘騎濟梅津欲自後應之已而滿幸夜迷失道氏冬軍又無鄉導徑淖中相驚而退氏清待報不至乃遣義數時直先進呼譟過義弘義弘陣大宮謂其兵曰我曹數樹功於鎮西至戰上國今日為始汝等勗之縱射手二百而三百騎下馬稍進搏戰數合死傷相當義數時直顧馳義滿軍義弘曰使敵隻騎過我營而北我之罪也走而遮之手揮薙刀斬時直義數得間北馳踰垣而墜為牙兵所獲義弘馳赴中軍上言曰臣殊死戰而氏清大兵繼至請賜援兵將軍發臣誰繼臣者義滿視其鎧馬來啟壯之手賜佩刀曰更以此一戰因麾義則赴援滿幸至梅津聞大宮戰已酣則疾進與賴之基國戰高詮來援擊土屋黨殲之斬大足而基國等兵不利義滿親赴援之大呼曰盍速梟豎子諸將爭進滿幸遂敗走義數滿幸

點注標記

右馬助滿則

斬氏清

右馬頭滿範

小次郎辰房

謀反逆者終如何

明年

割地賞功

今富莊在若狹

明德之役

駿河守師高

師高父赫上野入道常為佐々木氏之臣

師高訣父而自殺

滿幸逃鎮西後被誅

右馬助滿氏

七郎時清

紀理走和泉也

既敗敗卒走報之於氏清氏清乃與氏冬合而進義則逆戰其弟滿則死之山名時熙以事端起自己也力戰當氏清遯亡其兵走歸於義弘義弘義則交馳使乞援於義滿義滿顧左右無可遣者詮範以軍吏在麾下自請而往勝敗未決於是義滿建牙旗而進氏清兵望見曰將軍至矣乃潰奔詮範與子滿範注目氏清前鬪遂斬之及其兒辰房辰房氏重子也氏清首至麾下義滿顧謂衆曰諸君視謀反逆者終如何也時十二月晦日也明年正月割山名氏地賞諸將賜和泉紀伊於義弘隱岐出雲於高詮美作於義則丹波於賴元山城於基國賜詮範以令富莊義則則祐子高詮道譽曾孫也時北朝年號明德謂之明德之役滿幸之走也有詒而止之者為不聞而逃二月歸伯耆使其將鹽冶師高守出雲高詮將吏來誘以利師高答曰山名氏所以至此者失義於足利氏也吾亦不欲失義於山名氏吾父分自與吾異將出應命幸善視之乃諭其父出降送至城下既訣而自殺曰吾不忍與父鬪城乃陷其兵走報滿幸滿幸聞氏冬在因幡又走歸之氏冬素有降志欲迎擊滿幸以籍口滿幸終削髮逃鎮西後氏清五歲而被獲誅氏清有二子滿氏時清初以父命逃欲歸滿幸而不相遇亦削髮南走欲見其母母慍不見伏刃死二子走歸紀理義理乞降義滿不許令義弘之國紀伊人盡

義理逃氏冬降
細川頼之之卒
下野掾義政
左衞門尉基綱
上杉安房守
若犬丸稱隱四郎
陸奥
田村刑部丞
加封氏滿
少貳冬資等
四方大定
南朝講和
北帝之時更拔承
吾龜山兩統更立
之議
受神器

點注標記

附。義弘義理航海逃。氏冬乞降。陳其初無叛志。特赦之。於是事即定。三月。義滿欲率諸將賀捷于男山。細川頼之疾篤。義滿止行。使頼元問其所欲言。頼之曰。近者山名氏擾動驕驁。令臣常憂之。今既獲焉。天下誰復爲將軍之患者。臣可以瞑也。乃卒。義滿親臨其喪。哀泣送之。爲手寫佛經。又設法會于內野。弔陣亡將士。初氏滿聞氏清叛。發兵將西上。爲其黨援。聞其敗死。乃止。先是新田氏餘黨小山義政。殺宇都宮基綱。氏滿遣上杉憲方。攻降義政。義政復叛。氏滿自將擊殺之。其孤若犬丸。又起兵於陸奧。復攻殺之。其黨田村則義小田五郎者。亦起兵。遣上杉朝宗擊夷之。獲新田氏遺孽二人。送京師

日本外史　卷之七　○三十一

斬之。義滿乃加封氏滿。以陸奧出羽。令川貞世等。亦擊平少貳冬資等。於是四方大定。獨楠氏遺孽。保守大和河內之間。以爲吉野藩蔽。義滿使畠山義深大內義弘圖之。義深盡拔楠氏城壘。吉野孤立。義弘乃以義滿意。奏請南朝講和弭兵。駕還京師。授器北朝。則自今以後。兩統更立。猶北條氏時。帝許之。乘輿北還。義滿以北朝意。欲用來降禮。帝欲用禪讓禮。物議洶洶。六角滿高謂義滿曰。器在彼。彼乃眞天皇矣。若窮蹙之。滿高義滿策。爲六角氏領子者也。義滿乃迎駕。御于大覺寺。閏十月五日。後小松天皇受神器於後龜山天皇。後龜山即後醍醐皇孫也。自後醍醐南遷。凡五十有七年。而北朝五

五帝光明崇光後光嚴後圓融後小松也
南北朝合
應永元年
義滿讓職於義持
二年
金閣寺
四年
氏滿卒
滿兼繼爲東管領
朝鮮請修鄰好
應永之役
新設右兵衞佐
義弘諸貞世
貞世與義弘構陰謀所以誅之
宜之所捨行者也
義弘與滿兼合謀
六年
義弘至界城
宮田少輔詮直
某五郎左衞門
吾愧見公
美濃守撤退

點注標記

帝改元者。自曆應至明德。十有七。天下以足利氏故。槪奉其正朔。至是與南朝合。物情益服焉。後小松天皇應永元年。義滿請讓征夷大將軍於長子義持。二年。義滿削髮。號道義。營北山別業。使諸將助役。起金閣。四年。從焉。義持居室町第。而內外之事。取決於北山。十月。氏滿卒。子滿兼襲關東管領。當是時。足利氏威及外國。朝鮮數遣使者鄭夢周等。造今川貞世。請修隣好。是歲使者遂來京師。義滿使大內義弘接待之。義弘嘗說貞世曰。方今之勢。弱者被誅。強者免禍。公盍與我及大友氏。連兵以自強。貞世不聽。義弘反與斯波義時等。俱譖貞世。義滿乃免貞世。約東九國皆危疑。菊池大村氏並起

日本外史　卷之七　○三十二

兵。義弘擊平之。兵力益強險。與滿兼合謀。東西相援。以圖義滿。六年。滿兼密招貞世。貞世封其書上。義滿。義滿召義弘。義弘不來。十月。義弘起師周防長門諸國。以至界城。土岐詮直起美濃。京極某起近江。山名氏清二子起丹後。並應義弘。而滿兼亦出陣武藏府。寓言援義滿。義滿於是急召貞世。曰。吾愧見公也。時幕府兵寡。土岐頼益六角滿高等。往討美濃近江。在者皆不堪戰。義弘曰。氏清唯攻京師。自喪兵馬。所以敗也。因爲守計。修堙壘。起樓櫓。自巡視曰。雖有百萬衆。不能破已。義滿先遣僧中津。諭起兵之由。義弘對曰。吾自十六歲。在鎮西大小二十七戰。隷氏清掃南朝。功勞頗著。昨年之役。介弟

昨年之役。謂擊菊池大村二氏之役也。義弘之弟弘勝戰死。
乃公。義滿自言也。
斬義弘。尾張守滿家
右馬頭滿元
大膳大夫康行
伊豫守滿貞

點注標記

滿兼還鎌倉
間牒問也
朝宗講和
藤澤在相模
藤澤。皆滿兼所封故
足以招疑。以指復勸滿兼共作亂之疑也
召貞世
遠江守範國

又沒而幕下不恤其孤也。且聞有削國之議。密令少貳菊池誅我。而頻頻召我。我不能無疑。吾已與鎌倉公約。將入諫幕下虐政也。中津歸報。義滿笑曰。奴輩自負其強。不知乃公實使然焉。乃自率管領以下諸將。出陣東寺。遂進至男山。近畿將士來集者三萬餘騎。以細川賴元等十一將。將之往攻界城。城甚堅固。義滿令諸將息戰。築長圍。至十二月。乃縱火四面而進。樓櫓皆倒。大戰良久。義弘走出。誤入管領畠山基國軍。基國子滿家與鬪。斬之。義滿乃賜紀伊於滿家。賴元、滿元有功。賜之和泉。謂之應永之役。土岐詮直等皆平。初詮直之舅曰康行。康行者。賴康子也。天授中。襲美濃守護。其弟滿貞

在京師。欲奪兄職。譖曰。詮直謀反。康行助之。義滿遣滿貞及從弟賴益。往討降之。宥康行。逐詮直。以故詮直遂死於叛。近畿既平。滿兼乃引兵還鎌倉。義滿謀知其謀。或因問貞世曰。貞世子弟留守遠江者與謀焉。彼曩被命不即來者。以是。貞世懼。走歸遠江。義滿怒。欲討貞世。以及滿兼。滿兼執事上杉朝宗百方講和。義滿乃賜滿兼以足利莊。凡與謀者。皆釋不問。貞世退居藤澤。上杉憲定使人謂貞世曰。子之退居。適足以招疑耳。貞世乃歸遠江。憲定。憲方子也。已而義滿思其功勞。召至京師。待之如初。踰歲而卒。貞世頗涉書史。著書譏切時政。往往有中云。初貞世父範國仕尊氏。為駿河遠江守護。命

上總介範氏
上總介泰範
中務少輔仲秋。貞世弟也
傚細川賴之以弟賴元為子襲領
七年
大內新介持盛。嘗諫其父擧兵入京
削髮之年。應永二年也
五山。東福、相國、建仁、天龍、萬壽之五寺也
西南不逞之徒。侵擾外國
不逞。猶不快也
八年

點注標記

九年
義滿受明主之封
愛義嗣
再幸室町第
十五年
幸北山
嫡義持、庶義嗣也
生歲戊戌

貞世襲領。貞世不受。使兄範氏領駿河。襲至姪氏家。姪孫泰範及義滿時。乃割駿河數郡。加賜貞世。泰範意貞世所請。與義弘俱譖之。至是義滿終令貞世養子仲秋襲領遠江。如細川賴元故事。七年。大內義弘子持盛來降。以其嘗諫父宥之。削其封之半。義滿性豪侈。而數平亂逆。志益驕。待將帥甚倨。朝臣往來其家者。或以家隷遇之。其削髮之歲。適叡山。儀准法皇御幸。又喜土木。創寶幢相國諸禪寺。定為五山。置僧錄司。僧中津、妙葩、祖阿、周信等。皆見厚遇。先是我西南不逞之徒。侵擾外國。義詮時。元主令韓人來請為戢之。元亡。明興。明主元璋亦數托僧來請。八年。五月。義滿私遣祖阿通好於明。賚

議菅原秀長草書。書辭甚恭。九年。明主使僧道彝齎書及冠服。封義滿為日本國王。義滿受之。至足利氏中世。使聘往來。皆以王稱義滿。又多內嬖。生少子義嗣。愛之。欲廢義持。未果。先是。帝再幸室町第。十五年三月。請幸北山。義滿自被法服。擕義嗣奉迎。拜義嗣為五位左馬頭。遷四位少將。四月。冠于宮中。儀准親王。自是嫡庶不相善。識者譏之。然尊氏義詮之世。諸將狃恩叛服無常。自氏清義弘伏誅。無不畏服者。世稱義滿生歲戊戌。戊字皆從戈。故能以戈戟平天下也。

日本外史卷七終

日本外史卷八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中

義滿甍　兩院。源氏人爲奉行也　官爵敘任之例　義持辭賜號　明主太宗名棣　恭獻王　明年　滿兼卒。持氏嗣　左馬頭持氏　左兵衛佐持仲　宇都宮攝大氏　斯波尾張守　大膳大夫政宗　右衛門佐氏憲　十八年　參議尹綱　十九年　帝讓位　稱光帝　稱光。後小松長子　南朝遺臣請如約　二十年　伊達松犬丸　懸田播磨守定勝　畠山修理大夫　二十一年　北畠大納言滿雅　關民部

五月。義滿甍。義滿初敘從五位下。任左馬頭。累遷從一位左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終至太政大臣。准三宮。初久我氏爲源氏長者。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至義滿時。乃屬之於足利氏。終足利氏之世。其官爵敘任。例概如此。而至太政大臣者。止於義滿。義滿之甍。詔贈太上皇號。義持惶懼辭不受。明主諡義滿。曰恭獻王。義持受之。明年六月。滿兼卒。初氏滿至從三位左兵衛督。而滿兼以從四位下左兵衛佐終。後以爲例。滿兼二子。持氏。持仲。持氏爲嗣。先是宇都宮氏廣爲亂。斯波持詮爲陸奧探題。擊斬之。獻首鎌倉。滿兼賜持詮以氏廣邑以賞之。伊達政宗作亂。滿兼遣執事上杉氏憲擊平之。十八年。飛驒國司藤原尹綱兵起。義持遣京極高數擊平之。十九年。帝讓位於皇太子。是爲稱光帝。諸南朝遺臣請立後龜山後。如約。足利氏議。立南朝皇胤者。非我家之志也。終不聽其請。於是諸國兵起。二十年。伊達氏懸田氏起於陸奧。持氏令畠山國詮攻之。二十一年。北畠氏關氏起於伊勢。義持令土岐賴益攻之。明年皆平。當此之時。關東兵力倍於京師。而天子發立。公卿易置。則京師專之。威權無比。世俗呼曰公方。初義滿定幕

土岐美濃守　明年　公方　三管　四職　京極四郎左衛門　七頭　吉良。斯波一家。吉良故足利數　入後吉良　關東公方　兵庫頭憲房　修理大夫重顯　左兵衛佐滿直　篠川　關東三管　八館　憲基代氏憲爲關東執事　右衛門佐入道氏憲禪秀　安房守憲基　民部大輔憲定　右衛門佐滿隆　稻村　乙若丸次郎爲持仲　仲。新殿御所。即持仲也　氏憲作亂　二十三年　彈正少弼氏定　今川遠江守　下教令救持氏　江戶遠江守　豐島太郎

府官政。武衞。細川。畠山氏。更爲管領。謂之三管。山名。一色。京極。赤松氏。更爲侍所別當。謂之四職。武衞。卽斯波氏。京極。卽佐佐木氏也。武田。小笠原氏。更司弓馬禮式。吉良。今川。澁川氏。更爲武者頭。伊勢氏爲奏者。謂之七頭。關東亦擬之。自稱曰公方。故上杉憲房之後。世居鎌倉山內。憲房兄重顯。其後世居扇谷。稱兩上杉。更爲管領。而故氏滿弟滿直。管陸奧出羽。號曰三管。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那須。宇都宮。八族。曰八館。當持氏之時。上杉氏憲執事。持氏與之有隙。氏憲辭職。以上杉憲基代之。憲基。憲定子。憲房玄孫也。氏憲。重顯玄孫也。持氏叔父曰滿隆。頗有聲望。養姪滿仲爲子。氏憲說滿隆曰。公方耽溺酒色。不可統師。而憲基爲政。又有偏私。匡邪靖難。非君而誰。君若舉事。臣請輔之。乃矯義持教令。密招將士。將士競附。二十三年。十二月。氏憲將兵奉滿隆滿仲。以圍持氏。持氏大驚。遽騎馬而走。入憲基山內第。憲基令族氏定拒之。衆寡不敵。持氏夜出西走。從士多爲追兵所殺。至藤澤道場。氏定自刄。憲基走越後。諸敗軍聞持氏在伊豆國清寺。皆來集焉。狩野介某黨於氏憲。來攻破之。持氏走駿河。依今川範忠。告急於京師。京師方流言大納言義嗣以不得立。竊懷觖望。與氏憲通謀。欲伐義持。義持迫義嗣。使削髮。幽之于相國寺。下教關東將士。令救持氏。憲基起兵越後。江戶氏。豐島

二階堂下總入道
岩松治部大輔
二十四年
大森孫七
葛山備中
滿隆氏憲皆自殺
兵庫助氏春
明年
義嗣暴卒
二十九年
佐竹左馬助
明年
持氏有叛心

氏。二階堂氏並起。兵武藏。以討氏憲。氏憲遣兵攻之。敗歸。氏憲婿岩松持國。起兵上野。以應氏憲。二十四年。正月。氏憲與持國。夾攻武藏。勝而平之。既而持國驕恣。將士離心。氏憲終敗歸。而附持氏者日衆。持氏乃以今川氏。大森氏。葛山氏。兵攻鎌倉。復之。滿隆滿仲氏憲及氏憲卒長尾氏春等。皆自殺于雪下僧舍。持國聚殘兵。與持氏將。舞木宮內戰。兵敗被擒。明年。義嗣暴卒。二十九年。佐竹某叛。持氏。持氏與戰于比企谷。斬之。小栗滿重。宇都宮持綱又叛。據結城。持氏令上杉氏小山氏擊之。明年。持氏自將攻結城。拔之。斬滿重持綱。京師發軍至駿河。聞事平而歸。持氏凱旋至武藏府。聞義持庇故氏

三十一年
義持讓職
右近衛中將義量
三十二年
義持再聽政
越後守持貞
筑前守貞範
律師則祐
上總介義則
三十四年
則友官名俗稱未詳
左京大夫滿祐
常陸介祐之
義雅俗稱官名亦不詳
右馬頭持元
但馬守滿熙

憲孤子某也。怨之。有畔心。欲移兵西上。三十一年。三月。義持遣僧服西堂。至武藏。諭持氏。弭兵。持氏不聽。西堂往來辯說。請義持持氏。約為父子。至九月和成。持氏乃歸鎌倉。義持性媮惰。時會京畿無事。以游宴為事。使三管四職。更治具招請。先是一歲。讓軍職於長子義量。而自削髮稱道詮。三十二年。義量卒。義持再聽政。寵赤松持貞。持貞貞範孫也。初貞範弟則祐。以功領播磨備前美作。以傳於子義則。三十四年。義則卒。四子。則友滿祐。祐之。義雅。則友夭。滿祐為嗣。襲領三州。義持欲削其所領。予之持貞。滿祐怒。自焚其第。奔歸播磨。義持遣細川持元山名滿熙往擊之。諸將多與滿祐連姻。不欲往。十

令持貞自裁
正長元年
義持薨
尾張守滿家
闔得義圓
裹頭見將
帝崩
南遷在正平七年
還還自吉野也
後圓融後光嚴皇
子

月。連署。訴持貞亡狀。義持不得已。令持貞自裁。而赦滿祐。歸京師。義持疾作。正長元年正月。薨。至內大臣右近衞大將從一位。初義持有六弟。懲義嗣之禍。皆以為僧。及義持疾篤。無嗣子。幕議或欲擇其一人。為嗣。或屬意於持氏。持氏亦冀立。管領畠山滿家建議。不若質之神也。自赴石清水祠。闔之。得義圓。義圓者。義持第三弟。為青蓮院僧正。於是蓄髮。及義持薨。入室町。為喪主。三月。敘爵。以其髮猶短。裹頭以見諸將。更名義宣。後更義教。七月。稱光帝崩。義教迎崇光帝曾孫於伏見。立之。初崇光南遷。後光嚴以太弟。即位。崇光還居伏見。欲立其子榮仁。囑之於細川賴之。賴之不奉詔。立後圓融。以至於

上皇後小松也
凡天子崩為晏駕
者臣子之心猶冀
宮車當駕而晚出
也晏駕也駕駅也
亦意示不與立意
也
後花園帝
後花園崇光曾孫
後龜山後醍醐孫
土岐大膳大夫
寘皇子嵯峨
尾張守持國
越智彈正忠
高鳥城在大和
改元永享
正月義持薨七月
稱光崩故謂於王
室將家皆為凶也
持氏私用正長號

帝。伏見氏日微。上皇憫之。下宜以榮仁子貞成。為無品親王。中外皆稱。有如宮車晏駕。親王必立也。帝聞之。弗懌。貞成削髮以示意焉。貞成子。曰彥仁。及帝有疾。上皇與義教決議。令管領滿家迎彥仁。立之。是為後花園帝。後龜山皇子某。立而不得。怒奔伊勢。明年。北畠氏越智氏並起兵。義教令土岐持數攻北畠氏。破之。以皇子歸寘之嵯峨。令畠山持國攻越智氏於高鳥城。未能下。是歲改元永享。朝議謂。正長之號。於王室將家。皆為凶也。而持氏慍不得為將軍。猶私用正長。曰。吾何屈於還俗將軍乎。義教亦自知天下多不服己者。銳意為政。待諸將。下假辭色。軍國之事。多所釐革。二年。徙鎮西豪傑。以

還俗判坐
不假辭色屬辭嚴色也
二年
三年
四年　今川駿河守
觀岳　岳富士山也　小笠原信濃守
八年　村上左京大夫
安房守憲實
憲實諫持氏
掃部助憲直
右京亮直兼
明年
十年

究京師又欲圖東南三年遊伊勢及紀伊四年遊駿河
館今川範政宣言觀岳是時越智氏猶據高烏城固
不拔者數歲義教益遣兵攻之義教學武技從小笠原
政康受射八年政康與村上賴清鬭于信濃賴清輙敗
乞援於鎌倉持氏欲援之憲基子憲實爲執事諫曰彼
非我管國也何關我事哉且我援賴清則將軍必援政
康是以兄弟之邦開天下之爭也持氏憚憲實權力勉
從之上杉憲直一色直兼有寵於持氏因間憲實明年
四月持氏令憲直直兼託援賴清徵兵於武藏欲誅憲
實府下騷擾兵士大集於山内持氏懼自往山内面諭
憲實歸罪於憲直逐之憲直逃入藤澤寺事輙釋十年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八　〇五

持氏冠賢王
三世滿兼氏滿持氏也
一色式部大輔
請討持氏
中務少輔持房
治部少輔教朝

持氏冠其子賢王欲行禮于鶴岡祠如遠祖義家故事
憲實又爭曰冠于室町受將軍偏諱禮也自先公至公
三世以爲恒焉今君乃變之不可持氏曰還俗將軍何
足以冠吾子哉冠吾子者非今上則伏見龜山二王而
已遂冠祠前命名義久諸將皆入賀之獨憲實稱疾不
入賀持氏怒欲發兵攻憲實憲實乃奔上野據平井城
明日持氏即遣一色時永將兵往討憲實遂留三浦時
高輔義久守鎌倉而自將出陣武藏府憲實告急於義
教義教奏請討持氏一行詔副以教書使故上杉氏憲
二子持房教朝齎之以徇東北三道東海東山兵從持
房自箱根進北陸兵從教朝直赴平井合於憲實而南

早川尻在相模
[illegible]守滿貞
梁田出羽守
名[illegible]訓
持氏乞降
彈正入道芳傳
十一年
持氏自殺
髫小兒髮也齔毀齒也爾幼齡也
日光山在下野

下陣于分陪持氏分兵拒之九月持房等與持氏兵戰
于箱根不利又戰于早川尻破之進逼鎌倉十月三浦
時高叛持氏攻義久義久與祖叔父滿貞走匿扇谷梁
田某名冢其力戰死之其他將士皆率歸憲實持氏窮
蹙十一月持氏遂削髮乞降憲實使長尾芳傳從持氏
于永安寺置兵監守迫憲直直兼使自殺盡殺其從士
自與關東將士連署請義教宥持氏死使者十餘反義
教竟弗聽十一年正月憲實以義教令遣兵令諸軍圍
永安寺持氏縱火寺塔與其妻俱自殺義久滿貞皆死
持氏少子二人曰春王安王皆髫齔爲乳母長尾氏所
挈遁走日光山義教遣使鎌倉勞諸將以憲實管領東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八　〇六

憲實削髮退居
兵庫頭清方
十二年
七郎左衛門氏朝
佐公指持氏
七郎光久
以與適與生死也
氏朝舉兵
一色伊豫守
野田右馬助
大井吉見未詳
起憲實視師

國憲實恐負殺君之名也自往永安寺伏謝于持氏影
前抽刀將自殺爲從者所止不果乃削髮退居國清寺
使弟清方與教朝同行管領事四索持氏餘黨十二年
正月春王安王潛遣使諭結城氏朝曰請假子之力擊
上杉氏以復父仇氏朝謂其將士曰吾被佐公恩眷而
不能救其死今兩郎君託我以大事是武人之榮也吾
其可不出力生死以之乃令其子光久迎致二孤因大
聚宗族修結城古河二城分兵守之持氏遺臣一色野
田大井吉見諸族並起應之事聞京師義教授旗於持
房赴鎌倉再發東國兵以助清方七月清方將諸軍圍
結城氏朝力拒數破上杉氏軍義教益發兵又起憲實

曰吾云々義教詮臣下也

義昭說皇子

廉問廉察也

嘉吉元年

點注標記

七郎成朝

先至先二孤至也

驗義昭首

戮持氏二孤

長尾因幡守實景

覩師憲實辭弗聽憲實乃率東北三道兵攻氏朝氏朝勉彊上州與城固守憲實等不能拔也當是時越智氏城已陷而北畠氏復起兵義教使人就講和焉曰吾定關東然後剪滅之義教季弟爲僧曰義昭後龜山皇子在嵯峨大覺寺者義昭與之親善於是義昭說皇子曰東西兵亂皇子欲復舊業是時爲可北畠氏雖既和聞皇子起必復起兵七岐一色輩皆怨將軍其來附必矣又密使八約菊池大村諸族起兵遙爲聲援菊池答曰結城不下二歲者天下必動搖可以乘而起也義昭乃閉門蓄髮義教怪其久不出廉問知實乃遣兵且捕之義昭逃亡不知所之乃圖其形索諸國購以千金嘉吉

日本外史　卷之八　〇七

元年三月義教詣伊勢神祠疑北畠氏匿義昭親詗察之也四月結城古河皆陷氏朝父子戰死城兵慭死之以脫二孤二孤逃走爲上杉氏兵所獲獨持氏季子永壽王走信濃氏朝季子成朝走常陸上杉氏兵擁二孤而西五月薩摩人亦獲義昭首而東先至京師首壞敗不可辨義教召義昭所昵童子視之童子曰果僧正則其二齒缺矣驗之果然義教大喜乃遣使者迎二孤戮于途遇之垂水護將長尾某乃入道傍佛寺進浴二孤二孤亦知其意正坐受刃春王年十三安王年十一首至京師義教召其乳母問持氏子猶在乎乳母不答嚙舌而死初尊氏與直義謀曰義詮不武難以寄重任宜

左馬頭基氏

基氏已敗義詮之家亦乱

嘉吉之亂

左京大夫滿祐入道性具

一色刑部少輔

土岐大膳大夫

嬖姬小辨

武田大膳大夫

讃岐守持常

誅持士自危

點注標記

滿祐與持貞爭邑

事在應永三十四年

伊豆守貞村

訴貞村

家兄義持也嬖持貞也嫡即貞村也

三尺入道

找戮厄面

鵜飼之職

令基氏鎭關東以鎭護之乃立基氏輔義詮曰子子孫孫相輔勿相背也然義滿義持皆有滅鎌倉之志至義教乃能成之云基氏之家既敗而義詮之家亦自是亂矣義教爲人猜暴以盛氣馭下既滅關東意益驕自謂爲父祖所不能爲天下無復足畏者先是義教襲職而三歲侍女三人有罪賜死赤松滿祐女與焉或曰滿祐怨望有異心義教聞而因之滿祐逃奔播磨遣兵攻之滿祐力窮削髮出降宥之其七歲遣一色義貫土岐持賴攻越智氏義教嬖姬小辨者其家與一色氏有怨因讒義貫通欵越智氏義教即命武田信榮就軍中誅義貫處其族又疑持賴命細川持常殺之諸將士人人自

日本外史　卷之八　〇八

危而滿祐最疑懼滿祐之與持貞爭也及持貞死遂并其邑持貞兄子貞村幼喪父邑除義教見其美姿容收爲近侍甚寵之曰家兄死其嬖吾則死其嫡自有別也因蹴斥滿祐滿祐形貌矮陋義教戲呼之曰三尺入道滿祐嘗侍宴醉舞謠曰軀矮勿侮三國之主義教愈憎之義教畜猴每滿祐入謁使人放猴爬其面滿祐拔刀斬之心深怨義教而不形顏色時幕府多怪有狐夜鳴屋上宿直者或闚空室中見有偶人數十爲鵜飼鶵飼者散樂曲名也忽而不見義教略不加意貞村已壯寵之不衰遂欲割滿祐邑予之將就其第諭意從容謂滿祐曰聞汝園池鳧乳矣可一觀否滿祐佯喜請期期六

纂注標記

左馬助教祐
彥五郎教康
渥美小次郎
斯波治部大輔
滿祐弑義教
左衛門督持國
右京大夫持之
義勝嗣
詔討滿祐
大膳大夫信貫
右衛門佐持豐
修理大夫教之
相模守教清
蟹坂法華山並在
播磨
撓亂也

月廿四日滿祐從子曰教祐爲幕府近臣微聞削邑之議以告滿祐滿祐大恚於是名長子教康家臣渥美等議曰吾宗積功於將家將家遇我亡狀非一我伏受其制何所底止予吾欲先發行大事汝等爲我努力教康等贊之乃伏甲三百於第中而請義教義教卽往道隨兵于門外獨與朝貴諸將入置酒高會觀散樂樂手鵜飼時已薄暮第中有呼曰廐馬逸矣因急闔門門闔而甲發義教將起教康教祐耦進執其左右手伏之曰今日之事公自取之渥美自屏後出揮刀斬其首一坐拔刀起起者輒見殺相殺者又數十人斯波義廉大內持世被創越垣而逃隨兵皆潰滿祐既弑義教欲待府兵

來討戰死而諸將士悉聚幕府惶惑不知所出旦日滿祐乃以三百騎出京師至攝津中島邑葬義教首于崇禪寺而西歸播磨據白旗城自是幕府以鵜飼爲凶不列樂府也義教官至左大臣右近衛大將從一位薨年四十八七月持世創劇卒八月畠山持國滿家子也與管領細川持之等議立義教子義勝爲嗣甫八歲天子詔義勝討滿祐乃遣細川持常赤松貞村武田信貫自播磨山名持豐山名教之山名教清自美作兵凡五萬人滿祐聞貞村來大喜曰豎子來吾所願也乃遣兵逆擊于蟹坂大敗之持常與滿祐有姻自以一軍居前故逗撓不進九月持豐進至法華山山太險滿祐兵阨守

纂注標記

藁人跨牛
滿祐等自殺
太宰少貳
北朝明德二年氏清叛義滿入京師終敗死應永六年義弘叛義滿據堺城亦終敗死
山名大內氏復興
三年
左近衛中將義勝
義勝卒
義貫爲崇
持國管領
義政立
文安二年
大井三郎
成氏憲忠
右京亮憲忠
結城七郎左衛門
寶德二年

其隘懸巨材而俟持豐患之夜使士兵數千人持一炬上其傍山滿祐兵謂我冒嶮而入也走而拒之守隘之兵減持豐則收牛數百頭縛藁爲人跨牛背驅赴敵軍精兵數百鼓譟從之曉自隘口進滿祐兵以藁人爲敵悉發其懸材牛死而兵入滿祐兵驚潰持豐進入播磨連陷諸砦先衆至白旗城城兵逃降略盡滿祐與渥美等皆自殺乃以三國分賜持豐等持豐時熙孫也教康走北畠氏不納而死教祐走少貳嘉賴嘉賴納之大內教世持盛孫也奉命擊破之嘉賴教祐並走對馬乃賞賜嘉賴邑於教世自明德應永二役山名大內氏皆微至此復興三年義勝卒義勝幼喜騎馬卒墮馬死官止

於四位左中將義勝母卽小辨讒殺一色義貫者世稱義貫爲崇云畠山持國爲管領議立義勝同母弟義成甫八歲後改名義政文安二年關東將士相與共請立故持氏子永壽爲鎌倉主以故憲實子龍擁執事永壽初走信濃依母黨大井持光上杉氏不之知也憲實既削髮又與攻結城心甚愧之及結城陷則以其二子爲僧攜而西奔以自晦匿猶有一子在伊豆是爲龍擁自持氏亡關東不靖長尾昌賢建議欲立持氏遺子以慰籍衆心乃索獲永壽請之京師京師議許之賜永壽名成氏賜龍擁名憲忠既而結城成朝來自陸奧仕成氏成氏與之謀欲修怨於上杉氏寶德二年謀泄成氏走

江島在相模
關東兵起謂備二
部等救大和河內
紀伊人而起也
教祐被誅
畠山右衞門督入
道德本
右馬助滿則
宮內五郎則重
山名關門諸入道
宗全
嘉吉之逆謂滿祐弑
義教也
持豐擊殺則重
絕興條所謂嗣代
興也
抗敵也衡平也謂
匹敵不相下也
右京大夫勝元

熙注標記

細川畠山更爲管領
勝元結持豐
持國愛義就欲廢政
長
弥三郎政長
三郎義就
游佐河內守
政長訴於持豐勝元
神保總右衞門
享德三年

江島憲忠追戰于海濱將士和解之奉成氏歸鎌倉事
纔得釋而京師比年多虞南國兵乘隙並起赤松教祐
在朝鮮聞亂而還欲復其家發覺被誅初赤松氏亡畠
山持國謂功臣之後不當絕也欲令故滿則子則重奉
祀曰滿則死明德之役而則重不與嘉吉之逆是宜立
也赤松氏遺臣因擁則重起播磨山名持豐聞之曰吾
樹功受封賊黨敢欲奪之乃將兵發但馬擊殺則重持
國不平持國父子擁立三將軍官至從三位頗驕恣其
朝政府或乘殘與從騎士其下亦多犯法者藤原兼良
藤原房嗣皆冀關白交賂於持國其威權如此而持豐
與之抗衡持豐削髮曰宗全以女妻細川勝元勝元滿

日本外史　卷之八　〇十一

元孫也勝元自父持元伯父持之與畠山氏更爲管領
以故深結持豐以傾持國持國無子養姪政長爲嫡嗣
任尾張守已而生男義就爲右衞門佐持國愛之欲廢
政長其家長游佐某數擊南兵有功持國因命游佐輔
義就游佐同僚神保某嫉游佐權勢欲立政長而排游
佐乃教政長自訴於持豐勝元享德三年四月持國請
義政立義就欲誅政長政長走匿於勝元家使神保等
依持豐八月畠山氏將士率屬政長京師大騷幕府召
諸將自衞獨持豐勝元不往其夜有人縱火於持國第
持國奔入伯父滿則第義就奔依山名教之教之不納
則入游佐家游佐家又火終奔河內持國遂匿建仁寺

近日之事指縱火
磯谷兵衞尉
政長得立
之國之但馬也
細川讃岐守
康正元年
彥次郎教祐
彥五郎則尚
持豐擊殺則尚
勝元養持豐女爲
曰婦翁
持豐恨勝元

熙注標記

赭入道
石見太郎祐元
石見謂實量
三條內大臣
祖謂則村孫謂滿
祐尊氏之弃鎭西
也與書則村呼之
爲父而義教則爲
滿祐所弑故爲父
爲仇也
中村八郎
南朝皇子後醍醐
曾孫某也
長祿元年
賜邑於政則
赤松次郎政則

於是勝元擕政長入謁幕府白義政曰近日之事臣僕
磯谷所爲也九月誅磯谷以謝而政長竟得立焉遣兵
擁持國而歸踰歲持國卒義政聞訃持國第省持豐所
爲也十一月召諸將命誅持豐勝元伐救其衆赴東山
舉族從之幕府兵寡勝元乃爲請赦持豐持豐又謝獻
誓書事輒釋乃罷持豐之國細川成之乘間請祿赤松
氏之裔義政許之成之持常子也康正元年夏召赤松
教祐弟則尚賜之播磨持豐怒逆擊則尚殺之因怒曰
則尚之立勝元何不沮止之乃欲使之刺刃婦翁態邪
勝元無子養持豐子爲嗣已而生子則廢之持豐因是
恨勝元也無幾何持豐被赦歸京師勢威益熾持豐長

日本外史　卷之八　〇十二

身赭面人呼曰赭入道時赤松氏遺臣所在伏匿憚持
豐不敢有爲有石見者焉仕內大臣藤原實量常思復
赤松氏從容語實量以其志曰細川氏山名氏內有釁
隙臣以爲以此時附細川氏則志或成矣因出示尊氏
與則村書實量視書歎曰其祖爲將軍之父其孫爲將
軍之仇仇讎之責汝何以償石見曰今將軍立之歲南
人犯闕奪璽璽今在吉野臣請往收復之乃令舊僚中
村某等往吉野佯仕南朝皇子長祿元年中村終得殺
南朝皇子取璽還獻義政議賞其功勝元贊之賜邑於
赤松政則政則父性存義雅子也於滿祐爲姪嘉吉之
變猶幼依建仁寺僧龍澤而免後生政則甫五歲於是

細川山名伊勢三氏強盛
伊勢伊勢守
治部大輔義將
義重　義淳
義繼　義敏
兵右衛督
享德
修理大夫義種
斯波三老請廢義敏
三年
治部小輔義廉
富子有寵
高倉第障子
熊谷極諫義政
熊谷左衛門尉
鬨闘很也
寬正元年
逐義就
三年

賜加賀之半。持豐怒使刺客刺殺石見當此時三管領。細川氏獨盛四職山名氏獨盛而伊勢氏擁勢甲於七頭。先是斯波義將義重義淳義繼父子相襲享德中。義繼夭無子。以族義敏爲嗣義敏者義將弟義種之曾孫也。斯波氏家有三老曰甲斐織田朝倉。三老常不喜義敏相共竊罵之曰。新主人何無禮於舊家臣也因伊勢貞親請廢之貞親娶甲斐氏則右之爲請義政義政欲兩和解之三老不肯。乃諭義敏讓其子松王而自退三年。義敏致仕貞親乃請立義廉許之義廉者義種孫也義敏失望走依大內教弘伊勢氏世掌出納甚有權而至義政時尤甚。義政妻曰富子。藤原重政女也有寵所

言莫不聽從內謁公行。號令抵捂。而伊勢氏專權於中間義政獨事遊宴而已義政喜奢侈高倉第障子一間直二萬錢其他稱之以故征賦十倍前代前代借歲內富商之金率一歲不過數次至義政時則一月或八九次故事每將府有大儀課諸將助其費率十歲一舉義政五歲九舉天下彫弊近江士人熊谷某好學密上書幕府極諫義政義政怒曰其言則然而非其人矣命貞親奪熊谷邑逐之先是畠山政長義就相鬨河內義政兩赦之入京師寬正元年九月義政命貞親逐義就義就曰吾顧無罪將軍豈信讒乎乃奔河內義政令政長攻之陷若江城細川勝元請援政長二年勝元令族成

嶽山金胎寺近在河內
四年
山名彈正少弼
持豐奇義就
五年
後土御門帝
襁褓襁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褓小兒被也
左馬頭義視
義視代義政
勝元執事
六年
應仁之亂起本
富子屬義尚於持豐
持豐請赦義就
貞蘊或作松蘊

之爲假管領將二十餘州兵赴援義就以數百人據嶽山金胎寺二城擊卻京軍而金胎寺竟陷四年三月京軍圍嶽山山名是豐以備後兵先登與義就戰七勝七敗城兵疲而卻是豐曰我宗全子也不拔城不已城兵不敢出義就揮刀身先士卒是豐曰義就勇士眞吾敵也戰至日暮乃交解四月嶽山陷義就欲自殺湯淺二郎代死義就脫走入高野政長攻之又走吉野政長凱旋是豐歸語父以義就勇持豐心奇之五年皇太子受禪是爲後土御門帝義政亦倦政欲辭職而歲三十未有子也弟義尋削髮爲淨土寺門主義政欲讓職於義尋義尋固辭曰近日人情反覆可畏義政使人言曰子

豈有所顧慮邪吾如他日舉男就襁褓即爲僧耳必不子廢也子第速來代我義尋乃蓄髮從令出川第更名義視將士赴謁勝元執事焉已而義政殊無讓職之意六年十一月富子生男義尚內外慶賀富子不忍以爲僧也日夜啼泣願立爲嗣欲得一強援念諸將有威力者曰無若赭入道者密作書屬持豐曰吾欲立孺子而義視業已爲嗣勝元輔之不可撼也願公爲吾圖之持豐素恨勝元欲立義尚而已執事焉也乃許諾之因請赦義就入京師以援已持豐又以女許嫁斯波義廉時義敏在周防其妹爲伊勢貞親妾有寵其子松王爲僧貞蘊弟子於是妾與貞蘊日請復義敏貞親遂以教吉

貞親召義敏
垣屋越前守
大田垣某作守

粉川在紀伊

普光公義教也

踏跙行不進貌

賊餘孽斥則尚功田在播磨

召義敏入京師。禁義廉朝從收其第宅。義廉走告之持豐。持豐大怒。欲自往其第以拒。公使家臣垣屋大田垣等交諫曰。以私姻背公命。其若之何。君盍以其適武衛者轉適公方乎。是轉禍爲福也。君不聽臣等。臣等當雖髮染衣。住高野粉川而已。不忍視君及禍也。持豐笑曰。吾加箭於奴輩。何不可之有。赤松滿祐之弑普光公也。細川六角武田諸人往者如雲。大敗於蟹坂。踏跙不進。然而自但馬口入。一戰梟逆賊首。以報將軍仇者誰乎。然未幾。何召賊餘孽。奪我功田予之。吾聞父讎不與共戴天。田夫野人。猶知此義。今不疾父讎而疾報仇者。欲奪此以予彼。如此。公方眞可賴也。饒令吾背公命而若

大姓謂斯波畠山也

蹱畠山政長義就爭立作亂

彼指武衛氏

山名氏修兵

今出川氏義視也

諸將請誅貞親

持豐復請赦義就

輩謹愼以納媚焉。何必高野粉川之之。因拂衣而入。大聲罵曰。大姓有可罰者。當告管領。諮諸將。以決其讞。貞親一豎子。敢進退三職。欲使武衛之家。亦蹱畠山氏之禍。禍敗之至。眞不可測。今日在彼。明日在我。我必往與義廉共生死耳。於是山名氏家臣咸決意。修兵京師。訌言今出川氏亦右義廉。義視懼。乃走入勝元第。有人告貞親曰。細川山名奉命來討。四月。貞親東奔伊勢。義敏北奔越前。諸將連署請誅貞親。曰。貞親不伏誅。則羣臣不復能朝從。義政不得已聽之。使人諭解義視。於是持豐復請赦義就。義政許之。持豐喜。使使報義就。義就在熊野得報。卽發。九月。入河內。政長部將守若江城。怖棄

御所之盃山名之足

改元應仁

政長管領

城。此義就盡定河內。十一月。入京師。謁幕府。徑詣謝持豐。極歡而出。或夜書義就門曰。右衛門佐拜戴二物。御所之盃。山名之足。義就謂勝元政長之黨所爲也。明年。改元應仁。故事。每歲首。管領以下更饗將軍。是時。政長爲管領。正月二日。政長治具。請義政。義政不往。政長驚曰。吾勤仕異等。饒使不蒙褒賞。何遽至被蹂斥。蓋宗全義就讒言所致也。義就聞之。大喜曰。彼已爲將軍所蹂斥。當往驅逐之。政長家宰神保長誠請政長修守備。十五日。持豐饗義政。畢。聚義就義廉等諸將。圍幕府而請曰。義就既被赦。當移住本第。而勝元右政長。以梗公命。請詰問之。義政乃遣使問勝元。勝元曰。臣將自往答矣。

義政出令

下野守教春一作政春

賴春北畠中興補氏北畠氏戰而死

顯之北畠中輔佐義滿

寧背交誼不忍被叛名

右京大夫勝元也

使者還報。幕府戒嚴。兵聚細川氏者可一萬。義就等亦聚兵於幕府。義政出令曰。政長義就獨身決戰。諸將毋得援。持豐怒曰。三日請之。一朝失之。如何。義就曰。獨身決戰。吾所願。已旦日。僕當以手兵赴政。諸君傍觀勝敗。何如。於是諸將皆奉令。勝元弗肯。義政令細川教春往諭勝元曰。不奉令者叛也。勝元歎息久之。乃答曰。賴春死國難。賴之輔幼主。以至於臣六七世。未嘗倍叛也。今寧背交誼。不忍被叛名。當謹奉令耳。長誠聞之。謂政長曰。右京大夫已不援。我孤立矣。義就自幕府來。諸將豈無潛援之者。本第平夷。不可拒守。爲今計者。宜據上御靈林。南負相國寺。西依大夫第。戰卽不利。大夫宜坐

安富民部

尾張守政長也

細川洲股川之謠

右馬助持賢
東陣西陣

讃岐守政之
備中守師春
和泉守元春
淡路守政春
左衛門督政長
京極大膳大夫
赤松次郎
武田大膳大夫
一色左京大夫

視。予曰大夫家老安富元綱與臣親善。即使大夫不援。而元綱必來也。政長然之。乃燒其第。以六十人出。從士以爲奔也。行道亡。比至御靈林。裁二千人而已。義就曰。兵利在速。勝是不可失矣。十八日。侵晨赴之。時大雪。兵凍不輒前。政長兵亂射。斃數百人。而義廉等潛來助義就。政長苦戰。細川氏闔門。不敢出援。長誠使人言元綱曰。自旦戰至暮。我兵疲矣。不敢望援兵。特請惠一尊酒。將與主公訣飲自裁。元綱不答。政長夜縱火祠宇。穿林而逃。義就入覘。宇下有三屍。曰。尾張守死矣。乃凱旋。持豐大喜。散遣其兵。世嗤勝元不援政長也。謠曰。細川宜改洲股川。害尾張者是此川。勝元愧之。閉門不出。叔父持賢數激怒之。時勝元第在東。持豐第在西。以夾室町府。義視往來二人間。和解之。勝元陽服從之。持豐意益驕。不復設備。勝元窺之。潛發兵諸國。勝元自發其所管攝津丹後土佐讚岐之兵。族政之以阿波參河。師春以備中。元春以和泉。政春以淡路。斯波義敏以越中。畠山政長以紀伊河內。京極持清以隱岐出雲飛驒近江。赤松政則以播磨備前美作。武田國信以安藝若狹。並屬勝元。兵凡十六萬餘人。議曰。幕府門前有一色義直第。與西陣相接。而爲之守。我今遣一將陣實相院以渴絕之。則義直必怖而走。我可以取幕府也。五月二十四日。遣武田國信等陣焉。義直果走。勝元乃入幕府。請將軍

勝元樹牙旗迎義視

教之一作教豐因幡守

修理大夫教清

義統一作義純

鹿草太郎左衛門
朝倉左衛門孝景

政弘來援西陣

右馬頭政國

岩倉山神樂岡並在京城東

牙旗樹之四足門。又迎義視。置府中。令將士屯諸街巷。以討持豐。持豐聞之曰。悔爲豎子所先。於是亦發兵。持豐自發其所管但馬播磨因幡之兵。族教之以伯耆備前。教清以美作石見。斯波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畠山義就以大和河內紀伊。畠山義統以能登。六角高賴以近江。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佐。土岐成賴以美濃。並屬持豐。兵凡十一萬餘人。山名是豐與勝元約爲父子。以故獨屬東陣。西陣遣垣屋攻實相院。遣太田垣守東面前壘。京師人民負擔奔竄。後二日。細川氏兵攻前壘。發火箭燒而走之。持豐遣義廉救之。攻師春大宮第。師春乞援於勝元。勝元乃遣持清將萬人過戾橋。未陣。義廉將鹿草朝倉等呼譟薄之。持清兵卻。遂大奔。爭橋而墮者數千人。政則曰。備中守孤軍嬰壁。不援之者非士也。勒三百騎自猪熊巷赴援。擊走義廉兵。拔師春。入政之村雲第。山名氏兵躡之。縱火第外。戰煙燄中。如此者兩晝夜。伏屍塡塞街衢。六月。東西陣交解而退。東陣據相國寺。西陣據武衛氏。相持不戰。西陣兵漸加。大內政弘素黨西陣。與河野氏合兵三萬來援。東陣遣政則拒之於攝津。遣政國國信攻武衛壘。欲及政弘未至拔之。迭攻二十日。未能拔。而政弘已至。擊政則。政則走至五條。不得入。乃東走岩倉山。西陣望見其炬火。遣兵三道要擊。皆敗卻。政則經神樂岡。自御靈口入東陣。東陣流

點注標記

勝元逐番衆

顰蹙也、憂愁不樂之状

勝元迎上皇天皇

三條大納言公春

吉良左兵衛佐

安藝守基綱

左衛門大夫信賢

民部丞元綱

弟九郎

坌、殿也

言將軍近臣有通款西陣者。常泄密謀。所以取敗。八月。勝元與家臣議。以甲六千。扼守諸門。使教春請逐番衆十二人。義政聽之。近臣皆怒曰。上意所注在西。西勝則笑。東勝則顰。何獨吾儕。吾儕選於衆中。特受放逐之命。亦足以死矣。爭結束將鬪。當是時。勝元迎上皇天皇于幕府。政長特叙三位。護輿至門。門中喧躁。輿止門外者自午至亥。藤原公春吉良義信以義政旨。諭近臣。近臣乃出奔西陣。而輿乃入。益勝元計義政如不告。已則挾天子以戰也。持豐亦計。擬下京之敵。以出敵東面。取三寶院相國寺。以塞御靈口也。九月。令義就政弘成頼高頼義直赴攻。五將臨發。誓持豐曰。此行不取相國寺者。

無復生還。乃各將萬人攻三寶院。武田國信弟基綱與其父信賢。以二千人守之。力拒。終日。兵皆散亡。基綱獨開院門偏扉。以身當敵。敵不敢逼。畠山氏驍卒野老源三有膂力。挺進搏之。基綱叱曰。試受吾刀。乃擊其冑。刀折。基綱大號奔逸。莫敢遏者。源三頭碎死。西陣兵既取三寶院。進攻淨華院。逐守將京極持清。焚近衛鷹司以下三十七第。遂向相國寺。勝元令安富元綱等三千騎守相國寺。別出兵於一條。而寺僧陰通款於西陣。擧火爲應。扞一條者駭顧。引還。西陣五將追至寺門。元綱兄弟以手兵拒總門。與政弘成頼確鬪七合。殺傷大當。自晨至昏。西陣兵終不能入。已而東門失守。西陣兵坌入

點注標記

八輛車載首級

秋庭備中守

勝元有慚色　御靈林之役勝元閉門不援政長故

令有慚色

東勝近江守

東勝或作東條

應仁記成頼作高頼

衛門佐　氏義就也

皆驚、皆迫驚也

甲斐莊次郎正定

政長名震兩陣間

元綱兄弟咄嗟馳之。箭洞胸死。政弘成頼既取相國寺。收所獲首級。載之以車八輛。以送致西陣。因屯相國寺趾。政之來。謂勝元曰。敵屯相國寺。我如釜中魚也。急遣一將擊走之。勝元曰。吾亦思此。而諸將各有所守。與敵相拒。不可拔足。誰赴援者。秋庭其進曰。畠山公其人也。勝元曰。然。召政長語之故曰。事急矣。煩公一行。果勝則當令忠勲。誰出公右者。政長對曰。僕雖無似。辱受此命。不敢不往。顧御靈林之役。多亡士卒。在者僅二千。而巳若之何。勝元有慚色。政之。乃令其部將東勝其援政長。政長於是出四足門。覰者相語曰。以此寡兵。恐不能克。政長據鞍而言曰。諸君勿憂政長往焉。雖有百萬敵

保能破之。即得克乎今日之事。僕專任其功。諸君幸觀之。乃進望敵陣。指問其候騎曰。彼山門前者爲誰。曰成頼。山門後者誰。曰義直。其南者誰。曰衛門佐氏神保長誠。説政長曰。敵兵衆盛。如彼君寡。集其兵合力衝突之。彼必縱兵圍我。我可以破其一面也。政長從之。乃蒙楯而前。比薄敵。乃捨楯直衝門前。陣大潰。卻入門後。門後兵皆驚。不能揮槍。義就謂其將甲斐莊某曰。彼其尾張守也。我前軍槍鋒不整。必敗。返勒隊。吾將代進。言未畢。門後兵大敗奔壓義就軍。軍不得戰而退。東陣復取相國寺。政長名震兩陣間。於是兩陣皆戰疲。交綏。以相國寺爲界。高壘浚塹。爲持久計。當是時。伊勢貞親在鈴

義視歸依勝元
北畠中納言
二年
飛語飛揚誹謗之語無根而至也
勝元陰計走義視
勝元復爲管領
浦上家市正則宗
東西陣如將軍兄弟爭者
文明元年
安富六郎
多賀豐後守
勝龍寺狛野並在京城西
狛一作柏
二尾加賀守
筑前太郎教頼
西陣失勢
二年

鹿關間宗節亂乃歸依勝元勝元以其子善持豐欲道爲己黨爲請復其舊職以伺察府中應敵者義視素惡貞親恐其離間兄弟意自不安竊謀逃奔遂間行至北畠教親營與俱奔伊勢二年四月義政以書招還之義視狐疑不應勝元政長政則等連署請之乃還九月入幕府會有飛語勝元謀發立義政疑懼勝元聞之乃陰計走義視於西陣十一月令武田信賢擁義視冒雨上叡山持豐聞之喜遣兵迎之奉于武衛氏時義視爲正二位權大納言十二月詔削其官爵大納言藤原敎忠等七人留在禁内遂奔西陣亦削其籍勝元復爲管領政則爲侍所司政則家老浦上某爲所司代自是兩陣如將軍兄弟爭者文明元年三月勝元遣部下兵夜縱火西陣入至持豐營持豐提雉刀出親戰庭中從兵四集殺安富某等十餘人餘兵走歸四月義政分予丹後于信賢政國二人遣吏入國山名氏吏拒戰迭有勝敗五月多賀忠高率近江兵入援東陣聞西陣黨六角龜壽起近江則引還勝元乃令國信城北白川屬之叡山以通近江商賈又令是豐城天王山塞西陣糧道持豐令義就屯勝龍寺拒之又令政弘城狛野以其家臣二尾某留守焉二尾叛應東陣會少貳嘉賴子敎賴歸自對馬謀復其國西陣大亂政弘走歸周防西陣失勢赤松氏將中村某亦略播磨備前美作盡復其國二年十

上皇崩于幕府
三年
四年
五年
持豐勝元共卒
右京大夫政元
政權終歸細川氏

二月上皇崩于幕府三年正月葬上皇葬儀不備義政徒歩奉送四年勝元以將軍旨說畠山義統義統降義政賜之越中能登以通北國糧道西陣益失勢逃降相屬五年三月持豐病卒西陣猶不解去勝元欲乘變擊之五月勝元亦病卒子政元嗣勝元與持豐構難未決勝敗而死然政權終歸細川氏

日本外史卷八終

日本外史卷九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下

兩陣皆喪首領。猶此然相對。十二月。義政讓軍職於義尚。尚甫九歲。畠山政長爲管領。已而辭。以族義就之賞降東陣功也。九年十一月。西陣諸將各解歸國。義就往依土岐氏。東陣亦解。自應仁元年至此。凡十有一歲。兩陣兵士交出。焚掠。文武第宅蕩爲荒野。關白兼良以下諸公卿。散走四方。或遭戕害。累朝典籍。概罹兵燹。而義政宴詠自若。發使者赴朝鮮。求勘合印信。以購海外珍寶。十一年。遂退居東山。起銀閣。以擬義滿金閣。不以

爭亂介意。諸國強臣。往往乘亂奪國。蔑上皇之威。斯波氏家臣甲斐某弒其君。奪越前。以應西陣。朝倉敏景誅殺甲斐。義政賜之越前。於是織田氏乃奪尾張。義政不問也。自是天下武人。不復朝足利氏。山名氏及其黨與諸將。散在諸國。往往漸就衰滅。而細川氏與上杉氏張於東西者如故。上杉憲忠之與成氏和也。義政亦使使者諭解之。而君臣猶相嫌隙。後四歲。成氏與結城成朝謀。伏力士於門側。而召憲忠。憲忠至。入門。力士擊殺之。上杉氏族皆怒。叛成氏。明年。長尾昌賢請京師。立憲忠弟房顯爲管領。與扇谷上杉定正。北攻成氏。轉戰武藏相模間。房顯築壘于五十子。兵結不解者二歲矣。房顯

定正請京師曰。願得賊一將。猶以討成氏。義政乃使其弟削髮爲香嚴院主者。蓄髮。命名政知。遣之關東。制東將士。多歸心於成氏。少附政知者。於是政知留在伊豆堀越。房顯既卒。子顯定嗣。顯定與定正奉政知。數攻成氏。成氏走據古河城。城負常陸。右下野。左下總。千葉小山。結城。宇都宮諸族。爲之羽翼。顯定定正攻之十一歲。而陷成氏。奔千葉。後七歲。與上杉氏媾。得復古河。請和義政。義政聽之。實文明十年也。顯定於是在上野平井。管領八州。八州推稱山內公。扇谷上杉定正在相模大場。其臣太田持資有才略。削髮稱道灌。道灌精築城之術。築江戶河越二城。居焉。與父道眞協心。大播恩威。八

州將士。漸背山內。歸扇谷。顯定患之。數擊定正。不得志。顯定陰計除道灌。以斷定正手足。乃縱反間。譖道灌材武得士心。非爲定正下者。定正銜忌之。十八年。定正招道灌。賜酒。酒酣。命浴。使人擁刺殺之。子資安與道眞共降顯定。顯定大喜曰。定正陷我計中。不足復圖。長享元年。將兵發平井。擊定正。定正遣使古河。乞援於成氏。成氏使子政氏將兵援定正。討顯定。是年九月。義尚自將討六角高賴。以其背命不來也。十月。高賴逃甲賀山。義尚留陣鉤里。義尚切喜文學。與藤原兼良問答政事。兼良爲錄其語。曰樵談治要。又習騎射。在鉤里踰年。講左氏春秋于幕中。曰。吾不滅此賊。不復還京師。延德元

延德元年

義植國

二年

義政薨

明年

義視薨

政知卒

義通即將軍義澄

初名

今川駿河守氏親

領駿河

伊勢新九郎

鉢形在武藏

實賴顯定之

大森式部少輔

點註標記

年三月疾作。義子陣中。官至內大臣右近衛大將。從一位。義尚年二十五。內外惜之。義尚晚更名義熙。義熙無子。義政召義視於美濃。養其子義材爲嗣。義材後更名義尹。終更義植。二年正月義政薨。官至左大臣右近衛大將。從一位。准三宮。明年義視薨于京師。政知卒于伊豆。政知有子。曰茶茶。政知愛後妻子義通。疎茶茶。茶茶怨望。遂弑政知。義通走依今川氏。翻氏親遣其將伊勢長氏誅茶茶。長氏遂取伊豆。遂竊相模。是時。上杉定正方克顯定。居鉢形城。兵威頗振。不復敵。成氏小田原城主大森實賴以書諫之曰。扇谷支族也。所以能抗山內者。太田道灌之力也。今既喪道灌。兵力衰削。而偶克勁敵。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三

眞僥倖耳。乃輕敵君長。重喪將士之心。禍至無日矣。定正弗能悛。長氏遣使。通好於扇谷氏。與今川氏俱助定正。以擊顯定。兩上杉氏終自是衰矣。義通之走今川氏。今川氏護送之於京師。細川政元爲管領。請義植寓義通於天龍寺。將行。爲僧也。義植既襲職。近國諸士盡來賀之。獨六角高賴不至。義植曰。吾將繼義父之志也。明應元年。九月。義植親將討高賴。攻拔觀音寺城。高賴復逃甲賀山。義植凱旋。當是時。畠山政長爲管領。政長以宿將負其威望。經海諸將。諸將不平。畠山義豐義就子也。訴政長驕橫。據譽田城擧兵。二年二月。政長奉義植討之。四月。義植陣于正覺寺。數攻譽田。不能下。義豐知

兩上杉氏衰

今川氏護送義通

政元管領

右京大夫政元

義植襲職

六角義尚

明應元年

義植攻高賴

政長管領

義豐擧兵

號次郎義豐

四年

正覺寺在河內

式部少輔之長

伊賀守之慶

義植脫走

尚長時小字御猶

在紀伊尾張守

門下備後守

政長自殺

東山公謂義政

政知與義植俱

政元立義通

筒井在大和

高埜在河內

物部氏伊賀

義植依大內氏

大內介政弘

點注標記

細川政元與政長爭權。相忌也。陰遣使謝細川氏家老三好之長。之長子之慶。勸政元援義豐。合兵圍正覺寺。義植脫走。政長子尚長走紀伊。政長曰。吾可以死也。與其臣門下某等訣飲。自殺。政元歸京師。議將軍繼嗣。前關白藤原政基與政知有姻。因說政元。曰。義通在天龍寺。未削髮。當立。政元然之。乃會諸將言曰。東山公嘗約養堀越氏之子矣。今將軍黨於政長。自亂國家。不可以統師。諸將莫敢異議。乃立義通。甫十五。更名義高。後更義澄。閏月。政元聞義植在筒井。尚長在高埜。遣兵攻之。捕義植。幽于家臣物部氏。禁人出入。饋侍島。六月。義植逃出。奔越中。終赴周防。依大內政弘。政弘卒。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四

子義興。討起兵復義植。政元養子高國。以事忌政元。數通大內氏。於是細川氏分黨。京畿大擾。兩上杉氏亦斷於關東。撫無虛歲。六年成氏卒。子政氏嗣。政氏與定正子朝良。數攻顯定。已而和之。當是時。海內武人。迭相爭奪。不復知有天子將軍。九年九月。帝崩。直抵於黑戶。四十餘日乃葬。十一月。太子即位。是爲後柏原天皇。文龜元年。義澄義植各自聚兵。義澄奏請削義植官爵。永正元年。政氏與子高基有郤。構兵。初政氏有三子。高基。義明。基賴。政氏欲廢高基。高基擧兵攻政氏。上杉顯定。和解之。使政氏退老。高基立義明。奔陸奧。基賴奔下野。是時伊勢氏斷然大兩上杉氏連和以拒之。二年。

左京大夫義興

武藏守高國

細川氏分黨

六年

成氏卒政氏嗣

武人不復知有天子

將軍

九年

帝崩

葬于泉涌寺

後柏原天皇

文龜元年

削義植官爵

永正元年

政氏父子構兵

高基顯高基

古氏陸奧義明

伊勢氏勢漸大

二年

纂注標記

九郎房長號民部丞　六郎爲長後信濃守

四年

政元爲賊所殺

好飛神術

九條大政大臣政基

源九郎澄之

民部少輔政春

讚岐守元將

六郎左京大夫澄元

上館

下館

讚岐守詮春

阿波守滿之

信濃守之慶

筑前守長輝

又六元近

福井兵衛　戶倉次郎

波々伯部兵庫助

次郎長清

彥太郎長房

奉義植而東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五

顧定弟房長爲其臣長塩與景所殺。四年，細川政元爲賊所殺。三好長輝誅其賊。政元素好飛神說，不近婦人，以故無子，養藤原政基子澄之，又養族政春子高國，皆不中意。更養族元勝子澄元。初賴之之後世爲管領，曰上館；二弟詮春、滿之之世領讚岐、阿波，曰下館。猶關東自兩上杉氏。政春，詮春之後也；元勝，滿之之後也。澄元猶幼，在阿波。三好之慶子長輝輔之。藥師寺與次、香西又六並爲政元家宰，議曰：管領言行無常，不能久也。澄元爲嗣，長輝執權，則我輩不能不出其下，不若速行大事，擁立澄之。乃賂政元近士福井、戶倉等，伺察政元。是年六月，政元齋戒，夜入浴室，戶倉就而刄之。近士波波伯部走救，亦爲所刄，不殊，奔阿波。香西等乃迎澄之於丹波，立之。義澄不能制。七月，三好長輝發兵，擁澄元入京師。香西城嵐山據之，出兵拒百百橋。波波伯部爲長輝先鋒，殺戶倉，闘而斬之。澄之與香西、藥師寺皆死。長輝請義澄以澄元爲管領，而自執政事。後削髮稱希雲。希雲之先曰小笠原長清，長清子長房爲阿波守護，自信濃徙焉，居三好鄉。及細川氏領四國，屬部下爲重臣。至是始替，而細川氏始衰矣。大内義興聞變，擧山陰、山陽、西海兵，奉義植而東。細川高國亦擧兵應之。義澄懼，與高國謀和。高國不聽。五年二月，義澄奔近江，依六角定賴。澄元與長輝奔阿波。四月，義植、義興至堺浦。先是

小澤右京

八月

義植管領

六年

七年

安房守憲實

安房守憲總

右馬頭政賢

五年

義興西歸

高國管領

十七年

纂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六

畠山尚長與其臣木澤某等攻殺畠山義豐，與政元戰。至是以兵來屬義植。義植、義興入京師。長輝出兵攝津，與六角氏兵夾攻京師，大敗，自殺于知恩寺。六月，詔奪義澄官爵，遷予之義植。義植以義興爲管領。六年十月，夜有盜入幕府，欲刺義植。義植拔刀手斬四人，身又被九創。謂義澄所使也。於是遣兵索義澄於近江，弗獲。七年，義植自將攻六角定賴，敗歸。是年六月，上杉顯定討長尾爲景，欲爲房義復仇，戰于信濃高梨，敗死。顯定無子，養政氏子顯實，又養憲實子憲總。及其死，諸家臣逐顯實，立憲總爲管領。八月，細川政賢將南海、東國兵入攻義植。政賢，持賢孫也。義植以大内義興衆避之丹波，誘政賢入京師。已而聚兵南歸，與政賢戰于船岡山，大敗之。奏義興功，敍從三位，如畠山政長、赤松政則故事。是月，義澄薨于近江嶽山，官至參議從三位。有二子：長曰義晴，季曰義維。託義晴於赤松義村，託義維於細川澄元。義村，政則子也。十年，義植復攻六角氏，敗歸。十五年，大内義興西歸周防，以久居京師，費用不支也。細川高國代爲管領，專政。十七年正月，澄元聞義興去，則與三好元長發兵至攝津。元長，長輝孫也。高國敗走近江。五月，高國與六角定賴合兵入京師。元長大敗被虜。澄元走播磨，遂歸阿波，病卒。元長逃歸阿波。高國益專橫。義植厭之，欲以畠山尚長子稙長代爲管領。高國聞

大永元年
義植薨
拜爲義植職予義晴
始行即位禮
門跡
僧占光恭
六年
帝崩
後奈良天皇
香西四郎左衛門
義晴奔
民部少輔植綱
元長奉澄元子擧兵
聰明丸郎後右京大夫晴元
七年
朝倉太郎左衛門
桂川在京城西

點注標記

怒。大永元年。三月。義植爲高國所逼。出奔淡路。後一歲
薨。官至權大納言從二位。高國迎義晴於播磨。詔拜義
植職予之。義晴依高國請也。是年。朝廷始行即位禮。本
願寺僧獻其資。因敕以僧准門跡。六年。帝崩。太子即位。
是爲後奈良天皇。高國信讒殺其臣香西光重。京師亂。
義晴奔坂下。遂赴近江朽木。依佐佐木植綱。三好元長
在阿波。聞之。乃奉澄元子聰明五郎。擧兵入京師。高國
乞援於近江若狹越前諸將。朝倉孝景來援高國。七年。
二月。元長至京師。高國陣桂川東。孝景陣鳥羽。元長爲
三軍。與高國夾水而陣。上軍濟上流。下軍濟下流。高國
陣左右顧而動。元長則以中軍爲圓陣。亂中流。衝高國
陣。陣合以圍之。上軍下軍皆濟。內外夾擊。高國大敗。棄
旗走。元長軍追之。部伍頓亂。孝景乃橫擊。破元長。元長
走歸阿波。三月。元長大擧至界浦。連下諸城。獨伊丹未
下。高國遣兵救之。自陣東寺。畠山義宣。義豐子也。起兵
應三好氏。與丹波香西氏皆約攻高國。高國兵不可支。
乃講和。元長佯聽之。享祿元年。諸援高國者皆解歸國。
元長乃欲攻高國。高國大懼。出奔。歷抵北畠。六角。朝倉。
尼子氏。皆弗納。終往備前。依浦上村宗。村宗方與其君
赤松義村。謀列爲諸侯。如朝倉氏比也。乃與高國相結
託。時元長如擬於聰明。元服名曰晴元。居於界城。元長
輔佐之。元長叔父政長。稱宗三。嫉元長專權。與晴元所

上總介長吉
享祿元年
北畠氏在伊勢六角氏在近江朝倉氏在越前尼子氏在出雲
北畠中納言在親尼子修理大夫經久
浦上掃部助
浦上氏世仕赤松氏文明中自興然
判刑部承
晴元與高國結怨
千長輔明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七

二年
牧方在河內
晴元召元長
赤松次郎
四年
殺高國
島村彈正爲高國黨
天文元年
柳本甚次郎
新五郎入道宗三

點注標記

讚岐守持隆
大功謂輔佐晴元
長慶時幼名千熊
播磨理大夫
顯本寺在和泉
海雲自殺
二年
晴元迎義晴自朽木
頭
晴氏
憲寬爲管領
掃部助憲總
安房守憲寬
左衛門大夫氏綱
武田上總介

龍。木澤長政。柳本彈正。相結俱譖元長。長政。畠山義宣
家臣也。柳本。香西氏族也。二年。柳本攻伊丹。元長與伊
丹城將有姻。欲援之。柳本奔牧方。晴元令柳本將兵攻
陷伊丹。元長怨望。自歸阿波。高國聞元長不在。乃發兵
攻晴元。晴元意悔。召元長自援。十一月。高國與村宗合
兵來攻。晴元。赤松氏遺臣不服村宗者。擁赤松晴政。通
欵於晴元。四年。春。元長發兵助晴元。六月。大戰于天王
寺側。殺村宗。走高國。高國走尼崎。匿于深戶甕中。元長
兵索獲殺之。播磨力人島村嘗戰死。天文元年。正月。元
長殺柳本子某于京師。以報伊丹之怨。晴元大怒。元長
削髮謝之。稱海雲。晴元意猶不釋。密使三好宗三。木澤
長政圖之。晴元族持隆諫曰。彼有大功。殺之不義。弗聽。
遂遣宗三長政。誘本願寺僧徒。圍海雲于顯本寺。海雲
使其妻攜子長慶逃阿波。而自殺。長政終弑其君義宣。
二年。本願寺僧徒與晴元有郤。攻取界城。晴元奔淡路。
木澤長政誘京師法華徒。攻復界城。四月。晴元率阿波
兵歸助長政。僧徒據大坂。擁之。晴元攻之。不能拔。和媾。
兵乃入京師。迎義晴於朽木。自爲管領。義晴之在朽木
也。高基自古河使使來請韞其子。受將軍偏諱。如故事。
因命曰晴氏。上杉憲總已死。子憲寬爲管領。與伊勢氏
綱爭武藏。高基爲晴氏娶氏綱女。欲假其力。以報宿仇。
高基弟義明。依陸奧岩城中。上總守護武田豐□。與原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八

點注標記

源次郎高村
小弓
御弓御所
御弓在下總
七年
右馬頭基賴
義明死
十四年
民部大輔憲政
五郎朝定
修理大夫朝興
氏康大破兩上杉氏軍
左京大夫氏康
十五年
義晴讓職義輝
高賴假管領
氏綱政國並起
次郎氏綱
河內守長教
播磨守政國
晴元殺元長於顯本寺
豐前守之虎之虎
成作之康
十八年
長慶與長教連和

氏關十葉氏援原氏豐三不克豐三乃迎義明爲主遠近爭附之遂攻滅原氏義明居于御弓稱御弓御所常思定關東以興基氏舊業高基意害之勸伊勢氏滅御弓七年伊勢氏大舉來攻義明義明與弟基賴將兵迎之義明馳突敵軍皆靡乃留侯後騎中飛箭死基賴復走下野伊勢氏盡幷其地十四年上杉憲政與上杉朝定合兵攻伊勢氏憲政憲寬子朝定朝興子也於是憲政朝定並遣使乞援於晴氏晴氏遲疑其臣交勸往乃往與兩上杉氏俱圍河越踰歲伊勢氏康大破兩上杉氏軍晴氏逃歸古河十五年義晴欲冠其子時京畿騷擾不可行禮乃攜赴坂下冠于日吉祠官家命名義藤

遂改義輝讓之軍職六角高賴爲假管領賓之當是時細川晴元在京師玉井某擁故細川高國義子氏綱游佐長教擁故畠山植長弟政國並起于攝津河內與大坂僧徒連兵北鄉晴元遣三好宗三等拒戰不克乃召三好長慶長慶時年十九寓細川持隆兵有勇名以父故怨晴元不輙應命其弟之虎諫之乃航海至兵庫入越水城宗三迎之合兵擊氏綱政國迭有勝敗宗三嘗讒殺元長至是又讒長慶長慶怨之十八年長慶與游佐長教連和攻宗三于一藏城宗三乞援於晴元晴元發京師入援南城六角定賴與晴元有姻出兵助之長慶曰吾以義榮爲將軍氏綱爲管領何患之有義榮者

點注標記

十河民部大夫
越水榎並
並在攝津
十九年
義晴薨
義輝立
穴太寶泉寺並在近江
長慶入京師
二十年
二十一年
右京大夫謂晴元也
信良後右京大夫改名昭元
與長慶和

義維子也六月長慶與其弟十河一存攻拔榎並宗三走死江口晴元走坂下十九年三月晴元聞長慶且來襲也城于如意岳以奉義晴義晴病薨于穴太山中義晴官至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從三位晴元定賴奉義輝徙寶泉寺十一月長慶入京師陣阿彌陀峯分兵屯三井寺縱火大津義輝又徙朽木晴元陣志賀二十年正月晴元迎擊長慶兵大敗二十一年六角定賴使其子義賢抵長慶講和曰將軍遜於公越在畿外數年公武多矣不亟講和恐天下有議公者也長慶曰臣不敢犯將軍特怨右京大夫右宗三耳今宗三既死使大夫削髮立氏綱代之以及大夫子信良則臣請謹戢兵矣

氏綱管領
三好代細川
松永久秀
彈正少弼
西岡在京城西
兩上杉氏滅
平三景虎後彈正少弼謙信入道
景虎關東管領
晴氏請和氏康
二十二年

和議即成晴元削髮奔丹波二月義輝攜信良歸京師長慶入謁于相國寺立氏綱爲管領置信良于越水城其實質之也於是三好氏代細川氏領京畿諸政留家臣松永久秀護幕府而引兵南歸阿波久秀西岡賈人以慧黠爲長慶所親任先是伊勢氏康攻上杉憲政平井城陷八州將士捕憲政子龍輝以降氏康山內上杉氏於是終滅先是扇谷上杉氏亦爲氏康所滅憲政奔越後依長尾景虎盡以其姓氏官號授之景虎爲景子也長尾氏於是冒上杉氏因管領關東晴氏請和於氏康立伊勢氏所生子義氏而自老氏康置義氏于鎌倉後請京師任左馬頭二十二年五月三好實休弑其若

點注標記

持隆奪其妻實休卽之虎也義輝苦三好氏專恣召還晴元晴元糾合舊臣入使三好氏第宅長慶聞之大怒八月長慶率兵二萬入京師將攻義輝義輝屬川勝義輝晴元復奔近江長慶移軍攻丹波諸城又攻播磨弘治元年播磨皆降三年帝崩太子立是爲正親町天皇永祿元年五月義輝晴元陣坂下出兵北白川與長慶兵戰將士死者百餘人六角義賢來援復講和十一月義輝歸京師長慶入謁囚晴元于芥川城踰歲卒氏綱在淀城後五歲卒當是時細川上杉二家俱頽衰亡而三好氏長尾氏代之並興三年長尾景虎來京師三好長慶導謁義輝義輝班景虎于長慶之上景虎請啟義輝曰長慶輕蔑將軍臣請擊殺之以除將軍患也義輝危而不許四年三月長慶饗義輝于其子義長新第松永久秀董其事五年三月三好實休與畠山高政戰于久米田敗死高政政國子也初高政助長慶有功已而與六角義賢謀滅三好氏連年構兵及獲實休兵益振長慶使子義長弟冬康叔父康長政康與松永久秀等攻高政取高屋城時長慶老病恍惚不知人委政於久秀久秀忌義長才望陰剌除之六年八月久秀遂毒殺義長于芥川以十河一存子義繼代爲長慶嫡嗣七年五月又讒冬康於長慶長慶召冬康於飯盛城殺之七月長慶死政康康長及岩成友通稱三好三黨久秀與之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十一

點注標記

謀秘喪又謀廢義輝立義榮義榮冀望將軍數示意於長慶長慶弗肯是年冬義輝修二條武衞第課畿內特稅攝津戶金貳分物情囂然義榮乃以其情告三黨三黨與久秀議而肯之八年四月義輝已徙新第門欲未成三黨相謂曰時不可失也五月三黨與久秀及其子久通等率千餘人人佩一竹枝爲號宣言詣清水寺以入京師又謀飾其備而通之也佯奉訴狀因幕府近臣進士晴舍納之義輝義輝母慶壽謂義輝曰劫而訴者師直宗全故事爾今亦當且聽其請以計無事晴舍往復再三而賊已傳幕府自四面鬨而入府中大驚宿直者一色秋成上野輝清高師宣彥部晴直細川隆是武田信景杉原晴盛等三十餘人聯鎗突出肉薄與賊鬭斬數十人晴舍曰悔爲賊所使君疑我乃自刃而死當是時府兵在京師者聞變聚于三樹里或曰速救之或曰衆寡不敵救無益也治部藤通其弟福阿彌與沼田某奮曰吾有死而已提槍馳至府門呼曰吾欲與將軍共死願使得入賊不許乃佩竹枝混賊而入則義輝方會與訣飲爛三人者欲使脫去曰汝出招求者三人者辭曰命之他人義輝爲絕命辭書之姬人良補曰足利氏運命窮於此矣出傳家寶刀十餘口更取出斷刀皆缺所因發卓盡散其珍寶于庭賊爭攫之義輝與

餘人從而蹴躪之殺傷過當而我兵終皆斃之義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十二

點注標記

池田丹後守某　攢族聚也　義輝被弑　三黨迎義榮　左馬頭義榮敘爵　從五位下任官左馬頭　十年　周暠音皓　鹿苑寺在京城北　平田和泉守　賊誘殺周暠　京師貴人之子矣　漂泉小四郎　守覺慶於南都也　藤孝給仕覺慶　兵部大輔藤孝　掃部助賴有　播磨守元常　三淵大和入道細川氏族　米田壹岐守　矢嶋在近江　和田和泉守　上野中務大輔　和田伊賀守

輝猶奮戰。賊不敢逼。賊池田某自旁陰跳出。刈義輝足。義輝踣。之賊唯集小障於其上。攢槍弑之。遂殺其姬。脫夫人近衛氏。慶壽大慟曰。將軍死矣。老婦何生爲。縱火自燒殺。池田陽目于障後。終盲爲廢人。行乞于市。京師人指以爲弑逆之報也。於是三黨擁義繼。據高屋城。以迎義榮。六月。義榮發阿波。至攝津。十一月。入普門寺城。敘爵任官。三黨專功。有得色。義繼惡之。十年二月。義繼逃歸於久秀。久秀據多門城。與島山高政合兵。攻康長。康長陣東大寺。十月。久秀焚而走之。義輝薨。年三十。官至參議從四位下。初義輝有二弟。曰覺慶。爲南都一乘院主。曰周暠。習禪于鹿苑寺。義輝之被弑也。賊使平田某詐誘周暠曰。公來。將奉以爲將軍也。周暠信之。往渡夷川。平田自後斫殺周暠。從人四散。獨小四郎者。甫十六。拔刀與平田鬪。而斬之。賊又遣兵守覺慶。斥其從者。獨縱細川藤孝給仕焉。藤孝。故賴之弟賴有之世胤也。父曰元常。養大和守三淵宗薰子。是爲藤孝。或傳藤孝義澄遺腹子。爲宗薰所育者也。長多材能。覺慶與之密謀。乃以其策。佯稱疾。徵醫。藤孝進醫米田宗賢。宗賢宿直數日。託覺慶疾癒。夜賜酒於守兵。守兵皆醉臥。宗賢乃扶覺慶奔近江。過險。輒負覺慶而過。頃焉。藤孝又至。經甲賀。至矢嶋。館于和田秀盛家。賊守者既覺。四追之。不及。其冒險以故。不能獲也。上野清信。和田惟政等十餘

點注標記

右衛門佐義弼　武田大膳大夫　朝倉左衛門督　敦賀一乘谷並在越前　上總介信長　齋藤山城入道道三　三　今川上總介義元　齋藤右兵衛大夫龍興　十一年　義昭依信長　義榮已薨　義昭征夷大將軍　呼信長爲父　十二年　伊丹兵庫助親興　和守　元龜元年

人聞覺慶在矢嶋。來從之。覺慶蓄髮。更名義昭。明年。使藤孝說六角義賢議事。義賢與其子義弼不善。國內騷擾。以故辭不奉命。已而久秀等聞義昭在近江。使義弼圖義昭。義昭覺之。乃與藤孝等十餘人。夜航湖走若狹。依武田義統。義統。義昭妹婿也。以國小辭。乃赴越前。依朝倉義景。義景奉之于敦賀。敦賀有寇。又徙一乘谷。義昭知義景不足託大事。訪察近國諸將。欲得一人爲奠。若織田信長者。先是。美濃土岐氏。爲家臣齋藤某所簒。織田信長。以尾張兵克今川氏。并參河遠江。終誅殺齋藤。并美濃。威名四聞。十一年六月。義昭潛遣藤孝諭信就信長諭意。信長大喜。迎義昭。義昭乃發越前。義景固請止之。不肯。七月。至美濃。入岐阜城。與信長議西上。使使諭六角義賢。義賢不聽。八月。義昭與信長將兵攻義賢。走之。終入京師。九月。攻攝津河內。義榮已患癰薨。義榮官至左馬頭。當是時。三黨或奔或降。義繼久秀爭媚事信長。信長分畿內地予之。藤孝惟政等皆拜邑。十月。詔以義昭爲征夷大將軍。義昭德信長成功。賜重書。徵號呼曰父。用尊氏遇赤松則村故事也。義昭以京師兵燹。假居細川氏綱舊宅。遂徙本國寺。十二年正月。三黨伺信長不在京師。乃聚萬餘人。圍本國寺。野村越中等善拒。攝津河內諸將入援。伊丹親興擊賊破走之。義昭乃徙居二條城。元龜元年。義昭與信長合兵擊三好餘

點注標記

或作備前守長教　三年　游佐河内守　三部昭高尾張守　逆賊前後伏誅　義昭欲除信長　天正元年　藤孝降信長　筑前守秀吉　織田代足利

奔于攝津。不利。六角朝倉淺井氏並起應信長于大津。義昭下教和解之。三年六月。游佐長教弑其君畠山昭高。昭高。高政弟。長教所立也。織田氏討長教誅之。三好義繼松永久秀。後皆爲信長所誅。信長大樹恩威。故舉義昭短。以示上下。義昭憤懣欲除信長。引上杉景虎及關東諸將以自援。天正元年二月。寨于石山堅田。起兵討信長。爲信長所攻破。佯和而罷。七月。義昭令三淵某及廷臣二人守二條。而自據宇治槇島。信長將兵來攻。細川藤孝迎降之。信長攻下二條。三淵死之。三淵。藤孝弟也。信長遂攻破槇島。使其將羽柴秀吉徙義昭于河內若江。織田氏於是遂代足利氏。義昭後流寓和泉紀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十五

點注標記

毛利右馬頭輝元　十三年　義昭不肯秀吉之請　等持公尊氏也　十六年　慶長二年　義昭薨　義氏晴氏子　左兵衛督晉國朝於　義氏義親根入見　卒　喜連川公之

伊備後。終依毛利氏。居鞆津。信長遣秀吉攻毛利氏。自將繼之。途爲其下所弑。而羽柴氏遂代織田氏。十三年。秀吉自冀爲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大將軍非源氏不可拜。秀吉因是欲冒足利氏。請義昭曰。公養吾爲子。吾封公以大國。安富尊榮以終其身也。如何。義昭賤之。斥而不許。曰。吾雖命窮矣。猶八幡公等持公之苗胤也。計安逸而汙祖先。吾則恥之。秀吉不能強焉。十六年。義昭削髮。慶長二年八月。義昭薨。官至權大納言從三位。及此。詔贈准三宮。義氏以卒于關東。卒而無後者。乃歲羽柴氏東伐。求足利氏後。得基頼孫國朝。定爲義氏之後。居于下野喜連川。給五千石。呼喜連川公。方義榮之後居

點注標記

平島公方　源義昔義植　據鎌倉也言其自來而取回據　據奪也　浮過也　再傳賴家實朝也　不知重本輕末之術也

阿波平島。呼平島公。方初義榮之父義維爲義植所養。生義榮及義助。義助生義種。義種以後世實于阿波。此兩家與細川上杉二氏。皆存至今。其居平島者世稱又太郎。仍尊氏故事也。居喜連川者世仕左兵衛督。仍直義基氏故事也。而喜連川在足利氏故國。及德川氏定天下。特以賓禮遇之。

外史氏曰。源氏者。據王土以摶王臣者也。足利氏者。奪王土以役王臣者也。故論足利氏之罪。浮於源氏。而源氏再傳而亡。足利氏乃得延之十三世者。蓋源氏剪除宗族。孤立自斃。而足利氏封建子弟舊臣。足以翼維持。故不遽滅焉耳。然其封建也。不知制本末輕重之勢。足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十六

點注標記

蓋繳散也　東西就擒之也　赤松細川畠山大氏等一姓踞三四州甚者謂山名氏　封基氏爲鎌倉主　尾大不掉之封建　義教昭公十一年本傳　封尊氏賊曰中興之業也

以纔能僞定一時。而反者如蝟毛而起。至其中葉以後。天下爲奔獸逸。而不可復制也。夫源氏將士。其強鷙桀驁。不減足利氏時也。而奔走馳驅。無一人譁於東方者。何哉。無他。其力微弱易制。而進退易置之權。常在於我也。至於足利氏。與之以土地之饒。撫之以人民之富。其勢足以爲亂。而又襲之子孫。牢不可拔。豈可冀以損約其變哉。然而漫然割與。動使一姓得踞三四州。甚者居天下六分之一。而莫之能制。至於其封鎌倉與室町。如二君焉。遂致其子孫猜疑相圖。而終也鎌倉爲上杉氏所覆。室町爲細川氏所箝。皆所謂尾大不掉。末大必折者也。然其爲之者。有故焉。彼其創奪王家中興之業。故

濫觴於斯。剝勞究其弊。不復討其後以制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可截抑。一旦有所問裂耻而起。無足怪者。况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人民餌天下之豪傑。而不能制之。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爲苟且彌縫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足利氏宗族君臣更相屠戮。十三世之久而殆無寧日者。豈非由其基本之報也哉。後之爲人臣者。亦可以知懼矣。或曰。將家禮制。概成於義滿之時。而有可憾者。夫行天子事而謂之將軍。已爲不稱。而爲之下者受封將家。而拜爵王朝。又爲不順。使義滿有學有術。參酌古今。創立官爵。已下天子一等。除王朝公卿之外。天下萬姓。盡爲其臣。豈不善哉。外史氏曰。噫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夫天下有名有實。昔我王家。統馭海內。食租衣稅。而以爵秩酬功勞。當是時。名實之權。並在朝廷。及於其後。有竊其名而敗者。平將門是也。有竊其實而成者。源賴朝是也。有欲并有其名實而兩失之者。則足利氏是已。夫將門未定八州。而先擬帝皇。天誅不旋踵。賴朝乃請守護之設。分取天下兵食。而其號則不過曰追捕使。若曰但奉其服。何以華其服。及尊氏奪中興之業。尺地一民。莫非其有。而朝廷徒擁虛器。不徒分取之也。然名分所在。不可踰越。故挑戴一朝天子而已。以下將宰天下。猶源氏之故

馬卒於義滿驕傲跋扈。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日本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倣攝錄清華。豈非欲并有名實哉。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智之甚。貽笑千古。而義滿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也。而或者憾之。何哉。昔者孔子愛告朔之餼羊。王室既喪其實矣。賴有其名耳。而今又欲舉而號之。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晉以侯而宰周之天下。霍氏以大將軍而宰漢之天下。自古有之。是亦可矣。不必別擬名號以稱其實也。且夫自公侯至輿儓。以次相使役。而莫非下臣者。何爲不順哉。饒令新建爵號。稱平新皇之爲耳。豈能如千歲因襲之名在民耳目足以服其心邪。假使足利氏如或者之說。吾知其不能一日居也。余謂足利氏之欲并有名實也。於其自處已爲失義。而於其事上御下之際。又有失計焉者。何以謂之。夫我已有其實。而貽天子以虛器。是擁虛器者耳。何必介介然扶此而擠陷。唯天扶此而擠陷。是故天下翕然莫或寧一。而其分舊臣門族也。所謂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實。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之以權柄之要。是奚異傅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焉。而終致上將亦擁虛器。同於王室。其極也。并其位號而喪之矣。是所謂兩失名實也。豈非計之失者哉

日本外史卷九終

後北條氏略系 本伊勢氏

- 平維衡 — 季衡（子孫世稱伊勢）— 貞行
- 正度 — 正衡 — 貞國
- 貞親 — 長氏（初名新九郎。長氏稱北條氏，剃髮號早雲）— 氏綱
- 貞藤 — 氏康
- 氏政 — 氏直
- 氏輝
- 三郎（妾子，後上杉景虎）
- 氏規（狹山北條氏祖）
- 氏房
- 氏盛
- 氏信
- 氏宗
- 氏治
- 氏朝
- 氏邦
- 綱重 並未詳
- 正成 — 綱成（本福嶋氏，氏綱賜北條氏及偏諱）— 孫氏勝（岩留城主）
- 辨千代
- 氏重（貫宗封北直子，終爲懸川城主，無嗣國除）

十八

定鼎奠王邑

禍起其腹心、謂新田足利之叛也

彼謂鎌倉、此謂京師

訌、諍訟相陷入也、內訌謂持氏憲實有隙

日本外史卷十

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

外史氏曰。制馭天下、莫善於形勢。苟失形勢、不致分裂者鮮矣。昔在文武、因山海形便、以分道。而王畿居中。桓武定鼎平安。四方環嚮、益以盛矣。然王政之衰、方隅稍有竊據、不可制者。雖或速就討滅、而天下之勢漸趨分裂。以馴致鎌倉之覇。自是以還、關東形勢常雄天下。而京畿莫之能勝。余嘗歷遊東西、考其山河所起伏、以為我邦地脈、自東北而來、漸西漸小。譬之人身、陸奧出羽其首也。甲斐信濃其脊也。關東八州及東海諸國其胸腹。而京畿其腰膂也。至山陽南海以西、則股耳、脛耳。故居其腰膂、可以制其股脛、不可以制其腹脊。且平安四戰之地。天下有事、必先被兵。不如鎌倉之獨以一面西制中原也。至於元弘之時、能一舉取北條氏者、由海內怨畔。禍起其腹心、非能以西勝東也。方其盛時、以鎌倉為根本、而置府於京師、羈縻其制天下、如臂使指。而足利氏反其所為、舍鎌居此。謬矣。然亦有不得已也。彼慮於南朝、不能遠居鎌倉。故鎮以子弟、藩屏室町、而適啟爭端。又因其內訌覆之。而室町遂自是亂矣。是其不能制馭四方、以襲王室之禍者、非失形勢故哉。及其季世、七道豪傑、更相吞噬。至元龜天正之間、海內裂為八

蜀志諸葛亮傳有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之語。驤、騰驤也。角立、割據方隅也

織田氏居近江安土。豐臣氏居山城攝津

遷、更迭也

九。其最大者四氏。曰北條氏、曰武田氏、曰上杉氏、曰毛利氏。毛利氏起於安藝、而并山陽山陰十二州、疆土尤廣。其次為北條氏。北條氏取伊豆據之、遂并關東八州。武田氏起於甲斐、并信濃飛彈駿河上野。上杉氏起於越後、并越中能登加賀、以及羽州內會津。皆爭務剿戰。帶甲數萬、積粟如山、龍驤虎視、角立東西、莫不有包舉宇內之心。夫北條氏據天下之胸腹、而不能一出其兵以窺中原者、武田上杉據其脊、以橫塞其衝也。而二氏勢力相敵、相持不決。又不暇圖其西。毛利氏疆土雖廣、以其股脛向其腰膂、間不能抗衡中原也。織田氏介立四氏之中、先其西而後其東、避強擊弱、舍難取易。是以用力少而成功速。豐臣氏亦因其遺謀、遂得以致合一焉。織田豐臣之於形勢、如有察焉。而至其所居、與足利氏未嘗有大異同也。其所以既合又裂、不能久馭天下者、亦出於此邪。夫織田豐臣代足利氏者也。而其所有土地山河、不能大過四氏。或大過之、而不能及其久也。要之、此四氏者、乘時衰亂、各奮智勇、以雄據一方。為之民、倚以享一日之安、不可與他小國庸主徒糜爛其民而莫所成者同日語矣。則其於天下、非無功德。又不得目以足利氏叛臣也。若曰四氏所據孰非王土、則時勢之變遷、至於此、非一日之故。非所以咎於四氏也。至其經營一方、謀臣猛將之迹、有足紀者。吾故列敘之、詳其

盛衰興壞之由使有國家者有所鑑焉而於天下形勢分合之際又足以覽觀

後北條氏舊稱伊勢氏伊勢氏出於平維衡維衡生正度正度生季衡及正衡正衡實太政大臣清盛之曾祖季衡任上總介子孫世居伊勢其十一世孫貞行除伊勢守仕足利義滿爲奏者掌出納子貞國孫貞親相繼任其職甚有威權貞親弟貞藤除備中守娶尾張人横井某女生男子任處稱新九郎及長命名曰長氏爲足利義視近士應仁中從奔伊勢及義視還京師長氏獨留不從當是時足利氏權臣山名氏細川氏各樹私黨鬬于京師將軍義政不能制也長氏聰明有大志陰散財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三

結豪傑一日謂衆曰天下之事可知已成功名取富貴舍今而何顧關東八州地勢高隆士馬精强自古稱用武之地而永享以來無復定主苟得割據于此天下可圖也吾欲與諸君偕東因機乘變謀有所樹立諸君豈有意乎衆奮從之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八年長氏與荒木兵庫多目權平山中才四郎荒川又四郎大導寺太郎有竹兵衛六人仗劍東行終至駿河依今川義忠義忠其娣夫也會義忠卒子氏親猶幼將士分離各自爭鬩長氏娣抱氏親逃于山中上杉政憲上杉定正以足利政知之令發兵定駿河長氏迎而說之曰國内將士無叛者特以主幼國疑故樹黨耳今二公辱臨於此欲

黙注標記

常陸介維衡
越前守正度
右京亮季衡
伊勢伊勢守
掌出納金穀把
貞國貞親皆伊勢守
横井掃部助
任處謂備中
應仁
大納言正二位義視
左大臣從一位義政
長氏有大志
永享十一年持氏自殺於永安寺
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八年
荒木兵庫頭
多目權平後兵衛尉
依今川氏
義忠氏親並上總介
民部大輔政憲
修理大夫定正
左兵衛督政知

定今川氏僕雖無似願宣公意以戢將士有不聽者二公幸爲討之政憲等曰諾長氏會將士誓焉然後入山奉氏親母子歸入府第政知兵乃引去將士皆以長氏爲功使居八幡山城政知者義政弟也初義政父義教爲將軍其族持氏世管領關東永享中持氏爲其權臣上杉氏所滅蓋義教之志也上杉氏有兩宗曰山内曰扇谷兩宗請京師奉政知爲主然關東將士思持氏不肯奉命乃索持氏孤子成氏立之成氏既長討上杉氏不克走保古河號古河公方山内族據上野平井扇谷族據相模大場皆陽尊政知戴以爲君置之伊豆伊豆山内氏管國也給政知以田居於堀越稱堀越御所長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四

享二年長氏徙居高國寺城陰窺伊豆而未得間焉乃修政令輕賦稅又出其所蓄假貸遠近收以薄息遠近賴之每朔望相率來謁謁數者或免其債故士民稍稍來居城下漸成聚落長氏以荒木多目等爲之首領立七隊而服事政知政知有二子其長子曰茶茶前妻出也爲繼母所讒囚之數年茶茶憤怨伺守者懈出戕其繼母遂聚其黨弑政知殺其大臣外山秋山等而自立長氏聞之乃佯稱有疾浴伊豆温泉以詗之曰伊豆可取也歸聚衆議衆咸曰吾輩願新九郎君爲一國主久矣敢不效力延德三年四月長氏勒七隊并今川氏援兵凡五百人夜濟黄瀨川旦抵堀越氏縱火攻之賊走

黙注標記

無似猶不肖也
八幡山在駿河
左大臣從一位義教
左兵衛督持氏
永享中
兩上杉
成氏左馬頭後左兵衛督
古河公方
堀越御所
長享二年
高國寺亦在駿河
陰窺伊豆
七隊
延德三年
誅賊茶茶

成就院在伊豆
負擔任也揹負
負曰擔
揚示于路
相持自安堵
大見鄉深根城並在伊豆
諭以老豪傑
胥相也皆也
羇旅寄客也
北條高時族横
井掃部助
自稱北條氏削髮
鼠化爲虎

點注標記

自殺于成就院。伊豆人民畏其兵威。負擔奔竄。長氏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榜于路曰。吾所以來者。誅賊子而已。非有所暴掠。其各安乃堵。以俟我令。敢逃者。焚其稼。火其家。時大疫。疫者不能奔。往往偃卧于家。長氏與以醫藥撫循之。民更相告言。多來歸者。其豪族佐藤某先服屬長氏。長氏授以大見鄉地頭職。復其先邑。載印信焉。關戸某者。據深根城。以抗長氏。長氏絡兵攻殺之。長氏恩威大行於國内。國内將士舊屬上杉氏者。聞之無不率歸長氏。長氏以三十日略伊豆。以堀越氏邑自奉。其餘無所取。乃會父老豪傑諭之曰。吾聞人主視民猶子。民視人主猶父。是古之道也。及世之澆季。武人貪殘剝民以自逞。而至胥而困瘁。吾甚憫之。吾以羈旅之人。來司牧是邦。吾爲汝爲君。汝爲吾爲民。生相爲君民。是豈偶然哉。吾獨願我民之富足也。自今著令減租稅五分之一。除諸雜課。諸將吏違令虐民者。聽其民來訴。衆皆悅服。爭欲爲之用。長氏既主伊豆。居韮山城。長氏外家横井氏。北條氏疏屬也。至是韮山有北條氏者。其嗣絕。乃養長氏。以女妻之。長氏又爲長子氏綱娶其孫女。以爲北條伊勢同出於平姓。遂自稱北條氏。用三鱗徽號。削髮號早雲。曰。計復北條氏故業。以成其宿志。祈于三島神祠。夢有大杉二株。一鼠齧其根仆之。化爲虎。既覺。召卜人占之。卜人曰。公生歲次子。子爲鼠神。是公克兩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五

民部大輔顯定
可以成吾事矣
明應二年
大森式部大輔
小田原在相模
三年
高見原荒川並在武藏
五郎朝良
信濃守藤頼
四年
獼猴也
取小田原
永正元年
立河原亦在武藏
二年
史記春申君傳公子説秦昭王曰天下莫強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受其弊
長尾六郎爲景
掃部助憲總
早雲勢益張
松田太郎左衛門
荒次郎義同從陸
奥守入道道寸
上杉修理高救

點注標記

上杉之兆也。早雲心竊喜焉。當是時。上杉定正。上杉顯定。更相怨郤。兵結不解。早雲聞之曰。可以成吾事矣。明應二年。使使定正。請助攻顯定。定正喜許之。其部將大森實賴爲小田原城主。諫定正曰。早雲梟雄也。無故親我。其意不測。然彼以好來。亦不可拒。宜以禮答焉。而董之備。定正略不加意。三年。十月。早雲與定正。偕出兵高見原。與顯定夾荒川而陣。定正進而亂流。墮馬死。其子朝良走歸。保河越。早雲亦歸韮山。時實賴已死。子藤賴嗣。僭弱。早雲欲取其城。而難箱根之險。未發也。四年。九月。早雲使人言藤賴曰。吾獵韮山。其獸逃箱根。願公以箱根假我。我得縱獵取焉。藤賴許之。早雲率兵百餘人。被獵衣裳。踰箱根。先縱牛數頭。鼓螺隨之。憑高馳下。直入城内。藤賴惶駭。不知所爲。出奔三浦。早雲遂取小田原。遂取大場。永正元年。九月。上杉顯定來攻朝良。朝良求援于早雲。早雲與今川氏親往援之。戰于立河原。二年。朝良遣使言顯定曰。吾聞兩虎相鬭。一狗乘隙。我族構兵數世。國内費弊。而早雲窺其後。荐食關東。吾與公莫乃爲兩虎乎。顯定然之。乃與朝良和。已而顯定與長尾氏戰信濃。敗死。子憲總嗣。定正顯定前後死亡。而早雲勢益張。相模人松田賴重等皆來降。獨三浦義同不服焉。義同者。上杉高救子也。爲三浦時高所養。時高後生子。欲殺義同。義同奔依大森氏。假其兵襲時高弑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六

三浦介時高
義同弒逆
彈正少弼義意
九年
新井岡崎住吉秋屋佐原山並在相摸
修理大夫朝興
甘繩亦在相摸
大森越後守
佐保田河內守
丸谷三河守

點注標記

十五年
誅義同父子
十六年
早雲卒
子氏綱立
左京大夫氏綱
岸傑魁岸雄傑也
岸者有廉稜如崖岸形也
遺言法訓
癰疽封毒
癰疽惡創也癰淺而大疽深而惡

之據新井城。略取傍近。早雲欲討滅之。外示柔弱。不與爭也。義同立其子義意。而自居于岡崎城。九年。早雲遽發兵。襲岡崎拔之。義同徙居住吉。與早雲戰連年。早雲終大破之于鎌倉。追擊至秋屋之隘。義同據險止戰。早雲乃引兵。踰佐原山。出其背。義同走。入新井城。早雲隨而攻之。城險食多。久而不拔。乃築長圍。圍之數年。是時。上杉朝良死。其子朝興在江戶。聞新井急。將兵來援。早雲兵七千人。乃留其二千當城。而自以五千邀擊于甘繩。破走之。城內益困。大森佐保田等說義同曰。宜奔上總依丸谷氏。丸谷氏義意妻父也。義同曰。持氏之死。我父實爲之。而吾亦有弑父之罪。積惡之報。焉往而逃乎。

早雲謀知之。十五年。七月。鼓衆疾攻。城陷。誅義同父子。盡略相模。十六年。早雲病卒于韮山。年八十八。子氏綱立。氏綱容貌岸傑。善用兵。早雲之興業。氏綱力居多。早雲臨終。遺言氏綱等曰。吾欲滅上杉氏。幷關東八州。而未成其志。子孫繼任其事。毋敢或懈。今我邑土不多。散吾所積財物。養四方之士。足以支二世矣。三世之後。莫復所事於財也。苟兩上杉而相釁隙。吾子孫可以坐大矣。吾視上杉氏。其家法日衰。亡滅非遠。雖然彼大族也。不可輒取。曠日彌久。以俟其弊。譬之癰疽。其毒之封。必三十許年。乃成。及其成則潰裂而毋救也。且立法訓二十一條。以頒將士。氏綱守父遺訓。益修攻戰具。平定相

大永四年
與高基婚
左兵衛督高基
左馬頭晴氏後左兵衛督
天文六年
五郎朝定
深大寺松山並在武藏
難波田彈正

點注標記

平岩藏人
上杉左近大夫朝成
山岡豐前守
氏綱密記二人鎧馬
山角信濃守
宇佐美平次
天野左馬允

摸。進與上杉朝興爭武藏。大永四年。氏綱遂拔江戶城。朝興走據河越。氏綱數攻之。未能下。乃遣使平井。約夾攻河越。憲總按兵兩無所援。而朝興數爲氏綱所敗。氏綱又與足利高基婚。高基者成氏孫也。欲籍伊勢氏力報上杉氏。則爲其子晴氏娶氏綱女。氏綱於是暴上杉氏累世不臣之罪。以諭關東將士。天文六年。四月。朝興卒。遺言子朝定。益圖相摸。卒而未三月。朝定修深大寺城。以挑氏綱。氏綱將兵直赴河越。去城五十餘町而陣。朝定返兵自救。時七月十五夕。月光滿野。兩軍交縱。氏綱終大破朝定。取河越。朝定走松山。松山城主難波田某迎而內之。稍收敗軍出陣城外。氏綱又擊大破之。是

役也。相摸人平岩重吉。虜朝定叔父朝成。氏綱隊將山岡某來奪朝成。殺之麾下。重吉後至。爭功不決。氏綱乃密記二人鎧馬。而屬朝成于山角某。囚于河越。山角善視之。時置酒款語。嘗從容談鎌倉舊事。山角曰。僕聞之故老。右大將之東征也。陸奧勇將由利八郎。爲宇佐美實政所虜。而天野則景爭之。右大將令梶原景時畠山重忠更質之八郎。八郎前默而後對。以重忠有禮也。勇士之不可犯以非禮也如此。朝成聞之慨然。山角曰。談偶涉觸犯。幸勿爲罪。朝成曰。噫。僕猶八郎也。嚮者之役。吾盡亡士卒。單騎走。黑甲赤馬者追呼我。我回轡而鬪。皆墜馬。吾搏伏之。將拔刀。其人奮起。居我上。而數人繼

嚴考書傳曾也
右兵衛佐義明
里見兵庫頭
代神行罰
七年
鴻臺在下總
九年

至吾終為所虜矣。小角以告氏綱。氏綱曰、黑印赤馬者、重吉也。乃賞重吉。氏綱賞罰明嚴、常類於此。氏綱威聲益振、遠近武藏下總諸城、往往降附。獨足利高基弟義明在下總御弓、與氏綱爭彊。義明初與高基相惡、亡依里見義弘。略其傍地、兵力稍張。高基害之、請氏綱圖之。先是、義明義弘以兵艦數百艘、抵鎌倉、毀鶴岡祠、抄掠寶物。氏綱曰、吾將代神行罰也。將兵邀擊、卻之。七年、再發兵攻御弓。義弘舉安房上總兵來救義明。十月、氏綱與義明義弘戰于鴻臺、大破之。走義弘、獲義明、斬首二千餘級。九年、再造鶴岡祠。關東士民、望氏綱風歸者日衆。畿內西國商賈、亦往往避亂來寓小田原。日益殷實。

大峯在大和
關東鳥銃肇伊勢氏
氏綱卒
氏康立
左京大夫氏康
民部大輔憲政
今川治部大輔義元
武田左京大夫
憲政嬖菅野上原
菅野大膳亮
上原兵庫助
長尾景春入道意玄
本間近江
井俣左近

聲氣與上國相通。東國道士歳詣大峯者、過界浦、見鳥銃于市、持歸獻之氏綱。關東之有鳥銃、自伊勢氏始。後益召致銃工、及根來寺僧善銃者、以助兵威。十年、氏綱病卒、年五十五。嫡子氏康立、年甫十六。當是時、上杉朝定勢力削蹙、獨上杉憲政雄長東北。憲政、憲總孫也。今川氏親子義元、與甲斐國主武田信虎、皆通好於憲政。憲政驕惰、嬖臣菅野信方。上原兵庫專其政、政多偏私。憲政獨耽遊宴、畜舞妓數十人。國內成風、不復問武事。常微伊勢氏曰、彼小家耳、何能為。老臣長尾意玄獨以為憂。先是、本間某井俣某以卒長有戰功。憲政之嗣立也、令管內林木則饒菅野上原。犯禁、吏不敢告。問井俣

意玄遣問伺察
多目周防守
山內公謂憲政也
兩上杉之亡、在我三世後

品其傍田獵射獵乃為所出矢所用、意玄乃召之按詰。遣僕仕氏康、以伺察之。二人走小田原、因多目氏請曰、山內公疏忠近佞、臣等獲罪至此。縱令得免、不願仕也。願得仕君公。多目頗疑之、且收充行伍。居歳餘、二人乃亡歸平井、具狀告意玄曰、臣等熟視氏康為人、沈毅不測、剛柔兼濟。時而讀書、時而自用刀槍、能等禮節、威重自持。而錄功不略下賤。其用亡、無老無少、皆適其器。其子弟雖非嫡嗣、皆給俸充用、有功則進之。故其下畏而愛之、人人自奮、願為效死。而上杉氏將士、皆陰通款。其不通者九人而已。早雲遺言、兩上杉之亡在我三世後。其相隙、則吾家之慶也。意玄以二人所言告憲政。

早雲伊勢氏時
諸老謂意玄等
瞿瞿然懼貌
間諜間行以伺敵者、謂本間井俣等
比猶親昵也
虀粉猶破碎也。虀、濟也、與諸味相濟成者、凡物碎之如屑、故為粉
扇谷謂朝定也

因與朝定和、令國內禁奢華、講武備、錄將士子弟。乃復二人邑。菅野上原嫉之、與其族黨謀、上書於憲政曰、早雲、伊勢丐兒也。倚今川氏之力、以攘伊豆小國。賤人之裔、何足為慮。而我諸老過畏怖之、甚可笑也。天下右族、西有大內、東有山內。山內公號令遠及陸奧出羽。麾下將帥富三倍小田原者、可得五六人。而瞿瞿然丐兒子孫、是怖遣間諜、詗消息、獨不顧隣近之嗤乎。本間井俣背旨獲罪、而遽復用之。世謂上杉氏無人也。臣聞氏康喜歌詠、比頑童、不知武事。其將堪事者、獨根來法師耳。其下常相恐曰、管領命駕矣。北條氏立虀粉矣。關東將士馴服我公威德、非一日。何必借人力為。與扇谷和所

【管領命駕】【十三年】【長窪在駿河】【河越之役】

損甚多。君毋聽焉。憲政大喜曰。意去。謝我遊嬉以初。將上通。數氏康者爲二人。所告則大懼。賂菅野上原。以求解免。菅野上原說憲政斥二人。從而毒殺之。又納諸家臣賂。建議曰。名族之嗣弱者。宜各分邑於其家宰。則戴恩者衆矣。憲政聽之。又舉高野僧善弓者。祿之曰。何遽下根來法師也。憲政威入漸減。其兵漸弱。而欲親往擊滅氏康。既命駕。而挽止者再三。東人自是稱猶豫者曰管領命駕也。十三年。今川氏親使使與憲政約。發兵臨伊勢氏境上。圍長窪城。氏康親將且援之。會使者至自河越曰。兩上杉氏連和。合兵將來圍焉。氏康還赴河越。不見敵。乃聚諸將議曰。河越當兩上杉之衝。是必爭之

【左衛門大夫綱成】【黃八幡】【十四年】【難波田等說晴氏】【難波田彈正】【小野因幡守】

地也。以一勇將守焉。吾可以致敵而大克之。衆推北條綱成。綱成本福島氏。世爲今川氏將。守遠江土方城。父正成爲武田氏所殺。綱成猶幼。出奔相模。氏綱愛之。賜北條氏及其偏諱。常爲軍鋒。其旗黃色。書八幡二字。爲號。其戰也。每馳突敵陣。連呼勝矣。所嚮無不勝。當是時。黃八幡之名聞八州。於是氏康授之三千騎。令守河越而還。長窪圍亦解。十四年。兩上杉氏大舉來攻。曰。此行必剪滅小田原。至河越。圍城數重。意期必取。綱成固守不下。上杉氏使使古河。請晴氏來助。氏康又以爲請。晴氏欲其兩解。依違答之。上杉氏臣難波田某小野某往說晴氏曰。公以北條可親乎。曰。然。伊豆相摸非公所嘗

【嚮背嚮上杉背北條也】【席卷速捲取也】【饟與餉同】

領乎。曰。然。曰。早雲氏綱擅興甲兵。掠取伊豆相摸。遂及武藏下總。遂使公困蹙至此。其志不至盡取關東已爲。公於則不已也。彼今日亡上杉。明日必及古河。今之尊公者。乃挾以營其私焉耳。且北條之親於君也。新也。上杉之仕於君也。舊也。去舊就新。君何惑焉。今河越城當陷不陷。所患關東將士觀望兩端。其心不一耳。君苟進大旆。臨軍陣。則衆知所嚮。皆戮力決前。必舉河越。河越舉。則乘勢席卷。拔小田原。滅北條氏。復君於鎌倉。而騎首往之。如往昔矣。願公熟計之。晴氏曰。善。乃盡其士衆。至河越。上杉氏大喜。號令諸將攻擊。越歲。四絕其饟道。氏康聞之曰。吾必赴援。獨恐城兵之不俟我而決

【辨千代】【氏康示弱】

死也。誰能往告我計者。綱成弟辨千代。年甫十八。從在氏康左右。進請曰。此事至要。臣請往焉。即爲敵所捕拷掠百端。至死無言矣。氏康乃謂之曰。往語乃兄。善爲吾守。吾克兩上杉。不出數月矣。女毋遽出決死也。辨千代乃往。著上杉氏號。單騎入城。當是時。氏康兵四守疆上諸城。在者裁八千餘人。乃自將赴援。憲政朝定并晴氏兵。凡八萬騎。氏康計驕而襲之也。佯請和解。憲政等不聽。氏康出至入間河南。上杉氏兵來迎。氏康不戰而走。入小田原。問諜者曰。敵中云何。對曰。敵皆笑曰。豎子走矣。居五六日。又出至河南。敵來又走。又問諜者。諜者曰。敵曰。豎子不能復出。即出走耳。莫復顧也。氏康曰。可矣

親誓謂之
所謂劉將軍見小敵怯見大敵勇者
白布尚鎧
勿取其首欲不援時費力也
十五年
九燈燭闇
大道寺駿河守

使勒兵親誓之曰。吾聞戰道衆不必勝寡不必敗。顧士心和否如何而已。占曰怯於小敵而勇於大敵。吾數與上杉氏戰。以我一人當敵十人。以寡敵衆。何必始於今日哉。勝敗之決在此一舉。汝將士其一心協力。唯吾所嚮是視。令其兵皆尚白布於鎧上。約之曰。遇不白者輙斫。勿取其首。令畢乃引兵渡河。夜半直衝上杉氏軍。軍大驚擾亂。我兵縱横奮擊。莫不一當百。殺傷二萬餘人。憲朝定走。晴氏憲政。八州豪傑即夜降氏康者。九十餘姓。時十五年四月二十日也。是夜難波田小野皆死。本間某單騎止戰。求問軀幹魁傑。累九燈于竿。以爲背旗曰。吾以燭闇夜之闇也。與我將大道寺某闘。援之九燈

綱成呼勝
氏康威振關東
二十年
彈正大弼輝虎
藤田右衛門佐
小幡三河守
成田左衛門尉
神尾次郎右衛門
兩上杉亡

曰。吾毋復用此也。子用爲標好。往北條公乃死。大導寺自是以九燈爲記幟云。翌日。上杉氏麾下諸將聞氏康兵寡。則大悔憾。欲乘其疲再戰。遂至河越。則氏康已入松山城矣。諸將聚議不決。綱成自城内瞰之。開門突出。身先士卒呼曰。勝矣。敵軍相驚曰。黄八幡也。即敗走。綱成往松山見氏康。賀戰捷。氏康慰勞之。論功行賞。撫納降附。威振關東。關東諸國皆爭通好焉。於是憲政獨有上野。寵菅野上原。不恤將士。益離心。二十年。氏康率八州兵往擊憲政。七月攻平井城。援之。憲政出奔越後。依長尾輝虎。其老臣藤田小幡三川成田等六人。以憲政子龍糾來降。氏康命神尾某誅龍糾。燒夷平井城。兩上

移書讓晴氏
先公高基也。爲晴氏娶氏綱女。見上文
御弓氏謂晴氏季父義明。亦見上文
二十三年
波多野在相模
關宿在下總
弘治元年

杉氏於是皆亡。而東國盡歸於伊勢氏。獨古河晴氏率其餘黨。不與氏康通。氏康乃移書讓之曰。臣父氏綱與先公結婚姻。竭心翼戴。莫有貳心。以御弓氏之強。武氏綱啣密旨。不日滅之。遠近稱其勳勞。而未幾何。將見誅其子孫。臣未知其說。河越之役。憲政說君之親臨也。臣乃白曰。不敢請援。請兩無所援。君已聽之矣。而又惑於讒臣。翻援憲政。臣又白曰。苟宥城兵死。則獻城而退。君又聽之。而攻擊不已。往事如此。其曲其直。天將監之。氏康不復能戴君矣。二十三年。十月。將兵攻陷古河城。執晴氏。放之波多野。已而釋之。老於關宿。立其子義氏。居于鎌倉葛西谷。弘治元年。氏康使使入奏京師曰。晴氏

奏請立義氏
太田三樂斎美濃守
誂相約誘也
將士多送款輝虎
二年
梶原備前守
富永三郎左衛門
永祿二年

悖亂不能統關東將士。臣謹與諸將士議。立其子義氏代之。遂爲請其官爵。詔授左馬頭。以氏康爲左京大夫。敍從五位下。長尾輝虎計擊氏康。亦詣京師。請將軍足利義輝。自冒上杉氏。太田資正爲輝虎誂諸將曰。關東將士。自古屬源氏。北條平氏也。胡爲附之。室町將軍已以輝虎爲管領。公等宜決嚮背焉。於是將士多送款輝虎。輝虎數入上野。氏康遣兵拒之。更有勝敗。二年。里見義弘又通輝虎。以兵艦八十艘上三浦城島。氏康戍將梶原某富永某擊卻之。追戰海中。大獲而還。永祿二年。下總將士應輝虎。欲攻關宿取晴氏。結城晴朝來拒之。殆晴朝與小山佐竹宇津宮三族戰。氏康遣兵援晴朝

三年
小田原之役
無前若前無人也
謂不可當
避銳擊惰
孫子云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忍在武藏
成田下總守
輝虎無禮
軍糧什物雜用載之謂之輜重車

點注標記

輝虎走
上總介氏眞
武田大膳大夫
與今川氏和
氏康老
氏政
五年
六年
遠山丹波守
鴻臺之役
富永三郎左衛門
獼木瀨在利根川
正木大膳

晴朝德之故爲之守。已而聞三族應輝虎攻絲𡍲則辭還。三年正月。輝虎率騎卒十一萬來攻小田原。氏康議曰。輝虎慓悍無前。而智慮短促。不能持久。且以威力劫諸將。諸將必有不服者。吾厚集我兵。不與抗。力縱其狷獗。坐待其變。不損我兵。而彼將自潰矣。是兵法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乃盡召八州將士。舍其城邑。來保守小田原。三月。輝虎率諸軍至城下。氏康不肯出戰。輝虎攻之不能拔。忍城主成田長泰憤輝虎無禮也。不告而去。將士稍稍亡去。皆叛輝虎歸氏康。輝虎大驚卻走。氏康令沿塗士民奪其輜重。輝虎狼狽。走歸越後。而東國歸伊勢氏者如故。先是今川義元。其

子氏眞與武田晴信合兵。數臨境上。以爭我富士河東之地。氏康與嫡子氏政。俱會戰焉。不決。乃講和。氏康以女妻氏眞。爲氏政娶晴信女。十二月。氏康授國於氏政而老。五年。與晴信合兵。復取松山。松山者太田資正屬城也。資正憾輝虎之不終功也。遣使說里見義弘。六年義弘出兵下總。與資正合。欲襲江戶城。城將遠山某諜知之。急修守備。而馳使報氏康。氏康氏政將兵發小田原。與義弘夾鴻臺而陣。其夜候騎報曰。義弘兵卻。我先鋒遠山某富永某進濟獼木瀨。平旦。引兵上臺上。敵將正木某伏臺傍二里許。卒起要擊。我兵大敗。二將力戰死。餘兵大走。敵追至氏政陣。氏政麾兵橫擊卻之。氏康

四隣益畏
十年
廐橋在上野
小田原之役在三年

點注標記

輝虎請和
三郎景虎
氏眞淫縱
十一年
府中在駿河
滅親謂奪姪之國也
早雲嘗依今川氏且氏康以女妻氏眞
赴援今川氏
十二年
興津在駿河
晴信逃去

已濟水。得敗聞。召諸將曰。吾欲爲二將雪恥。何如。氏政曰。曩者遣一卒。雜敵入其陣。還報曰。義弘在臺上。檄二將首。意色甚驕。曰。敵喪其良。度已退去。吾旦日濟水。迫北。殲之。乃釋甲休兵。是其可襲也。氏康曰。然。乃勒二軍氏康氏政自爲先鋒。會日且暮。大霧咫尺不可辨。二軍自臺南北。鼓譟而登。聲震天地。義弘軍大驚潰走。氏康乘愛馬名賀美。提白秘雜刀。手所三十騎。氏政等擒正木以下十八將。斬首五千級。義弘資正僅以身免。於是上總安房諸城。多望風降。四隣益畏焉。十年十月。氏康與晴信合兵五萬。攻長尾輝虎于廐橋。縱火城下。至其門。還以報小田原之役。輝虎不敢出。輝虎數窺河越。不

得志。氏康有妾子三郎。輝虎欲養之爲子。以成和議。氏康聽之。於是諸國無事。及今川義元死。氏眞承其後。而淫縱不親國政。晴信其母之弟也。陰謀奪其國。十一年。十二月。晴信舉兵襲氏眞。氏眞逃走遠江。晴信不敢追。留居府中。恐我兵救之也。乃遣辯士寺島甫安來說曰。請分駿河。富士河以西屬武田氏。富士川以東屬北條氏。氏康氏政怒曰。晴信規利以滅親。是豺狼也。今川氏吾祖宗所寄跡。且爲姻戚。吾必復氏眞矣。乃執甫安囚于伊豆。以兵四萬餘騎赴援。十二年正月。陣薩埵山。晴信陣興津。相持不戰。至四月。晴信度終不可支。夜拔其軍。間道逃去。氏眞乃來奔。氏康氏政分兵守諸城爲氏

陸奧守氏輝　三增山在相摸　大石遠江守　師岡山城守

眞修府中城。六月。晴信來入伊豆。軍于鳴島。會大雨。我兵夜襲其營。晴信驚棄其牙旗而走。關東將士多通晴信者。九月。晴信發二軍。來襲小田原。時我兵大半戍駿河。小田原兵寡。十月。晴信來至城下。聲言詣鶴岡神祠以告戰捷。氏康氏政欲待其入鎌倉而斷後。戒之令兵勿出。晴信乃引軍歸甲斐。氏政弟氏輝等要之三增山擊破其先鋒。而衆寡不敵。我兵遂敗走。氏輝獨身止戰其臣大石某謂之曰。是非公死處。臣請代公死。進而死之。氏輝得間馳走。馬中箭斃。其臣師岡某授其馬。免之。氏康氏政將兵追晴信。未至嶺三里。而敗報至。乃班軍。而戍駿河者舍守赴難。十一月。晴信復舉國兵入駿河。

新三郎綱重　蒲原在駿河　晴信盡取駿河　早川在相摸　松田尾張守　元龜元年　氏康卒　講頼朝故事　氏政器略不及氏康

諸城解走。獨北條綱重在蒲原。堅守不下。晴信知其不可力取。引兵而去。綱重出追之。晴信分兵直入其城。綱重戰死之。晴信陷府中。盡取駿河。氏康乃給氏眞以早川邑。而遣氏政及松田憲秀等擊晴信。元龜元年九月。氏政與晴信相拒伊豆。聞氏康疾作。乃還。十月。氏康卒。年五十六。氏康攻擊四方。往往以身當敵。有八創。數十而常用心於政治。講源頼朝故事。察吏之貪廉。而黜陟之。關東諸國倚而安焉。嘗與晴信會。晴信問可越戰略。氏康曰。是非吾功也。綱成等忠勇所致耳。其不矜如此。故其士民皆以讓相尚。趨君事如歸。及其卒也。無不哀慕。氏政勇敢類氏康。而器略不及。氏康既卒。甲斐將士

晴信講和　天正五年　佐竹常陸介　氏政老　氏直　相摸守氏直　氏康官爵左京大夫從五位下　武田氏爲屬國　六年　輝虎卒　喜平次景勝　四郎勝頼　與勝頼絕

欲乘釁攻氏政。晴信方西擊織田氏。以故不聽。遂講和議。氏政已無西顧之憂。乃專經營東國。天正五年。自擊里見義弘。破之。義弘請和。獻其子義頼。常陸國主佐竹義重亦效質于氏政。於是授國於嫡子氏直。而老。氏政氏直皆襲氏康官爵。晴信既卒。子勝頼數出兵與織田氏德川氏爭。大敗而歸。乃以重幣來請和。且請娶氏政妹。氏政許之。自是武田氏遂爲我屬國。六年。輝虎卒。二子景虎景勝爭國。構兵。景虎即氏政弟三郎也。氏政爲景虎請援於勝頼。勝頼諾之。景勝賂勝頼。勝頼變意。遣兵助景勝。攻殺景虎。氏政大怒。與勝頼絕。織田信長既定畿內。來約兵。攻勝頼。氏政許之。七年九月。與勝

七年　八年　十年　織田右大臣信長　三位中將信忠　夫人氏政妹也　瀧川左近將監　信長爲弑　安房守氏邦　金窪在上野　盡定八州　沃灌漑也其土地皆有灌漑之利可耕故曰沃野　冶鑄于山取地産之寶煮于海取

頼相持于三島。八年。戰于浮島原。十年二月。信長與子信忠擊勝頼。入甲斐。氏政氏直將兵三萬臨境。比勝頼困蹙欲死。教夫人走小田原。夫人不聽。與俱自殺。信長既定甲斐信濃。令我德川公居駿河。令其將瀧川一益守西上野。居廐橋城。十年六月。信長爲其下所弑。一益將西歸。鉢形城主北條氏邦使告氏直。而出陣金窪與一益戰。不利。一益兵乘勝而進。氏直先鋒設伏。而佯走。一益陷伏。我兵前後擊之。斬首千級。時甲斐信濃大亂。德川氏上杉氏爭之。氏政又令氏直率兵數萬。會戰不決。乃與其和。定西上野而還。當是時。伊勢氏盡定八州。沃野千里。鑄山煮海。小田原繁華。爲關東都會第一。

點注標記

爲塩之利也
氏政驕侈

炊麥供賓
炊爨也簸揚米去
糠也舂築穀也晞
乾暴也
氏政所謂不辨菽
麥者故左右竊笑
之也

憲秀弄權

榜令三倍

十一年
娶德川氏

秀吉使來
十四年
美濃守氏規

憲秀送欵於秀吉

戸倉在信濃

然氏政漸驕侈。用人不別忠佞。附氏政者亂用之嘗從氏康略上野。與武田晴信合兵軍松山。時有仲負刈麥駄過軍前者。氏政見之。問左右何物。左右曰麥也。氏政曰。盍炊以供賓。晴信聞而曰。吾今而後知北條氏大國也。郎君大國公子。故為是言耳。夫麥者。擊之簸之暴之晞而舂之者。再然後浸之而炊之。今郎君乃欲直炊之。左右竊笑也。氏政不通下情如此。以故國政日弊。老臣松田憲秀弄權柄。士民多被冤枉者。嘗有一僧過觀城門榜令曰。北條氏將亡矣。或走告之市尹。市尹召僧問曰。聞汝謂北條氏將亡。信乎。曰信。曰何以謂之。曰吾三十年前過觀榜令。令四五條而已。今則二倍焉。夫德薄

則政滯。政滯則令煩。令煩則衆離。衆離則君孤立矣。君已孤立。不亡而何待。市尹以告氏政。氏政不為意。獨委任憲秀。十一年。七月。氏直娶德川氏。信長既遇害。而其將豐臣秀吉代為政於畿内。挾天子以令海内。德川氏上杉氏皆附之。秀吉屢使使來說曰。盍來朝京師。十四年。八月。氏政遣弟氏規赴京師。不肯親往。如是者再三。氏政曰。秀吉欲以口舌取八州。盍以弓箭取焉。秀吉怒使使請戰。於是氏政乃修城壘。蓄糧仗。八州將士皆留其部下守城砦。而自聚于小田原。憲秀陰送欵於秀吉。初憲秀子新六守戸倉城。與武田勝頼戰數不利。氏直聞之罵曰。新六怯夫多亡我人。新六聞之慚恚。竟降勝

點注標記

堀左衛門督
久太郎

竹浦在相摸
山中在伊豆
間宮豐前守
朝倉能登守
松田右兵衛大夫

北條氏之滅在於是
役

十八年
小田原之役

一柳伊豆守

湯本在相摸

險謂箱根也
淨野言悉芟麥以
清田野不以資敵糧
之也

先公已試之策謂
氏康屢守小田原
不肯出戰而却謙
信也

一城大驚

越後宰相上杉景
勝

加賀宰相前田利
家

頼。及勝頼亡。新六來歸。當誅。憲秀為乞良川宥外等屏居其邑。至是新六又勸憲秀。因敵將堀秀政通欵焉。秀吉啗之以伊豆相摸。令為内應。氏政氏直不之知也。與憲秀議。遣親族諸將。分守要害。美濃守氏規守韮山。陸奧守氏照守竹浦。左衛門大夫氏勝守山中。氏勝綱成孫也。間宮康俊朝倉重高副與舊守松田秀植俱守焉。氏政賜刀於康俊重高曰。勉之。康俊曰。臣以死從事。重高退謂同僚曰。北條氏之滅在於是役也。山中之城牧築不備。而命守焉。是棄我輩於敵也。吾視十餘年來。政多失道。者事可知矣。諸君謹之。十八年。二月。秀吉發兵二十五萬。自將來攻。德川氏為其先鋒。二十九日。

圍山中城。城兵力戰。斬敵將一柳直末。而敵衆已凌城登。康俊秀植死之。氏勝重高遁走。德川氏軍至酒匂。四月。竹浦及湯本守兵皆潰。西軍來圍小田原。氏直聞諸城失守。議曰。秀吉兵雖衆。而以威力相持。其心必不一。我兵雖寡。而五世君臣也。我欲要秀吉于險。一戰決雌雄。憲秀沮之曰。彼遠來。糧餉不繼。我堅壁淨野。不戰而屈之。是先公已試之策也。何必行危僥倖。氏直乃止。憲秀背使人告秀吉曰。城西北有石垣山。以為牙營則城内情狀無所遁隱。秀吉從之。一城大驚。已而上杉景勝與前田利家。以北陸兵來。攻上野松枝城。守大導寺政繁出于坂本。不戰而走。遂降。為其東導。下廐橋松

大導寺駿河守
坂本沼田箕輪並在上野

氏勝降德川氏
北條十郎氏房
岩槻在武藏
妹尾下總守
館林在上野
浮梁即詩所謂方舟造梁者梁水橋也

應募收錢

山沼田箕輪河越。進圍鉢形城。城主氏邦在小田原。留守將士堅拒不下。西軍別將二人。以秀吉命徇下野上總下總。下之。氏勝逃在其邑甘繩。氏政氏直召之。氏勝答曰。臣何顏見君乎。當死於此。或譖其有貳心。氏政怒。會德川氏招降氏勝。氏勝遂降之。五月。氏政弟氏房出襲蒲生氏營不利。西軍別將陷氏房邑岩槻。留守妹尾兼延死之。秀吉更遣別將三人。攻館林城。城帶大澤。敵造浮梁濟之。城兵死守不降。秀吉取氏勝書諭之。乃降。六月。西軍合兵攻忍城。謂城可灌也。募土人起堤防城。主成田長康在小田原。留守知其不可灌也。陰出其人。應募以收錢。既就。引水。城不漸一版。而敵沮。水不得近。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二十一

點注標記

狩野一庵本姓小幡
中山勘解由
金子三郎右衛門
近藤出羽守
奧州氏輝也
德川氏收用家範二子
助六照守後稱勘解由
秀吉合圍百餘日不能得一首級
氏規守韮山

數日堤潰。西軍死者數百人。景勝利家下鉢形。圍八王子城。城屬氏輝。其留守横地監物遁之。狩野一庵。中山家範。金子家重。近藤助實相謂曰。吾約奧州以死守。其可食言乎。與數百人殊死戰。利家在高處。望見壯之。問降將。知其姓名。使往降之。至則自殺矣。及事平。德川氏收用家範二子照守信吉。信吉稱備前守。爲水戶傳者也。當是時。里見佐竹氏及陸奧出羽豪傑皆降秀吉。秀吉舉天下兵圍小田原。氏政氏直勵衆堅守。出令曰。諸將士各守其所。毋妄相救。更番休止。休者游息任意。分麾下士六百人。晝夜巡警。秀吉合圍百餘日。終不能得一首級。氏規守韮山。秀吉以七將騎卒五萬攻之。氏

朝比奈駿河守
小笠原丹波守
浮田中納言
秀家遺酒
左衛門督秀治

規謂其衆曰。此地。我高祖所由而起。而吾受命守之。失一障壁。吾之恥也。衆皆奮激。其將朝比奈泰能等。數出力戰。西軍四面攻擊。死傷無算。乃築長圍。不敢迫。德川氏將小笠原某。以守兵傳壁。皆死。秀吉更將疾攻。陷其外城。氏規親督戰。即日復之。八州城壘皆陷。獨小田原韮山不下。氏房在小田原。與敵將浮田秀家對壘。秀家以秀吉旨。遺酒於氏房曰。聊以慰城守之勞。氏房又遺物謝之曰。聊以慰攻戰之勞。秀家遂使言於氏房曰。豐臣氏與北條氏非有宿怨。偶爾搆兵。半歲不決。徒使天下人膏鋒鏑。今誠議和。弭兵則封以伊豆相摸。氏房以告氏政。弗答。時堀秀政既死。子秀治以秀吉密書投憲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二十二

點注標記

左馬助英春
英春入見氏直
秀吉百方誘降
下總守勝雅
二國、伊豆相摸也

秀。憲秀欲導敵兵入城。少子英春爲氏直所寵。常侍左右。憲秀召而告之。英春號泣固諫。憲秀弗聽而止英春。不使復入。遂與秀治約。約既定。英春夜以鎧櫃自盛入。見氏直曰。君苟宥一人之死。則臣請告大事。誓而後告。氏直大愕。召憲秀詰而囚之。英春請宥其死。弗聽。秀治踐約。至松田氏壘下。待報三日。望見其旗幟皆變。乃去。秀吉百方誘降。使黑田孝高羽柴勝雅因氏房說曰。方今北條氏之勢。如魚在釜中而烈火烹之。盍及今納降。取二國以存先祀。氏房妻子囚于岩槻。亦以書乞哀。氏房心折。勸氏政降。氏政曰。吾承父祖業。主於八州。爭武而失之。吾不必憾也。納降。計存死且不能已。而成田長康等亦送款於西軍。親臣

其父子氏政氏直也
不俟約不俟封土之約定也
氏直娶德川氏故有姻戚之嫌
悔爲老賊所誑誅憲秀致城
田村安棲
鼇頭注標記
氏政氏照自裁
氏直病卒
五世九十餘年
氏規忠勇
狹山在河内
氏盛氏信並美濃守
久太郎氏宗
伊勢守氏治
遠江守氏朝
岩留舊作岩槻今據澁書正之同時別岩槻者高力清

侶將互相疑阻。父勸和議。七月。秀吉使德川公諭氏規曰。子之武已多矣。今和議將成。子猶何守。宜來贊其議。答曰。氏規習于戰。不習於和。未能應命。德川公請氏直書諭之。氏規不得已。撤守備。約封土事。自小田原西門入。則氏直已自南門出。蓋秀吉以陰謀間踈其父子。故氏直惶惑不俟約而出也。於是氏直就德川氏陣請曰。願宥氏政以下。則亟致城矣。德川氏以有姻戚之嫌。辭之。因羽柴勝雅以告秀吉。秀吉曰。吾當依其所請。獨其封土以二總代伊豆相摸。氏規聞之。恚曰。吾悔爲老賊所誑。將歸韮山復修守備。氏直弗許。乃誅憲秀。致城於德川氏。出城內士民。限以三日。氏政與弟氏照出在醫師安棲宅。

秀吉憚氏政剛武。又變約。遣使者責氏照。就其舍。令自殺。使者至。難言之。氏政氏照察其色。請聞。沐浴作絕命辭。自裁。氏規將殉之。監吏奪刀。不得死。秀吉宥氏直。令率氏規氏房氏郡英春等數十人。入高野山。給以萬石。明年。氏直病卒。年二十一。英春去仕前田氏。自長氏國于相摸。至是五世。九十餘年。乃滅。後秀吉思氏規忠勇。以爲狹山城主。食萬石。其後氏盛氏信氏宗氏治氏朝。父子相襲。歷事豐臣氏德川氏。氏勝降德川氏。爲岩留城主。食萬石。關原之役。守岡崎。慶長中卒。養保科正直子氏重。大坂之役。氏重在先鋒。後數徙封。終爲掛川城主。病卒。無嗣。國除。

長非氏勝伯
彈正忠正直
出羽守氏重
掛川在遠江
攬同擥總持也
雲蒸龍變英雄奮身興也
鼇頭注標記
孫子云夫吳人與越人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此道收攬人心之道也

外史氏曰。余聞早雲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畧。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早雲聞之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說。嗚呼。有以夫。其以流寓漂泊之人。據有八州。以開五世之基也。夫足利氏隳其綱維。權臣內鬩。海內戰爭。所以然者無他故焉。天下英雄。各以其心爲心。而主將不能收攬之焉耳。早雲益早有見於此。以爲天下之事可知已。故仗劍之伊豆。周流天下。以求用武之地。一得其地。雲蒸龍變。莫之或拒。夫以兩上杉氏百年故家。財賦之富。兵馬之雄。而早雲以赤手圖之。突異雖鑿山哉。乃能戰勝攻取。制其死命者。果何所恃而然歟。亦以結納英雄。得其驩心。兵寡而志一。地狹而力

合。如同舟濟江。不期而救。以此臨敵。雖横行天下無難。而況於兩上杉氏乎。氏綱氏康所以纘緒業。致強大者。亦由此道也。至於氏政氏直。已代兩上杉。以擅八州之富強。意滿志倦。不復用心於此。上下漸遠。君民不親。欲恃區區之法令。以制馭其下。而不知其下之心既已去之矣。將何恃以抗天下勁敵耶。然豐臣太閤。以不世出之略。加之以我東照公。左提右挈。率天下之猛將精兵往問其罪。其勢力足以震撼大地。而合圍半歲。纔能舉之者。非以其父祖之收攬人心。有固結不可解也哉。

日本外史卷十終

武田氏略系

義光

義清　始稱武田冠者世居甲斐

（孫）信義

信光

十餘世　信滿

信重

信元　信重從父

信長

五世　信虎

信就

信光

晴信　幼字勝千代剃髮號信玄

義信

勝頼　庶子初稱四郎承諏訪頼茂後嗣宗家

信勝　初爲義信嗣勝頼攝續之

信貞

信豐　勝頼從弟

信繁

信綱

信龍

信實

上杉氏略系　本姓長尾氏

平良文

十世　景政　居鎌倉稱權五郎

十五世　景弘　始稱長尾氏

藤景　本藤原氏上杉重房僚屬爲長尾氏嗣

二十世　爲景

晴景

政景　娶晴景姊爲謙信姊夫

景康

景房

輝虎　繼晴景幼字虎千代剃髮號謙信

景虎　實北条氏康子稱三郎

景勝　實政景子輝虎甥

定勝

綱勝

綱憲　實吉良義央子綱勝外甥

藤景　謙信同時人爲其所誅

俊景　亦未詳

謙忠

義春　畠山義則養謙信子後復畠山氏

輝虎後與上杉憲政約爲父子因冒上杉氏又受其職卿初名景虎又將軍義輝賜偏諱改今名

十一

日本外史卷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武田氏源義光裔也義光子義清稱武田冠者從父受射傳伯父義家之旗及無楯之甲世居甲斐義清孫信義及子信光等從源頼朝起數有戰功與逸見小笠原氏分領甲斐頼朝移小笠原氏於信濃以加藤氏代之以及足利氏之時信光後十餘世曰信滿上杉禪秀之亂信滿以與之連婚爲逸見所讒自殺二子信重信長信重與族父信元逃爲僧信長依加藤氏與逸見鬪走

利持氏伐而降之欲以其邑盡附逸見將軍義持不肯賜之於信元信元死子幼其將跡部專國招信重爲假主結城之役信重有功新充守護乃誅跡部逸見加藤皆臣屬焉信重後五世曰信虎與駿河豪族福島某戰而勝之以是日生男因名勝千代長曰晴信亢毅多權變信虎愛少子信繁欲廢晴信晴信故爲癡騃狀以自晦與信繁角材技輒出其下或佯墮馬爲人扶起諸將皆侮晴信晴信獨與駿河國主今川義元相結許義元其女兄夫也天文五年義元爲奏請以晴信爲嫡嗣加首服佗大膳大夫兼信濃守十一月信虎出兵信濃攻海口城城主平賀源心善戰信虎以兵八千攻之踰月

新羅三郎左衛門尉刑部少輔義光　無楯之甲源氏所傳八甲之也　刑部三郎義清　太郎信義　五郎大膳大夫信光　加藤六景廉　禪秀即氏憲也應永中氏憲奉滿隆圍持氏

伊豆守信滿　太郎信重　六郎信長　信元官名未詳　日伊豆守　跡部上野介　永享中持氏以數見誅結城氏朝等奉其遺孤春王安王作亂義教發兵清朝討二孤誅之　此役信重有功　加藤梵見名稍亦　甲斐守護也　未詳　左京大夫信虎　久島一總作一本　今島作福島　勝千代稍悔　左馬助信繁

不能陵會大雪諸將議曰時已窮臘請班師敵亦必不尾也信虎從之晴信請自殿信虎笑曰敵必不尾而請殿如二郎必不然也晴信固請以兵三百殿後大軍數里止舍親警其兵曰勿釋甲勿卸鞍食於馬而後食五更即發唯吾所嚮是視兵皆竊嗤之曰風雪如此何警爲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口與三百騎冒雪馳昧爽抵城源心已散遣其兵獨與百人留守晴信分兵爲三自以一隊入城二隊揭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衆寡不戰而潰乃斬源心以其首歸獻軍大驚信虎不賞曰舍城而歸怯也諸將心服晴信而不敢稱其功晴信仍有愚色信虎狂暴賞罰無常國人苦之晴信陰與老臣

飯富兵部板垣信形謀益結今川義元義元素病信虎強亢欲助晴信而擅其國信虎不覺也七年正月信虎欲逐晴信於駿河因託之於飯富氏而自適駿河計之義元義元留信虎不返而晴信自立於甲斐諸宿將莫不頫首聽命而隣國聞變欲乘其隙信濃之民多去附村上義清六月諏訪城主諏訪頼茂衆志城主小笠原長時合兵一萬來攻晴信令騎將原加賀留守而自以六千人出拒韮崎加賀聚府中農商得五千人人執一紙旗鼓譟而出敵乃退走晴信復驕怠耽宴樂喜詩賦不視國政羣臣莫敢諫板垣信形稱病謝延僧善詩者於家學詩數句乃出侍宴請賦詩晴信不信強請而

眇恐也日臨歲也　晴信與今川氏結託　治部大輔義元　天文五年　海野口之役　源心入道　不尾不尾擊之　二郎信繁也　仍有愚色　飯富兵部少輔虎昌　板垣駿河守　七年　逐父自立　村上左衛佐又兵部大輔　諏訪安藝守　諏訪頼茂在信濃　小笠原大膳大夫　原加賀守國房　韮崎旁中並在甲斐　紙旗　學詩諫君

點注標記

一年
木曾左馬頭
平澤在信濃
小本八道々絶
兩足不能適遠
兩足不能行曰躄
信形薦勸助
古者田稱町段
因地之廣狹皆
鎌倉之制以是
氏更稱若干貫
因地之多寡
蓋田有肥瘠
不一故定稅額不
以町段之廣狹而
以地子之多寡
謂一貫大抵當今
之十石則十而稅
四即四不也

可立就、題晴信大喜曰、汝何遽能如此、信形因大諫
曰、先君唯無道、故爲君所逐、今君復如此、得不復有如
君者乎、晴信感悟、遂屬精爲政、十一年三月、義清長時
賴茂與木曾義昌擧信濃兵來攻、諸將皆懼、晴信曰、四
人合從、議必不一、可一戰而破也、乃佯潰、島羅四人
以爲怯、進入境內、晴信夜發、乘霧而逼擊、大敗之、四人
再擧、至平澤、又擊破之、自是連年相攻、晴信每勝、晴信
擧山本勘助、勘助三河人、眇目跛足、嘗學兵於尾形某
以干今川氏、駿河舊臣皆侮易之、義元不奇也、勘助寄
食數年、板垣信形聞其名、薦之、晴信召見與語、大
悅之、即日與二百貫邑、賜名晴行、十一月、晴信以晴行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

點注標記

十二年
勝賴
太郎義信
十四年
伊奈名利未詳
十五年
塩尻嶺在否
信濃
村上義清
甘利備前守虎泰
横田備中守忠高
使之右顧則克
上杉民部大輔憲政

計、取信濃九城、十三年、以信形計、誘殺諏訪賴茂、而納
其女爲妾、明年生男勝賴、稱四郎、晴信有長男義信、以
爲嫡嗣、使勝賴承諏訪後、十四年五月、與小笠原長時
及伊奈氏戰于塩尻嶺、破之、十五年二月、攻戸石城、村
上義清將兵六千來援、我先鋒甘利備前・横田備中等
皆敗死、我軍將潰、晴行說曰、敵鋒不可遏、使之右顧、則
克、晴信曰、我兵且不從令、焉能使敵如我意、晴行請假
後隊、左旋而出、義清軍右顧、晴信軍氣復振、進擊破
之、晴行以功食八百貫邑、乃徙駿河謝前嗤笑者、交口
稱譽、義元悔之、上杉氏將士聞甲斐兵弊於戸石、以二
萬騎踰碓氷嶺、晴信遣信形拒焉、而自繼之、九月、擊破

點注標記

眞田彈正忠入道一德齋
武藤喜兵衛尉安房守昌幸
十六年
志賀上田原亦在信濃
十八年
十九年
復出出諏訪原也
北条左京大夫
晴信與氏康義元連和
削髮稱信玄
不動類不動佛
劍索不動佛所
河執大智劍與繩索也
高梨攝津守政賴
須田若狹守滿親

上杉氏軍、眞田幸隆及子昌幸皆有功、晴信又用幸隆
計、誘殺村上義清精兵于時十六年八月、晴信攻志賀
城、義清出軍上田原、板垣信形將前軍戰勝、不備義清
窺其怠懈、甲襲殺之、晴信赴援、義清潰死、士突入其廬
下、與接、又墮馬、終大敗、十八年八月、晴信略地上野、又
與小笠原長時戰于諏訪原、走之、十九年二月、復略上
野、聞長時復出、而還、時今川義元與相摸國主北條氏
康媾、爲氏康來請晴信曰、氏康與上杉氏戰、將北上野
願君亦先焉、晴信乃與氏康義元連和、是歲晴信削髮
稱信玄、信玄引鏡自視曰、吾貌類不動佛、乃使畫史爲
已像、執劍及索、曰、我死、四隣襲入、視吾像、不敢加無禮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四

點注標記

島津淡路守規久
四郡謂高井水內埴科更級也
義清皆投謙信
年
上總介良文
親王曾孫
次郎景次
左衛門尉藤景
修理大夫重房
鎌倉將軍宗尊親王
王後醍醐帝第
十
六郎信濃守憲顯
上杉九郎民部大
輔房能

也、信玄連攻村上義清、又攻高梨須田島津氏、二十二
年、盡略河中島四郡地、義清等不能支、相共計以爲可
敵信玄者、唯上杉謙信、乃往投之、
上杉氏本長尾氏、平良文裔也、良文後十世曰景政、居
鎌倉稱權五郎、以勇著東國、大庭氏梶原氏皆出於景
政、景政後五世曰景弘、始稱長尾氏、長尾氏嗣絕、養
杉藤景爲嗣、藤景本藤原氏、藤原重房從皇子宗尊適
東國、食丹波上杉邑、因氏焉、子孫爲足利氏外戚、管領
東國、藤景其族曾孫也、後臣屬於上杉氏、散處越後上
野伊豆諸國、自藤景而後十世曰爲景、爲景輔上杉
房能、上越後、後以事相隙、擧兵鬪、房能終死于雨溝、時

永正三年
六月
民部大輔顯定
宮內房能憲總
高梨攝津守
妻有莊長森並在
七年
上野
上杉兵庫頭定實
上條在信濃
長尾氏始大
天文十一年
椎名肥前守
神保宗右衛門
栴檀野在越中
江波五郎
為景陷伴
彌六郎晴景
平藏景康
左平次景房
點注標記
景虎不學僧事
胎田或作昭田
櫟尾三條並在越
後
黑田和泉守
金津伊豆守
長尾平六俊景
貳城外城也
本下熟眠
門者山岸六助
春日山在越後
寺僧名門察
本庄美作守
宇佐美定行
駿河守定行
行勝邦俗所謂脚
袢

永正三年也。房能兄顯定為管領。六年。顯定與子憲總
率上野兵來討。為景為景敗走越中西濱。顯定留徇越
後。越後士民不服顯定。推高梨某為將。去歸為景。七年。
六月。為景與高梨合兵擊憲總于推屋。破之。憲總走保
妻有莊。隨而圍之。顯定赴援。戰于長森。敗死。憲總走歸
上野。為景乃立上杉氏庶孽定實妻以其女置之上條
城。奉之而已。居越中府內。徇越後。盡下之。長尾氏始大。
天文十一年。一向賊起。加賀與州豪族椎名泰種神保
良衡連兵叛。為景為景自往擊之。至栴檀野。賊將江波
某佯降。設穽于路。迎為景。陷而殺之。為景有四男。長晴
景。次景康。次景房。季曰景虎。景虎幼字虎千代。為嫡妻
出。甫八歲。精悍有膽略。為景不愛也。逐之櫟尾。欲以為
僧。景虎不肯學僧事。及為景死。諸將多屬意景虎。而大
臣胎田常陸者。自為景時有權寵。利晴景闇弱。與二子
黑田秀忠金津某及三條城主長尾俊景謀。立晴景。殺
景康等。景房出走。追殺之貳城門中。景虎時年十三。亦
託門者為匿之簀床下。逮夜發而出之。則熟眠矣。喚起
潛出。入春日山寺。寺僧挈之逃櫟尾。匿乳母夫本莊慶
秀家。慶秀與宇佐美定行盡心保護。定行者上杉氏世
將。好讀書。通天文兵法。謂景虎可輔也。深相結託。既而
景虎聞賊搜索已不置也。則出避之。同從十四人為
行脚僧服。行勝穿鞋而出。上米山巓。視府內曰。吾他日

起兵必陣于此
滅仇慰魂
賊謂一向賊及胎
田常陸黑田秀忠
長尾俊景等也
十三年
十四年
神餘隼人助
十五年
十六年
越前守政景
六郎
下濱在越後
敵過嶺追擊
點注標記
晴景自殺
十八年
十九年
胎田等伏誅
新山黑瀧亦在越
後
二十年
高梨源三郎
越後盡定
二十一年
兄晴景也
剃髮明志

起兵復國。必陣于此。遂登栴檀野。泣且拜曰。兒必當滅
仇敵。以慰先魂。於是經歷北陸東山諸國。周視山川城
池形勢。圖畫歸。有告賊以景虎所在。遣甲來捕景虎。
與慶秀定行謀起兵。修櫟尾城據之。聽命於上杉定實。
十三年春。俊景秀忠將兵來攻。景虎防戰大破之。斬俊
景。走秀忠。十四年。遣神餘昌綱赴京師。請討賊詔旨。十
五年。賊數來攻。景虎每戰輒勝。十六年。晴景遣族政景
大舉來攻。定行欲出戰。景虎上城望之曰。敵遠來無輜
重。非久留者。俟其將引去擊之可也。夜半。政景果卻。景
虎以三千騎開門出。戰于下濱。走之。及米山。景虎按兵
止。敵過嶺。鼓譟追擊。又大破之。定行謂諸將曰。諸君知
主公按兵止故乎。曰。不知也。曰。敵迫險急。則逆擊。聽
其過嶺。乘高下擊。敵不能支。主公年少。臨機制變如此。
豈我輩所企及哉。於是政景降。晴景窮蹙自殺。十八年。
國人請景虎入府內。胎田等猶據三條不下。十九年。景
虎攻三條拔之。誅胎田賊。以餘兵保新山黑瀧二城。欲
遂攻之。會上杉定實卒。不果。二十年。遣將高梨貞賴攻
拔新山。誅黑田秀忠。宇佐美定行拔黑瀧。誅金津。越後
盡定。二十一年。諸將士共欲推景虎為主。景虎曰。吾迫
於上下之意。與兄抗兵。不料其自死。而吾主越後。世謂
吾簒也。今國內略定。別擇主可也。吾將逃為僧。以明吾志。
遂削髮。號曰謙信。將赴高野山。諸將上連署。請其止。治

不用令無君

林泉寺在越後

二十一年

謁將軍
義清等來投

念願念也

點注標記

程道里也賴也

遇敵不枉鋒

河中島第一戰

遣使約戰

國謙信曰置君將用其令也不用令無君可也自今吾
所令莫敢或違則吾肯止耳乃與諸將誓而入明日出
令收事命大臣十六人賜死于林泉寺諸將股栗五月
任彈正少弼敍從五位下謙信曰坐受官爵非人臣義
也。二十二年二月假路諸國率兵二千經北陸入京師。
將詣闕。遂謁將軍義輝。五月歸。村上義清與高梨政賴
須田親滿島津規久等自信濃來投請謁謙信言曰僕
等為武田信玄所侵陵容身無地。側聞公威名願賜
一手救援。謙信曰諸君宜為人下者而來訴於我是知
我也。我今略定內亂念賀越存父讐常欲屠此二國遂
樹幟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為出力非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七

丈夫也。因問義清曰信玄用兵何如。曰信玄行軍不貪
程。期每戰要勝於後。謙信曰彼要後勝意在拓地也吾
則不然。遇敵輒戰要不枉其鋒耳。於是下令國內以十
月十二日治兵小田濱。將八千騎入信濃放火武田氏
屬城。十一月朔進陣河中島。信玄聞之請援於今川氏
將步騎二萬出雨宮渡。使山本晴行等四人覘之。既歸
曰此軍銳甚。君宜厚集其陣不戰屈之。信玄從之。兩軍
夾水而陣。謙信挑戰。信玄不出。相持十七日。謙信遣
使者言曰吾聞公用兵所嚮無留陣。而何獨不與我決
乎。我於公非有怨仇。特為義清輩故問公何以奪彼地
今不欲與吾戰則還地於彼。不欲還地則與吾戰信玄

傳發傳令而發也

圓陣

畠山修理大夫彌五郎後改入道

二十三年

大膳大夫長時

點注標記

北條今川與武田
樂岩寺右馬助
布下仁山右衛門
未詳

犀川之役
桔梗原
犀川在信濃

張紹設也

宇佐美駿河守
輿鳥

答曰公庇義清眞為高義顯然晴信而未死公不能成
志也。公欲戰則自公始。謙信曰諾。乃決議約詰朝會戰
師夜傳發以七隊合為圓陣。平明度擣而進。信玄勒十
四隊迎戰。自卯至未爭橋相逐。勝敗不決。謙信分兵渡
上流出甲斐軍後。甲斐軍亂之退去。横田源助板垣三
郎等及駿河七將皆死。而越後兵亦多死傷。引兵歸。先
是謙信數出兵越中。而未得志。是歲使使招降能登國
主畠山義則。以女兄妻之。取其弟義春子養之攜
郎實質之也。是時所管佐渡及羽內會津皆起逆兵擊
平之。二十三年。五月。信玄與小笠原長時戰于桔梗原。
勝而陣之。長時終出奔京師。信玄以女為北條氏政婦。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八

為長子義信娶今川義元女。於是二國相與襲武田氏
以扞謙信。而信濃客將樂岩寺布下和田等皆通謙信
謙信出兵。清野縱火。鼠了驛。聞客將事覺被誅乃還。八
月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必與信玄決戰
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望信玄以一萬人出與之對
固壘不出。間日謙信使村上義清等夜以兵而燒出采
樵者。追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
大戰。終日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營下令張紹屛而
渡伏旗幟。經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
勝而進。宇佐美定行等以手兵撓擊破之。擠之於河。信
玄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襖騮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

麾扇扞

急流曰湍疾瀨也

弘治元年

二年

信玄盡定信濃

高坂彈正

伊奈貝津亦在信濃

諸將栄昌宜

河中島第二戰

鼇注標記

斬晴行等

戶神山、茶犀川並在信濃

輪轉返戰

河中島第三戰

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搶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返之與騎卒戰戰死之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被創夜收兵退後獲越後捕虜言嚮騎乃謙信也弘治元年四月信玄攻降木曾義高以女妻之二年信玄取伊奈郡於是盡定信濃以高坂昌宜守貝津城以備謙信謙信爲武田氏強敵第一諸將因榮昌宜也三月信玄謙信復對壘河中信玄與山本晴行等謀曰我分兵遶出越後軍後鼓譟

逼之而以本軍夾擊必大得志乃令信濃客將保科彈正等以兵六千夜度戶神山時月黑迷失道不能達謙信見甲斐軍夜爨人馬有聲也潛起擐甲傳令舉八千騎出五鼓詰信玄牙營會天大霧謙信自霧中直衝營而入營驚潰斬山本晴行等六將而天明矣客將兵達上杉氏營營無隻騎顧聞河中戰聲如雷則遽渡坑壁河出北軍後甲斐軍望見乃返夾擊北軍北軍敗走追逼之犀川北軍輪轉返戰包追兵將殲之甲斐後軍橫擊救之北軍乃倒隊而退守佐美定行植幟渡口護之盡濟甲斐兵疲不復追擊八月謙信復出河中使村上義清等營舊戰處而自進過河背水陣信玄知其志在

追擊者族

疏行首疏闊軍行前路也

甲越和成

永祿元年

鼇注標記

上杉民部大輔

永正中上杉房能及其兄顯定並爲爲景所殺見上文

北川在越後

憲政與謙信約爲父子謙信稱上杉氏

彼用奇我用正

必死不敢出戰其候騎報曰北軍積薪如山信玄令諸將曰敵中夜有火舉愼勿進擊進擊者族及暮候騎又報曰北軍掃營荷擔將去諸將爭請追擊信玄曰謙信豈迫暮掃營者擊之必敗其夜北軍火起甲斐軍不動天明望見北軍疏行首嚴陣而待諸將乃服信玄信玄謀設伏兩山間挑戰佯敗誘敵入山瞰射殲之乃夜設伏而明縱騎入北軍中出輕卒追之謙信不出信玄慮兵老有變乘夜退入上野原謙信舉軍追擊信玄返戰殺傷相當交收兵歸甲斐越後兵連不解兩國士民患之皆願講和今川義元爲周旋之謙信將有事於關東及越中於是和成永祿元年三月謙信自將入越中越

中加賀將士交請降許之先是上杉憲政數與北條氏康戰每戰輒敗關東盡屬氏康憲政欲請援於謙信是歲秋憲政走入越後求見謙信謂之曰吾管領八州十二世於此卒爲氏康傾覆求援四隣可報氏康者獨有公與晴信而晴信氏康之親吾是以捐怨以歸公公能爲我復仇謙信曰敢不竭力當是時謙信未得志於信濃加賀越中亦未服而許於憲政者欲以掩爲景之惡也乃築館北川以寘之憲政與謙信約爲父子謙信於是稱上杉氏又授以其職號謙信辭曰事成受之未晚也於是會將士議使人諜北條氏聞氏康每戰用奇曰彼用奇吾用正也十月將兵入上野陷厩橋沼田等五

發使京師　北條義時請攝家道家男賴經爲鎌倉主

二年　天子賜酒

近衛關白前嗣龍山

改名輝虎

三年　和田在信濃　越前守政景

本莊越前守

四年　關東將士賀正

城、復平井據之。發使京師、告東伐事、且請攝家一人爲關東主而已。輔之、如北條氏故事。二年四月、肖入京師、營于坂本。五月朔、詣闕。天子賜酒、侑以寶劍、名五虎。請前關白前嗣東下。見許。又謁將軍、命管領關東八州。三管領許乘輿、執朱柄麾。賜已偏諱、改名輝虎。三年五月、謙信自將攻和田城、未下。遣長尾政景侵武藏。九月、前嗣來館于至德寺。於是謙信發二萬騎、陣泉福寺。北條氏康大舉禦之。本莊繁長以所部爲先鋒、接戰相摸軍卻。諸隊繼進。謙信以麾下、自中路進、與氏康戰、大破之。關東豪傑響應。乃報捷越後、迎憲政、居之廐橋牙城、而自居其郭。四年正月、關東將士賀正廐橋。遣兵攻古河

點注標記

太田備中守資正入道三樂　小幡上總介　高麗山在相摸　幘髻頭之巾也

此公視吾曹如蟲蟻　輕井澤在信濃

謙信無老成之計

拔關宿河越諸城。三月、謙信部七十六將兵凡十一萬、進入相摸。太田三樂・小幡憲重等居前、建牙于高麗山下。北條氏遣死士、狙擊謙信。謙信覺捕之、縱還、遂鬪小田原。氏康不敢出。謙信脫冑、穿白布幘、騎白馬、執朱柄麾、馳入諸隊、指揮軍事。關東將士竊指目語曰、此公視吾曹如蟲蟻、寧可終戴乎。當是時、信玄在輕井澤。飯富兵部說曰、謙信威嚴如此。北條氏必亡。則我亦危矣。君宜及小田原未陷、引兵出三增嶺、直當越後中軍、得勝大善。即不勝、亦足以伸義天下。信玄曰、不可。謙信用兵迅速、得之天資、而無老成之計。關東將士必不能堪。終當歸氏康。汝暫待之。宇佐美定行說謙信曰、城堅、我衆

久頓謂久止舍也

新發田因幡守是時稱五十公野源太

八葉皆車名以板之文也有大小之制　見桃華蘂葉

小幡三河守

千葉小山名未詳

成田下總守長泰　其祖與頼義爲姻戚

拳之以拳打之也

諸將復附氏康

入。久頓、恐有變。宜及今收兵。從之。新發田治長年少爲近習。自請爲殿。氏康不敢尾擊。乃入鎌倉、詣鶴岡祠、觀源氏北條氏舊圖、索故物。小八葉車載前嗣、而謙信騎從焉。關東將士擁衛前後。小幡憲重操刀從。千葉國胤・小山政朝門閥最高。爭坐次不決。訴於謙信。謙信判曰、在八州之士、千葉氏可爲首。小山氏不可爲尾。二人不能爭。忍城主成田長泰、稱源賴義故事、立馬祠前以待。從士曳長泰下馬、拳之。長泰慚恚、奔歸。諸將叛歸者相繼。謙信還至武藏府。長泰與北條氏兵尾擊之。謙信令委棄輜重於道。敵爭取之。因蹂躪而過、入平井。四月、以憲政歸越後。六月、關東諸將復附氏康、來攻平井。謙信

點注標記

椽師谷在上野

牙兵麾下兵也

北條氏請信玄北侵

四年

壅水爲埭曰堰　筑摩川之戰

貝津敵謂昌宣也

聞報、即發潛軍、由椽師谷出、比曉、擊北條氏軍。待前軍戰半、自以牙兵旁出、橫擊中堅。使別將遶出其背。氏康敗走。復白井・廐橋諸城、而歸。謙信之攻小田原也、北條氏使使請信玄北侵越後、以牽其勢。信玄乃令高坂昌宣焚掠疆上。謙信大怒。四年八月、復出信濃、壘于西條山、堰水爲池、以備貝津敵。信玄與義信、將一萬騎、來陣雨宮渡、以絕其歸路。越後將士說曰、利在速戰。謙信不肯。居二日、信玄收兵、入貝津、以瞰謙信歸。謙信自若也。信玄謀曰、謙信蓋待吾變、不動其軍也。吾伏兵河中、而別軍自貝津直往、攻西條、則謙信無勝敗、必引兵北歸。而吾承獘、鏖戰、謙信可擒也。越後諜者報曰、甲斐軍出

點注標記

謙信問計
直江大和守
齋藤下野守
山上西條山上也
色部修理亮

貝津南行矣。謙信召諸將問計。直江實綱曰。彼國内有變。故乘夜引去耳。當邀擊之。宇佐美定行齋藤朝信曰。不然。彼蓋爲二軍。欲及吾踰河夾擊之也。語未畢。諜者又報曰。甲斐軍渡廣瀨。上河中陣矣。謙信謂二人曰。如汝言。吾將出其意外也。乃置疑兵山上。而全軍銜枚縛馬舌。渉雨宮渡。遇武田氏斥騎十七人。盡斬之。進壓信玄軍而陣。使本莊繁長色部長實等將二千騎。陣筑摩河岸。甲斐別軍已向西條山。信玄俟報至曉。曉未辨人色。見謙信牙旗在前。將士皆失色。越後軍鼓而進。聲震地。信玄不暇易其陣。以弓銃力拒。謙信常憾向所信玄而不遂也。欲必決死。自抽手兵前逼信玄麾下。麾下潰

點注標記

信玄脫走
甘糟近江守
志田源四郎田作
默爲空
五年
長尾小平次彈正忠入道謙忠
五郎憲勝稱新藏人
甘利左衛門晴吉
米倉正房
竹楯扞丸

亂。走犀川。荒川伊豆追擊信玄。信玄脫走。謙信追之。義信以二千騎尾謙信後。甘糟景茂等擊走義信。謙信既克。休止傳餐。義信又以殘兵邀襲敗之。斬越後將志田義時以下數十人。謙信執槍親鬬。本莊繁長等來援。復擊走義信。或說貝津敵夜出乘我疲。宜急收兵。謙信不肯。背犀川。陣次善光寺。三日。遣使信玄。欲再決戰。甲斐將士又有請焉者。信玄皆弗聽。五年三月。北條氏康請信玄合兵攻松山。松山太田三樂屬城也。三樂與長尾謙忠在廐橋。令上杉憲政與子憲勝守之。告急於謙信。甲斐卒將甘利氏臣有米倉丹後者。束竹爲楯。以扞銃丸。諸隊倣之。遂陷松山。降憲勝。而謙信方至廐橋。問三

點注標記

謙信遣使
私市在武藏
要要擊也
小田助三郎

樂曰。松山何如。曰陷矣。謙信大怒。瞋目按刀而踞曰。汝以怯夫守城。使吾不及事。是辱我武也。吾寧與汝死。三樂慴伏。不知所出。乃上松山糧仗籍及憲勝質子二人。謙信左手捽二人髮。而右手斬之。收刀復問曰。敵軍幾何。曰五萬人。將帥誰某。曰。信玄義信氏康氏政。謙信笑曰。與吾敵者二人而已。如氏政義信。吾直以刀背一擊足矣。抑近地有敵城可攻乎。曰私市城距此十里許。謙信曰。可攻也。即親將赴攻。三樂從之。綴舟濟刀根川。既濟。毀舟。過信玄氏康軍前。遣使言曰。二公攻松山。而僕不及援。僕深愧之。不敢徒歸。今往攻私市。二公幸見要。不答。乃傅城。四面齊登。一晝夜拔之。斬城將小田朝眞

點注標記

北莊丹後守恐誤其父安藝守也
河越之戰見後北條記
信玄使氏康談戰略
六年
白谷筑前守

鏖三千人。以志田春義代守。還。遣使二氏軍曰。僕拔城而還。猶可以一戰。二公豈有意乎。甲斐軍鼓譟。謙信免冑下馬。徐行而還。至廐橋。召長尾謙忠曰。三樂從我。汝何不從。拔刀斬謙忠。屠其衆二千。使北莊冊後代守。然後歸。氏康謂信玄曰。公何以不戰。曰。吾與公敵一謙信。雖勝可愧也。信玄從容與氏康語。因問之曰。河越之戰。公以一軍克兩上杉氏。願得聞其詳。氏康曰。公在焉。僕何敢言。信玄固請曰。欲使兒聞之。氏康乃談其戰略。信玄稱善。還至其營。謂馬場信房曰。氏康手段吾得之矣。六年。信玄出兵上野。取箕輪松枝諸城。又略飛驒。降其豪族江間常陸。而白谷氏納款於謙信。謙信於是與信玄。

族誅江波氏　佐野小太郎　傳敎講和　不識庵　野尻在越後　定行挽政景同溺　喜平次景勝

分領飛騨。謙信自將入越中。拔松倉小出。獲當於爲景
若江波氏。合其族十六人。盡誅之。梟首擒鑪野。祭告爲
景。是歲謙信入上野。取伊勢崎。四月入下總。攻臼井。與
北條氏援軍戰。走之。先是常陸小田氏治屬謙信。已而
歸欵北條氏。謙信怒。七年正月。冒雪發越後。入常陸。
攻陷小田城。二月攻佐野昌綱於下野。五月北條氏康
來援。逆擊走之。降昌綱。會足利氏使者來。傳敎旨諭
上杉武田北條三家講和息兵。八月。謙信自巡視信濃境
上。信玄亦出對營。兩家諸將交說其君曰。君以四郡故
與强敵構兵十二年。多喪士卒。祇爲四郡之爭無益也。
一人然之。乃約各撰一力人。使鬭勝者取河中。杉氏
力士鬭勝。信玄乃獨取貝津一城。其餘盡屬謙信。乃復
村上義清。高梨政頼等。按其故邑。謙信築精舍于春日
山。號不識庵。畫牌。將士有難者自予祭之。是謙信使
長尾政景守上田。備信玄。已而忌之。有告其謀叛者。乃
召諸親信密議誅之。宇佐美定行諫曰。政景叛狀未著。
誅之恐招變擾。上田要害。折入武田氏。君又負殺姉夫
之名。謙信不聽。使定行圖之。定行乃歸其邑野尻。招政
景觀漁湖中。以漏船迎載。挽政景同溺。宣言私憾相殺。
因沒入定行邑。而隆恤其子。收養政景子景勝。令襲安
朝代守上田。河中島之役。謙信爲武田義信所襲敗。曰
吾乃蝌小兒。本非擊長尾氏。賴景有救援之力。又竊笑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廿五

今川氏始惡於武田氏　三好左京大夫　松永彈正忠　義輝密召謙信　八年　九年　義昭依信長　信長結信玄控謙信

之。謙信惡之。誅藤景。景長自危叛。據其邑。遣兵討之。作
距堙圍守數年。而降。義信勇敢善戰。將士歸心。信玄忌
之。恐其傚己也。勝頼以庶子陰有奪嫡之志。乃與飯富
兵部之弟昌景謀。使人誣告義信與兵部就軍陣圖信
玄。昌景證之。信玄因義信盡誅其親信。賜兵部死。屬其
部兵於昌景。改氏山縣。終令義信自殺。歸義信妻於駿
河。今川氏始惡於武田氏。武田氏既不慊上杉氏。而其
兵西出矣。初信玄謙信共欲伸武於中原。而兵結不解。
未暇及焉。謙信之再入京師也。三好長慶權勢方熾。家
臣松永久秀專政。其吏徒遂遇謙信不禮。謙信命從士
斬之。因密啓將軍義輝。請除長慶久秀。義輝雖不能決
心倚頼之。久秀等頗聞之懼。八年。義輝密使使召謙信。
久秀等大懼。欲及其未來。行大事。遂弑義輝。義輝弟義
昭逃走近江。九年。以書來。託謙信以興復。議不輒成。義
昭遂依織田信長於美濃。信長擁義昭入京師。遂略定
近畿。頗致強大。顧恐謙信信玄議其後。又自知非二人
敵也。乃傾意結信玄。以控謙信。使常相踵於甲斐。信玄
知其意。動輒敗約。欲兩其兵。信長患之。乃送其季子秀
勝爲質。以女妻勝頼。生信勝。及義信死。立信勝爲嫡嗣
而勝頼護之。信勝毋死。信長又請爲其子信忠取信玄
女。信玄與織田氏婚。遂與今川氏絶。先是今川義元與
信長戰敗死。其子氏眞暗弱。任嬖臣三浦義鎭。國人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十六

信玄不答又
謙信給鹽
十一年
庵原彌兵衛
點注標記
清見寺 父信虎在駿河
美濃守信房
啄木鳥 啄木鳥名也
十二年

不服我德川公嘗爲今川氏亦去屬織田氏兵力日強
是時信虎猶在流寓信濃使人言於信玄曰駿河亂將
爲德川氏所有汝宜先取之信玄不答信玄國不瀕海
仰鹽於東南氏眞與北條氏康謀閉其鹽甲斐大困
謙信聞之寄書信玄曰聞氏康氏眞困君以鹽不勇不
義我與公爭所爭在弓箭不在米鹽請自今以往取鹽
於我國多寡唯命乃命賈人平價給之信玄使間者偵
駿河曰可取也陰招國人約爲內應十一年十二月引
兵南入駿河軍八幡坂氏眞擧兵拒清見寺軍潰走歸
府中遂走掛川信玄欲隨攻之而慮氏康來救乃止軍
府中取諸降附任了送致甲斐聞庵原某嘗與山本晴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十七

幸友召問要地可城者以父能及興津答乃城之氏康
果以大兵來爭駿河以復氏眞爲名信玄留兵守府中
而自軍興津氏康軍薩埵山相持未戰信玄曰氏康數
與兩上杉戰用兵遲緩易與也因飲將士酒問曰猶寒
乎曰寒信玄曰我陣平地飲酒而猶寒彼陣山上寒可
知矣必下在其麓也令人伺其陣陣果然人乃奪其糧
仗還後數挑戰不決至四月信玄問計諸將馬場信房
曰臣嘗見啄木啄蟲欲出蟲於前先啄其後信玄默然
曰然從收兵歸氏眞遂走相摸三浦義鎭爲德川氏所
誅十二年六月信玄出駿河入伊豆軍鳴島會大雨流
潦浸陣引還於是氏康兵專防西而在小田原者甚寡

內藤修理亮
曰如何言將何若 諫我今果如何也
昌宣忠讜 讜直言也
信長請信玄
點注標記
介弟 異父弟久松源三郎康俊也
三氏所據總濟
神保長職
歷軍橫行 如雷雨過 三國猶作上野
元龜元年
飯盛 作以濟

信玄謀知議攻之高坂昌宣諫曰彼以懲謙信講戰守
必慫君深入之有蹉跌前功悉廢而謙信將乘其後
不聽九月下氏八王子攻敵城邑十下首過而南入小
田原縱火城下十月引還遇北條氏　萬氏三增嶺
諸將命內藤昌豐掌輜重昌豐辭信玄曰前謙信唯火
輜重故敗於小田原是重職也設八伏及兵交夾擊破
之歸謂昌宣曰何如昌宣曰是僥倖耳信玄嘉其忠讜
相摸兵戍駿河者聞難棄守還救信玄賺之十一月急
出駿河拔九城獨蒲原不下信玄宣言赴府中伏兵城
傍山中而西敵空城追之伏起取城遂陷府中及諸城
與德川氏割大井河爲界織田信長以書來請同松平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十八

家康儀所最眷顧者乙幸指教之家康介弟在今川氏
公宜取以爲質關東北陸諸國皆使使賀戰捷於是信
玄國傳南海謙信國傳北海以橫絶海內北條氏在其
東織田氏在其西織田氏求援於信玄北條氏求援於
謙信而謙信未之肯也是歲春謙信以附武藏下野諸
城秋入越中攻神保長職會畠山義則不能治其下能
登亂遣上杉義春治之立義則子義隆而還當是時謙
信連略加賀越中而時出關東兵行神速敵不能測而
歷軍橫行八州八州諸城聞其來震懾不敢出聞其還
十二國猶然後相告解嚴如雷雨過者元龜元年佐野
昌綱叛屬飯盛城與昌綱鬪北條氏政以四萬騎助攻

黑綿衣十字槍

從政季子三郎

牽掣也言使信玄不得遠出也

鼇注標記

綏退軍也

信玄與德川氏絕

氏政請和信玄

義昭諭謙信信玄

二年

之昌綱告急於謙信。正月。謙信自發書後兼行。聞氏政將分其兵當已而急攻技城也。謂諸將曰。饒令我戰勝氏政。而不救城陷。無益。吾當獨身入城堅守。汝等推義春爲將繼進。乃獨與八十騎。過氏政陣前而入城。謙信穿黑綿衣。不被鎧。提十字槍。騎行敵軍指目曰。謙信也。而大驚。不敢遮擊。諸將尋至。北條氏軍潰走。謙信遂者飲盛。徇下野下總。入厩橋。北條氏康聞氏政敗。將二萬騎出援。陣河越相持。三月。使使請和。質其季子三郎。謙信與諸將議聽之。會見于富田大中寺。携三郎歸。援其故名曰景虎。四月。氏康入駿河。攻深澤。不下。又請謙信出兵上野信濃間。以牽信玄。信玄自將出拒。交綏而退。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十九

十一月。德川氏質子遁去。於是信玄與德川氏絕。而織田氏聘問益厚。時氏康病卒。氏政請和。信玄將士皆說勿許。乘喪擊之。盡取其地。雖謙信不能支也。信玄曰。吾夙欲出兵東海。沿海而西。建旗皷上京師。則吾雖死不憾矣。前有醫人。診我脉。謂當罹篤疾。吾經營關東。而中道疾作。志不可成也。信長乘吾輩不西。以家康當我西面。而陰助之。其計可憎。我欲與氏政和。治信長。十二月。遂納氏政質。使逐氏真。氏真走倚德川氏。時信長與義昭有隙。義昭以書諭信玄謙信。來圖之。二年二月。信玄引兵東出。從遠江。攻高天神城。四月。入三河。陷八城。德川氏出候覘甲斐陣。嚴整不可犯。不敢接戰。信長聞義

信長媚事信玄

德川氏在遠江濱松故曰密通貴國也

德川上杉通好

源吾國清

三年

勇勇名也

推名肥前守

三形原之役

小山田備中守

鼇注標記

刑部在遠江

平手甚左衛門

信長分疏

分疏分條敷陳也

天正元年

野田在參河

秋山伯耆守

訴信長五罪

岩村在美濃

城將稱遠山內匠助

昭。招謙信。信玄慨甚。乃益媚事信玄。以書謝曰。家康密通貴國。恐有遺失。僕當訶責之。勿見尤。信玄答曰。老夫不知也。德川氏發兩使通好於謙信。載誓書。請夾擊信玄。村上義清子國清寓越後。力贊成之。三年四月。謙信將萬人。出信濃。縱火長沼。以遥爲德川氏聲援。勝賴在伊奈。聞警。以兵八百。赴拒謙信。曰。彼敢以寡兵當我。不愧信玄兒。吾成其勇也。引兵而還。入越中。夷推名神保氏。十月。信玄計謙信阻雪不能出。則復出遠江。拔二股城。信長潛遣兵援德川氏。十二月。信玄進陣三形原。以薄濱松城。縱火城下。挑戰。城兵不出。信玄佯退。城兵大出。上原能登謂小山田昌行曰。德川氏之陣單。織田氏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二十

之旗動。可敢也。昌行以告信玄。信玄乃麾旆。昌行與勝賴及山縣昌景馬場信房爲先鋒。昌行昌景先合。而郤。勝賴信房承之。衝其麾下。信玄乃遣米倉丹後自間道橫擊。大破之。諸將請遂攻濱松。高坂昌宣曰。不可。我攻之二旬不拔。信長必大舉來援。相持數月。而謙信出信濃。則我不得不還救。信長則曰。我能郤武田氏矣。是損威名也。信玄乃退。次刑部。是役。獲織田氏將平手汎秀。送其首於信長。讓而絕之。信長猶分疏不已。天正元年。正月。信玄拔野田城。疾作而歸。信長請將軍義昭諭信玄。弭兵。信玄辭之。訴信長五罪。二月。使秋山晴近誘降岩村城。城將妻信長之姑也。晴近奪而納之。宗殲將士

信玄遺誡
樹旗于瀨田　信玄素志不遂故惛迷中猶爲此言也
孫六郎信綱入道逍遙軒
空頸花押　空紙上頭而書花押
押於紙尾也　孫子語見軍爭第七
要第二合之勝
失好敵手
四將說勝賴
二將寵　長坂左衛門入道　跡部大炊助
長篠在參河

多來送款者。三月、信玄疾愈、復發曰、此行必入京師也。部兵三萬出美濃。信長以萬人出、拒山縣昌景以八百騎馳之。信長不戰而走、乞和。益加信玄。不聽、轉入三河、次平谷。四月、疾復作、自度不起。召諸將、處後事、使勝賴攝職、以俟信勝長。誡之曰、汝慎勿往兵、以亡我國。吾死、天下獨有一謙信而已。汝請援以國託之、彼一受汝託、必不與隣國合以侵汝也。言畢、惛迷。已而呼山縣昌景曰、明日樹汝旗于瀨田。乃卒、年五十三。諸將以遺命、祕喪、以信玄弟信綱貌肖信玄、與戴之歸、曰信玄有疾歸國。以昏夜延見四方使者。信玄又豫具空頸花押數百紙、以備書問。以故無來犯者。信玄居常暑渉書志、嘗以孫

子語書其旗曰、不動如山、侵掠如火、其靜如林、其疾如風。馬場信房問曰、風雖疾哉、非倏起倏止者乎。信玄曰、兵鋒貴疾耳。苟止矣、則吾以麾下繼之。信房曰、君要第二合之勝也。其君臣講究武事、皆此類也。四隣頗聞信玄死。北條氏政馳使告之謙信。謙信方食、舍箸而歎曰、失吾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因潸然流涕者久之。甲斐宿將馬場信房・山縣昌景・內藤昌豐・高坂昌宣四人、交說勝賴請和謙信。勝賴不聽。勝賴性剛愎自用。長坂調閑・跡部勝資自信玄時已佞。近幸勝賴益寵之。勝賴欲出兵美濃、四將交言不可。調閑・勝資勸之出。會三河軍圍長篠。乃以五月、勝賴遣信豐援長篠、敵設

二年
武田氏之滅兆於此宴
二氏德川織田
信虎狂暴如故
信長陽結謙信陰圖之
七尾在能登　木船在越中
誅游佐
九月十三夜賦詩
信長謝罪

伏而燔柴、爲燒營遁、以誘我。將士欲追之。信房曰、其烟白、非燒營也。使騎往覘之、果有伏。乃退。久黑瀨城陷而歸。昌景向濱松、亦不利歸。二年二月、勝賴出美濃、陷諸砦。五月、攻陷高天神。歸宴將士。昌宣・昌豐相謂曰、武田氏之滅、兆於此宴矣。昌宣說曰、君狃勝、不戒備。恐四隣非長久計。宜還地二氏、與之連和、稍取東國、厚集其勢。二變沮而止。已而一變、勸勝賴出遠江、濟天龍河、遇敵、不戰而還。還至伊奈、信虎在焉、年已八十。乃欲載歸、覘其狂暴如故、乃止。四隣覘甲斐兵數不競、知信玄定死。稍窺之。自信玄之死也、信長專意於謙信、卑辭厚禮事之、猶事信玄。以其妹嫁神保長純。長純亡於義春之兄

也。屬謙信、皆信長因陽結謙信而陰圖之也。人陰以訐格、于於氏諸將歸款於己。謙信書誚其反覆。信長皆書陳謝。謙信不聽。會畠山義隆將游佐彈正等弒義隆、以七尾城降信長。七月、謙信將兵三萬西伐、攻長純木船城、拔之。遂入加賀、屠金澤。移兵攻七尾。以義春爲將、努力復取。能登游佐等亦援信長。信長方攻長島、不能救。九月、城陷、誅游佐等。乃休兵一日。屬十五夜月色明朗、謙信置酒軍中、會諸將士。酒酣、自作詩曰、霜滿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幷得能州景、遮莫家鄉憶遠征。令將士歌詩、皆和之。遂爲政國中而歸。信長遣人兵來援、聞城陷、引還。信長猶使使謝罪於謙信

奧平美濃守
三年
計吏司金穀吏也
大賀彌四郎
長篠之役
武田氏使賴信實叔父在參河
信玄已死公何怖之甚
萬銃守柵
點注標記
老怯者必死公等乃
讓
室賀入道
河豐河中
眞田源太左衞門
土屋右衞門尉
昌宣大諫勝賴

是歲信長招降三河將奧平信昌令守長篠以備甲斐三年四月三河計吏大賀某陰送款甲斐約爲內應勝賴佯陣揄城聞大賀謀覺被誅乃還五月勝賴以萬人附昌宣留拒越後自以一萬五千圍長篠軍道虛寺令叔父信實守鳶巢壘德川氏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敢出使者三反不許使者請曰不援則納遠江於武田氏爲之先驅以取尾張且信玄已死公何怖之甚也信長乃自將來援兵九七萬猶憚甲斐騎兵衝突樹柵三重守以萬銃勝賴欲戰信房昌景昌豐等皆諫曰敵衆新來其氣銳不若且避之不則疾攻城雖損我兵猶可拔而歸也二嬖曰一戰夷兩敵在於今日勿聽老怯計信房

曰今日之戰老怯者必死若公等乃逃走耳勝賴遂留室賀行俊小山田昌行圍城而自進濟河陣且日敵間道襲鳶巢信實敗死我陣顧而動敵衆挑戰昌景爲左先鋒進犯敵柵中丸死信房爲右先鋒與眞田則幸土屋直村破柵而進則幸直村亦中丸死室賀行俊來請曰圍可解否勝賴曰可言未畢諸軍大潰信房使人馳白勝賴曰君速去臣請留死之與八十騎止戰蓋亡其騎自登高邱顧視勝賴已遠矣乃號于敵曰我馬場美濃也宜斬以受重賞敵叢刺之死贊先遁昌宣豫處軍敗也以兵八千迎於境上以歸因大諫請與北條氏婚以拒織田氏勝賴從之信長既大捷謂甲斐不足患所患

信長六城安土
柴田修理亮
蕪木左衞門尉
謹首奉贈
勝賴請和謙信
下總守幸成
點注標記
右衞門信蕃
今夕始得高枕
四年
又死乘敗何以對天下
椎名刑部少輔
江馬常陸入時宣
前田又左衞門
川田豐前守
柿崎和泉守

獨謙信乃大城安土移焉以備北道柴田勝家爲其最驍將因守越前居北莊八月謙信將兵入加賀攻松任城城將蕪木高秀乞援於信長信長將五萬人來陣御幸塚勝家爲先鋒謙信疾攻拔城斬高秀齎其首贈信長曰須攻本城相公遠來見援幸甚然城將已授首謹此奉贈公當有一戰以予之明早將相見信長許諾而乘夜退軍設八伏以俟諸將請追擊謙信曰信長豈徒歸者亦引還是歲勝賴使使請和謙信欲報織田氏謙信許之徵其質子不肯會德川氏攻二股城將依田幸成固守不陷乃攻諏訪原遂攻小山勝賴曰彼謂我不能復出乎乃募兵二萬援之敵解圍去十二月幸成

死德川氏復來攻幸成子信蕃拒之勝賴命棄城退岩村又納信長子丹其姑是月勝賴迎北條氏女成婚昌宣退謂人曰今夕吾始得高枕矣四年春勝賴出兵遠江與德川氏相持橫須賀勝賴欲戰昌宣諫曰長篠之役多失老將獨有臣存今又欲殺之乎勝賴乃退城相良而歸越後將上說謙信曰甲斐兵新敗可來也謙信曰我與信玄數十戰不能取及其死侮弱乘敗取之何以對天下三月謙信入越中取蓮沼擒椎名泰種殺之令別將入飛彈夷江馬氏遂自入加賀攻小松織田氏將前田利家來援以先鋒擊破之使川田長親守越中栂崎景家守能登而還信長患謙信西向日夜謀所

給直索價
長九郎左衛門
五行　穴水在能登
筒井順慶
順慶久秀皆送款
不動橋在越中
信長巧於走也

以祟之柿崎景家使人市馬上國信長書曰可以附也
乃給直一倍自書謝更索佳鷹景家貪其直數給鷹後
有告其通款終被殺信長陰招能登人長連竜貸人
松任寺綱誘向賊北向宗連聚兵據穴水城小
松安宅大道寺諸城並起應之當是時筒井順慶小
久秀等據大和遞送款謙信請其西上又與約令利氏
東西夾攻信長九月謙信自將攻穴水拔之斬長連竜遂
攻小松安宅信長遣柴田勝家前田利家等五將將兵
四萬八千來援而已亦潛來助之謙信攻拔二城進至
不動橋距織田氏軍十里而陣使使約明晨會戰信長
復乘夜而逃謙信大笑曰信長巧於走者也但日猶在
當盡蹂隨之水自遂進攻金澤陷之入越前攻織田
氏壘寨盡驅其守兵焚掠而進烟塵蔽天信長退保北
莊遂退入長濱謙信以天寒雪下又聞久秀等已敗死
欲班軍乃遺書信長曰信玄既死公則畏四郎於家康
而自為安上為備謙信也公數與織內敵樂戰不亂北
之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十五日聊與八州之衆山上
與公相見公勿視謙信同皮顙都人乞時守衛入京
皮履改云使使齎書因賜越後布一千端信長延見使
者言曰為吾返報越後公信長何敢與公角公來將盡
脫刀劍獨揖弱於腰單騎迎謁兆導以入都公義人也
信長所平昔經營以十月奪也使者復命謙信聞而信

四郎勝頼也
技倆猶工也
八州越後越中加賀能登飛驒上野
上野佐渡也
勿視謙信同皮履
脫刀劍單騎迎謁

六年
簡選也閱壁也謂閱軍從之數也
謙信卒
直江山城守
諸大臣迎景勝
三郎景虎也

長劍雄目言以息我目聞長篠之役衆以捌與銃困甲
斐四郎明年復必以此擬我我豈墮其計哉十月歸越
後聞日傳檄大發管內八國兵期以三月五日加賀以
西兵沿道陪從京畿大震信長使使告之勝頼請捐前
故修舊好曰謙信西上我與家康拒之北道願公自當
越後事克則其地唯公所取勝頼千答六年三月北陸
諸國兵應檄雲集謙信自臨簡閱申約束將發先發二
日疾作二日遂卒年四十九卒後信玄九年矣直江兼
續本莊繁長等諸大臣相共謀曰三郎非上杉氏亂亂
乃景勝且親姪宜立之立三郎北條氏必因以并吞北陸
吾輩皆為之臣僕於是遣上杉義春矯命急迎景勝於

細作間諜也
天下大定矣
佐久間右衛門尉
佐佐內藏助
北莊丹後守景廣
景勝母
七年

上田來入内城分親信守諸門景虎在外城日夜相鬪
弓銃交發織田氏細作在越後者走歸告信長信長大
喜撫掌曰天下大定矣乃令佐久間信盛入加賀前田
利家入能登佐佐成政入越中各自略地之景勝景虎
兵結不解以故不能拒景虎終敗走歸上杉憲政于北
川戶宅城主北莊丹後聞變馳至說景勝曰兩郎君宜
各領四州共拒信長不則彼乘釁來侵先公所百戰而
取者一旦附之敵人豈不可惜景勝不聽北莊怒去助
景虎數破景勝兵困東管光等景勝母在上田有與來
入城中諸將上面勗之誘謙信遺業將士感激乃守七
年八月景勝復出兵襲景虎軍使入城之北莊悅走景

鮫尾在越中
氏政援景虎
飯山在信濃
齋藤下野守
景勝賂一族
景虎者勝賴妻之兄。氏政爲君之舅
也。
景虎十自殺
氏政與勝賴絕
備信島置戍于貝津。以備上杉。今移於沼津以備北條氏也。
次郎三郎信康
昌宣既死。無一人諫勝賴
減敬事實
三年德川氏已上也
八年
岡部丹波守
横田甚五郎
九年
松田尾張守憲秀送款勝賴

勝將荻田主馬識之。追而刺之。於是諸城多歸景勝。景虎走。保鮫尾。北條氏政聞之。遣兵萬餘援景虎。又請援於武田氏。勝賴出軍。飯山。景勝與戰不利。齋藤朝信說景勝。以東上野。啗勝賴。此以金萬兩。又厚賂其一族嬖臣。說勝賴曰。景虎君之舅也。雖然援之。如克則以條氏幷蠶東北。將及於君矣。是與得東上野金萬兩。孰利。勝賴乃與景勝和。合兵攻景虎。景虎與憲政皆自殺。相模兵引去。氏政大怒。與勝賴絕。與織田氏德川氏約。來攻勝賴。七月。勝賴以其妹妻景勝。撤其津之戍。築於沼津。數出兵上野及駿河。時高坂昌宣既死。莫復諫者。而一嬖益橫。德川氏世子信康。居岡崎。其母關口氏有罪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二十七

發。居與甲斐醫人減敬通。使減敬來送款。約爲內應。勝賴許之。事覺。母子皆被殺。九月。勝賴次沼津。氏政以兵四萬軍三島。以約德川氏。踰險入駿河。縱火州中。勝賴使別將當氏政而西。欲發遮其行。則去矣。八年六月。德川氏攻高天神。十月。城且陷。城將岡部與行請援勝賴。裨將横田尹松使言曰。城瀕在敵地。君不宜來。臣等分當守城死。即得免走歸。亦不離也。將士皆贊其言。勝賴因此不援。無以籍口。乃徇上野。攻膳城。而還。後之九年二月。與氏政相持于伊豆。氏政將松田憲秀送款勝賴。勝賴欲戰。一嬖止之。三月。高天神陷。與行戰獲于於戰。時歸。勝賴欲賞之。一時歸被賞者不祭。皆在

實也。猶湖水益
食日北以狀白勝
而前章有無所見
也
尹松謂曰
請和長篠
穴山伊豆守梅雪
入道
岩殿在甲斐
谷村在上野
不肯從約於信長
氏康也
新府
左馬助信豐
信良通款織田氏
木曾左馬頭
十年
阿部加賀守
信忠自木曾入
三位中將信忠
瀧川左近將監
川尻肥前守
下條伊豆守
鳥居嶺瀧澤
作於
小笠原掃部助
松尾日飛彈
桔梗原
城織部
眞田安房守昌幸

臣爲質。固辭不受。勝賴歸卜日削。一嬖寵具請於信長。小山田昌辰曰。必矣。長其侮耳。不聽。還織田氏質。乞請和。信長答書辭且。穴山信良又說勝賴曰。先公處四隣。故所居不設城池。然聞氏康信長通好。謙信且築岩殿久能稱妻三城。以備之。謙信不肯從約。以故慮事耳。今隣國無復如謙信者。安可不備。勝賴然之。乃城于韮崎。號曰新府。信良欲娶勝賴女爲婦。武田信豐略之。二嬖乃適信豐。信良啣之。終通款織田氏。諸公族諸將亦多送款者。木曾義昌爲勝賴妹婿。其謀求降。信長請導其兵。有來告之者。二嬖所爲壅害。已而事覺。十年。正月。勝賴欲討義昌。阿部忠高曰。其地險狹。不可輒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二十八

往。臣請先往說。舒其計。而君兵補從其後可也。二嬖沮之。遂命信豐將五千人。冒雪赴討。遇義昌鳥居嶺大敗歸。二月。勝賴將兵二萬出陣諏訪。遣諸將分守要害。而信長已遣長子信忠。引兵十餘萬自木曾入。瀧川一益川尻鎭吉等爲前部。德川氏北條氏各大舉應之。下條信氏棄瀧澤走。小笠原信嶺以松尾降信忠。入至桔梗原。勝賴召諸將于諏訪議。不決。城昌茂進而請曰。方今之勢不可一日猶豫。臣與尹松得假五千兵。銳先鋒。昌幸昌辰等以餘兵繼進。敵不復設柵。如長篠之役。我必克之。勝賴聞之。嬖等辭曰。是者所言。不可用也。阿部忠高曰。遠門敵深入。皆地離而不整。可襲

信良降德川氏
依田信蕃降德川氏
吾知守城而已
勝頼歸新府　高遠城兵死　仁科五郎
勅使截耳鼻

也。我夜合兵疾進，陷其前部，城其轄，覺一許之而
信良叛降德川氏。駿河諸城皆解走。獨田中守將依田
信蕃不降。先是德川氏數攻信蕃不得志。至是使人說
降之。對曰。吾知守城而已。不知其他。乃使信良以書諭
之。三月。信蕃出歸甲斐。德川氏招以厚祿。辭以母在越國
難未暇謀家。訊訪軍潰在者僅三千。勝頼走歸新府。
信忠合兵圍高遠城。將仁科信盛與小山田昌行固守。
信忠使辯士入說曰。孤城抗大敵。虀粉可俟。苟出降以
爲勝。增其邑。昌良曰。吾報先公正在今日。若何爲者。較
來誘我乎。執使者。截其耳鼻放還之。信忠怒。以信嶺爲
導。疾攻。昌良力戰數出狙擊。信忠不克。城遂陷。與信盛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十九

渡邊金太夫照
太郎信勝
焚旗與無楯自裁也
無楯甲名見前卷
義國市勝頼
小山田兵衛泣
君臣泣下

及渡邊某皆死之。於是敵兵四面來薄。而新府城營未
全。勝頼欲從避之。嫡子信勝慷慨曰。事已至此。何之而
免。竊當焚旗與無楯。係自裁而已。勝頼未答。小山田義
國欲誘執勝頼以市織田氏。也說曰。我邑岩殿險可保。
眞田昌幸曰。弗若臣邑吾妻。險有積粟。請以此奉台勝
頼。乃令昌幸先歸。二嬖曰。昌幸新附。義國故臣。故兵新所
何。勝頼遂從岩殿。分義國先歸待之。於是焚毀諸將臣
質。百人召死節者得一人。頭與金各百兩散遣之。收
其重器以殘兵五百向岩殿。顧望府君相顧泣下
去。怕告詩義國來迎。至十人騎。騎飼氏家自後義
國叛。勝頼止絕騎以勝頼。勝頼不知所出。乃走

天目山
土屋惣藏
秋山紀伊守
小宮山内膳
栢尾天目山田野
並在甲斐
君嘗擯我以言以君之明嘗擯我以爲不忠而我今赴君之難則非不忠是傷君之明盛也
吾知有今日久矣
何顏見阿凡
阿凡氏政也

入天目山。兵僅四十人。土屋昌恒秋山光次牽其馬。阿
部忠高溫井常陸攀擋從之。小宮山友信單騎來從。友
信初數諫勝頼。請除二嬖。又與小山田將監者爭事。並
許將監厚結二嬖。勝頼遂廢錮友信。於是赴難。追
及於田野。就昌恒言曰。君嘗擯我。而我赴君難。是傷君
之明也。然不赴。缺我義。與缺我義。寧傷君之明。因問
諏問何在。曰。昨逃矣。問勝資。曰。亦逃。問將監。曰。逃已十
日矣。友信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勝頼俛首而已。已而
山僧與村民謀導敵來。勝頼勝頼乃使其配北條氏奔
相摸。對曰。妾何顏見阿凡乎。又使信勝間道奔陸奧。信
勝曰。大人宜奔耳。兒辱家嗣。義當死于此。勝頼曰。然則吾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二十

辻彌兵衛
武田氏滅
右衛門大夫信就
左衛門大夫信光
孫六郎信綱
一條上野介信龍
三郎信貞
左馬介信豐
降者皆誅
森勝藏長可

與汝共死。顧汝未行擐甲禮。當行禮而死。乃請秋山光
次爲賓。被信勝以無楯。比禮畢。敵兵奄至。衆飢不能和。
勝頼以白布約髮。拔刀親戰。信勝以槍。昌恒以弓。翼之。
翊敵三次。山縣氏卒辻某聚致人。自後山貯射我兵。皆
斃。昌恒矢盡。且拔刀敵叢。搶擬之。勝頼走救。昌恒爲敵
刺喉及腋。死。年三十七。信勝亦死。年十六。昌恒友信光
次等皆死之。武田氏滅。織田氏入甲斐。懸令曰。氏族將
士出降者復邑。勝頼祖叔父信就信光叔父信綱信龍
弟信貞從弟信豐及二嬖義國等相率出降。皆爲所誅。
獨穴山信良得領甲斐一郡。上野諸將非武田氏世臣
皆盡隸於瀧川一益。信濃諸將隸於森長可與柴田勝

犄角分兵以制敵也掣其後曰犄其前曰角
北陸訛言
信長將死
明智日向守
武田氏故地大亂
諏訪安藝守
小笠原喜三郎
村上源吾
景勝入貝津

家等相爲犄角以圖上杉氏時北陸訛言信長兵大敗於甲斐上杉起景勝遣兵助之與勝家等戰于越中勝家憚越後兵拒以塹柵其他諸將備景勝出柵外戰輒見擊破瀧川一益聞之遣兵入越後五月景勝邀擊一益兵三國嶺大破之自將入越中拔魚津轉入信濃與森長可戰勝家等復取魚津五月穴山信良與德川氏俱入京師六月信長爲其將明智光秀所弒信良走歸途遇盜被殺一益長可勝家聞變皆西走而武田氏故地大亂諏訪賴忠小笠原貞慶村上國清皆舉兵欲復先業景勝自將兵七千助之七月景勝入貝津北條氏德川氏各以數萬人來爭眞田昌幸島坂源吾初屬

政景者景勝之父溺死於野
柴田蓋當作新發田因幡守小田原役謙信者新發田在越後
十二年

景勝已而通北條氏曰臣爲內應景勝可獲景勝覺之執誅源吾北條氏不知以昌幸爲前導趣海津以待源吾報景勝送源吾首請戰北條氏懼引去而德川氏盡取甲斐信濃景勝定河中四郡而歸景勝幼自咎於心誓報謙信恩以償政景罪謙信嘗欲誅深澤九鬼者景勝時年十四手斬二人謙信賞賜政景舊邑數從軍有功謙信卒而三年克景虎將士盡伏獨柴田因幡者據新發田不下景勝嘗有所內顧以故不能專營外事織田氏將筑前守羽柴秀吉誅明智光秀略定京畿與柴田勝家戰勝而殺之取加賀能登十二年遣使求通好曰吾欲攻佐佐成政以取越中願子勿救景勝曰

越後男子用武如此
十三年
須賀修理亮
景勝見秀吉

吾素與成政仇而越中吾地吾欲先取之耳乃自將兵入越中十一月攻宮崎城一鼓拔之謂使者曰越後男子用武如此這語筑前守吾於越中欲取即取而不取者以讓子也十三年四月秀吉攻降成政取越中五月秀吉獨率石田三成等三十人來入越後自稱使者至落水城見城將須賀告以實欲面見景勝計事須賀以兵守之而馳告景勝請執殺之景勝不許曰彼身冒大權而踰險入敵國者恃前約以吾必不負言也殺之不義即日與直江兼續等六十餘人見秀吉秀吉屏人與語獨兼續與三成得侍已而別去七月上田城主眞田昌幸畔德川氏復屬景勝送質乞援景勝遣須田

須田相模守
本莊越前守
十四年
景勝入朝
供帳供具路次也
十五年
佐渡及莊內也
十七年
兼續叙四位
藤田能登守
泉澤河內守
安田越前守
大和守實綱
十八年
文祿元年
名古屋在肥前

及本莊等將信濃兵六千赴援少利景勝欲入擊繼之德川氏兵引去十二月秀吉又使使卑辭越後君臣促其入朝十四年五月景勝入朝秀吉供帳路次爲奏敍正四位上任參議七月歸國是歲陷新發田盡定越後十五年定佐渡莊內十七年景勝又入京師進從三位遷中納言直江兼續爲四位侍從藤田某安田三臣皆敍四位兼續自以實綱常參謀議爲位以判死無子謙信命近士樋口與六爲嗣是爲兼續多文武材能事景勝尤見寵任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景勝與前田利家自東山道進下數十城北條氏滅又與利家徇陸奧出羽文祿元年從秀吉伐朝鮮陣那古野二年

二年　景勝入朝鮮
歲入幾何
堀左衛門督
慶長二年
三年　景勝爲五大老之一
前田大納言利家
毛利中納言輝元
浮田中納言秀家
四年　三成勸舉兵

景勝將兵入朝鮮。築釜山城而歸。是時上杉氏所領歲入可三百萬石。秀吉心畏惡景勝之能。又度謙信久訓其國。國人皆戴景勝。欲徙其封。嘗從容問之曰。卿國歲入幾何。景勝恐被削。不以實對曰。七八十萬石耳。秀吉佯驚曰。何少也。因徙之會津。食百二十萬石。賜兼續以米澤地三十萬石。賜越後于堀秀治。景勝大悔之。是歲慶長二年也。三年。秀吉有疾。嗣子秀賴猶幼。乃以景勝與德川前田毛利浮田氏並稱五大老。與爲盟約。秀吉薨。德川公威權獨熾。四年。石田三成與直江兼續謀勸景勝舉兵曰。羣牧共願推公爲諸將。載書示之。因密定議。七月。與佐竹義宣皆就國。城沓指原。修壘寨。峙糧餉。

佐竹常陸介右京大夫
五年
藤田能登守
數德川氏十罪
伊達左京大夫
最上出羽守
伊達上野介
片倉小十郎備中守
長沼在陸奧
結城中納言秀康

誘陸奧出羽土兵齊起。又使人招越後遺民。遺民競起應之。堀氏不能制。五年。正月。使藤田信吉賀正於大坂。德川公厚賜之。信吉歸。驟諫景勝。兼續欲殺之。三月。信吉挈家奔歸德川氏。德川氏使伊奈圖書來諭景勝西上。景勝不聽。數德川氏背盟十罪。德川公終決意東伐。令前田佐竹伊達最上氏四面夾擊。伊達氏國會津東境。先報而至。其將伊達成實片倉景綱將兵來侵。景勝遣兵擊卻之。七月。德川公統將帥百餘人。至小山。景勝軍長沼。分兵守險以待之。石田三成乃矯秀賴命。與毛利浮田島津小西諸將俱舉兵。至美濃。八月。德川公使齊長子秀康以萬人守宇都宮。而自引兵西上。直江兼

先人用軍未嘗乘人危
景勝勁敵愼勿與爭鋒
山形在出羽
志村伊豆守
上山亦在出羽
聞變而退怯也

續請悉兵躡之。景勝弗聽。會秀康來請戰。景勝答曰。先人用軍。未嘗乘人危。吾不敢違也。且公年少。非我敵。吾待內府還。決戰耳。糧仗如缺之。當相給焉。乃收歸會津。德川公之西也。命諸將曰。景勝勁敵也。慎勿與爭鋒。是以四隣環守。不敢來犯。九月。景勝以兵四萬附兼續。令攻最上義光于山形。義光設二十五砦待之。請援於伊達政宗。政宗發兵二萬赴之。兼續拔二十一砦。進攻長谷城。起樓櫓。塹地道。晝夜攻擊。城將志村高治善拒。景勝又遣中山式部攻上山城。不利。義光政宗合兵來援。兼續軍中有傳呼曰。上國軍敗矣。已而使者至自會津。傳三成敗聞。命班師。兼續曰。聞變而退怯也。乃使人入

本莊越前守
六年
大炊助長義
福島梁川松川白石並在陸奧
景勝謝罪
去年德川氏諭西上
吾豈可再負乎

城告故。且日鼓譟齊登。陷其外城而還。義光政宗與高治尾擊之。兼續返戰二十餘次而至米澤。政宗進攻福島。本莊繁長守城。擊卻之。六年。二月。政宗又來。使繁長又擊卻之。政宗轉濟逢隈河。攻梁川城。城將須田大炊設四伏而與戰。破之。四月。政宗留兵備須田。而還攻本莊。本莊出拒。松川侮敵不備。政宗乘曉而濟。擊敗之。本莊走入福島。須田聞之。濟逢隈河。破其兵。遂襲政宗軍後。與本莊夾擊。走之。景勝乃自將而出。政宗驚舍其軍。獨與十餘騎間道走白石。德川公既克石田氏。天下歸之。景勝因秀康謝罪德川公。使人來從其西上。景勝即治行。將士皆危而止之。景勝曰。吾豈可再負乎。七月。至伏

慶長十九年
景勝先鋒
杉原親憲
尚水軒衣於鋪表
鷸野今福大和川並在攝津
鐵孫左衛門尉
點注標記
雖有教命不能退一步
景勝武事皆可開發
島津家久
今日之戰兒戲耳

見謂見八月國除、獨食米澤三十萬石、宥兼續罪賜五萬石。慶長十九年十一月、大坂兵起、德川公率諸將攻之。景勝與佐竹義宣爲先鋒。二十四日、至大坂。景勝將杉原常陸、尚水軒衣於錯表曩、指而視之曰、彼惡後猪將也。是其單體乎。杉原聞笑曰、吾錯大敵甚、故尚此耳。景勝陣鷸野、義宣陣今福、聞日並進、破敵柵。景勝所植柵設塹于大和河南、令隊將鐵某將銃手五百守之。將士竊言曰、此非戰場、不知何用。日午城兵大出、義宣兵不利。銃手齊發、敵兵乃卻。已而城兵七隊出鷸野、我先鋒須田大炊與戰敗走。杉原常陸與宇佐美總兵衛權四郎進擊、斬其三將。德川公聞鷸野戰急、令塙本氏

門脇氏代景勝。景勝以搶手三百自環爲陣、憑搘不動。使者十餘輩來傳教旨、皆不得入。景勝屬聲曰、吾在戰場、雖有教命、不能退。少焉、麾兵益進、遂破城兵。城兵入柵、景勝銃手又驅柵內兵入城、不使復出。須田佩敗與九騎馳入敵中、人得一首級而還。德川公軍監小栗又市見狀以聞。退語同僚曰、今日戰既解、猶有宜進擊之機。吾言之景勝、辭以日暮。可憾。德川公聞之、以語景勝。武事若曹得議之。次日、巡視諸營、至上杉氏、親慰勞之。遂賜功狀於杉原長房及須田、織田、島津等。杉原謝曰、臣等何力之有。尚非寡君家範猶存、臣等奉以周旋而耳。退謂人曰、吾從我公數與武田氏戰、若今日之戰

元和元年
特命守京
幸村戰守可觀
九年 景勝卒
彈正大弼四位少將定勝
播磨守侍從綱勝
吉良上野介
彈正大弼侍從綱憲
彌五郎義春
義春善辯
點注標記
宇佐美民部定興
兵方備門勝興
上杉氏仗信義
假託者二家之書而潤色也

乃兒戲耳、何足載功狀乎。元和元年五月、再役大坂。景勝以特命留守京師、陣八幡。凡兩役所用軍監、選練兵事者、傳命諸營、多甲斐舊臣、而眞田昌幸子幸村在城中。戰守最可觀、因以爲此武田氏遺法也。九年三月、景勝病卒、年六十九。子定勝、孫綱勝、相繼襲官。秋綱勝以外甥吉良義英子綱憲爲嗣、削十五萬石。上杉義春本畠山氏、爲謙信子養後、以爲上條城主、承故上杉定實後、佐景勝、擊景虎、最有功。德川公命復畠山氏、削髮號入庵、老於京市。大坂冬役、名之二條城、問上杉氏行軍法、諸侯伯皆侍焉。義春爲人短小、而善辯、陳說謙信所聞見、音辭如流。公稱善、諸將皆識田豐以來

老兵家傑而用、敢出聲者。後病眼盲、使人讀近代史乘聽之。至武田上杉氏事、往往指其謬僞云。宇佐美定行之孤定興、數贊從軍、欲立功自贖。景勝以其父故、不許也。流寓諸國、及關原事作、赴難會津、從封米澤、隱逝後終身。其子勝興仕紀伊、亦於越後事跡有所綜覈。武田上杉二家並務耕戰、以名法治國、政貴嚴刻、而上杉氏作事率仗信義、是其所以獨存至今也。然世言兵法、並稱二家云。

外史氏曰、世傳二家兵書、有出後人假託者、不可盡信。特言兵於我邦期乎、公皆不可不知其由也。夫勇悍趫捷、重恥輕死、我國俗所自有、我井王又義之以恩結

扞衛難也

劉漢者，指劉宋以下。漢者，趙宋也。書云明、劉撲、劉鍥、刻也，强不强之强

用捨，猶云用與不用，兵後王捨之也

東伍，云束，所謂部制也

之以信。所以撫摩鍊治之經數百千年。闔國之民，覩其上死，其長如手足之扞頭目。以能震懾四鄰。雖魏唐之強大，不能加者，恃此俗也。及至藤原氏，乃舍此學，倣劉漢爲文，鍥強爲弱。平時奔競，有急遁逃。幾乎舉朝皆婦人矣。而非王道民勇，而輕死者，皆爲將門所收，以此余臣擁營私利，無所爲而不成。承久、建武之事，輒皆爲然。故先王所以自衛，後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顧用捨何如耳。降至戰國，此兵合爲羣雄所分領，日淬月厲，愈淬愈勁。而其撫摩鍊冶教之，而後戰者，莫武田、上杉過焉。故我邦兵之精，極於此時。而二家又精之精者。余以嘗平以還民兵，皆散而自戰。將勇卒銳者勝，非必有束伍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二十七

馬政，騎戰之法也

恤，憂也

候甸，猶云畿甸也

較與校通，略也

率大槩也

徒，步也

以二家之兵，連年結不解，不暇討其他爲幸也

結陣坐作進退之法。有之，始於二家。二家兵法，傳爲我邦極則者，由此焉爾。然源氏、足利氏，每自東國起，其兵習騎戰，而足利氏居京畿，不恤馬政。織田、豐臣、德川，征起候甸，少騎多步。即如二家，雖較多騎，亦以其國險，不便騎。騎率徒取致遠，至戰，概舍馬步鬭。故騎戰遂廢。又用火器，與長槍，以爲軍鋒，而弓矢之用稍衰。是又我邦兵體變遷，不可不知也。此時兵農雖別，往往收漁獵者，爲弓銃手，收盜賊，爲間諜，以補隊伍，充斥候。二家皆是。一家之陣，人約弓銃手居前，長槍步卒次之，騎士次之，旌旗鼓螺居中，左右夾之，輜重居後，游兵居外。每戰，交發弓銃，長槍從之，下馬以進。或自旁出，或自中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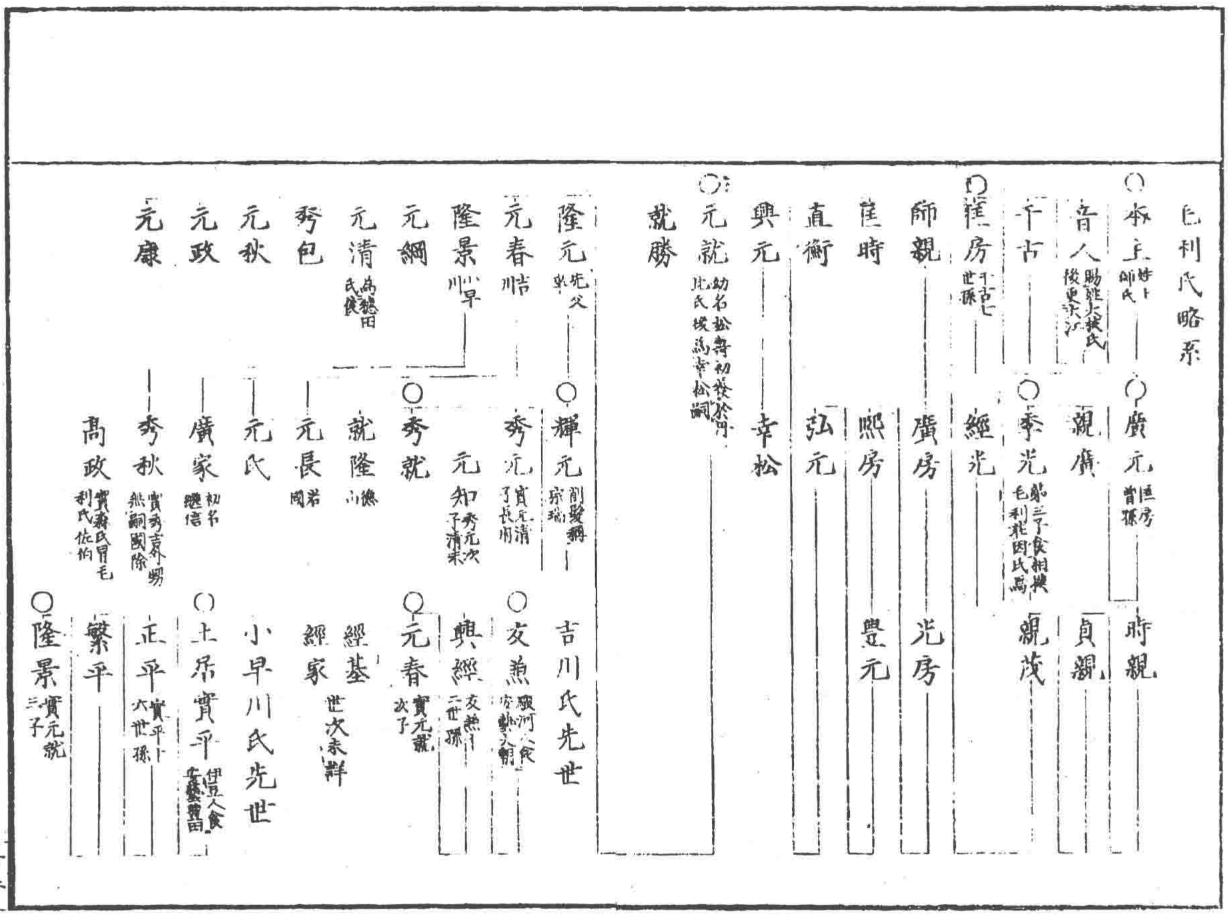
孫、吳：孫，齊人也。吳，衛人也。孫當事吳，又仕魏及楚。吳起與孫也，自是趙魏於戰國爲强

素，猶豫也，本也

濫而出戰，酬或以麾下乘之。雖變化無準，概以此爲常。一時並同此法，而羣雄環視，獨畏二家。幸其嗌搏不解，不敢觸犯云。夫孫武、吳起，不同世而生，鱗使同世生，借人之兵以施己之法，不能大展其力，俾鬬決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吳之能，擅趙魏之甲，而比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後之言兵者，首觀二公相與之迹，識其於勢機權之大，然後參之其書，辨別眞僞，其法可得而詳論。余是以合敘一家焉。昔者吾父嘗行過甲斐，甲斐氏飲食必稱館君，館君信玄也。以信玄之悖逆，而能抗强敵數十年，而不相下，豈非以其敎民有素哉。謙信之事，多世所不傳。余亦考畠山氏、宇佐美氏說，又與米澤人士交游，爲余言如此。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三十八

日本外史卷十一終


毛利氏略系
季光
廣元
時親
親衡
貞親
元春
親茂
師親
廣房
光房
熙房
豐元
弘元
興元
幸松
元就
就勝
隆元
輝元
吉川氏先世
元春
秀元
元知
交煎
興經
隆景
小早川氏先世
元綱
秀就
元清
就隆
元長
經基
經家
秀包
元氏
元秋
廣家
元政
秀秋
元康
高政
土屋實平
正平
繁平
隆景

十二

中納言千古
教義家以陣法
三位中納言匡房
佐頼朝霸天下
民部少輔親廣

點注標記

安藝守季光
毛利莊
季光娶泰村妹寶
治中三浦氏與北
條氏戰季光援三
浦氏終死於其難
修理亮時親
左近將監貞親
備中守親茂
備中守師親
宮内少輔匡時
越後守直衡
新田越後守
高越後守
武田六郎
吉川又次郎
嘉吉之役赤松滿
祐弑義教據白旗
城
治部少輔豐元
應仁之役山名細

日本外史卷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毛利氏。出於大江廣元。廣元十一世。祖曰本主。姓土師氏。爲備中介。本主生音人。音人歷仕仁明清和之間。至從三位左大辨。賜姓大枝氏。後更大江。與菅原氏並掌學政。音人生千古。千古之後七世曰匡房。有文武才略。教源義家以陳法。匡房曾孫爲廣元。廣元佐源頼朝。于關東使之霸天下。以其薦爲安藝介。遷因幡守。至正四位下大膳大夫。兼陸奥守。源氏北條氏之際。爲幕府元老。數定大難。有五子。長子親廣。承久之役。屬官軍。不知所終。第三子曰季光。爲左近衛將監。食相摸毛利莊。因氏焉。娶三浦氏。死於其難。季光子經光出鎌倉。居越後南莊。經光子時親。復起爲六波羅評定衆。足利尊氏滅六波羅。加賜時親以安藝吉田。及河内利田。時親生貞親。貞親生親茂。親茂有三子。師親。匡時。直衡。皆隷新田義顯。義顯爲足利氏將高師泰所滅。貞親以下猶屬官軍。獨師親去屬師泰。師泰之攻石見。敵阻劫川。師親與高橋某先衆亂流。拔三城。以功盡食吉田邑。及師泰敗。屬山名時氏。迎親茂及二弟共居焉。足利氏令武田氏吉川氏攻降之。師親生廣房。廣房生光房。光房子熙房。嘉吉之役。攻蟹坂有功。熙房子豐元。應仁之役。與小早

川二氏戰於京師
少輔太郎弘元
備中守興元
松壽
行道而躓常也
躓音致跲也
髫垂髮也齔毀齒
也謂幼兒
盍祈吾主天下
永正八年
元服名元就
猿掛在備中
兼漢祖唐宗之相
隆準高準也肉角
額骨起如角也

點注標記

十四年
武田太郎左衛門
駿河守經基
熊谷次郎三郎
志道太郎三郎
大内左京大夫
并武田氏邑
太郎判官光和

川氏守相國寺。有功。豐元生弘元。弘元之子曰興元。次曰松壽。松壽幼有器量。其保嘗抱之濟水。而躓溺。保惶懼謝罪。松壽曰。行道而躓。常也。庸何傷。比髫齔。詣嚴島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輩何祈。曰。祈郎君主安藝也。松壽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矣。其所成可知已。聞者奇之。興元既爲嫡嗣。松壽出養於丹比氏。永正八年。加首服。名元就。稱少輔次郎。居猿掛城。食邑七十五貫。養士卒三百。會明使者來聘京師。路經吉田。善相者朱良範從焉。元就往見良範。良範曰。公兼漢祖唐宗之相。必宜威於四方。元就心自負焉。元就爲人。隆準肉角。音吐甚洪。在麾下。號令士卒。聲聞於諸隊。十四年。安藝守護武田元繁。據佐東銀山。矯將軍命。攻略國内。十月。攻有田城。城屬吉川經基。經基與興元善。是時皆在京師。元繁柵于中堰。使熊谷元直守焉。別遣千騎。焚猿掛城下。元就以二百人出戰。不利。吉田兵聞急來援。元就乃分兵五百。備元繁援路。而以千人疾攻元直。破而斬之。元繁遣兵來援。不及。乃留一將。當有田。自將四千騎來戰。元就令吉田將志道廣好。潛兵出敵背。夾擊破之。元繁挺前濟水。我兵射洞其胸。其兵皆潰走。乃報捷京師。大内義興爲足利氏管領。爲請褒賞元就。元就遂并領武田氏邑八千餘貫。經基妻以其孫女。元繁子光和。猶據

十七年 興元卒
高橋大九郎
大永三年
三吉修理亮
尼子伊豫守
藏田備中守
叔父日向守
尼子經久後從二位中納言
上野介持久
大膳大夫高詮
幹能事也
塩冶掃部介
富田在出雲
幸松卒 元就為嗣

上總介就勝
坂俗稱不詳
渡邊次郎左衛門
桂左衛門佐
能登守元澄
四年
周防介義隆
陶兵庫頭
七年
享祿二年
熊谷兵庫助後伊豆守
高松在備中
香川左衛門尉
天文四年

銀山不下。十七年。興元卒。子幸松嗣。外祖父高橋久光與元就並輔之。大永三年。久光父子。與備後三吉某戰而死。元就赴援。撫其遺臣。并其邑萬餘貫。六月。出雲國主尼子經久。與大內氏將藏田信房。于鏡山。元就奉幸松。為先鋒。陰誘信房叔父某。某斬信房出降。被誅。經久本六角氏。其祖父持久。為伯父高詮。幹國事。至於經久。滅鹽冶某。取富田城。轉略山陰諸國。南出兵侵大內氏。大內氏世居周防山口。為太宰大貳。雄長關西。是時。大內義興在京師。聞變馳歸。自是連年攻戰不見。安藝豪族。介立其間。嚮背無常。獨毛利吉川武田氏。常附經久。七月。幸松病卒。無嗣。家臣聚議。選於群叔。以元就為嗣。

八月。元就入吉田。元就弟就勝。與坂某渡邊某。謀殺元就。元就覺之。襲殺就勝。及坂渡邊。坂者。桂廣澄兄。志道廣好弟也。乃使人諭廣澄廣好曰。吾不以坂故疑汝也。廣好拜謝。廣澄弗信。自殺。其子元澄聚族據城。元就單騎往諭降之。四年。五月。大內義興。使其子義隆與其將陶持長將二萬人。攻安藝諸城屬尼子氏者。七月。尼子經久遣兵援之。敗績。八月。元就以部兵四千。夜斫大內氏營。破之。持長解去。七年。元就入京師。任右馬頭。為幕府相伴衆。享祿二年。熊谷信直以事怨武田光和。以高松城來歸。元就光和怒攻之。不利。憂憤死。香川光景亦以八木城屬元就。將攻銀山。銀山餘衆。奔若狹大丈

赤松下野守
宮內大輔興久
晴久亡狀 右衛門督晴久
義興遺言
謂義興為元就請褒賞故曰吾嘗德彼
下野守義勝
出雲間入 尼子氏間諜也

宍戶安藝守 宍肉本字
竹原安藝守 小早川又太郎
紀伊守國久
新宮黨 新宮地名國久所居
陶尾張守
十年
備中守隆元後大膳大夫

四年。元就率光景信直等二千騎。東略備後。攻高野城。城將乞援於播磨赤松晴政。未至。元就急攻拔之。并其兵。又徇下數城。先是。尼子經久。逐子興久殺之。立孫晴久。晴久遇元就亡狀。大內義興病卒於享祿元年。遺言義隆曰。元就與晴久有郤。宜以是時奪為我援。慎勿失其驩心。吾嘗德彼。彼豈不記之。陶持長奉遺命。百方通好。元就終應之。攻下國內諸城屬晴久者。晴久大怒欲親來討之。經久曰。元就材武善用兵。未可以力取也。不若先定備後石見。以形勝制之。經久弟義勝亦諫止之。晴久皆弗聽。吉田城東北。有甲山。元就恐敵陣山上以瞰城也。會出雲間來入。元就覺之。乃議曰。敵陣甲山。吾

與宍戶隆家夾擊之。陣三猪口。則非我利也。隆家。元就女婿。守五龍城者也。間者走報晴久。九月。晴久將騎三五萬來陣于三猪口。助武田氏餘黨。復銀山。四近將帥怖晴久兵威。不敢援我。獨宍戶竹原小早川諸族。遣兵數百入城。城兵凡三千人。北軍焚掠城。兵輒出擊走之。晴久叔父國久。部屬精勁。稱新宮黨。怒北軍數屻。以萬騎來挑戰。元就設二伏而出戰。敵覩我寡。驟兵而進。路狹。不得齊進。伏兵夾擊破之。晴久乃作三柵于宮崎以逼城。大內義隆遣陶隆房等。將兵來援。陣天神山。十年正月。元就請隆房備晴久。而自與長子隆元攻宮崎。元就進破二柵。隆房與尼子義勝戰于三猪坂。義勝死。

十二年
秋山信濃守
吾祖謂師親
吉川治部少輔
興經附晴久
小次郎左衛門尉
友兼
大鹽右衛門尉
駿河守元春
左衛門佐隆景

點注標記

次郎實平
又太郎正平
鶴九繁平
兩川、一豪爽、一沈斷
伉儷配耦也
兒玉三郎右衛門
元春娶醜女

晴久夜遁。城兵尾擊。多斬獲。銀山兵聞之亦遁。十二年。
正月。義隆大舉攻富田。元就以兵二千從與周防將秋
山某夾川陣。四月。河水大漲。城兵急攻秋山。元就曰。吾
祖騎渡刼川。況此一衣帶水乎。亂流擬擊走之。七月。義
隆敗走。元就整隊徐退。南還。是役也。吉川興經與北軍
將十餘人叛晴久。導周防兵。已而復附之。義隆以故敗
吉川氏出於駿河人吉川友兼。友兼誅梶原景時。子孫
以功食安藝大朝。後十二世為興經。興經嬖大鹽某。其
下皆怨。殺大鹽。廢興經。議曰。毛利右馬與先公婚。其子
皆先公外孫。可養以為嗣。乃請元就次子元春入新莊
城奉以為主。元春弟隆景亦出為小早川氏後。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五

小早川氏之先。出於伊豆人土居實平。實平仕源氏食
安藝豐田。後十六世曰正平。正平子繁平幼失明。其族
黨議請養隆景妻以正平女。居沼田城。於是吉川小早
川並為毛利氏羽翼。人呼曰兩川。元春稱治部少輔。豪
爽善用兵。隆景稱左衛門佐。美姿儀。沈斷有謀慮。皆類
元就。元就以元春未有伉儷。使兒玉就忠密問其意所
欲。元春曰。吾欲得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無謬聞
其美乎。彼女醜惡無匹。君必悔之。元春哂曰。然。吾素知
其醜也。抑古名將。多以女色失其勇。所以人不取而吾
取之。人不取而吾取之。信直必感喜。為吾出死力。此間
將卒。孰出信直右者。吾與之聯鋒。以為家君之先所向。

十七年
內藤下野守
義隆文弱
義隆時從二位大
納言
梵譯釋氏之書也
次郎義清
墮落沙門流竄公卿
墮與惰通落廢也
謂怠惰解廢也沙
門僧也
問田紀伊守
相良遠江守
杉伯耆守
青景越前守
冷泉判官
乞骸骨乞致仕使
骸骨歸葬於鄉土
也

點注標記

二十年
隆房反逆
二條關白
周防及義尊
大友左衛門督
八郎義長左京大
夫
義隆遺書囑元就

無不摧破耳。就忠懾服。告元就娶之。信直果大喜。毛利
氏兵鋒益銳。十七年。元就攜隆元元春隆景赴山口。義
隆養內藤興盛女。妻於隆元。使陶隆房與元春約為兄
弟。義隆性文弱。山口多廷臣避亂者。而明人常互市焉。
義隆耽詠歌。學梵譯。不復問武事。陶持長嘗憂之。持長
子義清幼聰敏。常諫義隆曰。是墮落沙門流竄公卿耳。
持長覘其有不臣之志。藥殺之。更養妹婿問田某子。是
為隆房。隆房悍厲頗得士心。持長已死。隆房與義隆嬖
臣相良武任有郤。結杉重政青景隆時內藤興盛。謀殺
武任。武任怖而遁逃。冷泉隆豐勸義隆速誅隆房。不聽。
隆房佯乞骸骨。歸其邑若山。日謀反逆。家臣深野康澄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六

宮川房勝引持長遺囑。大諫。弗聽。二臣交刺死。二十年。
八月。隆房遂反。攻山口。義隆走法泉寺。其兵皆潰。前關
白藤原尹房為講和。隆房不肯。義隆航赴筑紫。阻風還
入大寧寺。賊兵來圍。九月。義隆自殺。隆豐等死之。義隆
子義尊及尹房以下公卿十餘人。皆為所殺。隆房更名
晴賢。削髮號全薑。迎豐後國主大友義鎮弟義長為主。
曰。重政隆時姤武任。勸吾行大事。乃發兵誅二人。杓晴
賢之圖難。使人來說元就。黨己。啗以佐東郡。元就郤之。
義隆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為賊臣所弑。吞恨入
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
雖無所囑。猶欲為復仇。況有是乎。諸將曰。彼凶焰方熾。

二十一年
江田尾張守
泉橋山內並在備後
三村修理亮
二十二年
穗田治部少輔
井上河內守
仗大義討逆賊
點注標記
得詔移書
吉見大藏大輔
津和在石見
二十三年
骨鯁謇諤之臣也、謂直言難受如骨之哽咽也
江良丹後守
城嚴島

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二十一年秋、元就攻拔槌山志和諸城。是歲、備後江田隆貫叛歸尼子氏。元就攻之。至泉橋。尼子國久將數萬騎來救隆貫。元春以部兵二千擊走之。會霖雨川漲。國久隆貫退入山內。元就亦歸。備中人三村家親來屬。二十二年、以家親爲鄉導、攻穗田爲資、降之。栩我將井上元兼、以豪宗不奉法令。竊言曰、主公欲誅陶氏。陶氏嘗救我。恩可背乎。元就以計族誅之。於是會諸族屬、議討晴賢之計。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曰、太宰大貳義隆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爲賊臣晴賢者所弑。臣元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綍、令徒屬以靖西陲。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卽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書遠近。津和城主吉見正頼、世與陶氏讎、首應之。晴賢怒、攻津和。元就遣兵援之。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取銀山草津櫻尾諸城。過陶氏兵、于折敷畑、擊破之。陶氏骨鯁將有江良與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與房送欵晴賢。晴賢族誅與房。遂檄周防長門豐前筑後石見、發兵東下。元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我悉衆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平地、不可克也。爲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

弘治元年
己斐豐後守
新里式部少輔
悔不聽老將言
五郎長房
晴賢至岩國
岩國在周防
大和伊豆守
弘中參河守
脆不堅也、孱懦弱也
點注標記
彼眞悔之必不宣言
醜詆惡言毀辱也
桂能登守
晴賢決意攻嚴島
土豚土墩也
兵愈衆鋒愈鈍

饜之。弘治元年五月、城于嚴島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公常不非諫。今何乃爾。六月、城成。命己斐新里二氏、以兵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爲策應。既而聲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卽爲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統驕卒二萬、戰艦千餘艘、至岩國。議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櫻尾、則諸城不攻而陷。弘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援路。彼不敢出。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擒吉田。彼進退失據、不血及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島。城脆、將孱、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爲根據、分兵攻諸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眞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己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晴賢覽之大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欵約俟元就渡海、赴援、翻城爲內應。晴賢乃決意攻嚴島。十月、建牙塔岡、燒民舍、布陣、舟艦櫛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鳥銃七口。擔揗不支。積土豚扞之。晴賢遺書元就曰、公爲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于嚴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衆問故。曰、其地迫狹、彼側肩躡足、不便進退。兵愈衆、而鋒愈

能島掃部助
來島右衛門佐出雲守
揭燈返舟
黙注標記
浦兵部丞
陶賊伏誅

鈍我以外十數千衛之責可必也乃使宍戸隆家留守吉田而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國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不從於是有能島來島二族閑水戰晴賢元就並招之二族以三百艘來屬元就元就勞之往問城中消息賊四鑿地道撓擠砧覆以大索維持之元就移陣火立山晦日盡遣老弱輜重于草津累累不絕賊望見以爲我收兵也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袖佩一日糧約暗號比暮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命皆滅篝火揭一燈于身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返舟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尾崎直出塔岡背隆景別率伊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戒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徵來矣辟船而達稍稍上岸兩隊皆陣天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譟乘高下擊賊諸軍大驚爭萃其牙營崩陷自相擊刺元就大呼以進諸將士破柵而入賊兵終大潰晴賢吐嗟還走者不能還也賊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步從者扶掖至海岸求船不復覩一隻遂自殺隆包以殘兵百餘據嵩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首而死已而獲晴賢首元就嚴建旗鼓奮鞭指其首曰弑逆之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歡元就留嚴島十日引兵返小瀨葬晴賢首于洞雲寺亦亂既誅晴

威震關西
杦十郎
山內新左衛門
三年
投簀布席
簀叢薦也
久珂郡下關潮間
右田岳勝山近在
周防
內藤左衛門法
黙注標記
長府下關並在長門
絕大友氏援路
福原左近大夫
除弊免租
門司在豐前
益田越中守
三角在石見
謀除國久
紀伊守國久
駿河守經基

賢威震關西周防人相驚曰毛利軍至矣陶長房救義長乞援於大友氏大友氏弗敢應一二月元就進陣岩國遣隆景徇玖珂郡至上關移重輔爲內應攻殺長房將士相疑皆送款元就元就聞尼子晴久窺備後石見未肯深入也乃招降備後豪族山內隆通又命元春石見而自引軍向山口陶氏故黨以萬人拒煤間城隆元攻之城帶泥淖我兵不利三年二月元就將萬騎發岩國令士卒人持簀與席以傅城下投簀於淖布席其上踐以登城鏖殺其兵山口騷擾悉甲拒右田岳元就與隆元合兵二萬攻降之使一將守之而進吉見正賴來會爲義長怖走勝山於是元就整諸軍入山口內藤隆春等迎降元就遣六千騎扼長府下關以絕大友氏援路而令福原貞俊攻勝山殺義長及晴賢李子鶴壽周防長門七氏雲集山口豐前筑後諸城又多迎降者元就盡除弊政免租賦分邑賞諸將置戍于下關門司三邑鶴峯四處四月凱旋安藝是時晴久入備後數攻隆通不能下轉向石見不敢入而去十一月陶氏餘黨起攻鶴峯元就將萬人往平之轉攻周防故將益田藤包于三角城元春隆景說曰藤包勇智不下正賴而與之有郤宜兩存之使相鈐制乃招降藤包元就於是盡取大內氏地遂圖尼子氏而患尼子國久強悍謀除之尼子經久娶吉川經基女而元就亦爲其孫々婚是以

孫四郎經貞
媒酒酵也蘖麴也
謂釀成其罪也
北兵自是弱
永祿元年
出羽在石見
小笠原彈正少弼
本莊越中守
神邊在備後
杉原播磨守
三年
松山在備中
定石見
獻金助禮賜菊桐章

點注標記

許姻戚。數通使幣於國久。晴久頗疑之。義勝之死。其子
經貞猶幼。國久攝其邑。及長不返。與經貞啣之。於是元
就令死囚懷書。入出雲。殺之道上。行人聚觀。取其書。乃
元就與國久約內應者也。晴久獲書大驚。召經貞問曰
聞新宮黨陰通安藝。汝豈知之乎。經貞媒蘖之曰。臣數
見其密使往來。晴久乃伏甲。要殺國久父子。殲其黨。北
兵自是弱矣。永祿元年二月。元就使元春陣出羽。與尼
子氏將小笠原長雄本莊常光戰。未決。神邊城主杉原
盛重來援。破之。五月。元就攻降長雄。晴久來救不及。三
年二月。攻取松山。八月。誘降常光。定石見。是歲正月。天
子行即位禮。元就獻金助資焉。詔以元就敘從四位下。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十一

任大膳大夫。賜菊桐章。尋遷陸奧守。而隆元代之。十月。
入出雲。軍于赤穴。迎降者十餘族。常光為先鋒。縱火岩
坂。常光負功汰虐。元就與元春隆景謀曰。彼服可用。而
叛不可制。已叛於尼子。何有於我。不若速除。十一月。襲
殺之。降將因是多叛。五年十月。元就由白鴉入城于洗
合。山去富田七里。建為本營。築連珠砦。以漸逼富田。迎
京師公卿文儒。講書於軍中。以示持久之意。因幡山名
氏伯耆南條氏。嘗為尼子氏所逐。元就復之。使收其義
故。以助攻尼子氏。山名豐數亦以伯耆來屬。十二月。晴
久病卒。其子義久嗣。大友義鎮與義久通好。數攻門司。
乃遣隆元隆景。以萬餘人赴援。取神田城。留天野隆重

襲殺常光
五年
連珠砦砦之連續
若珠之結排也
講書於軍中
山名源十郎豐數
南條豐後守宗勝
右衛門督晴豐
晴久卒
三郎四郎義久紹
伊豫守
神田在豐前

天野中務大輔
六年
與義鎮和
右馬頭輝元
元就辭和
櫛理髮也沐濯髮
也櫛風沐雨謂艱
露於野而堪艱苦
也
和智又九郎隆實
或作元實
隆元仁孝
訃告喪也
弔兒者力戰
松田兵部誠保
金玉未成器者曰
礦礦卒鑿山取
礦者
斗米注馬

點注標記

守之。隆元留屯岩國。六年二月。義鎮以二萬人攻神田。
不能下。會天使二人至自京師。令我與義鎮和。弭兵。隆
元乃為其子輝元。約娶義鎮女。又令與義久和。元就疏
不可和者十條辭之。七月。隆元徹守歸覲。過吉田。將士
勸入城休息。隆元曰。家君衰老。櫛風沐雨。吾何忍休乎。
八月。至舟木。和智隆實要而饗之。病作。卒。年四十一。隆
元性仁孝。元就嘗罹疾。祈以身代之。其在岩國。大友氏
陰招周防長門將士。將士皆不忍叛焉。元就得訃。慮軍
氣沮。出令曰。欲弔亡兒者。力戰。自將攻白鹿城。城將松
田兵部能拒。乃使銀山礦卒鑿地道。城兵亦鑿而迎之。
鬭于穴中。城兵遂塞穴。而斛乃截其汲路。松田盛米千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十二

斗。灌注馬足。我軍士視之。以為水不乏也。九月。義久聞
白鹿急。遣弟倫久將萬騎援之。欲動我兵決戰。平旦來
挑戰。元就不應。日晡倫久將去。元就乃鼓而進。敵敗走。
先是。元就遣香川光景。助三村家親略備中。滅吉田氏。
七年三月。入伯耆。并南條行松氏兵。絕富田糧道。會行
松死。杉原盛重受命攝其家事。初盛重為杉原忠興家
臣。忠興據神邊。拒我兵。終降。及其死。元就命盛重為之
嗣。盛重嘗製陣法。以兮翼擒。與富田兵戰湖上。再克之。
又收盜賊為兵。有佐田某焉。妙於間諜。故盛重善知敵
情。數有功。後徙八橋城。八年二月。隆元子輝元與元春
子元長。共來洗合。四月。熊谷信直擁元長。進擊走龜井

九郎四郎倫久
三村備中守
七年
南條左衛門尉元次
行松左兵衛正盛
杉原播磨守盛重
宮內少輔忠興
佐田彥四郎
八橋在伯耆
八年
治部少輔元長
龜井能登守

十二一作二十
撤關更榜
大塚與三右衛
九年
卯山飛驒守
河副美作守
森脇長門守
義久降
圍富田前後七年
并二氏地定十三州

安綱。八月。盛重拔江美。九月。家親拔大江。元就乃起石原龍山等十二寨。以環富田。謀竭其糧也。置關四外。榜曰。必殲之。毋使一人逭。已而度糧盡。則撤關更榜曰。降者釋之。城兵逃降相踵。當是時。義久寵臣大塚某與義久嬖姬相結。以譏諸將。通款於我。九年。正月。卯山久信被誅。諸將皆懼。出降。獨河副森脇等三百人不降。元就有疾。招降義久。七月。義久遂致城降。寘之安藝長田。元就圍富田。前後七年而降之。擇其守將。衆推天野隆重。乃命隆重守焉。振旅而還。元就既并大內尼子二氏地。定山陰山陽十三州。命元春掌山陰。隆景掌山陽。遂命二將略地於南海西海。當是時。南海有長曾我部宇都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十三

十一年
宇津宮遠江守
河野彈正忠
土佐守元親
六旬定伊豫
誅隆實
初隆實讒隆元而隆元疾作卒有訛殺之蹤跡也
高橋三河守鑑種
宗像
秋月長門守種實
十二年
立花在筑前
龍造寺山城守
佐賀在肥前
幸盛等奉勝久爲主

宮河野氏。西海有大友島津龍造寺氏。十一年。宇津宮豐綱攻河野通直。通直來乞援。二月。元春隆景將兵數萬入伊豫。拔二城。圍豐綱于大津。長曾我部元親將萬人來援豐綱。軍于柳原。乃令宍戶隆家當之。而諸軍攻降豐綱。元親引去。元春隆景以六旬定伊豫。還誅和智隆實于嚴島。以隆元之死有蹤跡也。當是時。筑紫豪傑高橋宗像秋月諸族皆屬元就。大友義鎭數攻之。十一月。元春隆景與元長將五萬人赴援。拔三岳。十二年。四月。遂圍立華城。義鎭方攻龍造寺隆信于佐賀。聞之。與隆信和。五月。使其二將將兵七萬援立華。我軍作塹壘。再戰破之。元就擕輝元往長門。遣爲聲援。尼子氏遺臣

山中鹿之助
立原源太兵衛
式部大輔誠久
助四郎勝久後左衛門尉
新山在伯耆
末次在出雲
浮田和泉守直家
太郎左衛門尉輝弘　陰德太平記等書輝弘政弘子於義興爲義弟遊史作義隆季父蓋是西國太平記作義興孫益誤
元春隆景出於筑紫故曰外師
若松渡在筑前
殺輝弘

山中幸盛立原之綱等。在京師聞之。索故尼子誠久子爲僧者。爲主。更名勝久。糾但馬海賊。入隱岐。六月。入出雲。取新山末次。攻富田。天野隆重有兵三百。佯降誘其兵二千于城下。擊破之。七月。敵設伏而誘隆重。隆重諜知。兩射伏中。又破之。元就聞浮田氏應勝久。遣香川光景定美作。令元春隆景疾攻下立華。送致城兵于西軍。西軍猶與我相據。九月。故大內義興庶兄輝弘寓大友氏。借兵五千。海路入周防。攻鵲峰。元就命班外師。十月。置戍班師。以吉見正賴爲殿而退。至若松渡。取土人質。使具船以濟。乃令戍兵致城而還。遣兵援鵲峰。逐輝弘殺之。元龜元年。正月。元春隆景將兵一萬五千。輔輝元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十四

元龜元年
攻勝久
布辨山在出雲
二年
視二叔猶我
元就卒
若干數未定之辭
猶言幾許也
英雄求友
文武之臣豈有面諫如汝者哉

攻勝久。恐其城守也。宣言兵寡將納糧富田而還。山中幸盛聞之。悉甲五千出于布辨山。我兵擊大破之。元春攻末次。夜列炬其面。而自背襲之。勝久幸盛走新山。諸城連陷。八月。元就患病。輝元隆景歸省之。二年。六月。病篤。輝元請遺言。元就曰。汝視二叔猶我。勿違其言則可。以守我業矣。吾復何言。遂卒。元就善歌詠。有遺集若干卷。嘗酒酣。慨然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即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令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諫如汝者哉。元就得一州。則擇守將。輒

服猶著也膺胸也
奉持而著之心胸間也
葬奠葬埋祀墓也
勤敵慰魂
末石在出雲
大山在伯耆
勝久等歸於信長
三年
遣使答將軍
天正元年
和解義昭信長
二年

山名中務大輔
大坪甚兵衛
降豐國逐勝久
義昭託於輝元
與織田氏絕
備中守家親
浦上遠江守
修理亮元親
孫兵衛親成
三年
元清爲穗田氏後
伊豫守元清

誠之曰吾聞侮其人者不有其土汝服膺此言故新附士民少倍畔者元春得訃哭泣謂將士曰葬奠之任隆景在焉吾當勤敵以慰靈魂是時幸盛在末石元春乃稱攻大山僧徒而急還攻末石幸盛出降僞疾自廁中逃八月元春攻新山走勝久勝久匿京師幸盛爲盜但馬因幡間遂與勝久借歸於織田信長初信長起尾張略取近畿武田信玄上杉謙信劃據其東皆通使於元就欲夾攻信長謙信特勸將軍義輝召致元就元就罹疾不答三年二月元春隆景遣使答之天正元年信長攻將軍義昭輝元與二叔議遣安國寺僧惠瓊爲和解之義昭免走紀伊二年正月尼子勝久借織田氏兵入

因幡陷鳥取城城本屬山名豐國爲武田氏所奪豐國欲復之因黨勝久其部將大坪一之諫之不聽一之乃來奔八月元春隆景大舉入伯耆降豐國逐勝久義昭之奔紀伊遂西依浮田直家直家弗禮乃來備後自託於輝元輝元謀於二叔遂與織田氏絕計納義昭於京師先是三村家親爲盜所殺蓋直家所使也直家爲浦上氏將終簒其備前美作浦上宗景與家親子元親皆請我兵討直家直家懼亦因僧惠瓊請滅二氏約以備中賂我元親族親成告元親通織田氏宍戸隆家勸隆景討之三年夏圍元親于松山滅之元親宗家穗田氏前爲直家所滅於是使元就第五子元清爲穗田氏後

僧徒乞援
香川中務少輔
菅平右衛門
五年
黑田官兵衛甲斐守如水
秀吉攻三木別所小三郎長治
上月之役
兒玉市助
三木上月並在播磨

兩川應酬
荒木攝津守
六年
高倉亦在播磨
三位中將秋田城介信忠

居中山城以鎭備中信長方攻一向僧徒于大坂大坂來乞援元春隆景遣兵援之又餽糧船六百以兵艦三百護送之七月至木津川能島來島氏與織田氏水軍戰破之奪其二大艦納糧而還先是讚岐香川氏淡路菅氏皆來屬我五年香川氏與國人戰來乞援七月遣穗田元清浦宗勝赴之破土佐援師宗勝還掠播磨海濱與國人黑田孝高戰而還孝高導織田氏將羽柴秀吉攻別所氏于三木尼子勝久爲先鋒出山陽道取上月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於隆景欲復之當是時丹波但馬豪傑使使請元春來襲京師元春遣兒玉春種先往詗之會隆景書至欲與俱赴上月元春答曰卿

合直家兵可得四萬不必須我我收管内亦可得三萬留其五千備大友氏以其餘援丹波但馬兵上愛宕山以瞰京師信長與吾相持不能援上月上月陷則荒木村重別所長治必助我以逐秀吉於是卿輔輝元直入大坂與我夾攻京師以納將軍隆景曰是危道也村重意未可必而兄弟相離夾之而東恐變起其間先戮力陷上月然後分道東上爲未晚也因敎輝元召元春元春從之六年二月元春隆景合兵圍上月直家稱疾出其兵一萬五千會師四月秀吉與村重合兵四萬來援陣高倉山我軍作壍柵自守杉原氏間夜入秀吉陣獲首級者數東軍懼五月信長欲自來援先遣長子信忠

隆景算敵

熊川亦在播磨
宮内少輔元氏
吉川藏人廣家

跪起再三

鼇注標記

秀吉去勝久自殺
甲部川在備中

無證啟釁無爲也

黑澤山在播磨
八幡山在備中

及諸將援秀吉兵凡十萬元長請元春曰信長自來則兵衆令一不可敵令秀吉村重等爭功不和天雨月黑宜夜襲之也元春使之諜隆景隆景曰舉信長全兵不過二十萬東備武田上杉西備大坂雜賀減六七萬焉而見在此者十萬即自來二三萬而已我以七萬當之何必恐也且我自北路襲地形不便自南路襲浮田氏心難測皆非萬全之策不若固壁毋戰彼兵衆而糧不繼將自去矣乃止六月美作出雲兵與東兵鬬于熊川秀吉自中軍遣二萬騎出援元長與弟元氏廣家以萬人亂流逆戰東軍皆騎兵馳突而來元長令士卒曰跪東兵不能入遂巡而退元長令曰起如此者再三追北

二十餘町荒木氏不敢援東兵浮田氏不敢援西兵西兵深入難於退天野隆重引手兵上高岡而陣西兵乃引還秀吉知我不可力爭請信長棄城而去城陷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復降殺之甲部川上直家已潛通信長於是稱疾愈來見元長白元春曰直家有異圖兒請即席誅之杉原盛重又請之隆景曰彼無證而我啟釁縱得誅之其國人皆立嗣以抗我無爲也乃止已而直家因惠瓊請二師乘勢徇播磨將軍義昭亦促之元春隆景乃進陣黑澤山直家要二師于八幡山欲伏甲擒之直家弟忠家潛來告之元春隆景乃使人言直家曰聞公欲以我兄弟首獻織田氏我兄弟並輔少主未能順

村重長治乞援

華隈丹生並在攝津

淡河在播磨

七年
美濃守秀長

淡河彈正

淡河熾殺敵也析之水中刺入馬足

牝馬爭牝

從子稱江見又四郎

忿而來句絕屬秀吉窮而走屬我

二師東伐

伯耆守元續

山田出雲守

鼇注標記

升形祝山並在美作

南條九郎左衛門

種石長瀨川並在伯耆

谷大膳亮

八年
三木陷

七郎兵衛忠家
與太郎基家

村重來奔

鳥取丸山之役

尊意必欲獲之請以旗鼓所不敢辭也且曰分路西歸直家不敢追十月荒木村重叛信長據兵庫華隈諸城與別所長治皆乞援於我我方患浮田氏又聞南條元續通東軍未暇赴援獨餽糧助之築丹生淡河二城西達三木東達華隈七年二月秀吉遣弟秀長夜襲取丹生淡河定範穿塹布渠答以待秀長至梗不得進定範募得牝馬數十匹驅入敵軍軍馬爭牝相踶什伍大亂定範縱兵乘之擊走秀長其從子說曰秀吉必忿而來窮而走不若勝而退乃收入三木秀吉來不見敵而去是歲二師輔輝元東伐取美作五城直家不敢出四月南條元續叛通東軍其族山田直重諫之元續弗聽欲

殺之直重來奔八月直家攻升形祝山二城不能下元春將兵赴援聞其去轉攻元續種石城杉原盛重爲先鋒與敵將南條信正夾長瀨川陣分兵爲三渡川大戰斬信正元春乃環種石砦之元續出戰輒敗十一月元春隆景復輔輝元東伐援備中忍山十二月我餽饟三木者襲殺敵壘將谷衛好長治出兵應之大敗淡河定範死之八年春三木陷長治自殺直家以秀吉令城于八濱以二弟忠家基家守焉二月隆景遣元清攻之殺基家四月秀吉侵但馬因幡陷鹿野城取山名氏質元春赴援不及七月荒木村重來奔是月秀吉圍山名豐國鳥取城縛質城外以檜擬之以誘降之城兵曰我數

式部少輔經家
九年
吉岡入道
鹿野丸山吉岡並在因幡
奪標斬使
經家等自殺免其兵
點注標記
馬山在伯耆
三澤攝津守
圍爐命酒
秀吉不答元春弗許
十年

叛毛利氏。而不被誅。今可復叛乎。秀吉怒。被質次至豐國。女。豐國遂降。秀吉削其邑而去。城兵皆叛豐國。豐國奔播磨。城兵請我一將。遣吉川經家守之。又城于丸山。九年。七月。秀吉以數萬騎圍鳥取。丸山。絕其糧道。吉岡質休在吉岡城。夜襲敵營。又迎擊敵兵。走之。奪秀吉馬標獻之。煇元。秀吉遣使招降丸山城。城將斬其使者。投屍城外。秀吉大怒。攻之益急。煇元欲援之。而國兵四戍疆上。在者甚寡。隆景至富田。召募數日未進。元春曰。鳥取吾管内也。吾不可以待九月。以六千人馳至伯耆。則城已陷矣。秀吉欲誅國人。免經家。經家弗聽。與丸山鳥取將領皆自殺。以免其兵。元春得報。切齒曰。吾猶往爲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十九

經家一戰。將發。又有報曰。秀吉入伯耆矣。乃留陣于馬山。十月。秀吉至。稱八萬騎。陣種石城後。下視馬山。馬山左右湖山。後迫大川。纔通一橋。人人無不震怖。元春命絕橋毀舟楫。自絕走路。三澤爲虎益田藤包私議曰。敵衆新勝。不若避其鋭而再舉。請入說之。乃與偕謁元春。元春方釋甲而坐。曰。天大雪。諸君且留飲。因圍爐命酒。酣而鼾睡。二人不敢說。元長廣家以父命巡視諸陣。穿塹植柵。曰。敵明日必來。比曉。敵數千騎。納糧於種石。元春遣銃手斃其一將。敵譟出者萬餘。元長廣家以二千人馳之。秀吉急收其兵。南條元續請曰。盡一戰擒之。秀吉哂弗答。明日引兵而去。元長請尾擊之。元春弗許。十

大崎在因幡
彌八郎元盛
秀吉灌水攻高松城
清水長左衛門
隆景乞援
佐公隆景也
以因也
點注標記
廟山日幡加茂並在備中
緩急因敵
元長詣爲虎

年正月。元春欲復因幡。二月。將兵攻大崎。時杉原盛重既死。其子元盛先登。元春遂復二城。攻鳥取。四月。秀吉將兵八萬入備中。攻高松城。引甲部川灌之。守將清水高治募城内。涂戶收板數百枚。造舟出戰。隆景聞急乞援於元春。元春即欲發。山陰將士皆曰。上月之役。佐公牽我師。自援馬山之役。留富田不來。今鳥取幾復。何棄此赴彼。元春曰。隆景不來馬山。必有以也。吾坐視其危。獨如宗家何。諸君不欲往。吾寧獨身赴之。與隆景共死。將士皆謝。願從。乃留杉原元盛。當鳥取城而南。會隆景。合兵四萬。軍于廟山。煇元陣其西三里。相持未戰。五月。日幡城叛。隆景遣兵攻之。走東將木村隼人。秀吉不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二十

敢出援。加茂城亦叛。納東兵。元長廣家以萬人赴之。秀吉復收兵。我兵數獲利。而高松且夕將沒。元春聞信長將自來也。欲一戰。隆景曰。阿兄何自輕。乃傚一隊將之爲乎。元春曰。家君以一夜克陶氏。以七年滅尼子氏。蓋小敵宜緩困之。而大敵宜急挫之也。我以北兵夜襲其北。而卿應其南。必克之。浮田氏觀望不戰。走耳。隆景曰。然。會軍中流言三澤爲虎通款秀吉。六月。三日。二師與元長密會廟山絕頂。議曰。諸將意皆不可測。爲今之計。宜柵于牙營。迎敵決戰。既罷。元長徑詣爲虎。迫其膝坐曰。聞卿與秀吉通款。信乎。信則刎吾頭以送秀吉。爲虎惶駭曰。是出讒口耳。乃獻誓書。衆情稍定。終期再明襲

一死和兩國
入道月清
末近左衛門
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
秀
誅雲波
點注標記
猶領八州
隱岐少輔次郎經清
隱岐守清家
誅經清
左衛門佐元清
無兩雙者
元春羞屈秀吉
怏々情不滿足也

秀吉僧惠瓊素歸心於秀吉。爲講和議。秀吉曰。苟使高
治自殺。則我可以斂手而去。惠瓊以告二帥。二帥弗肯。
明日。惠瓊自入城。諭高治。高治曰。我一死可以和兩國。
何敢不死。乃與兄月清軍監末近。來舟出城。自裁舟中。
以出城兵。惠瓊還報二帥。爲之發哀。遂爲盟約。割地講
和。南界甲部川。北界馬山。送質。元季父元綱爲質。秀吉
送森高政答之。即日。東軍解去。元長在山頂。視之曰。彼
無故講和。必有内變。既而有告曰。信長爲明智光秀所
弑。元長曰。果然。吾不與盟。請追擊之。秀吉可生擒也。淳
田直家亦請爲援。二帥曰。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終弗
許。後秀吉遣我將士。欵書數通。有三澤氏臣雲波書。爲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二十一

虎乃誅之。疑元既與秀吉和。猶領八州。歲入百五十萬
石。七月。隱岐經清弑其叔父清家。初清家代兄領隱岐。
養兄子經清。出己子甚五。質于吉田。經清欲通欵信長。
清家弗聽。及信長死。經清誘殺之。以滅口。因啟清家通
敵。臣誅之。元春不信。甚五訴寃。請自復仇。許之。隱岐士
民爲内應。終誅殺經清。八月。山田重直誘殺南條氏精
兵數百。九月。伯耆人相驚曰。秀吉戰死上國。重直且來。
驍兵。元續怖走入京師。其子小鴨元清亦走。秀吉笑曰。
元春設蜚語。不戰而走之耳。元春之智。元續之怯。皆無
雙者也。因請元春復之。秀吉誅明智光秀。遂代織田氏
居大坂。元春羞屈下之也。居常怏怏不樂。讓家元長而

十一年
隆景壽圖
秀包有姿容
藤四郎秀包後爲
久留米侍從
又次郎景盛
少輔十郎元秋
讃岐守元政
大藏大輔元康
誅景盛
十三年
河野四郎
三原在備後
來島出雲備
兩川變約豈得至此
島津修理大夫義久
輝元叙任
點注標記
爲我一出
小倉賀春岳並在
豐前
元春卒
高橋九郎
十五年
耳川高城並在日
向
大隅守家久從三
位中納言
隆景徙封
元長卒
偉强傲岸類父不
柔服也

老。十一年九月。隆景遣弟秀包及廣家赴大坂。秀吉感
之盟。秀吉悅。秀包有姿容。留之。先是。杉原景盛殺兄元
盛。誣以叛事。覺。七月。隆景遣三弟元秋元政元康。攻殺
景盛。以其弟次郎承杉原氏。後十三年四月。秀吉伐南
海。令隆景元長入伊豫。元長稱疾歸。廣家代之。七月。定
伊豫。秀吉從河野通信于三原。令隆景代領其國。賜僧
惠瓊來島某各萬石。十月。隆景元長如大坂。秀吉令諸
將郊迎曰。向使兩川變約。則吾豈得至此。因饗之。時秀
吉將伐島津氏。徵元長。請元春爲先鋒。約封之筑前。元
春羞爲秀吉所驅使。弗肯。是歲。秀吉奏請以輝元叙從
四位下。任侍從。遣黑田孝高。促元春。元春不起。輝元曰。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二十二

公爲我一出。元春不得已。乃與隆景俱發。攻拔小倉城。
將移陣松山。疽發背。不得行。隆景與孝高攻拔間滄下
障。我師進攻賀春岳。元春疾。將發。黑田氏饗之。供鮭。瘡
復劇。乃遺囑二子以後事。言不及私。終卒。年五十七。元
長使廣家奉喪歸安藝。而自從隆景。降賀春守將高橋
種元。十五年三月。豐臣秀長至。合我兵入日向。抵耳川。
進圍高城。島津家久夜襲其營。秀長畏其兵慓悍。不敢
出。元長欲逆戰。弗許。秀吉至。龍造寺氏以下皆降。五月。
島津氏請和。秀吉徙隆景于筑前。治名島。賜秀包筑後
三郡。治來目。元長道病。六月。遂卒。元長偉強類父。爲秀
吉所畏惡。常有退去之志。見於歌詠。遺命以廣家黑田

孝高素悦廣家色莫與之親善爲言秀吉立之襲食隱岐廣家初名繼信於是改今名是歳冬肥後豐前盗起隆景廣家受命討而平之筑前士民稔聞隆景賢擧人人相慶隆景務濶其禁網漸修治敎倣下野足利學校建黌舍釋奠先聖時亂離日久人始聞絃誦之聲十六年輝元任參議隆景廣家秀包皆爲四位侍從九月秀吉養浮田秀家女妻廣家初廣家父兄皆死於西海之役秀吉曰吾許之以筑前會其死不果當以西海一州恤其孤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説秀吉曰輝元所領已跨中國而隆景秀包各領一國備前浮田氏素與之惡以爲可使相禁也而亦婚於吉川吉川今又受封矣天下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二十五）

無事則已苟有事則關以西皆歸毛利氏爲今之計莫若就輝元封内割予一二州是名賜封而實分其勢也秀吉然之乃令輝元以出雲伯耆數郡加賜廣家治富田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使輝元守京師隆景守清洲廣家守岡崎北條氏不降召隆景謀之對曰先人圍富田休攻戰示持久多縱反間使其君臣相疑索其妻孥而招降之秀吉曰吾師之也遂以其計平北條氏先是輝元患吉田隘狹城于己斐十九年成徙焉更名廣島文祿元年秀吉發兵伐朝鮮毛利吉川小早川氏爲後隊諸將在朝鮮連署稟事隆景花押數畫甚繁福島正則傍觀謂之曰押字寬縱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

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裹尸原野何以遺狀爲正則有愧色當此時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在國都小西行長爲先鋒進據平壤平壤以南至國都城砦相屬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朝鮮陷平壤行長敗走大友義統亦棄城走秀包與黒田長政將兵迎行長殿而退如松乘勝南下秀家等令諸城砦皆解還萃於國都隆景守開城獨不肯還曰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命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卽敗死豈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從之再三隆景不得已而還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二十四）

里而陣數日候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衆十餘萬騎矣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乃分兵爲六隊迎戰明軍二隊不利俄隆景揮旗大呼而進士卒冒奮莫不一當百三將自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敗如松墜馬隆景將井上景貞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鬬而斬之如松僅以身免逐北至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僅百餘人如松入開城視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二大明軍大沮明之乞和於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將欲撤還恐虜兵追躡群議不決隆景倚杖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之全軍而還六月輝元義子秀元齊廣與諸將俱攻晉

酷甚也
先君元就也
左衞門督三位中納言秀秋
吾寧任其弊而使宗家免禍也
隆景卒對定宗家嗣卒急遽也
憮然失意貌
始伐韓在文祿元年
秀元救秀吉大浦在肥前
礁水中石也

州。拔之。秀元元清子也。其姊元春隆景目之。扣語曰。何啿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甥秀秋爲毛利氏後。或以告隆景。隆景素知秀吉畏忌已。且不肯受其封。欲返致之。及聞是言。竊度曰。不可使他人汨我宗家。且秀秋妄庸。人養之。是養禍也。吾寧任其弊。已而秀吉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強。而無嗣。何如。隆景卒對曰。願養穗田氏子矣。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人馳告輝元。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爲己子。秀吉喜許之。乃讓與之筑前。而自老于三原。秀吉始伐韓之年。自肥前航歸大坂。過大浦。舟人謀逆。故觸舟于礁。殆溺。秀元以走舸救之。秀吉梟舟人。挈秀元入京師。奏爲四位侍從。報其德也。遂

懸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二十五

外征之命慶長二年
輝元爲秀吉婿
隆景病卒
隆景辭徙封
援蔚山
主計頭清正
三年
往視作注視

有外征之命。年甫十五。慶長二年。輝元隆景並爲從二位中納言。與秀家皆修淀河堤。秀元襲輝元官爵。爲秀吉女婿。是年。復伐朝鮮。以秀秋秀元。統諸將。六月。隆景病卒。年六十二。隆景爲秀吉所重。參其大計。而持己愼密。讒間不入。秀吉嘗欲徙封毛利氏于九州。隆景辭曰。八州已多。況增一乎。恐不能勝也。且先人所百戰而取。不忍棄之。秀吉乃止。及退老。以諷吟自適。以至於沒。十二月。明兵圍我將加藤清正于蔚山。三年正月。秀秋秀元赴援。廣家謂其騎曰。明兵衆而不整。汝往視其後軍。令將走也。既而果走。廣家以千餘騎先追之。明騎將呉惟忠茅國器返戰。廣家縱橫奮擊。二將皆奔逃。清正望

清正贈馬蘭于廣家
馬蘭似莞而細可爲席者此用爲背旗也
五大老
五年
與德川公修好
增田右衞門尉
秀元諫輝元

見之。曰。彼以稻穗爲背幟者誰。左右對曰。吉川也。清正曰。勇哉。恨其幟之不較著也。當贈吾號。乃手取其背幟馬蘭贈之。廣家驍名益著。秀吉欲大賞之。僧惠瓊素惡於吉川氏。乃與石田三成俱讒沮其議。八月。秀吉薨。子秀頼嗣。毛利氏德川前田上杉浮田氏並稱五大老。共輔翼之。三成等離間諸老。五年二月。輝元饗德川公于其邸。修好交盟。四月。德川公伐上杉氏。輝元遣廣家惠瓊將兵助之。三成使惠瓊言輝元曰。德川氏將不利嗣君。嗣君要爲將。倚公之力以討之。輝元乃將兵四萬守大坂。增田長盛副之。三成自引兵進入美濃。秀元諫輝元曰。秀頼幼騃。何辨臧否。大人愼勿惑其言。且君與德

懸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二十六

秀元秀秋也南宮山在美濃
宮内少輔盛親
長束大藏大輔
秀秋送款
廣家說秀元
勸言歸元也

川盟未幾。背之可乎。不聽。秀元曰。然則大人擁秀頼以東。代兒請爲先鋒焉。則諸將從德川者。皆來屬我。我勝必矣。坐守此地。非計也。又不聽。命與廣家陣瀨田。徇伊勢。攻拔津城。聞東西之軍會美濃。則北屯南宮山。惠瓊與長曾我部盛親長束正家陣山下。兵凡三萬。秀秋會而軍。首送款於德川氏。約爲內應。廣家亦與福原越後定議。勸秀元送款。秀元曰。吾家受託於幼弱。人衆之歸強國。非義也。且無家君之命。安可自肆乎。廣家曰。豐臣氏恩澤諸侯。且叛歸東軍。況於我家乎。宜速決去就。是利勸言也。秀元未決。廣家密因黑田長政納款。送福原某粟屋某爲質。長政使之率衆來屬。擊西軍以爲信。秀

山下軍謂宍戶觀望
京極若狹守
高次者秀賴從母夫也常高院淀君之妹故曰嗣君姻戚也
東西相持
宰相秀元也
西軍陣關原
軍事委廣家
諉猶委也推諉推而委他人也
如約謂從盟約東軍也
宍戶備前守
宰相傳餐
秀秋觀望兩端

元曰我山下軍非從我降者吾亦不忍擊之唯當按甲
不動輝元在大坂聞京極高次以大津應東軍遣元康
秀包與立花宗茂等攻之使人入說曰諸將爲嗣君擧
義公嗣君姻戚何獨不從高次不肯曰今日之事毛利
與德川爭雌雄耳嗣君何關焉於是攻擊益急高次遂
致城而去諸將遂會美濃當是時西軍俟輝元東軍
俟德川公相持未戰九月德川公至而輝元未至三成
等遂聚議于大垣推浮田秀家爲將以秀元爲先鋒正
家患之往參其議還報廣家怒曰宰相代納言統師不
能爲秀家前驅已而三成自來請曰毛利浮田分將前
後豈有輕重乎廣家終不聽三成曰然則公止軍於此

見我擧烽則直襲東軍後明日兩軍皆陣關原德川公
猶疑我意分兵當南宮而進陣桃配野惠瓊求見秀元
爲之秀元曰軍事委廣家矣惠瓊曰公不問我乎不可
斯須忘秀賴何得此推諉之言乎秀元曰吾心如約惠
瓊去秀元使人謂廣家曰東軍諸將其質皆在大坂棄
而不顧吾亦欲棄福原輩以應西軍如何廣家不肯已
而兩軍大戰石田氏陣烽起正家促秀元秀元欲應之
廣家與宍戶元續爲先鋒其兵皆免冑而坐秀元不得
進乃託傳餐故失戰期世人傳笑遂謂不得已之計曰
宰相傳餐是時秀秋在松尾山觀望兩端德川氏促之
乃自後襲西軍其家老松野主馬怒曰主公何爲此不

廣家謝德川氏
秀元拗正則手
拗猶敎坂反也
輝元出坂委請降
井伊兵部少輔
德川公以大士辭所請
與中美作守
輝元徙長門送質
長門守四位少將
秀就
日向守致降
秀元退居長府
松平因幡守
十三年

義之擧小早川氏所未曾有也終不肯戰西軍大敗我
山下軍不戰而潰廣家因長政謝德川氏曰秀元宜速
謂顧輝元在大坂不敢先也乃下山西歸長政與福島
正則欲止秀元爲質馳出其前路設帳要而饗之秀元
有膂力佯醉拗正則手曰近日見公於大坂矣奮袂而
去二人不敢止立花宗茂至草津得關原敗聞還至大
坂欲助輝元城守輝元不聽秀包亦返至宗茂欲與俱
歸東軍秀包曰吾從納言者也乃入大坂以疾歸安藝
尋卒輝元避城居于木津川別墅削髮稱宗瑞請降德
川公德川公與其親信井伊直政密議曰毛利氏右族
不可遽加譲削而廣島其治所也不奪此莫以正典刑

議未決會輝元使者來曰生死唯命若垂大仁得領
周防長門望外之幸也德川公大喜許之盡收其餘六
州惠瓊匿伊吹山出依秀元聞其通款亡去匿鞍馬
出匿本願寺子院近江僧樂顯某與之
謀以告東將奧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從者輿載走東
寺追兵已迫從者度不可脫隔輿刺之沒闕皆死惠瓊
未殊遂就縛十月朔與石田小西長束等皆梟首京師
輝元徙長門治于萩城食三十萬石不與公役送其子
秀就爲質輝元既養秀元而生秀就及就隆德川氏欲
分長門于秀元秀元辭之退居長府以攝國政會其室
卒德川公養松平康元女繼之十三年又以其孫女妻

點注標記

十九年

二婿秀元秀就也　水野出羽守

元和元年

寬永元年

土井大炊頭

秀元撿田　二年

輝元卒　八年

秀元還政於秀就　眞我老友

秀就。秀就時爲四位侍從。十九年冬。德川公攻大坂。留二婿于江戶。秀元因水野忠元請曰。既辱姻婭。猶何見疑。願爲先鋒効力。許之。兵解歸國。元和元年。夏兵再起。秀元先西道諸將至大坂。斬首三百級。有賞。秀就取海道。阻風後至。無罰。寬永元年。秀元在江戶。輝元使使告之曰。我以二國新封。養十州舊臣。上下共困。不得給公役。念受封無益。欲返致二國。汝善計之。使我家不至滅亡。秀元大驚。因土井利勝白之台德公。公令秀元計之。秀元撿二國田。得七十八萬石。輝元聞之大喜。二年。輝元卒。次年。秀就爲左近衛少將。八年。秀元還政於秀就。大猷公曰。秀元成童爲外征元帥。門望皆隆。眞我老友

刑部少輔元知

伊勢守高政

宗家常銜從四位也

主馬蓋秀秋之松尾山觀望者　小早川氏不祀

輝元忘二叔遺戒

也。數延與語。子孫仍居長府。食五萬石。就隆居周防德山。亦食五萬石。秀元次子元知。居長門清末。食一萬石。豐臣氏質森高政。以森與毛利國音相近。遂冒毛利氏。居豐後佐伯。食六萬石。關原之役。在大坂。削四萬石。此四家與宗家皆存。至今。宗家世仕。侍從。遷少將。而從四位下大膳大夫爲其常銜。蓋廣元元就故事也。吉川氏以存宗家之功。世食岩國六萬石。秀秋以內應之功。食備前美作。松野主馬蓋食其祿。去匿京師。無何秀秋卒。無嗣國除。小早川氏遂不祀。元春臨終遺書。戒輝元曰。往日吾兄弟並爲先鋒。推子爲元帥。今天下已有主矣。子愼勿自視如往日。隆景之將沒也。亦戒之曰。天下將

點注標記

呶亦喧也

無義戰諸侯擅相戰伐無合於義者也孟子盡心章之語

陶賊晴賢也堀越茶茶也

齟齬一前一却不相值也

亂。子弟退守。勿進取。使我家有雄資如先君者則可。否而爭權於天下。是自速禍也。輝元忘二叔言。毛利氏以故削黜云。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時。嘗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鏖賊也。夫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毆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故其功効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

名正言從見論語

智慮所不及謂事之合義也

凡事可危可疑之際擇會之來與不來其間不容髮也

區區計算即出智略之末者

揣量度也

元就助即位之禮事在永祿三年

之。以爲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從。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嚮應踊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況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於請之天子。又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擧朝儀。則存心。主

強賊、斥董卓也、
策權、權有江東國
號呉
魏武、曹操也
庶幾、近也、
孫皓、呉第四世主、
行暴虐終爲晉所
亡
衡、秤也、與天下爭
強弱、猶商賈輕重者
爭衡之低昂也

室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皆絕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爲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土屹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日本外史卷十二終

織田氏略系

重縣 — 敏信 — 信秀

濟盛 次子

常祐

信光

親眞 冒織田氏

彦五郎

信成

十五世 敏定 — 信定 庶子

信次

信廣 庶子

信長 幼字吉法師 — 信忠 幼字奇妙 — 秀信 三法師

信行

信雄 養於北畠氏後削髮號常眞又復織田氏賜大和宇多郡 — 秀雄 大野無嗣國除

信包

信孝 三七爲神戸氏後與信雄共庶出

信良 小幡侯徙于高畠

信治

秀勝 次子爲秀吉所養無嗣

信友 爲嗣侯徙于柏原

信時

勝長

信興

信澄

秀成

長益 削髮稱有樂 — 長正 芝村

尚長 柳本

十三

計一家口數班田、之謂口分田
田賦曰租、戶賦曰調
凡田以戶數給者之謂食封、一品者八百戶、左右大臣者二千戶、大政大臣者三千戶之類也、給功臣之田之謂功田、大功者世襲、上功者傳三世、中功者傳二世、下功者傳子、
不輸、不輸租調也、不課、不課夫役也
考課、考以課職也
儼然、矜莊貌

日本外史卷十三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上

外史氏曰。封建之成勢於我邦也。其來遠矣。在昔王家。郡縣七道。治以守介。田以口分。四徵租調。而朝之職位。皆有田。有食封。有功田。其食封。多者不過三千戶。功田四等。世襲之者。止於大功。當此時。未有封建之勢也。自相門世權。所在封戶日多。不輸之地。不課之民。半於天下。後三條帝欲矯其弊而不能遂。自是以後。各國莊園。居其十九。守介所治。廑一焉。甚則國司終不赴任。而權延其地方。豪族武人。以自代。謂之目代。而至源氏起。國

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分領糧粟。以備盜賊。則彌所謂目代之類者。碁峙六十州。而封建之勢始矣。北條氏因其遺制。守護之任。猶得考課易置。如古之國司。然往往因襲。傳之子孫。漸成封建之勢。而至建武中興之時。朝廷欲以特恩。收武臣之心。以新田足利諸族。充諸國守護。概以一姓。連二三州。雖名爲守護。其實封建之也。及足利氏竊奪其成績而興。之其子弟功臣。仍稱守護。而世襲之。土地兵馬。儼然諸侯。而封建之勢成矣。足利氏初務以大封啗將士。得以挽朝廷之權。既得天下。而勢不可削。及其政既衰。其權臣構難。京師。而所謂諸侯羣起爲之黨援。又互相吞滅。益成強大。而最後織田氏以

織田氏者、出斯波氏臣也、故曰陪臣
崛起、勃然而起也
因而賞之以其所畧取之城地而賞賜之也
蟠踞八九州、謂足利氏也
折衝禦侮、折敵兵之衝、禦其侮也
犬牙相制、相錯相制也
勢也、即論中所謂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等語

其陪臣崛起而并之。部下皆一時英豪。攻擊四出。取城略地者。因而賞之。其志在於盡鋤天下故國。而以其功臣代之。未成而蹶。而豐臣氏以其將校崛起。見織田氏所志甚難而不成也。是以舊國之降附者。存而撫之。大者或蟠踞八九州。而不加殺削。是以得速致於混一。而沒而未幾。海內分崩。由此觀之。封建之勢。始於源氏。而成於足利氏。足利氏未享其利。而不勝其弊。織田豐臣承其弊。不知裁之之術。蓋皆有待於我德川氏也。夫有外諸侯。有內功臣。內功臣之封。不能抗外諸侯。然後足以翼戴衞護其內。而折衝禦侮其外。否則功臣亦與諸侯等耳。無戴我之心。而有爭我之意。是織田氏所以被

禍也。雖能有外諸侯。而不知斷長補短。使勢力略敵。又不知大封宗族。據其扼塞。犬牙相制。以鎮壓其邪心。是豐臣氏所以絕嗣也。織田氏唯難於取之。故重於分之。豐臣氏唯易於取之。故輕於分之。輕之與重之。其情雖異。其不能收天下英雄之心。一耳。故曰。二氏承封建之弊。而不知裁之之術也。至我德川氏。鑑二氏之失。而秉其衰。矯之以漸。權其內外輕重之際。以維持於萬世。封建之勢。於是一定。而不可復撼焉。唐柳宗元論封建曰。勢也。余曰。封建勢也。制勢人也。彼生郡縣之世。而揣利弊於千載之上。使其目我邦之今日。以爲何如哉。蓋德川氏之致太平。雖由參謀勳舊之力。而新附將帥之功

侯王將相言漢因陳項之舊或建爲侯王唐因周隋之舊或用爲將相也
內大臣重盛
新三位中將資盛
元暦
親眞

與馬令之外藩列國成邦於外利氏以前者如島津佐竹伊達上杉毛利鍋島是已其餘皆由二氏興家者雖慶長庚子以後定賜因上與之更始而猶彼漢侯王之於陳項唐將相之於周隋不源其前代其建置本末不可得而詳也余故先敍二氏而論其勢之所從來如此

織田氏出於平重盛重盛次子曰資盛元暦中平氏與源氏戰于西海大敗舉族死亡資盛有孤兒其母懷之匿于近江津田郷郷長悅其母色納之兒從育其家會越前織田莊祝人數入京師過郷長宿焉嘗謂之曰吾老無子願得公之一子養之郷長乃與以平氏孤兒兒終冒織田氏名親眞稱權大夫子孫世爲祝人及足利

點注標記

斯波左兵衛督義重
敏定
三郎敏定後大和守
治部大輔義敏
右衛門佐義廉
治部大輔義良
八郡者中島葉栗丹羽春日部愛智智多海東海西也
伊勢守信安
右馬助大和守敏信
因幡守常祐
信秀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〇三

氏定天下越前尾張爲斯波氏管國斯波義重嘗出遊見織田祝人之子美之載歸以爲近臣義重有大吏六人其一人有罪放流乃以織田氏代之於是織田氏終爲斯波氏重臣從於尾張自親眞而後十五世曰敏定敏定之時斯波義敏與族義廉爭立敏定居間講和請義敏養義廉子義良而自輔之居清洲城尾張凡八郡分爲上下各四郡敏定領下四郡使族信安居岩倉城領上四郡敏定生敏信敏信生常祐相繼居清洲敏定庶子信定稱彈正忠信定子曰信秀信秀稱備後守信秀以庶降居勝幡城與族二人亦爲宗家吏分治四郡信秀雄武喜士士多歸之時齋藤氏在美濃今川氏在駿

天文十一年
今川治部大輔
小豆坂在參河
津田孫三郎信光
十六年
稻葉山在美濃
土岐彈正大弼
長井藤左衛門尉
賴藝
十七年
多藝口在美濃

河與織田氏相攻擊信秀徙居古渡城天文十一年八月今川義元將兵來攻軍于小豆坂信秀逆戰衆寡不敵日暮將退敵兵尾擊甚急信秀弟信光與死士六人返戰卻之十六年九月信秀從常祐攻齋藤秀龍于稻葉山縱火城下將還秀龍出戰我兵大敗常祐以下八人皆死之十一月秀龍遂攻大垣城信秀即赴援擊走秀龍秀龍者山城西岡人善歌謠東游美濃仕土岐賴藝將長井某遂殺長井直仕賴藝終爲其重臣稱山城守削髮更名道三遂逐賴藝十七年賴藝來奔信秀善遇之因招美濃將士將士多應者八月信秀往討秀龍縱火多藝門秀龍請和信秀以比年兵戰上下疲弊

點注標記

秀龍以女妻信長
末盛在尾張
二十年
三郎五郎信廣後大隅守
吉法師
林佐渡守
平手中務大輔
跌蕩無撿也
憑肩餔餅
槍利於長
勘十郎後稱武藏守
位前神佛之前也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〇四

遂許之秀龍乃復賴藝以女妻信秀子信長是歲信秀徙末盛城二十年三月信秀患疫卒信秀有十二男四女庶長子信廣其次爲信長信長幼字吉法師信秀自居古渡別城那古野置吉法師焉令林通勝平手政秀等傅之甫十三加首服于古渡命名信長字三郎明年信長始將兵入參河攻今川氏屬城吉良大濱縱火而還信長幼跌蕩喜武事被服奇偉喜帶大刀其出行街市或憑人肩餔餅菓傍若無人常調馬習弓銃學泅聚近少令以竹槍鬭曰槍利於長乃造丈槍及嗣立稱上總介次弟信行稱勘十郎曾爲信秀設法會信長與信行偕往信行前衞者甚衆信長先進攫香投鑪內一

括指取物也
此子乃英雄
二十二年
政秀死諫
建政秀寺
富田本願寺

舞而出。信行蹙容拜伏。久之。觀者驚歎。治行有西
海間在衆中。揖信長曰。此子乃英雄也。然信長放縱。日
甚。平手政秀驟諫之。政秀之子有名馬。信長請之。弗
肯獻。信長怒。遂惡政秀。不聽其言。政秀憂懣曰。吾受保
傅之託。而不能匡救焉。何以覩息於人間哉。二十二年。
正月。政秀遂自殺。信長驚悔。自咎。用啻不忤。爲建佛院。
名曰政秀寺。忌日必詣。輒自哭曰。吾徒悔。從諫從違。
厲行。立大功於天下。以償前失耳。於是益講武事。稽
隣國。齋藤秀龍以其婦翁故。請見。與會于富田正德
寺。秀龍欲使將士盛服列坐。欲延信長過其前。以鐵其
動止也。至期。秀龍微行。潛過傍民舍。以覘信長。過信長

行人謂命之人也
結髮更衣
春日丹後守
堀田道空
適在道傍民舍者何謂
秀龍
既別
嘆不得
不爲婿
大膳
彥五郎信友

爲茶筅髻。著濶袖。穿虎皮袴。佩欛鞘刀。及大雙。從士八
百人。弓銃朱幹槍各五百。從其前後。秀龍以爲信長蠢
野。命其行人。以草具供之。信長至寺。入屏風中。結髮更
衣而出。儀容閒雅。雖從者皆驚。秀龍使其二子春日織
田出迎。信長不與言。過群士前。堂堂倚柱而坐。厩爲秀
龍出。信長如不見者。織田綾曰。是山城守也。信長乃鳳
秀龍曰。適在道傍民舍來覘見者。何罪哉。公也。乃接見
之。於是秀龍從命。具酒饌。飲饌既畢。自送信長者數里。
既別。目送久之。曰。可惜乎。美濃一國。吾終不得有焉。之贅
婿也。信長時年二十。是常若死于戰。其遺臣織田三
位坂井大膳河尻左馬等擁常幟。子彥五郎。與信秀倍

治部大輔義統
二十三年
毛利新助
信長大義滅親
柴田權六修理亮
弘治元年
大炊助孫宗

長。構兵。欲殺義統者。義良邸也。居清洲城中。蔽右信長
彥五郎等憂之。不自安。二十三年。七月。坂井河尻等襲
義統。弒之。毛利秀孝以義統子義銀見脫走。來那古野。信長
奉之于天王坊。諭將士曰。清洲我宗家。世而織累世
之主。不可不誅。乃遣柴田勝家等七將。攻清洲。與三位
左馬戰于城外。斬之。大膳使人乞救於守山城主織田
信光。信光陰謀之。信長。信長使佯許之。弘治元年。四月
大膳延信光於城內。自與見大炊來見。信光卒兵而衛。
及見大炊。立拔刀斬之。大膳出奔。信長賜彥五郎
數其弒逆。誅之。既取清洲。移居焉。余信光。居那古野。食
河東郡。已而信光家內變。爲其下所害。信長以林通勝

通勝弟謀江守
美作守也
二年
宮寶守信時
大學秀盛
造酒丞信房
可成森氏
森三左衞門尉

爲那古野留守。通勝患信長慓悍。與舍弟美作守柴田勝家
謀弒之。而立信行。信長覺之。二年。五月。信長獨與四弟
信時卒往那古野。調之。光春再議。通勝曰。是天幸也。宜
速行大事。通勝不忍。信長還。義于名塚。令佐久間大學
守之。八月。勝家光春各將千騎急攻名塚。名塚告急於
清洲。信長即率兵七百赴援。使織田造酒丞等當勝
家。而自與光春戰。我兵不利。將森可成。謂信長曰。今
日之戰。我軍克矣。信長問何以知之。曰。光春有懼色。信
長欲馳。可成曰。少俟之。已而光春愈來。勝家揮其麾下。與
可成俱時以馳矣。信長乃馳擊破之。手揮槍殺光春。
逢轉。勝家軍大呼曰。我已獲光春矣。忽使勝家遂勝

勝家通勝等被僧服
代平手匡我
藏人正勝　永祿元年
村井長門守
池田勝三郎
要殺信行　二年
義龍弑逆　美濃守長益　岩倉城主織田大和守信武也
十郎左衛門信清
盡取尾張　山口左馬助
戶部新左衛門

家人怖。路走歸末森城。信長母六角氏愛信行。與之俱居末盛。於是六角氏令信行與勝家通勝皆被僧服來謝其罪。信長謂通勝曰。是吾之罪也。吾前有德係諫。使平手自殺。汝自今代平手匡我。乃遣守那古野。知故信行仍不悛。城龍泉寺。欲與岩倉兵合。略取東部。令其將都築藏人將兵。與勝家數諫信行。殊不之聽。永祿元年正月。信行饗諸將。士不及勝家。勝家怒。夜來請納告。信行及信長乃稱疾。使村井貞勝告六角氏。欲讓家於信行。六角氏悅。告信行。信行即至。羅入信長臥內。信長隊伏力士三人。斬之。不成。信行走。出池田信輝要殺于廊下。斃之。二年四月。齋藤秀龍欲廢長子義龍。立少

子。於是義龍誘殺少子。與秀龍鬪。遂弒之。信長將兵援秀龍。不及。還。義龍躡之。信長自殿而退。會岩倉城主遂援義龍。以兵三千。軍丹羽野。時我見兵僅八十餘騎。乃聯清洲市人。伐竹爲旗。列于軍後。敵以爲大兵來也。乃退。秋七月。信長與犬山城主織田信清合兵三千。攻岩倉。岩倉兵出戰于浮野。信長令弓銃手橫擊走之。追至城下而還。信長南行。信賢將城兵襲。信清兵寡也。敗尾之。信長還援。夾擊大破之。遂圍城。二月拔之。於是信長盡取尾張。獨智多一郡屬今川氏。是時鳴海城將山口教繼叛附今川氏。又取大高沓懸二城。更城于村木。信長攻下村木。又攻笠寺城。城將戶部某驍勇不可下。信長

贋作戶部書
飯尾近江守
三年　桶峽之役
起舞謠古謠　到熱田宮也
遂進至逆戰

收兵而歸。以戶部善書。令侍史學之。期年而得。乃贋作戶部通織田氏書。令森可成僞爲賈人。齎赴駿河。上之義元。義元怒。召戶部殺之。又殺山口父子。義元既定駿河遠江參河。將大舉攻尾張。信長修諸城壘。令佐久間大學守鷲津。飯尾定宗守丸根。與大高砦守兵數戰。不決。三年五月。義元自將三國兵四萬五千來攻。十八日。大學定宗馳使清洲告曰。義元昨日至沓懸。今夜將逼攝大高。而明攻兩城也。信長召將士。言曰。我欲赴救如何。林通勝等說曰。敵衆五萬。而我兵不過三千。宜避其衆銳。據本城待之。信長曰。不可。吾觀天下英雄。恃其地利。以失事機。自取滅亡者。不爲少矣。先君有言。寇

之來。犯我。有避。疑我將士且變志。當出逆戰。吾不敢背先君之教。明日將一戰決勝敗也。與吾同志者從。諸將莫敢諫者。信長因命酒與飲。酒酣。天明。信長自起舞。謠古謠曰。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將何恨。舞罷。即擐甲上馬。單騎奔馳。而從騎者十餘人。比及熱田。從騎千人。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龕中。信長顧軍士曰。神助我也。乃取小路。行取諸城兵。兵凡三千騎。東望見兩城火起。將士逡巡。信長益鼓其馬而進。林通勝。柴田勝家。池田信輝。毛利秀高。扣馬諫曰。彼人衆新勝。以寡兵犯之。立覆沒矣。信長厲聲曰。汝輩日聞吾言。吾非妄意進犯敵也。敵剽犢人高。終夜

出羽贊計　出羽宣威姻
小平太忠次
掲義元首凱旋

不息令小抜兩城其兵罷極而義元侮我不復設備吾
乘是時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擒也梁田出羽進贊其計
曰敵抜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
獲矣信長乃伏旗鼓銜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
信長欲下馬接戰森可成曰衆寡不敵宜騎而突之信
長曰善乃馬上揮槍先衆馳下會大雷霧雨昏黒我兵
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不知所出服部小平太
進入幕中薄義元義元抜刀撃其膝毛利秀高鉄義元
斬其首而出駿河軍遂大潰信長追撃斬其精騎三千
餘級乃賽熱田而還士女夾路迎觀信長掲義元首于
馬前凱旋清洲大高沓懸諸城皆解走信長以此名聞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〇七

戡　一本有戡定天下之志
戡音甘
道家清十郎
左一作右
宗継本識惟房
撥治也　撥音必友
諸正也
帝探鬮決計
鏡室所謂内侍所

天下當此時足利氏大衰三好氏松永氏專京畿之政
而七道將士各據其國迭相爭奪信長慨然有戡定天
下之志尾張人道家某與京師人立入宗継者相識
宗継爲左京亮自父祖居京都多田業供御之絲毎取
給焉嘗説中納言藤原惟房曰方今天下大亂宮闕頽
敝供御之邑盡爲武人所占以臣視之其勢非得天下
豪傑不足以定天下之亂聞尾張有織田信長者年甫
二十剗據東國之咽喉能以少摧衆是其人必有絶世
之才君盍奏請綸旨嘱信長以撥亂反正之事惟房畏
憚内外不敢決宗継再入説之曰事如漏泄臣獨任其
責帝探鬮鏡室決計五年十月惟房宣言天子感異夢

磯貝新右衛門
沐浴受勅
丹羽五郎左衛門
瀧川左近將監
菅谷九右衛門
堀久太郎
刈谷在參河
水野下野守
信元建策
與武田氏約婚
信長以女養勝頼
又爲其子信忠娶信玄女

將奉幣于熱田祠乃使宗継及磯貝久次齎密旨赴尾
張因錫信長以御用合香館道家氏信長攢歸過道家
道家告以故信長乃沐浴更衣出見宗継宗継宣達勅
旨信長謂宗継曰吾聞天子天下之君宜自我兵職爲
而令反辱使命加以寵貺吾何以堪之當籍大威以夷
凶徒不日入朝竭力圖報因自調食以享使乃森可
成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木下秀吉瀧川一益菅谷長頼
堀秀政諭以勅旨於是日夜議西上之策刈谷城主水
野信元説曰參河德川氏舊屬今川公宜結納之委之
東事而西面以圖天下信長從之甲斐國主武田信玄
國富兵強信長厚贈遺之約爲婚姻以順適其意而西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〇十

義龍弑父
夷且望燧
齋藤秀龍　右兵衛大夫龍興
四子
長井甲斐守
日根野下野守

圖齋藤氏齋藤秀龍之未死也有二驍將信長計除之
乃乘夜外出者數夫人齋藤氏疑其有所私頗有妬色
信長曰吾非有他心乃欲成秘計耳夫人問其計曰不
可與女言也固問信長乃誑之曰美濃二將陰通欵於
我圖舅氏已事成則擧燧吾當夜出望之未擧也夫人
憂恐密爲書告之秀龍秀龍驚即誅其二將齋藤氏兵
力遂自是削弱矣義龍既弑秀龍傳子龍興龍興暗弱
其將士多歸心於信長四年五月信長將兵千五百出
西美濃洲股城將長井甚日根野甚以六千騎迎之觀
我兵寡徑渡而來信長分兵爲三隊以一隊自衛一隊
與前二隊横撃之斬二將於是城下九條洲股令織

勘解由信輝　五年　九條井口並在美濃　稻葉又右衛門　牧村牛之助　赴援九條城　佐佐內藏助　賞三士　小牧在尾張　稻葉伊豫守　氏家常陸守　伊賀伊賀守　七年　三將送款　瑞龍山在美濃　逐龍興　徙居岐阜　郤鷹　十年　復齎詔賜戰袍　草内日讀行日　村井貞勝讀詔領旨膚功　也　陣路也　六角義賢　三好三黨

田勘解由守九條。木下秀吉守洲股。五年五月。齋藤龍興在井口城。謂其將士曰。洲股河漲。信長未能來。吾欲以此時攻九條。乃率其將稻葉牧村等攻九條。九條告急。信長即赴援。至河側。不可渡。信長曰。吾寧溺死。豈可坐視不救乎。乃鞭馬亂流而渡。全兵從之。時既夜。九條城將爲先鋒。擊走牧村。與稻葉鬪而死。池田信輝佐佐成政識稻葉聲。交刺于暗中。斃之。讓其首不取。柴田勝家取之。獻。使信輝成政識首。不服。臣讓獻者信長褒賞三士。凱而歸。終徙居小牧城。以迫美濃。遣羽長秀攻下二城。龍興將稻葉通朝。氏家經國。伊賀範俊。諫龍興失政。弗聽。乞降。八月。三將送款於信長。信長許之。乃聲言攻參河。以聚兵。兵既聚。乃率而西行。上瑞龍山。以瞰井口。縱火疾攻。城兵懼駭而潰。乃逐龍興。三將來謁曰。君來何速也。信長既定尾張美濃。徙居于井口。更名岐阜。會有獻隹鷹二者。信長郤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未暇遊獵。吾定天下。然後受爲未晚也。十年十月。天子復使立入宗繼齎詔來。詔信長曰。朕聞四方兵如卿武略。降勅書以征討。朕存心王室。不憚跋涉。聞已平美濃。膚宣威。朕深嘉之。宜益迪果毅。以副朕望。因錫戰袍一領。信長召村井貞勝讀詔。領旨感激。受其袍。曰。臣鄙諂闕之日。當服以拜賜。先是。三好氏弒將軍足利義輝。義輝弟義昭走。依六角義賢。欲借其力。請難三

三好康長山城守　日向守政康　岩成主税助　武田大膳大夫　朝倉左衛門督　義昭卜筮託信長　地澤臨水澤節也　卦名　知臨大君之宜吉　臨六五爻辭也　立正寺在美濃　度内猶曰計中也　定京師不出兩月　大會將士　澤山城今之彥根城也　右衛門佐義弼　下令管内　箕作和田山並在近江

好康長。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專京師。政陰令義賢圖義昭。義昭懼走。依武田義統。義統辭。又依朝倉義景。義景諾而不果。又喪其愛子。志氣頹沮。義昭流寓於外三歲。聞信長威名。欲往託焉。使卜人太筮之。遇臨之節。曰知臨大君之宜吉。是之謂柔任於剛。任於剛則不勞而治也。義昭決意。十一年七月。遂使使來諭信長。信長方討西上。即辭之。遣使迎之。館于立正寺。義昭見信長。託以興復。信長答曰。是在信長度內耳。幕下臨此。當築館以奉之。然信長爲幕下。定京師。不出兩月矣。莫以館爲也。八月五日。大會將士于岐阜。謂之曰。吾將有事於京畿。汝衆各修兵備。以竢我令。乃盡發遣之。自率數千騎至澤山。使使六角義賢。說以順逆。義賢及子義弼業已與三好三黨。聞信長助義昭。則益昵。義賢義弼以利曰。竭力以拒信長。曠日彌久。我以大軍後援也。信長在澤山十日。使者三反。義賢竟弗聽。信長乃歸美濃。索近江地圖。與諸將計畫之。下令管內曰。以九月五日會于岐阜。會者三萬人。七日。信長將諸軍而西。義賢義弼居觀音寺城。修箕作和田山等十八城。以和田山當美濃之衝。最固其壘壁守。以精兵欲待我軍攻之。而首尾相救。信長偵知其計。乃使美濃三將備和田山。而宣言向觀音寺。明引兵襲箕作城。兵出戰。木下秀吉羽長秀等爲先鋒。縱攻之。薄至城下。

點注標記

二月下十八城

整軍入京　惟房迎勞

出濃至此十有二日

物情大安

青龍寺在山城

左通　號岩成主殿

池田筑後守

勝政降　芥川池田高槻茨木諸城降

告成事於義昭　辭邑分功臣

伊丹大和守　畠山紀伊守

則奮擊突入卒拔之和田小城望風解去義賢義弼夜棄城遁信長二日下十八城自入觀音寺為政國中招集逃亡使人迎義昭相見于守山明日濟湖陣于園城寺湖山之間無非兵者三好三黨驚懼棄京師去於是信長整諸軍入京師天子使藤原惟房迎勞之粟田口信長稽首謝惟房曰臣嘗辱過寵不勝悚懼幸為臣謝之入宗藤文從惟房至信長捐所服戰袍謂之曰是臣所賜也於是使義昭居清水寺而自陣東福寺自出美濃至此蓋十有二日矣京師士民固聞信長威武慮其暴掠相驚曰信長至矣皆荷擔而走及信長至號令嚴明秋毫不犯使菅谷長職巡行街市織田氏養卒有與

賈人爭價者輒執縛之徇以視行道者於是士民相告而歸物情大安信長聞三黨據山城攝津河內諸城即日遣柴田勝家森可成等將萬人涉桂川攻岩成左通于青龍寺明日自以五萬騎繼之左通望見大懼以城降乃以左通為先導攻三好政康于芥川篠原長房于越水二城皆潰乃奉義昭於越水而自入芥川十月自攻池田勝政于池田勝政善拒我兵縱火奮戰奪關而入勝政終降獻質子五人乃宥之加賜一千貫邑高槻茨木諸城聞之皆降三好康長等棄河內走歸阿波信長告成事於義昭於是使信長自擇邑信長辭不敢取請分之於有功臣先是伊丹親興畠山高政三好義繼

點注標記

左京大夫義繼　松永彈正忠　和田伊賀守　筒井伊賀守

謁名刺也

彈正官名

省樂曲

義昭呼信長為父

十二年

齋藤龍興

島田彌右

營修禁內

倥傯事迫促也

松永久秀亦與三黨戰先輸款于美濃以故分河內于高政義繼分攝津于親興勝政以和田惟政令久秀居志貴城以定大和攻筒井順慶順慶降信長自置吏于界浦大津乃歸京師陣清水寺當是時京畿將士執謁信長軍門如市朝廷論信長功敘從四位下任左兵衛督信長辭曰臣以天之道得克強敵敢攘以為功以辱顯爵乃敘從五位下任彈正忠義昭私以信長為管領賜號副將軍皆辭不受義昭賀成集欲張散樂十三曲于其第信長諫曰方今凶賊僅服四方未平此非優游之秋也且諸軍亡多思歸者宜如式而止也乃省為五曲即日釋兵撤畿內關塞以便行旅遠近悅服義昭病

信長有功無賞也為書褒之呼信長曰父信長乃歸岐阜十二年正月三黨與齋藤龍興等圍義昭于本國寺信長聞警單騎赴援至則已平諸國兵後至者五萬信長勅令畿內豪戶斂金于足利氏獨界浦不奉命又資三黨信長宣言屠界浦浦人號哭乞哀乃使上贖金二萬貫就二條武衛陣故址拓營幕府四月成使義昭居焉以備寇賊於是信長召村井貞勝島田秀滿僧日乘等諭之曰應仁以來天下大亂王室衰微宮闕壞廢凡居王土為王臣者誰不嗟悼信長夙有修舉之志兵亂倥傯延而至此今畿內粗定營修禁內以成帝座雖然亂後興役不可急遽恐擾民情宜以漸成之乃留木下秀

中納言具教
大河内在伊勢
柘植三郎左衛門
斬柘植
徇行示也
北畠神戸上野
三介信雄從正二
位内大臣
三七信孝
北畠族神戸藏人
神戸在伊勢
上總介信包
上野在伊賀
赤黒母衣
日本者被衣離衣
比濃婁會出戰時
其母脫衣為賭嗤

吉守京師。而歸。遂略近畿諸國。七月。遣兵以伊丹親興
池田勝政為先鋒。略但馬。攻山名氏。八月。自將兵五萬。
略伊勢。攻北畠具教于大河内。旬餘。具教將柘植某送
款信長。殺具教以啓我兵。信長縛柘植。數之曰。汝為人
臣。弑其君。以降敵。不可容也。乃斬以徇。以次子信雄為
北畠氏後。居大河内。食十萬石。三子信孝為神戸氏後。
居神戸城。弟信包居上野城。各食五萬石。信雄幼字茶
筅。信孝幼字三七。皆庶出也。十一月。信長徑入京師。戒
皇宮工事。是歲。置赤黒母衣各十騎。以將士子弟材武
者充之。元龜元年二月。入京師。四月。張散樂。于將軍新
第。大會德川氏以下諸將。須義昭為奏。請進信長官爵。

拔之難字戰其後
倩軍令之騎士用
之云
元龜元年
手筒在越前
中務少輔景恒
淺井備前守
秀吉請留備
小谷朽木谷在近
江
朽木河内守一作
信濃守
割地令守

信長固辭。以朝倉義景拒命。自往討之。至敦賀。攻手筒
城。一晝夜拔而屠之。進攻金崎。降守將朝倉景恒。以為
先導。欲遂定國內。會淺井長政拒六角氏餘黨。與義景
約。夾擊信長。長政為小谷城主。信長妹婿也。信長得報
不信。警聞益至。信長乃欲自若狹入京師。恐義景追躡
於下。秀吉自請留備。信長壯而許之。令諸將人出三四
十騎以助秀吉。而引兵西。德川公為殿。至朽木谷。朽木
元綱械甲率兵而迎。信長疑其有異心。松永久秀曰。臣
請往質之。脫有他故。及之而死。乃馳往。諭元綱。元綱脫
甲撤兵。以饗信長。送至京師。秀吉亦至。信長乃為義昭
徵京畿將士之質。割近江地。令森可成守志賀宇佐山。

佐久間右衛門尉
長光寺長原鯰江
市原亦在近江
蒲生右衛門大夫
千種在伊勢
善住狙擊信長
叡山僧從善住坊
金森五郎八出雲
守
堀次郎
樋口三郎兵衛
野洲比長刈安釜
川並在近江
重治說降二將
竹中半兵衛

柴田勝家守長光寺。佐久間信盛守長原。木下秀吉守
長濱而歸。美濃聞敵兵要于鯰江市原。乃以蒲生賢秀
等為鄉導。由千種路歸。六角義賢使善銃者杉谷善住
伏山木中狙信長。過連發二丸。中其衣袖。從兵憚欲索
之。信長不許。金森長近密與信長易衣乘其輿而歸。遂
達岐阜。六月。六角義賢糾合土寇。出野洲川。勝家信盛
邀擊破之。加賜各三萬貫。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壘于比
長刈安。令近江驍將堀某樋口某守釜川城。信長欲誘
降之。美濃人竹中重治為信長說二將。以不守城者欲
何為。曰。欲立功。曰。立功以為何人乎。曰。為淺井朝倉氏
曰。織田君為大子將軍起義兵。而二氏不助。卻欲乘其

坂井本作
雲雀山虎姬山亦
並在近江
大兵敗於險地不可
復收

危圖之。是天下所切齒。而子為之立功。為士者固如此
乎。二將乃因重治降。各獻質子。信長以為先導。自將經
之。諸壘皆解走。乃攻長政于小谷城。城甚險。森可成坂
井政尚等與城兵戰于雲雀山。破之。信長引諸軍上虎
姬山議攻城策。佐久間信盛進曰。拔之不難。恐損我兵
主君以身任天下。何必爭此。信長乃焚城四面而還。令
佐佐成政梁田出羽中條將監為殿。柴田勝家曰。此輩
兵不盈千。盡命臣若信盛。信長曰。否。大兵敗於險地。不
可復收。故命此三人。且吾自留號令之。卿等先去。乃自
引兵千二百騎。往助三人。三人辭之。從殿而退。城兵尾
擊之。八日戰且卻。遂全軍而歸。遂攻横山城。城將告急

姊川之役
孫三郎景健
横山大寄山龍鼻
三田村亦在近江
信長非驚擾者
遠藤喜右衞門
呼宿直諸將

點注標記

長政。長政以報義景。義景使族景健先往。合兵一萬餘騎、軍于大寄山。我兵望之、攻城益急。長政景健議曰、吾待朝倉公而戰、恐城不守。宜急救之。令信長陣龍鼻、距此五十町、直馳之、人馬皆疲。吾旦日移陣于三田、乘曉襲其中軍、彼必驚擾、莫不敗矣。淺井半助進曰、臣嘗遊美濃、爲稻葉氏客、觀信長將略、非驚擾者也。公計恐不中耳。遠藤某奮曰、彼何足畏。公第進戰。吾雜敵兵、與信長決耳。議乃決。信長夜望大寄山、顧呼宿直諸將曰、柴田木下佐久間在乎。皆答曰、在。信長乃召而諭之、指示曰、北軍炬火徹宵、是將乘曉襲我也。乃下令勒軍爲十三隊。坂井政尚池田信輝等爲先鋒、以當長政。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〇十七

姊川亦在近江
眞柄十郎左衞門
磯野丹波守
野田福島氏滿依
中島亦在攝津
長袖者何能爲

德川公獨將其兵、當朝倉氏。稻葉通朝助之。乃留丹羽長秀備城兵、而引兵西向。天明、遇北軍于姊川。北軍大驚。政尚信輝進戰不利。信長使氏家經國伊賀經俊擊其横、通朝顧而助之。大破長政、而景健亦大敗走。獲其驍將遠藤直經等十餘人、斬首三千餘級。横山以下諸城皆解去。秀吉欲乘勝取小谷。信長不許、使母衣騎傳令收軍、親論賞戰功將士。遂攻磯野員正于澤山、置戍而西、獻捷京師。遂歸岐阜。八月、三好三黨與齋藤龍興、糾合一萬、據野田福島。信長自將討之。九月、陣天滿森。義昭陣中島、挾濠爲陣。而 向僧賊以大坂應賊。信長曰、彼長袖者、何能爲。遣佐佐成政赴拒、而自躡之。成政

利家力戰
三城野田福島大坂也。
九郎信治
尾藤源内
道家清十郎
道家助十郎
武藤五郎右衞門
使奴輩蹂躙京師我之恥也。

點注標記

等冒矢不進。將領多所傷。兵潰走。賊軍乘之。前田利家揮槍大呼、手殪數十人。賊辟易而去。利家幼爲信長近士、忤旨被逐。私從軍、并登獲首級者數。信長乃復之。擢爲尾張荒子城主。至是力戰、以全信長軍。信長軍方困於三城間。淺井長政朝倉義景時之也、合兵三萬、軍比叡、衛將焚坂本。宇佐山城將森可成出拒、死之。信長弟信治、及尾藤某道家某皆死。北軍遂攻宇佐山。留後武藤等能拒。北軍乃過大津、縱火醍醐山科。信長聞警曰、吾籍得拔三城、使奴輩蹂躙京師、則我之恥也。乃令攝津河内諸將備三城、而還救之。三城兵大起尾之。棄舟於江口。漲。諸軍患之。信長自視于岸曰、水淺可渡也。乃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〇十八

論叡山僧徒
詰赤也。

亂流皆濟。整軍徐退。敵不敢逼。遂達京師。旦日、向北軍。北軍驚、上叡山陣。信長陣志賀宇佐山、分兵攻叡山。每夜襲擊、而使人說其僧徒曰、汝等能捨彼而助我、則他日使汝寺封如故。否則中立不倚、莫有所助。二者不聽、他日必縱火諸山、盡殺僧徒、不釋一人。僧徒弗聽。十月、信長遣菅谷長頼佐佐成政、言於北軍曰、吾與公等相持曠日、若士卒勞倦何。請一戰以決勝敗。長政等不答。六角義賢糾近江士兵、將夾攻信長。木下秀吉自横山、丹羽長秀自澤山來援、行破賊兵、至於志賀。信長登櫓望見驚、以爲義賢至。既則秀吉長秀也。二人以首級謁曰、北兵衆入。且此自從死耳。請獨擊之、莫使一騎還。信

義賢降
信長聽和
二年
一向賊起長島
殺七郎信興
長島小木江並在伊勢
新村小川常樂寺並在近江
按諸書信長將下小川命務二城常
樂寺特其頭著地耳
焚叡山
吾除國賊耳
兩城野田福島也
畜妻聚妾之高閣不誦讀也闕不誦之所也誦呪祈禱也
明智日向守

長大畏長政等請和。不許。六角義賢來降。十一月。堅田人猪飼甚介等屬信長。請爲一將。坂井政尚自請而往。北軍來爭。政尚力戰死之。會大雪。北軍慮歸路梗。數請和。弗許。乃請之義昭。義昭自來。信長嘗言之。信長乃聽之。各解兵歸國。二年二月。礒野秀昌以澤山降長秀。五月。淺井長政以二萬騎攻箕浦。秀吉赴援。擊卻之。先是一向賊起於長島。攻信長弟信興于小木江。殺之。五月信長入長島。縱火而退。賊乘風雨追。險要擊。氏家經國死之。八月。以柴田勝家爲先鋒。入近江。出小谷山本之間。縱火而退。兩城兵八千。狀躡之。勝家返戰。三次敵不復出。信長再發。攻拔新村。下小川常樂寺。九月。陣勢多

命諸將。縱火焚叡山。諸將皆失色。佐久間信盛等諫曰。自桓武帝創建此寺。殆千年于此。爲王城之鎮。莫敢或犯者。今而滅之。其如之何。信長曰。吾除國賊耳。汝嘗何沮我邪。吾欲定四海。興王道之衰。勞筋骨。輕軀命。未嘗一日安居。去歲略攝津。兩城將陷。長政義景舉兵窺我後。吾舍兩城而還。據之山上。將殲之也。遣人諭僧徒。陳說禍福。而彼竟不服。務右凶徒。以梗王師。此非國賊乎。令而不行。芟除乃貽患於天下也。且聞彼犯其律。飲葷酒。畜妻妾。闕誦呪。安在其鎮王城也。圍而燔之。勿使有遺類。諸將乃服。明日。圍叡山。燔中堂及上下社。僧徒婦女無老少皆斬之。以志賀郡賜明智光秀。城坂下使居

高宮右京亮
皇宮成
三年
木戶田中並在近江
細川六郎
大坂僧徒納款
畠山次郎
交野在河內
久秀降
秋田城介三位中將信忠
宮部某村坊作世上坊
宮部在近江
長政義景與謙信通好
援德川氏拒武田氏
平手監物
信長諫義昭
光源公義輝也
天譴立至爲久秀所弒也

之。歸。改卑令丹羽長秀誅高宮某于澤山。以其通大坂也。是歲。皇宮成。信長貸金于京畿豪戶。令每月納息。縣官以充供御。且爲計畫廷臣家計。興廢繼絕。三年。三月。縱火小谷山本城下。徙軍志賀。攻木戶田中二城。置戍焉。遂入京師。陣妙覺寺。義昭使信長置第于武者小路。固辭不許。乃令村井貞勝董役。不日而成。細川昭元岩成左通來降。大坂僧徒亦贈物納款焉。三好義繼松永久秀私與畠山氏鬪。築城交野。信長素疾二人。欲因事誅之。於是遣兵攻交野城。兵夜遁。久秀竟降。七月。信長長子信忠。幼字奇妙。始被鎧。從信長攻淺井長政于小谷。令木下秀吉別攻山本閱。朝倉義景來援。壁於虎御

山待之。義景以二萬騎至。信長曰。及其未陣襲之。莫使安營也。將士乘夜更襲之。北人患之。多來降者。會義昭使來論弭兵。乃令秀吉守虎姬山。宮部某守宮部壘。山間道。以使往來。當是時。長政義景。與越後國主長尾謙信通好。以抗信長。而武田信玄亦以甲斐信濃兵西略。信長遣佐久間信盛平手汎秀援德川氏。拒信玄於東海。不利。汎秀死。義昭時與信長惡。欲乘是時圖之。先是信長病義昭多失行。上書諫曰。幕下之入京師也。信長首請朝參。勿敢或怠。幕下諾之。後乃違焉。夫光源公忠於王事。天譴不至。信長竊爲幕下懼之。忠臣亡。賞而使夫謁官以虐下民。下民何罪。罪人納金。自便宥之。僞

黙注標記

惡御所之目
糶音眺出穀也
綱總大事紀理細事也
天正元年
山岡中務
渡部宮内
吾終不得不用兵
蜂屋兵庫頭
細川兵部大輔
荒木攝津守

稱叡山賦税以掠民財或陽責征課而陰餽之以貫私
恩此皆非幕下所宜爲朝議欲改元亀之號而幕下特
愛費用不果從邇迫有惡御所之目信長竊爲幕下羞
之信長築二條城以備寇賊而欲舍徙他所難城內聚
以爲金銀諸國將士多貢金糶粟遺其武備以爲逃遁
之計皆倣幕下之爲也信長所納紀綱之僕無罪奪俸
來乞哀者數請而不得復信長無面目以對此輩且聞
下教諸國徵馬及金曩白凡百需索宜稟信長信長將
立辦之令陰有此教信長竊爲信長志欲與幕下協心
戮力撥亂略以興王政豈有他哉願幕下勿信讒言以
保終吉斥佞進忠恢弘先業也至如備人最宜親近之

以鑑古今興衰信長生長兵亂之間暫於文學自度處
事多違故典所以常懷愧恥也妄疏所見唯幕下留意
焉義昭弗納遂相嫌隙天正元年義昭潛發使諭信玄
及謙信約夾攻信長又諭安藝國主毛利輝元以爲後
援信長使村井貞勝請和義昭義昭不聽二月義昭自
城于石山堅田以山岡礒貝渡部等守之徵發兵食信
長聞之曰吾終不得不用兵遣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明
智光秀蜂屋頼高渡勢多招石山兵降之勝家乃留備
京師而長秀等攻堅田拔之三月信長自將至大津細
川藤孝荒木村重迎降乃進入京師觀兵請和義昭弗
聽乃圍二條城義昭窮蹙使人出言曰自今後盡聽御

黙注標記

室町氏必再舉
梶川彌三郎高盛
伊勢伊勢守
三淵大和守
廷臣二名日野大納言高倉宰相也
朝妻渡在近江
織田公豈飛來邪
先登者必梶川
代足利氏爲令
旌表也
以貞勝爲所司代

所言信長拜謝行成而還至守山遣諸將攻六角義弼
于鯰江召丹羽長秀耳語曰室町氏必再舉必阻
勢多矢橋汝伐澤山木造兵艦十餘艘爲歸岐阜尾張
人有梶川某者喜博奕爲衆所擯信長愛其勇與以善
馬曰緩急以此報我梶川感喜而退七月義昭再舉兵
留伊勢某三淵某與廷臣二名守二條而自據槇島阻
宇治川爲固報至岐阜信長即起直馳至澤山乘其兵
艦夜濟朝妻渡旦白逢坂下直入京師縱火呼譟烟焰
漲天義昭兵拒勢多矢橋者返顧而潰京師人大驚曰
織田公豈飛來邪信長疾攻二條陷之斬三淵城兵皆
降以爲先鋒向槇島自陣柳山遣稻葉通朝伊賀範俊

等將一萬人渡平等院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等將五
萬人渡五箇莊於是梶川某騎信長所賜馬曉出涉昇
大呼自名亂流而濟通朝麾兵從之與信盛秀吉合擊
奪柵縱火而入信長在柳山左右望烟起相謂曰我軍
乃渡矣誰先登者信長曰必梶川也槇島既破義昭請
降信長令信盛秀吉處置之二人乃奉義昭徙于若江
令細川昭元守槇島通朝來謁曰臣爲梶川所先意甚
懷焉然恐其單進致死也故躡之信長并賞二人於是
織田氏遂代源氏出令京師蠲戶租免徭役賑貧民
旌節義以村井貞勝爲所司代收兵而還遂以兵艦攻
拔木戶田中二城賜之明智光秀令秀吉藤孝攻淀城

斬岸通　和田伊賀守

好男子攝津十三郡任汝剪取之

中川瀨兵衛　壓勾賞格　上將之首也

逐勝政　池田築後守

阿閉淡路守

點注標記

斬岸成左通。令荒木村重攻和田惟政于芥川城。村重素以雄豪聞。部兵皆馳義昭之變。首應信長迎謁于大津。面貌甚偉。會有獻饅頭者。信長拔佩刀。貫饅頭于鋒。以啗村重。村重進閲受之。信長笑曰。好男子。攝津十三郡任汝剪取之。於是命攻惟政。搒賞將者予萬金。獲褊裨者千金。獲士卒者百金。村重將中川清秀熟視之。以壓勾其首條。觀者無測其意。既而惟政號出城。雜士卒。修守備。清秀伏濠側。跳出斬其首。信長乃賞清秀以萬金。以池田勝政觀望不至。逐之高野。以和田池田氏邑盡賜村重。八月歸岐阜。居三日。淺井氏將阿閉某來降。信長復發。下月瀨城。軍于山田。淺井氏兵

不破河内守

月瀨山明燒尾大嶽高月田邊丁野

令夜北軍必走

刀根山在越前

金松又四郎　跣自傑堅

守燒尾朝倉氏兵守大嶽。與山田相持。信長遣勝家信盛陣于高月。絕越前援路。朝倉義景聞之。以二萬騎來軍于田邊。信長又遣稻葉通朝助勝家。燒尾守將因阿閉納款。以導我兵。我兵遂圍大嶽。夜冒風雨。疾攻守將乃降。信長令信忠守虎姬山。不破光治守大嶽。而進下丁野。遣使高月。戒諸將曰。今夜北軍必走。宜尾擊鏖之。諸將皆莫信。且應曰謹諾。夜半。義景果焚營而遁。信長大呼起曰。敵走矣。與左右五十騎馳出。自先馳者。信長誰何之。答曰。利家成政。其他十餘人皆迭對。信長讓曰。吾欲先登爲諸君。所先乃聯轡疾馳。及敵于刀根山。斬其褊裨十三人。雜兵二千。金松某執甲首。以謁。跣而

刀鞘臨戰　刀鞘刀如此

兩日下十四城

龍門寺一乘谷大野並在越前

式部大輔景鏡

義景自殺

前波播磨守改稱長俊

兩城小谷山本也

長政父子自殺　下野守久政　備中守長政

降義弼

杉谷善住坊

點注標記

殺義繼

踝血。信長勞之。手取芒鞋兩賜之。曰吾每臨戰懸之刀鞘。以備闕亡。今而有用矣。信長兩日下十四城。留敦賀三日。徼降將質子。進軍龍門寺。義景棄一乘谷。匿大野。勝家通朝等分兵搜索。平泉僧徒懼。請鄉導。通朝促上人。得義景所在。蔦降其族景鏡。景鏡迫義景使自殺。信長誅黨類。撫降附。爲政國中。使人齎義景首。梟之京師。以降將前波長俊爲越前假守。明智光秀等監之。引兵還虎姬山。淺井長政與父久政保守兩城。信長遣秀吉。登拉羅岡。絕兩城之間。使久政長政自殺。以其地賜秀吉。九月。遣勝家攻鯰江。降六角義弼。獲杉谷善住。生埋之地。以竹鋸鋸其首。十一月。入朝。遣佐久間信盛攻

殺三好義繼。於是淺井朝倉六角三好氏皆滅。

日本外史卷十三終

天正二年
肴侑飮
侑佐也觴曲
屬目注視也
柴田權六修理亮
朝倉左兵衛督義景
淺井備前守長政
斃著殪姑而纔也
佐佐内藏助後陸奧守

點注標記

不圖成政能爲此言
明知高野遠利並在美濃
河尻肥前守
池田勝三郎後勝入齋
通好於長尾氏
多門在大和
分賜名香
名香名蘭奢待
勝賴出兵
紫井在遠江

日本外史卷十四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下

天正二年正月朔日近畿將士盡賀正于岐阜信長賜
之酒酒三行謂衆曰我有佳肴請侑飮焉令左右取一
函來置之坐上衆屬目焉信長麾柴田勝家而手開其
蓋則義景長政首也塗以金粉諸將皆笑曰有此好
物何辭滿酌也信長曰吾經略京畿爲二患所礙數年
矣卿等爲吾積勞累苦以得致誅斃因各賜刀劍極歡
而罷佐佐成政留而白曰臣無以從諸將之後願被洪
恩不知所報雖願君不自足焉遂定四方也信長大悅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一

握成政手入室內與議政治侍史武井夕菴自傍贊之
曰不圖成政能爲此言君莫忽焉信長厚賜一人二月
甲斐兵侵東美濃圍明知城信長與信忠出拒之城內
有叛者城陷乃修高野遠利二城令河尻鎭吉池田信
輝守之時武田信玄既死長尾謙信猶存信長與武田
氏絕通好於長尾氏厚贈之三月信長入朝寓于相國
寺詔敍從三位任參議以足利義政故事奏乞東大寺
所藏名香自至多門城遣使令截香一寸八分而三分
之自取其一分賜其二於諸將四月還京師大坂賊出
要之擊破而過五月還岐阜六月武田勝賴出兵遠江
圍高天神城德川氏使使請援信長信忠將兵至紫井

吉田在參河
使吾毋東顧之患
長島之役
草賊在草野爲冠賊者
左地將殺一族
九鬼右馬允嘉隆大隅守
五城長島篠橋大島屋長大鳥中江也
截耳鼻

點注標記

上野介信次
大隅守信廣
半左衛門尉秀成
市介信成
三年
長篠之役
人持杙與繩
杙橛也繩索也

會城陷還至吉田德川公來謝曰賴公餘威得以保國
至此信長勞之曰卿爲我守東面以拒武田氏使吾毋
東顧之患吾得以遂定京畿卿之功也乃令左右四人
擔二革囊盛以黃金以賜之曰薄以酬將士之勞乃還
七月征長島信長之滅淺井朝倉氏遂攻長島屠二城
置戍而還遇雨賊據險夾射林新三郞殿戰死之信長
怒曰以草賊故多亡吾良吾必覆其巢窟殲其醜類以
弔死者已而長島應武田氏信長覺之益怒於是與信
忠將兵數萬三道赴討信雄與瀧川一益九鬼嘉隆以
舟師會之行破賊兵而進賊入保五城八月長島城
賊夜乘風雨遁柴田勝家等追擊殲男女二千人截其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二

耳鼻盛之一船送致長島篠橋城降九月長島賊出城
乘船而去我弓銃手豫伏堤側擊鏖之餘衆七八百突
入我中軍信長叔父信次庶兄信廣弟秀成從弟信成
迎戰死之賊奔大坂遂燔殺三城男女二萬人臭聞數
里乃以長島賜瀧川一益食北伊勢五郡三年正月命
吏四人巡近畿諸國修橋道蠲關征三月信長入朝撿
廷臣采田其賣於人者爲償還之四月信長聞大坂納
長島逋逃又糾合三好氏遺黨以遙應武田氏也乃引
兵南伐下新堀高屋二城而還五月武田勝賴大舉出
參河圍長篠城德川氏復使使請援信長信忠以騎卒
五萬赴之戒其軍曰人持杙與繩乃詣熱田祠祈戰勝

奧平九八郎美作守
瀧澤川、設樂鄉、並在參河
酒井左衛門尉
佯罵忠次
金森五郎八
極樂寺、新御堂、亦並在參河
佐久間右衛門尉
植柵發銃
四將、馬場信房、山縣昌景、內藤昌豐、高坂昌宣也

至岡崎。值城將奧平信昌使者。曰城兵日夜望大旆來也。信長慰勞遣歸。而縱反間曰信長方患京畿北國。不能來援。勝賴大喜。分兵備城。築壘于鳶巢山。留一將守之。而自進二十餘町。濟瀧澤川而陣。信長至設樂鄉。令將士議戰。德川氏部將酒井忠次進曰。臣請今夜間道遶出敵背。襲鳶巢壘。縱火敵營。以褫其氣。而大軍乘之。莫不勝矣。信長佯罵曰。咄田舍兒何知。諸將皆退。信長使人陰招忠次曰。汝計可用。吾恐其漏泄。故佯叱之耳。汝宜速發。顧如母鄉導何。忠次曰。臣即為鄉導。請賜監吏。信長乃遣金森長近等四人從之。當是時。信長陣極樂寺。信忠陣新御堂。勒兵為十五隊。德川公為右先鋒。

居前。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瀧川一益為左先鋒。少卻信長下令。為柵于軍前。用我與組立成。乃抽諸隊銃手。得三千。以佐佐成政、前田利家等司之。曰勝賴恃勇無謀。而其兵喜騎戰。吾沮之以柵。而銃斃之。彼即馳至。勿遽發銃。及其已逼。每千迭發。二十一日。昧爽。鳶巢火起。敵軍顧而搖動。信長自率司銃五人。出柵十町。發巨銃于敵中。挑戰而退。敵四將更進逼我右先鋒。轉犯左先鋒。銃丸亂發。敵兵沮靡。敵三將敢死。繼進直犯左先鋒。破柵一層。我銃乃齊發。右先鋒以搶攢擊之。成政馳白信長曰。敵中軍旗幟搖動。信長令先鋒縱兵乘之。敵軍敗走。乃令諸軍鼓譟齊進。敵軍大潰。逐走追北。斬首一

川、瀧澤川也
德川公來謝
越前之役
前波播磨守
朝倉孫三郎
明智日向守
鳥羽在越前
誅景健
一殉死三人、為山內源左衛門及金子新之丞父子
二國十餘日而定
北莊亦在越前
搶屋大聖寺並在加賀
原彥次郎
不破彥三
武藤宗右衛門

萬三千級。擠餘兵於川。獲其宗族將領二千餘人。勝賴僅以身免。參河諸城屬武田氏者皆解走。信長收軍。不敢窮追。德川公來謝軍門曰。今日之役。不知所謝。信長曰。卿兵最力戰。以得此捷耳。德川公因請乘勢遂入甲斐。前田利家、木下秀吉亦以為言。信長不可曰。我兵疲矣。吾且養力再舉。乃振旅而還。賚熱田。修其祠宇。歸美濃。於是令信忠攻岩村城。越前假守前波長俊失政。朝倉景健等與一向賊作亂。據龍門虎杖木理火燧水津河野諸城。以遙應大坂。八月。信長信忠乃統公族諸將兵凡八萬北伐。至敦賀。會大雨。信長潛召木下秀吉曰。敵必不設備。汝潛以舟師取河野浦。擊其不意。遂破龍

門。則木理諸城不攻自破矣。乃以明智光秀等助之。夜發敦賀。已而河野龍門火起。木理諸城顧視之。皆棄守潰走。諸將邀擊大敗之。柴田勝家等拔鳥羽城。入加賀。金森長近等自德山口入。屠三城。而丹波若狹將士。以兵艦數千艘來會。縱火沿海。信長乃進踰木理嶺。至龍門。景健斬賊帥下間和泉等。乞降。不許。誅之。景健從士三人。伏刄殉之。信長恤三人妻孥。分兵索賊黨。斬獲五萬人。進略加賀。加賀越前十餘日而定。九月。信長還至北莊。大論戰功。令梁田出羽守搶屋大聖寺二城。以鎮加賀。分越前三郡。賜前田利家佐佐成政。及金森原不破武藤等。以其餘八郡盡賜柴田勝家。城北莊足羽。使

經畫經營區畫也

恩威並施以服民心

辭超拜

賜宴於御前
大坂僧徒亦路

居焉。身自經畫之。因敕勝家曰。越前北陸之要扼。而當長尾氏之衝。吾選於諸將。以命汝。汝其勉之。夫守國之道。不當怠於勇武。當恩威並施。以服民心。乃申條制曰。毋厚賦斂。毋作關市。毋擾士民。必備器械。毋遺武備。毋喜游田。良人之邑。為亂賊所掠者。當據印券還付。國內閒地。歸我倉廩者。以待功勞之士。不當徒費。凡我所令有不便者。輒來爭之。我將改焉。因命不破佐佐前田等與勝家相檢察。以為關政。然後班師岐阜。十月。入朝。廷臣二名來迎于澤山。詔聽昇殿。超拜右大臣。信長固辭。即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信長從千部兵入入拜謝。因賜宴於御前。東西諸國交使使賀之。大坂僧徒亦

以木為秋田城介
奏請除任將校

塙九郎左衛門

河尻與兵衛

明智冒惟任

塙直正冒原田

簗田出羽

丹羽五郎左衛門

降。獻珍玩。許之。會美濃使者至。告武田勝賴來援岩村。信長馳還。迎之。先是。岩村城將出戰。信忠擊卻之。城將遂出降。而信長至。誅城將。以徇。以河尻鎮吉為岩村城主。勝賴聞之。引去。朝廷嘉信忠功。敘以高爵。信忠固辭。乃除秋田城介。信長因奏請曰。臣將校為臣効力。使臣奏功。令臣父子獨受顯爵。而不及此輩。臣意竊愧之。於是以木下秀吉除筑前守。明智光秀除日向守。塙直正除備中守。河尻鎮吉除肥前守。先是。西海豪姓多絕而無嗣。信長欲使諸功臣繼之。乃命各冒其姓。明智光秀冒惟任氏。塙直正冒原田氏。簗田出羽冒別喜氏。丹羽長秀冒惟住氏。秀吉羨丹羽柴田氏威名。請稱羽柴氏。

使汝輩實稱其名也
言實為守什大猶

東西贈遺
東國者以為信長已略西國西國者以為信長已略東國

四年

城于安土

獻之皇太子
之城後

細川兵部大輔

荒木攝津守

筒井陽舜坊順慶

信長謂。信忠及諸將曰。我他日得渾一海內。則使汝輩實稱其名也。當是時。織田氏之國。擴塞天下。濶路以東國。贈鷹馬。贈遺西國。以西國虎豹皮。贈遺東國。得贈遺者各以為信長已略有其地也。四年正月。信長欲徙治于近江安土山。以備長尾氏。惟住長秀董役。諸畿內及尾張美濃若狹越前十一州之卒。起天主閣。閣凡七層。高七丈。布列第于山下。令信忠居岐阜。以備武田氏。是歲信忠敘從四位下。尋進上。四月。信長入朝。詔使修二條城趾。以為館焉。數年而成。不敢自館。請獻之皇太子居焉。時大坂復叛。與武田長尾毛利氏相結。信長遣細川藤孝。荒木村重。惟任光秀。原田直正。筒井順慶。將兵二

三好山城守

城內天王寺也

彌三郎代壁

乃公信長自稱也

萬赴討。令佐久間信盛等守天王寺壘。賊壘于木津。雜波舟船往來。信長戒諸將。曰必取木津。直正乘降將三好康長及根來寺兵攻之。難波賊以銃手要之田中。先鋒敗走。直正戰死之。五月。賊遂以萬餘人。圍天王寺。信盛與光秀順慶等固守拒之。堀川彌三郎從在城內。數出力戰。時溝壘未成。乃刺殺牛馬。張其皮。代壁以打矢石。信長聞急。方浴。浴衣上馬。與百餘騎赴援。至若江。兵聚者三千。分為三隊。命先鋒於村重。村重辭。信長曰。然則乃公為之耳。乃自雜輕卒指麾而進。敵矢丸如雨。信長傷足。怒而益進。城兵望見其旗大喜。開門出戰。夾擊破賊。賊兵猶布陣不退。信長欲再戰。諸將諫曰。衆寡

天主閣成
拜內大臣
五年
雜賀作亂
貝塚佐野並在和泉
九郎左衛門連龍
譴秀吉
久秀叛
松永彈正忠
示度量之廣於天下也
此夫爲人所難能者三
公方義輝也
茶鐺平蛛
鐺是因鑄鐵也

不可敵。俟我兵盡來、然後戰。信長叱曰、機可失乎。合兵爲一、隊復擊之、破之、追北至大坂城門。斬首二千餘級。乃壁軍、以備敵返。顯築壘十所、以環大坂、凱旋。若江六月歸安土、休兵二十日、新役。七月、天主閣成。十一月入朝、詔進正三位、拜內大臣。固辭不許。十二月獵尾張參河。五年正月入朝。二月紀伊賊雜賀孫一作亂、應大坂。信長招降賊將雜賀三鐵根來杉房以爲鄉導、率諸軍南伐、自二道入、拔貝塚及中野。三月、孫一降、請攻大坂自效。許之、置戍于左野而還。四月、能登越中賊起、長尾氏不能制。信長聞之、招降能登人長重連等、來撫略地。七月、長尾謙信來攻重連。重連弟連龍來告急。乃遣羽

柴秀吉等助柴田勝家赴救。秀吉不告而還。信長譴、不許見。八月、松永久秀叛、應大坂。初久秀之降也、信長不許。曰、彼智勇有餘、而姦佞無比。飢則伏、飽則起。彼已亂足利氏、亦欲亂我家乎。佐久間信盛曰、彼事暗主、乃能如此。爾得主公駕馭之、何能爲也。宜且撫納之、以示天下廣、可也。從之。德川公嘗謁信長。見一老人侍側。問其爲誰。信長笑曰、此松永彈正者也。此夫爲人所難能者三。弑公方、一也。殺三好氏、二也。燔大佛殿、三也。久秀俯伏流汗、意不自安。久秀有茶鐺、名平蛛。信長欲得之。久秀靳、不獻。於是與諸將俱戍大坂、遂叛去、據志貴城。信長遣侍史楠友閑詰問其意。久秀弗荅。九月、乃令信忠

片岡在大和
與一郎越中守忠興
頓五郎玄蕃頭興元
使者誤營
久秀抱鐺燒死
右衛門佐久通
告父受官時

將數萬騎討之。細川藤孝惟任光秀筒井順慶等別攻其屬城片岡。藤孝二子忠興興元猶幼。先登獲首級。諸軍從之、遂拔之。與信忠合圍志貴。久秀嘗遣使與雜賀大坂約、期夾攻。使者誤入佐久間信盛營。信盛捕獻之。信忠喜曰、是天授也。乃令死士二百僞雜賀援兵、夜至城門。門開而入。比及二城、信忠鼓衆齊登。二百人呼譟應之。信忠遂入。蹙久秀于天主閣。久秀縱火、抱所愛茶鐺自燒。殺其子久通以下、皆被捕誅。信忠入朝。廷臣傳詔、敍從三位任左近衛中將、聽昇殿。信忠稽首曰、天恩隆渥、無物可比。雖然、臣不敢輙受。請告之信長、然後奉受。強之、不肯。使者還報。天子動容嘉賞、聽其所言。信長

下見上謁見又
信長也
毛利氏與我絕
餽同饋
赤松兵部少輔
別所小三郎
小寺藤兵衛
黑田美濃守
孝高官兵衛又
勘解由播磨守
今年七月秀吉敗
於北陸
命西征大將于秀吉
菅谷九右衛門尉
長賴

答書曰、久秀老猾。汝一擧殲之。汝功多矣。宜奉詔也。信忠乃入朝拜謝、覲安土而歸岐阜。是役也、筒井順慶最有功。信長賜之大和。十一月、信長入朝、進從二位、轉右大臣。信長略定畿內、獨大坂未服。毛利氏前納足利義昭、終與我絕。又援大坂、爲餽糧食。備前浮田氏屬毛利氏。東竄播磨。播磨人赤松義祐、別所長治、小寺政職、黑田宗圓、皆求援於我。宗圓子孝高爲使者、因羽柴秀吉以通信長。信長譴秀吉之敗於北陸也。於是命西征大將。使畧山陽山陰、以償其罪。秀吉感奮、戰播磨有功。十二月、信長獵參河。令菅谷長賴留守安土、以名刀寶器授之。戒曰、秀吉來則與之。旣還、而秀吉至。六年正月、賀

點注標記

與信忠秀吉等
兩職右大臣右近衛大將也
謙信已死
齋藤新五郎
神保越中守
姉小路中納言賴綱
輝元發大兵
北畠中將信雄
神戶三七信孝
上野介信包
接對秀吉
神吉志方並在播磨
嘉隆水戰
光秀譖村重
聲績名聲功績也

信忠。及秀吉等十二人。于若室親餞之。終率以登天主閣曰。所以就此城者。卿等力也。又遣秀吉西征。四月。辭兩職。時長尾謙信已死。信長乃令北陸降將齋藤氏神保氏。與飛彈國主姉小路氏。幷力以定越中。遣惟任光秀略丹波。細川藤孝略丹後。五月。毛利輝元發大兵至熊川。秀吉告急。信長欲自赴援。諸將止之曰。臣等先往詳其地形險易。然後迎駕。乃令荒木村重赴援。又遣信忠信雄信孝信包。率諸將繼之。六月。京師大水。信長入朝。秀吉來謁。具白軍狀。信長命之曰。敵兵多。食足。我軍與之曠日持久。特疲力耳。不若引兵援定播磨。待時進取。秀吉乃去。傳令於諸將。信忠還兵。攻下神吉志方諸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九

城。令秀吉守之。以攻三木城。三木與大坂海路相通。信長乃命九鬼嘉隆以大艦數十艘。自伊勢廻紀伊。擊破雜賀賊船。奪三十餘艘。以備界浦。九月。信長入朝。南巡大坂。獵于阿部野。十月。召嘉隆習水戰。觀之。自是三木大坂援路遂絕。荒木氏士人有糶於大坂者。監吏以告曰。村重與大坂有私。信長不信曰。村重微者也。吾擢以爲攝津守護。何苦而叛。毋乃訛傳邪。明智光秀嫉村重以新進聲績出己右也。力媒糵之。信長使人詰村重。村重驚愕。欲面陳謝之。家臣皆諫。不聽而往。光秀馳書止之於途曰。主公怒。弗可犯。足下何自投虎口。爲村重乃還。據伊丹城叛。應毛利氏。欲與三木城夾攻秀吉。十一

點注標記

高山右近
中川瀨兵衛
召伴天連諭友祥
昆陽在攝津
秀吉說村重
蒲生忠三郎飛驒守
七年
箕尾亦在攝津
一益招中西
中西新八郎
紀伊守之助
三左衛門輝政
拔華隈
秦右衛門大夫
光秀送母爲質
八年
長治自殺
其子秀政也

月。信長自將討村重。信忠以下皆從。至郡山。高槻城主高山友祥。茨木城主中川清秀。皆屬村重。信長聞友祥崇天主教也。召教主伴天連者。使諭友祥。友祥乃降。信長自脫衣衣之。賜芥川郡。清秀聞之。亦降。進至昆陽。屠兵庫。秀吉來說村重改圖。村重不聽。十二月。圍伊丹。不克。信長恐其損兵。築長圍。令池田信輝瀧川一益蒲生氏鄉等守之。而還。七年二月。入朝。三月。與信忠俱如伊丹。慰勞諸將。遊箕尾。八月。大賚于三木伊丹天王寺屯戍將士。九月。信長復如伊丹。村重留族人守城。而夜逃如華隈尼崎。求援於毛利氏。毛利氏辭以海路梗塞。十月。一益密招城兵中西某。諭之曰。而主怯懦。棄若輩去。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十

若爲怯主致死。曷若降織田公。以樹功名哉。中西乃與卒長五人謀。啓我兵。我兵乃入。留守者請釋其孥則往說村重。使致尼崎華隈二城也。乃質其孥而遣之。二城拒弗納。乃散走。信長命磔其孥于尼崎西北。以示二城兵。十二月。徇荒木氏族三十餘人于京師。誅之。以攝津賜池田信輝。令與其二子之助輝政。俱攻華隈。終拔之。是歲。令羽柴秀吉分兵助惟任光秀攻丹波。招降國主秦秀治。秀治不肯降。光秀送母爲質。秀治乃降。光秀誘執之。押送安土。磔殺之。丹波人聞之。磔光秀母。信長以丹波賜光秀。居龜山城。八年。正月。三木城將別所長治致城自殺。信長以三木加賜於中川清秀。以女妻其子。

點注標記

山名右衛門督祐豐
豐号宗仙
河田和泉守直家
天使論降門徒
宮内法印友閑
本願寺顯如
有宜降者四

光佐遷于紀伊

光壽致大坂

書數信盛
甚九郎正勝

三國長濱播磨但

令秀吉攻但馬。降其國主山名宗仙。津田氏既降。與毛利氏相拒。兒嶋大敗。連失強援。勢力日衰。天子遣廷臣三輩。就諭降之。信長亦使楠友閑往焉。於是僧光佐發徒屬議之。其老下間刑部等皆贊其降。曰。我自宜降者四。我與織田氏交兵十一歲矣。諸國門徒並起應我。而皆被誅殺。不知其幾千萬也。可不憫乎。一宜降也。本城諸將久在圍中。粉骨虀身。雖不能賞之。猶息其肩。二宜降也。織田氏用武。所當者破。所擊者服。若別所。荒木。秦氏。莫不絕其根。殲其類。我雖因地利。憑人和。以至於今日。而竟亦如此矣。是非自絕滅我教乎。三宜降也。天子之詔。不可不奉。四宜降矣。且夫天下英雄豪傑。抗衡織田氏者孰若我。耐久乎我。武多矣。誰得嚙我。光佐從之。請盟。信長使青山虎蒞焉。賜光佐以下金有差。四月。光佐散遣其衆。自遷于紀伊鷺森。留子光壽。以七月致城。信長使矢部善七受之。門徒陰說光壽曰。信長爲人詐而忍。我一旦失據。恐陷其計矣。光壽乃再修守備。光佐懼。使人止之。弗肯。信長聞之。怒曰。我終不得不剪滅之。遣兵陷勝曼尼崎二壘。光壽惶恐謝罪。信長曰。我徐圖之耳。乃宥之。七月。光壽致大坂而去。八月。信長入朝。自宇治舟行至大坂。巡視城郭。以書數佐久間信盛及其子正勝曰。汝父子戍天王寺五年。翫寇殖利。不事進取。夫羽柴秀吉以二歲定三國。惟任光秀定丹波。池田信

點注標記

餧飼也

平手甚左衛門汎
秀

山口長次郎但馬
守
水野下野守
叛忠重
藤十郎和泉守忠
書
祿正勝
九年

姥口家傳茶鐺

輝二兒。以幼齡拔華隈。柴田勝家開北陸。數人樹功。自愧不如也。力戰以定加賀。獨汝父子無尺寸功。不養士卒。而蓄金錢。不論賞罰。而品茗飲是翫爲也。前朝倉之敗也。汝懈。不肯追。吾以麾下獨進。汝乃曰。雖崩懈之。若信盛者。焉可復得。審如所言。則五歲之戍何不一戰。自吾執天下鞭。未嘗敗也。前使汝援家康。以拒信玄。家康所指教。汝不肯從。乃餓平手於敵。貽吾羞辱。何顏返見吾乎。吾以四方未平。含怒至于今。汝懲不悛。日累罪矣。吾不復能用汝。汝猶懷過引咎。欲立功自贖乎。不則宜削髮而去。吾不忍置汝於法也。使人齎書往視之。曰。吾所言非。則直爭之。信盛正勝弗能答。削髮遁于高野。部將皆散。獨山口重政從之。初水野信元爲信盛所讒殺。至是得白。信長乃召信元弟忠重。復其邑。信長自入故主京師。乃流林通勝伊賀範俊。以通勝嘗謀逆。範俊嘗謀叛也。後一歲。信盛死于高野。信長憐之。召正勝祿之。使仕信忠。九年二月。信長率諸侯入朝。二月。柴田勝家以謙信既死。北陸稍定。乃來謁。獻金銀及土物。信長賞其成功。親饗之。初織田氏有傳家茶鐺。名姥口。勝家嘗請之。信長曰。先君臨終授之我。曰。愛護勿失。必得有大勳勞者予之。汝勉之。至是勝家請曰。臣藉君威。定越前加賀。不足稱勳勞。雖然四方漸平。臣等莫復可以樹功也。願以是時。得前所請者。信長欣然出而賜之。是月。信

大閲　埒馬埒也謂于外作大埒鑿之也　成政通稱平次後上杉中納言　佐久間玄蕃允盛政　一色左京大夫　大擧伐毛利氏　代足利氏定近畿　行旅委裝　北條氏內屬　勝頼還質　御坊丸　源三郎勝長　木曾左馬頭　苗木久兵衛　今得此報我事成矣　吉良

長大閲馬京師爲埓于皇宮東請天子觀焉四方將士皆會會長尾景勝虜侵越中至于小出而加賀賊起應之是時越中守將佐佐成政與降將神保某來在安土信長得警報令成政等馳還击之柴田勝家義兒佐久間盛政在加賀尾山撃賊破之走景勝成政至則事已平乃進悉定越中信長以越中賜成政先是前田利家定能登以能登加賀賜之於是細川藤孝定丹後誘殺其國主一色義定以丹後賜之八月使信雄與筒井順慶定伊賀分國伊賀于信雄信包乃令秀吉大擧以伐毛利氏十月拔鳥取城定因幡織田氏既代足利氏定近畿二十餘國法令嚴峻雖竊一錢者處斬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十三

盗屏息路不拾遺行旅委裝而睡當是時大坂以下畿甸已屬撫除而西有毛利氏東有長尾武田二氏與我接境未服從也德川氏數攻武田氏京之北條氏以關東八州求內屬東北豪傑皆使使獻方物武田勝頼大懼是歲十一月勝頼送致勝長勝長信長季子質於甲斐者也信濃人木曾義昌因美濃人苗木某言於信忠曰臣不勝勝頼誅求願爲前導以伐甲斐信忠告之信長信長曰吾欲伐甲斐未有釁可乘今得此報我事成矣雖然吾聞木曾地險隘人心不可測宜徵其質子然後践其地信忠乃徵義昌任子十二月輸粟二萬石于吉良識德川氏曰明春將有事於甲斐十年二月信忠

仁科五郎又薩摩守　小山田備中守　勝頼子信勝　武藏守長可　天目山　太郎信勝　波合在信濃　四國甲斐信濃上野駿河也　此兒真大奇也　信忠幼字奇妙故　乃父　勝頼

既收義昌任子將五萬騎入木曾信長自將步騎十萬繼之德川氏以三萬餘騎自駿河北條氏以三萬騎自相摸金森長近以三千騎自飛彈並進應之信忠以瀧川一益川尻鎮吉爲先鋒入伊奈伊奈人降導鎮吉兵納之我兵進陷松尾飯田小山三城木曾義昌擊破甲斐前軍于鳥居嶺獻捷於信忠信忠遣兵五千助之自進陣梏梗原復進陣飯田陷大島城甲斐信濃士民素苦勝頼弊政爭先來降信忠留兵守大島而進陣飯島勝頼在諏訪走歸甲斐信忠乃圍高遠城城當衝要守將仁科信盛小山田昌辰等力戰不可下三月信忠使諸將攻其前而自攻其後凌城而登獲信盛昌辰以下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十四

將領十七人斬首二千餘級齎信盛首獻信長于呂久川裏之路左信忠進陷高島深志二城遂入甲斐勝頼以下已逃匿山谷信忠陣古府誅其留者遣弟勝長及森可成子長可徇上野下之聞勝頼在天目山遣瀧川一益圍之獲勝頼及其子信勝齎首獻信長于波合信長大喜曰出師三十日乃定西國獲其巨魁此兒真大奇也以信秀所傳佩刀賜之使人梟勝頼首于京師曰乃父一生以入京爲志吾使豎子繼其志也於是信長進陣諏訪兵聚諏訪者凡十餘萬下令於甲斐信濃駿河上野撫納降附收武田氏舊臣數十人數其罪誅之北條氏獻黃金粟米以賀戰捷德川公既定駿河求謁

論功行賞
穴山伊豆守
眞田安房守
二月辭職　皆也
[illegible]
去年十二月輸粟
于吉良藏德川氏
今事已成無所用
也
遺命　益爲關東管
領
封上野也
命信孝等南征
七兵衛尉信澄

點注標記

于諏訪信忠亦來會焉信長與之議大論功行賞賜駿
河于德川公甲斐于川尻鎮吉上野于瀧川一益信濃
四郡于森長可岩村地五萬石于長可弟蘭丸諸降將
穴山信良眞田昌幸等因舊邑而增損之四月信長巡
視二府革武田氏弊政使諸將罷歸而自入駿河觀富
士山德川氏除道供帳信長賜之吉良粟二萬石曰今
無用矣以賞將士乃西歸遺命瀧川一益曰吾以汝
爲關東管領關八州以至陸奧出羽皆汝處分之所
不能獨決者謀之家康賜之名馬曰宜騎焉以入封也
因令柴田勝家等與一益相爲應援以圖長尾氏遂巡
尾張歸安土以南海未定命信孝與織田信澄丹羽長

蜂屋伯耆守
武藏守信行
命光秀饗德川
秀吉請援
吉川駿河守
小早川左衛門佐
毛利右馬頭
堀久太郎後左衛
門督
[illegible]

秀蜂屋賴隆等南征曰事平分賜四國五月信孝等軍
于大坂信澄信行子也十五日德川公與穴山信良入
謝信長待之甚渥令惟任光秀饗之是日得羽柴秀吉
書曰秀吉圍高松城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擁毛利輝
元將數萬騎來救請得援軍信長曰彼舉其巢穴而來
是自速覆滅也吾自往掃殄之梟元春隆景首乘勢遂
定九州耳乃遣堀秀政馳諭秀吉曰汝與之相持勿使
歸入於是大徵兵命池田信輝細川忠興高山友祥中
川清秀爲先鋒先發光秀亦與焉初光秀以土岐氏疏
屬流寓諸國無所遇終于信長信長擢爲坂下城主終
賜丹波信長待將士不設禮節嘲謔嫚罵以爲常而光

文字文法深刻也
稻葉伊豫守
齋藤內藏助
那須和泉守
當飲酒相強之際
光秀自謂也
[illegible]大者或用
[illegible]
[illegible]代鼓
[illegible]

點注標記

秀爲人文深自修飾以材藝自衒見搢紳通朝家
臣齋藤那須有罪去仕光秀通朝評之信長信長令光
秀還致那須賜齋藤死光秀不奉命信長怒召光秀罵
詈之嘗飲將士酒光秀逃酒信長闖追捉而伏之騎其
項拔刀擬曰不飲酒則飲此光秀素不勝飲強嚼乾
信長乃挾光秀手擊其頭曰好禿顱可以代鼓光秀慚
憤自揣信長欲殺己故形於言動信長寵森蘭丸嘗諫
珍玩謂之曰汝所欲得吾輒予之蘭丸曰臣所欲得不
在於此近江志賀郡先臣可成舊領也願得還賜幸甚
非所敢望也信長曰暫俟之三歲後當充汝願光秀在
屏後聞之自疑曰志賀今屬我我之被誅其在三歲後

毀棄具於湖
津田源十郎
蒲生右兵衛大夫
愛宕　也森氏聞神
籤也
[illegible]

乎既而信長命光秀以蘭丸爲女婿欲令予之志賀也
光秀復不奉命至是受命饗德川氏盛治帳具周旋甚
勤俄而有出征之命他人來代之光秀大恚曰使我徒
勞悉投其具於湖中而去於是遂有叛心而信長不之
覺也乃令津田益信及蒲生賢秀等守安土而自以近
臣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與弟勝長等館于
妙覺寺光秀之發安土也治行于坂下遂入丹波詣愛
宕山祠抽鬮再三夜宿祠下寢而不寐數有嘆聲從者
問何故嘆光秀也曰非汝輩所知也其明會于西坊爲
連歌或供粽焉光秀不脫苞而食卒然問傍人曰本能
寺濠深幾尺衆異之既歸龜山六月朔光秀將從于

左馬助光春 齋藤內藏助

大江山老坂抵丹波

吾敵在本能寺

蘭丸觀旗

信長自殺

金森長八

村井長門守

信忠保二條第 皇太子時在二條

光春及其將齋藤利三等五人謂之曰汝等能爲我死
乎則有一事可與議議苟不合則速斫吾頭五人相目
不能答光春曰臣等業已奉質矣詎以問也抑所議者
何事光秀曰吾所爲右府所辱者數矣因具語以故曰
今事已迫矣吾將先發之五人欲諫止之觀光秀意色
既決不可諫乃贊成其謀光秀使五人納誓致質於是
悉丹波兵即發宣言奉命西援秀吉夜度大江山至老
坂右折則走備中道也光秀乃左馬首而馳士卒驚異
既涉桂川光秀乃舉鞭東指颺言曰吾敵在本能寺矣
衆始知其反也昧爽圍本能寺呼譟而入弓銃交發信
長在臥內驚起曰反者誰令蘭丸出視其旗幟反報曰
惟任光秀也信長曰豎子敢爾乃手弓而出蘭丸以下
宿直者皆肉薄拒戰信長親射斃數人弦絕執槍而鬭
傷右肱乃走入揮姬妾使逃去縱火自殺年四十九蘭
丸及二弟坊丸力丸及金森長則高橋寅松矢代勝介
伴正林等百餘人皆力戰死之光秀索信長首不得意
甚懼齋藤利三得其衣焦爛者示之光秀猶不安大索
之信忠聞變大驚馳赴之途望見本能寺烟起村井貞
勝來跪路左報曰右府已遇弑矣君宜急保二條第信
忠從之使貞勝徙皇太子于禁內而入保之衆或議曰
及賊未來馳歸安土建我旗鼓則數萬騎立至矣討賊
復仇舉可辦信忠曰彼既謀此大事豈有不置兵塞

猪子等赴難

信忠自殺 毛利新左衛門 福富平左衛門 菅谷九右衛門 安藤伊賀守

平助欲刺光秀

前田德善院

三法師

信長不喜靡美

憎浮屠氏

非天下之民乎

重刑賞罰

路者乎與其暴尸於路寧自裁耳衆以爲然日中賊
合二萬餘騎來圍吾兵僅二三百人連銃齊擊拒逐于
庭猪子兵介小澤六郎在于逆旅聞警赴之主人止之
弗聽而入梶原松千代亦欲入援其家僕又右衛門止
之而代入信忠褒之賜長刀斃數十人而死賊患我兵
力戰乃遣弓銃手登近衛第屋上瞰而亂發我兵死傷
略盡信忠乃割腹而死毛利秀高福富貞次菅谷正賴
齋藤新五皆死之其餘從兵無一人逃者初安藤範俊
家臣松野平助有材名範俊敗信長祿之於是宿于八
幡祠不及於難齋藤利三素與之善以書招之平助佯
應欲覘隙刺光秀光秀覺其意不敢親近平助乃自殺
光秀大索織田氏臣僚在京師者殺之獨前田玄以帶
信忠遺命逃至岐阜抱信忠子三法師走入清洲信長
起尾張常以平定四方爲志不喜靡美廷臣或勸爲征
夷大將軍信長曰吾何遽襲室町故號爲然將士有功
輒急賞之獎用公廉政無偏私獄內贖金悉以爲修橋
道之資尤憎浮屠氏嘗有一僧自稱得神通愚民景附
信長召見詰問使人捉其兩手而親擧刀斫其頭曰猶
得神通乎柴田勝家獻一向賊首級信長有喜色楠友
閑在側諫曰誰非天下之民乎因極論仁暴是非信長
嘉納之然時承室町氏婾惰之後以刑殺立威所得之
地必誅其主以予家臣性亦猜忍追咎諸將舊惡若光

景隆斬使
山岡美濃守
安土物情恟然
賢秀不忍燒貨貲
木村二郎左衛門

點注標記

忠興逐使
惠政謂蠲薄下戸税之類也
椎山在近江
雲雀在紀伊
丁城内小城也
信孝會議秀吉
城邑近敵者爲先遠敵者爲後

秀者皆不自安。所以不終其志也。光秀既定京師。欲取安土。即日馳至瀨田。遺書於城主山岡景隆。景隆斬使者。燒橋而逃。光秀發卒修橋。初安土城中聞變。未得確報。物情恟然。日暮有數騎馳歸自京師。士民要路問之。騎曰兩公斃矣。城中大擾。蒲生賢秀欲鎭衆拒守。衆一夜四五驚。諸將士多逃亡者。賢秀乃令其子氏郷具輿馬數百。迎夫人以下。逃於其邑日野。姬人或勸賢秀取天主貨寶而火之。毋以予賊也。賢秀曰。先君所盡心經營。不忍燒也。光秀其或燒之。即取焉以自殖。豈能久乎。今吾取其貨。人謂之何。使木村某守之而去。保守日野。光秀至。與其將士分取貨寶。會天使來勞之。光秀意益

驕。遣使招其女婿細川忠興。忠興逐其使者。招其友人筒井順慶。順慶不至。光秀乃懼。入京師。務行惠政以收人心。復適安土。欲攻賢秀。賢秀遣使伊賀。求援於信雄。信雄危疑不發。賢秀乃送質爲信。信雄乃出次椎山。光秀不敢動。會伊賀盜起。信雄以故不能進。信孝初在大坂。奉信長密旨。宣言脩艦於紀伊。因急襲雲雀。殺光佐。而變報至。信孝與信澄長秀議。解圍而退。至大坂。信澄亦光秀婿也。叛應光秀。據其子城。信孝長秀迫之。使自殺。欲遂誅光秀。而兵潰不可收。會羽柴秀吉以數萬騎至自備中。信孝大喜。乃會議于尼崎。諸將爭先不決。乃因信長在時之法。次以城邑前後。高山友祥爲先鋒。

光秀伏誅
筑前守氣貌已吞天下矣
葬信長謁三法師
魚津在越中
柳瀨在近江

點注標記

一益不秘變
北條相模守左京大夫
鉋川在上野
惠然時有傾心也
篠岡平右衛門
眞田安房守

中川清秀次之。池田信輝丹羽長秀又次之。信孝自將四千人。在其後。秀吉爲後拒。討光秀于山崎。大破之。光秀伏誅。明智光春守安土。聞敗燒城走坂下。殺其妻子自殺。齋藤利三等皆被捕誅。清秀俗守瀨兵衛。山崎之役戰最力。信孝下馬握其手曰。吾子力戰。吾不忘德。秀吉自輿中呼曰。瀨兵勞矣。清秀曰。筑前守氣貌已吞天下矣。信輝秀吉等。收信長尸。于本能寺葬之。遂之清洲。謁三法師。柴田勝家佐佐成政與長尾景勝相持越中。拔魚津。聞變收兵。入討光秀。至柳瀨。得捷聞。直之清洲。瀧川一益在廐橋城。是月七日。得變聞。部下將士說曰。變故之際。人心不測。且秘之。更取諸客將質。然後託事

西上。一益曰。是豈可終秘乎。不若自我發之。乃急傳令。召諸客將。告變事曰。事已至此。吾在此地與否在諸君所討。吾且還諸君質。客將皆相謂曰。管領推誠遇我輩。我輩誓不相負。乃請重納質。一益謝而遣歸之。明日。變報四至。北條氏直欲乘變擊一益。一益乃率部下八千人。軍于鉋川。諸客將以萬騎來援。擊走敵。一將氏直以全軍繼至。一益使言於客將曰。諸君惠然。一戰可以休矣。一益請代進。乃進戰不利。其將篠岡某等二百人止死。一益歸廐橋。盡返質子。徑信濃而西。遣使告沿道城主。眞田昌幸。木曾義昌。皆送質出兵護送。達於尾張。河尻鎭吉在甲斐。甲斐亂。會德川氏使者至。鎭吉疑其有

諸將會議立秀信
岐阜中納言秀信
割地分領
高島郡名在近江
吏所司代也
京師事專決於秀吉
信孝欲討秀吉
秀吉與信雄攻信孝
篠山在伊勢
十一年
秀吉殺信孝母乳母幸田之母[illegible]

異殺之鎮占、亦爲國人所殺。秀長乃在信嚴挾蒲賀子
馳入美濃、盡斬之。前田利家定能登。丹羽長秀定若狹。
皆收兵、與秀吉會議于清洲、以三法師爲信長嫡長孫。
立爲嗣、更名秀信。居安土。奉以近江三十萬石、其餘分
領之、以傅秀信。長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勝家領長
濱、長秀兼有若狹、并領志賀高島。信輝旅領攝津尼崎。
而秀吉領播磨丹波但馬因幡。秀吉與勝家長秀信輝。
更置吏於京師。已而專決於秀吉。秀吉國最富、兵最强。
矜貴自持、而秀信幼弱。信雄暗弱、皆不能制馭之。信孝
有英氣。曰、我家遭變故、而我家奴輩舍長立幼、以爭
攫遺地。且吾與信雄同年生。時以月日少後、故有兄弟
之名耳。吾有復讐之功。秀吉乃攘而沒之。其輕蔑之勢
已成矣。不速誅之、後不復可制。乃密與勝家一益謀討
秀吉。又使人說長秀。長秀不肯。秀吉聞之、乃結信雄、急
發兵攻信孝于岐阜。岐阜兵寡。長秀勸信孝出其母及
乳母爲質和之。十一年正月、信雄攻信孝黨北畠具親
于篠山、陷之。遂與秀吉俱攻一益于長島。二月、勝家出
軍于柳瀨。秀吉自赴當之。四月、信孝復起兵應於勝家
一益。秀吉殺信孝母于安土城下。乳母有子幸田某在
岐阜。母遺之書曰、臣致身於君大義也。親先子而死常
道也。汝事三七君、行其大義。以常道自縛、勿以我故懷
貳心也。秀吉執幸田不至、乃磔殺乳母。秀吉遂圍岐阜。

信孝戰敗
盛政狃勝
[illegible]氏家内膳正
勝介代勝家戰死
府中在越前
勝家謝利家
勝家夫妻[illegible]
信孝[illegible]自殺

信孝戰敗。幸田兄弟力戰死之。當是時、長秀以下諸將
皆屬秀吉爲之拒勝家。勝家令佐久間盛政襲殺中川
清秀。收兵速歸。盛政狃勝不歸。秀吉令堀尾吉晴受降
將稻葉通朝氏家行廣等備信孝、而馳擊盛政、擒之。勝
家曰、盛政不用我言、果取此敗。吾自往決戰。乃撿其兵。
兵已逃亡、在者僅三千。諸將皆勸退。勝家曰、吾嘗以少
擊衆、獲勝者數。諸君何怯我也。家臣毛受勝介曰、往時
君所將皆濃尾驍卒。今領北兵、非素拊循。所以逃亡。摧
敗之餘、何堪折衝。臣請假君背幟、僞稱君死。君逃入北
莊、徐自爲計。勝家從之。秀吉縱兵追擊、遇其背幟大驚、
急整隊圍之。勝介大呼曰、柴田勝家死于此。與其兄皆
力戰死。勝家得間走過府中、入見前田利家曰、子爲我
出力、不知所謝。吾命窮至此、復何言也。吾飢矣、請飯
焉。利家供之。勝家食畢、借善馬而出。利家欲從之。勝家
揮之曰、子與秀吉善。毋以我爲也。終歸北莊、諭其將領
與敵有姻者、皆遣之。願留者九人。秀吉至、圍城數重。勝
家夜宴將士于天主閣、慷慨曰、吾欲報先君之恩、終爲
猴面藤吉所困、豈非天哉。其妻信長之妹也。勝家使之
逃去。妻泣曰、妾自去秋出岐阜、業已委身於良人矣。今
日之事固期於心。何必逃也。於是夫妻訣飲、徹曉終伏
刄斃。付臣文荷者縱火于閣、殉之。當是時、信雄圍岐
阜城。兵潰。信孝出奔内海。信雄使人迫之自殺。九月、秀

勝政一字然言作權六見于後虎鬪
政爲三左衛門盛政從父弟也戰死
時名
修理也
鬼盛政
一益降秀吉
其地伊勢長島也
秀吉激信雄
十二年
岡田長門守
津川玄蕃允
淺井多宮丸
瀧川三郎兵衛下總守
信雄議討秀吉

吉斬佐久間盛政、柴田勝政于京師。盛政素尫武，每戰用鐵搭，躬自陷陣，人呼曰鬼盛政。臨刑，言曰：我悔不聽修理言，苟聽修理言，則使秀吉如我也。修理，勝家也。六月，一益降秀吉，秀吉放之近江，使信雄取其地，以長秀助己，使之取柴田氏地，池田、堀、森氏皆有分。既而秀吉欲激信雄除之，設飛語曰：羽柴將不利北畠氏。十二年正月，諸將賀正於安土，皆過見信雄，獨秀吉至大津而不入。信雄疑諸將和解之，盟于三井寺。信雄將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瀧川雄利皆驍勇，秀吉先盟招四人，誘以厚利。三人聽之，獨雄利佯聽，臨盟告信雄。信雄驚馳歸長島，遂議討秀吉。三人以爲不可。信雄曰：吾誅猴奴易易耳，汝輩何得沮我。三人稱疾不出。三月，信雄伏甲召三人誅之，分攻其邑，拔松島。了之雄利求援於德川公。德川公之來安土也，信長令之游泉府，聞信長遭害，走歸其國。於是發兵助信雄。信雄又招池田信輝及其二婿森長可、堀秀政。秀吉亦誘信輝。信輝子輝政質于長島。信雄遣之曰：先考待卿最厚，卿必不負我。我持其質，是疑卿也。信輝已收其質，乃應秀吉。誘瀧川一益，亦應秀吉，聚兵據木造，以復舊封。織田信包、蒲生氏鄉、關萬鐵皆應一益，攻嶺城。城將佐久間正勝與部將山口重政等固守拒之。敵聞援兵至，解圍去。正勝乃還長島，又守蟹江。信雄在清洲，與德川公合兵二萬，

求援於德川公
信輝質子於秀吉號
一作
關安藝守盛信號萬鐵
佐久間甚九郎後駿河守
山口但馬守初長次郎

小牧之役
獲二將
筒井伊賀守
服部半藏
與十郎種利
甚七郎長種
與平次定利
重政守城

軍于小牧。秀吉以十二萬人軍犬山。四月，秀吉令信輝、長可襲參河，信雄與德川公邀擊，獲二將。秀吉亦令筒井定次、九鬼嘉隆攻松島，月餘，雄利與德川氏將服部正成固守拒之。以定次請和致城，而卸秀吉拔嶺、神戶、利井、竹鼻數城，退軍于大垣。六月，信雄使正勝城萱生。一益乃誘降蟹江留守前田種利，種利二子長種、定利，守前田、下市二壘，山口重政守大野壘，二子皆降。遂招重政曰：汝母在蟹江，不聽則殺之。重政答曰：我知受命守城，不知其他，豈做公等人面獸行乎。一益與嘉隆迫以兵艦，重政投炬燒而走之。敵轉赴下市，又擊走之。信雄與德川公來援，拔前田、下市，走長種，斬定利，大賞重政，遂圍蟹江。七月，一益斬種利以降，信雄宥其死，乃走歸木造。城將富田知信疑而弗納，一益乃走京師，後死於北陸。八月，秀吉又入尾張，令萬鐵、氏鄉攻伊勢諸城。佐佐成政起兵于外山以應信雄，攻前田利家，不克。十一月，秀吉以八萬人入伊勢，信雄出而對陣。秀吉使人請和，信雄許之，盟于桑名城下。秀吉陽尊信雄，執臣禮如故。信雄大喜。成政未之知也，欲就德川公協謀攻圖秀吉，乃稱疾屏居，潛與壯士百餘人冒雪入信濃，留侍臣於外山，餽食與啓，如常識之。自度我往還不過二十日，利家必不能覺，即覺治兵，則我已歸至矣。於是乘橇兼行，所經皆山谷，絕無人烟，得樵家入之，樵父大

一益降
富田左近將監
外山在越中
成政應信雄
秀吉請和
成政議就德川公
橇[illegible]
[illegible]行況

健步善走者也
五國駿河甲斐遠江參河信濃也
成政失策
信雄敍任
十三年
長秀悔恨
加賀守長重
成政降秀吉

悍以爲鬼物從者曰吾輩自越中起深忘者汝爲鄕導
吾東賞汝樵父乃焚柴燎之導至下諏訪使健步告德
川氏德川氏乃遣人馬迎之十二月至遠江說曰願公
舉五國兵吾亦舉越中兩雄戮力鼓行而西必斃秀吉
德川氏以其言爲佯且知北地不便出援乃辭之成政
遂適尾張勸信雄再舉兵信雄不肯成政失意而歸信
雄敍從三位任參議十三年進正三位遷大納言初丹
羽長秀以秀吉爲有忠功也枉意助之於是覩其勢出
織田氏上則大悔恨託疾自斃其子長重猶弱舊臣相
共謀欲舉兵繼長秀志謀頗漏八月秀吉北攻成政成
政逆戰不克降秀吉乃予越中于前田利家予越前于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廿九

十五年
松任在加賀
成田助九郎
秀吉殺成田
明年
秀吉賜死成政
信雄陞從二位內大臣
十八年
秀吉欲徙信雄
[illegible]

堀秀政改長重以若狹十五年秀吉以長重犯軍法奪
若狹擯爲松任城主給五萬石家臣成田某憤懣謂其
同僚曰吾欲舉事誰與我者衆莫敢答成田罵曰皆非
人也秀吉聞之使人殺成田是歲秀吉予成政以肥後
肥後盜起秀吉怒明年閏五月成政自赴大坂謝之秀
吉使人迎之尼崎賜死信雄陞從二位內大臣秀吉以
其據咽喉地欲徙之未果十八年秀吉伐北條氏信雄
以兵一萬五千助之攻韮山及事平秀吉封德川氏于
關東八州欲以其舊國五州致於信雄信雄辭曰尾張
伊勢吾故地也得仍居焉足矣敢膺大封秀吉怒其不
肯受已封也乃奪二州予之已甥秀次逐信雄于出羽

明年
文祿元年
參議秀雄
信雄退居伏見
四年
氏鄕卒
方面謂能當一方一面之敵也
三成譖氏鄕毒殺之
石田治部少輔
勝三郎飛驒守秀行
織田八兵衛
慶長三年

秋田明年徙之伊豫小川重政等皆事德川氏文祿元
年秀吉召信雄至大坂予其子秀雄以大野五萬石信
雄退居伏見剃髮稱常眞常眞之弟次年自信長在時
爲秀吉所養更名秀勝封之丹波爲左近衛少將四年
秀勝卒無嗣國除是歲蒲生氏鄕卒氏鄕以從信長
識拔之予十餘萬石以女妻之秀吉又任以方面累加
封至百萬石鎮會津已而悔之石田三成因譖其有異
心妻亦疾作不起孤子秀行嗣秀吉聞其寡婦織田氏
美欲取之織田氏不肯秀吉銜之家臣交鬭其母織田
氏削髮以死自矢秀吉怒慶長三年託事削其八十二
萬石徙之宇都宮當是時秀信年已長爲中納言秀吉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廿六

秀信居岐阜
秀吉薨
德川公攝政
五年
具康諫秀信
木造左衛門佐
秀信與三成盟
當時之際以金銀爲貨大如今大判金而古也[illegible]
[illegible]

徙之岐阜食邑如故秀吉薨子秀賴嗣德川公攝天下
政上杉景勝與石田三成謀除公五年六月德川公率
諸將攻上杉氏秀信欲從奢後聞凡黨謀叛不能從
軍七月石田三成舉兵關西追躡德川公使人誘秀信
曰岐阜當東下之衝不從則虀粉矣秀信狼惶欲附之
成老臣木造具康諫曰公以右府嫡孫顧役於豐臣氏
家奴乎秀信猶豫不決具康等請謀之於前田玄以玄
以是時爲京師所司代秀信乃遣之玄以因使東將具
康馳還未至適會事變具康西軍三成又遣策余力救
啗以大封秀信從與三成盟于澤山具康至嘆恨因又
請諸將殺三成黨羽既爲西軍守岐阜尾張美濃諸城因

木曾川在美濃

秀信逃于高野卒

正則爵具帝

福島左衛門大夫

言以金千枚募兵封尾張之，皆虛言，亦可知也

秀雄卒

信雄居大坂

默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廿七

是多觸而軍鬩，而東軍環來。清洲秀信出兵拒木曾川，具康曰：「我兵寡，請堅壁待援。」弗聽。東軍濟川來戰，造外傳城。秀信分兵守外城，具康曰：「寡兵不可分，請專守內城。」又弗聽。城遂陷，具康力戰被創，秀信降，逃于高野，數歲卒。東將福島正則使人勞問具康，勸而前田夫欲親之，延以厚祿，辭曰：「福島公已知臣矣。」遂就正則，為其國老。信雄在伏見，德川公之東征，秀雄以疾不從。三成誂信雄，信雄辭以無兵，乃餉黃金千枚，以募兵，曰：「事成復封尾張。」信雄乃受之，贈金乃予銀千枚。信雄曰：「尾張可知矣。」召秀雄戒之，秀雄力諫而止。秀雄卒無嗣，德川氏收其封，而不問信雄。信雄徙居京師，遂從大坂，以與秀賴母有中表之親也。初信長妹適淺井長政，生三女，再適柴田勝家。勝家臨死，使人匿三女于一乘谷，秀吉收而育之，皆有容色。秀吉自取其長女，次女嫁京極高次，三女嫁少將秀勝。秀勝卒，更為德川氏婦。長女專秀吉寵，生秀賴，母子共居大坂，乃迎信雄居天滿第。十九年，秀賴傅片桐且元使關東而歸，或讒之於淺井氏，淺井氏乃延信雄，使人讒之曰：「且元與關東通謀，圖我母子，吾將從其歸，伏甲誅之，遂舉兵也。內外為我將。」信雄對曰：「是大事也，且彼數揣我，見請熟思之。」淺井氏問之，雄懼曰：「再請不從，當先除此，獨以防漏泄。」一侍女與信雄有故，撫者而此附其耳告之。淺井氏使再請，信雄佯諾曰：「事已至此，吾豈固辭者之少也，亦將一萬指揮之方，固所慣，然今雖老矣，猶能得當方面。」淺井氏大喜，使歸俟報。信雄歸，襄頓其下曰：「吾黨可再背德川之德哉。」乃走京師，使人馳書且元，且元以故得免。信長弟長益，屬秀吉，食大和二萬石，為從四位下侍從，削髮稱有樂。以淺井氏外叔，在大坂，與大野治長等並輔秀賴，以拒東軍，城中倚賴焉。及和議起，先納質於東，勸淺井氏成和。和成，長益乃赴駿府，謝曰：「僕在圍中，欲挾歸東軍，而和適成，以得有今日。僕無復所願，獨願於京師聚府之間，得一隙地，以為終老之計。」德川公優旨慰藉。元和元年，兵再起，長益與少子尚長出奔京師，遂赴關東。

木下肯定少將秀勝

長政三女，長女淀君，秀吉之妾也，中表之屬也

十九年

片桐東市正

淀君大藏卿局

默注標記

暫有所指揮淺井

武藏守尚長

元和元年

大野修理亮

織田有樂

本書為河內，掛川城主

左衛門佐

叔父信長

織田信良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廿八

過德川公于尾張，告城中虛實。其長子長正稱堅生寺，猶在大坂，請為元帥，衆不許之。長正曰：「吾信長從子，而秀賴從父也，乃為元帥何為不可，今如此復何望哉。」亦出奔京師。及事平，德川氏分長益地，賜之，封于長正柳本，于尚長無幾何。長益卒，賜信雄以大和宇多郡五萬石，卒于寬永十年。第五子信友嗣，第四子信良及兄秀雄國除，召至關東，賜上野小幡，食二萬石。信友之後有故削一萬石，徙于丹波柏原；信良之後有故削一萬石，徙于出羽高畠。就四家並立，以至於今，位不過從四位下。然豐臣氏既亡，而織田氏之祀永與德川氏俱存，識者以為其流澤遠出重盛之忠孝，道由信長之功德。

守、行世以爲貴
盛信長勳王之澤
也
謂以手折斷之以
爲據也
皆載之下、謂家部
也
八幡守告身歷應
一牌遷制安官之
皆曰告身、蓋宗之
時安中興高頼朝
延以官爵賞功謂
將出征、皆給空名
告身、臨時書注者
其後由是官爵輕
而貨重大將軍出
身一道據易一牌
名器之濫至是而
極云
頗將東營領指上

點注標記

節文
謂之、其較是也
次第戰勝所謂戰
也
較勝而爭尋常謂
猶云於世尋常
以地言猶云天地
也
閲歴也

也。
外史氏曰。往時平安故老。有及觀元龜間事。言其時宮闕隳廢。草莽入頽垣中。將王爲戲。及織田公來。始有可觀云。夫應仁以還。海內分裂。羣雄之下。每爲兵馬蹂躪之場。非右府誰能闢除草萊。以再造王室哉。及朝廷酬其功。擬以征夷之拜。則辭不受。蓋將家與王室俱極衰頽。名重實輕。不猶所謂大將軍告身歷直一醉者耶。右府志在混同海宇。不欲遽冒虛名。爾視之彼假爵蒙營須以謗隣國者。其器量固有間焉。抑朝廷名器不足輕重天下豪傑。至於如此。換舊以令天下。天下未必崇勤也。而右府爲之。扶植經紀。懃懃不置。是其高義雖謂後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　廿九

齊桓。而駕晉文可也。當是之時。羣雄之割據方隅者。環視傍觀。而莫能出於此。其日夜所務。以代眠食者曰戰而已矣。而其所謂戰。徒較勝負於錙銖之間。擊攫搏噬以爭尋常。如武田上杉北條毛利。概無不然。獨右府以超世之材。龍蟠而眠之。其視武田上杉。猶我藩籬。使其相持不決。日費其財賦。月敝其甲兵。適足以隔閡我東面。而我得以專力經略畿甸。畿甸已定。西面以臨毛利氏。如拉枯摧朽耳。於是我疆土益大。兵力益强。以强大之我。加費敝之敵。上杉武田固不能支我。而北條氏孤立矣。則東國皆可圖也。是其成算夙定於胸中矣。必較區區勝敗哉。猶夫奕碁也。天下羣雄。方守角依傍。而右

譬之治樹根之盤
互、木節之交錯、必
以利器鋤斷斷
而後見其功也
周世宗名榮、太祖
妻兄柴守禮之子
也、太祖無子、故養
之、北漢主劉崇、太祖
弟、攻周、世宗自將
之、獨道等皆諫不
聽、自犯矢石督戰、
後屢出攻伐、故曰
勵精進取也
宋太祖趙匡胤、周
世宗之時掌軍政、
數立大功、後受周
禪

點注標記

雖無聊同削平也、
猶猶也

府獨以全局制其勝。可不謂之超世之才歟。然定數百年分裂之世。如治盤根錯節。必以鋤鑿斬斷。見功其間必有大矯拂人心者。而取之甚難者。持之必太急。侍將帥。御臣民。不能無猜忍刻厲之病。所以中道遭禍。亦勢之必至。不足深咎也。昔周世宗以英明之資。而抱混一之志。不率衆言。勵精進取。雖半途而沒。而能開趙宋之業。右府之迹。蓋似之矣。而豐臣氏以右府將校。繼其成緒。能就其志。而至於尊王之義。經營四方之略。無一不師右府者。即德川氏之興。亦不能不因此。以致王室將家並見今日之盛。佐成大業。翳扇四方者。概係右府所置焉。則謂之右府之業。亦何不可。譬之築室。治其蕪穢鏟其高卑。而又爲之施其材木。使役人加之繩墨斧斤。成而居之。嗚呼。其勞寧可沒也。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　三十

日本外史卷十四終

豐臣氏略系

〇秀吉　秀吉起微賤無姓氏始稱平氏中稱藤原氏後藉冒他姓請賜新姓曰豊臣生父曰彌助繼父曰竹阿彌幼名日吉丸造[illegible]名曰木下藤吉織田信長命名秀吉除筑前守更氏羽柴終為關白又讓職自稱太閤

秀長　竹阿彌子爲秀吉異父弟 ── 秀俊　實秀次弟

秀次　秀吉姊子

秀勝　實信長子

秀秋　實秀吉夫人姪出嗣小早川氏

鶴松　淺井氏所生夭

〇秀頼　幼字拾丸淺井氏出 ── 國松　庶出

附錄

木下家定　秀吉夫人北政所兄

勝俊　長嘯子

利房　[illegible]

延俊　出嗣

秀秋　[illegible]

日輪入懷　天文元年

筑阿彌

一男後名秀長。一女後嫁佐治日向。再嫁德川氏

點注標記

大丈夫安學乞丐

松下嘉兵衛

攘金資仕

日本外史卷十五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上

豐臣氏出於尾張。尾張愛智郡有中邑。邑多銀杏樹。因或呼銀杏村。享祿天文之際。村民有彌助者。爲彌勒無子。與其妻祈之於天。妻夢日輪入其懷。已而有身。天文五年正月朔生一男兒。因名曰日吉。日吉生而英異。八歲失父。其母挈日吉。轉寄食邑人。邑人患之。同閭有筑阿彌者。爲國主織田信秀之僕。以疾歸耕。邑人爲議納爲繼父。生一男一女。乃託日吉于邑傍光明寺。欲使爲僧。日吉機敏而不曉誦梵。每聞人談武事。輒傾聽之。慨然歎曰。僧乞丐徒耳。大丈夫生於亂世。安學乞丐爲。於是游嬉任意。與人諍。輒毆擊之。欲使僧厭苦己。僧遂議逐歸其家。日吉恐繼父怒己也。大言曰。果逐我。我且焚寺。悉擊殺群僧。僧頗懼。乃託事辭謝。予衣物禮而歸之。日吉時甫十歲。父素貧。不能共存。復遣爲人奴。所至皆數月而去。轉徙於尾張美濃間。比二十歲。遂如遠江。爲土豪松下之綱家奴。之綱愛其才幹。每事使之。命名與助。之綱一日從容問曰。汝尾張人也。知織田氏所用鎧何樣邪。與助對曰。天下之鎧皆桶皮。尾張獨用胴圍。施縢右脇。屈伸如意。之綱曰。吾欲得胴圍一領。汝爲吾往買求。即附黃金六兩遣之。與助行自計曰。吾攘此金以

備後守信秀

非信長無足與成功名者

木下藤吉

汝面類猴

小筑

明年

點注標記

小筑何言

永祿二年

資仕進。苟得意。他日償之。易耳。小節不足拘也。乃入尾張。就其叔父謀焉。叔父可之。因勸仕織田氏。當是時信秀既沒。信長嗣立。攻畧四疆。與助亦以爲非信長無足與成功名者。於是用其金。辨刀劍衣服。自造姓名曰木下藤吉。瞯信長出。跪謁道側曰。臣父筑阿彌嘗爲君先公奴。臣幼流寓他方。不能自達君門。願君復收臣爲奴。信長熟視笑曰。汝面類猴。其心必捷矣。乃收爲奴。常挈鞋以從。以其筑阿彌子也。呼曰小筑。藤吉奉仕甚勤。依託近臣。給其使令。信長嘗侵晨獨出。從者未屬。而藤吉輒從之。如斯者數。信長寖親近之。其明年。信長所居淸洲城壁壞。可百步。命吏發卒補之。彌月不成。藤吉從過城下。仰視而嘆曰。嘻。危矣。因獨語久之。信長微聞之。呼藤吉面詰曰。小筑汝欲何言。藤吉畏懼。左右不敢答。信長佯怒。拉其手。迫之。藤吉乃曰。方今君國東有今川武田。西有齋藤淺井六角。日窺我隙。然而弛備如此。有司爲君謀不忠。信長默然。既而歸舍。召藤吉曰。使汝司工事。則汝能速竣之乎。藤吉曰。能。信長曰。吾今日命汝司工事矣。藤吉拜謝徑詣。吏告曰。主公命僕司工事。願諭徒屬使聽僕令。吏意憎之。曰。子好爲之。吾不復管也。藤吉乃盡會役徒。以君命賜之酒食。乃分爲十隊。以一隊充十步。身自獎厲督促之。兩日而成。信長適獵歸見而大驚曰。猴奴乃能如此。因加俸升爲吏。是歲永祿二年

三年

猴奴何知

前田犬千代後又左衛門加賀大納言

淺野又右衛門

杉原七郎兵衛

席藁成婚

以藁為席貧賤之人之常也簀牀棧也缸長頸甕也盞小杯也

外戚

淺野彌兵衛後彈正少弼

加藤清正

福島正則

小出秀政

六年

兵法

福富平左衛門

意猶疑為人所意念也

津島在尾張

衛府皆賞也

唯貧故為人所意

制旗集少年

今川治部大輔義元

齋藤右衛門大夫龍興

也三年藤吉又上言曰清洲城之水從小牧使信長已欲之而憚勞費未果目惡人知之水也乃叱曰猴奴何知敢進妄言罪當死凡藤吉言事輒見叱斥衆目笑之曰彼面皮何厚也藤吉不以為意獨欲深結於信長信長之士前田利家淺野長勝與藤吉善淺野養中邑人杉原某二女利家悅其長女欲娶之女不肯強之不已淺野患之藤吉攤謂利家曰子舍諸吾已通之矣利家笑曰吾未之知也苟然子盍速婚媾吾為子媒焉藤吉亦不甚辭遂因柴田勝家請信長見允藤吉家貧成婚之夕夫妻布藁于簀而坐以瓦缸敗盞相酬妻知其非常人也事之甚謹後淺野養近江人安井長政者為子

妻以其少女於是淺野加藤福島小出諸人皆以外戚屬藤吉六年夏信長聞兵河洲戲以藤吉為將藤吉部勒指麾之如老兵法者其九月信長出舍洲股近臣福富某失其刀笄意藤吉藤吉急赴津島市密懸金購之有一卒來粥刀笄藤吉驗之乃盜刀笄者也即執縛之候信長還携卒要謁俯伏垂泣信長問故藤吉具對曰臣唯貧故為人所意信長憫之為償其懸金遂賜以百貫邑信長方行儉富國患薪炭費多命藤吉司之費省十七因試之數事皆効然未使將兵也藤吉私制一旗集少年自從信長覩之怒其妄命斫其旗藤吉慚色自如信長已克今川氏定尾張西攻齋藤氏於美濃踰洲

斗絕也

豪俠盜姓名

信長許為將

九年

不行危道莫以為大功

命名秀吉

大澤二郎左衛門

宇留間在美濃

股河用兵數不得志因會諸將謀築壘于洲西以一將守之諸將人人自危莫敢當者信長密謀之藤吉藤吉對曰孤壘斗入敵地我兵必不欲往即往不諳其地形險易一敗莫復往者不若因其土人用之臣嘗寓美濃與其豪俠大盜相識宜誘為我用因屈指舉其姓名得蜂須賀小六稻田大炊梶原隼人青山新七以下六十餘人其黨屬千二百人信長曰吾亦聞有此輩矣誰將此者曰臣願當之信長許之九年九月發卒築壘敵將守近邑者以八千人出而沮之我兵且戰且築數日而成於是授藤吉以甲士五百戒而遣之藤吉乃招聚所識者壘兵凡可三千敵欲誘出而陷之以輕卒挑戰藤

吉不肯出即夜聚其衆議曰敵必疲矣且以我為怯不復設備可襲而破也乃令小六等以數十人襲敵城戒曰莫使敵尾入我壘大炊曰公勿憂開門可容二三人以待之臣請殿焉藤吉曰前言以主公意爾不行危道莫以為大功自固而棄士吾所不為也公等勉之衆踊躍而出頃之邑中火起大驚藤吉又遣兵援之衆大獲而至乃效首虜於信長信長賜藤吉一旗就壘傍賜三千貫命名曰秀吉美濃豪傑大澤某據宇留間城為信長所患秀吉以計降之携謁信長信長大喜其夜密召秀吉曰大澤叛服不可必不若速殺之對曰叛則誅之耳今而殺之無復來者不聽秀吉歸舍不佩刀而召大

脫大澤
重治好奇計
竹中半兵衛
十一年
六角右京大夫
承禎
三好山城守康長
等三黨
十二年
鎭京師
村井長門守
元龜元年
朝倉左衛門督
淺井備前守
留拒義景
木村隼人正
生駒雅樂頭
前野但馬守
二年
鎌羽在近江
三年

謂曰吾於子之身有所不安子第速亡吾爲子留爲質大澤乃亡去諸豪傑聞之多願屬秀吉竹中重治者好奇計從齋藤氏不見遇亦來屬焉十一年從信長擊六角義賢爲先鋒與諸將攻其作城拔之信長擁立將軍足利義昭于京師三好氏兵屢犯之十二年義昭謂信長曰爲吾置一將智勇兼備者以鎭京師信長曰諾將擇以進衆意擬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佐久間信盛三人至命發則木下藤吉也衆大驚秀吉既拜命即日請足利氏向謁義昭裁決京師事無不立辦三好氏不敢犯衆妬之譖其自用太過信長斥不納尋修大内以秀吉及村井貞勝監之焉八月從擊伊勢攻淺香城先登元龜元年四月從擊朝倉義景于越前爲先鋒拔手筒城會淺井長政發兵斷後信長欲班軍恐義景尾擊曰誰留拒義景者衆不敢荅秀吉進曰願命臣乃以三千人留當義景義景不肯出遂引兵而西參河國主德川公以客將殿信長軍秀吉與之合兵行擊走遂達于京師以功食愛智川三萬石木村生駒前野諸人屬之六月從擊淺井朝倉二氏于姉川因守横山九月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合兵圍信長于大津秀吉赴援圍解而歸二年五月淺井長政發兵攻鎌羽城距横山頗遠秀吉以輕兵馳遶山背立旗於城後敵驚潰走八月從攻淺井氏山本城三年七月又攻之朝倉義景來救逆擊破

天正元年
使信長無北顧之憂
三年
武田四郎
除筑前守
桐號瓢表
主公外優裕而内猜吝
養秀勝
次丸秀勝後丹波少將
毛利右馬頭後中納言
浮田和泉守
赤松兵部少輔
別所小三郎
小寺藤兵衛
孝高有器略
黑田官兵衛後勘
解由号如水
五年
爲征西大將

之天正元年以信長命廢將軍義昭徙之若江淀城爲義昭守不下往說降之八月朝倉氏滅秀吉攻拔小谷獲淺井長政父子秀吉拒二氏有年使信長無北顧之憂得以經營畿内以功食淺井氏故地十八萬石明年城于長濱居焉三年五月信長援德川氏與武田勝賴戰于長篠秀吉爲左先鋒有功八月朝倉餘黨大起越前信長攻之至敦賀秀吉受命以舟師遶出敵後上岸毀舟襲河野取之遂拔龍門諸城皆潰是歲除筑前守更氏羽柴秀吉以桐爲號以金瓢爲馬表每一捷加一瓢曰吾必積至千矣因稱千瓢織田氏之出軍也桐號瓢表敵望而避之前後加封總二十二萬石秀吉私與其謀臣議曰主公外優裕而内猜吝吾受大封必不能保終因從容白信長曰臣敢請養二郎爲子讓之以臣祿信長喜因問曰汝祿如何曰君命臣西征者西國二三州可指日而取取輒獻君臣請其餘耳信長乃以其少子秀勝爲秀吉義子當是時毛利輝元割據山陽山陰十餘州浮田直家以備前美作附之播磨亦赤松義祐別所長治小寺政職等恐被其兵送款於織田氏政職使者黑田孝高有器略因秀吉說毛利氏可擊狀曰臣請爲之鄉導秀吉具語之信長信長終決意西征五年以秀吉爲征西大將使取播磨以自封十月秀吉入辭信長授以記幟曰功成則舉中國予汝汝遂進取九

森河内守
矢部善七
秀吉大言
政職歸毛利氏
美濃守入道宗圓

點注標記

宍粟郡在播磨
岡山在備前
堀尾茂助後帶刀
與中國兒戰勿貽濃
六年
尼子四郎
長治叛

州若其援師當依請遣之秀吉拜而對曰君不以臣鄙陋舍勳舊諸將而命大任於臣臣敢不竭力臣學記職之旣是君使臣得專制也討叛撫服臨機制變以定中國在臣度内耳君之近臣森矢部福富諸人積功累勞未有所報中國已定願以封此輩臣則直進乘勢遂下九州九州下則願賜其一歲之入蓄糧仗造舟艦濟海入朝鮮君欲賞臣功願以朝鮮爲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庶幾倚君威靈席卷明國合三國爲一是臣之宿志也信長笑曰秀吉又復大言乎遂許便宜從事於是秀吉將兵數千入播磨至于御着政職中悔走歸毛利氏黒田孝高與其父宗圓居姫路迎說秀吉曰臣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〇七

所居形勝之地也君宜據爲根本西向以圖毛利氏秀吉從之予孝高以宍粟郡十一月秀吉將兵攻佐用援之進取上月浮田直家在岡山發兵來援孝高逆戰秀吉赴援令隊將堀尾吉晴進擊我兵少卻秀吉自後呼曰今日始與中國兒戰勿貽濃尾之羞我兵奮前擊走直家兵遂拔上月而還已而直家襲而復之六年正月秀吉大城姫路故出雲國主尼子勝久以兵來屬取上月以乏糧退還城復爲直家有二月秀吉赴攻盡焚殺其兵以城予勝久三月別所長治叛附毛利氏豎族黨八千據三木城城甚險而野口志方神吉擲橋等諸寨皆應之秀吉按地圖議曰彼欲俟我攻三木而襲其後

吉川駿河守
小早川左衞門佐
後中納言
秋田城介三位中
將信忠
北畠信雄後内大
臣
神戸三七
直家送款
藥商子
彌九郎後攝津守
行長
元續降
南條伯耆守
明智十兵衞日向
守

點注標記

面諭村重
七年
小一郎秀長大和
大納言
加藤作内遠江守

也吾當反其計以制勝矣乃攻野口下之四月毛利氏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與直家合兵七萬攻上月秀吉留兵備三木而自赴援之陣于高倉山信長使攝津守荒木村重等來助五月更遣其三子信忠信雄信孝來援相持不戰秀吉以爲敵兵衆食足未可勝卽勝非吾功也乃請信長班軍陣于書寫山攻拔神吉志方八月秀吉將二萬人攻三木直家知秀吉終不可抗欲送款焉會堺港藥商子小西彌九郎者養於岡山賈人其生父老於京師秀吉微時數館其家與彌九郎親善直家因用充使者赴三木秀吉爲請信長許之伯耆國主南條元續亦以國降而荒木村重爲明智光秀所讒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〇八

得罪叛應毛利氏十一月信長自將討村重秀吉往見信長曰臣識村重非叛者也是必有故臣請說降之乃輕裝赴伊丹面諭村重村重謝曰織田公豈終釋然於我哉秀吉泣別而出伊丹人請殺之村重曰彼肯輕身來此殺之不義秀吉更遣黒田孝高說之村重囚之孝高不屈秀吉乃歸三木休戰築長圍困之長治與村重通自間道潛出城于淡河丹生互爲應援七年正月長治出襲秀吉秀吉與異父弟秀長逆擊大破之斬其鋭兵八百二月秀吉以風雨夜襲取丹生使秀長以五百騎攻淡河不利守將亦收入三木乃命加藤光泰築寨以絶其糧道九月村重棄伊丹走保華隈孝高乃得歸

孝高爲謀主
脇坂甚內後中務少輔
八年
長治自殺
擊山名氏降之
但馬守祐豐又右衛門督
中務大輔豐國

點注標記

先是竹中重治死孝高獨爲謀主村重與長治皆告急於毛利氏毛利氏不能援獨送糧食襲破平田寨長治引兵出取其糧秀吉以麾下邀擊于大村近七腳坂安治斬敵驍將魚住源吾秀吉因大破之獲別所氏族十人徙壘逼城八年春遂陷之使長治自殺以絕城兵於是盡定播磨乃令浮田直家以備前美作兵西圖毛利氏城于兒島小早川隆景數攻之乃遣淺野長政率舟師赴援擊走之時山名氏據但馬因幡屬毛利氏於是秀吉自將擊山名祐豐于但馬攻竹田城四月擊山名豐國于因幡因幡質子在鹿野城秀吉攻而取之七月再入但馬技諸城山名祐豐以出石城降遂定但馬再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九

九年
糴買穀入米也糶賣穀出米也
加藤虎之助後主計頭
娶杉原氏見之
鵜山蓋據遜史陰德太平記作高山秀吉譜太閤記並作鶸鼻未詳
宮部善祥坊
五歲定五國
五國丹波但馬因幡播磨攝津也

入因幡至鳥取城縛所取質子於城外諭降之豐國乃出降而城兵未下乃引兵還九年春令海貫齋金數千兩赴因幡求粟倍價糴之因幡人大喜爭糶七月秀吉乃以兵五萬攻鳥取使秀長攻丸山二城食乏我牙兵加藤清正等日夜攻擊清正杉原氏戚屬也襁褓喪父母秀吉妻取育之是役甫十八與城兵戰多獲首級十月吉川元春發兵來救未至而城陷秀吉進入伯耆助南條元續軍于鵜山與元春相持會已寒定因幡使降將宮部繼潤守之而還秀吉以五歲定五國十二月赴安土謁信長信長呼而前之撫其面曰汝面目非復昔日藤吉明日我且以客禮饗汝矣且日秀吉獻寶

旅裝
大膽藤吉
十年
直家卒
八郎秀家後中納言
彼攻於北我救於南
灌高松城

點注標記

刀一鞍馬白上物五十布旅裝地信長自城樓觀之欣然謂左右曰此大膽藤吉所獻者乎饗而遣之十年正月直家病卒秀吉爲請立其子秀家宮部繼潤使人來告吉川元春欲攻鳥取秀吉曰彼攻之於北吾將救之於南也乃引兵入淡路二十日定之四月將六萬人入備中攻宮地下之遂攻冠山加藤清正先登浮田氏兵繼之冠山兵盡走高松城秀吉隨圍城城傍平田多池沼而甲部河在其西秀吉登山熟視曰是可灌也五月自移營于蛙鼻間築巨防於城南引河水灌之使淺野某以舟載大礮擊碎城櫓於是吉川元春乃舍因幡而來救與小早川隆景合兵陣于庿山輝元在其後秀吉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十

櫟梢上設架如鳥巢棲而栖也
功大身危
堀久太郎後左衛門督
筒井伊賀入道
池田勝三郎勝入齋
中川瀨兵衛
高山右近

分二萬人當之益築防使減城兵結櫟而坐元春隆景數挑戰秀吉固壘不出因謀曰吾連取數國今又舉毛利氏則功大而身危不若請主公於此而爲之先鋒乃馳使白信長曰城陷在旦夕而毛利大舉來援請出大旆分軍爲二一以當城一以擊援師不出一歲而中國可舉信長大喜使堀秀政先徃乃命明智光秀筒井順慶池田信輝中川清秀高山友祥等率兵三萬五千援秀吉而自以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將親繼之也初光秀以事怨望至是亦不欲徃信長迫而遣之使歸丹波治兵而西當是時高松城不漸水數尺東西之軍相去可百步毛利氏聞東軍大舉且至遂使使議和秀

和議未訂
本能寺變報
長谷川宗
高松城陷
城將清水宗治也
却前議告變故
隆景建議
點注標記
多稱美之辭也

吉木之許也。六月。有人稱京師使者。馳入軍門。秀吉覽
之。所知宗仁者變報也。曰。光秀反。以丹波兵攻右府于
本能寺。弑之。右府者。信長也。秀吉大驚。而未宣言。明日。
率數十騎。巡視堤防。是日。城陷。城將自殺。而毛利氏猶
張軍不去。明日。遣使者來。治前議。秀吉却之。曰。當俟明
日議之。明日。使者復至。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自我發
之。乃具告使者以變故。使返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與
我和乎。若欲擊我。則莫今日若也。公等徐計之。使者返
報。輝元大喜。謀於諸將。諸將皆曰。我與信長和。非與秀
吉和。今信長死。彼軍情沮喪。危疑萌起。我乘是時掩擊
之。必獲秀吉。是天幸我家也。不可失矣。隆景曰。吾所見

異於此。信長之死。非天幸我家。乃幸於秀吉也。何則。應
仁以來。七道分離。爭亂相躡。至今日而極矣。天將生一
豪傑。以掃蕩天下。吾視秀吉舉動。得非是乎。信長既死。
其子弟將佐。孰出秀吉右者。夫和議發於外。而變故起
於內。使常人處之。必深秘其事。速成前議。今也告不隱。
任吾從違。其量豈可測哉。吾使人候視其陣。不異平日。
今與之戰。我曲彼直。讐我必深。敢死來戰。能保必獲之
乎。苟不獲之。使其脫歸。異日雲蒸龍變。我無遺類矣。以
吾計之。莫如從前約。彼遭際禍難。多我不違約。必厚遇
我。功名富貴。將與我共。是我與彼同慶也。輝元然之。
乃送質成和。且弔之。於是。秀吉欲還討光秀。乃乞毛利

天下之事在此一舉
發哀告諸將
點注標記
瀧川左近將監
左馬助光春
洞嶺在河内
遣使約戰
齋藤内藏助

氏。假弓銃各五百。旗三十。騎士一隊。輝元如其言。秀吉
會諸將士。垂泣謂之曰。吾受右府之恩。無物可比。汝輩
所知也。今日致死復仇。非吾而誰。天下之事。在此一舉。
汝輩其爲我勉之。乃引兵上途。兼程疾行。至於尼崎。當
是時。光秀既弑信長及信忠。遂進陷安土。收其寶貨。而
西至于京師。施行政令。復引兵適安土。織田氏公族將
帥。皆觀望相伏。莫敢先發。秀吉既至尼崎。發哀斷髮。
形使人周告諸將曰。明智光秀。蔑棄洪恩。敢行大逆。天
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也。秀吉義不與光秀共戴天。悉
發領國之兵。自將至此。願與諸公俱一戰。必梟賢子。以
弔先君之靈。於是。諸將帥盡會尼崎。初光秀之發難也。

與其衆謀曰。方今柴田勝家當上杉氏。瀧川一益當北
條氏。羽柴秀吉當毛利氏。而丹羽長秀佐信孝。將起四
國。我出空虛之地。得以成大事。天下不足圖也。至是聞
秀吉在攝津。大驚。使其從子光春守安土。而自至洞嶺。
十二日。遂入淀城。秀吉遣使告光秀曰。明日會戰于山
崎。光秀諾之。乃聚將士。其將齋藤利三在洞嶺。諫曰。秀
吉大衆新來。其鋒甚銳。戰必無利。不如且避之。退入坂
下。以爲後圖。光秀怒曰。天下視右府如鬼神。而吾一擊
獲之。天下誰能敵我。汝速來戰。何畏藤吉也。利三不得
已來會。遂以見兵一萬六千。分爲六隊。夜半冒雨渡桂
川。至山崎。筒井順慶舉大和兵萬人。軍洞嶺。爲其後援。

點注標記

天王山

順慶觀望

比田帶刀秀[illegible]

光秀伏誅

殯信長

十兵衛光慶

黎明。秀吉統諸將而至。高山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丹羽長秀。織田信孝。以次相屬。兵各數千。秀吉自將騎卒二萬居其後。已而兩軍皆陣。秀吉北瞻天王山。指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使敵先獲此。非吾利也。言未畢。賊旗幟登焉。乃命堀尾吉晴往奪之。吉晴懲擊而赴。單騎馳赴之。則賊兵先上者已千餘人矣。吉晴顧其兵能屬者十五六騎。弓銃手二十人。進躡其後。賊弓銃在前。不可用。吉晴全兵與堀秀政皆至。大呼奮擊。賊兵遂棄山走。吉晴等代陣焉。友祥爲先鋒。鬪山崎南門。不聽他隊先進。聞天王山軍聲起。乃開門而進。與賊左陣大戰。殺傷相當。清秀踰坂而進。賊左陣不能進。信輝亦濟川衝其右陣。合擊大破之。斬其三將。洞嶺軍觀望勝敗。不戰而走。秀吉追北。直逼光秀。光秀怒。欲親戰。比田某叩其馬曰。敵鋒不可犯。請且入勝龍城。光秀惶惑曰。勝龍安在。比田騎而前導。我兵充塞前後。比田等戰且走。纔得達城。上閣而望。則我兵已圍城數重。城兵稍稍散亡。所餘僅百人。即夜光秀與十餘騎潰圍北出。馳向坂下。至于小栗棲。土兵四起。自林中以槍刺其肋。墜馬死。秀吉既破光秀軍。收信長屍于灰燼中。殯之。進陣于園城寺。聞光秀子光慶在龜山。遣兵攻之。斬光慶。又聞從子光春在安土。令堀秀政將萬人伐之。會光春于大津。擊破之。光春騎渡湖水。入坂下。手刄光秀妻孥。火城自

點注標記

奏捷梟賊

去信長薨十三日

辭敘任

會議立秀信

三法師秀信後岐阜中納言

不復受分地

細川兵部大輔一位法印玄旨斎

附庸謂總屬城也

附諸侯

勝家欲挑秀吉

耳目非是耳語目注之間有不穩者也

邀人同行曰拉

阿閉貞征

京極若狹守三位宰相

族長之降高次族誅也

殺。齋藤利三亦被捕伏誅。而光秀首至。秀吉乃奏捷朝廷。狗光秀首京師。梟于本能寺。去信長薨日十有三日矣。遂留幕于山崎寶寺。誅支黨。納降附。當是時。秀吉威震畿內。四方兵士來聚山崎者。凡六七萬人。天子嘉其功。詔敘從四位下。任右近衛中將。秀吉辭不敢拜。秀吉以信長繼嗣未定。與諸將領會于清洲議事。八月。瀧川一益。柴田勝家。皆引兵會焉。議信雄冒北畠氏。信孝冒神戸氏。皆信長庶子。不宜立。乃以信忠遺命。立其長子秀信爲嗣。居安土焉。而信雄攝之。柴田。丹羽。池田氏與羽柴氏更置吏于京師。信雄以下各分遺地領之。秀吉自略定播磨。但馬。因幡。丹波諸州。至是皆爲其有。則不復受分地。諸將乃使浮田秀家及丹後國主細川藤孝附庸之。長濱爲秀吉舊領。勝家以其南出便地。奪之。勝家威望最於諸將。號曰鬼柴田。是日歸而飲酒。以謾言挑秀吉。長秀附秀吉耳語曰。子欲定國家。即斬勝家。秀吉哂而不答。諸將視耳目非是。促罷其宴。信雄歸近江。信孝歸美濃。勝家歸越前。一益歸伊勢。長秀歸若狹。秀吉與池田信輝歸攝津。勝家聞秀吉在長濱。不敢北。秀吉乃遣義子秀勝爲質。勝家拉而北行。尋而還之。初秀吉自長濱徙姫路。未移其家。本能寺之變。阿閉長之。京極高次。欲取長濱應光秀。家皆亡匿於伊吹山。長之取其貲財。從光秀戰山崎。敗走而死。於是秀吉族長之。降

叙作
請信長贈爵位於朝
三氏羽柴・三氏柴田丹羽池田氏也
信孝與勝家等擧事
佐佐內藏助
氏家內膳正
稻葉伊豫守
信孝勝家並佯請和
拝降勝豐
伊賀守勝豐
守焉下、有親勝家嫉妬佐久間盛政之誡、武勇行焉、承勝於勝豐、一宇素作以故、二宇
十一年
歸會聚飲食也
雪未解收　按寄己
解圖勝家

高次向歸山崎。十月、詔敍從五位下任左近衛少將。秀吉拜命。因請追贈信長爵位、告公族諸將、葬于大德寺。無求會者。秀吉自爲喪主、使弟秀長率卒萬人衞護之。既而三氏皆罷其吏、一決於秀吉。秀吉又與信雄恊心、以佐秀信。勝家嫉忌之。信孝亦與信雄爭權相惡。於是信孝遂與勝家・一益及佐佐成政・氏家行廣・稻葉通朝等俱圖秀吉及信雄、約期並起。信雄謀之秀吉。秀吉曰、越前多雪。彼今未能出兵。請及此時伐美濃。乃與池田・丹羽・筒井・細川諸將合五萬人攻岐阜。行廣・通朝皆降。信孝佯請和。丹羽長秀贊之。和成。秀吉乃取其質于歸山崎。勝家欲出援之、阻雪不能出。視氷雪輒憤怒、乃遣

人說長秀連兵西向。長秀不肯。一益以書教勝家曰、不若佯和。及來歲雪解、出其不意攻之。勝家然之、使前田利家等五輩來山崎請釋憾、恊心共輔幼主。秀吉許之。使者還報勝家。兵備稍懈。秀吉既遣使者、謂左右曰、彼欲忘我而來襲焉。爾吾且破其膽。十一月、引兵至長濱。勝家義子勝豐守焉。勝豐素與勝家有隙。秀吉招降之、復收長濱。益築城堡、備其糧仗、以拒越前衝路。十二月、還獻遺秀信及諸將。遇勝家所親在京畿者、故仇視之。十一年正月、朔歸姬路、撫循士民、頒賞賜。七日入朝京師。遂至安土、議及雪未解、收一益。及雪已解、圖勝家。乃徵內外將士、會于草津。部兵七萬爲三隊、三道入

瀧川亦老於兵者
蒲生忠三郎氏鄉
關安藝守
佐久間玄蕃
赴柳瀨
信孝復擧兵
固當然之詞也
將監耳語
勝家諭盛政
二左衛門勝政

伊勢。一益在長島、分拒諸城。秀吉留兵備之、而進至桑名、縱火城下、退而爲營、誡其衆曰、瀧川亦老於兵者。今夜必來。一益謂其下曰、我已分兵、在者甚寡。以寡擊衆、不如夜襲。即夜潛兵赴秀吉陣。視其有備乃去。閏月、秀吉攻下龜山、納之信雄、令蒲生氏鄉・關萬徹攻嶺城。嶺城未下。勝家聞之、發兵南出。二月、令佐久間盛政將步騎二萬出陣柳瀨、前田利長爲先鋒、縱火關原、而退陣于木本。秀吉乃留氏鄉以下七將以當一益、而自引諸軍赴柳瀨、自與老兵十餘騎上山、望北軍曰、是不可以速戰勝也。乃勒兵爲十三隊、據湖山形勢、築連珠砦、而自屯長濱。三月、勝家悉引兵至柳瀨。我兵堅壁不出。丹

羽長秀來而助之。四月、信孝復擧兵應於勝家。一益其十七日、秀吉以其軍南攻信孝、至大垣。盛政欲進擊諸壘。勝家不許。是時柴田勝豐養疾在京師。其部下山路將監者叛降北軍、在盛政營衆中、謂盛政曰、聞神戶君擧兵應我、而秀吉往擊之。子豈得不赴援哉。盛政曰、固也。道路阻絕、敵充塞其間。我將如之何。將監進附其耳語曰、敵諸壘皆固、獨中川清秀之壘在賤岳之麓。去我尤遠、而其備不周。吾潛兵趣之、出其不意、必獲志矣。秀吉在大垣、不能遽來。子急擊勿失。盛政大悅。十九日往告勝家。勝家曰、可也。吾與利家留當諸壘。汝則往擊。擊而勝、速還、慎勿留也。盛政乃與從弟勝政將萬人、乘夜

余吾湖在近江
清秀戰死
使者五反
我得大勝
駛卒疾走者也

至余吾湖東。循湖而馳。比曉至岳麓。中川氏卒方飲馬于湖。盛政先鋒襲斬之。其一人逃返告急。清秀與高山友祥以數千人出戰。盛政謂其部將曰。長篠之戰。大爲巢而捷。是可傚也。遣人燒其壘下營。我軍顧而敗。友祥走。依秀長。秀長等惶急不敢援。清秀苦戰終死。盛政既勝。因留不還。勝家召還之。盛政答以日傾兵疲。當俟明還。勝家曰。直路不過一里。何不亟還。盛政笑曰。老怯過慮。何足爲意。使者五反。而日已暮矣。當是時。秀吉欲攻岐阜。會大雨。呂久河漲。未濟。午時報至。秀吉方食。問使者曰。盛政退未。曰未。秀吉乃投箸而起。拔刀踊躍曰。吾得大勝矣。即命駛卒五十人。先往募沿道民曰。吾將赴

藤川亦在近江
金瓢已在岳南
加藤孫六左馬助
平野權平遠江守
糟谷助右衛門內
膳正
片桐助作東市正

賤岳。炬火導我。酒食餉我。遂令堀尾吉晴留當岐阜。而自提輕兵一萬五千。舉鞭疾馳。及藤川而昏。黒山谷皆炬。餉者爭至。兵皆立食。秀吉行且呼曰。記其里閭。吾將凱旋賞之。北軍相驚曰。濃路諸山多炬火。秀吉來矣。盛政大駭。將乘暗拔軍而北。適月已出。我軍覩之進躡其後。盛政留銃隊殿之。引兵上岳北陣。勝政在麓。欲與之合。而金瓢馬表已在岳南。銃丸亂發。勝政兵沮。死者二百餘人。其陣稍亂。秀吉顧左右。縱兵乘之。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坂安治。糟谷武則。片桐且元。爭先奮擊。多所斬獲。諸軍從進。遂大破之。擒勝政。進蹙盛政。又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遂進赴勝家。勝家在

杖山亦在近江
盛政果敗我事
單騎呼門
勝家信孝皆自殺
一益降
金山在美濃
清正以下近臣七
人
賤岳七槍

杖山。聞賤岳軍大潰。危之。已而敗卒交至。勝家曰。盛政果敗我事矣。遂北走。過見前田利家于府中。請其馬。馳入北莊。秀吉追走至府中。單騎打城門。連呼利家俗字。曰又左又左。利家乃出迎之。以其兵從。諸城望風解走。旦日。秀吉至北莊。自上其後山。令堀秀政縱火乘烟迫城。或縛盛政及勝家義子權六。獻麾下。秀吉視之。城中勝家遂自燒殺。秀吉見城中火起。則引兵北徇加賀能登。盡下之。信孝出走自殺。一益降。於是秀吉還軍坂下。六月。敘從四位下。任參議。七月。大賞戰功。予北莊于丹羽長秀。大垣于池田信輝。澤山于堀秀政。金山于森長可。賜近臣七人秩各五千石。世呼曰賤岳七槍。於是近

城大坂
三驍將謂岡田重
孝津川義冬淺井
多宮也
十二年
信雄與秀吉絕
瀧川三郎兵衛下
總守

畿粗定。山陽山陰將士來尋去歲之盟。上杉氏德川氏皆使使賀戰捷。秀吉有霸天下之志。謂京師狹迫不便漕運。且無列邸第之地。大坂北帶大河。西控海水。地勢宏壯。可以管播七道。十一月。遂起十餘州卒城大坂。成而徙焉。信雄視秀吉威權日隆。心不能平。其下有三驍將。秀吉厚遇之。信雄疑其有私。十二年三月。殺三將。與秀吉絕。乞援於德川氏。池田信輝。森長可。堀秀政。皆爲秀吉拒信雄。信雄將瀧川雄利。初送質於秀吉。秀吉屬之脇坂安治。於是雄利詐奪還之。據其邑上野。安治怒。以從者二十人。入伊賀。夜募土兵。襲上野城。拔之。走雄利。秀吉令安治留定伊賀。信輝長可亦拔犬山。守之。秀

尾藤甚右衛門
中村式部少輔
小牧之役
按諸書秀次長可并爲信輝婿六秀政爲監此曰秀政長可爲婿秀次爲監誤也
左亦證也
誡信輝
篠木柏井樂田岩崎長湫小幡並在尾張
二帥謂德川北畠二氏
一柳市助後伊豆守
美作守忠政又不詳大夫
兄邑美濃金山也
筒井伊賀守
九鬼大隅守
羽津在伊勢

點注標記

吉遣尾藤知定監一人軍曰彼必負勇浪戰決徙制之遂欲親將而東會南海盜起乃令中村一氏等當南面浮田秀家當西面丹羽長秀前田利家當北面而自將東下至犬山德川氏北畠氏合兵陣小牧對壘未戰秀吉遺書請戰德川氏不肯四月信輝自請間道擣參河秀吉不答明日復請乃許之信輝率二婿秀政長可以往曰親戚起軍無他證左秀吉乃令三好秀次助之秀次秀吉妹子也臨發誡信輝曰宜寨于篠木柏井募土兵縱火東參河勿侮敵輕進恃勝不備既遣之自徙陣樂田信輝長可進拔岩崎或走告德川公公與信雄伺其懈襲擊于長湫殺之其將佐曰秀吉敏軍機今必來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〇十九

矣乃收兵退秀吉得敗聞奮袂起曰敵亂次而來吾迎而疾擊可以鏖之急抽精兵二萬自將赴長湫聞敵退入小幡欲隨攻之稻葉通朝諫以日暮兵疲乃止下令曰且日攻擒二帥參河將士爭請襲秀吉陣德川公不肯曰秀吉勇略不世出其可狃而輕之乎夜退還小牧秀吉亦還樂田五月留諸將守樂田引兵攻拔利井嶺神戶松島竹鼻諸城六月以竹鼻予一柳直末令森長可弟忠政襲兄邑封蒲生氏鄉于松崎食十二萬石統攝傍道諸城秀吉自陣大垣徃來伊勢尾張間修諸城砦遣脇坂安治徇志摩移大和國主筒井定次于伊賀以大和賜弟秀長以志摩賜九鬼嘉隆十月陣羽津信

富田左近
津田隼人助
細說細人之言也
矢田河原在伊勢
與信雄和
越前中納言秀康
長曾我部土佐守
岸和田在和泉
末森城在能登
奧村助右衛門攝津守
十三年爲正二位內大臣
雜賀千石濠並在紀伊
南征
硝櫃火藥櫃也
礫賊魁五十人
撤關寨以便商旅也

點注標記

雄陣桑名其君臣內相猜疑軍中數驚秀吉乃謂富田知信津田信季曰我爲先君復仇務鎭定國家而諸郎聽細說遽欲誅我我不得已起與之較神戶君既不良死我至今悼焉爲我謝北畠君盍捐細故與共富貴二人往告之信雄信雄許之相見于矢田河原和成德川公使使賀之公尋送其子秀康爲質秀吉之東也南海盜數攻岸和田土佐國主長曾我部元親略定四國發兵援之窺大坂中村一氏守岸和田擊却之佐佐成政又以越中應北畠氏將兵萬餘攻末森城城屬前田利家城將奧村永福與其妻奬厲士卒固守利家赴救大破成政成政求援於德川公公辭之十一月秀吉進從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〇二十

三位任大納言十三年二月進正二位陞內大臣於是議用兵於南海北陸欲先定南海南海賊根來雜賀最强開羽柴氏且來築三寨于千石濠悉銳守之三月秀吉將兵十萬南伐令秀次備三寨而直指根來寺寨兵以弓銃要之秀次縱騎傍擊遂合兵圍寨我軍發火箭中賊硝櫃賊悉焚死諸寨皆解走秀吉則以生兵六萬急襲根來焚之遂攻下雜賀引紀伊川灌大田壘礫其魁首五十人進下熊野高野撤諸關寨以紀伊和泉加賜秀長以近江賜秀次四月歸大坂秀吉遂以書諭長曾我部元親當獻伊豫讚岐來朝天子否則有罰元親弗聽五月秀吉令秀長秀次以舟師六萬往討之自阿

仙石權兵衛越前守
元親降
蜂須賀彥右衛門阿波守
十河民部大輔
來島右衛門佐
南海盡定
菊亭右大臣
爲關白

點注標記

二條關白
騎從謂車駕及隸卒也
賜姓豐臣
置吏五人
篠山在丹波
水口在近江
留滯猶留遊滯也
賄賂贈遺賄賂也
恩仇恩讎仇讎也
一切不擇貧富貴賤皆從事聽斷

波入。又令浮田秀家自讚岐。小早川隆景自伊豫並攻元親。元親將兵拒。羽柴秀次攻牛岐。秀長攻一宮。皆降之。合攻木津。又降之。諸城俱下。仙石秀久前受封淡路。七月。以其兵拔屋嶋。秀家隆景亦陷數城。諸軍刻期萃于羽柴。元親乃乞降。送質。遂入朝。秀吉讓曰。來何晚也。乃奪其三國。賜阿波于蜂須賀家政。讚岐于仙石秀久十河一存。伊豫于小早川隆景。來島康親以伊豫近木。賜加藤嘉明以淡路。淵本賜脇坂安治。南海盡定。初秀吉起微賤。無姓氏。始稱平氏。中稱藤原氏。於是欲爲征夷大將軍。右大臣藤原晴季素與秀吉善。爲之謀曰。故事。大將軍非源氏不可。公稱藤原氏。宜爲關白。秀吉曰。關白何物。晴季曰。位亞天子。統御百官。秀吉大喜。時藤原昭實爲關白。晴季諷辭其官。以秀吉代之。朝廷重違其意。遂詔許之。秀吉具騎從入朝謝恩。奏請授子弟將士以官爵。秀吉羞冒他姓。請賜新姓。曰豐臣。置吏五人奉行政令。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掌訟獄。長束正家。掌錢穀。前田玄以。掌僧祝。長政任彈正少弼。後封甲斐。玄以稱德善院。任法印。嘗爲織田氏吏。後封篠山。正家任大藏少輔。嘗爲丹羽氏吏。後封水口。三成任治部少輔。後封澤山。長盛任右衛門尉。後封郡山。秀吉戒五人曰。大事會議決之。小事不必然。勿使有留滯。勿納贈賄。勿挾恩仇。訟獄之事。無貧富貴賤。一切從事當是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〇廿一

如刀之以物易取
些齊小額長短銀
橫也
額賜金銀
北伐
成政降
肥前守利長加賀中納言
村上周防守
溝口伯耆守
上杉喜平治後會津中納言

點注標記

與景勝盟
金森五郎八出雲守又兵部卿法印
飛彈國司姉小路中納言
真田安房守
源次郎左衛門佐幸村
一讀爾中降
掌大謂狹小也
景勝援昌幸
源三郎伊豆守信幸

時豐臣氏藏入二百萬石。府庫稍之。曰。吾不可獨自封殖。遂下令分金九千枚二萬枚於諸將下隨其卑貴。設場于京師第門。一日悉散之。八月。自將騎十二萬北伐。北畠信雄以尾張伊勢兵。前田利家以加賀能登兵。皆會焉。佐佐成政據富山。築三十餘壘于栗殼嶺。秀吉張疑兵當之。而航海直襲富山。成政惶駭。削髮出降。乃加賜越中于利家子利長。以丹羽氏有罪。奪越前。割其半予堀秀政。令村上溝口二氏屬之。以鎭北陸。而越後國主上杉景勝未來。秀吉既勝成政。則與石田三成等十餘騎踰險直入越後。謂其疆上吏曰。吾秀吉也。汝主已通使於我。我故來見。欲面議事。吏馳使告景勝。景勝大驚。遂來盟秀吉。屏左右與語。既畢西還。使金森長近略飛彈。攻其國司姉小路賴綱滅之。因封長近焉。先是信濃豪族真田昌幸來送款。納子幸村爲質。昌幸自父幸隆屬武田氏。及武田氏亡。屬德川氏。須上田。攻北條氏取沼田。德川氏與北條氏婚。令昌幸還致沼田。答曰。公之所賜上田掌大之地耳。至沼田。我以吾兵力取之。焉得予他人哉。德川公怒。率步騎七千來攻。閏月上杉景勝以秀吉旨發兵援昌幸。昌幸延之內城。而自居外城。梳柵城內。伏兵城外。而出羸卒誘敵。敵進入城柵內。銃發。敵陣亂。二城夾擊破之。敵走出。伏起又破之。昌幸子信幸亦迎擊北條氏兵于沼田破之。九月景勝自將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〇廿一

小笠原右近大夫
衡横也米西爲衡
言貞慶等與豊臣
氏東西相連也從
合從也
石川伯耆守
諭信雄諭德川公
隆景元長來大坂
吉川治部少輔
乃叔謂隆景乃翁
謂元春翁即父也

求援。敵軍退去。小笠原貞慶亦因昌幸送款。與景勝並連衡於豊臣氏。以圖關東。德川氏北條氏懼而約從。十一月。德川氏將石川數正來奔其國大擾。秀吉乃謂信雄曰。吾既定中州。東西未服。近日將西伐。宜先與德川和。以折北條也。子爲我圖之。信雄乃遣二使諭德川公。公恐其有變。不敢來。是歲毛利氏遣小早川隆景吉川元長來大坂。元長元春子也。秀吉善待之。曰。天主閣新成。當使卿等一觀。乃自從一侍女。導隆景元長及其從者數十人上閣。指示遠近山海。因謂元長曰。吾予乃叔以伊豫。乃翁未有所予。吾數與乃翁治兵。常恨不相見以談往日戰略。明年吾將伐九州。煩乃翁爲先鋒事乎。

十四年
聚樂第
大佛
以妹妻德川公
大友左衛門督号
宗麟
修理大夫義久号
龍伯
龍造寺山城守
高橋主膳正号紹
運
立花左近將監
西伐
兵庫頭義弘
中務大輔家久
秋月筑前守種實
筑紫上野介廣門

予之筑前也。十四年二月。內野第成。命名聚樂。秀吉將請天子幸焉。率諸侯朝之也。是歲又建方廣寺。以木造大佛。高十六丈。興卒數萬人。四方工人盡集。四月。以其妹妻德川公。五月。上杉景勝入覲。先是豊後國主大友義鎮亦入覲。初島津義久自薩摩起。蠶食九國。義鎮與肥前國主龍造寺政家。歲被其兵。並乞援於秀吉。窟城主高橋鎮種立花城主戶次宗茂。皆來送款焉。於是秀吉將西伐。下教列國。並固守以俟。七月。義久遣弟義弘家久略二筑。降秋月氏。筑紫氏。乃攻鎮種。鎮種自殺。宗茂固守。來使告急。秀吉乃遣黑田孝高。趣毛利輝元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九月。又遣加藤嘉明脇坂安治。趣

遺書義久
誡秀久
猴冠者所謂沐猴而冠者斥秀吉
宮內少輔信親
豊後守義統
尾藤左衛門佐

長曾我部元親十河存保。皆發兵西向。遂遺書義久曰。關白問何以不朝貢。何以坐取官爵。何人縱出兵攻略隣國。使仙石秀久齎書往。因誡秀久曰。彼若不服。且勿與戰。退以俟我。秀久至義久。投書於地曰。我族國于此十四世矣。促朝貢者。獨有近衛氏。猴冠者取欲促致我乎。秀久憤恚。以大友氏兵進擊家久。元親存保從之。元親子信親與存保皆敗死。元親走伊豫。秀久走豊後。嘉明安治力戰而退。義久遂大舉入豊後。下十六城。大友義鎮既死。其子義統出戰大敗。事聞。秀吉怒奪秀久邑。予之尾藤知定。終議西伐。益促德川公入朝。十月。公從萬餘人而發。秀吉母曰大驅往附女于岡崎。以安其國

德川公入京
皇太孫周仁
後陽成天皇
陞太政大臣
奏請伐島津
石田治部少輔
大谷刑部少輔
長束大藏少輔
小西隆佐一作隆
作叢俗稱
十五年
襄城寶中

人。德川公到京師。秀吉從數人。就其館。握手款語。遂呼酒。召其諸將。談小牧之戰。盡歡而出。十一月。德川公入謁于聚樂第。畢禮而去。先是皇太子殂。是月天皇禪位于皇太孫。皇太孫即位。是爲後陽成天皇。十二月。天皇詔以秀吉爲太政大臣關白職如故。於是秀吉奏請曰。臣徵島津義久入朝。義久不奉命。臣請自將伐之。乃令越中尾張以西三十七國發兵。以明年二月會大坂。命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掌糧餉。小西隆佐建部壽德掌漕運。先赴小倉。具三十萬人糧二萬匹馬芻。使可支一歲。十五年二月。兵會大坂者十五萬人。秀吉下令禁鹵掠止鬬諍。又置吏于沿道驛舍。使軍行莫蹇滯

南條伯耆守
宮部善祥坊
耳川高城並在日向
增田右衛門尉
九毛三郎兵衛
城戶俗稱未詳
攻岩石城
小熊在筑前
長門守種長
高良山在筑後
新納武藏守
伊集院右衛門大夫
合子八代並在肥後
右馬頭征久
狹謂度量狹小也
榜示優容
優容寬裕有容也
入薩摩
又太郎忠良

乃遣秀長將前軍先發。三月朔。秀吉自將諸軍發京師。水陸俱下。義久既逐大友義統。居豐後府內。發兵四出。聞豐臣氏前軍至豐前。乃使家久守耳川。引兵而退。秀長至耳川。諸將先濟。家久夜襲南條宮部氏營。南條敗。宮部擊卻之。明日秀長乃濟。敵遂退保高城。既而又退。二十五日。秀吉至赤間關。留增田長盛守關戶城。九毛某城戶某守門司城。徵國人質子。濟海入豐前。廿八日。陣于馬岳。分兵並進。時秋月種實招島津氏兵據岩石城。城跨豐前筑前之間。以險固聞。秀吉遣義子秀勝攻之。令蒲生氏鄉前田利長輔之。自以麾下登杉原山。四月。氏鄉攻其南。利長攻其北。城兵能拒。氏鄉先入其郛。秀吉自山上望見其徽號。自脫其袍。使人齎馳賜之曰。被此以登內城。氏鄉感激。身先士卒。會風大起。縱火焚城。城即陷。秀吉乃進至小熊。種實遁走。使子種長以城降。秀吉悉收其地。進軍高良山。龍造寺政家以肥前兵來會焉。肥後諸城皆解走。薩摩驍將新納忠元伊集院忠棟守合子城。走保八代。與島津征久合兵堅守。秀吉以兵艦攻之。忠元等夜逃。秀吉入其城。謂諸將曰。吾征誅僻遠之國。苟期於蠶盡。勢有所不可。且見其狹也。宜從優容。速成大功。乃榜于衢路曰。名門故家。脅從於敵者。及豪俠大盜聚徒結黨者。一切皆宥。聽其自新。令初下。軍門如市。秀吉進入薩摩。隆島津忠良。五月。進至千

洪會發也
建牙太平寺
桂山城守
伊東豐後守
丘或作兵或作隆
庭堂階前也不庭謂不朝覲也
義久降
琉球貢獻
大論功罪
森壹岐守
毛利藤四郎久留米侍從
高橋主膳正
鍋島加賀守
生駒雅樂頭親正
甚助
阿蘇在肥後
律以戒律懲罪也
彥山在豐前
大村丹後守純名

代。河河接海。港前所發漕舶盡湊焉。乃命水軍將加藤嘉明脇坂安治九鬼嘉隆。造浮梁濟軍。建牙于太平寺。環布軍營。塡池澤夷丘阜。方二里餘。中開門巷。縱橫四達。遠近望風而潰。乃遣水軍三將攻桂忠昉于平佐。脇坂安治先登。忠昉降。於是秀長以日向故主伊東祐丘為先鋒。以五萬人自日向入。前田利長與淺野彈正以龍造寺政家為先鋒。以五萬人自大隅入。家久以佐土原降。義弘退陣求赦。諸軍合而南下。臨於鹿兒島。島津氏將佐交勸義久乞降。乃遣伊集院忠棟。因秀長謝罪。秀吉曰。吾初欲誅不庭之臣。使無遺類。吾聞島津氏源右大將之遠裔也。四百歲名族。一日滅之。吾亦不忍也。其宥之。義久大喜。削髮被僧衣。從近臣五六人。詣太平寺降。秀吉延見。以溫言慰藉之。命以義弘為嗣。琉球國馳使修貢獻。七月。凱旋。至太宰府。盡收九州質子。大論功罪。令島津氏因故土。領薩摩大隅日向。削其侵地。賜肥後于佐佐成政。筑前于小早川隆景。豐前于黑田孝高森勝信。筑後于毛利秀包立花宗茂。而大友義統高橋統增伊東祐丘。龍造寺政家皆復舊領。差有增損。使政家族鍋島直茂攝國事。及政家夭。乃立直茂。耳川之事。尾藤知定教秀長不卽救。因奪其讚岐。後以賜生駒親正。丹羽長重犯軍法。因奪其若狹。賜之淺野長政。阿蘇大宮司邑。律彥山僧徒。大村氏私舍。西蠻妖賊。奪其

新八郎
禁天主教
復命于京師
成政時任陸奥守
分賜肥後于加藤小西
十六年
天皇幸聚樂第
縱故也縱民令觀也
點注標記
大和大納言
三宅中納言
浮田中將
加賀少將
長曾我部侍從
大友侍從
牧伯進盟
渝變也
賚賜也
戸税戸調也
戸租謂令民責物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也

長崎邑。磔賊二十餘人。于邑中使鍋島氏監外國互市。焉禁天主教。遂大修西海政令。七月。復命于京師。天皇遣使郊勞之。八月。德川公自來賀戰捷。是歲。西海諸侯皆就國。秀吉誡成政。善待土豪。勿擾國民。成政違教。土民皆叛。踰年粗定。秀吉讓之。賜死。以肥後分賜加藤清正小西行長。清正爲主計頭。行長爲攝津守。行長即彌九郎也。秀吉謂二人曰。他日將有以用汝也。十六年。正月。秀吉遂奏。請臨幸。時承大亂之後。典籍殘亡。乃令前田玄以與公卿雜議。用足利義滿、義教故事。四月十四日。天皇幸聚樂第。關白秀吉率文武百官扈從。扈從者蓋新典也。遠近縱觀。父老或有流涕者曰。吾儕聞有行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〇　廿七

幸之儀久矣。今得親觀之。翌日。行享禮。使伶人奏五常太平諸樂。明日。秀吉早盛服出。侍于御座之右。盡召天下牧伯使列於前。内大臣信雄。大納言家康。大納言秀長。中納言秀次。左近衛中將秀家。右近衛少將利家。侍從元親。侍從義統以下。以次而進。盟曰。奉戴皇恩。竭力王事。莫敢或怠。皇家之邑。莫敢或侵。侵者相共誚責之。戒囑子孫。莫敢或渝。關白所令。事無大小。莫敢或不奉。所違斯盟者。六十六州神祇大罰殛之。覆其家國。莫能享其祿。明日。宴諸牧伯。天皇賜歌。關白以下皆賚之。車駕駐五日。還宮。秀吉以京師戸税奉供御。以其戸租爲上皇湯沐邑。以近江高嶋郡。充廷臣采田。凡金帛珍貨

吉川藏人頭侍從
大張茗讌
十七年
復分金銀
佐竹常陸介
里見左馬頭
結城左衛門佐
那須太郎
岩城修理大夫
葦名日向守
松前民部大輔
北條左京大夫
伊達右京大夫
諭氏政
席猶因也言革人之坐於席也
相撲守氏直
點注標記
小田原之役
以吾比蟣蝨
二階堂遠江守

之獻。前後無算。九月。諭毛利氏。割其出雲伯耆予族吉川廣家。廣家。元春子。元長弟也。十月。大張茗讌于北野。十七年。五月。復分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于文武百官。是時秀吉威令幾遍天下。東北豪傑。佐竹、里見、結城、那須、岩城、葦名。松前諸族。爭修使幣。秀吉禁其私鬪。使之朝覲。而獨北條氏政據關東八州。伊達政宗據陸奥出羽。不肯降。天子幸聚樂之次月。秀吉遣富田知信、津田信季赴相撲。諭氏政曰。吾子席五世之勢。擅有八州而不修朝貢。不義。今天子新立。天下莫不嚮歸。吾子宜速入覲。氏政與子氏直議。不敢堅對。八月。氏政使使來請曰。眞田昌幸取我沼田。請令昌幸還之。然後入朝。諸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〇　廿八

將皆忿曰。氏政亡狀。請發兵討之。秀吉曰。未也。是年七月。復使知信、信季就昌幸諭之。昌幸奉命致沼田于北條氏。於是二使遂往小田原。趣其入朝曰。不朝則有罰。氏政與其親族將領議曰。我與彼相距遼遠。彼何輙來。且彼特能服畿内西國耳。古稱關八州可敵天下。且箱根天險也。彼果來乎。我以八州勁兵。要諸箱根。彼何能爲。在昔平氏發大軍來攻源氏。至富士川。聞鳧鴨起遂恇懼而潰。關白亦如此爾。乃不禮使者。使者微聞其言。歸報秀吉。秀吉怒曰。氏政以吾比蟣蝨邪。吾將示之我技倆也。德川公數勸氏政入朝。不肯。是歲。伊達政宗滅葦名氏。并會津四郡。滅二階堂氏。并仙道七郡。佐竹

責政宗

石卷右馬允

遺書氏政

厲磨也

操王節持天子所賜節刀也

檄觸文

氏直謝罪

岩城諸族討之皆敗秀吉使使責讓政宗命其入朝政宗亦不肯十月眞田昌幸來告曰沼田有那胡桃城爲臣墳墓之地北條氏將守沼田者欲遂取之臣曰殿下命致沼田而未聞致那胡桃也彼不聽遂攻取之敢告秀吉大怒遂奏請討氏政氏政使者石卷康昌在京師懼陳謝之秀吉不聽抑送康昌相摸遺書氏政絕之曰秀吉起微賤爲先右府所拔擢攻城野戰立功弓馬之間既而遇變故提兵東上誅夷逆臣以答右府恩眷遂忝太政之任佐天子以定亂逆叛者伐服者撫仁道豪傑無不從我所麾汝氏政負險恃力敢不修朝貢狡詐貪婪輕蔑天子之命夫天地之際一有違詔勅者而漏於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廿九

誅討秀吉恥之修乃城池厲乃甲兵明年吾將操王節率諸軍以正汝氏政之罪書至相摸氏政不以爲意曰彼欲以虛聲脅我彼誠來大擧則少食小擧則少力是易與耳秀吉遂令駿河越後以西四十五國發兵以明年三月會京師其遠京師者使道直赴關東命長束正家運粟二十萬石至駿河又出金一萬枚糴於海道諸國時海路久絕民皆憚風濤之險曰海龍王爲祟秀吉笑曰吾受王命討不庭何物龍王敢得沮我也作檄授之投海而進使水軍三將與長曾我部元親獲糧船以東十二月德川公來請約束氏直因公謝罪請入朝秀吉弗許於是會德川公以下將帥開關東地圖指畫部

一言多於百萬封

多勝也

十八年

氏直娶德川氏

供張供具張設也

入朝受節刀

署眞田昌幸素與德川公惡時在下坐不得窺圖秀吉呼前之曰吾以家康爲海道先鋒以汝爲山道先鋒昌幸感喜退而謂人曰得殿下一言多於得百萬封矣十八年正月德川公送其嗣子爲質秀吉賜之姓羽柴氏名秀忠遣歸之曰卿以其與氏直有姻焉乎吾何疑卿哉德川公乃空海道諸城除道供帳以待二月秀吉召毛利輝元守京師弟秀長守大坂令德川北畠前田上杉諸將以其兵先發三月朔自戎服入朝受節刀于陛拜辭起出闕上馬率騎卒十七萬而東部伍整肅鎧仗鮮明使士民縱觀之氏政盡召八州城主集于小田原遣親信將帥拒箱根諸城以兵數萬守其後二十七日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三十

蓐食消早炊食於寢蓐也

中村式部少輔

一柳伊豆守

間宮豐前守

渡部勘兵衛

北條左衛門大夫氏勝

紙壁如堊

堊皆以白堊飾牆也

約封上相江戶

秀吉至沼津明日自上山候視敵城寨卽夜下令令秀次以五萬攻山中信雄以三萬攻韮山而德川公以二萬五千直踰箱根明日諸將蓐食並發秀次以中村一氏爲先鋒令從陣近城城上銃丸雨注一柳直末死之一氏屬衆攻破其郛斬敵將間宮好高進薄內城其騎士渡部了攀堞而上秀次乃麾軍齊登走城將北條氏勝信雄亦破韮山郛德川公陷三城至酒匂戍兵皆潰四月秀吉率諸軍抵小田原建牙于石垣山夜令萬卒薙城南糊紙于壁望之如堊城兵驚以爲神秀吉攜德川公登城樓下視曰關東八州在我目中不日取以予卿耳德川公拜曰幸甚秀吉附其耳語曰卿亦居小田

迤斜也

大導寺駿河守

木村重玆

一月下六十餘城

原平曰然秀吉曰不可我嘗觀地圖自此迤東可二十
里有地曰江戶襟帶山海地潤土肥卿宜居此德川公
曰謹奉教於是令諸軍圍城數重水軍將士又破沿海
諸城而來會焉上杉景勝前田利家將北陸兵三萬以
眞田昌幸爲先鋒入上野大導寺政繁以松枝降導入
武藏下七城攻鉢形秀吉遣淺野彈正少弼木村常陸
介助之二將別徇武藏攻岩築淺野氏嗣子幸長稱左
京大夫甫十五先登遂拔之二將遂徇上野至二總安
房一月下六十餘城而小田原固守不下有流言曰德
川織田通款城中衆情疑懼秀吉卽從近臣數人與信
雄俱飲于德川氏營明日與德川公俱飲于織田氏營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卅一

築長圍

被之以妓樂也

騰貴也

正家漕轉有餘

狼戾猶狼藉也

相馬彈正少弼

秋田城之介

南部大膳大夫

津輕右京亮

項背相望謂連續而來也

政宗納幣

衆疑卽釋遂令諸軍休戰築長圍更番游息徵海道妓
樂置酒高會秀吉與德川公以下造歌詞被之謳呼連
晝夜以示據久之意城兵大困德川公初度大衆久屯
穀價必騰私命其吏多蓄糧餉已而長束正家掌漕轉
米粟狼戾乃服秀吉善用人也當是時豐臣氏軍環城
而陣者幾三十萬山陵林麓莫非兵者關以東望風降
附相馬秋田南部津輕諸族或執謁軍門或使使納幣
項背相望伊達政宗使人覘形勢還報則大懼乃肯修
使幣就德川氏乞降德川公戒使者曰不可不亟來謁
六月政宗與百餘騎入下野路塞不得通還由越後信
濃間行至箱根請謁秀吉秀吉問謁者曰政宗狀貌如

詰責政宗

屈强猶戾執

一介之使獨使也

二本松右京亮

便服謂平服也凡所便坐便服皆所以就便安也

何曰齡可二十歲耳而被髮奇偉甚秀吉不許輒見使
人詰責之曰吾受王命經略天下雖遐方絕域之人莫
不來歸汝屈强東北擁兵數萬未嘗發一介之使葦名
義廣歸心王室而汝擅攻之是何故政宗答曰義廣納
臣之叛將結佐竹岩城以圖滅臣臣欲討二本松氏以
復父仇又爲義廣所拒故臣日夜攻擊終得克之臣在
敵中不知四方事及殿下東伐然後知天下有所歸也
是以來謁秀吉又使言之曰汝之所陳果無僞也則盡
獻所侵會津仙道之地耳不則亟歸汝國徐修守備吾
討滅北條氏然後見汝於戎馬之間也政宗曰臣生死
唯殿下之令況邑上乎致其侵地乃入見秀吉便服而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卅二

成田下總守

嘖與嘖同猶叱也

坐慰勞之問曰卿在陸奧幾戰曰三十餘戰秀吉曰是
村巷小鬭耳意未知部勒大兵之法也因起引政宗而
出下臨廣壓秀吉在前指示曰彼畿內軍也彼坂以西
軍也彼海道軍也政宗唯唯莫敢仰視旣罷遣歸諸將
交勸留之不遣曰遣之是猶縱虎於野已秀吉哂曰吾
不用寸兵而取五十四郡非汝輩所知也政宗退謂人
曰關白天威也遂去之國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
家等於是攻降館林遂攻忍城城將成田長康在小田
原其兵留守不下秀吉令彈正少弼父子助攻終下之
景勝利家亦降鉢形以下諸城幷降附五萬人來謁秀
吉不甚賞二人頗嘖之秀吉謂近臣曰二人非無功然

點注標記

山中山城守

下總守勝雅初稱瀧川二郎兵衛雄利

避嫌避姻戚之嫌也

誅氏政釋其餘

美濃守氏規

舉八國賜德川氏

放信雄

加藤遠江守

田中兵部少輔

降輒受之不足稱勸勞或降或屠恩威並行然後可賞耳二人聞之復發屠八王子城還効首級秀吉乃賞之於是八州諸城大半皆破而其將士在小田原城內我兵虜其父母妻子視之將士逃降相踵我侍史山中某與成田長康善秀吉命陰以書招之長康乃送款秀吉使德川公以其降書遺氏直曰子之將帥皆有貳心事已危迫子盍早自爲計氏直與氏政議召長康不至乃環栅長康營置兵監護自是城內人人相疑秀吉遣黑田孝高羽柴勝雅入城見氏政父子說以禍福氏政不肯七月氏直遂出就德川氏營乞降德川氏避嫌不敢通使之因勝雅勝雅以告秀吉許之使氏政致城而出

因謂諸將曰吾此行欲誅不庭之臣今而釋之是失信天下也吾欲誅氏政而釋其餘諸將曰善乃遣使者四輩就氏政舍賜死秀吉覽其首罵曰汝輕蔑王命敢笑侮我今如何也使石田三成齎之京師梟于一條戾橋氏規聞小田原既下亦以韮山降乃縱氏直氏規等三十人于高野給俸百口尋給萬石乃舉北條氏故地八國以賜德川氏別以十萬石爲其湯沐邑舉德川氏故地五國以賜信雄信雄不肯受秀吉怒曰卿才不可爲民上吾特以先右府之子也欲厚封之卿乃薄之乎乃放之秋田賜駿河于中村一氏甲斐于加藤光泰尾張及北伊勢五郡于秀次參河于池田輝政田中吉政遠

點注標記

山內對馬守初称猪右衛門

有馬玄蕃頭

森美作守

誅政繁

櫻田在武藏

鎮東北其如氏鄉

木村伊勢守

栗棲俗稱未詳圉掌馬者

入中村召父老

政宗觖望

少弼淺野長政也

江于堀尾吉晴山內一豐有馬豐氏信濃于森忠政石川數正仙石秀久論關東諸豪功罪黜陟之執大導寺政繁誚之曰汝以北條氏舊將而首降於我我之功臣乃北條氏之叛臣叛臣天下罪人吾不能私釋焉乃誅之于櫻田遂引兵東下至宇都宮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皆迎謁焉八月至白河命淺野彈正少弼大谷吉隆石田三成撿陸奧出羽地問諸謀臣曰吾欲擇一將鎮撫東北卿等皆陳所見衆所對各異秀吉曰皆非也非蒲生氏鄉無可者賜氏鄉以會津仙道十一郡以葛西大崎賜木村秀俊政宗因故土賜米澤長井謂氏鄉曰爲我守東門因指授方略戒德川前田上杉氏爲之應

援終整諸軍凱旋至岡崎吉川廣家受命守焉明迎饗之明日以鞍馬三百餘匹送秀吉秀吉擇黑馬騎焉屏其徒御獨吉川氏卒栗棲武格者爲之圉行入尾張秀吉指路傍聚落謂武格曰此名中邑吾所生長也吾欲一徃觀汝能從我乎武格曰謹諾於是秀吉騎入中邑留武格于閭首而入周馳街巷出遂召邑中父老笑曰吾藤吉也父老皆惶恐俯伏秀吉曰此吾少時邑閭甚整戶口亦似滋息也因賜之酒及物與語舊故而去九月復命於京師於是東國盡定而伊達政宗心懷觖望陰誘土兵作亂少弼豫度陸奧必亂造十餘砦留兵守之而西大谷吉隆猶留撿田甚急十月土兵四起葛西

點注標記

十九年

氏鄉上狀

貼金磔柱

九戸修理亮

德川公掌三道軍務

以安反側予之心也

大崎亦告秀俊之政叛攻其城秀俊走保佐沼告急於氏鄉氏鄉卽發會雪撬行至作縄察政宗有異心遣人促使會師政宗不得已出次吉岡氏鄉身往其陣面議事政宗大驚氏鄉破賊二壘乘勝而進政宗稱疾不從氏鄉行布陣以備之進破名生壘政宗追躡覘其陣堅不敢擊氏鄉乃迎秀俊置之名生政宗數謝無他氏鄉使立功自効乃攻下宮崎城賊黨悉潰少弼時至駿河聞亂卽還十二月氏鄉欲歸而慮政宗有變少弼乃令政宗納質十九年正月氏鄉取其質還會津秀吉得警報遣秀次赴討使石田三成促德川公會師聞氏鄉已定亂則皆途還閏月氏鄉來京師上狀秀吉奪木村氏

封予之氏鄉氏鄉又獻政宗通賊手書秀吉怒馳使召政宗政宗卽發二月至曰吾自分誅戮也作貼金磔柱使人揭前行及詰問陳謝甚辯乃示其手書政宗佯愕曰其書甚肖特華押有微異者驗之果然秀吉卽釋之先是南部氏族九戸政實叛氏鄉與少弼攻而下之是歲五月復叛據福岡城葛西莊內應之秀吉命秀次赴討曰必勦之使莫復萌命德川公助之曰命卿掌東北三道軍務其便宜從事乃奏以政宗爲四位侍從與氏鄉俱爲先鋒令少弼及堀尾吉晴監其軍因密諭氏鄉曰吾知政宗反計矣顧彼膽略可愛故釋不問以安反側事平則奪其地予之汝耳八月秀次入陸奧陣三迫

點注標記

氏鄉食百萬石

按撫北兵而拒守也

其封大和也

償攘金

氏鄉政宗攻下五城上杉氏奉命會師擊平莊內諸將遂圍福岡誘降政實以下魁首三十人致之三迫秀次斬以徇焚殺其餘黨以秀吉命徙政宗于葛西大崎以其地加賜氏鄉幷食百萬石遂巡視國內按撫土民課東邊諸侯築城大崎以置政宗然後歸是歲四月大納言秀長卒以秀次弟秀俊爲嗣襲其封十一月秀吉大獵于參河初秀吉定關西召松下之綱賜邑于丹後及定關東更賜遠江伊勢之一萬石曰償攘金也

日本外史卷十五終

撫顴朝塑像　塑像捏土肖象貌也

征韓之役

明神宗名翊鈞　要約也須要也大相要領不能使彼奉約從命也　宗對馬守

答朝鮮王書

堅甲也鋭戎也

日本外史卷十六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中

秀吉之在關東也。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塑像。進撫其背曰。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然若承藉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吾欲遂略地至明。若以為何如。

初秀吉為織田氏徇山陽。請攻韓及明。後常思成其志。明主嘗與足利氏修好。而韓兩屬其間。常奉朝貢於我。及足利氏衰。我西南海盜數侵明境。明韓皆與我絕。而海賈互市不絕。我對馬島距韓甚邇。島主宗氏世置吏于韓釜山浦。至豐臣氏時。明氏或有來投者。秀吉聞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益思窺之。其定畿內。以橘康廣嘗諳韓事。擢為使者。徵朝貢于韓。不得要領而還。秀吉疑其與韓有私。族誅之。及定西海。宗義智送款。秀吉命掌使事。將伐關東。遂遣義智與僧玄蘇往韓。會琉球入貢。秀吉囑其國求通於明。曰。明不聽我言。我當發兵伐之。琉球王尚寧告之明。明不聽。義智至韓。韓王李昖乃使其大臣黃允吉金誠一隨而入貢。秀吉既至自伐關東。見韓使者。乃命史作書以答之。曰。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屬分離。發亂綱紀。阻格帝命。秀吉為之憤激。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

在所不釋言必討伐也

柳川豐前守調信

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

天正十九年

鶴松夭　自遣忘其憂也　大丈夫當用武萬里外

蚤覆也大有餘也

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八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為我前導。因遣平調信。玄蘇與偕。韓王得書疑懼。誠一以為虛喝。王使之私饗二人。探其情實。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伐之耳。貴國盍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言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韓始懼。稍修邊備。明亦聞之。申嚴海防。天正十九年。夏。秀吉復遣義智責盼在釜山。旬餘不得報。怒而還。秀吉志益決。秀吉初無子。先是姬人淺井氏生男鶴松。秀吉絕愛之。是歲鶴松夭。乃悲哀累月。心忽忽不樂。因屢出遊以自遣。一日登清水寺閣。西望謂從者曰。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悒鬱為。乃還大會諸將帥。謂之曰。吾藉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休矣。特諸醜夷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吾欲以邦治委內府。而自將入朝鮮。以其兵為先鋒。以入於明。彼拒我命。則擊滅之。遂自遼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壤。以予諸君。使諸功臣皆饜其望。不亦快乎。我籌之已熟。事非甚難。諸君其

瞪眙驚視貌
中納言秀家
無前之事猶言無
比之事也
大聽憂恐
那古耶行營
部署諸將
鍋島加賀守
相良宮內少輔
松浦式部卿法印
肥前守
有馬修理大夫
大友豐後侍從
黑田甲斐守
島津兵庫頭
毛利伊勢守
伊東民部大輔
福島左衛門大夫
長曾我部土佐守
蜂須賀阿波守
生駒雅樂頭
小早川筑前侍從
毛利久留米侍從
立花左近將監
毛利安藝宰相
九鬼大隅守
脇坂中務少輔
加藤左馬助
來島出雲守
大和中納言秀俊
藤堂佐渡守
岐阜少將秀信
中川右衛門大夫
石田治部少輔
增田右衛門尉
大谷刑部少輔

能為我出力。那諸將帥瞪眙相視。莫敢對者。浮田秀家進曰。殿下舉止。無前之事。誰不努力者。衆莫敢異議。內府謂秀次也。秀次時為內大臣。叙正一位。於是秀吉奏請遣諸將之國。各具兵食。命九鬼嘉隆。造大艦數千艘。大聽聞秀吉赴海外。憂恐至廢寢食。乃議使秀家代往。而自出陣肥前。以為策應。乃大築于那古耶。遂為行營。十二月。分朝鮮地圖。以諸將部署其所嚮。分西南四道兵為八軍。以嚮韓之八道。主計頭加藤清正將第一軍。攝津守小西行長將第二軍。鍋島直茂相良賴房屬清正。宗義智。松浦鎮信。有馬義純屬行長。兩軍迭為先鋒。大友義統。黑田長政。將第三軍。島津義弘。毛利島政。伊東祐兵。將第四軍。福島正則。長曾我部元親。將第五軍。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將第六軍。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將第七軍。毛利輝元。將第八軍。別置水軍。以九鬼嘉隆。脇坂安治。加藤嘉明。來島康親。將之。秀俊將藤堂高虎。率大和軍。屬焉。水陸九軍。總十五萬八千。織田秀信。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糟谷武則。片桐且元。與淺野左京大夫。將游軍十萬。以備應援。而秀吉自以秀俊及德川公。前田利家。蒲生氏鄉。上杉景勝。結城秀康。最上義光。佐竹義宣。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戍內東北三道。將士十萬。自衛。以明年二月盡。會行營。秀吉乃上書。乞骸骨。讓關白職于秀次。自稱太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〇三

糟谷內膳正
片桐東市正
淺野彈正
最上出羽守
南部大膳大夫
讀驪猶之驪
閒當作闃音闃
寂無人也
文祿元年
藥囊識號
發京師
將使彼用我文
擲錢卜勝
風本在壹岐
行長先發
豐崎在對馬
拔釜山
拔東萊

閤。於是宗義智戍釜山。東萊稍稍引還。韓人來窺其府。闃然無人。乃驚怪修守備。益急。文祿元年正月。秀吉召加藤清正賜之記幟。曰。昔代毛利氏時。先右府所賜也。召小西行長賜之名馬。曰以驪突屬清正。素鄙行長。不相善。於是謂之曰。予用賜幟為號。子號何用。行長對曰。我起藥商。當用藥囊。自是益相隙也。三月二十八日。秀吉發京師。或曰。盍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四月至安藝。謁嚴島祠。投百錢。祝曰。吾而勝明。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衆大喜。蓋豫糊合兩錢也。遂至那古耶。諸軍會者凡五十萬人。擁食稱之。於是先遣水陸九軍。發大磯關而揚帆。蔽海而渡。主于風本。阻風。十日風稍定。行長與義智素諳海路。潛拔其軍。不告衆。先發至豐崎。平明諸將乃覺之。清正怒而發。風益甚。不得進。行長促舵師。發豐崎。冒濤而進。十三日。達于釜山。釜山守將鄭撥。出獵聞警。馳還。行長隨攻其城。立拔之。生擒鄭撥。遂分兵徇慶尚道。陷西生。多大二浦。斬多大守將尹興信。問其捕虜。以要害城寨。曰東北有東萊。距此三十里。行長謂其衆曰。諸君戰疲。當休。然使東萊為備。吾力不能下。而諸將隨至。則奪功於人矣。宜急擊取之。衆奮從之。乃進攻東萊。半日拔之。斬首千餘級。守將宋象賢不屈。死。行長收葬之。進陷梁山。至鵲院。韓兵據險拒之。我兵攀山迴出其背。韓兵顧而潰。韓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〇四

鼇注標記

清正取路慶州　秀家從行長　李鎰中砲金誠一金功　黒田乾甫守　行長陷鳥嶺　彈琴臺前中砲及忠州兵清正會　二將爭先

巡察使金晬聞東萊急自晉州來援不及乃諭諸郡縣
避我兵清正後行長二日至翁山聞行長已前進切齒
悔恨爲怨所先吾當蹤其迹乃轉取別路經慶
州走其守將斬首千五百級轉鬪而進所向皆靡秀家
聞行長深入謂其將佐曰彼自我家起身吾爭功而不
後使彼奴於敵不獨負太閤寄任之意也乃踰次發舟
八軍相繼上陸韓諸道隨報警於國都韓王命李鎰申
砬爲大將使金誠一拒慶尙右道金功拒慶尙左道行
長方圍金海黒田長政後至刈禾塡塹以陷之引兵出
左右道之間絶其應援進陷尙州鎰已至州城北觀我
中火起遣騎斥候行長望視之曰我且奪其膽潛使銃

卒伏橋下銃之墮馬鎰軍動行長以大衆出張二奇兵
抄之鎰驍走歸申砬於忠州砬收忠淸道兵八千欲守
鳥嶺聞尙州陷不敢進行長進至鳥嶺視其險阨使騎
卒先行周覘山谷無敵笑曰朝鮮兵不要我于此吾知
其莫能爲也乃踰嶺至丹月驛分兵爲二擊申砬于彈
琴臺下斬之遂取忠州而與清正會諸將皆至乃相見
于城外議進取京城清正曰攝津守多功矣至於國
都先鋒當見讓僕也行長曰吾與子前受約束于何擅
更之對曰了之不告而發亦出約束乎二人怒欲鬪諸
將解之曰大敵在前何私鬪爲鍋島直茂曰太閤令二
公迭爲先鋒今盍分道往聞道有二自南者遠自東者

鼇注標記

漢江　甲取險而近者行長參用　送書招降　韓王弃平壤　敵弃舟走　十亡七八都城　秀家居國都　金命元斬申恪

近近者有漢江之險唯二公所擇清正曰吾寧取險而
近者矣議乃定行長間使人先馳之漢江奪其南岸舟
清正遂發遇韓使李應辨于途捕之初行長獲蔚山守
將李彦誠送書韓王招降之使彦誠齎去彦誠不敢白
及取尙州乃獲應辨予之太閤券書使還責彦誠之報
且召李德馨德馨嘗接我使人者也韓王乃遣德馨至
降途聞忠州陷使應辨先往詗之乃爲清正所捕遂誅
之也德馨亦馳還韓王聞李鎰敗大怖而猶冀望申砬晦
日有騎馳入都門民迎問對曰申總兵敗矣關白中將
來矣都城大駭王與世子夜駕奔平壤告急於明遣王
子徵兵諸道留都元帥金命元副元帥申恪以舟師扼

漢江命元聞清正至措疑兵適清正抵江無舟可渡立
望北岸久之笑曰敵舟自覓是無兵也令善泅者往取
其舟以渡五月四日至都城南大門有兵守門覘其旗
幟皆小西氏號也蓋行長渡驪川走敵將元豪先一日
自東大門入亡已遁矣清正益怒居一餘日諸將皆至
秀家自居國都使諸將各圖進取金命元遂守臨津府
申恪恪不從獨屯楊州命元怒恪違節度請於王誅之會
咸鏡南道兵使李渾來援恪與浮田氏兵戰大破之而
命元遂斬恪王聞捷遽赦之不及乃遣中使及韓應寅
助命元守津北我兩先鋒與長政合兵軍津南相持十
餘日伏精兵而佯卻韓欲追之北韓將劉克良止之不

點注標記

三將消[illegible]良　咲也　仰也走　探關定道　平安咸鏡黃海三道　大破韓兵　聲息聲氣消息也　三奉行入韓　大同江　行長使遺書　第但也　韓王走義州　行長趣國都諸將　鴨綠江

聽而渡。應寅亦濟。遇伏驚走。二將還擊。大破之。擒[illegible]及克良。其兵北湯。皆遁。者尚餘八。命元應寅走歸平壤。我師乃渉臨津。安城降。乃探關定軍所向。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而長政得黃海道。皆引兵北入。而韓將李洸尹國馨金晬。以全羅忠清慶尚三道兵五萬騎入援王城。至龍仁。見我兵壘山上。挑戰。我兵不出。而瞰其懈出擊。大破之。當此時。自國都至釜山。數十城。烽火相應。皆爲我兵所守。以與行營通聲息。秀吉乃遣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引游軍六萬赴援。伊達政宗亦請而往。三奉行入韓。宜令速功。行長既徇平安。至大同江。遺書於平壤。僞名李德馨。使平調信玄蘇相見江中。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〇七

招降之。議不諧。一八曰。若主第導我伐明。不則併夷滅之。乃還。六月。韓王留左相尹斗壽元帥金命元守平壤。而自走寧邊。欲入咸鏡。聞清正在焉。乃走義州。令右相柳成龍發兵。益於命元。固守以俟明援兵。命元與行長等夾江相持。伺我兵稍怠。夜遣精兵濟襲之。行長此衆起。令義智絕其後。擊破韓兵。韓兵亂潰而走。行長曰。是可亂也。舉軍從之。斗壽命元棄守走。行長入城。得韓積粟十餘萬石。使使遂趣國都諸將。欲與俱西。曰。太閤志在伐明。今已取平壤。平壤以西莫復支者。自鴨綠江至明北京。不過百餘里。吾之全軍卷甲趨之。使彼不及備。可以得志矣。秀家與三奉行皆曰。全羅江原二道未定。

點注標記

鳳山　白川　開城　候斥候也　上島　[illegible]　艨艟戰船也其製狹而長以衝突敵船者　巨濟洋　遂進戰　貴者字勝信　指狂妄行進取也　向元和解二將　嘉明先期而進　舜臣拒閑山　李如松　明主翊鈞

我未可深入。我水軍將循全羅而北。會于黃海。然後水陸並進。是爲全之策也。乃分諸將守國都平壤間諸城。大友義統守鳳山。黑田長政守白川。小早川隆景守開城。以備應援。行長日望水軍至。水軍諸將既發釜山。與慶尚右水使元均戰。破之。遂出全羅。藤堂高虎聞韓侯船在唐島。以飛船赴之。奪其百餘艘。上島焚虜營。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艨艟鬭艦數十艘在巨濟洋。諸將集飲于毛利勝信營。議進戰。脇坂安治曰。先以大船巨炮挑戰。然後奪其船。加藤嘉明曰。是劫而去之。非挑而奪之。挑而奪之者。宜以小船。不韙及。敵近決戰。不則太閤謂水軍將士不欲戰也。安治曰。此事至重。一敗則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〇八

陸軍亦不能振。子明狷狂乃爾。嘉明怒。高虎居間和解。勝信曰。諸公受命於千里海外。忠告不隱。務利公事。太閤多良臣如此。何憂於戰。因侑酒。酒數行。九鬼嘉隆曰。今夜三鼓解纜。旦日進戰。船之大小。隨宜耳。嘉明潛起如廁。招其軍吏。先期而進。比曉。以走舸二艘。直衝敵列艦。奪其二十艘。諸將繼進。舜臣卻。我軍追之。入洋中。舜臣乃縱左右翼。以巨熕擊碎我船。來島康親死之。安治苦戰亡其衆。而還。舜臣因屯閑山。以拒我水軍。我水軍是以不能給陸軍。陸軍亦未遂能進也。明主翊鈞聞秀吉兵入韓。則恐會其國西北邊有亂。大將李如松率諸軍屯寧夏。國都兵寡。明主召其大臣。問韓當援否。大臣

折衝也、折而入和
難服焉也
[illegible]
以韓援明
祖承訓・史儒等
明主下書于琉球暹羅
大驟
熙注標記
長兵猶言易與也
安定之旛
投書韓王
大駕謂朝鮮王也
清正阻韓軍

曰和寛明久矣而明之所在韓韓先被和兵而明不援韓且折而入和和韓爲一分利於明合兵戮力以出遼東則勢如建瓴水下屋矣顧韓氏畏和兵而心不服焉我遣一將助韓王以摂聚之因其力以掃蕩東北是名以明援韓而兵實以韓援明也明何患於和哉明主從之遣兵將祖承訓史儒等將援韓而下書琉球暹羅爲侵和之勢以驚秀吉使其勿航海而北嚮而大驟有疾謂秀吉已航海也憂疑疾篤秀吉聞之馳歸覲之王則已薨當此時承訓儒等既入韓二將皆遼東雲將數與胡戰有功甚輕和人和人前掠明疆者皆海盜甲仗敝惡明人狃見之以爲豐臣氏兵亦如是也於是至嘉山

問韓人曰平壤和兵無乃走乎曰否承訓舉酒祝曰天使我成大功也進舍順安營未定行長偵知夜遣輕卒劫其營營亂乃笑曰此虜亦易與耳明日自往與明軍戰于安定旗幟偉麗人馬皆被鬼頭獅面明馬駭行長麾兵蹂之儒等下馬鬪中丸斃時霖雨我兵迫明人於淖擊殲之承訓挺身而走行長因投書韓王曰不盡導我伐明明當我兵猶羊釋放一虎王所知也今遼東既無明隻騎而我舟師十餘萬又來自西海未知大駕將復何逃也當是時韓猛將精兵多在咸鏡道而爲清正所阻不能來援韓王清正之入咸鏡道也虜安城民三人使先導二人辭清正立斬之其一人懼從之至永興

直茂賴定守永興
克諴
海汀倉
排倉粟爲城
清正赴會寧府
二王子事
熙注標記
當箭印紙
朝鮮北境盡於此
不意我
一捷足以報太閤

聞二王子道咸鏡北道則大喜留直茂賴定守永興而自以其麾兵日行數百里至鐵嶺踰而北北道兵使韓克諴以六鎭礦騎逆清正于海汀倉北兵善射憑平地馳突我軍多歩兵不利會日暮收入倉內韓兵皆至圍之矢下如雨清正排倉粟爲城發銃拒之懸手甕千餘人韓兵退上鐵嶺而陣欲待旦戰清正夜分兵數千環敵而伏且大霧克諴將下嶺而我兵四面齊起大破之追北至鏡城又大破之遂擒克諴縱火焚城聞二王子在會寧府驅而赴之府韓極北也行五十日至府府使鞠景仁懼拘二王子使人來乞降且曰府內食盡王子不食二日願賜之食清正許之欲自入城將校皆諫

曰吾窺府內虜人塡咽我以寡兵入恐有變也清正曰虜何能爲吾已失王不可又失王子節有變吾與王子決死莫憾也乃與十餘騎入城令從者數十人人執一器隨而入韓人危懼張弓環清正清正叱之辯其無他韓人不能解清正自開襟當箭取印於懷印紙示之韓人捨弓拜於是清正拘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使人護送之鏡城乃問景仁曰朝鮮北境盡於此乎對曰然曰北隣何國曰兀良哈清正乃以八千人進入其境攻一城拔之既夜下令曰勿釋甲夜半胡騎大至我兵力戰走之清正曰虜不意我至我一捷足以報太閤矣乃收其貨寶引兵南還胡騎躡之清正自殿而退終

拜富士山
至鏡城
韓王急告于明　石星説明主薦沈惟敬
行長見惟敬
許決界不相踰
斬沈岱等
筑紫上野介
高政定江原

至海濱西南望得高山韓捕虜曰富士岳也清正下馬免冑而拜謂其騎曰自吾辭太閤謂曰西北行矣今望富於西南覺吾行遼遠也乃歸二十日至鏡城八月韓王自義州遣李賛李元翼來攻平壤者再行長輒擊卻之王亦聞清正已略定咸鏡恐其與行長并力來襲也遂告急於明明既得承訓敗聞舉朝震驚大司馬石星説明主曰秀吉兵乘勝而遠鬬未可與爭鋒且寧夏未平復有事於遼東不若且議和以紓禍也因薦沈惟敬惟敬越人慧黠有辯口遊燕與燕倡家僕鄭四善鄭四嘗在對馬惟敬以故略知和事徼幸富貴其友袁茂嘗納女於星星因知惟敬名而與語大悅遂薦之於是明主以惟敬爲遊擊將軍多資金帛往説我軍於書平壤卑辭乞和行長與宗義智見惟敬於城北曰明即欲和宜使濟海因徵數條惟敬盡順其意曰歸取報五十日復來乃請界平壤西北十里和韓俱不相踰行長許而遣歸告狀於秀家於是我兵在平壤者不復西下而韓兵竊發諸道沈岱者募兵朔寧計復都成秀家攻而斬之鄭湛邊應井亦聚兵全州抗筑紫廣門自慶尚入全羅與湛應井戰熊嶺斬之而全州未下九月應井弟應星敗石田三成于馬灘元豪敗蜂須賀家政于犀浦遂攻毛利高政于春川高政伏兵擒豪遂定小原鍋島直茂相良賴定在永興取德原咸興等七城移守咸興

直茂等移守咸興迎清正
秀吉復赴行營
清正議入遼東　惟敬愆期
飲馬鴨綠江
明主懸令求計
宋應昌爲都御史
賛畫謀議者
如松爲大將
石星持前議　大司馬石星也
惟敬與行長密議

清正自鏡城以諸俘虜還至達下會韓兵二萬阨梁蓑山清正擊破之走其將梅天直茂頼定迎之相見于播巾賀其無恙時已十月矣清正返軍安邊乃修全山播州諸城相與協心撫綏韓人當是時諸將稟事秀吉使舸交於海中是月秀吉復奏請赴行營天子詔止征戎之事一委將佐勿輕濟海秀吉拜謝而行十一月直茂以三千人與韓將李希得兵三萬戰于咸興北走之斬首千餘級清正盡收咸鏡三十二管遂議自北道長驅入遼東未果行長亦以惟敬過期不至乃怒下令軍中曰皆修行具吾將飲馬鴨綠江也義州聞之倚擔而立韓王飛書告明明羣臣議曰惟敬説不可信秀吉殊無退兵意曩者以暑濕取敗今大寒馬肥宜出兵也翊鈞猶豫未決懸令有能獻奇計復東藩者購萬金封伯爵襲之子孫莫敢應者衆推少司馬宋應昌曰應昌去歲上書言秀吉必來是知兵矣翊鈞遂拜應昌爲都御史經畧東北劉黄裳袁黄爲賛畫而選將兵者李如松稱材武天下無雙會其平寧夏而旋則拜爲大將率六將軍東拒秀吉期以十一月發北京獨大司馬猶持前議復遣惟敬至平壤伺秀吉意惟敬留平壤城中與行長密定議以去而如松等大兵已至遼東惟敬要之於路曰媾將成矣和人約棄平壤界大同江而退如松方銳意立功弗憚惟敬詐欲執而斬之應昌等説曰宜舍此

熙注標記

不知明軍至
擿發擿伏發姦也
擿謂動發之也
二年
如松薄平壤
承訓兵尚韓裝
踏跙行不進也
牡丹臺
木戶作右衛門
行長等退皆國都

因怠敵而襲之。如松從之。率渡鴨綠。會降虜爲我耳目者。爲韓相所擿發。皆就拘縛。以故不知明軍至。二年正月朔。如松至肅寧。使裨將査大受先往順安。大受使人來告曰。沈遊擊至。和議成矣。行長喜。亦使一將以二十人會順安。大受誘與飲酒。伏起。二十人搏戰亡其三人。走還平壤。行長大驚。丹波人內藤如安。爲行長侍史。冒小西氏。稱飛驒守。於是行長命如安往詰如松。如松慰解遣還。而六日以諸軍薄平壤。行長與宗義智等急修守備。馳使告急於鳳山。使者未歸。如松已以先鋒攻含毬門。我兵擊卻之。其夜出襲李如栢營。不利。其明明軍大至。如松攻小西門。如栢攻大西門。吳惟忠駱尚志攻

北門。祖承訓攻南門。承訓欲立奇功。償前敗。知我易韓人也。令其兵皆尚韓裝。故踏跙不進。行長以爲韓人也。專拒西北。自率銃手擊卻如松。如松益用大礮火箭毒烟蔽城。衆殊死戰。承訓則脫韓裝。露明甲。鼓譟而登。行長驚急分兵拒之。而西北卽陷。行長退保牡丹臺。明軍四面蟻堞。我兵力拒。刀槍攢垂堞如蝟毛。明兵死傷數千人。不能拔。退營城外。行長將木戶某說曰。鳳山兵不來援。吾以孤城抗大敵。終不可支。盍退合於諸將以圖再擧。行長然之。卽夜潛率衆出城。至江。江氷方合。踏而渡。至鳳山。大友義統已遁之國都。黑田長政在白川。聞敗引兵迎行長。代殿而退。明軍不敢追躡。終至國都。

熙注標記

辯士說清正
知戰不知和
日殺一二萬
礪石嶺
碧蹄館

韓人聞之。所在皆起。以應明軍。宋應昌等謀曰。秀吉將帥皆萃王城。而加藤清正者懸孤軍在咸鏡。聲聞不通。可虛喝而取也。使辯士馮仲纓以譯說清正曰。和無故攻韓。韓告急於明。明皇帝大怒。遣大兵救韓。復平壤。復開城。遂復國都。擒浮田小西飛。逐其兵。令琉球暹羅諸國壓和境。而足下猶守韓。欲爲誰乎。皇帝聞足下高義。使使臣爲報告之。爲足下計。莫若速返韓王子。收軍歸和。否則明軍四十萬驅韓兵而東。直萃於安邊。足下雖欲服明得乎。清正使侍史答之曰。清正知奉國命而戰。不知聽明令而和也。歸語明主。我有敝甲凋兵。近苦無事。貴國來伐。已聞命矣。而咸鏡之途險扼。騎不可比行。

卒不得成列。兵之來。日一二萬而已。吾迎而擊之。日殺一萬。四十日殲之。日殺二萬。二十日殲之。既殲而西指度遼。破燕。奉大駕於海東。清正可以復命矣。仲纓走歸。當是時。明軍乘勝鼓行而東。國都將吏令大同以東諸城撤守來會。諸城皆聽命。獨小早川隆景與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弗肯。曰。吾輩竭力報國。固在今日。且明軍勝而驕。易與耳。三奉行促之甚急。乃退。未至王城三十里而軍。明軍進入開城。遂渡臨津。査大受爲其先鋒。値宗茂于礪石嶺。宗茂擊破之。斬百餘人。如松乃盡引其軍而至。隆景以三萬人邀擊于碧蹄館。大戰。良久。宗茂與秀包橫擊之。如松初以火器轟平壤。一戰得志。謂和兵

短兵刀劔也
大破明軍
如松痛哭
秀家等召清正
明兵相驚
毛利甲斐守
細川越中守
晉州之敗
明將火龍山倉
指竭寧食砂
清正奪糧
惟敬赴北京

不足復畏。乃輕進不具銃礟。以短兵接戰。我軍兵銃刄利。縱橫揮擊。人馬皆倒。莫敢當其鋒。我兵呼聲動天。遂大破明軍。斬首一萬。殆獲如松。追北至臨津。擠明兵于江。江水爲之不流。如松痛哭。徹夜斂敗軍。退入坡州。韓將相請其再進。不肯。時天雨。氷釋。如松託言坡州多泥。不可爲營。遂退入東坡。二月。猶雨。明馬多病斃。我兵縱火而進。如松逃入開城。遣人還明。稱疾請代。而韓人冦我者不衰。我兵在幸州者。亦爲韓將權慄所敗。秀家等乃使使召清正。清正平摑中冦。輒首虜三千餘級。與直茂賴定皆之都城。明兵相驚曰。清正自北道繞襲平壤。扼我歸路。如松大懼。留諸將守臨津。而自退入平壤。秀

吉使毛利秀元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七將赴援。三月攻晉州。晉州城險。韓王之奔。置其重器。以精兵二萬守之。七將皆大敗。退入都城。都城傍有龍山倉。我兵仰食焉。查大受李如梅潛兵火倉。而金命元等軍臨津南。絶我糧道。已而我與明軍皆大疫。三奉行以糧竭欲退守釜山。光泰曰。糧竭寧食砂。國都不可棄也。清正亦爭之曰。吾以孤軍破強胡數萬。明韓兵何足爲意。何不奪其糧。三成曰。公宜往奪。不得取助於人。清正曰諾。即夜以手兵襲明軍。奪糧而還。時如松使沈惟敬詣和。惟敬赴北京報曰。秀吉欲封日本國王。如足利氏故事。且因與石星定議。來韓都城。導賄行長曰。太閤歸韓侵。則割慶

行長等不學
彌縫猶補合也
清正不可封王之議
秀吉許和
諸將至慶尚
起屯俟令
明使來謁
放還清正所俘
屠晉州
龜甲車
龜甲形以形名也。其製以堅板作箱。牛革包之而設輪於下。載死士於中者以推而行之也。
醃漬藏醃酒也
惟敬語塞
明主疑如安
外征諸將有戒無恩

尚全羅忠清三道。封爲王。行長等素不學。不諳封王故事。以爲王於明之謂也。欲許之。已而知其非。惟敬巧彌縫之。清正不可其議。行長與三奉行皆懷歸。乃報秀吉曰。明人欲尊殿下爲皇帝。秀吉即許和。惟敬請解都城兵。諸將乃焚城更殿而東。如松乃肯進。韓相柳成龍請尾擊之。乃遣李如栢等萬餘人。覘我陳整。不敢迫。諸將至慶尚起蔚山東萊金海巨濟等十八屯。以俟秀吉令。明主以孫鑛代宋應昌。遣劉綎吳惟忠等分守星州居昌諸城。而使謝用梓沈一貫沈惟敬來。謁秀吉于行營。秀吉饗明使者。還之。遣小西如安與偕。放還清正所俘二王子大臣以下。以大友義統不救行長。罰奪其封。遂

令在韓諸將屠晉州。以償前敗。六月。諸將合兵圍晉州。城兵益熾。我軍塡濠蒙竹楯仰攻。城上矢石如注。清正造龜甲車。牛革包之。載以死士。穿城足。撥檑崩折。清正與黒田長政先登。諸將繼之。斬城將徐禮元金千鎰等。鏖六萬餘人。夷城池而還。醃禮元首獻之。行營。仍屯故地。韓王大驚。訴之明。李如松令沈惟敬來見行長曰。公等許和未十日。有晉州之事。何也。行長怒曰。汝請和。而明兵入韓者益衆。何也。惟敬語塞。去至北京。請石星召還如松以下。獨留劉綎吳惟忠等萬人。明主疑如安不敢納。舍之遼東。秀吉以如安久不還。意惟敬欺己。日夜謀議軍事。黒田孝高私語同僚曰。吾聞外征。諸將有

堪統御之任者三人而已

行臺大議

掃蕩除也議者謂去穢物也

德川公不懌

推轂猶推轂也推轂人也引漢書者

曰轂被進曰推　淺野彈正少弼

狐憑有說　怫然忿貌

無故之軍猶無名之師也

威無恩。所過無不殘滅。夷民逃匿野。毋青草。是得其地。果何益哉。且聞兩先鋒爭功相鬩。法令抵捂。衆莫知所從。而浮田宰相不能制之。夫浮田非統御之才也。能堪此任者。非德川則前田。若孝高而已。秀吉側聽而首肯之。已而大召諸將。會議行臺。曰朝鮮之事。如今日試。則何時定乎。乃公不可不自往也。吾留家康。使守吾邦。無復所顧慮焉。今舉國内兵。雖小猶可得三十萬。因顧諸將曰。利家汝將五萬。曰氏鄉汝亦將五萬。吾親將十五萬。爲中軍。左右汝二人。掃蕩朝鮮。直入于明。疾具兵艦。吾意決矣。德川公弗懌。謂利家氏鄉曰。二公推于羣中。榮孰大焉。僕亦小事于馬。今雖老矣。猶足以當一面。何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十七

居守爲。二公幸推輓之。彈正少弼進曰。德川公勿復言。臣視殿下近狀。彼爲野狐所憑爾。秀吉怫然扣刀而跽曰。吾爲狐憑。有說乎。無說則死。少弼對曰。有說也。饒使無說。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頭。雖刎千百。何足惜乎。顧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人希休息。無爲而殿下乃輿無故之軍。以殘暴異域。使我父子兄弟暴骸骨於海外。哭泣之聲四聞。加之漕轉賦役之相因。所在盡爲荒野。當是之時。殿下一舉趾。則六十州之騷賊。雷動風起。雖有德川公。安得鎮定之乎。是其所以領外征爾。臣恐殿下舟師未達釜山。而邦本之地。已爲他人所摶。是勢之最易覩者。使殿下有平昔之心。豈有不察於此。不察於此。

體欲咬人反咬於人　舍猶舍不問也

擅北舉兵　梅北國兼肉陸軍人在肥後島津

左京大夫行長　本多中務大輔

秀頼生

清正奏侍不懌

鬼上官　大猴虎豹

三年　大城于伏見

遊吉野浴有馬

三成奉行光泰

作郎主從大　貞泰

特王供如

石星

如安不屈下　明賜高爵

故謂之狐憑耳。鄙諺曰。體欲咬人。反咬於人。殿下之謂也。秀吉益怒曰。狐乎體乎。吾且舍諸。以臣罵君。不可舍也。將拔刀斬之。利家氏鄉進擁之曰。臣等在此。苟欲行誅戮。不必勞親手。因斜眄少弼曰。可去矣。少弼乃徐起還舍待罪。數日。有上變事者。肥後賊梅北舉兵。作數城。秀吉大驚。急召少弼謝曰。吾甚慚於汝也。命汝與幸長爲大將。往定肥後。因命德川公。以其將本多忠勝助之。未發。肥後人斬梅北來獻。乃止。命少弼按定其國。減韓戍卒。八月。淺井氏復生男。秀吉大喜。使前田利家攝伸事。而自歸大坂。命所生男。幼字棄丸。長曰秀頼。韓王乃敢歸都城。清正素其侍心甚不懌。又知和議必不成。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十八

十一月。進攻安康。大破之。虜尤畏清正。呼曰鬼上官。時韓野多尸。虎豹群至。我將士留戍者。因大獵之。殺獲無數。撫其尤大者以獻焉。三年正月。大城于伏見。與卒二十五萬人。將帥萬石以上。皆助役。三月。秀吉與秀次及德川前田諸將。遊吉野。四月。浴有馬温泉。是年。加藤光泰卒。初石田三成。以韓都之議不合。隙光泰甚深。遂毒之也。嗣子貞泰猶幼。徙邑美濃。以甲斐賜淺野氏。當是時。韓戍求撫。韓王數促明定和。十月。明主召如安石星命。沿道供帳。十二月。至燕。星就拜於其館。待以王公禮。厚賂之。使曲成其媾。如安諾之。居數日。明主延見之。如安驕而入。至闕。衞士呵下之。如安昂然不下。入見明主。

怕收歛也　四ノリ　氏郷卒　蒲生飛驒守　歸二郎秀行依郷　驒守　伏見城成　淀君　漁色猶漁取之無所擇也　殺生關白　吉政數諫秀次　田中兵部少輔　孝高説秀次　悍然安静也　氏郷欺秀吉讒海

明主令諸將相大臣會于左關懲問秀吉意如安所答勉副星意册乃定封王議遣正使李宗誠副使楊方亨以沈惟敬爲導惟敬欺唯且難星曰前約七事今止封冊事必不成星弗聽如安與三使皆發四年一月蒲生氏鄉卒幼子秀行嗣尋徙之下野以會津封上杉景勝三月伏見城成秀吉徙居以俟明使者置淺井氏于淀世呼淀君淀君既生秀賴而秀次無避位之意以故秀吉城伏見欲以讓秀次而予秀賴以大坂也秀次爲人頑放其留守聚樂淫虐日甚漁色不論貴賤右大臣晴季女新寡而有孤如秀次并取母子蓄之上皇崩而數日出獵于及近臣夜出微行人自擔銃人爲戲至欲剖孕婦世呼曰殺生關白以殺生與攝政音相近也田中吉政爲其傅數諫之乃託事遠吉政秀吉之再赴行營也外議以爲秀次當代行而殊無行意黒田孝高説之曰殿下之威靈可謂甚矣文武之轂相擊于門天下士民視其喜怒以爲憂弔殿下知其故乎秀次曰吾爲關白故耳曰否殿下不以太閤爲叔父則能得爲關白乎太閤年已六十猶枕甲而眠而殿下恬然獨縱嗜慾何不自省乎大位極乎人臣而望不厭於天下怨之所歸謗之所集也臣竊爲殿下危之爲殿下計者宜赴那古耶代統軍事太閤已倦兵事必喜許之立功自固誰得動之願殿下熟思之蒲生氏鄉亦勸其濟海自請爲

有添言　三成長盛惡秀次　重玆誘於秀次　前田德善院　秀次促德川氏嗣子朝參　如委以爲質人

其先鋒秀次皆弗納有添言關白謀反秀吉弗問及秀賴生秀次自疑被廢益不聊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與之有郤亦秀吉肯數惡之初常陸介木村重玆有寵於秀吉而爲三成奪其寵乃結於秀次秀次自知取怨多也每出遊輒具鎧仗又厚贈諸侯伯而與之誓三成長盛因譖其有叛形七月秀吉使三成長盛及前田玄以就詰問之秀次大駭獻誓書七通秀吉意稍解翌夜重玆乘婦人車入聚樂盡漏而出三成偵知以告昧曉秀次促德川氏嗣子使朝參欲因劫爲質嗣子走歸伏見毛利氏亦獻秀次所擬誓書秀吉大怒使使召秀次秀次愛將吉田修理請假萬人夜襲伏見弗聽遂赴謁不許見命放之高野附僧興山監守焉興山南征時首納款者也於是奏請削秀次在身官爵廢爲庶人三成勸遂殺之潜諷興山促其自裁秀吉遂遣福島正則就賜死然冀興山乞其命也正則還獻秀次首秀吉愕然曰山僧無情三成請而梟之京師併其妻兒及姬妾三十餘人皆斬之瘞之一坎名曰畜生塚毀聚樂徙諸邸第于伏見召賞吉政分秀次地予福島正則以清洲誅夷木村重玆以下重玆有遺腹子曰重成其母嘗乳養秀賴以故秀吉召祿重成仕長門守以隷於秀賴三成既誅重玆遂誣伊達最上氏黨秀次有匿名書曰伊達最上欲分豐臣而霸秀吉笑曰是怨家所爲耳乃皆釋之

二氏諷興山　山僧無情　畜生塚　畜生罵辭諺云識禮義皆禽獸犬不然猶畜類而生者也　以重玆祿重成　怨家所爲也

點注標記

利家白淺野氏之冤
秀俊命終
今治在伊豫
明使入韓
撤兵約戍
慶長元年
蟒服龍服也
惟敬私從行長獻秀吉
燕代地產良馬
惟敬兩語
秀賴敍任
明韓使者濟海諸將凱旋
行長三成譖清正
京畿地震

淺野左京大夫書記片川藤兵衛者亡命歸三成。三成使
僞作舊主通聚樂書上之。因發兵圍淺野氏。前田利家
爲白其冤。秀吉捕鞫藤兵衛得實。乃還於淺野氏磔之。先
是大納言秀俊卒。秀俊亦暴。嘗獵蜻蜓瀑。命左右自
投于湫。左右與之俱。無嗣國除。以部曲屬增田長盛。
以藤堂高虎爲今治城主。當是時。明二使已入韓境。旋
懼不敢進。請我撤兵。諸將不得已。約戍于釜山。未京濟
海歸。李宗誠貴族子。日夜思歸。惟敬因欲逐而代之。慶
長元年正月。小西行長歸告和成。惟敬私從之。以地圖
兵書蟒服及燕代良馬三百匹獻秀吉而去。林宗誠曰
和敗矣。秀吉兵將來執我輩。四月。宗誠遁去。楊方亨問

計於惟敬。惟敬曰有所語汝愼記之。毋我大明。奉承日
本而已。明主遂以方亨爲正使。惟敬副之。多出金帛賞
惟敬。齎封冊促往。因令韓發使。韓以和議未同。故遣不
從。獨使黄愼朴弘長從之。刻日發。五月。秀吉以秀賴朝
見。詔敍秀賴從三位。任右近衛中將。六月。明韓使者濟
海。我諸將乃留兵釜山而凱旋。行長族清正。清正惡於
三成而行長黨之。與俱譖之。清正至伏見。秀吉不許見。
乃就增田長盛。請申救。長盛因言宜謝於治部。清正曰
吾死不能。乃歸第俟命。七月。京畿大風霾。地大震。伏見
城壞。壓死數百人。清正曰吾雖犯罪。不可坐視。乃從卒
二百人。省秀吉。秀吉與夫人席地而坐。目清正。呼其幼

點注標記

阿虎若來何遽
盡指者也
肥皙肥大白皙也
黧悴黧黑憔悴也
使短小倭豎入
清正見愛遇如故
省皇宮
脫刀授直政
井伊兵部大輔
射大佛
責韓使
三道慶尚全羅忠清也
再造猶再生也
延明使入城
膝行匍匐就地而行也
被以衣衣也
承兌讀明書
讀之臨讀隱諱辭
錄以示事也

字曰阿虎。若來何遽。清正因前。跪畫地而語。陳其軍
勞。秀吉顧謂夫人曰。彼肥皙丈夫。今來自朝鮮。何黧且
悴也。乃命守其門。三成以下。踵至不得入。有傳命者特
納三成。清正大聲令其卒曰。使短小倭豎入。旦日秀吉
召見清正。惟問海外戰狀。泣下曰。阿虎碌碌育於我。乃
類我也。遂愛遇如故。時震仍不止。德川公夜率兵入衞
秀吉曰。不知皇宮何如。吾當與卿省焉。乃遽出。從者未
備。德川公以其兵擁之而行。道路昏黑。德川公從者有
掣其袖者。公不敢顧。秀吉談笑而行。脫刀授之曰。吾老
矣。覺刀之重矣。以煩卿也。公不敢執。乃授井伊直政。已
而秀吉從兵踵至。遂入朝。還過方廣寺。見大佛倒裂

罵曰。我爲汝不憚勞費。將使若濟度衆生。今已身且不
能保。何負我也。因呼弓射之。還。乃修伏見城。更作牙城
于木幡山。八月。明韓使者共至界浦。二十九日。造伏見。
秀吉使柳川調信責韓使者曰。吾收兵。而汝國未獻三
道。今又不使王子來謝再造之恩。乃遣微者守我。不
許汝入見。二使因行長謝。弗聽。九月二日。使毛利氏列
兵伏。延明使者入城。諸將帥皆坐。頃之。秀吉開幄而出。
侍衞呼蹕。二使慴伏。莫敢仰視。捧金印冕服。膝行而進。
行長助之。畢禮。三日。饗使者。既罷。秀吉戴冕被袞衣。使
德川公以下七人各被其章服。召僧承兌讀冊書。行長
私囑之。因冊文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者。且諱之。承

扯裂書求閲明史　譬言辱明主也　設欺足貳憾也　行長辭罪　書牘三奉行定副大書也　下令發使　明年改行臺於古耶也　調信爲黄慎

兒不敢聽。以入讀冊于秀吉之傍。至曰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冊書扯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而爲王。如天朝何。乃召行長詰讓曰。汝敢欺罔我。以爲我邦之辱。吾將併汝與明使者皆誅戮之。行長股栗。諉罪於三奉行。出書牘數通證之。三成等亦救解之。事纔得止。而秀吉怒未釋。即夜命加藤清正小大谷吉隆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逐明韓使者。賜資糧遣歸。使謂之曰。若亟去告而君。我將再遣兵屠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明年二月。悉會故行臺。柳川調信私囑黄慎曰。太閤意已決矣。速獻三道。使王子來謝。不則貴國復被禍

惟敬奔決　秀秋爲大將　金吾中納言秀秋　再征　孝高參謀　活伏見殺方一年　明使伴報　兵越上使　明請遣來

矣。惟敬猶疑其虛喝。已而見沿道治兵狀。則大驚奔去。秀吉初養夫人姪秀秋爲子。出嗣小早川氏。於是以爲大將。以浮田秀家毛利秀元副之。以黑田孝高充其參謀。以清正行長充其先鋒。使行長立功自償。諸將皆前役所遣。已請海外事宜。以故秀吉不復親出。自居伏見。遣授方畧。置吏于那古耶。以司諸道餫運。二年正月。明使者至明。佯報秀吉受封拜舞。而議全成。因私貫海外珍寶。號爲日本幣物。已而吳越將史上變告曰。秀吉先鋒加藤清正已擁二百艘上機張矣。明主因詰方亨得實。乃詰惟敬。惟敬惝懼。謝因曰。秀吉責韓而已矣。不以將去明。明不信。乃戒東兵守備。復大募兵。遣邢玠楊鎬麻貴

兩先鋒濟海　判於繋也　清正撈諭　我軍權大　韓王奔海州

楊元劉綎董一元等率兵而東。下諸將皆以智勇聞其國者也。我兩先鋒已濟海。幷其戍兵。行長軍釜山。清正自機張攻梁山附之軍于西生浦。韓人懲前役。逃竄殆散。清正撈諭之曰。太閤命吏責問朝鮮王。申兵衆邊。以俟其報。汝民各安其所。勿敢擾亂。二月。孝高奉秀秋至釜山。因山海之勢。列壘寨聯舟艦。以爲根據之地。出令禁暴掠。而諸道望風潰奔。時韓地兇饑無糧可因。我海運亦未達。諸將以故不敢進。聲言朝鮮獻二道。如約乃止。不復深入。韓王使李元翼守鳥嶺。而自奔海州。告急於明。明君臣歸罪於石星。奪其官。且議曰。割地之議出於惟敬之誑言。忠清韓之府藏。全羅慶尚韓之門戶。皆

明首惟敬　此行必報全羅

其重地。而明之海路。亦恃爲藩屏焉。今予之秀吉。秀吉以爲取韓犯明之資。彼之舟帆晨發夕至天津登萊。非明之有也。因宥惟敬。使往更爲說。以弭和兵。清正行長使人返告韓不獻地。秀吉報曰。當以韓穀熟進入全羅。以攻諸城。必攻破而後已。且戒行長等曰。前使我不得志者全羅水軍也。此行必報之。惟敬在南原。明主數責其劫韓人。亦指目之。曰是在古貴國反覆之臣也。罔明欺和。而使韓受其弊。惟敬大窘。又聞石星已下獄。則恐因變以爲行長主和。清正主戰。不若先退清正。因遣書清正曰。三國講和將歸。無爲而足下觀大閤敗之。明主命邢總督以精鋭七十萬。將首擊足下。足下速請和。弭

清正答書　惟敬說　與明絶　明將守全羅　攻唐島　嘉明拔刀入艦　點注標記　舜臣下獄　絶影島　加德　韓元鈞　豆恥津　龜上京至矣

兵不然禍不旋踵清正答書曰吾每病朝鮮兵羸弱不足與較今當明軍作一快戰吾所願已惟敬得書不知所爲乃因行長欲投歸於我行長許之邢玠在遼東聞之曰彼入日本必爲我腹心害者乃令揚元伏三千人要其走路捕之奪彼誅而我與明遂絶明軍已平全羅揚元在南原陳愚衷在全州韓將元鈞在閑山唐島水陸相援以守全羅七月我水軍諸將議攻唐島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先發韓以數百艘逆擊高虎安治混揮搶力戰加藤嘉明後至遇敵一大艦艦上列卒張弓持滿擬之嘉明拔刀躍入其艦敵不敢發嘉明立斬數人遂奪其艦諸將因奮擊大破之元鈞收兵守閑山而明將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〇廿五

揚鎬麻貴等繼至韓令鈞進擣釜山初鈞與李舜臣並將水軍行長間使人告韓曰清正首敗媾吾深嫉之今孤軍先濟宜襲執之韓王乃命鈞舜臣舜臣不肯鈞劾其逗留上召舜臣下之獄鈞於是獨將及受此命不得不自進乃合水路諸軍赴釜山行長聞之八月伏兵于加德以舟兵逆擊于絶影島會日暮風濤大起我軍佯退鈞縱兵冒濤而進比至加德飢渴下舟取飲伏兵起行長還之夾擊大破鈞軍鈞逃至巨濟行長復夜襲之遂斬鈞乘勝西向連陷南海順天自豆恥津上陸而清正與自西生浦經慶州入全羅諸城望其旗以下官至矣不戰而潰清正進與行長合攻黄石城陷之守將

從雲峯南陽一道才　權慄走　島津兵庫頭入南原　揚元走　向全州　陳愚衷走　點注標記　李元翼出忠清　復起舜臣　管又四郎　碧波亭　古今島　迫國都　全義館　稷山　後藤又兵衛　衆山備後　母里太兵衛信　宗彌七郎

郭趁趙宗道等皆死我軍乃二道並進清正從雲峯浮田秀家繼之行長從南陽毛利秀元繼之兵各五萬會於南原韓元帥權慄軍雲峯望清正軍衆守而逃我諸將使島津義弘加藤嘉明絶全州援路而合軍入南原投書揚元約戰期元高壘深塹悉撤撥諸將疾攻兩晝夜已而退兵窺城兵倦且息則復進伏卒一面而二面填塹踏籍而登元在帳中裸跣走其所率遼東突騎數千爭門馳出伏兵要之奮刀斫馬足適月明騎莫得脫者韓將李福男等皆死我軍進向全州州民素苦陳愚衷徵求及聞南原陷皆遁走明兵阻之多爲韓人所傷愚衷遂棄城走會麻貴遣牛伯英等援南原不及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〇廿六

與愚衷合兵軍于公州我諸將因糧於全州終議入國都韓王聞水陸軍皆敗謂鳥嶺之守無益也使李元翼引兵徑出忠清以阻我軍鋒復起李舜臣統一道水軍舜臣至錦嶋與我將管正陰遇于碧波亭下以大艦乘潮來攻正陰敗死舜臣因與明水軍將陳璘軍古今島以扼我水軍而我陸軍一隊以秀元爲將黒田長政爲先鋒進迫國都九月軍于全義館擊明將解生于稷山明將揚登山牛伯英來衛我陣長政將後藤基次衆山利安揮槍拒之殺傷相當登山伯英退與生合濟川斷橋我兵絶流而渡擊走之明軍復大至長政將母里友信宗種良等力戰秀元亦來擊卻明軍於是明軍在國

諸將退守
求媾
邢玠入韓
明分三軍
楊鎬麻貴統師
清兵衛修蔚山

鼇注標記

都者不敢出。我軍亦持重不進。天漸寒。十月。清正退守蔚山。行長退守順天。諸將連營。與釜山相爲聲援。明乃遣李如梅來取谷城。遂攻毛利秀包于星州。不能取。秀包亦以兵少退守求禮。十一月。邢玠入韓。聚議都城。以爲和兵持重。若待秀吉飢溺者。其志不在小。宜及今擊之。會明諸道募兵皆至。乃分爲三。李如梅將左軍。高策將中軍。李芳春解生將右軍。明三十三將。與韓七將分爲三軍。以楊鎬麻貴統之。糧餉火器皆極豐備。期以十二月進攻焉。我諸將聞之。益修城壘。清正巡視西生諸寨。而留裨將加藤清兵衛與毛利氏援卒俱修蔚山。明諸將議以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先克清正則餘從風

明軍攻蔚山
太田飛騨守
宍戶備前守
幸長逆擊明軍
太駄原右衛門
岡野彌右衛門
龜田大隅
森島對馬

解。乃聲向順天。以牽行長。而諸軍會慶州。留高策于彥陽。以絕釜山援路。而李如梅解生等皆萃于蔚山。蔚山土木未竣。其役卒駭明軍至。入告清兵衛。清兵衛出戰。陷伏大敗。入城嬰守。淺野左京大夫率毛利氏將太田政信宍戶元繼等。將往蔚山監役。行至彥陽。與高策夾嶺而舍。未相知也。比曉。我斥兵上嶺。爲明先鋒所獲。我軍乃覺。政信元繼說曰。衆寡懸絕。不若疾走入蔚山也。大夫曰。幸長提兵至此。未覩明人之旗而逃。何面目復見太閤哉。公等欲走即走。吾當死於此矣。乃遣其將太駄岡野龜田森嶋四人。率銃隊進迎擊明先鋒。卻之。大夫在高阜。望見策軍踰嶺也。恐其戰沒。使人召還之。不

岡田甚太郎信成
從守右衛門
福永喜助
幸長入蔚山
二城蔚山島山也

鼇注標記

肯。奮擊斃數百人。而死之。獨龜田脫歸。獻所獲甲首。且曰。明兵之衆。望之無際。請君速退。大夫怒曰。吾寧聞衆而退哉。自揚徽號。麾衆而進。將上觀之。爭赴明軍。大夫身被十餘創。猶進不已。龜田力諫。使一從士回其轡。而以刀鞘擊馬。馬奔蔚山。策兵追躡。岡田某福永某逆戰而死。清兵衛望見出城。迎入。元繼爲明軍所隔。自間路入島山。島山。蔚山別堡也。時楊鎬李如梅等已破蔚山外郭。大夫代清正。率麾將士嬰壁守之。明兵以大夫爲清正也。欲必獲之。攻擊甚急。大夫自放銃。無不命中。時開門突戰。殺傷過當。二城之間有川。李芳春解生泛兵艦以絕之。城兵銃破其五艘。溺數千人。而敵勢不衰。麻

木村某告急機張
木村顏母
響集如響也
長兵死也
銀兜鍪杖刀
兜鍪首鎧也形似釜而反唇
清正入城

貴等國器鼓衆攀壁。前者墜。後者登。晝夜不歇。城兵欲告急於清正。清正時在機張。相去三日程。敵衆充塞道路。大夫曰。誰可往者。近臣木村某奮請往。大夫壯之。予以善馬。已出門。明兵響集。木村一騎馳突萬衆中。一日一夜達機張。見清正告急。清正大驚。投袂而起。左右或止之曰。蔚山以孤城當大敵之衝。而我寡兵援之。終不能保。不若棄之也。清正曰。彈正囑我曰。緩急幸援我兒。今餧之敵。何以立天下。乃率見兵五百人。人負糧食。登舟赴援。與明候船戰江中。走之。清正自蒙銀兜鍪。杖薙刀立船首。情態士卒。明韓諸軍指目。莫敢近者。遂入蔚山。鎬貴謂將士曰。清正定入城矣。猶檻虎而刺之也。明

飛樓高樓也
佛郎機即佛朗西其國出銃故以國名銃也
嚙紙煎土
瘴當作皸皸瘃手足凍瘡也
清正察伏
纂注標記
楊經理願講和
孝高告釜山赴援
大學頭高良
三年
楊鎬先遁

日合諸軍蟻附而上清正令士卒投大石巨材擊卻之
即夜與數百騎襲明軍大獲而還敵更起飛樓以大銃
佛郎機百道而攻城壘震裂清正與大夫堅守不能陷
賊知其不可力取乃卜令作賊合圍十晝夜斷我汲道
城兵飢渴皆嚙紙煎壁土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夜
出城外拾明人尸取其所佩糗糧牛炙食之天大寒士
卒瘴瘃有墜指者而清正意氣自若益修守具用鉛及
紙徹日警明兵數百千人鍋貴夜設伏而曉使營逃走
數里以誘城兵城兵欲追清正不許曰彼舉火以退退
不設殿不以夜而以曉是將誘我而殲之也又之明伏
稍稍出終復闔之浮田氏卒有亡在明軍者呼語城上

人曰楊經理願媾和欲與加藤公面議之期城外百步
相見清正欲往大夫曰敵情不可測公受太閤命為一
方重寄勿輕出貽笑外國雖然不出示之怯也度彼未
識公面僕請為公代行衆遂而止之故紓會期以俟我
援兵至黑田孝高在梁山使使告釜山曰蔚山急矣即
陷諸城隨之不可不赴援諸將然之豐臣秀秋毛利秀
元黑田長政加藤嘉明森忠政蜂須賀家政藤堂高虎
其子高良脇坂安治等將騎卒五萬自彥陽昌原分道
赴援而行長自海上會之三年正月秀秋等至彥陽擊
破尚衆與昌原軍皆赴蔚山行長益裝空艦蔽海而至
楊鎬聞我軍自三面至挺身先遁麻貴解生等乘夜解

基次得馬鞍
明軍大走
明罷楊鎬
賜手書於清正
纂注標記
遊醍醐
留十餘將其餘罷歸
秀吉有疾
託德川公

圍長政使後藤基次晨出候軍得一馬鞍于水涯還報
曰是日本制我兵已有騎渡者不可後矣長政即馳躍
明軍藤堂高良等揮槍繼之清正與大夫乃開門合擊
敵衆崩駭獨其將吳惟忠茅國器殿而回戰吉川廣家
奮擊走之明軍大走遺棄糧仗蔽野諸將之救蔚山也
明候我空虛一軍襲梁山為黑田孝高擊卻之一軍襲
釜山浮田秀家使立花宗茂邀于般丹燒而走之明主
得蔚山敗聞與其下議曰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力
加以全韓之兵期於必克今乃如此罪當歸經理乃罷
楊鎬以萬世德代之與鄧子龍張方臨茅威等率楚兵
往助邢玠秀吉得蔚山捷聞賜手書於清正賞之為餽

糧食三月秀吉攜秀賴及夫人以下遊醍醐命前田玄
以掌供帳發使豐盛勿有遺憾四月遣使諭諸將留秀
秋行長清正及島津義弘黑田長政左京大夫等十餘
將其餘盡罷歸其留者分為四屯秀秋守釜山而蔚山
在其右清正守之順天在其左行長守之泗川在其前
義弘守之四城兵凡十萬明兵亦可十萬世德與邢玠
議令李如梅當義弘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陳璘以
水軍出其後已而召如梅以董一元代之相持未戰是
月秀賴進從二位為權中納言五月秀吉有疾六月外
師罷者至乃召見慰勞論其賞罰七月秀吉疾篤召德
川公諭之曰外國未服而吾罹此疾吾死則難作非卿

三成長盛諫秀吉　五奉行如故　五大老　三中老

黙注標記

二傅　片桐東市正　小出播磨守　遺囑　三副傅　木村長門守　蒔田隼人正　渡部内藏助　七隊長　速水甲斐守　伊東丹後守　青木民部少輔　眞野豊後守　中島式部少輔　野野村伊豫守　堀田圖書助　郡主馬　誓詞

莫以定之。吾今日以天下託卿。卿爲我努力。秀頼幼弱。亦煩卿保護。至其成長、當立與不當立、任卿之心。德川公歔欷曰。殿下百歲之後、孰不奉嗣君。者雖然人心不測。殿下宜運其神算、以建萬世之安。家康不才、不敢當重任。曰。吾熟思之、莫若卿者。卿勿避也。德川公固辭而退。秀吉遂召石田三成・増田長盛、告之。二人諫曰。殿下百戰取天下、而一日予之他人。是胡爲也。今天下猛將謀臣、無不被殿下恩。皆其於輔嗣君、何有於是。定大老奉行五人如故。所置德川公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爲五大老。以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爲三中老。小事決於奉行、大事決於大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〇　三十一

老。大老奉行或有不恊、則中老居間和解之。使片桐且元・小出秀正傅秀頼。密囑二人曰。吾起人奴、至爲關白。孰非國恩哉。吾與明構兵、禍結弗解。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朝自古未曾受外國侵辱。及我時受焉。吾深恥之。是吾所以託國於家康。至我家存亡、未暇恤也。雖然家康必不負我。汝輩謹保護秀頼、莫使生釁隙焉。又使木村重成・蒔田兼相・渡部尚副二人、分親兵爲七隊、以速水守久・伊東長次・青木一重・眞野宗信・中島氏種・野野村吉安・堀田正高爲隊長。馬標旗旗盡傳之秀頼。使母衣騎郡良列率將津川左近掌之。八月、盡會大老奉行以下、爲誓。誓曰。虛心恊謀、務輔嗣子。勿樹

變更　變更舊章也　漏泄　漏泄機務也　百萬敵不能屈　勿使十萬兵爲海外鬼　太閤薨　召在韓諸將　明兵益至　劉綎誘行長

黙注標記

蔚山兵思戰　宗茂救清正

私黨。勿忘公義。勿變更。勿漏泄。勿不告而結婚。勿不告而交質。嗣子六歲、未能親政。前田保之於大坂。而德川親事於伏見。封邑行罰、皆俟嗣子之長。命淺野彈正・石田三成曰。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收、則遣家康。家康有不可往、則遣利家。二人遣、雖有百萬敵、不能屈也。十三日、疾大篤。將瞑。已而張目曰。勿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言畢而薨。年六十三。羣臣祕喪、使前田玄以密葬之于阿彌陀峯。九月三日、德川公與諸侯盟、無貳於嗣君。遂使淺野・石田以遺命赴肥前、密召在韓諸將。諸將之與明軍相持也、明兵益至。邢玠・萬世德併諸軍進攻。劉綎患順天帶山海、不可近。則思沈惟敬所爲、欲誘而取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〇　三十二

之。遣間使來、告行長曰。先鋒嚮與我國盟矣。因清正詿誤鬪、曰復致有今日。今兩國兵老。吾欲親與先鋒會、以成前盟也。行長不信。綎單騎候於道。則信之。將出赴會。而我兵降在綎部者、爲泄其謀。行長驚還。綎恚而來攻。行長擊卻之。清正亦筴蔚山役、糧多兵勇。人思一戰。九月、麻貴至溫井。懲前敗、堅壁不敢出。清正屢出戰、擊走貴兵。立花宗茂在釜山。自請以五百人往救清正。値明五千人于元濱。乘曉霧薄擊克之。遂追北。或以衆寡不敵止之。宗茂曰。敵既亂。可追不追、視我寡也。追擊復克之。既舍逸明囚、設五伏以待。曰。吾乃視寡而誘之也。夜半、明兵來襲。伏起、復克之。明日、未至蔚山數十里

又八郎忠恒後中納言家久
義弘却辯士
新寨八壘
董一元輕島津氏
明軍大潰

與清正夾擊麻貴大克之是時義弘及子忠恒在新寨與董一元火背江而軍茅國器聞島津氏與豐臣氏爲宿仇以爲可間也乃作檄數秀吉罪遣辯士以揣義弘義弘叱而卻之國器又説一元曰義弘築望津東陽泗川永春昆陽金海固城新寨八壘勢如長蛇望津其首也擊其首餘易制耳一元然之會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送欵於一元約爲内應縱火爲信至期國器引兵臨江我兵亦出寨臨江已而寨中火起吾兵顧而救之明兵乃渡陷望津忠恒在新寨欲赴援義弘曰未可望津兵退守泗川而一元已分兵襲永春昆陽燒其積聚悉軍渡江遂乘夜襲泗川我守將出戰斬明驍將李寧盧得功潰圍走新寨忠恒復請赴援義弘曰未可一元已取數壘而島津氏不出意甚輕之進燒東陽倉火晝夜不滅遂向新寨國器止之勸先攻金海固城以奪其羽翼不聽十月朔一元合兵以國器及葉邦榮彭信古爲先鋒以藍芳威爲後軍攻新寨自卯至巳以木砲摧大門及城墻崩輒接柵城兵殊死戰會砲炸烟焰四迸明陣亂義弘目忠恒曰可以出矣忠恒唯而起與數千騎闢門直衝明陣明陣皆披靡而國器邦榮以萬人横入于城義弘麾勁五千人迎擊走之芳威望見先走明軍遂大潰義弘忠恒追奔逐北斬首三萬餘級明兵爭走相擠伏尸二百餘里我軍以乏糧不復窮追追至望津

赴至
明將劉綎懲新寨之敗不敢進
詐言
明將要海
鄧子龍
射殺舜臣
擒明宰
明軍不復追躡
評彼蓋欲[illegible]
辨[illegible]
[illegible]

乃還而秀吉之赴適至諸將潛相告言稍稍治歸裝而明節御史在只者諜知秀吉沒報告明主明主大喜擧朝相賀於是邢玠等躡我軍郭國安亦走吾之明草帥董帥劉懲新寨之敗不敢進當是時我邦訛言明大擧把我兵歸路德川前田二老皆欲親往與議止之使藤堂高虎代之未至行長得新寨捷書乃止而釜山口已從秀秋還對馬清正義弘次收兵還行長亦欲還而劉綎復來圍之清正與義弘返擊救行長皆上舟陳璘鄧子龍李舜臣陳蠶馬文煥陶明宰等以兵艦數千艘要之海中清正已上義弘鬪且卻至加德島明兵四集於行長行長僞亡不止戰會明人失火器及中其船我兵因奮擊殲其兵斬子龍舜臣來救亦射殺之進鬪轉戰援之而鄧文煥繼至銃砲交發盡焚我舟行長上島奪敵寨據之明兵艦環守焉行長乘夜獨遁歸於義弘義弘既救其餘衆與藍明宰戰擒明宰而還皆至加德劉綎以生兵來攻義弘行長擊卻之明軍不敢復躡我軍盡達對馬十一月諸將整軍至那古那兩奉行迎之宣秀吉遺命諸將皆泣三成曰公等請伏見當谷之國來秋會同以若識相揃清正曰諸君好爲若識我守孤城亡乎矣勞悴饑餓母若母酒當炊相對啓之耳三成嫌之先是行長德清正救順天也欲釋憾爲清正曰吾亦欲之矣如子善治部何自是相離益深於是諸將

諸將謁秀頼

論征韓功

相率詣伏見謁秀頼諸老慰勞之令罷之國以嗣君猶幼國家多難不敢自逸俟明年出明年大老奉行論征韓功賜義弘以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清正行長以下得賞有差

日本外史卷十六終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 三十五

慶長四年 前田大納言謁秀頼
細川越中守
忠興諫止利家
連署詰德川公
山岡宮內法印道阿彌初稱景友
伏見尋盟 尋更也溫也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熱也
利家囑德川公
又四郎利政能登侍從
加賀中納言肥前守利長
三成等會議
忠興告德川氏

日本外史卷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慶長四年。正月十日。前田利家奉秀頼。徙大坂。抱坐正廳。德川公以下牧伯將吏來謁之。德川公還居伏見第。視事。五奉行吏遣兵守城。皆如秀吉遺命。而德川氏威權獨熾。利家謂其傲已。乃忿恚。欲罷就國。細川忠興爲利家戚。驚引遺命。諫止之。是月二十一日。大老奉行連署詰德川公曰。足下行事。多可疑者。背太閤遺令。與伊達福島蜂須賀三家。私結婚姻。是欲何爲也。宜解政就國。又詰三家。三家不服。三家與黑田淺野池田藤堂細川京極有馬金森山岡諸將。皆嫉石田三成。爭附德川氏。仇視他侯伯。三中老議曰。遺命所謂居間和解者。在於此。二月。乃請大老奉行尋盟于伏見。利家有疾。加藤清正與細川忠興淺野左京大夫。勸利家輿疾赴伏見。三月。德川公亦往大坂。利家病甚。扶而起。泣囑之曰。吾將旦夕入地。願公盡心以輔嗣君。德川公曰。諾。利家次子利政。欲刺德川公。爲其兄利長所止。三成等會議于小西行長宅曰。內府專擅蔑視嗣君。諸老所共憤也。不可不速除之。行長因建襲擊之策。前田玄以素通款德川氏。故發與議沮之。三成又欲以火器襲之伏見第。延細川忠興告謀。忠興復沮止之。走告德川氏。救之徙居

詿誤不分明也 大谷刑部少輔 增田右衛門尉
自我開釁彼則有辭
圍棊不顧
七將請誅三成
利家卒
佐竹右京大夫
德川公納三成
景勝與三成通謀 上杉中納言

于向島。行長曰。諸公明文墨。而朧兵機。乃爲豎子所詿。大谷吉隆聞諸奉行之謀。謂增田長盛曰。吾視諸公所爲。不務利嗣君。而專害內府。內府苟貳於嗣君。宜俟其罪著而討之。天下誰有棄此歸彼者哉。今自我開釁。彼則有辭。是不獨自禍。乃禍嗣君也。長盛以告三成。三成弗肯。文祿之役。三成長盛吉隆在朝鮮。聞淺野黑田來就議軍事。兩人方圍棊不顧。三成等。三成等怒而出。兩人收局。問侍者曰。三奉行何不來。侍者告故。乃使人呼返之。三成等不肯。爲惡言而去。終惡兩人於秀吉。兩人之子深啣之。於是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細川忠興連署罪狀三成。請誅之。德川公不許。乃如大坂。請於利家。利家疾篤。三成方視之。七將不得達。乃各自治兵。欲擊殺之。未發也。閏月三日。利家疾革。奮呼曰。天下洶洶。吾不目嗣君成立而死。死不瞑矣。遂卒。衆推其長子利長代之。列四大老之下。七將曰。大納言既沒。三成必出。欲要擊之。或走告三成。毛利浮田島津上杉佐竹五家。皆善於三成。佐竹義宣自伏見馳至。弔前田氏。因見三成于浮田氏曰。寧自歸於內府。擒詣德川公。德川公納之。七將聞之憤惋。追至伏見。或說德川公勿除三成。公大悟。遂諭七將弭兵。七將不得已聽之。又諭三成解政權。就封澤山。七將欲要擊之。見德川氏兵護送乃止。上杉景勝與三成通謀。約俟明歲東西

豐國明神
黑田筑前守
堀尾帶刀
流言
大野修理亮
土方勘兵衛河內守
忠興爲謝之以戚姻故也
德川氏徵利長質
五年
景勝數德川公十罪
德川公東下
吉隆極言三成非計
三成等舉事

舉兵以討德川氏。四月太閤廟成。詔賜號豐國明神。自秀頼徙大坂伏見城無主。五月黑田長政堀尾吉晴等請德川公入城如太閤故事。六月毛利浮田以下外征諸將皆謁歸。七月前田上杉佐竹三家亦之國。德川氏久不覲秀頼頗有物議。淺野片桐等數促之。辭以疾。八月乃往。遂留居西城。西城時爲秀頼嫡母淺野氏所居。於是淺野氏遜於京師。有流言淺野彈正大野治長土方雄久援前田氏以圖德川氏。十月放治長于下野。雄久于常陸。竄彈正于武藏府中。下令北伐前田氏。細川忠興爲謝之。德川氏徵前田利長母爲質。十一月徙之江戶。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爭之曰。遺令勿不告而交質。

盍與諸老議。弗肯。利長泣而奉令。是歲德川公加封細川忠興堀尾吉晴各五萬石。五年春德川公戒上杉景勝西上。答曰。我受太閤遺旨鎮守東陸。何受內府令也。乃數其背盟十罪。德川公大怒。議東伐上杉氏。夏以其義女妻黑田長政。留兵於伏見而自將諸軍東下。三成欲起兵乘其後。會大谷吉隆自其邑敦賀會師。三成使人要之。告以其謀。吉隆極言其非計。三成不肯。吉隆乃訣去。低回久之曰。吾與治部共仕太閤。舊相好也。今知其事不克。棄之非義。乃還。三成大喜。與長束正家皆赴大坂。見增田長盛定議。秘遂移書遠近曰。內府有非嗣君命討之。苟念太閤恩誼者。宜來戮力。毛利輝元以下

毛利中納言右馬頭
小早川金吾中納言
小野木縫殿助
毛利甲斐守
安國寺惠瓊
京極若狹守
吉隆赴援北莊
招降秀信
岐阜中納言秀信
關東之役
諸將欲擊三成

侯伯來會者四十餘人。時東西諸侯妻子皆在大坂。三成收之城中。使輝元長盛守大坂。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等將四萬人攻伏見城。小野木重勝等將二萬人攻田邊城。毛利秀元與長束正家僧惠瓊將三萬人攻阿濃津。京極高次等將二萬人徇北陸。吉隆在敦賀招北莊大正寺小松三城下之。前田利長與弟利政爲德川氏攻拔大正寺。遂欲攻北莊。北莊乞援於敦賀。吉隆乃自將赴援。或曰。堀尾氏兵守府中而在我後。不先取之則進退皆難。吉隆曰。北莊陷則小松孤立矣。至若府中則不必取也。亦不可取也。即可取也。不可不分兵守之。分則兵寡。以寡對衆。是爲難耳。且彼必不敢

要我矣。是我使敵守城也。我既卻北兵。以存諸城。則彼不攻而下矣。即夜五更馳至北莊。利長妹夫中川宗伴在京師。將赴北陸。吉隆要而執之。令爲書給利長曰。內府西上。將士多叛之。大坂兵逆擊之美濃。走之。遂發舟師。將取加賀。公宜早爲之備。利長得書疑懼。引兵卻。府中果遂降於吉隆。會高次等至。合兵復大正寺。遂定越前。置守而南。吉隆教三成招織田秀信。秀信以岐阜降。於是三成導諸將至大垣。秀家等拔伏見。來會焉。德川公至下野聞變。不爲驚。然以諸將質在大坂。頗疑之。使人問其去就。諸將皆奮欲擊三成。乃誓曰。公苟不渝太閤約。善視嗣君。則僕等力戰必梟治部。諸將乃先發首

北廳
松城君
木下肥後守家定
秀秋高次送款於江
立花左近將監
筑紫上野介
藤四郎久留米侍
從秀包
默注標記
東軍由二道進
淺野彈正少弼
眞田氏父子分屬
安房守昌幸
伊豆守信幸
左衛門佐幸村
小室在信濃
犬伏在上野

攻岐阜下之。三成與島津義弘援之。不及。東軍陣赤坂。秀家欲夜襲之。三成弗聽。秀元拔阿濃津。來陣南宮山。秀秋來陣松尾山。初秀頼與生母淀君居大坂。而嫡母淺野氏稱北廳。居京師。庶母京極氏稱松城君。居大津。北廳之兄曰木下家定。家定子爲秀秋。及兵起。北廳使人戒秀秋曰。内府不利秀頼。則力拒之。非然則勿負之。秀秋遂送款於江戶。松城君之弟爲京極高次。高次受封大津。與德川氏嗣子。並娶淀君之妹。亦送款江戶。及岐阜陷。吉隆呂北陸諸將。會大垣。高次後發。馳歸大津。擧兵應德川氏。立花宗茂筑紫廣門赴大垣。比至石部聞之。返陣勢多。會毛利秀包等來自大坂。則合兵攻高

次。淀君遣二女使諭松城君及高次夫妻。不肯。宗茂等攻奪其郭。而城未下也。德川公分兵爲二。自將一軍由海道。使其嗣子秀忠將一軍由山道。命彈正少弼助之。關西從風而靡。爭先送款。山道之軍進至小室。招眞田昌幸。初昌幸赴會津。至犬伏而大坂檄至。長子信幸曰。吾受關東殊遇。請東矣。西軍卽敗。吾爲父弟乞命。幸村曰。太閤舊誼。不可背也。寧西而死。不東而生。昌幸曰。欲東者東。欲西者西。而吾與西者也。乃遣信幸之江戶。而自與幸村以兵三千。歸上田。東軍三萬陣于小室。信幸從在其軍。以書招其父弟。不肯。居四日。東軍來攻上田。賊帶川。昌幸塞其上流。伏兵險阻。出戰佯走。東軍爭追。

昌幸大敗山道軍
諸將議戰
赤坂、松尾並在美濃
吉隆疑秀秋
以綃蔽面
輴肩輿也
秀元秀秋觀望
默注標記
窪島孫兵衛
戶田武藏守
平塚因幡守
與平謙兵衛
脇坂中務少輔
朽木河内守
小川土佐守
赤座久兵衛尉
藤堂和泉守
織田河内守
藏吉隆首
大學吉治、
吉之稱呼未詳
山城守頼繼

陷伏而亂。乃決其堰。水大至。東軍不能繼。幸村以突騎蹙之。遂大敗其軍。使不得進者三日。其海道軍俟之。亦遲回數日。以其久不至。乃獨進陣于赤坂。秀家與三成計。亦設伏而挑戰。敗其前軍而退。於是諸將大議決戰。秀家吉隆欲固守大垣。以俟田邊大津兵。島津義弘欲夜襲赤坂。三成恃其衆。皆不聽。欲出戰于關原。夜赴南宮。請秀元夾擊東軍。秀元素通款東軍。佯諾之。三成遂赴松尾。獎勵秀秋。秀秋已與東軍約爲内應。亦佯諾之。吉隆疑秀秋有異。以其兵陣松尾山下。吉隆有惡疾。以綃蔽面。輕服坐輴。戒其左右曰。及敗。速斬我頭。且日兩軍大戰關原。自辰至未。東軍數卻。而秀元秀秋皆觀望

不戰。東兵窪島某馳白德川公曰。秀秋似背約。請更爲計。德川公驚曰。我悔爲小兒所賣。使窪島向松尾山發礮促之。黑田長政亦使人責秀秋。秀秋乃以兵八千銃手六百下山。擊吉隆。吉隆怒呼曰。豎子背恩忘義。不可舍也。以六百人直衝其麾下。戶田重政平塚爲廣助吉隆。大破秀秋。斬東軍監使與平貞治。而脇坂朽木小川赤座等皆應秀秋。與東將藤堂高虎織田長孝等三面逼之。重政爲廣皆戰死。吉隆隊將湯淺五介退告之吉隆。吉隆曰。吾可以死矣。勿使敵傳吾元。遂自殺。五介刎之。使侍臣某藏之泥中。而騎冒高虎陣死。吉隆二子。吉胤吉之姪頼繼。皆力戰返。見空轎。相泣欲死。從者諫之。

守重諫秀家　明石掃部助　長河內已部右衛門　將敗不肯卻走　井伊兵部大輔　盛淳入道長壽

乃走欲守敦賀然肯納將遂走大坂賴繼尋病死衆軍以秀秋內應衆勢齊進西軍遂大敗秀家怒欲與秀秋決鬪明石守重諫曰君爲元帥何自爲匹夫行也秀家曰吾不趣惡秀秋小輩不親出秀秋亦持兩端事可知矣吾有死恨不鬪而已守重曰縱諸將皆叛君宜獨據其國以輔嗣君徒死何爲秀家乃走其將長河內某死之秀秋薄義弘義弘擊走之已而雖敗不肯卻走以殘兵五百薄東軍而南東軍爲動東將井伊直政等追躡又擊走之敵衆屠不止阿多盛淳代義弘死義弘得間踰鞴尾嶺而去三成走匿伊吹山散從者曰吾欲自大坂航赴薩摩以計再舉也汝等宜伏匿以待時三

熙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〇七

三成餓病　田中兵部少輔　鞴尾嶺古橋村井口並在近江　三成父兄子姪皆自殺　隱岐守晴成　木工頭重成　隼人正重家　右近大夫朝成

成遂採拾充飢行四日患泄至古橋村就所知農夫某某舍匿之或者戒其曰聞子匿治部令田中吉政在井口索之甚急事露子必速禍矣農夫曰然之三成隅障聞之謂農夫曰吾終不可脫汝盡出告農夫徒之適走三成曰吾病矣不能步慰累汝汝第速自首農夫乃之井口告吉政吉政遣卒捕之初三成之擢推也吉政事之甚恭三成既被捕呼吉政如故曰吾欲報先君知遇與上杉氏利等俱舉事一敗至此命也願得速自裁吉政請之德川氏乃命醫治其疾其父晴成兄重成子重家姪朝成皆在澤山自殺長東正家走依水口東兵來逼誘出之迫使自殺僧惠瓊亦被捕皆囚于東營諸

幸長憫三成　義弘歸薩摩　貴息之事謂秀秋送欵於江戶也　宗茂送降歸柳川

將剖事折辱三成獨淺野左京大夫視之憫然脫其短襖衣之曰子雖我仇也同爲豐臣氏臣吾不忍來其困加以無禮德川氏聞之心敬悅大夫義弘之南走經伊賀大和行破士兵而至大坂欲與輝元長盛俱城守二人不答乃取其質航歸薩摩先是圍大津皆下立花宗茂引兵東至草津聞敗還入京師使謂木下家定曰貴息之事不可言也子猶右嗣君則請共守大坂家定曰子先往乃閉門自守宗茂遂至大坂使謂輝元曰公苟城守願扞一面輝元曰議而後答宗茂罵曰今日復何議乃欲歸其國將士曰公所以酬豐臣氏足矣因勸降德川氏乃送降焉亦航歸柳川秀家經近江爲土

熙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〇八

獻刀證死　其國備前也　大隅守中納言忠恒　秀家流八丈島　更事閱歷軍事也　糟川在近江　吾係汝兵吾自知　吾以求濟也　行長奉耶蘇教

兵所困獨從二人竄上窟中聞捕者至欲自殺從者止之請其寶刀出告東軍以秀家既死獻刀爲證秀家至大坂聞其國已覆沒竟走薩摩其妻前田氏利長妹也太歸加賀後數年利長問得其實告之江戶乃責前告者告者請死釋之島津忠恒請宥秀家死流八丈島前田利政據能登九鬼嘉隆據志摩並抗東軍利政除籍嘉隆自殺是役也小西行長首應三成三成以其更事倚賴之行長爲人自矜而薄士士不樂爲之用也及敗陣亂不可禁乃走至糟川逢僧林藏主者曰吾攝津守也吾德衰矣僧曰公盍自刃行長曰吾奉耶蘇教不可自刃僧乃執而告之是歲冬與三成惠瓊皆斬于京師

點注標記

其國謂肥後
託幼主濟私
小西氏城邑小在肥後
島津諸家皆降德川氏
壹岐守勝信
豊前守勝永
正則發議
必得圖書頭
德川公不問秀賴
慶讓猶賞罰也
秀秋狂死
若狹守勝俊号長嘯子
宮内少輔利房
右衛門大夫延俊
堅登子由
秀賴獨食三州
片桐東市正
小出播磨守

加藤清正初知三成必舉事。止德川氏東行。不聽。乃歸其國。逢大坂檄至。曰。是佞豎託幼主以濟其私也。乃發兵攻小西氏城邑。盡并之。會黑田孝高攻略近國。因合兵降筑紫廣門等。遂臨薩摩。島津義久已降德川氏。森勝信其弟勝永出小倉。走匿土佐。上杉景勝與伊達政宗最上義光戰而勝之。佐竹義宣觀望不出。及聞上國敗。皆降德川氏。先是德川氏既捷。將入京師。諸將先進至大津。福島正則議曰。吾輩知三成舉事非郎君意。故右内府討之。今三成既敗矣。内府或遂謀不利於郎君。則吾以死拒之。淺野加藤等皆然之。乃入京師。德川公至大津。置關于山岡。以其臣伊奈圖書守之。正則使使

大津爲關吏所辱。使者復命而自殺。正則怒。以其首贈井伊直政。直政驚。斬關卒數人謝之。正則愈怒曰。百卒不直一士。必得圖書頭。如不見許。吾將爲我所欲爲也。圖書聞之自殺。既而德川公入大坂。不問秀賴。遂大行慶讓。削毛利輝元之六國。放增田長盛于高野。眞田昌幸與子幸村亦適高野。以秀秋功最大。封浮田氏故地。尋病狂死。國除。其父家定削邑。兄勝俊利房皆奪封。兄延俊獨邑于豐後。當是時。德川公威權益熾。七道將士皆會江戸。留其孥爲質。而秀賴獨食攝津河内和泉六十餘萬石。初片桐且元小出秀正憂諸奉行舉事。而不能制也。東西之軍未接。二人亟致使者赴關東。分疏其

點注標記

且元輔導
八年
内大臣從一位
將軍妻秀賴
十年
將軍讓職
遷右大臣
淀君不遣秀賴
十三年
正則看護秀賴
越前中納言秀康
金馬
十五年
再興方廣寺
在頤曰鬚在頰曰髯
髯髭長鬚也
清正有可去者三
十六年

意。諸奉行要之。使攻阿濃津。使者亦恐嫌怯。遂從之。德川公怒秀正。退居岸和田。尋病卒。且元獨傳心輔導。未嘗離左右。八年三月。德川公爲大將軍。四月秀賴陞内大臣。敘從一位。七月將軍以其孫女妻秀賴。命且元迎之。令大坂加且元封萬石。且元以嗣君幼辭。不受。尋如江戸。將軍面諭勿辭。封。十年四月秀賴遷右大臣。將軍讓職其嗣子秀忠。五月。前將軍在京師。諷北廳。使秀賴來見。淀君母子相依。不欲分離。又恐其有變。固辭不遣。十三年二月。秀賴患痘。福島正則自安藝馳至。日夜看護。先是正則謂結城秀康曰。公太閤養子。於大坂郎君爲兄弟。將軍百歲後。公善遇郎君。老奴亦當竭力。

周旋。秀康疑其有異志。絶之。初秀吉造金馬數十。一馬當鈒金千枚。藏之大坂城中。以備軍須。十五年。秀賴以東旨再興方廣寺。以繼先志。以且元監役。所費鉅萬。多鎔金馬充費。是時關東工役數起。福島加藤淺野池田諸家毎助其役。清正赴江戸。多率士卒。又必過省秀賴。因置邸於大坂如故。凡邦俗男子必剃其鬚髯。而清正長鬚自喜。前將軍使一親將以其私謂之曰。以子親於公有可去者三。長鬚一也。大坂邸二也。東行從兵三也。清正曰。吾戎服著銅面。有鬚以爲之藉。則肅然無有搖撼之患。撤大坂邸。是棄太閤舊誼。不以兵自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十六年三月。前將軍在京師。使織田

織田侍從長益有樂
入見前將軍
尾張大納言義直時少將
紀伊大納言頼宣時少將
三左衛門播磨宰相輝政

長益來諭召見秀頼淀君不肯北廳使清正及淺野左京大夫促之二將因啓曰臣輩以死守郎君必無虞矣且元亦自京師馳還苦諫之淀君乃遣秀頼二十八日溯淀入京師二將以弓銃夾岸而北福島正則稱疾守大坂前將軍使其二子義直頼宣迎之東寺二將以下二十一人徒步護輿入二條城前將軍出迎之門相見于正殿前將軍所鄕坐關東將士及諸侯伯擁衛左右秀頼北鄕坐二將在其後秀頼贈前將軍以名刀二口駿馬一匹黄金三百枚及錦緞若干其公族將領皆有所遺前將軍答以刀三鷹十馬饗畢清正曰淀君遲歸請辭矣前將軍使其女婿池田輝政賜酒於二將既

出短刀于懷
清正卒
思托孤寄命之章
論語以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不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淺野父子相繼卒
十八年
木村長門守
薄田隼人正
治長長益與且元相軋
相軋相傾陷也

罷扶秀頼出謁北廳拜豐國廟視方廣寺役自伏見上舟清正獻酒賀焉歸其邸出短刀于懷泣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矣四月義直頼宣來大坂報秀頼北上也秀頼迎而饗之六月清正病卒清正嘗謂人曰前田利家晩志儒學招吾及浮田秀家淺野幸長語次擧論語托孤寄命之章吾爾時不知其何謂乃者讀而思之略有所曉當今之世不念此語者恐陷不義也清正既卒淺野父子相繼病卒十八年秀頼以東肯加片桐且元大野治長祿各五千石且元與木村重成薄田兼相及七隊長以遺命保護秀頼服事關東甚謹而治長者淀君乳母子也織田長益者淀君季父也皆見親信寖與

十九年
大坂冬月之役
艮爲山風雷益
巽用中
池澤臨坎爲水
鐘銘成詛
本多上野介
身毒國聖者號曰釋迦

且元相軋十九年正月彗星見東方二月大坂天主閣烟起衆趨救則無矣使韓人李文長筮之遇艮之益曰尋兵失彊喪其貞良敗我散鄕再旅遇臨之坎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斷破瑚璉毀商絶後秀頼大懼命巫禳之四月方廣寺成乃鑄洪鐘命東福寺僧清韓銘之五月遣片桐且元赴駿河告成請慶前將軍曰右府爲願主宜親往慶之因命其親臣本多正純以女爲且元婦慰勞遣歸且元大喜復命卜八月二日公卿以下皆會縱四方民觀儀將發行會前將軍覽鐘銘稱大怒曰銘有國家安康之句是截我名也序有大小釋迦迭爲主伴之語是欲代我也秀頼何意乃敢詛我德川氏京尹

板倉四郎右衛門伊賀守
且元等赴駿河
主膳正元重
內膳正重昌
鞠子驛在駿河

板倉勝重馳使告之且元停其慶會且元大驚曰是非右府所知也訴之清韓偶然及此耳臣不學成郎附之罪無所逃今大儀垂成萬衆已聚而遽停之恐驚民耳目伏願且畢禮尋毀滅銘文然後臣甘心伏誅毋悔也勝重不肯曰是成詛也遂停儀物情騷然且元召問清韓清韓不服乃使清韓赴駿河陳謝而自與其弟元重大野治長繼赴之前將軍執清韓命板倉重昌如京師令五山僧注疏銘文僧多證其詛且元至鞠子驛留不敢入九月有命遣歸治長而獨召且元詰責之且元陳謝甚力淀君聞且元等不得見遣其乳母大藏與尼正永赴謝二人欲專辯銘辭急習其句讀且誦且行至則

二女喜出意外
南光坊天海
且元三策
女馳書
淀君欲誅且元舉事
小島告兵備
且元稱疾不出
管鑰以城
附門戶

召入温言慰藉、不復及銘辭。使往江戸者大人淺井氏二女大喜出意外。既還駿河。與且元皆告歸。許之。二女請。答曹曰、既面諭之矣。乃皆辭上途。有命獨止且元。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言之曰、將軍意終不可解。右府何以爲信表其無他。且元曰、願受教。二人不答。且元曰、請赴江戸取將軍旨。二人入白焉。曰、將軍意亦與我同。汝宜歸而熟籌之。且元遂辭去。馳及二女於上小驛。二女乃懇諮之。以前將軍懇諭狀。曰、國事莫復足慮者。且元曰、吾所聞則大異。諸前將軍逼我以右府表信。吾揣其意蓋有三策焉。淀君東與妹氏同居。上策也。右府往依婦翁。中策也。避大坂徙他。下策也。三策行一、庶幾無事。

二女不言。退而相言曰、前將軍豈至於此。是市正欲賣我君也。密馳書告大坂曰、且元形跡可疑。且元不之知也。使二女先還。而自入京師。與板倉勝重議事。淀君聞二女報。憤恚曰、吾雖太閤妾也、於右府爲生母。何屈辱關東哉。寧與右府抱城而死。乃欲誅且元。遂舉兵。治長長益力贊之。已而且元至。謁秀頼陳三策。秀頼與之。淀君。淀君使人諭且元曰、俟後日而議焉。期且元朝服將出會。其臣小島某自外來告曰、淀君信讒。言猜公。有試於關東也。欲伏兵要之。遂舉大事。且元大息曰、噫。年少輩註誤我君。自速亡滅耳。治長傳內旨召之。甚急。且元遂稱疾不出。治長知謀泄。恇懼曰、彼素掌管鑰諳城內。

同氣兄弟也
今木源右衛門
且元歎曰
[illegible]
七隊長怨望
速水甲斐守
治長建議舉事

有無。卽起兵奪城不可悔也。不若先發誅之。乃令七隊長赴攻之。七隊長皆不肯曰、市正忠勇無比。誅之是絶嗣君手足也。於是一城大擾。片桐氏者三百餘人。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弟。諭元重攻且元。元重答曰、家兄誠懷携貳、吾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忠臣。又使人推及於同氣。未能奉令也。秀頼近臣今木某潛來說且元曰、內城八門、公管其六。今夜將兵奪城逐治長兄弟。而請命於關東。關東猶不釋、則與我君舉兵。且願公速斷之。且元顰蹙曰、吾特欲待讒人來攻而自殺也。苟如公所言、則長被叛名矣。因令部下曰、卽及於戮、勿使矢觸內城。明日七隊長諭且元。納質、罷兵。退

就其邑。且元從之。十月朔、與治長交質。盡獻城門管鑰。致事而去。七隊長送至大和川上。還質訣飲。且元曰、吾苦心運籌、欲利豐臣氏。吾上策而見聽、吾則請地與第于江戸之郊。故寓其規摸。以延數年。我君未壯、而前將軍大薨。吾策不亦善乎。區區之心、未遑盡明。乃卒至於此。因相嚮泣哭。顧望而別。且元遂歸其邑。次茨木城。遠近騷擾。前將軍遂下令天下共攻大坂。秀頼會諸將議拒守。先是七隊長使候駿河。治長等疑之。頗收其兵。隊長皆怨望。於是不出參其議。速水守久和解之。乃與治長建議曰、宜急舉事。天下比年苦干戈。未歇。皆思亂。關西諸侯。概皆浴先君恩澤。誰不來援者。遂買城下及界浦漕

點注標記

命者名也亡命謂
脫名籍而逃亡也
真田左衛門佐
長曾我部右衛門
太郎初宮内少輔
後藤又兵衛
内藤宮内少輔
小倉作左衛門
御宿勘兵衛
塙團右衛門
仙石入道宗也
岡部大學
山川帶刀
長岡式部
北川次郎兵
範模也
有土將士無應者
治長嚴守備
伊木七郎右衛門
幸村獻策

粟及火藥移撒四方。關原敗後潛匿所在者若諸國獲罪亡命者爭先來聚。真田幸村自高野。長曾我部盛親自京師。後藤基次自南都。森勝永自土佐。其餘内藤政勝。小倉行春。明石守重。御宿友政。塙直次。仙石宗也。岡部則綱。山川賢信。長岡興秋。北川宣勝等數百人。治長以竹範鏧金馬以募兵。飢寒之士僞姓名應募。旬日得五萬。而有土將士無一人應者。秀頼手書招諸國主。前田氏以下皆縛使者。以其書獻徳川氏。治長等意大沮。而事不可中止。乃颺言曰。諸侯伯皆陰通款於我矣。東軍來。夾而擊之耳。遂修守備。壘高丈餘。十歩一樓。北帶淀川。拊于長柄神崎二島。東控大和木津二川。鵜野今

福以南至於鷺島。皆臨汗田爲壁。西據横港。連砦于川場博勞淵葦島福島。穢多道頓諸處。列艦于海口南穿空濠。交錯材木於濠内。以沮敵馳驅。七隊長曰。寨不可廣。廣則難守。況以一城抗天下。曠日持久。而驅市人乘糧食。毋爲也。治長不聽。真田幸村不喜受人約束。乃別築偃月城于玉造阜。開東西二門。募信濃遺民得百五十人。秀頼又附以伊木遠雄。山川賢信。北川宣勝等。五千人守之。幸村因獻策曰。臣聞徳川氏撒天下兵以來攻我。我坐俟之無他奇道。度關東北國之兵強半未至。宜以此時出大坂于天王寺。以勝永與臣爲先鋒。赴于山崎。使盛親基次出大和路。扼宇治橋。攻拔伏見。縱火

點注標記

東軍留正則等于江
戸
平野遠江守
谷大勝助
伊豫守正守
兵部正鎮
竹中山城守
正則諫秀頼
備後守正勝
欲從命欲從正則
氏也
蜂須賀阿波守號
蓬菴
且元自淡來至尼
崎城也
下間重果時爲尼
崎城主

京師。以大關天下之襟路。則西國諸侯必有來屬者。是一奇也。基次曰。計雖善矣。非萬全者。本城壯固。然匹雖受天下兵。可支三五年。如此則敵必有内變。諸侯被先世恩者必歸款於我。何必遠出。衆然之。前將軍將軍舉諸侯伯相繼西上。獨留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谷衛好于江戸。不許從軍。正則潛應大坂。需自其封安藝輸粟五萬石。其二姪正守正鎮皆入城守以故最見疑。竹中重信受命自駿河赴江戸。諭旨正則正則因以書諫秀頼曰。郎若因事忤關東。旨遂動兵馬是自速亡滅也。願改其圖。奉淀君于關東。以計無事。不則老奴爲東軍先鋒。一擧拔城。君其勿悔。豐臣氏安危

將決於此。願熟計之。前將軍途覽其書。遂不許從秀頼得書亦無所答。重信復受命赴安藝。使正則子正勝治兵會師。正則遙戒其老福島丹波毛關石見曰。汝輩輔我兒以應郎君。莫以我爲也。郎君而成事。吾死不恨矣。然則吾何以見太閤地下哉。丹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儕之於主公。猶主公之於右府也。吾儕何可禍主公哉。遂擁正勝會東軍。蜂須賀家政既老。首迎謁東軍。時桐且元嘗託其貲于界浦人宗薫。宗薫告城兵來掠界浦。且元乃遣兵二百援之。至尼崎城。索舟。尼崎人疑而不許。大坂兵出擊且元。城兵亦不援。且元退守神崎。土民聞其叛大坂也。爭起要之。與城兵合擊。遂鏖其兵。且

且元辭見前將軍
幸村等建議皆不用
池田武藏守
池田宮內少輔
東軍悉至

幸村答叔父
隱岐守信尹
父子、昌幸幸村也
重成不應招
常陸介重茲
長門守臣
鎮伎阿波守

元壓免。於是前將軍至京師。召見之。且元辭曰。臣計轉和。乃開大隍。何以見為。前將軍曰。兵起非汝罪。宜亟來。此吏為後圖。藤堂高虎為東軍先鋒。來陣作吉郡良列窺其孤軍。欲襲之。議不諧而止。良列又欲遣間諜縱火兩將軍營。亦不用。東軍患二島難濟。壅其上流。城兵出爭之不克。十一月。池田氏兵自神崎濟。城兵出拒不利。幸村基次等建議曰。將軍不日至天王寺。及其未陣襲之必克。治長曰。是可用之小戰。今與天下戰。始合失利不可復振。不若致之堅城下而挫其鋒也。幸村等曰。以寡擊衆。自非出奇。何得勝乎。良列亦勸之。終弗聽。已而東軍悉至。列營四外。大凡五十萬許。治長發間使誘舊屬諸將。諸將皆捕其使。獻之前將軍。前將軍遺書城內。使請和。不肯。幸村叔父信尹從在東軍。前將軍使之入諭幸村降之。幸村答曰。關原之役。臣父子屬西軍。以寡兵抗大師。及敗。遁逃伏匿山野。右府不以臣陋劣。援臣以數千兵使將。而是知臣也。上為知己者死。臣死不能負焉。信尹復命。所遣說之曰。苟降則封以信濃。此世世毋絕。幸村曰。為我謝前將軍。臣一死報右府。不知其他。有如東西弭兵。臣當寄食叔父耳。不然則雖受日本之半。而不能奉命矣。願叔父勿復來也。前將軍與木村重成父重茲有故。又招降之。重成不應。薄田兼相守穢多崎。蜂須賀至鎮來攻之。兼相飲於倡家。其兵留守不

渡部內藏助
基次援重成
排列也
塗江內膳
我創不至死右府命
厚矣
捫撫也

大野主馬正治房
燒壘寨
池田左衛門佐
火諸壘寨火也
花房助兵衛
花房未敗
東軍入三寨
前田中納言
與村攝津守

支而走。兼相深以為恥。已而鵜野柵為上杉景勝所破。今福柵為佐竹義宣所破。木村重成聞急。單騎出拒。義宣渡部尚與七隊長出拒景勝。秀賴自城樓望見之。顧基次往援重成。基次即起。從七八騎。及之京橋。攬而馳。謂重成曰。公勞矣。僕請代之。重成曰。事方殷。代將則陣亂。公老於兵。亦何為是言也。基次乃陣其後。之內澤中排柵。放銃橫擊義宣陣。重成因大破之。斃其老將正光尚等。亦擊破景勝前軍。貲不利。還。重成基次亦收兵。基次中丸傷其左肋。捫之曰。吾創不至死。右府命厚矣。已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片桐且元入軍。備前島而葦島博勞淵前後皆陷。池田淺野蜂須賀諸將自西北進。七隊長曰。吾輩固曰廣者難守。適以增敵氣耳。宜棄天滿川場道頓濠三寨。約之內城。治房以萬人守道頓濠。獨不肯。即夜諸將託軍議召之。遣基次等燒諸壘寨。治房部下驚走入城。基次伏死士。誡曰。備前之軍其將年少氣銳。必來。於此汝輩突起取之。池田忠繼在福島壁火果欲馳入。川場其將花房職之曰。後藤多謀。必有伏也。乃止。伏兵徒歸。基次曰。花房未死乎。十二月。東軍入三寨。即夜大野治長第失火。東軍意城兵有內應者。自京橋口進。城兵堅拒卻之。幸村與前田利光對壘。出銃手於城外林中。日鑿敵兵。利光前鋒與村某欲奪村以為功。幸村諜知之。潛收其兵。與村至不見一人。城兵自

公等寧狐兎乎
銃眼壁間發銃之窓也
中勢少輔光明
叔父隱岐守
族誅光明
井伊掃部頭直孝
自卯至午不損一人
織田左門
鬨鬨聲也

點注標記

前將軍勸和要二事
監物貞安長岡一作米田
中村右近
忠高母常光
若狹守少將忠高

銃眼指而笑曰公等寧狐兎乎與村忿踰濠攀壁則銃矢交發殺傷數百人南條光明在南壁其叔父與藤堂高虎相識高虎約書于矢射壁上招降之叔姪合謀欲導高虎兵期四日黎明事覺秀賴與諸將議族誅之而不更其職列銃以俟黎明藤堂氏井伊氏合兵傅壁加賀越前兵亦逼幸村壘下皆遇銃而敗會櫓上失火敵二百人乘之而登幸村擊鏖之是日之戰自卯至午而城兵不損一人織田長賴守星谷口其卒私鬪東軍乘喧疾攻秀賴遣北川宣勝等援擊卻東軍東軍於是自天王寺口穴地而進城兵亦穴地而拒之東軍休戰每夜發砲而鬨城兵亦發砲而鬨前將軍數遺書於織田

長益勸和要二事曰毀羅城塡周池若徙封大和若以淀君爲質皆不肯然城兵鬨和議起守備頗怠而東使至愈頻長益治長以秀賴旨使使答之曰雖果成和而諸客兵不忍棄之願得益封議乃輟塙直次長岡貞安請大野治房曰受圍日久不一出戰軍氣何得振今備前阿波兵陣本街橋南北宜分兵襲之治房曰吾亦欲之夜戰利於寡而分之恐不能克宜專襲其一軍乃揀壯士百餘申暗令以直次貞安將之出斫阿波營斬其將中村重勝治房與御宿政友出迎之橋上而還當是時天下諸侯皆從東軍未至者獨島津氏而已京極高次子忠高從攻城其母常光在京師前將軍以其爲

淀君勸和
何與前言相反
武藏守尚長
信濃守治德
和成

點注標記

阿部備中守
重成莅誓
轅門以車轅相向
表門軍門也
帳幕也謂以帳幔
敷於賓客也
永井右近大夫
土井大炊頭
以不須伏竹義宜
爲遺憾也
糢糊漫貌
取血誓
壞城城濠

淀君妹也使人迎之以講和議又陰誘降城兵淀君遂使治長長益勸秀賴秀賴召七隊長及新附將士議或曰關東之謀不可測也宜嬰城二三年以俟敵有變或曰諸侯無援者而城兵有貳者以有貳之兵守無援之城而城內糧仗不足以支三年不若媾和以爲後圖也治長長益欲和說秀賴甚力秀賴曰片桐且元爲我盡忠以計無事汝輩乃沮之勸我擧事今何與前言相反乎會常光氏至慫慂淀君數往復傳東旨終約遂客兵塡周池長益出子尚長治長出子治德爲質十九日和成翌夜茶臼山下失火延燒二十餘營幸村曰敵新和而懈備宜掩擊之治長等不許二十日前將軍遣板倉

重昌將軍遣阿部正次入莅誓焉秀賴遣木村重成出莅誓焉而以郡良列爲之副重成年少有風儀盛服騎馬抵茶臼山營自轅門下馬關東諸將設聽幕中引重成重成不揖而入永井直勝土井利勝擯之使坐下坐重成不顧而進致秀賴旨然後退伏前將軍曰是常陸介子乎何酷肖父也因問其齡曰二十一矣曰然則與治府同年矣往日鵠野今福之戰壯勇無雙重成慨然對曰臣有遺憾焉已而誓書出押血糢糊重成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面刺鮮血前將軍鍼於指曰年老血枯重成爲不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禮諸將乃還旦日東軍發卒十萬人壞外城塡空濠以吏七名監

島津氏始至
治長意氣益驕
使二三歲小兒可得上下
周者周內外
往復數日塹壘皆夷
元和元年
兩將軍東歸
青木氏民部少輔
大藏淀君之乳母
正榮即正永
客兵勸再舉
今日之事兩言而決

焉。是日、島津氏始以兵渡居二日。治長與長益俱往謁兩營。前將軍見治長、面稱揚之曰、卿亦少能爲秀頼舉事。何其壯哉。吾欲下野介事將軍猶卿也。上野介皆本多正純也。因命正純請其上衣、遠近傳以爲榮。治長意氣益驕。其從前將軍還入京師、吏請與濠淺深。前將軍哂而對曰、使二三歲小兒可得上下耳。初城中諸將約塡周池以爲止。西南外濠居數日。外濠既塡。遂及內濠。城中大驚、皆咎治長。治長使人出詰監吏。吏對曰、吾輩受命塡周池。以爲周者周內外之謂也。是時將軍猶在岡山。治長自馳赴岡山。岡山將吏皆曰、是大御所命也。治長乃馳使京師、因板倉勝重請之。勝重曰、本多正純主

此事。我所不與也。還詣正純。正純稱疾不出。而往復數日。而東軍益與卒晨夜督責。以至明春塹壘皆夷。獨存牙城而已。元和元年。正月。兩將軍皆東歸。諸國兵罷之國。淀君游嬉恬安。而荒殘之餘、將士莫所仰給、物議囂然。二月遣青木一重及大藏正榮、請賑於關東。關東不報。客兵交勸秀頼母子再舉曰、去歲舉天下攻我而不能取。是世所共知也。今而再舉、必有歸者。乃召募遠近。得十二萬人。上下大喜。於是大議戰備。數日未決。真田幸村進曰、今日之事、兩言決耳。可戰也。不可守也。獨有急襲京師、挾天子以令天下而已。治長兄弟不聽。七隊長乃說曰、城濠隳毀、誠不可也。前後此地三面迫水。而

兩將軍西上
常光氏來言
一重及正永留使於關東
分軍爲三
治長抑沮諸將
矜持於賢以持己也
重成復不應召
猪飼名揚未詳
贈刀爲訣
聊亦賴也
鞅通作怏、怏々懟也

南接平野。敵每至自南。請以我兩軍迎彼兩帥、直衝突麾下。其勝敗天也。議終決。乃急繕守備、柵于外城舊趾、穿塹二尺。四月、東軍先鋒已至京師。兩將軍兼程西上。飛檄諸侯、復急赴大坂。留一重等不遣。使常光氏來言曰、汝兵徙大和、七年則吾修大坂如故、還予之。不答。於是分軍爲三。大野治長須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隸之。大野治房須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隸之。木村重成須一軍。真田幸村・渡部尚明・石守重隸之。秀頼具旗鼓、親按視南郊、上茶臼岡山、指揮三軍。所觀士氣頗奮。然治長矜持太甚、以淀君命抑沮諸將軍議、屢變。長益父子出奔京師。治長益專。治長一夜過櫻

門前、有人刺之、不中走。治長卒追殺之。旦日、撿治房部卒也。城中莫不相猜防。前將軍潛使人招重成。重成不應。其女兄夫猪飼某應城中召募。創病歸鄉。重成遺書及物。訣之曰、城中近狀無復足觀。諸謀議皆決於母氏。我輩所陳、一切不聽。天下永爲家康之有、可知也已。家康與僕有舊。使板倉伊賀數招僕。僕受先君命、以屬嗣君、而懷藏二心、心所不安。故雖無所聊賴、且因循在此。將願速戰死、復何言哉。此刀僕所常佩服、經數十戰、未嘗蹉跌者。今以贈公。幸愛護之。諸將皆以治長之故、鞅鞅不樂。皆如重成意。兩將軍既至京師。大坂間細狙擊之。皆不成。乃遣大野道見、縱火界浦、奪東軍糧資。

筒井主殿助
樫井在和泉
水野日向守
基次議戰
國府嶺在河内
啓導也

遣大野治房以萬人入大和攻郡山走其守將筒井定慶聞淺野氏擧紀伊軍至因誘其國民乘虛起兵紀伊軍乃還救治房屋之先鋒塙直次戰于樫井而死治房赴援不及既而東軍來自大和河内水野勝成藤堂高虎井伊直孝伊達政宗爲先鋒諸隊長執前議欲迎之南郊基次不可曰野戰勝敗以衆寡決今以寡擊衆不若邀之險阻臣請以萬人扼國府嶺擊挫其先鋒先鋒已挫後軍必退頓南都郡山不能輒進吾因其變以制其勝至受大軍於曠原臣所不知也從之授基次兵一萬四千陣平野又遣薄田兼相渡部尚繼之兩將軍使人誘基次曰苟啓東兵則封以播磨基次拜謝曰今東

東吉之辱報以速死
基次争戰死
古市道明寺片山栢原並在河内
前役前年穢多崎之役也

西決勝使西强東弱則歸東矣今東强西弱去弱就强臣之所耻也雖然東吉之辱亦不可不報報以速死臣速死城亦速落所以報也五月五日基次勒兵夜發失道出古市軍士恟懼基次曰此地據林臨水戰守皆便宜飮馬以待且旦日治長出助基次幸村陣道明寺重成陣若江盛親陣矢尾基次不知敵有後繼不告衆而進至片山與水野勝成遇擊破之尚兼相來援連戰未決陸奥美濃伊勢諸軍夾擊基次基次盡亡其兵以十一騎在山腹使使訣兼相曰子勉之吾將死也乃復進中銃殪還至栢原死兼相耻前役之敗亦奮擊而死治長來援大敗大谷吉胤戰歿幸村聞急馳至尚使人迎

幸村指麾
二將一爲藤堂仁右衛門一爲藤堂新七
山口伊豆守

而告之曰吾衆創殘子請承之幸村諾而進横邀陸奥軍陸奥軍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銃乘烟馳突無不摧破伊達氏每以此得志於東國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譽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而布陣焉命其兵皆脱胄委槍坐以俟指麾陸奥軍稍近幸村令曰胄及相去數十歩令曰執槍敵發銃且馳至遇槍而沮又令曰皆起敵兵大潰而走幸村轉陣南阜收兵與尚更戰而退盛親上矢尾堤望藤堂氏旗乃退伏堤下敵先鋒二將以爲走也徑田上堤則盛親大呼起擊走之重成游兵亦來援遂斬其二將重成與井伊直孝相拒若江堤擊破其前隊重成揮槍挺進所向皆靡斬敵將山口重信等

隴與壟通謂田中之高處也
飯島三郎左衛門
扼止也
冑纓無餘頭髮有香
皆纓無餘結纓截其餘示不復用也
主計頭宗明
山田村在河内
兵大夫盛次
盛次不名而死
關原之役盛次父長盛屬東軍大捷後放于高野而今猶生存盛次恐敵東軍之罪逮及父故不名於敵而死也
三處道明寺若江矢尾也

三十餘人而其兵死傷略盡乃據隴而息敵以生兵乘之飯島某扼重成曰盡還城重成掉頭而進遂死之直孝邦兵取其頭獻之前將軍前將軍撿之冑纓無餘而頭髮有香前將軍歎惜曰是預決死也重成伯父宗明戰于山田村敗退井伊氏藤堂氏合勢逼盛親盛親亦敗退增田盛次止戰盛次長盛子也嘗仕尾張前役從東軍東軍勝則憂敗則喜是役入城屬盛親以父猶在不名而死盛親與幸村等自平野退縱火聚落而入城三處之軍皆敗將帥多死城中失色諸將議曰今日期會皆失各自爲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力一戰可以決雌雄也秀頼諮之幸村幸村曰臣請陣茶臼山以

秀賴從幸村言
桐號牙旗以瓢馬表
越前少將
本多出雲守
小笠原兵部少輔
治德贈書治長
信濃守治德
幸村促親出
川場之軍明石守重之軍也
東征討北条氏也
治長止秀賴
幸村訣大助
大助幸昌
幸村戰死

誘敵明石掃部自川場出今宮之南畢火敵背夾擊其中軍而主公建旗鼓纔之事或克矣從之丑日幸村與渡部尚大谷吉之等出陣茶臼山森勝永竹田永應陣天王寺南郡良列執桐號牙旗在其後治長與七隊長陣毘沙門池南治房與御宿政友陣岡山津川左近執金瓢馬表在其後東軍彌漫山野左右並進前將軍統左將軍統右小將忠直前田利光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等為先鋒前將軍召候騎問敵狀對曰其陣甚堅又待秀賴親出頗有關志乃命質子大野治德作書贈其父治長治長時巡視至茶臼山幸村曰天下之事決於今日公宜促主公出主公出則軍氣自倍川場軍亦當

赴期治長諾而反城則秀賴已在櫻門擐緋甲穿錦袍千搶十旗左右成列鞍子馬而俟如秀吉東征之儀將七躑躍餞而治德書至曰聞城中有約內應者欲俟右府出衆事謹勿出治長危懼止秀賴而又往欲與幸村議東軍左先鋒已來逼勝永等以銃手挑幸村止之登高而望曰中軍何不來也因召其子大助曰吾族在東治長常猜我我當死於此汝往侍右府以明我無貳心大助時年十六請止俱死幸村叱曰汝而死誰明我志盡瘁右府乎大助攬涕而去敵兵益逼而中軍及川場兵皆不至幸村謂大谷吉之曰事皆睽矣是我死日已變兵而進縱橫血戰敵衆交至幸村終死之年四十

高木主水正
東使議和
城兵大潰
坐于千帝館
庖人縱火
大隅與五左衛門
良列左近奉還表幟

六吉之等皆死御宿政友初仕越前後歸大坂於是遺書忠直曰臣與善馬君猶記舊情則願賜一匹以戰死忠直予之以馬政友騎馬自岡山至幸村營則戰已酣矣曰此亦不可以死乎耀馬冒陣而死勝永與忠朝戰擊大破之斬忠朝遂助永應與秀致戰又斬之明石守重以驍騎三百自川場赴約與東將水野勝成遇交綏而南聞茶臼山敗則轉出生玉與安部氏高木氏戰不利而走東軍右先鋒逼岡山治房擊破其先隊轉逼將軍麾下勝永永應亦犯前將軍麾下井伊氏藤堂氏横擊勝永勝永退治長軍代進要以銃手不能遏七隊長邀戰走之時日已過午前將軍使人入城議和曰從封

大和弭兵淀君乃使秀賴召還治長及速水守久二人旋旗入城諸軍望見相驚擾曰城中有變也東軍乃齊進城内大潰秀賴在櫻門據胡床迎見治長守久大助亦至欲卒創潰命語未半潰兵大至秀賴曰我將出戰決死守久止之曰潰兵填路不可出戰徒死徒辱寧嬰壁固守力窮而死為未晚也秀賴從之返坐于千帝館東軍鼓譟逼城城中有應之者焚大野治長第京口門先破我庖人大隅某謀反縱火于庖延及殿守城兵大擾諸門皆破郡良列津川左近擊馬標牙旗至千帝館跪踦贊首而言曰臣等當死于城外顧所掌表幟先君所以傳於主公五畿七道四海之外苟有目者莫不

良列等自殺

眞野豐後守
中島式部少輔
野々村伊豫守
堀田圖書助

坌、聚也、並也

觀月樓
秀賴入倉中
治長猶恃和議

覘而識之、委之敵人、傳觀播弄將、貽羞萬世矣、故謹奉還耳、良列將自殺、顧謂守久曰、去歲之役、吾獻策、欲襲敵前軍、縱火牙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事已至此。言之無益、因卸甲、脫其母衣、置之床上、曰、是先君之賜令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腹死、其子兵藏又死、眞野宗信・中島氏種相繼自殺。野野村吉安將入內城、火熾不可前。乃自殺於二城橋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手刄妻子而出。遇加賀兵、奪入千疊廳、乃健鬭而死、秀賴奔淀君將自殺於天主閣、守久止之曰。勝敗常也、請暫待之、乃自觀月樓上于東櫓。煙燄隨至、治長徙之園莊倉中、與守久・勝永共護之、治長猶恃和議、致書兩將軍曰、羣臣

四將謂井伊直孝・安藤重信・石川正次・本多正純
東將發銃
秀賴自刄
治長等殉死
堀對馬守
伊藤武藏守
成田殺人頭
森島長門守
加藤彌平太
高橋市三郎
土肥庄九郎
寺尾庄右衛門
片岡十右衛門
垣原三十郎
小室茂兵衛
淺井周防守
中高半三郎
大助自殺

願自殺、以全右府母子之命、因使人奉夫人德川氏、送致東軍。東軍既取夫人、使四將來監護倉外、命片桐且元錄倉中人名、欲出秀賴母子、四將發銃於倉中以示絕、倉中皆哭。秀賴悽然謂守久・勝永曰。吾爲太閤嫡子。而至於此、天也、乃自刄而斃。年二十三。勝永刎之、淀君抱秀賴首悲號、使氏家道喜殺己。於是道喜・治長・守久父子・勝永兄弟・津川左近・竹田永應・及堀・伊藤・成田・森島・加藤・高橋・七肥・寺尾・片岡・垣原・小室・淺井・中高等二十餘人。皆殉之。治長重成渡部尚施有母、與北畠氏・湯川氏等婦女十八人皆死。秀賴之未死、眞田大助隨其所之。衆諭之曰。舊臣且有逃者、子客將之子、不必殉之、盍

小出大隅守三尹
秀正嘗諫秀賴、後退居岸和田、尋病卒
尹俛首
瞥然暫見也

國松被斬
國松名秀勝
田中通稱未詳

盛親被縛、數日而斬

出走。對曰。我父命我、必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藉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俟秀賴死、乃自殺、東軍諸將爭赴牙營賀戰捷、小出三尹秀正子也、時侍前將軍側、前將軍指城中火、謂之曰。如何。三尹瞥然俛首、曰臣不忍視、諸將或有愧色、秀賴有一男一女、皆庶出、求知所在、東軍懸金大索之。男名國松、甫八歲、與其保田中某匿伏見農人橋畔。或睹其美質也。捕而獻之。斬于六條磧。田中持之號慟、竟殉之、京極氏捕獻其女、蜂須賀氏捕長曾我部盛親于男山。受命縛之二條城西門數日。斬于磧。徇而梟之大坂市、尹水原石見匿二條城側、藤堂高虎捕之、石見殺三人而死、渡部尚與治長約爲後圖、走至

壹岐守治氏

伊東丹後守

遺臣諸質皆被誅夷
長盛賜死配所
且元病卒
嘉明等復邑、重綱亦邑
木下宮內少輔
利房者北政所兄家定之二男也、關原之役屬西軍、以褫
後會封
石見守重綱

近江。聞秀賴斃、乃自殺。治長任子。後皆賜死。治長弟治氏初與兄不協、徙仕前將軍、至是自殺。使人以暴疾聞、治氏弟道見、磔于界浦。治氏兄治房、與明石守重・仙石宗也逃去。伊東長次・青木一重並被赦。眞田幸村妻在紀伊、爲所捕獻、亦被赦。削髮爲尼、其餘大坂遺臣七十二人、卒六百人、諸出質。及通款城中者、皆被誅夷、增田長盛以子故賜死配所。兩將軍收城內燼餘、得金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以金馬各二賜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賞其功、爲片桐且元置邸駿府。徙居焉、且元愧懣成疾、未至而卒、是役也。加藤嘉明・黑田長政皆請而從。木下利房立功自贖、得復其邑。松下重綱亦以功得

加兵衛之綱
右兵衛佐吉綱
二年
五年
正則放于信濃
掃部頭正頼

益其邑。重綱祖父之綱、即秀吉微時所仕者也。之綱死、子吉綱嗣。關原之役、屬德川氏。其子爲重綱。至是再益邑至二萬石。凡前後之役、豐臣氏舊臣從攻城者甚衆。獨福島正則不從。二年、前將軍薨。五年、正則褫封、放于信濃。時正則在江戸邸。將軍在京師。使使者來就第傳命。正則默然久之、曰、使前將軍在、則吾將一言焉。今復何言。乃起入内。内中騷擾久之。挈其兩女子出。流涕謂使者曰、吾欲與足下決死也。將先殺女兒。終不忍加刃。當甘心受命。因赴配所。將軍又使使率山陽南海諸侯收其封安藝備後。其老臣留守廣島城、不肯奉命。侯正則書至、乃致城而去。其弟正頼爲大和宇多城主。先四

寛永八年
忠廣放于出羽
肥後守忠廣
十四年
毀廟存寺
勿忘藁席瓦缸時

年、褫封。寛永八年、故加藤清正子忠廣、亦奪其封肥後、放于出羽。十四年、故小西行長遺臣起兵肥前。伏誅。豐臣氏既亡、有令毀豐國廟、獨存東山方廣寺及高臺寺。高臺者、北廳所建以祈秀吉冥福也。加藤福島氏以其親屬助役、爲秀吉立一小祠。秀吉在時、雖有所嬖、皆置之別宮。獨與北廳同居。北廳助秀吉定天下、多所裨益。常戒之曰、願良人勿忘藁席瓦缸時也。及秀吉薨、則削髮、視秀頼猶其自出、使親屬諸將輔翼之。未嘗與關東開隙。北廳與諸將前後皆沒。而秀頼孤立、以至於亡矣。高臺之祠、至今猶有秀吉夫妻像云。

外史氏曰、余遊東山、謁太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益以

女直靺鞨也北夷之名
明姓朱氏
清太祖覺羅氏明萬曆年中始起兵
漢武承文景豐富之後
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也
六國楚燕齊趙魏韓也
蹶僵也拙也

征韓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紀、曰、明遣使者、類太閤、相貌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炯炯射人、不可仰見。今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太閤生於女直靺鞨間、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爲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略遠出其右。夫漢武乘豐富、馭區宇、不論可也。秦皇挾六世之積威、蹶衰殘之六國、孰與太閤之徒手奮起、制服羣雄。然猶用其民力、以取絶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況以匹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如承祖業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不愛民力、固足以招危亡。

窶貧陋也
揮霍投散也
變故謂信長被弑也
投機赴會謂班西征之師直討光秀也
如糞土賤視不惜也

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此二者其勢相待、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閭巷之人、博而獲大勝。使其不勝、一窶人耳。苟勝矣、乃大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唯然。故暴富而人不怨。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敢不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己也。以爲吾由微賤而得司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此故割膏腴、頒金帛、動舉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傑、以驟獲志於天下者、

抵肉未冷、謂斬死未久也

鷲鷹巧狙、山縣侯殊也

點注標記

殺、鏖也

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謂以手指示之也

梁武帝姓蕭氏名衍、侯景陷臺城、帝安臥不動、歎曰自我云云

用此術也。然吾糞土棄之、彼亦糞土棄之、求嘗德我而以爲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褰其未愈之瘡痍、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抵肉未冷、羣雄各有自立之心、蔘然足怪者、故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太閤爲然、當時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桀驁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譬之鷙鷹俊狗。其噬齧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〇　三十一

下羣雄肆其噬齧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又肆其噬齧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宜徙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收而寧之。故太閤之於羣雄、苟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吾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

日本外史卷十七終

德川氏略系

清和天皇源

- 經基 始賜姓源
- 義家 經基以下五世孫 鎭守府將軍
- 義國 新田足利二氏祖
- 義重 新田
- 義康 足利
- 義季 第四子 德川四郎
- 賴氏 世良田 參河守
- 教氏
- 家持

- 滿義
- 政義
- 親季
- 有親 右京亮
- 親氏 松平太郎左衞門
- 廣親 酒井氏祖
- 泰親
- 信廣
- 信光 和泉守

- 親忠 右京亮 安祥松平
- 親長 岩津
- 乘元 大給
- 長親 出雲守
- 親房
- 僧超譽 智恩院三世
- 親光
- 長家 安祥
- 長忠
- 乘清 瀧脇

- 信忠 左京亮 安祥
- 親盛 福釜
- 信定 櫻井
- 利長 藤井
- 義春 東條

- 清康 小字二郎三郎
- 信孝 三木
- 康孝 鵜殿
- 廣忠 幼字竹千代 德川二郎三郎 參河守 贈從一位大納言

- 家康 第一世 東照宮
- 信康 岡崎
- 秀康 越前
- 秀忠 第二世 台德
- 忠吉 松平
- 信吉 武田

- 家光 三世 大猷
- 忠長 幼字國松 封駿河 有罪自殺
- 正之 保科 會津
- 家宣 六世 實綱重子 文昭
- 家繼 七世 有章
- 吉宗 八世 實賴宣孫光貞子 有德

- 家綱 四世 嚴有
- 綱重 甲府
- 綱吉 五世 實家光第四子 常憲
- 家重 九世 惇信
- 宗武 田安
- 宗尹 一橋

下八上

- 松千代 夭
- 忠輝 封越後 有罪廢
- 義直 尾張
- 賴宣 紀伊
- 賴房 水戶

- 家治 十世 浚明
- 重好 清水
- 家基 早卒
- 家齊 十一世 吉宗曾孫
- 家慶 十二世

家康 幼字竹千代。長稱二郎三郎。又稱藏人。初名元信。又元康。母水野氏。初配關口氏。繼配豐臣氏。長閒秀吉妹。天文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永祿元年敘從五位下。任參河守。十一年。遷左京大夫。元龜二年。陞從五位上。侍從。天正二年。正五位下。六年從四位下。少將。十一年。正四位下。中將。十二年從三位。參議。十四年。正三位。中納言。十五年從二位。大納言。兼左大將。左馬寮御監。慶長元年正二位。內大臣。五年。關原之役。七年。從一位。八年。拜征夷大將軍。右大臣。十年。兼馬十九年。大阪之役。元和元年。天下偃武。二年。拜太政大臣。四月十七日薨。壽七十五。葬久能山。三年。改葬日光山。詔贈正一位。廟號
東照。

秀忠 天正七年。生于濱松。幼字長丸。母西鄉氏。世子信康不令終。乃爲世子。夫人淺井氏。慶長十年代立。拜征夷大將軍。內大臣。十九年。進右大臣。元和九年。老焉。寬永三年。從一位。太政大臣。九年薨。壽五十四。贈正一位。

家光 慶長九年生。幼字竹千代。母淺井氏。元和九年代立。慶安四年。薨。壽四十六。贈正一位太政大臣。

家綱 寬永十八年生。慶安四年代立。延寶八年薨。壽四十。贈與如故。無嗣。立弟綱吉爲嗣。

綱吉 實家光第三子。生母本莊氏。夫人鷹司藤氏。寬文元年。封館林。延寶八年。家綱臨薨。命爲嗣。遂代立。寶永六年薨。壽六十四。

家宣 實甲府參議綱重長子。初名綱豐。延寶六年襲封。從三位。中納言。寶永元年。爲綱吉義子。六年代立。正德二年薨。壽五十一。

家繼 幼字鍋松。寶永六年生。正德二年代立。享保元年薨。僅八歲。

十八中

吉宗　實紀伊大納言光貞第三子。初為西條侯。已而承宗國。享保元年。入纂。延享二年。老。揚。寶曆元年薨。壽六十八。

家重　幼字長福。延享二年。立。寶曆十一年。光。其歲薨。壽五十

家治　幼字竹千代。寶曆十一年。立。天明六年。薨。壽五十二。

家齊　幼字豊千代。實一橋參議治濟子。宗尹孫。於吉宗為曾孫。家治無嗣。天明元年。入為世子。七年。與議。累遷左大臣。終許太政大臣。

世子 家慶　從一位 內大臣

治家治以上。手家綱。敘任官位。概有常例。為世子峻敘正三位。任大納言。及襲大將軍。進正二位。累遷內大臣。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及薨。贈正一位大相國。勝諡。其軍職所帶。皆同。大納言以前叙任。知源氏兄利氏政事。而天徒就拜市告天下良大納言。始其在軍職。兼太政官者。獨家齊而已是矣書末巻

附錄

○秀康（越前）（從三位中納言）
忠直
光長（高田）
○忠昌
直政（松江）
直基（姬路）
直良（大野）
（）義直（尾張）（從二位大納言）
（）光友

○賴宣（紀伊）（從二位大納言）
○光貞
賴純（西條）
○賴房（水戸）（正三位中納言）
賴重（高松）
○光圀
賴元（守山）
賴隆（府中）

○廣親（酒井）
氏忠
忠尚
忠次（姪子）（內藏）
親重
正親
○重忠（姬路）
忠世
忠利（小濱）
忠勝

十八下

大炊助義重　上總介鎮守府將軍經基稱六孫王　陸奧守鎮守府將軍義家　式部大輔義國　判官義康　右兵衛佐大納言征夷大將軍賴朝　德川　世良田　寺尾德川世良田　注莊上野　彌四郎賴氏

點注標記

次郎教氏　又次郎家持　孫次郎滿義　太郎右京亮政義　修理亮親季　左中將義貞　治部大輔大納言　尊氏　新田氏族之　南山謂吉野　左衛門佐義興　武藏守義宗　大政大臣義滿　左兵衛督氏滿　元中

日本外史卷十八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一

我德川氏出於新田義重。義重者。清和天皇八世裔也。天皇之孫。經基始賜姓源氏。降為武臣。其玄孫義家。義家子義國。居上野。食新田足利諸邑。生義重及義康。義重氏新田。義康氏足利。共助宗子源賴朝。以王命討滅平氏。賴朝為征夷大將軍。開府關東。令義重守寺尾城。義重有五男。其第四曰義季。義季食德川邑。因氏焉。稱德川四郎。義季生賴氏。賴氏敘從五位下。任參河守。食世良田。因又號世良田氏。賴氏生教氏。教氏生家持。家

持生滿義。滿義生政義。政義生親季。當是時。宗子新田義貞奉後醍醐帝詔旨。討北條氏于鎌倉。滿義助之。自稻村崎入。擊破賊將安東昌賢。北條氏既滅。足利尊氏叛。天下武人皆黨之。獨新田氏舉族勤王。官軍數失利。帝播遷南山。義貞戰沒。宗黨多死王事。帝崩。遺詔綏眷新田氏。以圖恢復。後村上帝嗣立。義貞子義興義宗。舉義上野信濃間。不克死。政義父子蒞殉之。足利尊氏孫義滿為征夷大將軍。開府京師。以族氏滿管領關東。親季子。曰有親。為右京亮。元中中。同宗族從義宗子貞方。匿信濃。為氏滿所覺。遣兵搜之。有親與貞方脫走。入陸奧。起兵。氏滿大兵來擊。我眾潰。有親挈其二子。逃入上野

尊觀保護有親等

叩問也

點注標記

男出贅女家謂之贅婿　松平氏　酒井氏　德川次郎三郎親氏　酒井五郎廣親　良樂公泰親　泰親性壯武　榛梗穢也莽草深也　仇敵斥足利氏　新田氏遺臣稍多來從者　後花園帝　永享

祝人村。匿舊識民家。聞鎌倉執事上杉氏遣吏募索新田氏族甚急。欲手刃二子。而自殺。會僧尊觀來過。變容貌從之。而逃。尊觀者。蓋後村上帝子。帝無子。從龜山帝孫恒明。及帝生子恒明。避為僧。是為尊觀。後為相摸藤澤寺主。周游諸國。謂新田氏先朝所眷也。為謀所以保護之。乃權以有親及其長子為己徒弟。狀有親。呼德阿彌。長子呼長阿彌。皆削髮。少子猶幼。未削髮。呼德壽。並攜之去。過參河。寓大濱村寺。時尚連歌。寺僧與近村諸豪為歌會。以娛尊觀。松平酒井兩村長亦與焉。而長阿彌尤書手。德壽周旋執事。兩村長熟視德壽容止。相語曰。是非凡種也。徼叩之尊觀。尊觀察其無他。具語以故。

村長皆有女無男。欲分贅二子。尊觀許之。於是德壽養於松平氏。及長。命名泰親。築室松平村。以奉有親。長阿彌亦蓄髮。名親氏。稱雅樂助。後生子廣親。是為酒井氏也。泰親養父信重。稱太郎左衛門。泰親襲稱之。為村長。闢榛莽。達道路。性壯武。喜施振貧民。而不責償。隣近親附。泰親因從容謂眾曰。吾為仇敵迫竄。流寓至此。稍得安處。願積歲月。闢地聚眾。興復先業。諸君能助我乎。眾對曰。敢不死生以之。其中有嘗有罪宥死者五人。糾眾畧中山七邑。獻之。泰親分其歲入賞之。新田氏遺臣稍多來從者。後花園帝永享中。大納言平實照。以罪貶參河。泰親善視之。及其赦歸。護入京師。實照為奏請

敍位復世良田氏
信廣居松平郷
信光居岡崎
太郎左衛門信光
泰親公信光
寬正六年
細川讃岐守
和泉守男女四十餘人
親忠居岩津
松安公親忠
先考贈信光
明應二年
大樹寺

授一官朝廷憚足利氏不輒許後敍除州目代遂任參
河守敍從五位下復世良田氏泰親有六男使長子信
廣襲居松平郷謂次子信光武類已以爲嗣幼字次郎
三郎初守岩津嗣立居岡崎稱和泉守善用兵攻大給
北給并之又襲取安祥寬正六年額田氏作亂州守讃
細川成之不能定幕府下教於和泉守一戰平之和泉
守生男女四十餘人親戚蕃衍次子親忠嗣幼字竹千
代長稱藏人居岩津勵精爲政常謂其老臣曰先考嘗
謂養一士多於獲一邑然泥忠邪濫賜予則徒費民力
耳明應二年擧母寺部上野八草伊保五城合兵來攻
藏人以三千人邀擊于伊田破之建寺鴨田名大樹寺

岩津太郎親長
大給加賀守乘元
梓舟公長親
右京亮親房
習恩院未詳超譽
刑部丞親光
右前兵馬助長家
右京亮長忠
加賀右衛門乘清
長親居安祥
今川上總介
永正三年
伊勢新九郎長氏
後北條早雲
桶酒瀉瀝
忠茂知捷
宇津宮三郎右衛門
广田彈正左衛門

以示陣亡士藏人生九男曰親長乘元長親親房超譽
親光長家長忠乘清而親長守岩津乘元守大給長親
爲嗣居安祥稱藏人除出雲守定西參河而東參河猶
屬今川氏親氏親者駿河守護也永正三年氏親與其
將北條長氏率大兵來攻八月攻岩津出雲守將五百
騎赴救謂其騎曰衆寡不敵如何衆請前決死出雲守
曰汝等世盡忠我家而我未能厚報今亦爲吾決吾
所深愧因以大桶貯酒泛杯數十自飲一盃瀉餘瀝桶
中曰事急不暇觴各人交就飲之衆感奮夜渡矢矧河
襲駿河軍宇津宮忠茂曰我必捷矣果捷之收軍西岸
氏親長氏遁去广田憲光以田原降出雲守問忠茂曰

大久保氏
安栖公信忠
備後三郎次郎親盛
攝津内膳正信定
彌八郎利長
右京亮義春
善德公清康
三木内藏允信孝
鵜殿十郎三郎康孝
大永三年
左京亮悔非遜老
憑膝拊髀

何以知捷曰長氏負寵侮士士無鬪志是以知之忠茂
者新田義貞將泰藤五世孫也後因其所居稱大久保
氏出雲守生五男曰信忠親盛信定利長義春出雲守
老信忠爲嗣仍居安祥任左京亮左京亮不恤政嬖臣
用事國内皆數羣臣交諫弗聽因相聚謀廢之左京亮
覺之親戮一人左京亮生三男曰清康信孝康孝乃召
羣臣曰我悔吾非而不可追也清康雖幼有器局宜以
代我大永三年老于大濱清康立仍居安祥小字次郎
三郎幼聰達每見舊臣訪古今成敗戰鬪事憑膝拊髀
以爲樂或問其何在聞其死且戰沒輒痛傷之嘗當食
受謁呼衆前之以其所御椀飲之酒衆不敢清康曰人

今日之酒吾輩頸血
吾輩頸血也猶以
死報君哉云爾
彈正左衛門親貞
岡崎公
忠茂除市税
亨祿二年
本多氏
正忠迎降
種般助正忠
助秀稱呼未詳

生等耳或爲君或爲臣分可隔情可隔乎強注之皆霑
醉退相謂曰今日之酒吾輩頸血也時族松平親貞據
岡崎及山中以掠傍近大久保忠茂曰先拔山中則岡
崎不攻而下乃夜襲取山中親貞輒降以岡崎爲參河
要地徙居之國人稱曰岡崎公遂徇下西參河豪傑五
十餘姓欲賞忠茂問其所欲不答強而後答曰願賜城
下市租岡崎公許之而疑其貪也忠茂盡召市人以君
命除其市税四方商旅聞之爭至岡崎終以是富實矣
亨祿二年吉田城主牧野傳藏欲起兵并西參河岡崎
公將兵擊之出伊奈伊奈城主本多正忠迎降正忠之
先曰助秀居豐後本多鄉子孫邑于尾張尋徙參河舉

書二郎傳重
平東參河
三葵徽號
三年　熊谷備中守　右京亮說云　岩瀨庄右衛門清長
重長者高力河内守之父也　天文二年
專夢字
武田左京大夫
公慨然欲擧撤京師

族仕德川氏而正忠尤大岡崎公并其兵進縱火御油
傳藏濟吉田川鬭角而戰我兵不利本多信重戰死近
野與八請退岡崎公不肯曰彼勝而驕可破也乃進戰
與八死之叔父信定等力戰遂破之斬傳藏遂攻吉田
正忠攻破其東門遂陷之岡崎公入城撫士民遂攻下
叛將戶田憲光平東參河而還會飲于伊奈正忠獻盤
敧藉用葵三葉岡崎公覩而悅曰吾凱旋得此自今當
以此爲徽號初德川氏因宗族以中黒爲號於是兼用
三葵是歲出兵於尾張略織田氏地取品野以賜信定
三年攻熊谷重長于宇理自攻北門信定以從子親次
爲先鋒攻南門死初我僕人岩瀨者殺人岡崎公愛其

勇宥死遂之時在城中夜縱火爲内應我兵遂拔城賞
祿岩瀨重長走保高力稱高力氏遂來降天文二年與
廣瀨寺部二城主戰于岩津破之冬信濃人來侵迎擊
大破之岡崎公嘗夢有文在其掌曰是覺而問衆衆莫
知其解有僧擴外者曰是字日下人也日下以一人握
之公將大興乎然握而未啟在其子孫乎岡崎公大喜
爲建海龍禪寺岡崎公威名日著甲斐國主武田信虎
遣使通好美濃尾張諸城主亦有願附者公一日慨然
言於將士曰我家與足利氏族望相敵爲其所剪削
跡屈勢以至於此今仇家衰亂天下之事可知矣其轄
汝衆之力糾合義兵樹幟皇都得一雪累世之恥今我

信定稱疾不從
落合嘉兵衞
安倍大藏大輔
定吉爲信定

東有今川氏西有織田氏先攻織田氏以開西上之路
宜厲兵峙糧以俟吾令衆奮躍聽命十月勒兵萬人自
將西上入森山信定居上野稱疾不從初信定負勢驕
士落合某者因事抗之衆爲危之公曰士者先公以來
所愛養叔父傲之非也彼不可屈撓可嘉信定啣之親
次之死信定不救又爲公所誚責深懷懟恚於是欲乘
虚作亂將士請且止西伐公曰何足介意今大擧徒歸
士氣沮敗納侮四隣也遂欲進攻清洲國老安倍定吉
從軍數以書爲信定有流言定吉與信定通謀定吉謂
子彌七曰衆嫉我寵造作語言主公必察之即不察見
誅愼勿以爲怨宜俟時鳴冤十二月軍中馬逸衆大驚

彌七弑逆　榮安誅彌七
植村新六從出羽守
三松忠
瑞雲公二郎三郎　參河守贈大納言　廣忠
織田彈正忠備後守
新藏長安
信秀請和
信定自立
定吉奉廣忠出奔
四郎兵衞正定
新八郎忠俊
五郎廣親
雅樂助正親
右衛門尉忠次
安藝守清兼

彌七奉刀侍公側謂定吉已被殺惶急拔刀弑之植村
榮安自傍誅彌七定吉聞之將自殺松平信孝止之時
出雲守猶在將士護喪歸請命焉初岡崎公娶青木氏
生廣忠乃立之以定吉無罪宥使傅之織田信秀聞我
内變舉兵來侵我見兵八百以季父康孝爲將迎戰伊
田植村榮安先進高力重長及子長安戰死信秀戰敗
請和而去信定有寵於出雲守遂圖自立定吉奉廣忠
出奔伊勢信定遂立居上野自結於織田氏定吉密與
弟正定及大久保忠茂子忠俊酒井廣親孫正親正親
從子忠次石川清兼石川數正成瀨正義通謀請援於
今川氏以納廣忠五年冬護入牟呂參河人亦往歸之

伯耆守數正
石川氏
成瀨氏
藤藏正義
六年
信定來攻
有馬在攝津有温泉
忠俊守迎廣忠
折節屈折肢節以服事也
氏次亦稱左衛門尉
信定卒
蓋定吉子彌七弑清康故曰逆家也
井上氏
九年
右馬助長家
上野介康忠
林藤助
孫四郎利長
十郎左衛門忠繼
十一年
娶水野氏
右衛門大夫忠政
十一年
東照公生
幼字竹千代
竹千代即七世祖親忠幼字也
內藤彌二右衛門
十二年
下野守信元
憲光亦附織田氏則今川氏不能

點注標記

六年信定來攻忠俊佯從其軍射書城上期以四月迎之信定危疑宣言曰我初無害姪孫之意徒誅諸亂人而已乃引兵還數與將士誓忠俊三上誓書而密告岡崎留守松平信孝信孝曰吾亦欲之未得間耳忿公等事不成死誰繼之者吾且全身焉乃稱疾赴有馬五月忠俊等密迎廣忠入岡崎將士爭謁出雲守聞之喜曰吾恐駿河兵因以侵我故拒之耳兒我嫡曾孫也因命信定折節事之信定不得已來謁信孝亦歸廣忠任參河守忠俊以下受賞忠次稱左衛門尉自父氏次稍積功勞於是娶參河守妹尤見親重七年信定卒衆心乃定定吉蓋為逆家自絕其嗣婢有身出嫁井上氏井上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八　〇七

氏實安倍氏亂也九年六月織田氏兵來攻松平長家于安祥參河守使松平康信等援之不利長家及松平康忠林政緣等皆死松平利長松平忠繼苦戰卻之十年參河守娶刈谷城主水野忠政女十一年歲次壬寅十二月二十六日生男于岡崎有奇質出雲守視之曰此兒必揚名於天下令酒井正親石川清兼舉之因故事命幼字竹千代是歲秋織田氏復來侵乞援於今川氏今川氏遣僧大原以三萬人來救與戰于小豆坂互有勝敗冬又來侵內藤清長擊卻之十二年水野忠政卒子信元叛附織田氏參河守雖今川氏之意與之絕婿再娶戶田憲光女十三年八月出雲守卒織田信秀

無疑故絕昏以見不與之也
再娶戶田氏
十三年
左馬助敏宗
三左衛門忠倫
十四年
吉左衛門又平八郎忠豐
馬表旌也
清定叛
內膳正清定
將監忠尚
十五年
榮安誅八弥

點注標記

七郎右衛門忠世
清定降
信孝橫肆
十六年
信孝降織田氏
鳥居氏
源七郎忠宗
伊賀守忠吉
新右衛門忠景
粟生氏
左衛門顯友
粟生新右衛門
織田大隅守
今川治部大輔

遣族敏宗攻安祥敗去信秀自將代攻拔之佐崎城主松平忠倫叛降為信秀守上輪田以逼岡崎十四年參河守自將擊尾張兵于清畷走之追至安祥與城兵戰大敗殆不免本多忠豐止戰奪之參河守得脫取忠豐金扇馬表置之牙營以旌其忠松平信定子清定據上野叛初酒井正親兄忠尚譏人而不遂慚而退去於是徃歸清定參河守攻之不利十五年三月近臣岩松八彌酗入公寢為逆不成參河守拔刀逐之八彌走出植村榮安入遇之橋上相搏墮濠松平信孝提槍來臨濠曰子縱之我刺之榮安曰縱則逸併我刺之信孝猶豫榮安遂斬八彌九月參河守自將攻上野大久保忠俊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八　〇八

姪兒忠世力戰清定忠尚皆降置清定于櫻井令忠尚守上野時松平信孝負功橫肆親戚死者輒并其邑衆謂復生一信定矣十六年正月信孝如駿河衆請乘其不在收其邑從之信孝至無所歸訴之今川氏今川氏詰參河將士將士告故信孝乃走輪田依松平忠倫終降織田氏酒井忠尚復叛應之九月我兵攻信孝戰于亘邑鳥居忠宗死之以亘賜忠宗父忠吉忠吉八世祖忠景與粟生顯友者事新田義貞及敗共匿于亘至忠吉與粟生某俱出仕岡崎公粟生後為大番頭十月忠倫將導尾張兵取岡崎參河守遣刺客殺之織田信廣代守輪田益築六砦參河守乞援於今川義元義元徵

世子質于駿河
憲光通欵尾張使參
好好意也
觀潮坂在遠江
林佐渡守
平太來告
奇貨貴人之語出積滯貨伺時以求利也憲光以世子比奇貨以圖他日之富貴也
舵正舵木也
康景覺變
天野又五郎後三郎兵衞

點注標記

大宮司熱田大宮司尾張氏也
信秀錮世子錮禁錮也
水野氏作附世子
久松佐渡守
平野又藏
竹内久六郎
十七年

質子。乃以世子竹千代應之。生六年矣。與諸將士質五十餘人東赴駿河。外舅戸田憲光陰通欵尾張。佯以好迎。館于觀潮坂。馳使告尾張曰。公欲取參河。則莫若奪是質。信秀大喜。遣其將林正成等赴田原。以錢五百貫賜憲光。岡崎人森平太者爲正成部卒。潛來我館。戒曰。戸田氏以郎君爲奇貨。公等未之知乎。因告以故。我衆不信。且曰。憲光來說曰。此至駿河。多大川。雨而暴漲。不若由海路也。衆從之。護世子上船。正成乘別船從其後。轉舵至熱田。岸上有兵。與從船相拒。天野康景猶幼。在世子傍。覺變。乃謂其僕曰。平太之言信矣。比上岸。汝亟混敵兵。走歸岡崎。具白所見。已而上岸。正成納世子於

大宮司。康景僕走歸告故。上下大驚。康景之先。亦新田氏遺臣也。已而信秀使至曰。貴息在西。公宜背東鄕西。不則非貴息利。參河守答曰。欲殺卽殺。吾曷以一子故失信隣國哉。信秀怒。錮世子於天王坊。備其艱苦。生母水野氏。再嫁於尾張人久松俊勝。與熱田近。遣家士平野某竹内某存問之。給以衣物。十七年三月。今川義元將兵來援。至安祥。參河守幷其前軍。擊尾張兵于小豆坂。走之。酒井正親獲敵將鳴海大學。而織田信廣猶留守安祥。四月。松平信孝來攻岡崎。大久保忠俊酒井正親等伏兵射殺之。參河守泣曰。盍生致之。是月。復擊破尾張兵于重原。遂攻八草梅坪。信秀自將來至西野。我

長坂血槍
長坂九郎
十八年
參河守卒
世子哀慕如成人
朝比奈備中守
將士附駿河
平八郎忠高
織田上總介後右大臣

點注標記

大隅守作廣
平手中務少輔
嗣君歸岡崎復質于駿河
酒井河内守
平岩七之助後主計助
阿部備中守
高力與左衞門後河内守
來島土佐守
次郎左衞門重吉
伊賀守忠吉
將士旣願嗣君早還國
忠吉送錢帛

兵堅壁不出。信秀悔之。進次卯河。我兵設伏。雨射。長坂信政先馳之。信秀大敗走。信政素以勇著。岡崎公嘗曰。長坂每戰血於槍。因呼曰長坂血槍。十八年三月。參河守卒。年二十四。訃至熱田。世子哀慕如成人。參河守性猜忌。將士不親。及卒。聚議。或曰。與尾張和。速迎世子。或曰。駿河強大。宜修舊好。徐計迎之。議未決。今川義元聞我喪曰。織田氏擁孤兒臨參河。參河必附之。急遣其將朝比奈泰能來守岡崎。將士乃附駿河。攻安祥不利。本多忠豐子忠高死之。十一月。義元益發兵。使僧大原助攻安祥。時信秀已沒。子信長嗣。發兵會戰。遇伏敗走。城兵出救。我兵與援軍夾擊破之。追北。取其郛。信廣壘嬰

内城。信長至鳴海。不敢進。大原遣使謂之曰。公坐視信廣斃。以竹千代易之。信長不許。林正成平手政秀皆諫。乃許之。於是尾張駿河會盟于笠寺。信廣西歸。而嗣君得歸岡崎。居十餘日。徙質于駿河。酒井重忠天野康景平岩親吉阿部正次高力清長植村榮政等二十餘人。養卒百餘人從之。義元置之于宮崎。使來島某監焉。遣其兵守參河諸城。以松平重吉鳥居忠吉監租賦輸之於駿河。諭將士曰。竹千代猶幼。我當攝領國務。俟其長返予。自是每有兵戰。驅參河人爲先鋒。平時命以賤役。將士不敢辭勞。獨願嗣君早還國。嗣君在宮崎。供給甚薄。衣食不足。鳥居忠吉家素富。常送錢帛。又遣其次子

彥右衛門元忠
二十年
宮崎安倍河原也
在駿州
觀者爭
將門出將
二十三年
嗣君擐甲
弘治元年
左近真乘
二年
元服稱元信娶關口氏
關口刑部少輔
從大原受學
義春戰死
右京亮義春

元忠侍之。廿年。嗣君甫十歲。五月五日。出遊安倍河原。觀兒童石戰。一羣百五十人。一羣倍之。觀者爭就其衆者。嗣君在僕肩。命就其寡者。僕怪問故。嗣君曰。衆者自恃其衆。寡者自知其寡。寡者勝矣。果如其言。義元聞之。曰。所謂將門出將者也。廿三年。嗣君始擐甲。弘治元年。義元出兵尾張。攻蟹江。松平真乘大久保忠俊等七八力戰。二年正月。嗣君加元服。義元為賓。使其族將關口親永理髮。命名元信。稱次郎三郎。妻以親永女。參河將士來賀。或獻駿馬。乃納諸將軍足利義輝。賜手書及佩刀。報之。僧大原義元族父。為清見寺住。而數將兵。嗣君從讀書史。受兵法焉。二月。松平義春代嗣君統師。攻奧

與平久兵衛
治右衛門忠佐
嗣君始歸岡崎
山田新左衛門
忠吉進言
嗣君更名
三年
永祿元年

平貞延于日近。死之。嗣君聞之。歔泣嘆惜。左右感動。義元又城福釜。使酒井忠次等八將守之。尾張將柴田勝家來攻。大久保忠世。弟忠佐等善戰。幾得勝。是歲。嗣君年十六。從容謂義元曰。僕幼離國。流寓尾張駿河。有年於此矣。願得一歸鄉里。拜掃先人墳墓也。義元許之。於是始歸岡崎。參河父老聞而大喜。爭出迎之。駿河將山田某在內城。嗣君避之入外城。以延見將士。鳥居忠吉離次進。握嗣君手曰。臣老矣。不能効驅馳。特為郎君置倉廩峙糧食。郎君以此多養兵士。揚武四方。臣或保餘年。猶得親目之。因嗚咽而泣。嗣君亦泣。嗣君於是更名元康。稱藏人。三年春。復如駿河。永祿元年。義元謂嗣

鈴木日向守
本多作左衛門
始臨陣得兩勝
獻物家次
勘四郎信一後伊
豆守
本多豊後守
天野甚右衛門

君曰。西參河。公舊領也。而其諸城多叛歸信長。子盍擊而復之。嗣君曰。固所願也。二月。歸岡崎。盡會宗族將士。議戰。先攻寺部。縱火外郭。城將鈴木重教出戰。不決。本多重次先登。其一子二弟皆死。嗣君勵衆奮前。擊走重教。斬首百餘級。遂攻廣瀨。信長遣其將津田兵庫來救。大久保忠世與鬪斬之。石川清兼說曰。郎君始臨陣而戰而勝。斯已多矣。宜全勝養威也。乃凱旋岡崎。使松平家次守品野。三月。尾張兵攻之。家次夜襲擊。獲五十餘人。來獻。後松平信一代守。又襲敗敵兵。四月。嗣君復如駿河。義元遺佩刀賀捷。納山中邑三百貫。是冬。本多廣孝石川清兼天野景隆往請義元曰。小主人漸長。願如

關口氏擧男
岡崎三郎信康
鵜殿三郎
岡部五郎兵衛
納糧大高
鳥井四郎左衛門
杉浦八郎
三年

約。義元諾而未果。二年三月。關口氏生世子信康。義元時有西上之志。織田信長聞之。修鷲津丸根大高沓掛鳴海梅坪寺部諸城。分兵守之。鳴海大高沓掛皆降於義元。義元遣鵜殿長持守大高。岡部長教守鳴海。已而大高告糧竭。義元使嗣君納糧焉。而城左右皆敵砦。衆難之。嗣君時年十八。以千騎護運而往。値信長在鳴海。使鳥井信吉杉浦勝吉等候視之。信吉曰。敵欲邀戰。勝吉曰。彼不下山。是不欲戰也。嗣君然之。乃分兵為向寺部梅坪。縱火邑里。鷲津丸根兵望烟馳援。嗣君則以壁下八百。為三隊。納糧大高。收兵而還。信長視我陣。整不敢犯。是歲。嗣君再徇西參河。復赴駿河。三年五月。義元

攻丸根
佐久間大學助 盛重
守大高
桶峽之敗
審實班師
水野下野守
黙注標記
駐軍于大樹寺
將歸岡崎

將門萬騎攻信長至池鯉鮒使嗣君攻丸根城城兵爭出嗣君曰彼寡於我當守而戰是決死也我挠以弓銃乘機拔之可也既而前鋒戰酣麾下繼之遂斬城將佐久間盛重贊氏信先登遂拔其城駿河將朝比奈泰能亦拔鷲津義元既取諸城以大高當敵衝欲得一勇將守之問之於衆衆曰松平藏人其人也乃使嗣君守大高而自進陣桶峽恃勝不設備信長乘風雨潛兵自間道襲擊義元敗死其諸將聞變皆走駿河兵在大高者亦逃亡我將士說嗣君曰今川公既死我獨為誰守不若全兵而歸也嗣君曰當審其實然後班師急遽解走而事若出謬傳則貽笑天下矣水野信元在刈谷私使

來告曰信長獲義元將遂復諸城宜乘夜速去嗣君曰水野雖我舅氏而敵部將也未可輕信遣人偵之報曰信矣衆爭勸還嗣君曰夜行恐失道宜竢月出彼能來我亦能戰頃之月出乃整兵東還土寇爭起本多百助數返戰達于今村將入岡崎城以為義元在時未有還我之言今乘其死取之不義也駐軍于大樹寺三日駿河戍兵棄城去嗣君曰彼棄而我取可矣二十三日遂入嗣君六歲出國十四年而得復歸焉士民讙呼國內諸城主來謁者相踵於門而甘鶴織田氏者不肯降嗣君乃將兵攻舉母梅坪廣瀨廣瀨兵抑于挑睦坂我兵奮擊走之遂攻皆掛縱火城下而還城兵追躡大久保

元忠辭功狀
籍口爲口實也
矢箭也
強項不屈頭不低下
信元忠
松井左近將監忠次
松平右京亮
鑽穿也刺也
上總介氏眞
三浦右衛門佐
小原肥前守
氏眞有猜防之心
黙注標記
四年
板倉彈正
松平大炊助
武田大膳大夫
北條左京大夫
信元說信長
瀧川左近將監
忠次等議和
介二大國介尾張駿河之間也

忠俊殿而還鳥居元忠有首功嗣君欲賞之以功狀辭曰功狀者游士所以籍口也臣矢不事二君莫用功狀為也六月信長謂水野信元曰吾既獲義元以為子之甥當不戰而降今乃強項如此信元恐嫌疑發兵攻岡崎嗣君邀戰于石瀨兩軍皆相識故接戰尤屬松井忠次傷股于銃進斬其銃卒明日戰刈谷下夜[illegible]復攻寺部舉母皆拔之進至山中攻醫王山寨又松俊勝先登敵以槍鑽其肩俊勝舉刀截槍幹入寨縱火衆繼之遂取寨嗣君乃使人言於義元子氏眞曰公為先公一戰僕請先焉不答氏眞昏懦嬖臣三浦義鎮義鎮生父小原鎮實並專國政讒德川氏有異心氏眞又覗岡崎勢

寖熾有猜防之心四年二月水野信元來侵復邀戰石瀨破之遂攻廣瀨伊保板倉重定據中島不下遣松平好景攻之重定退保岡城遂走佐脇乃以其邑賞好景信長素有霸心欲出兵京畿而武田信玄在甲斐北條氏康在相模皆窺其後信長患之會水野信元往說之曰僕甥以氏眞故抗於尾張其實怨氏眞可誘為我黨而彼雖小弱天質剛銳必不肯請和公以力取之恐費歲月不若自我結和使彼當東而公專畧其西霸業成矣信長大喜曰是得我心乃使瀧川一益來就石川數正求和信元又使使來勸之嗣君召諸將士議之酒井忠次曰我以微力介二大國而圖自立焉非便計也

織田氏皆氏眞父仇也
石川日向守
質之在駿河者謂關口氏及世子信康也
許和織田氏
嗣君至清洲忠勝先驅榮政操刀小舒大補忠勝榮政也
與織田氏盟
沛公會項羽于鴻門樊噲排闥直入瞋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羽賜以卮酒彘肩斗卮也

氏眞忘仇。癈武沈溺酒色。不足與有為明矣。與信長和。便。嗣君曰。念固如何。可背舊好乎。石川家成酒井正親曰。忠次言是也。嚮義元佯為好意。歳收我食。月戰我兵。而毎餕我於敵鋒。丸根大高之事。可以見已。宜速許尾張矣。質之在駿河者。取之非難。氏眞重與我絶。必不能害也。嗣君曰。及吾幼時。我舊臣多膏鋒鏑。吾常傷於心。因泣下。終許和。信長大喜。定國界。解兵成。遂請嗣君來盟。許之。酒井忠尚在上野聞之。恐其質之死于駿河也。乃來說曰。信長意難測。可和不可往。今君室家皆在駿河。彼何信我乎。嗣君曰。業已定約。不當背也。忠尚不懌乃去。左右慮其叛。請追而誅之。嗣君曰。彼言自有理。且

未必叛。忠尚稱疾不出。信長修道供帳。至期。嗣君從百餘騎。赴尾張。信長使林通勝等迎之熱田。嗣君憩于正海寺。遂至清洲。入城門。觀者喧騰。本多忠高子忠勝。小字平八郎。時年十四。舉薙刀。先驅厲聲曰。我君來此。汝輩胡無禮也。衆皆讋伏。信長出迎導入内城。植村榮政操刀而從。衞士叱之。榮政瞋目曰。吾植村新六郎奉主人。刀何遽叱乎。信長揮衞士曰。我聞新六名久矣。勿怪。乃盟曰。兩家戮力。征討東西。織田有天下。德川為之屬國。德川有天下。織田為之屬國。遂饗嗣君。信長贈寶刀。於榮政曰。汝今日舉動。如樊噲在鴻門。畢饗而還。信長郊送。使通勝等來謝。岡崎氏眞聞之怒。使使來詰。酒井

正親往謝駿河
紓且夕耳謂免一時之禍
吉良左兵衞佐
牧野右馬允
東參諸豪來降
管沼新八郎
奥平美作守
設樂越中守
西鄉彈正左衞門
好景戰死
肥後守忠眞

正親使人往駿河。因三浦義鎮謝曰。參河之爭。皆在駿河。豈有貳心。獨病尾張日強大。勢將及我。故佯和以紓且夕耳。氏眞不能詰。先是。吉良義諦守東條。牧野成定守西尾。以黨氏眞。欲圖岡崎。三月。嗣君攻東條。不下。使松平好景。以中島備之。東參河豪姓管沼與平。設樂西鄉諸族。皆背氏眞來降。四月。義諦攻酒井忠尚于上野。好景救之。義諦覘其虛。徑襲中島。好景還戰。走之。至善明堤。遇敵大至。遂戰死。嗣君築津平小牧。命松井忠次衣多廣孝守之。以備東條。五月。氏眞攻東參河諸豪善拒。七月。嗣君自將攻牛窪。使別將攻鳥屋。鳥屋陷。衣多忠勝與叔父忠眞從軍。忠眞鏦一人。顧忠勝取其首。

不欲因人成功不欲仰他人之力成功名也
將行為君用言異日必為君出力成事也
吉良甲斐守賴持
一作義成
富永伴五郎
降義諦
與用正親氏也
五年
備中守清善
近江守俊勝
鵜殿藤太郎
課者
二子不見守氏長
三郎兵衞氏次也

答曰。孺子不欲因人成功。自鏦一人。馘之。忠眞啟狀曰。平八郎將行為君用也。嗣君大喜。五月。荒川城主吉良賴持與兄義諦有郤。因酒井正親請降。俱攻西尾。走牧野成定。遂攻東條。東條裨將富永景通陣藤波畷。欲攻小牧。忠次廣孝皆來合於正親。邀擊景通。景通引去。擬廣孝。廣孝直前刺殺之。餘兵皆走。追北至城。降義諦而還。嗣君以義諦邑賜正親。以景通邑賜廣孝。以津平賜忠次。使鳥居忠吉松平信一守東條。妻賴持以異母妹。五年二月。嗣君使松平清善攻西郡。不利。更使久松俊勝松井忠次等攻之。忠次招甲賀間諜十八人。入城舉火。外兵應之。城將鵜殿長持走。追虜其二子。命俊勝

於正易質

氏眞串殺將士質
串殺祖連貫而殺之

朝比奈紀伊守
彈正左衛門正勝
孫六郎元正
左衛門淸員

熙注標記

度部半藏

六年

主殿助伊忠

當伊忠本長澤
藤十郎定顯後
越後守

一向賊之亂

守西郡駿河兵來爭不能取氏眞欲殺我質以我外家
關口親永爲蒙宗不敢殺石川數正欲往護質度嗣君
不許留書而往聞氏眞甚惜鵜殿氏二子則因親永請
易質許之乃馳使還報嗣君大喜送二子於駿河數正
乃奉關口氏世子信康而歸已而氏眞悔之怒殺親永
攡我將士質以誘降之我將士無一人應者卽盡串殺
其質嗣君聞之哀痛四月引間城背氏眞來降七月葛
山亦降已而皆爲駿河兵所拔九月駿河將朝比奈泰
長來襲五本松殺其城主西鄉正勝正勝子元正在月
谷聞變馳援見父已死赴駿河軍死其弟淸員爲泰長
所捕行壓萬丈谷奮袂自投遂脫歸因菅沼定盈告狀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八　一〇十七

嗣君命承父兄後辭曰臣兄有遺孤臣請佐焉嗣君義
而許之嗣君自將攻敵倉重定于佐脇佐脇與牛窪揄
木合兵拒于坂井我前軍敗走渡部守綱夏目正吉殿
戰嗣君聞敗馳救擊斬重定拔佐脇八幡二寨六年二
月遣松井忠次攻拔岩略寨三月自將與駿河將小原
鎭實戰于小坂井破之五月放鷹近郊至深溝故松平
好景子伊忠在焉邀而饗之賜之以鷹曰長澤要地也
武田信玄所窺非汝莫以當之乃徙守長澤十月使菅
沼定顯城于佐崎糧儲未備邑中有上宮寺爲一向宗
傾饒貲糧定顯徵之寺僧不聽乃奪之僧怒檄同宗鍼
崎野寺土呂三寺合衆得千餘人攻菅沼氏劫剽而去

蜂谷半之丞
孫八正信後佐渡守
三弥正也
長門次郎右衛門
御不停也
進生極樂退墮地獄

紀伊守家忠
勘四郎信
左馬助親俊

熙注標記

乙部八兵衛

戶田三郎右衛門

阿部四郎兵衛
筧助大夫
撤兵衛忠重後和泉守

嗣君呵賊
平岩七之助

定顯訴之乃命酒井正親捕其主謀斬以徇僧徒益怒
大招聚門徒將士係其宗者欲救親戚修仇怨者往往
歸之矢田作十郎馬場小平太蜂谷貞次渡部守綱本
多正信其弟正重等數百人吉良義諦據東條其弟賴
持據荒川酒井忠尚據上野松平家次據櫻井晏目正
吉據野羽一時並叛僧分之牌書曰進一步生極樂退
一步墮地獄刻日來攻嗣君大驚分兵守諸城大久保
忠俊與從子忠世忠佐以下守輪田酒井正親守西尾
松平伊忠守深溝本多廣孝松井忠次守土井松平淸
善守竹谷松平家忠守形原松平信一守藤井松平親
俊守福釜酒井忠次砦于上野傍每賊出擧烽相報嗣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八　一〇十八

君覩烽卽馳救賊輒逃走石川數正與諸公族攻上野
土井兵攻東條藤井兵攻土呂鍼崎皆有功深溝兵攻
野羽野羽城兵乙部某導而陷城擒正吉乙部請曰臣
所以爲導者欲活正吉也伊忠亦請之嗣君終釋正吉
祿之酒井忠次招戶田某亦以爲導攻野寺破其後門
十一月鍼崎賊攻輪田忠俊邀戰于小豆坂嗣君馳救
大破之阿部忠政善射渡部守綱與筧正重皆傷亦野
忠重追蜂谷貞次貞次揮槍返之忠重卻嗣君親進迫
之貞次卻松平金助追而詬之貞次曰吾畏主公豈畏
汝哉縱槍金助將鬪嗣君呵之貞次怖而走筧正重追
平岩親吉射中其目將鬪又呵之亦怖而走忠俊進攻

點注標記

貞次低四　馬場小作太　七年　矢田作十郎

鐵崎陣于伊田。大久保忠世與本多正重以銃相擬。忠世先發。正重傷走。賊譏曰爭戰不決宜分兵於妙國寺扼其歸途。夾擊陷之淖中。蜂谷貞次忠俊婿也。獵其獲滅。獨騎低田寺前。忠俊悟之。引兵還輪田。十二月。嗣君攻佐崎。與矢田馬場戰。走之。天野康景斬馬場。閏月。本多重次高力清長攻土呂。本多廣孝松井忠次攻東條。皆有功。賞功分邑。賜忠次松平氏。尋蔡。皆于佐崎傍。七年正月三日。水野信元來賀正。會佐崎賊焚聞大平。嗣君管之謝信元。上馬而出。信元不忍去。以其卒從嗣君。使上輪田兵當鐵崎。而貞出小豆坂。與賊遇近藤新一射中嗣君。嗣君怒。親陷賊陣。與信元兵合擊。斬其二

將。土呂鐵崎野寺賊合攻輪田。忠俊忠世防戰破創。嗣君單騎赴援。踵馳者三十八騎。鵜殿康孝戰歿。賊黨渡部高綱進逼嗣君。其甥內藤正成侍側。呼曰。事已至此。不能恤私親。乃射仆之。賊兵稍卻。而進嗣君甚危。賊黨上屋長吉謂其儕輩曰。吾以門徒故。敢敵主君。今不忍視其危。吾寧墮地獄矣。乃倒鋒。當嗣君馬前。防賊戰歿。會日暮。兩軍交綏。嗣君還。脫其甲。得二銃丸。命收長吉尸。葬于輪田。二月。西尾氏合水野氏援軍。戰于櫻井野寺。破之。嗣君自討野寺賊。設伏破之。數日。佐崎賊可三百。以矢田為將。犯岡崎。嗣君留戍隊曰。賊所以困我者。以有矢田也。彼負勇每先士卒。宜狙擊之。及戰交。矢

點注標記

賊衆沮喪悔責　忠俊諫說

田中丸。斃。餘賊潰走。自是賊衆沮喪。互相悔責。勸本多正信蜂谷貞次請降。貞次就大久保忠俊乞焉。忠俊因說嗣君曰。今令群雄務厲兵拓地。而我有內變。國兵半為仇讎。有如鄰國乘隙來侵。傾覆不旋踵。不若容其自新。使各效力。嗣君聽之。貞次乃與衆議請二事。曰。將士復祿。曰。僧徒安堵。曰。渠帥減死。嗣君曰。所請皆允。獨渠帥不可。赦。忠俊泣諫曰。吾歲以來臣。宗族幾殲。公欲恤所賞之願。賜此輩之命。以為前鋒。攻吉良荒川。立功贖罪。則臣七日拓矣。水野信元亦以為請。嗣君勉從之。召貞次守綱以下。于輪田。徵盟。賜書焉。使石川家成率鐵崎降將。赴土呂。呼而諭之。賊投兵而降。佐崎野寺相繼

皆降。乃逐正信等五人及諸惡僧。以其餘為先鋒。攻東條荒川。義諦賴持請降。不許。皆西走。是役也。榊原康政先登。于上野。康政之先曰仁木義長。舌伊勢。榊原邑。其裔清長徙參河。仕藏人親忠。康政其孫也。初沈深喜書。是歲甫十六。成瀨正義與弟正一。每戰有功。二人嘗獲罪出奔甲斐。已而來歸。嗣君待之如故。二人感激。故戰最力。嗣君既定西參河。三月。出兵東參河。四月。小笠原康元以幡豆。牧野定成以牛窪。戶田重定以於木。皆降。乃築砦于一宮。使本多信俊守之。以逼吉田。田原。五月。武田將兵一萬。陣佐脇八幡二邑。分兵五千。攻一宮。信俊共忠。嗣君自將三千人赴援。過一邑間。不能原部

鼇注標記

氏眞不能復出

朝比奈肥後守

定三河

伍戰、整兵鋒甚銳。氏眞不敢犯其兵。圍一宮者解退。信
俊亟擊破之。明月、嗣君復逼氏眞營前而還。氏眞引去。
自是不能復出。六月、嗣君使酒井忠次率牛窪楡木幡
豆兵攻吉田。本多忠勝先登。蜂谷貞次戰死。城將小原
鎭實終致城去。以賜忠次。本多廣孝攻田原。取其郛。城
將朝比奈元智亦致城去。以賜廣孝。八月。酒井忠尚復
叛。命廣孝忠次討之。城兵離其數叛。相率出降。忠尚奔
駿河。尋死。是歲、攻御油寺部。皆取之。長篠築手段嶺三
邑皆降。八年春。嗣君盡定參河。乃置奉行三人。掌國內
政刑。以作左衛門本多重次與左衛門高力清長三郎
兵衛天野康景充之。重次剛直。清長慈祥。康景沈重。巷

嗣君改名

九年

從五位下參河守

十年

世子娶織田氏

佐久間右衛門信盛

武田氏修好

山縣三郎兵衛

十一年

左京大夫

出兵遠江

三郎左衛門宗能

謠爲之語曰。佛高力。鬼作左。彼此無偏天三郎。先是
嗣君既與今川氏絶。以元康之名義元所命也。改名家
康。取遠祖義家偏名也。鳥居忠吉爲嗣君奏京師。請襲
先世官爵。九年十二月。詔敍從五位下。任參河守。十年
五月。參河守爲世子信康娶織田信長女。信長使佐久
間信盛來送女。參河守之定國也。武田信玄使使修好。
是歲。使其將山縣昌景來言曰。請戮力滅氏眞。我取大
井河以東。公取大井河以西。參河守許之。十一年正月。
詔遷參河守爲左京大夫。三月。大夫出兵遠江。攻久能。
使高力清長說城將宗能降之。松下一股高藪三族皆
降。進攻堀川拔之。遂取宇津山城。于見附。八月。織田信

鼇注標記

信長乞援

木下藤吉郎

箕作城

謂膽力有餘也

井伊氏一族

肥後守直親

菅沼次郎右衛門忠久

近藤石見守康用

鈴木三郎大夫重吉

飯尾豐前守

備中守泰能

三浦右衛門佐

小原肥前守

長西略近江。來乞援兵。大夫使松平信一以二千餘人
往。信長將木下秀吉等攻箕作城。城固不拔。信一族攻
冒矢石而進。大呼曰。參河人松平信一先登矣。諸隊繼
登。城遂陷。信長面褒信一曰。卿可謂膽生毛矣。賜桐號
服。十二月。大夫入遠江。欲取井伊谷。谷中豪族井伊
直親。以讒言爲氏眞所殺。其故部管沼近藤鈴木三族
皆屬大夫。大夫遂取刑部。先是。引間城主飯尾某密通
款於我。事覺被殺。其部下以城來降。又爭事相殺。於是
大夫入引間。益其壘壁。立爲根據。遂招降馬伏高天神
二城。是時武田信玄已入駿河。逐氏眞。氏眞奔遠江朝
比奈泰能守掛川城以迎之。三浦義鎭小原資久棄氏

背約

諸將大井川而西也

復德川氏

十二年

八右衛門宗明

戒期告夾擊之期也

眞而獨保花澤。甲斐將秋山晴近濟大井河。招久能。久
能不下。與平管沼迎戰于見附。我兵不利。大夫使人謂
晴近曰。汝何敢背約。不亟引去。我親出擊之。晴近懼引
去。大夫遂攻掛川城。險食足。不可輒拔。乃連砦備之。退
陣見附。是歲。奏請復德川氏。十二年正月。詔報可。自是
德川爲宗。松平爲族。是月。復攻掛川。使使謂信玄曰。掛
川則僕力能舉之。前日之約如何。信玄誓曰。不敢渝。大
夫乃徙陣于天王山。以逼掛川。氏眞啗久能宗能父宗
明以利。欲夾擊我軍。宗明謝而告之。宗能不從。氏
眞之使復至。戒期。宗明父子密謁大夫。告之。大夫使佯
期焉。而夜伏兵城外。候敵出起鬪。獲氏眞將尾。而入城

遠江氏歸心
氏眞乞和
護送氏眞
昌景反戰
岡部次郎右衛門
左近眞乘
元龜元年
徙居濱松
威名大振
小笠原與八郎

城兵堅拒不得入。二月。退陣見附。降濱名都築二城。二月。復攻掛川。泰能等出戰于西宿。我諸將擊破之。追走至城。以竹楯環攻。城兵以舟師出我軍後。鳥居元忠榊原康政等邀擊走之。大夫退入引間。使三奉行下令三條。禁鹵掠。撫據士民。會飢賊盜起。遣兵誅其首謀。盡赦餘黨。遠江氏歸心焉。氏眞處掛川。終不可守。欲走依北條氏康。氏康。其舅也。乃因酒井正親石川家成乞和。大夫答曰。某幼爲尊翁所扶持。不敢失舊誼。嚮者所聞以至構兵。令信玄欲併駿河遠江。公若以遠江見附。某某當與氏康謀納公於駿河。因送誓書。五月。使松平家忠護送氏眞至戶倉。授之於北條氏。大夫於是取遠江。以

掛川賜石川家成。自從五百人。巡視郡縣。甲斐將山縣昌景將兵三千。自駿府至金谷。遇大夫。下馬而拜。覩我寡單。心動。託忿爭反覆之。大夫走就險隘。擊斬其前鋒八騎。昌景引去。大夫大怒。遣兵攻駿府。昌景棄壘走。乃使使氏康。謀復氏眞。氏眞舊臣岡部正綱等。修府城守之。六月。以天方飯田不奉我令。攻取之。十一月。信玄與氏康戰。勝之。降正綱。取駿河。分兵據小山。大夫使松平眞乘援掛川以攻小山。元龜元年正月。以遠江既定。徙居引間。改名濱松。使世子居岡崎以撫參河。大夫威名大振。稱爲海道第一。是月信玄攻拔花澤。小原資父二浦義鎭奔高天神。城主小笠原長忠與之有隙而知大

二國參河遠江也
左衛門督義景
會義昭于敦賀
赴越前討義景也
淺井備前守
信長間計
羽柴筑前守
丹羽五郎左衛門尉
明智日向守
孫三郎景健
姉川之役
不喜混戰
稻葉伊豫守
信長贈槍

夫深惡二人。斬獻其首。大夫不賞。二月。信長使人來賀二國平定。且請援兵擊朝倉義景。三月。信長先入京師。大夫將兵一萬繼之。四月。將軍足利義昭饗信長及大夫。遂赴越前。信長自近江。大夫自若狹。會于敦賀。攻拔手筒。遂下金崎。會淺井長政叛應義景。欲夾擊信長。信長危懼。問大夫曰。爲之何如。大夫曰。公第馳入京師。長政見事遲矣。必未扼歸路。至如義景。則留一猛將與僕合力。必不能屋也。信長乃留羽柴秀吉。而夜走京師。數日。大夫與秀吉殿而退。信長將丹羽長秀明智光秀在若狹。不能歸。大夫分兵救之。皆達于朽木。行擊土寇而入京師。五月。歸岡崎。六月。信長擊淺井長政。復來乞援

大夫將兵赴之。朝倉義景使姪景健援長政。信長兵三萬五千。大夫兵五千。陣于龍鼻。長政兵八千。景健兵一萬五千。陣于大崎。信長夜議戰。大夫曰。僕年少。不喜混戰。願當一面。信長曰。然則當長政。顧公兵寡。我當分兵援之。大夫曰。僕領小國。慣用寡兵。且縱賜援兵。非素撫循。何爲用乎。信長曰。使公獨當敵。吾將爲天下笑。請附一隊將。誰可者。大夫乃請稻葉通朝。信長召通朝曰。汝爲德川所識拔。榮莫大焉。因取一槍。贈大夫曰。相傳是爲鎭西八郎箭鏃。公源氏胄裔。詰朝其以此指麾。大夫喜而受之。於是分兵爲四。酒井忠次等爲前鋒。石川數正等爲次隊。大夫自爲中軍。榊原康政本多廣孝爲左

大久保新十郎後相模守
安藤帶刀
內藤甚一郎
松平周防守

點注標記

武門棟梁
六角左京大夫
強敵指武田氏

右翼稻葉通朝爲後拒旦日長政自東景健自西來至
姉川信長又使人來謂曰吾深憎長政欲甘心焉願公
當景健大夫曰諾忠次諫曰我所嚮已定乃易之部伍
必亂大夫曰西衆而強東寡而弱舍東取西吾所願已
乃引兵而西與景健夾姉川而陣景健縱兵百餘出濟
本多忠勝在中軍請曰彼欲擊我橫我當逆戰大夫曰
善命忠勝馳擊大久保忠隣安藤直次踵馳擊走之景
健以全軍進我前鋒却次隊承之戰于河中犬塚又內
攬敵槍相挽遂奪而殺之內藤正貞遺槍敵中囬馬取
之松平忠次爲敵射矢貫左手拔矢反射殪之次隊却
敵進直逼麾下麾下將士拒戰不決大夫怒奮槍指麾

縱左右翼夾擊大破之顧見信長軍敗沿川而東與後
拒俱擊長政又大破之追北至大寄而還信長大賞大
夫功目以武門棟梁本多正信渡部守綱等亡在越前
悔而來歸是役從有首功八月大風傷稼我國最甚命
三奉行賑恤之九月信長攻一向賊于攝津淺井朝倉
六角氏並起絕其歸路大夫使酒井忠次石川家成赴
救數擊六角氏事平乃歸是時信長已取近畿十餘州
而大夫僅得定參河遠江以與強敵接壤也

日本外史卷十八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88
SS号=14664088